

察 觀

的觀客·的立獨
·的派黨超·

觀察

編主平安儲

讀者先生：我們經過八個月的全力籌備，今始出版。許多關心我們的朋友都替我們擔憂，因為當前各方面的環境，實在太困難了。我們既然創辦這個刊物，自當悉力以赴，以求發展。假如先生希望中國能有這樣一個獨立的、客觀的、超黨派的刊物，假如先生贊同我們的立場，滿意我們的內容，則請先生支持我們，希望先生，并介紹先生的朋友，做我們的基本定戶，因為這就是先生方面最惠而不費，輕而易舉，而在我們方面則最受實惠的支持了。

訂閱辦法：一次預付一萬元者，七折優待；一次預付五千元者，八折優待，郵費照算，款議通知續定。（凡須航空寄票者，最好一次先納一萬元。）

全 國 第 一 流 學 者 教 授 專 家 十 六 餘 人 教 董

南開大學教授 大公報總主筆 清華大學教授 南開大學教授 清華大學教授 前四川大學校長 中央大學教授 前光華大學教授 中央大學教授 東北大學法商學院院長 清華大學教授 大公報社論委員 武漢大學法律系主任 南開大學副校長 中央大學教授 中央大學教授 中央大學外文系主任	卞之琳 王芸生 王迅中 王頓懋 伍啓元 任鴻雋 呂復 沈有乾 吳世昌 吳恩裕 吳澤霖 李純青 李浩培 李廣田 沙學浚 宗白華 柳無忌	中央政治學校教授 前重慶大學商學院長 大公報平津特派員 內政部參事 前國立師範學院教育系主任 大公報上海版編輯主任 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中國駐美大使館參事 清華大學教授 前北京大學教授 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教授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廠長 復旦大學教授 劇作家 前北京大學教授 清華大學地理系主任 前美國北卡羅納大學教授	周子亞 馬寅初 徐盈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之邁 陳友松 陳衡哲 陳瘦竹 陳維稷 夏炎德 曹禹 梁實秋 張印堂 張沉長	前北京大學教授 燕京大學教授 前西南聯大教授 上海銀行經濟研究室主任 中央大學政治系主任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委員會專員 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 外交部顧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清華大學教授 大公報駐美特派員 復旦文理女子學堂主任 武漢大學教授 北京大學教授 北京大學化學系主任 民友圖書公司總經理 上海新民報總編輯	張忠絳 張東蓀 張德昌 曾移今 黃正銘 郭有守 馮友蘭 程希孟 傅斯年 費孝通 楊剛 楊絳 楊人棟 楊西孟 曾昭掄 趙家璧 趙超構	清華大學教授 外交部參事 清華大學教授 暨南大學教授 暨南大學教授 南開大學教授 北京大學政治系主任 中國駐法大使館秘書長 中央幹部學校校長 中國對日代表團團長 前西南聯大教授 南開大學教授 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教授 清華大學教授 武漢大學教授 復旦大學教授 燕京大學教授 國際基金銀行執行理事	雷海宗 葉公超 潘光旦 劉大杰 蔡維藩 錢端升 錢錦秋 錢清康 錢歌川 錢鍾書 鮑心民 戴文賽 戴世光 戴編齡 蕭乾 蕭公權 顧翊華
--	--	---	--	--	---	--	--

觀 察 訂 閱 單 (請將此紙剪下連同訂費掛號寄至上海北平路三十四號觀察週刊社)

姓 名：
地 址：
起 寄 期 數：請 自 _____ 期 寄 起
寄 遞 方 法：平 寄 _____ 掛 號 _____ 航 平 _____ 航 掛 _____
預 付 訂 費 數 目：國 幣 _____ 元
訂 閱 人 _____ 啓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附註：本社收到訂費後另有正式收據奉上

民治紡織染股份有限公司

— 品 出 —

毛 毛 毛 毛
絨 毯 呢 線

總公司：重慶慶林路五十五號
廠址：重慶慶沙坪壩
辦事處：上海九江路二八〇號
和成銀行大樓二樓三號

永生錢莊

經營商業銀行業務
地址：重慶慶陝西路
電話：四一五六一
電報掛號：五五四四

金虎牌



西裝 西裝 褲 褲

金虎牌西裝

歡迎選購
零售批發



BEST QUALITY
TIGER
Shirt
WING SUN MFG.



永生工業社出品

發行所：重慶沙坪壩三五〇號
廠址：重慶陝西路四一七號
總經理：公入德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 本 廠 出 品 ▶

四君子嘜
四君子花布
四君子士林
四君子直貢
四君子色丁

廠址：上海西路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發行所 觀察週刊社

上海帖嶺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二一九

甘肅：蘭州鳴遠文化社
總經銷：蘭州中山路五五七號

北平總售處：國際書店
北平西單堂子胡同已十一號

(徵求各地同業批銷或總經售)



本期作者

王芸生：大公報總主筆
伍啓元：清華大學教授
蔡維藩：南開大學教授
馮友蘭：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陳之邁：中國駐美大使館參事
卜之琳：南開大學教授

我們的志趣和態度

編者

本刊籌備多月，歷經艱苦，終於今日問世。創刊伊始，茲謹一述我們出版這一個刊物的志趣、風度和立場。

抗戰雖然勝利，大局愈見混亂。政治激盪，經濟凋敝，整個社會，已步近崩潰的邊緣；全國人民，無不陷入苦悶憂懼之境。在這種局面下，工商百業，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業所遇的困難，尤其一言難盡。言路狹窄，放言論事，處處顧忌；交通阻滯，發行推銷，備受限制；物價騰漲，印刷成本，難於負擔；而由於多年並多種原因所造成的瀰漫於全國的那種麻痺、消沉、不求長進的風氣，常常使一個有尊嚴有內容的刊物，有時竟不能獲得廣多的讀者。在這樣一個出版不景氣的情況下，我們甘受艱苦，安於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懼、甚至失敗，仍欲出而創辦這個刊物，此不僅因為我們具有理想，具有熱忱，亦因我們深感在今日這樣一個國事殆危，士氣敗壞的時代，實在急切需要公正、沉毅、嚴肅的言論，以挽救國運，振奮人心。

我們感到現在大多數人祇知道追逐權勢，追逐利慾；人人以一己為先，國家的禍福竟成爲次要而少人過問。是非不明，正氣不張。許多人常在一種衝動下，流瀉他們愛國的情緒；很少能在生活、工作、良知及人格上，表現他們對於國家的忠誠，盡他們對於國家的責任。但要抗禦外敵，自強圖存，顯非單憑感情所能濟事；而建設國家，改革社會，尤需有衆多的能够咬得緊牙關，站得住腳跟，挺得起胸膛的人民。環顧海內，種種現狀，固足使人疾首痛心，而瞻望來日，尤使人不勝疑懼憂慮。在這樣一個混沌悲痛的歷史中，有志之士，實應挺身而出，不顧一己的得失毀譽，盡其天良，以造福於他所屬的國家。這誠然是一個充滿着禍亂災難的痛苦時代，但這也是一個大足以鍛鍊我們的意志和情操的時代。

我們這個刊物第一個企圖，要對國事發表意見。意見在性質上無論是消極的批評或積極的建議，其動機則無不出於至誠。這個刊物確是一個發表政論的刊物，然而決不是一個政治鬥爭的刊物。我們除大體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並替善良的廣大人民說話以外，我們背後另無任何組織。我們對於政府、執政黨、反對黨，都將作毫無偏袒的評論；我們對於他們有所評論，僅僅因為他們在國家的公共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毋須諱言，我們這批朋友對於政治都是感覺興趣的。但是我們所感覺興趣的「政治」，祇是衆人之事——國家的進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權勢。同時，我們對於政治感覺興趣的方式，祇是公開的陳述和公開的批評，而非權謀或煽動。政治上的看法，見仁見智，容各不同，但我們的態度是誠懇的，公平的。我們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則和寬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瞭解。

但是這個刊物也不僅僅是一個論評時事的刊物。我們還有另一個在程度上佔着同樣重要的目標，就是我們希望對於一般青年思想的進步和高性的修養，能夠有所貢獻。多年以來，青年實在煩悶，在多年的煩悶中，意志軟弱的，漸漸趨入麻痺、消沉、及自我享樂的道路；剛強的則流於偏激。今日大多數青年，不是偏狹衝動，厲氣凌人，就是混混沌沌，莫知其前程何在！我們瞻念國家，中心憂懼，莫此為甚！我們都是愛好自由思想的人，所以就政治上的信仰而言，我們對於青年，一無成見，他們信右信左，儘可信其所信；而且他們能够信其所信，無庸且為我們所鼓勵並器重者。我們所欲一言者，即思想的出發較之思想的歸宿，遠為重要，所以信從一種政治上的思想，必須基於理性而非出於感情；而尤重視自己的思想自由時，亦須同時尊重他人的思想自由。此外，在做人的根本條件上，我們期望每個青年都有健康的人生態度——人生的目的非僅圖一己的飽暖而實另有所寄；都有現代化的頭腦——思想的方法現代化，做事的方法現代化。我們國家一線前途，全繫於今日一輩青年肩。衝動、偏狹、強橫，都足以造亂而不足治亂；自私、麻木、消沉，帶給國家的是死氣而非生氣。我們極望這一個刊物所發表的文字，它所包含的看法、態度、氣息，能給一般青年讀者以有益的影響。

二

其次，請一述我們放言論事的基本立場，亦即本刊同人共守的信約：

一、民主 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歸，無可抗拒。我們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數人利益的集團獨斷獨是，漠視民意。我們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設施措置都祇是為了一部分少數人的權力和利益。國家政策必須容許人民討論，政府進退必須由人民決定，而一切施政必須對人民負責。民主的政府必須以人民的最大福利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進人民的幸福。同時，民主不僅限於政治生活，並應擴及經濟生活；不但政治民主，並須經濟民主。

二、自由 我們要求自由，要求各種基本人權。自由不是放縱，

自由仍須守法。但法律須先保障人民的自由，並使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與權利，則人民必守法護法之不暇。政府應該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為維護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應該使人民的身體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優性的發展，以增加國家社會的福利，而自由即為達到此種優性發展所不可缺少的條件。沒有自由的人民是沒有人格的人民，沒有自由的社會必是一個奴役的社會。我們要求人人擁有各種基本的人權以維護每個人的人格，並促進國家社會的優性發展。

三、進步 我們要求國家進步，我們絕對反對國家停滯不前。不跟着世界大勢前進的國家必將遭受自然的淘汰。我們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業化；但民主政治成功，工業化成功，先須大家有科學精神，現代頭腦。我們要求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軍事各方面的全盤現代化。我們希望人人都有現代化的頭腦。唯有現代化了，才能求得更大更迅速的進步，才能與並世各國並駕齊驅，共同生存。我們反對一切的停滯不前，故步自封，甚至大開倒車。停頓、落後、退步，都是自取。我們要求中國在各方面都能日新又新，齊着世界主流，邁步前進。

四、理性 人類最可寶貴的素質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發揮人類的理性。沒有理性，社會不能安定，文化不能進步。現在中國到處都是懸殊衝動及強力來解決糾紛，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動輒用武。我們完全反對這種行為。近幾十年來中國的教育在這方面完全失敗。我們要求政府及社會各方面能全注意這點。祇有發揮理性，社會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我們要求一個有是非有公道的社會，我們要求各種糾紛衝突都能運用理性來解決。唯有這樣，才能使一切得到合理的發展，才能加速一切建設的成功。

我們謹以右陳四義，作為我們追求努力的鵠的，並本此以發言論事。我們的態度是公平的，獨立的，建設的，客觀的。祇要無背於前面的四個基本原则，在這一個刊物上，我們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獨立發言的精神，每篇文章各由其作者負責；而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發刊之始，謹述其志願與立場如上。尚祈全國賢達，不吝指教，惠予匡助，本刊幸甚，國家幸甚。

中國時局前途的二個去向

王芸生

我天天關心中國的時局，尤其時時在追究中國的前途。倭日前所有的資料，以參證當前的大局，我以為中國的時局前途有三個去向。

(一) 南北朝。這是中共所要做到的。在去年秋勝利到來之時，毛澤東先生應邀到重慶，國共談到了四十多天，未曾談得攏。其中距離最遠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重劃軍區問題，另一個是關於解放區地方政府問題。到最近馬歇爾與司徒雷登的聯合聲明，使調人痛感棘手，還是這兩個問題。這其中的第一個問題，據國共雙方於去年雙十節簽字的「會議紀錄要點」所載的第九項云：「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公平合理整編全國軍隊，確定初期實施計劃，並重劃軍區，確定徵補制度，以謀軍令之統一。在此計劃下，中共願將其所領導的抗日軍隊，由現有數目縮編為二十四個師，至少二十個師的數目，表示可迅速將其所領導而散佈在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內）八個地區的抗日軍隊，着手復員，並從上述地區，逐步撤退應整編的部隊至隴海路以北及蘇北、皖北的解放區集中。」這裏重劃軍區的計劃，實際可以說是一個江淮為界的南北朝。雙十紀錄發表之後，毛澤東出重慶飛返延安，中共的軍事行動就轉趨積極了。在江南的共軍，迅速撤至江北。在廣大的北方，打山西的上黨區，打綏包，打回滬東段，積極向山東擴張，大幫向東北滲入。那時共軍的高潮，大有不能取之於樽俎時，而必得之於疆場，以實力做到其所要的。綏包之敗，山海關之挫，使這計劃受到了一些阻撓。到今年一月停戰令下，政治協商會議舉行，衣裳之會，隱蔽着我軍行動。無論停戰令下，或者政協協議，軍事實未曾停。北方一直在打，而東北更是陰雲重重，這情形一直發展到蔣長春，佔領江龍江，而到了一個新的高潮。及至四平街決了戰，共軍連棄四平街、公主嶺、長春三天據點，復趨低潮，於是停戰運動大起。南京的談判，宣佈了東北停戰十五天，又延長停戰八天。

這二十三天的停戰都過去了，更是大打起來。半個中國，烽火連天，無論高潮低潮，緊打慢打，一個南北朝的運動，是在有力的進行着。這是中國時局前途的一個去向。

(二) 十月革命。中共現在還沒有這麼大的野心，因為他們的主觀力量還沒有這麼大；但是客觀的條件却在髮展着。一、政治擺盪到解體。今天國民政府治下的政治，一片擺盪現象，慷慨無生氣。循良的公務員待遇低落無以維持肚皮，相對的就是貪污公行，滔滔天下，廉潔成了難能之事。再不振作，再不有為，則弄到政治解體，實非不可能。二、經濟恐慌到崩潰。這問題更深了。今日中國的經濟，一面倒的靠洋貨輸入；國家的財政，又一面倒的靠通貨膨脹。物價狂漲，工資奇昂，人民憔悴，工業窒息，獨獨發了官僚資本與買辦階級。政府天天在欲鴉吸毒，人民天天在掙扎呻吟，如此下去，則洪水到來，經濟崩潰，已經不是太意外的事了。三、最後是軍事。現在國民政府的曙光，實際是靠着中上級軍官對中共還有一股敵愾之氣。但，這是不很可靠的。因為抗戰既經勝利，中國人打中國人，實在不能持久維持士氣，尤其士兵生活之苦，拖久了，難免要生變化。士兵一鬆撐槍，中國的十月革命馬上出現，就是國家大亂。所以無論為政府計，或為國家計，都不能再打，都不能再拖了。再打再拖，必將更加重政治經濟與軍事三方面的危機，最後搞成國家大亂。這可能定中國時局前途的又一個去向。

(三) 政協協議之路。政治協商會議的五項協議，原是當前中國極理想而又很藝術的前進之路。一幅國是前進路線圖，設計得原不甚差。不知怎的，剛剛簽字的協議，墨迹未乾，便你吵我鬧，弄成一文不值，一條也不會實行。第一步的改組政府未曾實行，至於開國民大會，議訂憲法，更加談不到了。政協的五項協議：一、改組政府；二、和平建國綱領；三、

軍事問題；四、國民大會問題；五、憲法修正原則。其中改組政府一項是妥領。政治協議的政府改組，因為各黨派均參加，是聯合性的；用這個政府籌開國大，以制訂憲法，然後實施憲政，舉行民主大選，所以這個政府也是過渡性的。由政治協議的路線過渡到民主憲政的大路，這是中國時局前途最好的一個去向。

以上三個方向，毫不躊躇的，我們希望能夠走上政治協議的路線。

現在內戰打得如火如荼，加速度的向「國家大亂」疾趨。怎樣避免大崩潰，大墜，而走上和平統一民主進步之路？我以為其中還有幾個癥結應該注意：

第一、國民政府先要力事清潔有效。一個政府如果不能做到清潔有效

，一切施政無例外的變質，富了官僚買辦，苦了民生，則縱使有足够的武力，能否永久維護其政權，是有疑問的。

第二、國民黨應該深刻瞭解民主憲政的路，是需要高度的寬容與高度的智慧的。國民黨不肯接納一部中央政府受立法節制及地方均權的民主憲法，是一個很重要的心理關鍵。

第三、美蘇對立的形勢，對中國現局最為不利，最好是解消這形勢。我們所能為力的，是在外交政策上力維均衡，而莫一面倒。

第四、最後，需要中共將來甘心做一個民主政制下的憲政的黨。

(八、二四、上海)

論當前中國經濟情勢

伍啓元

對於當前中國的經濟情勢，最近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今日中國經濟局勢已瀕於「崩潰」的境地；一種看法認為今日中國經濟狀況已經改善，已經好轉。究竟這兩種矛盾的看法誰是誰非？究竟當前中國的經濟情勢是怎麼樣呢？

對中國經濟樂觀的人，曾用下列幾個理由，說明當前經濟已經好轉：

(一) 通貨膨脹是中國經濟主要病因之一。近數月至少從發鈔的情形來說，已與過去不同：「自本年三月以後，法幣的發行額就逐漸減少，到了七月發行額便沒有增加了。」(二) 近數月來財政的狀況據說已有改善，稅收逐月增加，本年內當可達到預算所規定的數字。(三) 自從三月四日以來，外匯曾有五個半月的安定。據說在這個安定的匯率(即對美電匯二〇二〇的匯率)下，「對於預期的效果收獲頗宏，已往五個月內輸入物資數量既見增加，價格亦逐步低降。」(四) 本年糧食豐收在望，這對於農業社會的中國將必發生良好的影響。(五) 中紡公司的生產已上軌道，政府對衣料的價格已有控制的力量。(六) 在若干區域以內，交通幹線(如粵漢路)已全部恢復，交通工具已逐漸增加。財政、通貨、物資、交通、物

價、外匯等因素既然都有改善，則經濟情勢不是已經好轉了嗎？

我們的看法却與上述的樂觀看法完全不同。我們承認由於徵稅區域的擴大，由於進口物資的增多，今年租稅收入不單用法幣計算是大為增加，即用實值來計算，或且對歲出的比例說，都遠超過去年。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一方面因為稅收，一方面因為處理敵偽資產(只是蘇浙皖區敵偽產業處理局每月便可撥二百億元，中紡公司每月便可解庫約一百億元)，一方面因為用低廉代價拋售國家的黃金與外匯(每月可能達數百億)，財政已不再是一種百分之八十強的發出依靠發鈔去應付的財政。國庫收入增加以後，鈔票的發行速率自然也跟着減少。抗戰勝利最初的一年間，鈔票增發額每月竟達上月百分之二(複利)以上。自三月起鈔票的增加速率已較緩和。但就整個財政情形來說，離財政安定的境地還有很大的距離。目前財政收支絕不能說是已經「平衡」。如果敵偽資產處理完畢(包括中紡等公司都已售與私人)，如果政府持有的黃金與外匯全部售完，政府不能再靠出售國有資產去渡日，則財政狀況必陷入極惡劣的境地。不但如此，現在財政還是本着過去一貫的徵課中下階層和便利既得利益的作風。雖然

在紙面上政府有許多徵收由豐裕階級負擔的稅的決議和計劃，但事實上今日的財政還是一種由中下階層負擔的財政。這種以出售國家資產及壓迫中下階層為中心的財政，即便能够做到收支平衡，也不能說是一種健康的財政。

關於鈔票增發率減低一事，我們當然是表示歡迎的。但在這裏有幾點應予保留態度的。(一)政府幾個月會把不少數量的軍隊運至東北，遣往東北的軍隊是用流通券去支付一切支出的，這自然會減輕了法幣的負擔。但這只是把通貨膨脹的一部分重由法幣流通區域轉嫁到流通券流通區域，事實上並沒有解決了問題。(二)即便把東北的支出除外，國庫每月支出還有數千億元。我們如把所有收入的估計計算起來，七月份的國庫收入還與估計的支出相去頗遠。因此政府所作七月發行額「沒有增加」的聲明，我們不很了解其真實含義。可能該月有若干收入(如出售敵偽資產收入)特別增多，可能該月有應該支項目已提前支付或延至八月始付款，可能該月出售美匯較多，所以吸收回籠的法幣較多，可能還有其他特殊的理由，結果在帳面上該月沒有增加發行。但只是一個月沒有增加發行還是不夠的。如果政府能繼續幾個月都沒有增加發行，則我們才能承認真是沒有增加發行。

關於物資增加，我們也承認是重要的。本年各地的豐收，必然會對經濟勢發生若干良好的作用。中紡公司紗布的生產，確加強了政府對衣料價格的控制。一月至六月份普通進口物資依國內市價計算達三千四百七十餘億元，同期輸入救濟物資超過一千億元；這四千五百億的輸入物資對市場不會沒有影響的。但從另一方面說，由於內戰的擴大，由於民族工業的衰頹，由於整個國內生產的困難，所謂「物資增加」的話必須加以許多保留與修正。

至於交通方面，則更沒有多大的「改善」。一方面粵漢等鐵路是修復了，長江和沿海的水道是通航了，但另一方面在內戰的烽火中不知有多少鐵路被破壞，不知有多少的交通被阻斷，結果交通所受到的打擊遠超過交通所得到的改善。

要真正量衡財政、通貨、物資、交通等因素究竟是否已經改善了我國的經濟，最好是看物價是否繼續上漲。如果財政真的已經平衡、通貨真的

已經停發、物資真的已經增加、交通真的已經改善，則物價必然會下跌，或至少會停止變通的。但事實上三月以來物價不只沒有下跌，而且上漲甚猛。物價上漲率雖因地區及種類的不同而不同，但三月至七月的九個月間，各地物價上漲率平均總在月息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之間。物價既作這驚劇烈的變動，可見中國的經濟情勢並沒有改善。

至於外匯方面，則無論三月四日以前，或三月四日以後，政府的政策可以說是整個錯誤的。這個政策結果(一)便利了外國消費物品大量向國內傾銷，(二)阻止了中國土貨出口，(三)打擊了民族工業和國民生產，(四)消耗了國家的大量外幣資金。這種政策絕不會改善國家的經濟的。

根據上面的分析，可見樂觀的看法是沒有多大事實上的根據的。筆者對中國經濟的看法，是相當悲觀的。筆者「如果我們不是從表面上看，而是作深一層看，則當前中國經濟是危機四伏，沒有一點可以樂觀的。這可以分開幾方面來看：

首先，就各階層的生活來說，今日中國經濟是極不合理的。我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是農民，目前一般農民因受戰禍、災荒、黑暗的政治、錯誤的經濟政策、和地主土劣階層的壓迫，生活早已在飢餓線上。至於戰前的中層階級(公教人員和薪水階級)，則早已通貨膨脹的影響而淪為大貧。現在唯一得意的只有包括封建力量、貪官污吏、買辦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在全國中下階層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時候，正窮奢極侈地過着一種最新式、最貴族、和最浪費的生活。今日中國「有」的階級和「無」的階級生活水準差別的程度，今日中國「無」的階級生活痛苦的程度，已經超過法國革命前夕法國當時的程度。一個只居住在上海南京繁榮世界的人或者會自欺欺人地說中國的經濟已經改善了。但如一個人能同時見到上海的天堂般的生活和廣大農村一般中下階層人民的地獄般的生活，則他便不能不承認中國的經濟需要根本的革命了。

其次，就國民生產的情形來說，今日中國經濟的局勢確是十分嚴重。因為工業先天的不足，因為戰爭的影響，更因為外匯和其他政策的打擊，今日中國的工業已瀕於絕境。最近雖改變了匯率(由美國二〇二〇提高至三三五〇)。但整個局勢還是十分危險的。不但工業產生了危機，就是農業生產也受到重要的打擊。所有出口物都品因外匯偏低的關係而瀕於無法推

持的境地。就是原料物品（如棉花等），也受到外貨傾銷的影響。豈但如此，在二〇二〇匯率改訂以前，外國進口的牛奶比豆漿便宜，外國進口的罐頭肉類比鮮肉便宜，外國進口的棉子比四川的廣柑便宜，就是一般的農產品也無法長久維持。一個國家的生產事業全部陷入困境，這個國家的經濟怎樣能使人不悲觀？

此外再加上物價不斷的波動，內戰所給予國民經濟的致命的打擊，我們實不能不說中國經濟已瀕於崩潰之境了。

說到「經濟崩潰」，這個名詞是需要解釋的。最近有些朋友常問：「你看中國經濟會不會崩潰？幾時會崩潰？」「你看中國貨幣會不會崩潰？幾時崩潰？」我的答案總是：「這要看崩潰兩字怎樣解釋」。如果「崩潰」是指「全部停頓」或「完全破產」，則我可以說中國經濟是不會崩潰的。

二十一國和會

蔡維藩

七月二十九日，中美英蘇法等二十一國在巴黎舉行的和會，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第一個和會，它的任務雖有固定限度，但其發展與結果，皆將影響其他和會，亦皆將影響世界和平。戰爭結束，必有和會，幾乎成了國際上一種慣例，而每次參加和會的國家，抱着企求永久和平信念，從事和會工作，也幾乎是歷史上的通常現象。人類是不是愚笨的？不然的話，怎麼打了戰爭，期望和平來臨，有了和平，又忘却了戰爭苦痛？二十一國和會既為此次空前大戰後第一個和會，它天然有責任來首先解答這個問題。

一 和會的背景

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倫敦舉行的美英蘇中法五國外長會議，無結果而散會。十二月，美英蘇三國根據蘇聯建議，在莫斯科舉行外長會議，決定對義大利和約由美英蘇法四國外長起草，對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三國和約由美英蘇三國外長起草，對芬蘭和約由英蘇二國外長起草。俟上述和約草稿完成後，外長會議將召開和會。本年四月二十五日，美英蘇四法

除了一個給原子彈全部炸毀的國家，經濟（指生產消費等活動）是絕不會全部停止的。至於貨幣崩潰，則以中國目前戰勝國的地位，以中國目前的外匯資源，及以中國目前的信用制度而言，中國的法幣可能貶值至萬分之一，以至數十萬分之一（或更小），但法幣不會停止做流通媒介的。但如「崩潰」兩字作深一層的解釋，如我們認為凡因經濟政策或措施的失當，致使一國的經濟分配違反社會正義，生產陷入困難境地，因而引起社會不安和政治紛亂，便是一種經濟崩潰，則中國經濟早已崩潰了。同樣地，如我們認為一國的貨幣因幣值變動過大，因而引起經濟的崩潰，便是一種貨幣的崩潰，則中國的法幣也早已崩潰了。

如果我們的分析是對的話，則在目前似和似戰的局面中經濟已早經崩潰，假使再有大规模的戰亂，中國的經濟又將要怎樣惡化呢？

國在巴黎召集的四國外長會議，就是為完成對義大利等五國和約草案而召集的。那一次外長會議，從四月二十五日到五月十六日，共會議二十五次，討論的問題甚廣泛，討論五國和約問題，也討論德奧二國問題，可是結果並未獲得任何協議，而只決定了暫時休會，俟六月十五日復會。

六月十五日，四國外長會議如期復會，七月十三日閉會。那次會議有兩大成就：一是完成義大利等五個戰敗國和約草案，一是決定七月二十九日美英蘇中法等二十一國在巴黎舉行和會。

外交會議作了上述決定之後，即討論和會召集問題。蘇聯代表莫洛托夫提出反對任何將中國包括在內之一切動議的要求，更不贊成中國為和會邀請國之一。美國代表貝爾納斯說：「莫洛托夫所提排斥中國之建議，根本錯誤，並為對中國不必要而荒謬無理之侮辱。」去年十月，五國外長會議無結果而散之後，國際間盛傳蘇聯不願中國過問歐洲問題。（這一點，最近貝爾納斯在和會的演講中已明白指出）。七月在四國外長會議中，莫洛托夫果然公開反對任何將中國包括在內之一切動議，對中國做「不必要

而蘇聯無理之侮辱」，十足證明蘇聯確實不願中國過問歐洲問題，也證明這這為戰後第一個而任務又有固定限度的和會，蘇聯都不願中國站着和平等地位參加。其實中國作和會邀請國，不見得對蘇聯有害，中國不作和會邀請國，也不見得對蘇聯有利。

凡是有關和會召集的問題，多半是有關技術的問題。如果翻閱一九四三年莫斯科美英蘇中四國宣言，一九四五年波茨坦三巨頭決議，及同年十二月美英蘇三國外長會議協議，誰都可以看出中國參加和會的問題，應該不成問題。

莫斯科美英蘇中四國宣言第二項規定：「四國之中，凡與一共同敵人作戰者，對於所有有關該敵人之投降及解除武裝之事項，均將採取其共同行動。」第五項規定：「在重新恢復法律秩序與成立普遍安全制度之前，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起見，彼等得隨時會商，並於必要時與其他聯合國國家商議，以代表國際社會採取共同行動。」這兩項規定明白指出，在任何和會商討和處理戰後有關共同敵人問題的場合中，中國和美英蘇三國具有同等地位和責任。

一九四五年法國已與盟邦共獲勝利，美英蘇三巨頭在波茨坦會議中決定，設立經常的五國外長會議，就是美英蘇中四國加上法國的外長會議，其任務即為共同磋商與處理戰後有關共同敵人及和平問題。去年十月在倫敦舉行的五國外長會議，就是根據波茨坦決定而舉行的第一次會議，當時中國代表是王世杰部長，法國代表是皮杜爾部長。這機構的產生，指出關於磋商與處理戰後有關共同敵人及和平問題，中國和美英蘇法四國具有同等地位與責任。

去年十二月美英蘇三國外長舉行會議，關於籌備和會程序的協議，第二項規定：「俟所有此項和約草稿完成後，外長會議將召開會議，考慮對義、羅、保、匈、芬五國之和約。此會議將包括參加外長會議之五國及聯合國家中曾以實際軍事力量積極與歐洲敵國作戰之所有國家，即美、英、蘇、中、法及澳、比等二十一國。」這一項規定既明白承認中國為「參加外長會議之五國」之一份子，也當然承認中國為召開二十一國和會之一份子。

上述三種事實根據，皆明白載於有關國家共同公布的官方文件中。蘇

聯代表莫洛托夫對它們全部予以抹殺，而在外長會議中提出排斥中國之建議，我們認為貝爾納斯用「根本錯誤」四字來批評，是再正確沒有的批評。

美英等國為顧全實際上的困難，只得在妥協上求改善；結果，七月九日由法國以地主資格，發出邀柬，說明以外長會議名義，並根據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外長會議之決定，邀請美、英、蘇、中等二十國委派代表，於七月二十九日到法國盧森堡宮，參加製訂對義、羅、保、匈、芬五國和約之和會。十日及十一日，法國外交部及駐華法大使分別通知我駐法大使館及我國外交部；九日，外長會議決，和會主席由中、美、英、蘇、法五國外長輪流擔任。於是關於邀請國問題一場風波，由此結束。

二 五國和約草案

就國際慣例說，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和平，無論是命令式的，或是磋商式的，和約大致包括領土、賠款、及軍備問題的解決。這次戰勝國先從對義、羅、保、匈、芬五國入手的和約，和已往慣例比較起來內容相差不多。七月三十日，美英蘇法公佈草案。

關於領土。義大利放棄非洲殖民地，亞得羅亞海，及地中海東部島嶼及對阿爾巴尼亞和阿比西尼亞及在中國商務利益，並調整法義及南義邊界。非洲殖民地最後處理，留待和約生效後，四強另作商訂。的港國際管治制度的建議，留待和會決定。羅馬尼亞調整她與蘇聯二國邊界，保加利亞調整她與希臘邊界，匈牙利調整她與奧南兩國邊界，芬蘭調整她與蘇聯邊界。羅、保、匈、芬四國邊界問題，容易解決，因為她們不但是小國，而且戰前都是僅求自保的國家，並未在侵略擴張上製造領土的重大糾紛，這大領土之所以成為問題，亦只是戰時成了軸心附庸，對鄰邦邊界上惹起一些小麻煩，而這四個小國事實上皆在蘇聯範圍之內，她們與蘇聯間的邊界問題，蘇聯早已和她們直接解決，即如羅、匈、保三國與鄰近小國間的邊界問題，也必多半在蘇聯指導之下獲得解決。只要他國無意否認或推翻蘇聯在東歐全部已屆局面，四小國邊界問題的解決，置入和約裏面，不過是一種國際追認事實的手續。義大利問題較為繁雜，她原是侵略國家，領土與邊界皆成問題，草案中分別規定放棄與調整，皆屬合理，唯因牽連過多

，有些地方只能暫作有條件的解決。

關於賠款。義大利賠償蘇聯一億美元，羅馬尼亞賠償蘇聯三億美元，保加利亞賠償南斯拉夫一部分損失，數額未規定，匈牙利賠償蘇、捷、南三國三億美元，蘇聯應得二億，芬蘭賠償蘇聯三億美元。義大利等四國賠款總數為十億美元。美英法三國未決定提出賠款要求。這十億美元幾為蘇聯一國獨得。義大利賠償蘇聯一億美元，外長會議決定以軍艦、製造品，及存留於奧匈等國物資，分七年償還。其餘四國均在蘇聯勢力範圍之內，蘇聯如能予她們以賠償方式上的便利，則這幾國賠款負不重過重。如美英法三國不要求義大利賠款，或要求不超過義大利賠款數，義大利賠款負擔，也不算重。

關於軍備。義大利本是海陸軍力相當強大的侵略國家，草案規定其陸軍裁至戰前十分之一，海軍裁至戰前百分之十；其餘四國皆是小國，草案規定其陸軍最少三萬餘人，最多十二萬人。軍備裁至如此程度，義大利固無侵略可能，四小國也無力附和侵略。如聯合國再能盡責監督，這五國皆無發動或助長侵略的可能。

和約草案有幾點值得重視：(一)義大利放棄全部殖民地，甚為合理。現在既有大西洋憲章，又有聯合國託治制度，戰敗國殖民地縱不能立即獨立建國，但也不該有從一個殖民帝國轉到另一殖民帝國的現象發生罷？(二)在賠款方面，這次戰勝國對戰敗國有一個新作風，不太較量金錢的賠付，而重視工廠設備和物資的抵償。如果這樣作風，僅限於軍火工業，尚屬合理，否則一切搬運精光，許多國家由戰敗而赤貧，和平必受威脅，這一點，該不致被戰勝國忽視了罷？(三)草案規定五國尊重人民自由，綱舉目張，這是尊重世人公認和平原則的鄭重表示。

這五個和約草案尚須補充和修改，只要負責草擬和約的國家，能虛心接受建議，赴會的國家，又皆根據和平誠意，提出建設性意見，大家合力完成五個和約，其影響必定良好。

三 和會開幕後的爭執

七月二十九日，和會開幕，參加國家為中、美、英、蘇、法及澳洲、比利時、白俄羅斯、巴西、加拿大、捷克、阿比西尼亞、希臘、印度、荷

蘭、紐西蘭、挪威、波蘭、南非、烏克蘭、南斯拉夫等二十一國。在開會第一週之內，和會首先選出主席人選和表決程序兩個問題的爭執。主席問題，係由幾小國代表提出，他們主張赴會代表公推主席，後來有的建議每國代表輪任主席，有的建議法國代表獨任主席，又有的建議法國代表任正主席，其他四大國代表任副主席。後來決定仍按四國外長會議協議解決，大會由中、美、英、蘇、法五國外長輪流主席。主席問題解決，和會表決程序問題又發生爭執。

三十一日程序委員會開會，討論表決程序時，五國代表表示兩種相反意見：一為蘇聯與南斯拉夫贊成接受四強所提出之程序規則，即一切重要問題，均須三分之二大多數決定(三分之二大多數即二十一國中的十四國)；一為荷蘭、澳洲、及希臘反對此一規則，而建議採用普通大多數通過之原則(普通大多數即二十一國中的十一國)。和會表決程序問題的爭執，由此而起。

二日巴西代表團建議，會議決議應以普通多數決定。三日英代表團建議，和會應同時提出三分之二與單純多數表決兩種建議。中國美國及加拿大支持英國修正案。挪威贊成維持四外長原擬之建議。蘇聯代表莫洛托夫反對修正案，堅持實行三分之二票決的原則。七日程序委員會開會，英國再提建議折衷案，將和會提交外長會議之建議分為二類：一為得到三分之二之大多數通過者，一為得到半數以上而少於三分之二之通過者，會議五小時，以十五票對六票，獲得通過，反對此修正案之六國，為蘇聯、白俄羅斯、波蘭、捷克、烏克蘭、南斯拉夫。九日蘇聯代表又提出恢復三分之二多數表決制之修正案，最後終以十五票對六票，遭否決。

為什麼這次和會表決程序會這樣成問題？

這次參加和會的國家，除中、美、英、蘇、法五國外，澳洲等十六國皆是小國。就一般國際會議情形說，小國比大國多，大國怕小國利用多數壓倒她們，總要在主席、主席團、委員會組織、及議事規程上面取得決定性地位，防範小國，這次和會情形不同，赴會國家在表決程序的爭執，也和已往不同。第一，這次和會所要成立的五個戰敗國和約草案，是美、英、蘇、法四國根據去年十二月美、英、蘇三國外長會議協議，而在今年美、英、蘇、法兩度四國外長會議中擬就的，也是經過甚多波折而完成的

和會召集，這四大國多半希望和約根據草案順利完成，而蘇聯最怕和會再遭波折，更怕和約草案遭受根本修改，希望五個草案能在和會「行禮如儀」方式下，全部通過。這與已往和會當場商訂和約情形不同。第二，歐洲方面戰事的結束，已過一年，事實上，大國在歐洲及歐洲以外的勢力範圍業已形成。假若不否認美、蘇兩集團的存在，我們也不能否認美國和英國加上澳洲、比利時、巴西、加拿大、阿比西尼亞、希臘、印度、荷蘭、紐西蘭、南非共十二國，在和會中站在一邊，蘇聯加上白俄羅斯、捷克、波蘭、烏克蘭、南斯拉夫、或可再拉上挪威共七國，在和會中站在另一邊。美蘇兩集團這樣分邊站立，恐怕中法兩大國理想立於橋樑地位，也難發揮大勢力。這是這次和會另一種的特殊情形。第三，和約草案早經擬就，蘇聯最不願它們多所改動，她怕小國成羣的反對它們，更怕另一大國領着一羣小國根本修改它們，這都是消極的。倘若上述兩種情形不存在，蘇聯似應主張多數票決，而反對多數小國容易造成三分之二票決程序，另一方面，小國似應主張她們自己容易造成的三分之二票決，而反對大國容易造成多數票決的程序。正因上述第一第二兩種情形業已存在，蘇聯堅持三分之二票決，小國堅持多數票決。實際情勢是這樣：如果用三分之二票決程序，蘇聯要阻止他國提出關於和約草案中的反對，只要在她七國的集團之外另獲一國的支持，她就可使反對者得不着三分之二制度所需的十四國票數，而草案就可不致遭遇根本修改的危險；反之，如果用多數表決程序，二十一國中的十一國就構成多數，或者美國集團的十二國可以隨時構成多數，或者美國集團中的十小國獲得一大國或另一小國支持，也可以隨時構成多數，而五個和約草案尤不能在和會「行禮如儀」方式下全部通過。七日，英國折衷建議案，在程序委員會中，以十五票對六票，獲得通過；九日，蘇聯重提三分之二表決案，在程序委員會中，以十五票對六票，卒遭否決。這兩次三分之二多一票的經驗，告訴了蘇聯，三分之二的表決程序已不大可靠，多數表決程序更危險，也告訴了反對蘇聯主張的國家，三分之二的表決程序對蘇已非絕對有利，多數表決程序範圍蘇聯則更有把握。所以，蘇聯除運用其「否決權」外，必得堅持三分之二制度，小國則堅決多數制度。這種對峙情勢，甚清楚，也甚尖銳，怪不得雙方堅持各自主張而不相讓。

四 和會展望

在大戰結束之前，美國研究和平的人士曾為召開和會問題作過種種周詳考慮。有的認為戰爭結束二三年後，召開和會，讓大戰戰爭情緒減退，在正常心理條件下，為持久的和平作理智的打算；有的認為戰爭一經結束，和會立即召開，免得大家日久忘却苦痛，各個爭權奪利，無形中又埋伏破壞和平的禍根。這次在巴黎召開的二十一國和會，時間不太急促，也不過遲緩，而在歐洲方面戰事結束一年後的今日，無形中可以免去上述兩種人士的顧慮；而和會任務僅限於完成對義、羅、保、匈、芬五個戰敗國和約，先從比較簡易的部分入手，也是審慎而且合理的辦法；同時，和約草案並非在和會中臨時決定，而經由幾度外長會議，在原則與細節上，全獲得美、英、蘇、法四國一致協議，逐一完成，並決定再召集有關國二十一國代表作最後商討，且容許五個戰敗國代表列席申述意見。從這許多方面來看，這次和會召開前種種準備，實遠較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為周到，其發展與結果，應該可以令人滿意。怎麼開會第一週內，表決程序問題的爭執，就表現得這樣烏烟瘴氣？莫洛托夫和貝爾納斯二人時常作挑戰時對罵，莫洛托夫指責美國集團企圖排斥蘇聯，而貝爾納斯有一次竟會斥責莫洛托夫「胡言亂語」。彼此不講求外交詞令，也不大重視國際禮貌，這樣外交太不「古典」了！

真的，戰爭過去，大家忘却戰爭苦痛了麼？在這參加和會二十一國中，除巴西外，那一國沒有因這空前大戰或增加負累或遭受苦痛？美國成為「民主國家兵工廠」，在協助與領導抗戰兩方面，担負空前重大。雖遠在北美的加拿大和南非的南非聯邦，都為盟國戰爭盡了最大力量。中、英、蘇、法四大國均曾遭受侵略戰爭最大最久的直接苦痛，而法國且受過等於亡國的全部淪陷苦痛。其餘十餘國多經長期苦鬥，且多全部淪陷，阿比西尼亞亡國達十年之久。戰爭期間，這二十一國無不切齒恨惡侵略戰爭，也無不對於戰後和平寄予極大期望。現在距離歐洲方面戰事結束不過十幾個月，大家心理是改變了麼？記憶力又減退了麼？在戰爭結束前一年，拉斯基教授等「倫敦華盛頓莫斯科」的舊中前曾說：「戰爭的勝利易得，和平的勝利難求。因為戰爭，大家甘苦同嘗，患難與共，集中

全力對付當前的大敵，自易暫時擱置種種較小的糾紛，從事救亡國存的合作，但一到共同的敵人覆滅，戰爭的恐怖漸漸消失，誰又敢保證各國之間，不再斤斤計較各自的利益，而忽略了世界和平的共同福利？現在我們可以說拉斯基教授說的話是「不幸而實中」了麼？如果小國往往識見短淺，不易瞭解他這幾句預言，難不成大國也看不懂它們麼？

揭穿的說，和會中國的問題，往往是大國間從中欺風作浪，今日在巴黎開的表決程序問題，實質上還不是幾個大國鬧出的問題。記得貝爾納斯出席和會前發表談話說：「戰後各大國間的磨擦，迄未消除，這是對和平的一個極大威脅。」爲什麼打了這次空前慘痛戰爭而又經過通力合作始獲反侵略徹底勝利之後，大國間又發生磨擦？爲求和平罷？大國間不願有磨擦，因一時誤解罷？大國間磨擦也不應迄未消除。如果貝爾納斯的話是對的話，那豈不是幾個大國趁這第一個和會召開時機，將她們的磨擦，從會外搬到會內了麼？說起來，真够奇怪，大國能爲戰爭而合作，不能爲和平而合作，能在合作中贏得戰爭的勝利，不能繼續在合作中贏得和平的勝利。大國間的「再斤斤計較各自的利益而忽略了世界和平的共同福利」了麼？

這十幾天和會經過，指出一個不正常的現象：即是小國似乎多重視有關世界的大利害，而大國反而斤斤計較各自的小利害。然而骨子裏，都是小國不信任大國，而其根本原因，則是大國間彼此不信任。小國不信任大國，絕對不肯把大國協議看做「聖經」，全部遵守，更不願把一切國際問題的解決送給大國，批上「照准」或「不准」一律奉行。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即或再來幾個三強四強或五強會議，問題還是不能解決。如果大

論知行

知易行難，是向來一般人的說法。「曾之匪艱，行之惟艱」，更是我們古聖先賢的遺訓。就事實上說，實行不相符底人，不拘在甚麼時候，或甚麼地方，總是多於實行相符底人。若說他不知，他何以能曾？若不是知易行難，又何以能知而不能行？遇見「低」組織中底人，若與他們私下談

國說，這次和會一切根據三強或四強會議協議來作決定，她們能够獲得小國的答復，必是「爲大國裝門面的和會根本不必召開」。大國間彼此不信任，必定擴大小國不信任大國的情勢，而大國爲應付另一大國而勾結小國，更是加強小國不信任大國的心理；反之，小國不信任大國，大國間更必因小國間關係的牽連，彼此更不信任。這幾天戰敗國代表已開始列席申述意見，如果將他們天然企圖逃避責任的情勢捲入漩渦，和會內不信任空氣必更可怕。再看九日英國在會場散發關於反對蘇聯要求德國賠款的文件，大國間更將不信任的空氣作幕外的擴張，這格外令人覺得可慮。

當前和會情勢不能說不足慮，但我們對它希望都不能寄托在幻想上面。每次和會召開，赴會代表總要發表幾次代表民衆和平願望並能獲得他國同情的堂皇演講，這次和會既然沒有例外，我們最大希望當然寄托在這二十一國全體能够實行一致上面。一部大西洋憲章已够美麗，而一部聯合國憲章尤其完善，大家皆能遵行，固屬理想的好事，即如各國都能按其代表的堂皇演講，不折不扣做去，世界和平也就可有甚大保障。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英首相麥克唐納說得好：「吾人曾願和平之險，而不願冒險戰爭之險。」我們希望今日參加和會的大國，首先認識他這句話要義，向遠大處着想，甯冒和平之險，不冒戰爭之險，至少先使這次和會獲得較上次巴黎和會爲優良的成功。

這是戰後第一個和會，任務雖有固定限度。影響却甚重大，究竟這二十一國是否忘記戰爭苦痛？願否誠意共保和平？能否爲謀求人類福利個立好榜樣？各個皆要經由這個和會受着考驗。

卅五年八月十一日昆明

馮友蘭

話，恐怕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承認他們的行爲是罪惡底。我們不能說，他們無知，我們只能說，他們的知與行不符。他們知他們的行爲是罪惡，而行不能改過來。這豈不是知易行難麼？

但三民主義中又有知難行易之說。究竟是知易行難呢？抑是知難行易

嗎？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成了問題。陶行知先生的名字，本來是陶知行。他或者先以為知易行難，注重在行，故取名先知而後行，後又以為知難行易，注重在知，故改名先行而後知。究竟他的意思，確是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他把知行二字，顛之倒之，似乎表示他對於知行底看法，先後總有不同。我們可以以此為例，以見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有這個關於知行底問題。

有許多人以為，「知易行難」，與「知難行易」，這兩個命題是矛盾底。如果我們要說「知易行難」，則須否認「知難行易」。如果我們要說「知難行易」，則必須反對「知易行難」。這種見解，我們以為是錯誤底，照我們的看法，這兩個命題都是可說底，而且都是真底。

古人說：知易行難，是就道德方面底知行說。近人說知難行易，是就技術方面底知行說。就道德方面底知行說，確是知易行難。就技術方面底知行說，確是知難行易。

王陽明說，人人有良知，能當下即分別善惡。我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知善知惡屬知，為善去惡屬行。固然他亦說知行合一，他亦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但從始到成，中間很有許多工夫，這許多工夫，即是「致良知」的「致」字所表示者。人人都有良知，而却不是人人都能致良知。這便表示知易行難了。我們雖不完全贊同陽明的良知之說，但道德上底善惡，確是人不得推論而直接能感覺到。感覺到則善知其為善，惡知其為惡。在這一點，聖賢與惡人，並沒有很大底區別。不過知其為善則行，知其為惡則去，却是極不容易做得到底。此而能做得到，便則以進入聖域賢關了。就這一方面說，確是知易行難。就知易說，「愚夫愚婦，可以與知」。就難行說，「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但就技術方面說知行，則確是知難行易。一個匠人，可以蓋一所房子。他從經驗學來蓋房子底方法。用這方法，他能蓋房子。但如有人問他，為什麼房子要如此蓋，他却不能答了。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其然，所以能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難行而未知。一個學過建築學底工程師，則與匠人不同。他不但會蓋房子，而且知道蓋房子底方法所根據底原理。他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知其然者未必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然者必知其然。人的知識，都先是經驗底，而後是科學底。人憑經驗底知

識，即可以有行，但必有科學底知識，纔算是有真知。不必有建築學，人即可以憑經驗蓋房子。但必有了建築學，人對於蓋房子底方法，纔有真正底了解。就這一方面說，確又是知難行易。就易行說，「愚夫愚婦可以與能」。就難行說，「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由此我們可知，「知易行難」，與「知難行易」，這兩個命題，各有其應用底範圍。如各守其範圍，這兩個命題，都是可以說底，而且都是真底。

在技術方面，我們應當知「知難行易」，如此我們可以不以經驗自誤。對於已知其然者，還要進而知其所以然。在道德方面，我應當知「知易行難」，如此我們可以不以空言為自足，必要使空言進而為實事。

或者說：以上所說，把知行打成兩橛。其實知行是合一底。真知必能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有真知者自然能行。如此說，還是知難行易是不錯底。因為所難者是知。如有真知，則自然能行。

關於此點，我們說：在技術方面說知行，知難行易，本是我們所承認底。有真知者自然能行，亦是我們所承認底。不過若在道德方面說知行，則有真知者是否自然能行，要看所謂真知，是甚麼意思。你可以說，凡真知必見於行，因為如未見於行，則其知不是真知，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果所謂真知，是如此底意義，則說有真知者必見之於行，正如說，有必見於行底知者必見之於行。此話固然不錯，但在實際上沒有多大底意義。照我們的看法，於此應當說，有真知者，如果順此知之自然發展，則必有行，以體之。譬如我感覺一種臭氣，這是知。如順此知之自然發展，則我必走開，或掩鼻；這是行。但有時因為別底關係，我不能走開或掩鼻，則我即只有知而無行了。但於此我們不能說，我的知非真知。

人在道德方面，對於善惡。亦嘗有所感覺；這是知。如順此知之自然發展，則我們當然亦可為善去惡。但稍一轉念之間，因計較利害，而即不能為善去惡；這亦是常有底事情。所以古人說：初念是聖賢，轉念是禽獸。初念是人人都有底或都可有底，所以我們說知易。但誰能完全不受轉念的影響呢？一受轉念的影響，初念即能知不能行了。所以我們說行難。

近來很有些人誤解了知難行易這句話的意義，以為無論對於何事，皆是知難行易。於是作了些文章，擬了些計劃，自以為我已經知道了，知難行

身，行是不成問題。但一說到行，就包涵有技術方面底「如何行」，和這方面底「應該行」。就「如何行」方面說，計劃如果真擬得好，自然於行是有很大底幫助。但就「應該行」方面說，當事者另需要一種決心，如

古人所謂志者，纔能把知變爲行，把空言變爲實事。「言之匪難行之難」，「知易行難」。古聖先賢的遺訓，我們還是要時刻念及，以自警惕的。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張東蓀

編者按：本文全長三萬字，就論說段落，共分五節，在本刊分六次刊完。每節標題及文內小題，均係編者所加。

作者在全文結尾處聲明：「希望讀者至少對于本文又一氣讀完，不可斷章取義。」本刊因篇幅所限，分期刊完，實非不得已，尚希作者及讀者原諒。

一 歷史之性質

述中國之過去與將來不得不分兩段：一段關於過去；一段關於將來。過去是屬於歷史；將來則是一種理想。兩者性質不同，却必須聯結在一起。目的在於使理想不落於空想而有歷史的根據。換言之，即是由過去以推測將來，則所推測的必是比較有把握些。不過所謂由過去以推測將來，其關鍵就在於對過去作何觀察。觀察一有不同，則推測即隨之而異。所以本章不能不把關於過去的歷史方面亦加以論列。

歷史之相對的可知性

在論述中國歷史以前，先須汎言歷史之性質。須知普通所謂歷史在意義上頗爲含混。有時指過去的事情；有時却指關於過去事情之記述。前者好像是本人；後者好像是其人的攝影。這樣一說，便知兩者顯有區別。不過有時人們却會忽略這個區別。乃是因爲本人已死，不能再出現，所以不能不把照片，畫像之類的東西即當作其本人。但同一人却可有不同的多種畫像。於是我們便知一個畫像只能當其人的方面，而不能把一個畫像

與其人全體相等。照這樣說，便引出一個問題：即史家對於歷史的事實真相之距離是怎樣的？因爲歷史的記載都是史家所修，史家修史却不是完全記錄下來而無選擇。因爲無選擇把所有出現的事情完全記載起來在實際上是不可可能的。既必須有選擇則便不能不問：其選擇的標準是甚麼？我們對於史家修史時選擇材料的標準可分兩種：一是有意的；一是無意的，即不自覺的。先說後者。這種不自覺的就是史家在他的時代所受的思想環境之拘束。換言之，即是他在那時的「思想形態」(Ideological State)把他拘束着而自己却不知道。我所謂思想形態是指當時流行於社會，同時又爲當時社會制度所陶冶的思想及其格式而言；乃較馬克斯的定義爲廣，同時又較波格達諾夫(A. Bogdanov)的定義爲狹。至於有意的則即是所謂歷史方法。歷史方法向來包含兩部分：一是考史的方法；另一是修史的方法。中國的史學家反而多注重於修史方法。有所謂「史例」，即是修史的體裁。此外他們又提出所謂「史筆」、「史識」與「史德」。關於這些，在此處不欲多說，因爲篇幅太有限了。但這三者却充分表示修史的人的主觀色彩。「史筆」與「史德」姑且不論，即「史識」一項就十二分證明史家對於史料確有很大的棄取。這還是講有史料可供選擇，至於沒有史料而只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史家若不去特別注意，便都會遺棄。可見史料亦是有限制的。我們恐據已成的各種史以爲對於過去事情已完全知其真相，這是很幼稚的見解。但我却亦不主張過去事情根本上不可知。我們雖明知歷史的記載與過去的事實之間有相當的距離，但就在歷史的記載中，亦未嘗不可藉觀過去事情的樣子於幾分之幾。此說我名之曰歷史之相對的可知性。就是因爲絕對的可知性是永遠不可得的。

歷史的相續性

此外還有一點可爲此種相對的可知性之證明，就是所謂「歷史的相續性」(Historical Continuity)，乃是說過去的事情其本身雖則過去了，但其遺跡與其影響却尚留存於現在。我們由現在可以推知過去。這就是所謂以今例古。不過這個方法必須與歷史的記載相合併而使用之。換言之，即必須憑借現在的情形而證以歷史的記載，然後方可加以推想。從反面言之，即憑借現在情形來作推想是很危險的。因爲古代的情形不見得完全都有其影響與痕跡直留到現在。而況愈古則愈留下來不多，以致古今頗有懸殊。但我個人却很偏重於這一方面，以爲今日史家所以缺乏推想的緣故，就在於對現在情形未得充分認識。日本某學者撰了一部歷史，完全用倒溯的敘述法。我以為這個體裁雖不爲正統派所許可，然却深有所得於此旨。就是我們要了解清末的情形，必須以民國的情形來作憑借；要了解明朝的情形，必須以清代的情形爲憑借。因爲愈近則我們愈知道清楚。我們以知道清楚的來推想那些知道不甚清楚的則必可亦多知道一些。這種倒溯法當然不是唯一的方法，但卻有一個長處：即足以證明於歷史之相續性以外尚有累積性。我們所以特別注意於此之故，乃是因爲歷史上的事情有相續性的方足爲我們注目的，至於無相續性的便沒有多少歷史的價值。但歷史的相續有兩種：一爲直接的；一爲間接的。直接的大概總是關於制度，例如地方官制，民國的制度和前清的制度雖有變化而大體上究竟差不多。推而至於明朝宋朝唐朝，都可因其沿革而尋着其線索。間接的則範圍太廣了。主要的尤在於以歷史知識爲媒介。例如有一件事情，其本身雖是完全過去了，但人們却知道這件事情，或則有人模仿之再作一回，或則有人認爲教訓，力求避免。這便是這件事情有其事後的影響。史家的記載史事往往就在於這些地方。尤其是中國的歷史家。他們總是以歷史的記載在於取鑑。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又前車之鑒，後車之鑑。所以司馬光撰通鑑，名曰「資治通鑑」。不過一個事件所遺下的影響並不能完全如史家之所期望的。例如「春秋」上記載巨獄其君者有多起。在今文家解釋孔子修「春秋」之意，以爲是有所褒貶。孟子甚至於說道，亂臣賊子懼。但實際上亂臣賊子並沒有從此絕跡。而後世篡奪之風反由此而大開。曹氏能篡漢

，司馬氏當然便能篡魏。這乃是模仿。所以西方人嘗說歷史是重演的。我想歷史之所以往往有重演之故，就是由於歷史知識爲大家所熟知，遂於不知不覺之中仍走舊路上去了。這完全是以歷史知識爲媒介所致的。這種歷史知識對於國民性之鑄成是很有力量的。不但一個民族總是獎勵其後裔必須知道其以往的歷史，即一個家族必總是要使其子孫能記得祖先的前言往行。這樣便把後世人們的性格加以陶冶了。這亦就是所謂相續性。

歷史的意義

另外我們還得述及史家有意建立的教訓。我名此爲「歷史的意義」(Historical Significance)。須知把意義加於事實上，乃是史家之所爲。科學是從許多事實上抽出一個普遍的法則來；歷史則是對於每一個事件都予以相當的意義。記載事實不僅在留存其事實，乃實在於以其所附的意義宣示出來，以爲將來之取鑑。中國向來科學不發達，但史學却比較發達，因爲中國人素來就注重於後者。所謂取鑑却並不止於鑑乎一事之所以成，且亦鑑乎一事之所以敗。因此對於記載便不能不務求公正翔實。明明是失敗，不能諱之謂爲成功。中國歷史記錄之所以有公平真實即由於此，而其所以崇尚公正平實亦是由於這個正反兩面取鑑的緣故。根據這個理由，所以我主張我們對於中國的歷史不必太用懷疑的眼光去看。這句話並不包含說古史不可疑，當然年代愈古，其事跡愈有可疑。不過中國史家傳統的辦法既是在於取鑑，則對於偽造事實，由情理上言之，似乎不必有，亦不應該有。因爲偽造事實與取鑑之宗旨根本不合。至於把事實賦予以某種意義以後則事實的真相便不能不有一些歪曲，這却是無可如何的。因爲我們無由將已過去的事實拿來以與史家的記錄相對照，所以作歷史的考證工作如以發見事實原樣爲目的，這是沒有太大希望的。反不如研究史家的當時文化環境用以窺見其所以作這樣的記載之故。這句話却並不包含消除了記載的意義以外對於事實是完全不可知的。因爲我在上文已舉明了，歷史的過去事情是有相對的可知性的。姑以堯舜之禪讓爲例。以禪讓爲傳賢固是儒家的一種解釋。後來便有人疑之，以爲事實未必如此。「史通」上說：「堯云：『堯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爲號。識者恐斯異說，願以禪讓爲疑。』」據「山海經」謂放勳子爲帝丹朱。而列君於帝者，得非舜

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古有竊稱帝者，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本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

劉知幾這種議論是根據於「汲冢預語」，謂「舜放堯於平陽」云云。其實在以前，韓非子亦有云：

「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

可見同一事實而述者賦以不同的意義，將其遷就之，乃有如此多種。我們倘專從堯古入手，從而辨別孰是孰非，實為一件愚笨的事。有人說，堯舜以前與其以後都是世觀，故決定禪讓為可疑。更有人說，歷史是進化的，斷不容前優於後。（見呂思勉「白話本國史」）這些議論都是由於太沒有人類學文化社會學以及西洋歷史之學養了。老實說，舜之與堯，禹之與舜，究竟是禪讓抑或篡奪，實在無可判定。我們只能說從儒家主張仁義禮讓來講，當然要把這件事認為國體。從法家主張性惡特法來講，當然要說是爭位奪權。從道家主張無為而反於自然來講，當然要以為堯舜是禪夷帝位，所以我們可說史上的事實往往隨着歷史記述者的思想體系而變。疑古派只知動輒謂為後世作偽，但却不辨為甚麼會有作偽。若照我此說，本無作偽，只有史家以事實來遷就其意義。這種遷就却又出於很自然的，因為其思想體系所使然。所以任何史實都是在文化評價的系統之下的。離了文化評價的系統而謂另有獨立的事實，這是不了解歷史之性質的。不過文化評價的系統又隨着時代而變。在某一時代的文化環境可以決定其對於以往事情的歷史評價。過了這個時代，文化的需要有了變化，則對於歷史上同一的事情會有另外的看法。每一個對於歷史上過去事情的不同看法都反映當時的那個時代的文化狀況與其需要。西方學者有謂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這句話如果加以我這樣的解釋則亦有一部分真理。但却決不是把以往的事實都變為現代正在當今的事實。不過我們必須把「現代」當作眼鏡，而把「古代」當作由眼鏡而透過去的視野。視野確是受眼鏡的限鏡與影響。所以我在上文說研究歷史應該以今推古，却和劉知幾所謂以古方今完全不同，乃是將這一個時代的文化境况從其對於往事的記載所賦的意義

與評價態度上分析出來，然後再將那個往事在前一時代作何種敘述，其敘述受前一時代的文化境况之決定是怎樣的。這樣不是撥開一切記載者所賦的意義以求事實之真正的本相，乃是即在記載事實的各種史家之態度上，由其相較或相反等等，藉以窺見這個事實本身在那裏怎樣的延綿下去。所不幸的就是自漢朝以後，儒家獨尊，於是史家的思想格局乃只有一個了。以後便只是以儒家的「史限」來編歷史。我們的問題遂變為：且有儒家的觀念系統套在歷史的事實演進上成甚麼樣子？

說到此，且暫緩解答這個問題，請再回到堯舜禪讓的問題。我以為就上述各種不同的傳說來研究，還是儒家的禪讓說比較妥當些。我說這句話並不是以為禪讓是真正事實，乃只是從其反面言之，所有其他諸說却都不能成立。先言篡奪。須知篡奪是起於君王之權太尊貴，太可羨慕，而在古代却決不如後世那樣。至於汲冢書謂故堯於平陽，殊不知相傳堯本都平陽，則「放」字便不能成立。若謂舜立丹朱而又廢之，更不合古代情形。須知古代並沒有嚴格的傳子制度。王國維先生統計殷朝的帝王，傳弟（即由兄傳位於弟）反比傳子為多。足見傳子並未成爲一個固定的制度。則舜又何必先立丹朱呢？總之，後世所以對於禪讓說致其懷疑之故，乃由於儒家數吹誦純出於道德的動機。倘使我們把其故意作此善舉一層加以輕視，或可反少疑惑了。

儒家思想與歷史事實

至於問儒家思想之格局套在歷史事實上成甚麼樣子？這個問題請從兩方面來討論。第一是：儒家思想與後世事實演進是否合拍？須知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一樣，都是希望復古。特兩者所要恢復的古則不同。莊子上有：

「昔者泰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觀音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這一段話不能完全當作神話來看。須知各部部落沒有被一個大部部落合併之時其各相安無事確有這樣的情形。我在「論文明與進步」一文中已鑿到

這一點。我們的這樣的文明（例如國家，有政府，有戰爭，）乃是由兼併而始。在這文明未起以前還有一個狀態。從我們的觀點謂之為未開化狀態。但假使換一觀點必以為這種狀態亦有許多優點是我們文明時代所無的。究竟文明對於人類有幸福呢，還是這個文明以能的狀態有幸福呢，亦正難斷言。而主張後者較文明狀態為有幸福的人，在中國就是老莊。在西方則盧蔭亦有這樣傾向。老莊主張應當恢復到這個文明以前的狀態。近人考證謂老子必在孔子以後，從這個思想的性質上講却必須是與孔子同時。為甚麼呢？孔子出世是在周朝統一以後封建的全盛時代已經過去了，封建自身正在那裏逐漸崩潰中。孔子對於這樣的封建末期的一切弊病必是親見親聞始之甚切。老子亦必是深知這樣的封建末期的弊病與惡劣現象。二人對於現象之不滿是相同的；而想撥開這個現象另建立一個理想社會又是相同的。但老子曾為周守藏室之史，大約看見過古籍，對於周朝統一以前的情形知道一些。他於是以為在兼併以前的未開化狀態比較上為佳。遂主張人類必須恢復到那個渾渾噩噩的狀態。所以老子的思想是復古。孔子必是知道老子這種復古思想，相傳孔子授業於老子似乎不為無根。但孔子却以為這個思想雖很好，然實際上決不能辦到。於是退一步，仍主張復古。但却只恢復到封建的初期那個統一時代。所以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乃是主張恢復到周初時代的文明狀態。亦是復古。所不同的只是老子一派思想僅變為空想，而孔子一派主張却有幾分實現的可能性。然無論如何！儒道兩家都是錯過了時代。所以儒家思想套在歷史演變的事實上總是好像頭大帽子小，永遠有些套上不合式的樣子。因此法家乃應運而生；法家的主張比較合乎時代。迨後來秦朝統一失敗，漢朝代之而興。漢朝對於秦朝可以說是一個反動。儒家又起來了；這個儒家却和原始的儒家不盡相同。每謂說是把道家法家都雜併在內。有人說漢魏以後中國思想只有混合的

，這句話是有相當真理的。以後史家使用這樣混合的儒家思想來套在歷史事實的歷程上面而想使二者嵌合。無如事實是溢出了這些史家的觀念格局以外。但他們的觀念格局却亦並不是完全沒有作用。此處便牽涉到一個問題：即唯物史觀的真理與其限制是甚麼？我在「思想與社會」一書中對此曾有討論。一個有「社會平衡」的社會，不僅是從本身內部決不會產生革命的思想，並且由外傳來的革命思想亦決不會因此即掀起革命。必須在實際上自己先失了平衡。社會平衡最容易發生破壞的所在乃是經濟方面的生產關係。換言之，即貧富懸殊的趨勢。所以唯物史觀在解釋革命之起因是確為真理。但革命起了以後，舊秩序破壞了，新秩序尚未建設，或即建設而仍未穩定。在這個時候却不是專憑所謂「物質條件」就能奏功的。而必須有一套新的觀念格局，尤必須將其普遍於各人心中。由各人心中對於這些觀念以為合理，願意推行，於是新秩序乃得趨於穩定。因此我主張觀念的作用只限於在使一個新建的結構為之穩固化上。根據此理，我們遂可說歷史上所有重大變端由史家從心理方面為之記述，這便不免於錯誤，但以此為垂訓，使後人得以取鑑，却不是完全無用的。否則歷史便成了一個自然的演化，絲毫人力不能參加於其間了。這個態度即在馬克斯本人亦所不取。因此我們承認中國的史家採取儒家的觀點對於後來歷史的演進不無一些影響。其實不是史家的思想能致若干影響，乃只是社會上所流行的儒家思想（這個儒家思想亦不是純粹的，已如上文所言），因為其既在社會上流行着，當然會有影響及於其當代的歷史。史家只不過為這個廣汎的思想格局所浸染而已。但照上文所說，道家儒家都是錯過了時代，何以儒家思想還會流行着？我的答案是：這却只靠着中國有一個特殊的階級，曰士階級。關於這一點我在「知識與文化」一書中言之甚詳。務請讀者參閱之，庶可與此書所言者相發明。關於階級之討論容暫緩提，請先提出關於整個兒的中國史之論述。（下期刊第二節；中國歷史上的十個時期）

糧食的國際分配

（華威頓通信）

陳之邁

「大兵之後，必有荒年。」這一句俗語，在靠天吃飯的中國固然是親驗之談，在世界各地也是一樣的準確。

在第一次大戰之後，歐洲的戰爭遺下了空前的饑荒。戰國當時曾盡了

很大的力量去施賑。胡佛（Herbert Hoover）先生當時是急賑的主持者，他不但去救濟了西歐各國，新經共產革命的蘇俄也是他救濟的對象。至今他對此還津津樂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當中，聯合國間有遠識的領袖，特別是美國故總統羅斯福，早已判定了在戰爭中，糧食是一件極重要的武器，在戰爭結束以後，聯合國及戰敗國必定有空前的饑荒。饑荒可以使久經戰禍的人民遭遇比戰爭更慘烈殘酷的命運，成千成萬的人民將被餓死。同時不救營養的人也將挺而走險，造成政治經濟社會極度的不安。

野心的政客也定將利用人民的饑荒來「增加他們的政治資本」。他們必定將利用種種動人的口號來煽動因饑餓而喪失了理智的羣衆。同時他們也將用各種方法減少糧食的生產，或使得糧食的運銷增加困難。爲達成後一個目的，破壞正常的交通是他們最有效的武器。因爲饑荒的人民越多，他們的聲勢越大，順利奪取政權的機會也便越高。

糧食缺乏的現象既經造成，保有糧食的人一定盡力囤積，抬高市價。他們也是在利用饑荒來發財。如果政府沒有方法予以澈底的取締，如果政府沒有力量來實行限價，施行公平的定量分配，野心的政客必定將利用此種弱點肆力抨擊政府，希望終於將其推翻。

但政府被推翻，政客當權了以後，他們並不覺得可以解除人民的痛苦，因爲他們並不能在短期內增加糧食的產量。而且在大大政治動亂之後，必定將有相當長期的不安，使得人民更不能安居樂業。新的政權爲保持其既得的地位，勢將用獨裁的手段壓制人民。極權的，全能的，法西斯的政治因而產生，重新擾亂以流血辛苦換來的和平與安全。

戰爭以後的饑荒是戰爭必然的結果。現代科學戰爭的破壞力是非常的。在戰爭中，多少壯年的農人在戰場上犧牲，多少豐足的莊園成了廢墟，多少耕牛被屠殺，多少農具種籽肥料被焚燒。這種破壞是戰後饑荒直接的原因，因爲在爭取勝利的途中，代價是不能顧慮的。當前世界的饑荒，除了印度一地以外，都發生於戰爭最激烈的地方，雖則許多地方同時還有天災。中國的饑荒的省份，正是我們抗戰最激烈的戰場。在遠東各國中，饑荒嚴重的地方是日本與菲律賓，他們也都是戰場。惟有印度的饑荒不是戰爭直接的結果，而是因天時的關係，雖則我們不能因此而輕視其嚴重性。在歐洲饑荒最嚴重的地方是蘇聯的西部（白俄羅斯及烏克蘭兩共和國），東歐及巴爾幹各國，意大利與希臘，德國，荷蘭與比利時，法國的一部分。這些地方也多少有些天災，但人禍無疑是造成饑荒最大的因素。

反之，沒有受戰事破壞的國家現在大都沒有糧食的觀念。美國現在已經不是民主國家的軍火庫，而是民主國家的糧倉。英國在施行嚴格統制下也可勉力維持。加拿大，澳大利，現在產量非常豐富，中美南美各國，特別是阿根廷與巴西，更有許多餘糧。遠東方面只有暹羅一國有充足的食米可以出口。這個遠東的國家是幸運的，因爲他在戰爭中沒有受到多少直接的破壞。

X X X X X
爲了準備戰後的饑荒，聯合國採取了幾種重要的步驟。

在一九四二年間，美國提倡組織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簡稱 FAO)，其目的在搜集各種有關糧食生產的資料，交換有關情報，以供各國的參考。

在同年中，美、英、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亞等五國又成立了一個國際麥類會議 (International Wheat Council)，用意在於籌議一部國際協約，目的在管制麥的生產，分配與價目。這個組織現在擴充變化中，中國也被邀加入。這個會議的原意本在對於糧食生產過剩時有所統制，現在當然有點不合時宜。

比較上最重要的就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簡稱 UNRRA，我國簡稱之爲「聯總」)，由五十個國家組織，用意是由國土未被敵佔的聯合國國家，以其國家預算百分之一，用來救濟國土被佔的國家。這種救濟後來擴充到以前的敵國，如意大利與奧國。「聯總」的救濟本來不限於糧食，因爲救濟的項目共分爲(一)糧食，(二)衣料及住所，(三)農業復興，(四)工業復興，(五)醫藥，及(六)難民。但自從糧荒現象既成之後，饑荒的救濟當然成了其最主要的工作。現在「聯總」是振濟饑荒最重要的國際機構。

此外，還有一個最有關重要的機構，即所謂聯合糧食局 (Combined Food Board)，最近改組爲國際緊急糧食會議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Food Council 簡稱 CEFC)。聯合糧食局本來是戰爭期間英美聯合參謀總部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所轄的機構，當時的用意在於分配世界的糧食，以供軍需。在初該局只是英美兩國政府間的機構，所謂 Inter-governmental Agency，機構本身並沒有獨立性，他的決定僅爲兩國政府的協議。

，協議既成，即分由兩國政府依照執行。協議如果不成，兩國政府仍可以各行其是。後來在美英之外，又加上加拿大一國，性質却未因此有絲毫變更。

糧食的供應既非僅此二國所能完全辦理，聯合糧食局底下因此設有十幾個委員會，如食米委員會，穀類委員會，油類委員會，魚類委員會，肥料委員會，肉類委員會等。這些委員會，除美英加三國為當然委員國外，還有其他國家被請參加。被請的國家在初多為主要的供應國，後來又加上主要的接受國。中國自上年冬間起被請參加食米委員會，暹羅印度最近亦行加入。其他委員國除美、英、加三國外，尚有法國、荷蘭、巴西、古巴等國。「聯總」亦為其中之一員，雖則他不是正式的委員國。一九四六年六月，我國又被請參加穀類委員會，暫時還不是正式的委員國。

在初的時候，各委員會的工作方式，不但彼此很不一致，而且時常變更。大致言之，食米委員會的工作在公平分配所有的食米，使各需要國均能有相當的數量。這種分配稱為 Allocation，各國得到了配額之後，自己到供應地方去購買。產米的國家，既接受了配額，便有義務依照配額由政府發給出口證，凡不依照配額來購買者，不論是政府抑商人，供應國政府應不發給出口證。這是委員會貫滯其決定最有効的方法。

配額的議定，以食米而言，原是每年分四期的，每期三個月。一九四六年後，改為半年為一期。在議定之初，各國先將其需要量提出，共同研究其數量是否有充足的理由，反復辯論，往往得不到一致的結論。其次，委員會便開始討論同期的供應量，由各供應國報告，並與他國所自得的報告，如各國使館商務參事的報告，互相參證。第三個階段是使得供求彼此配合。這是最困難及最重要的階段，因為配額即在此成立。現在糧食一般缺乏，例如食米，本年上半年供應量約等於需要量百分之二十四，下半年約等於百分之五十。如何核減各需要國的數字，使供需相抵，往往可以拖延至兩三星期，每日上下午不斷的開會。照以往的成例，配額必須在委員會內決定，並且必須全體一致。假如有一兩個委員國堅不承認其所得的配額，時間可以不斷的延長。在普通饑荒的時候，這是來不得的，因此最後只得屈服。議定配額最後的階段是決定那一地的配額應在那一處購領。這也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各地的市價既不相同，遠近的運費相差亦鉅。同時

，有的國家不要金錢而需要別的物品為交換，所以有的配額根本不能滿足。例如中國在本年第一期配額中，有四千噸食米應自中美望多明哥購領。該國需要食糖來交換，我們拿不出糖來，遂取不到米。

以上所說是一種很實際的國際會議，平時雖很少人注意，但其中的因素亦至為複雜，爭論之激烈，情勢之緊張，初不亞於倫敦巴黎的外長會議。以上所說的步驟，是以食米為例，其他糧食亦大致相同，只有穀類委員會另有一種辦法，不如食米之分配嚴格。英文稱食米的分配為 Allocation，前已言之。穀類之分配，包括麥及麥粉，和其他雜糧，英文稱之為 Free Rationing 可以譯之為支配，以別於分配。所謂支配完全是臨時性質的，大部以一個月為一期，將各國可以出口的数量大家作一個支配。各國對於穀類，仍然可以自由買賣，但應報告於委員會，共同作一商量，也許有些調節。這個辦法比食米的分配較少統制力量，表示各國不願有太多拘束。此種方法很受人批評，但美英加三國堅持既定的辦法。這是因為此種辦法對於他們頗然有利，尤其是對英國有利，所以迄不肯有所變更。

糧食的分配或支配，照過去的事實，十分的不公平。此種現象自上年冬間世界糧食問題緊張的時候起，一直受到各方的批評，尤以蘇聯的批評為甚。蘇聯也始終不肯參加各種的國際糧食組織。「聯總」的前後任署長也有很多激烈的批評。

糧食分配或支配不公平的原因很多，一般而言可以說仍是政治的。現當大戰之後，戰勝的主要國家都有佔領戰敗國的義務，因此有維持被佔地治安的責任。他們深慮被佔國因饑荒而引起騷亂，所以總想多以糧食輸運到這些地方。聯合國當時本決定，戰敗國人民食物的數量應較聯合國為低。但自糧食恐慌以來，許多戰敗國人民的糧食降低到不能維持生命的程度。當時的決定，聯合國人民每日的食物應能產生二六五〇加路里 (Calorie) 即食物所產熱量的單位，戰敗國應為一五五〇加路里 (美國人民的平均為三三〇〇加路里)。但是德國英美佔領區中的人民有時只能得九〇〇加路里，實不足以維持生命。這種情形使得大量的食物被運到佔領區中，其他國家分配不到，自然表示不滿。

其次有幾個國家的殖民地現在有缺糧的情形，雖然這些殖民地近來的獨立運動絕不是因饑荒而起的，但是殖民的國家則總想以糧食來供應他們。

，至少希望殖民地的人民不要因饑荒而造亂。英國當然是此中最顯著的，同時和中國也是最有關係的，因為英國在遠東有很多殖民地，他們也都以食米為主要的食糧。英國的代表，在食米委員會中，對於英遠東殖民地的食米，爭索不遺餘力。在委員會中，他又加拿大、荷蘭、印度、為他極力支持，美國和巴西（英巴兩國間有協定，巴米必須依一定價格售英）也多為其協助，聲勢至為宏大。這種情形使得食米的分配益不平均，並使得其他國家，尤其是饑荒的中國，所分得甚少。例如在一九四六年第一期中，有三千萬災民的中國全部，僅分配到四萬七千八百噸米，其中尚有九千六百噸應自中美洲購買的根本弄不住，而只有一百三十萬人的英屬香港，竟分到三萬四千噸，並且全部可以自英國佔領的暹羅起運。此外，英屬的馬來亞、印度、及其他零星的殖民地也都得到了相當的配額。食米分配之有政治原因是顯然的。

既談食米，暹羅的問題是應特別提出的。因為在日本佔領之時，日人曾將馬來亞之一部割讓暹羅，英國遂始終認定暹羅為敵國，日本投降後遂將其歸入其東南亞總指揮部。暹羅為亞洲產米的地方，每月至少有九萬噸出口。這一大宗食米自然由華盛頓統籌分配，但是英駐新加坡的特別長官也是有調度之權的，這種調度名義上是運輸的便利，事實上則大可上下其手。例如特別長官在本年六月決定，中國應自暹羅購領之米，其中一萬噸應改向法屬安南購領。殆「聯總」代表到西貢去為中國購領，始知西貢之米大部腐蝕，非經長時整理不能食用，而且最多只能得三千五百噸，其餘六千五百噸又得到暹羅去購領，且又因六月卅日上半年截止之期已到，也許根本購領不得。這種制度的偏頗是顯而易見的。

暹羅的情形還有其他方面。英國在暹羅維持着很嚴格的限價，且要以英國的物產來和暹米交換。同時暹羅的米商，大都是華僑，他們受限價的拘束，英國一時又無力以大批產品運來換米，自然不願食米脫手，他們關懷祖國，如果暹米可以大批運華，也未始不肯出售，但他們自願捐獻祖國的食米，也領不到當局的出口證。我們並不是認為捐米應當作為世界食米分配的例外，因為這是與既行制度不符的。但是現在的措措，却委實未能顯及實際的情形，以致使得暹米不能大量湧出，來救濟普遍的饑荒，許多人將因為這種短視的政策而餓斃。這個極端不幸的結果應當是實有啟發

的。

X X X X X
 鑒於各方對於聯合糧食為之不滿，美國在本年四月間，聯同英加兩國，召集了二十二個國家開會討論補救的辦法。討論的結果，決定改組該局為國際緊急糧食會議，將來會員國當可增加。此會議並設有由九國組成的中央委員會，中國也當選為其中之一。中央委員會每二週開會一次，會議每三個月開會一次，討論救濟世界饑荒的各種問題。全世界五萬萬飢民對於這個新的機構一定寄以無限的期望。

然而我們對之却不敢過分的樂觀。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個新的組織是一個極大的進步。第一，他現在已是一個國際的機構，而不僅是一個「政府間的機構」。這個改變當然增加了他的力量。第二，新機構將利用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的祕書處，及其完密的情報網。在其中服務的人員將是國際的公務員，情報當然也應較以前完備而準確。第三，會議及中央委員會包括了幾個生產與消費的重要國家，基礎比較廣泛，自然也是一大進步。

然而在這個機構下擔任實際工作的仍然是現有的十幾個委員會。他們的主席，祕書也許另選，各委員會也許有新國家參加，但至目前為止，其工作方式仍然沒有變更。更重要的是上述的種種有關糧食分配的政治因素，並沒有絲毫變易。這些因素既然存在，我們絕難希望有根本的改易。想來糧食的分配，在現在情形下是不會忽然變成太公平的。

在戰後的國際社會中，中國是主要的一員。在任何國際組織內，中國都有其發言權，無論一件事對中國有無直接關係，中國都有發表主張的機會。我們的主張能否被他國尊重，其中的因素至為複雜。我們不妨即以糧食問題為例，中國在爭取食米配額的交涉中，不但未能達到我們要求的數量（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供求實相差太遠），而且在此比例上也較他國相差甚遠。上文說到這裏有許多政治的原因，不是徒然開會爭論所能解決的。也許是根本上不能變更的。然而我們自己也不能不說有許多缺點。

第一，我們實在太缺乏統計，為我們立論的根據。我國糧食的統計，不但不足，而且參差太大，不易使人相信。別國知道我們現在尚沒有準確的人口統計，每人每日消費多少糧食，共得多少加路里，自然無法計算。（下接第二十七頁）



組黨傳說中

胡適的態度

有些人希望他組織政黨 有些人主張他先辦刊物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胡適之先生二十六年出國赴美，居美九年，於七月五日返抵上海。上海市府特派專輪接迎，並奉蔣主席電囑妥為招待。教育部由杭立武次長賀師後司長代表赴滬歡迎。胡氏抵滬後，即以「腹瀉」謝客。休息一週，於十二日由滬飛京，朱家驊、王世杰、蔣夢麟等氏俱蒞機場迎送。胡氏在京勾留六日，寓鴉嘴寺中央研究院，酬酢甚忙，除

應蔣主席宴會一次外，復共進早餐一次。

胡氏歸國後的動向如何，大家均極關切注意。歸國之日，新聞記者以

記者以國事見詢者，胡氏輒謂隔膜，尚須「學習」，無可奉告。有些人對於胡氏的默不一言，不免失望。但就情理上說，胡氏出國多年，而這八九年來，又逢中國政治社會變化極多，複雜非常，在這種情形下，不要說胡氏，就是任何稍有身份的人，也不能不慎重發言。胡氏自謂胡適已藥盡，這是自謙之辭。胡適裏的藥想來還是有的。但要開出一個藥方來，也非

匆促可辦之事。胡氏歸國後，外間即有胡氏組織的傳說，業經胡氏公開否認，然此事非毫無起因者。這幾年來，國事日非，一片混亂。人人對於現狀表示不滿，而一般自由思想的知識份子，所懷有的苦悶，尤其深刻。當今中國，國共對壘，一般受英美傳統的民主教育洗禮的人，雖不滿意於國民黨，但亦未必贊成共產黨。民

主同盟本來是超乎國共兩黨範圍之外而獨樹一幟的，在思想上，大體可以吸收所有的自由思想份子，但民主同盟本身也是一個非常複雜而懷着許多先天不足的集團，最近一二年中所表現的，也未能使人人滿意，故民盟本身的前途如何，現在仍在不可知之列。因此，在心理上及感情上，中國一般自由思想份子，實有急切組織一個政黨的要求。然而組織須有領袖，這

個領袖要具有各方面的條件，而這些條件，比較言之，今日以胡氏所具較多；胡氏是今日中國有足夠的聲望以領導羣眾組織新黨的人物。現在有幾種人都希望中國有

一個新的代表民主政治及自由主義的政黨。第一種人是現在國內一般正統派的自由思想學者，第二種人是現在國內一般傾向民主自由的工商界人物，第三種人是美國人。就中國的大局論，美國當然是要支持國民黨的，但是一方面要扶持國民黨，一方面又實在感覺國民黨的扶不起來。這者不說，就說最近一二年，國民黨所表現的許多行爲，實在使美國內心煩悶到了極點。美國方面也實在希望中國能有一批新的人物出來，來增強國家的生命，並鞏固國家的「安定之播」。

胡氏個人條件的分析 而就胡氏個人條件，以組織重的前途，則有可知

胡氏歸國後，即以「腹瀉」謝客。休息一週，於十二日由滬飛京，朱家驊、王世杰、蔣夢麟等氏俱蒞機場迎送。胡氏在京勾留六日，寓鴉嘴寺中央研究院，酬酢甚忙，除

應蔣主席宴會一次外，復共進早餐一次。胡氏歸國後的動向如何，大家均極關切注意。歸國之日，新聞記者以

記者以國事見詢者，胡氏輒謂隔膜，尚須「學習」，無可奉告。有些人對於胡氏的默不一言，不免失望。但就情理上說，胡氏出國多年，而這八九年來，又逢中國政治社會變化極多，複雜非常，在這種情形下，不要說胡氏，就是任何稍有身份的人，也不能不慎重發言。胡氏自謂胡適已藥盡，這是自謙之辭。胡適裏的藥想來還是有的。但要開出一個藥方來，也非

匆促可辦之事。胡氏歸國後，外間即有胡氏組織的傳說，業經胡氏公開否認，然此事非毫無起因者。這幾年來，國事日非，一片混亂。人人對於現狀表示不滿，而一般自由思想的知識份子，所懷有的苦悶，尤其深刻。當今中國，國共對壘，一般受英美傳統的民主教育洗禮的人，雖不滿意於國民黨，但亦未必贊成共產黨。民

主同盟本來是超乎國共兩黨範圍之外而獨樹一幟的，在思想上，大體可以吸收所有的自由思想份子，但民主同盟本身也是一個非常複雜而懷着許多先天不足的集團，最近一二年中所表現的，也未能使人人滿意，故民盟本身的前途如何，現在仍在不可知之列。因此，在心理上及感情上，中國一般自由思想份子，實有急切組織一個政黨的要求。然而組織須有領袖，這

個領袖要具有各方面的條件，而這些條件，比較言之，今日以胡氏所具較多；胡氏是今日中國有足夠的聲望以領導羣眾組織新黨的人物。現在有幾種人都希望中國有

一個新的代表民主政治及自由主義的政黨。第一種人是現在國內一般正統派的自由思想學者，第二種人是現在國內一般傾向民主自由的工商界人物，第三種人是美國人。就中國的大局論，美國當然是要支持國民黨的，但是一方面要扶持國民黨，一方面又實在感覺國民黨的扶不起來。這者不說，就說最近一二年，國民黨所表現的許多行爲，實在使美國內心煩悶到了極點。美國方面也實在希望中國能有一批新的人物出來，來增強國家的生命，並鞏固國家的「安定之播」。

胡氏個人條件的分析 而就胡氏個人條件，以組織重的前途，則有可知

者一，不可知者二。可知者，即以胡氏的聲望，絕對領導得起來。不可知者，第一，即胡氏的行政的才幹，是否一如其思想的才幹。政治與治學的性質不同，所需要的條件亦不同。譬如張君勱氏，固為一彬彬有禮的長者，亦為一博學能文的學者，然而他領導組織，數年以來，可謂無其成就。吾人固不贊成組織要用打手，然而單靠書生，也是不行的。胡氏如組織，而其行政才幹不足以副之者，則至少必須能有一個核心的高級的黨的幹部，以為策劃執行的動力。第二，在大的思想傾向，胡氏當然是領導得起來的，但一個政黨

不能單靠一種廣泛的傾向來維持，尚須較為具體的綱領。今日組織政黨，若不能有一個較為進步的政策，特別是對於社會及經濟兩方面，很難在世界上大潮流裏站得穩。今日組織，領袖人物固然重要，而政黨的基礎仍在廣大的羣衆。而羣衆決不能僅靠任何一個偶像來維繫，須靠進步的政綱來維繫。關於這點，胡氏出國多年，一方面他對於中國社會隔膜，一方面中國社會對於他也同樣隔膜，故記者稱此為「不可知者二」。

一部分人，「大都」是從前獨立評論的（有人）以為組織事大，不宜貿然為之，故主張恢復從前的獨立評論，（或另用一個名字亦可）先從領導言論着手。中國現在的言論界很是紊亂，並很柔弱單薄，胡氏若能主辦刊物，對於國事，亦可發生相當的影響。

數年，但畢竟還是書生本色，立刻公開否認，使CC的宣傳攻勢，大勝而歸。不過就胡氏本人，對於組織事，確尚隔開一段路程，因為他離國太久

而目前的局勢又太複雜微妙，他必須有一個相當時期的冷靜觀察。至於辦刊物，當然其罪遠較單純。但是目下胡氏的全部精力，仍側重於北大的

整頓，似尚未計及任何有關「政治」的活動。不過我們環顧當前的情形，對於這種傳說中的新政黨，可以「呼之欲出」四字形容之。

辭聘某某等教師，這些傳說有時並且刊載於重慶的「新華日報」。但經過了夏天的風季和雨季後，這些被傳說列入「黑名單」內的教師全體都照常上課，傳說才告一段落。在今年的暑期中，又有「黑名單」的傳說了。正如今年的風季和雨季的風雨比較往年暴大一樣，「黑名單」的傳說也較以往為嚴重。此次的謠言，說「黑名單」共有四上幾個人，包括批評政府最力的聞一多、張奚若等教授，從事政治活動甚力的李公樸、馮素陶、楚圖南，去年昆明學潮發生前夕參加演講的四教授以及許多已經不在昆明和不少沒有列入黑名單

血與理想 李聞之死

求仁得仁，逝者已矣
念茲在茲，後生勉之

政治風暴

（本刊特約昆明通信）凡沒有到過昆明的人，聽人說起昆明的夏季，總是十分羨慕的。沒有疑問地，從天氣來說，昆明是沒有「暑天」的。雖然在重慶、漢口、京滬等地的人感覺到十分炎熱的時候，昆明還是過着一種清涼的生活。但在昆明居住的人，對於這種清涼的天氣，却不一定感覺到十分愉快。就是純粹從天氣來說，夏季雖然不熱，却先後受「風季」和「雨季」的風雨的打擊。而每年的夏天，追隨季節性的風和雨而來的，總有一些政治上的風雨。

在各種政治上的風雨中，最使人感覺不快的就是「黑名單」的傳說。在近幾年間，每到暑假的時候，總有一些「黑名單」的傳說。有時說縣大要辭聘曾昭掄、潘光旦、王輔愚等教授，有時說雲大要辭聘某某等教師，這些傳說有時並且刊載於重慶的「新華日報」。但經過了夏天的風季和雨季後，這些被傳說列入「黑名單」內的教師全體都照常上課，傳說才告一段落。在今年的暑期中，又有「黑名單」的傳說了。正如今年的風季和雨季的風雨比較往年暴大一樣，「黑名單」的傳說也較以往為嚴重。此次的謠言，說「黑名單」共有四上幾個人，包括批評政府最力的聞一多、張奚若等教授，從事政治活動甚力的李公樸、馮素陶、楚圖南，去年昆明學潮發生前夕參加演講的四教授以及許多已經不在昆明和不少沒有列入黑名單

理由的人。有人並且說這次列入『黑名單』內的人不只能被停聘，而且可能會被暗殺。這種謠言大家是不相信的。因為謠言中所列的四十多人，有許多是絕不會被停聘或暗殺的。就是到了今天——李聞案件已經發生了的今天——記者還是不相信有這樣的一個四十多人的名單的。因為所有原任職的人，今天都已收到聘書，並沒有人被停聘的。同時許多所謂在名單內的人，我們至今還不相信會因政見的不同而被暗殺的。

風聲鶴淚

但是，無論有沒有『黑名單』，李公樸和聞一多兩

先生是被暗殺而慘死了。在李公樸遇刺以前，昆明的政局便已有些波瀾。那時，開往東北的滇籍軍隊，在東北『叛變』或『投降』了一師，這一師人據說還自稱『民主同盟第一軍』。那時恰好龍雲第二公子所領帶的一師人，不願奉命他調，自請解散。於是市面便有許多謠言。這些謠言包括某某等黨派在滇籍軍隊方面活動，希望來一個政變和成立『民主同盟第二軍』。這個時候，戰場口事件的出色人物李公樸回到昆明，於是更增加了謠言的色彩。不但如此，雲南警備司令部特務營曾出動搜查軍火，並且搜查到監察使的家裏

李案推測

在七月十一日

的一個晚上，李公樸和他的太太往南屏戲院看電影，九時散場後即在南屏街口乘公共汽車。公共汽車停在背雲路大興街口的一站時，李公樸和他的太太便下車，準備回到他們居住的北門街。但同時也下來了幾個衣冠不甚整齊的人。結果在李氏夫婦沒有察覺的時候，李公樸先生便被刺身死了！據李太太說，行刺用的是一種無聲槍，否則她不會不察覺的。

李公樸這樣的

，引起不少風波。所以在李聞慘案沒有發生以前，昆明便已風聲鶴淚了。

慘死後，昆明市上自然免不了會起了許多傳說，通常有四種推測。一種傳說是國民黨某某等方面所指的，例如周恩來便會這樣的公開說過。一種傳說是『中國自由民主大同盟』的人主使的，報上再傳說龍雲的三公子和此案有關，即因此是這個同盟重要主持人物之一。一種傳說是共產黨的苦肉計，某某等親政府的報即會如此刊載。還有一種傳說是『桃色案件』。凡是認識李公樸的人都一致認為『桃色案件』是不可能的。李公樸和他的太太感情極好，他的爲人也還謹慎，絕不會因男女關係而被殺的。共產黨苦肉計的說法不

龍三公子

記者既提及

近情理，因爲共產黨無論如何不會殺得力的李公樸。至於說國民黨指使的，這自然祇是一種懷疑，在未獲得證據前，無人敢隨便定論。至於『自由民主大同盟』是否有此舉動，也屬推測之辭。至少到今日爲止，李公樸的兇案，尚在迷霧之中。

民主同盟接近的。二公子現任師長，正因他那一師的事，現在在南京久住。三公子是一位江湖的人物，是『中國自由民主大同盟』重要主持人物之一。這個『中國自由民主大同盟』又是怎樣的一個組織呢？記者所知不多。但有三點是相當確實的：(一)這個同盟是一個雲南的地方組織，至今仍沒有出雲南境外。(二)這個同盟是很右傾的，它是百分之一百『反共』的。(三)它的分子相當複雜。龍三與李案是否有關，我們不知道。報上曾幾次說他與此案有關，但經龍雲在京鄭重否認後，即已不再有此傳說了。

瘋人瘋話

李案發生後，

曾有一似瘋似癡的女人，跑到聞一多潘光旦和若干其他聯大教授住家的宿舍內說了許多『瘋話』，其中有『殺了李公樸，再殺聞一多，再殺潘光旦』的話。道不知是一種友誼的警告，還是一種惡意的恐嚇？自此瘋女人出現後，聞潘等的行動已較小心，出入至少都有人同行了。

求仁得仁

七月十五日李

方家屬友人召集各界開了一個大會，報告李案經過。當時聞一多發表了一篇很富於情感而批評政府甚力的演講。他開始就說『我

是不怕死的！」他

恐怖世界

開案發生後，

隨即向「特務」挑戰，說在場如有特務，請他站出來，給大家看看。誰想當天的下午他就給人暗殺——不是明殺——而身死呢！

聞氏被殺前是到府前道民主週刊社辦理一些事情，他的大公子與他同行。約在下午四時他由府前道回到西倉坡聯大教職員宿舍。這兩個地方相距不足一百步，以為不會發生事故的。但在他們到達西倉坡後，即有數人向開一多開槍，聞即應聲倒地。開的大公子為保護他的父親，用自己的身體蓋在他父親身上，被中五槍，因此也受了重傷。這樣地一代的國學大師和一代的大詩人，

便與世長辭了。

時昆明是多麼緊張。

善後·下文

逐漸地，昆明

的空氣才緩和下來。中央限期破案和嚴令保護有關人士安全的命令下來了。教育代表劉英士到了昆明並把潘光旦和費孝通保護到南京，顧祝同和盧漢主席都來了，民盟代表梁漱溟周新民也來了。

最後，開案由中央社公布了。行刺的是雲南警備司令部特務營的兩個現役軍人。開審時據供是因聽了聞的演講，因不滿聞所說的話而行刺他的。據記者的推測，開案將對行刺的兩人處死刑，李案可能沒有下落，這兩大案件或者就要如此了。

沉默中的

潘光旦·費孝通

政府已替他們辦理赴美護照

潘光旦辭去清華教務長之職

記者對李公樸所知較小，但對開一多則所知較多。聞是一個研究國學深有成就的大師，他本來對政治是沒有興趣的。但是此

誰使他能從故紙堆中走到政治舞台？是誰使他走上反對政府的路？他是奮於熱情和十分勇敢的人。他是「不怕死的」。誰又使這一位不怕死的人終受

刺而身死？聞一多死後，是否還有無數的聞一多會繼續走他的路呢？昆明已經秋涼了。是否風季和雨季都真的過去了呢？（八月廿二日）

氏現均寄寓蘇州，原來政府已在為潘費兩氏置辦赴美護照矣。有關方面希望潘費一行于護照辦妥，船期決定之前二三日，再由蘇赴滬，登船出國。潘氏本人從未想到要去美國，而其友人亦多希望渠仍留國內。又潘氏原任清華大學教務長之職，近已辭去。清華當局因潘氏在校歷史甚久，不欲其離去，因另舉以「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之職，此職為因潘氏而新置者。在「圖書館館長」即不一定要上課，外傳今夏民盟有二十餘位教授，因政府之壓迫，被學校解聘。潘氏在清華職務之更動，是否與此有關。瞻觀者自行揣測之。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李開被刺後，昆明盛成恐怖世界。潘光旦教授等不得不暫避美國領事館。政府對於潘等這一着，自覺難堪，然亦不欲再發生不幸之事態，因由教育部出面，派參事劉英士飛照昆料。潘及費孝通兩氏遂于七月卅一日借劉氏離昆飛渝

者往訪，潘表示：「對此案不願亂加揣測，靜待政府處理。」一月以來，潘費等氏，均為第一版新聞人物，然渠等離昆以後，迄未與外界公開接觸，耐人尋味。潘氏抵京未數日，即離京他去，初傳已赴北平，後傳已赴上海，均不確。據最可靠消息，潘費兩

抵京後，中央社記

抵京後，中央社記



山水·人物·藝術

卞之琳

(一章小說的三個斷片。時間：一九三八年春。)

一

未勻隨了戴天的手指，從車窗裏望出去，只見山缺處天際一片平曠，濕津津的氳氳着水汽，閃耀着水光。還辨不清已經插了秧沒有，在暮春的斜陽裏，合在一起的無數水田，在震動起落的車窗裏，像喜悅的眨着眼睛。新天地就這樣招呼了速客？

清清楚楚的記得輪年上次寄到漢口的信上報告說成都平原上八百里都是黃金的油菜花，未勻只好推測四川果然春到得早，此刻雖還只四月初，時序該算是入夏了。不錯，她昨夜在內江的旅店裏已經聽到了杜鵑。現在下午天氣就已經那麼燥熱。還只隔了一個月的時光啊！油菜花也許還嫌遠了，辨不分明，可是已經看得見烟樹了。不管怎樣，眼前一空，未勻頓覺得十分痛快，興奮得在拋上拋下的汽車裏更坐不穩了。

望見平原就高興！尤其不可解，在一個不喜歡平淡的女子。可是從宜昌上來，也確乎到現在才像第一次重新脫出了山地。

「別又進了壺中了，」未勻禁不住說出來，半站起的身子被汽車一絆的碰回了，被戴接回了原在她身邊的坐位，「壺中的天地。你看那圓圓的一片，我簡直要以為是避秦亂的桃花源。」

「看起來都是山，」戴像跟小孩子講常識似的解釋，「四川省實在已經是一個盆地；成都平原是盆地，在古代大概是一個海底。」見未勻好像很高興他的家鄉，他很得意的接下去了：「落葛亮還沒有出山，就先看中了這個地方。」

「可憐他以後一輩子也打不出去。」給捉起了落葛亮，未勻却動了傷感。她想起小時候讀了就流過眼淚的這位老先生的兩張出師表，想起了他的徒勞的六出祁山。

似乎想不出話來辯白，戴就反問了一句：

「你還沒有進去就瘋出來了？」
「我聽說這里和我們的江南就已經差了一小時了。」
「你還是不欣賞我們的家鄉。」戴簡直很大真的顯出不高興的樣子。停了一下，他隨即像忽然抓到了一件可以制服對方的武器：「你望前頭吧，前頭還有人。」

果然有效：未勻立即又興奮起來了，望着在車窗裏跳動的遠處的平原。不錯，那塊看來十分濕潤的泥土顯然有着顫動的生命，養育着無數的生命。那里雖然還望不見，早已想見人，人所作出的種種花樣，一如輪年屢次在信上所報告的。可是，戴說了「人」就笑得那麼鬼鬼祟祟的，顯然却就是指人中的一的輪年。又來了！說來奇怪，未勻什麼都不在乎，給提起或暗示到她的男朋友之一一的輪年，却總是有點窘。現在她就不答理，板起面孔，只是望着車窗外，以表示了她的不高興。

她却很高興她目前所處的地位，居高臨下，看這塊所謂「民族復興根據地之一」，在戰爭裏起重大作用的這塊土地上芸芸衆生的可憐的活動。這些小到還看不見的生物中也就有一個曾經頻頻用航空信到喬莊來給她開了一個西窗，開了一個新希望呢！可笑的輪年，他此刻也許工作倦了，正對着雲天嘆氣吧？這一下可真像對着未勻嘆氣了，因為他不知道，人家就在他面前的高高的山上。

「我們望見了成都平原，」未勻於是問戴說，「成都城裏人可望得見我們這里？」
「我不大記得了，」戴顯答，「我也已經十五

年沒有回到四川來了。彷彿在成都城裏不大覺得見山。」

「好極了，人家可望不見我！」

「誰？」戴又含有深意的微笑了。

「好極了，」未勻岔開了，「就停在這里，就停在這里！」

汽車當真停下了。車頭上嘶嘶的冒着熱氣。大轆要加水。

二

這時候成都平原又被山擋住了。未勻却復得意的發現輪年給她漏了一個四川的特色——梯田。她到了四川境內就一直感嘆了這一個壯觀：從山脚到山頂，一層又一層的疊起了一方水又一方水。人工倒當真增加了自然美；叫人怎能不信服的汽車路？即便不增加美，這些兩脚小動物有時也顯出了他們的雙手的偉大，就像進了三峽以後，她所感嘆過的東在岸半腰裏與江流並行的那條帶子，不是古代的棧道，而是較近代從右壁上挖鑿出來的車馬道。她當時在船上看了，也並沒有掩飾了她的感嘆，壓住了她的意見。

「也就像火星上的那條直線，」戴當時接了說，「人家說決非出於天然的裂縫，而是運河。」

戴就專喜歡跟她這樣的搗一點小氣。當她憑着船關對景素描「巫山十二峯」的時候，他就從旁笑她不能把輪船畫進去，因為她一會兒以前還正當了大家抗議着三峽裏航輪船並不會殺了風景

「你要輪船，」未勻立即回答，「我剛才已經留了輪船的一角在你的鏡頭裏了。」

戴此刻自己在他脚底下的照像機對着岸上的一個山峯，兀自出神。他幾次後悔在驛路中錯過了美景。

「你要輪船，」未勻自覺回答得不够，又逼進一步，「輪船就在你脚底下，你自己欣賞得了。用了筆，紙上的當然應該是另一個世界。」

「我知道中國的傳統的寫景，目的還只是寫意，所以只求神似，不求形似，倒有點像前些年西洋文學裏流行的超現實主義。」

戴已經照了一景，說了，已經把鏡頭轉對了未勻，要給她照一個像。

「你把鏡頭仰起一點好把我的面孔照得長一點，」未勻含笑說，「可是你把它俯下一點，却可以照進平放在我手裏的這幅畫稿上的山峯。」

因為她沒有答超現實主義究竟是什麼，沒有管戴究竟是不是也無非玩弄字面上的意義，忽然想起了輪年在什麼地方說過的一個理論，一半是抄襲，一半是杜撰，可是真虧他綜合得怪有意思的：中國畫家不大平看東西，不是高山仰止就是鳥瞰。他在山底下仰起來看峯巒，就顯得非現實的那樣高聳，那樣巍峨，筆下就流露了一種昇華了的宗教情緒，一種昇華了的懷鄉病。另一方面他也可以發揮一種超然的胸襟，如果他俯瞰了，也就是盡入了眼底——山外水，水外山。也就是得了這個法寶，中國為小說畫的插圖者也更成了解人，甚至於超過了小說家，不讓緊閉着的朱漆的虎頭衙環的侯門隔開了府裏的燈紅酒綠和門前陪伴石獅子的瑟縮的落難客。由於他，我們讀者

也就不必像小說裏樓中人那樣苦，非藉插在兩樓中間的高牆盡處的一塘水的倒影作用，不能彼此相見。也就由於他，我們讀者無須像張生一樣可憐，要至少攀到牆頭才見到牆這一邊驚鴻小姐也早就在悵望了……

這還總不是回答，未勻自己覺得。「另一個世界？」只能是過去的世界嗎？過去傳給了我們以一套手法，不錯；也不錯，這一套手法是少經驗裏抽煉出來的精品。大家說書法是中國造型藝術裏最純粹的藝術，那實在只剩了早已成了規律的一些線條的變化，一些超過了形相的姿態的變化，可是這如何容納了執筆者各自個性的發揚！一如中國舊戲裏都有固定規律的「唱做」幫助了各有個性的演員。可是這一套如此精美的手法，即便不能應用到現實的世界，更不能應用到未來的世界嗎？這是問題。未勻真願意誰在旁邊把這個問題接了過去。她自己已是不習慣於苦惱的，她現在只好說固以這樣的一個結論：

「我不反對現代西洋畫，」她說，「我也並不以畫為專業。」

「這倒又表現了中國精神，」樓教授在旁邊批評了，「中國藝術裏最推崇以真到近於癡的努力來修養了工夫而表出之以隨興的或者清客的態度。」

太嚴重了。未勻簡直想逃開，因為幾乎給說出了眼淚。

三

自從在漢口那家西餐館裏和甘太太在一起的

那一晚以後，未勻第一次重新看見祇天那樣的與高彩烈。他不再無意或有意的問或提起甘太太了。從西陵峽口的兩津崛起，一路上他總是拍手劃脚的向這些從沒有來過的外邊人炫耀三峽的風景。也許除了重逢初戀的情人以外，重回到小時候游息所在的故土，氣息也足以令人恢復青春吧！或者至少他是忘形於鄉上的囑噓了。

三峽裏的層巒疊嶂，懸崖峭壁如牛肝馬肺狀，風箱峽等在未勻都不如預想的那麼喜歡，除非它們附帶有歷史上的傳說。巫山就以它的本身倒也就引起了她的感嘆，尤其是它那些向天空伸展的奇譎的身段，即所謂「巫山十二峯」。巖巖的情感的實在還推那些水的偉構。她起初不知道所謂「急灘」，只在一定的角度裏看去斜斜的像一隻全部反羽的碩大無朋的翅膀平放在那里，可是等輪船衝上去的時候，船兩邊就像平空添起了而且鼓起了兩隻白翅膀——激起了兩大片水花。水往往掩蓋了船頭上談話的聲音，有時候水還激起風來在話從嘴到耳朵的半途上劫奪以去。可是輪船報之以一聲輕嘯，還只顧得意揚揚的衝前去，藉了蒸氣以為力，還是由水裏起來的蒸氣！

現在隨了水力的交錯的花樣，峽中彷彿充滿了喜悅。也許人自己主觀的心情發生了影響吧！未勻在樓教授偶然包小東西帶來的輪船寄到漢口的那份小刊物的一張上，無意中很高興的讀到了一位現代法國作家的一段論文，一個把喜悅當德行的讚頌。目前的風光與一切三峽詩文裏的情調是多麼不同；如何來符合「水經注」裏錄下來的道兩行漁歌？——

巴東三峽巫峽長，
穠暗三聲淚沾裳。

也許畢竟是冬天，水落石出了，畢竟是古代，交通工具還沒有改進，從宜昌到夔府這一段，「上水百日」，而不是現在的兩天半，所以凄苦；可是有了現代的橋樑，益發悽愴動人，為前所未有。而現在的喜悅有了歷史作背景也就不是那麼單純了。未勻想給年又該眉開眼笑得把面孔都圓成一個孩子臉了，因為他總以交通史研究者的資格而津津樂道一位現代西洋作家關於文學作品說的古今的「同時的存在」。

可是未勻只有不回頭來想北平，南京，青島，蘇州，上海，一直向前面，才感覺到如此快樂吧？給年在刊物上同一個地方提到那位法國作家主張，完全擺脫過去的牽絆，而就是那段引到的文章本身就帶了聖經文字的清新的芳馥。向前面的跳躍不是至少得需要後邊起步的跳板嗎？這是問題。那位作家在同一都裏又說：「移動的天際，顯就是我的界限。」現在東在峽中，未勻却感到如此的快樂呢？大概是因為前面將有新的開展吧？不是對着空闊，而只是對着開向空闊的門或窗也另有一種喜悅，或者是更濃烈的喜悅吧？這也是問題。

恐怕倚在欄杆上，未勻覺得這些是非弱枝所能負的太多或太大的果或鳥了。地帶要輪年在身邊了，把它們交給他，變交給他一件沉重的大衣。

(上接第二十頁)

第二，我們時常有糧食的提議，政府也沒有實行完密的定量分配制度，總令他人後顧我們沒有盡力求本國糧食公平的分配。例如錫蘭這次要求食米所得獨多，一部份是因為他的定量分配制度最好，確實證明了他缺糧的迫切。同時，在定量分配優良的地方，糧食囤積的情形自然很少，黑市或投機也不會公行。這些都是要求糧食配額最有力的理由，中國則根本不能利用，立論自然十分薄弱。

第三，「聯總」將食米運到中國以後，往往即在上海一地消費。到現在為止，運到中緬的糧食根本很少，自然不必再轉運內地，因為上海並不產糧。但是他人總想到我們交通在戰後還不斷被破壞，究竟那時才可暢通，全無把握，因此洋米究竟能否送到災民的口中，大成疑問。那些破壞交通的人實不知斷送了多少人民的生命，思之實覺痛心。

第四，別的國家對於糧食分配，大都有代表團，長川駐華盛頓，參加各種會議，研究有關資料，籌謀應付的方法。我們來來往往的大員雖多，大部事情却由他人兼任，時間精力，畢職經驗實均不足以策應。這也是不利的重要原因。

我們以為糧食只是國際間的一個重要問題，不過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如果我們想使國際上說話真有力氣，交涉真正成功，還須大加振作一番不可。幾千萬萬饑斃的災民正是這個缺憾的代價。

大新振漂染廠股份有限公司

新錨霖絲光藍布

榮

四大天王漂布

譽

出

美人魚精元斜

品

大星球絲光元布

廠址：上海英大馬路一四一號
 廠址：上海英大馬路一四一號
 辦事處：上海英大馬路一四一號
 電話：一四一七

華

元

染料化工廠

出品飛機牌硫化元

品質高超 價格低廉

廠址：上海徐虹路二十八號

營業所：上海江西路漢彌爾大樓二二四室

電話：一〇七四六

上海維大紡織用品有限公司

專製紡織用各式紗管

- ▲創設廿餘載
- ▲行銷國內外
- ▲品質精良
- ▲美觀耐用

- ▲美觀耐用
- ▲美觀耐用
- ▲美觀耐用
- ▲美觀耐用

營業所 上海江西中路一七〇號二二三一二四室

製造廠 上海虹橋路一九二弄一號

發行所 觀察週刊社

上海法界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總經銷：蘭州鳴遠文化社
蘭州中山路五五七號

北平經售處：國際書店
北平西單堂子胡同已十一號

(徵求各地同業批發或總經售)



本期作者

伍啓元：清華大學教授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高覺敷：前國立師範學院教授
任公：大公報特約員
陳瘦竹：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校理
編劇組主任

從經濟觀點論內戰問題

伍啓元

從經濟觀點談論今日中國的大局，則今日第一件大事莫如努力停止事實上已在進行中的大規模內戰。內戰所以可怕，不只因為內戰本身是一種大的經濟消耗，而且因為內戰是一種加速經濟崩潰，延誤經濟建設，和招致無窮災禍的一種經濟破壞與鬥爭。

今日如有內戰，則內戰的規模與性質必完全與過去的內戰不同。當然，任何方式的國內戰亂（無論你叫它做「內亂」、「內戰」，或「革命」），都有若干相同的地方。首先，它必然是一種經濟消耗，因為它把許多可以從事農工及其他生產的得力人員，從生產的工作轉移到作戰的工作。其次，它必然會阻礙經濟的正常活動，會增加了交通的困難與危險，並給予生產以若干打擊。但目前如有內戰，則對物質的消耗和對經濟的阻礙，其規模都必較過去任何內戰為大。無論在辛亥革命時，或在北洋軍閥內戰時，在國民革命時，或在勤共的時期，雙方動員的兵員不過以「萬」——或最多以「十萬」——為單位。今日如有內戰，則動員的兵員必以「百萬」為單位，其規模之大，可能會超過過去八年的中日戰爭。

內戰所以嚴重，不只因為規模較大，而且因為內戰的性質與過去完全不同。辛亥革命以來歷次的內戰，雖然確曾給予人民以若干痛苦，但它們都只是「軍事戰」而不是「經濟戰」，它們都對財富分配和國民生產的影響不大。過去即使在戰爭「最劇烈」的時候，除了戰區以外，很少人會直接受到影響。今日如有內戰，則情形完全不同：內戰本身將是一種經濟的鬥爭，而內戰所採的戰略將必是軍事與經濟並重。內戰一變成「經濟戰」，則內戰的結果必然是民窮財盡，無論誰勝誰負，必會使中國經濟遭受多年不易恢復元氣的損失。

首先，我們認為內戰本身將是一種「經濟鬥爭」。由辛亥革命到抗戰前共產黨的戰亂，雖然其間也含有若干反封建的成分，但那些內戰主要還是一種以實現政治目的（如反帝制和民族主義等）為中心的戰爭。就是抗戰前的共產黨的武力行動，也是政治的意義多於經濟的意義。八年抗戰和一年「勝利」，情形完全改變了：這些改變使內戰走進一個新的階段，使內戰變成一種反映「經濟鬥爭」的軍事行動，使內戰的經濟意義超過於政治意義。

要充分了解今日內戰的性質，我們必須回溯過去九年間政府的經濟政策與經濟措施。從原則上說，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是國民黨最高經濟指導原則；從事實上說，國民黨極大多數的黨員也希望走上民生主義的路。但不幸因為種種關係，事實上所採取的政策恰好與民生主義所規定的政策完全相反。（我們甚至可以說：事實上實行的政策常常與全國代表大會或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案相背馳。）結果經過了九年的通貨膨脹，物價變動，社會財富重分配，和其他的重大變動，中國經濟變成了一個貧富相距甚遠和尖銳對立的經濟。戰前的中層階級在

通貨膨脹和壓低待遇雙重壓力之下，除了做了既得利益集團附庸的貪官污吏外，差不多全部淪為赤貧。佔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農民，則在兵燹、匪禍、徵糧、出丁、水旱災災等重重壓迫之下，已在饑餓線上作垂危的掙扎。在這極大多數同胞無法生活的時候，通貨膨脹等政策却擴大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力量，增加了既得利益集團的財富，結果在普遍的痛苦上面建築了一個窮奢極侈的富裕階層，道更鮮明地托襯出一般人民的痛苦。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無論有沒有共產黨，那能不發生內部的戰亂？共產黨力量所以膨脹，可以說是受這種經濟政策之賜。

任何人站在中國共產黨的地位，都會利用經濟上貧富對立和政府偏袒富裕階級的弱點，利用極大多數的貧窮的人，起而與政府抗爭。在這種抗爭中，如果政府繼續過去偏袒富裕階級的政策，那復自然地就會變成一種貧富階級的經濟鬥爭。

其次，內戰本身既是一種「經濟鬥爭」，那麼內戰所採的戰略將必不會忽略了經濟方面。如果不幸內戰不能停止，共產黨方面必會在分配和生產等方面努力增強自己的地位，和給予政府以打擊。平心而論，今日在軍事方面政府的力量是遠較共產黨為強大的。共產黨為補救軍事的缺點，事實上在採取如次的經濟措施：（一）利用土地革命的方式，使他們佔有的區域財富分配平均，以加強他們的作戰力量；（二）盡量破壞交通與生產，以削弱政府的經濟力量；和（三）增加政府區域下的分配、生產，及其他方面的經濟矛盾與不安。政府方面，為應付共產黨這種經濟戰略，可能會用封鎖及破壞種種方式，以增加共產黨區域的經濟困難。

如果貨幣制度還是停留於銀本位，則這種經濟戰爭的影響已經十分嚴重。不幸我們的貨幣又是一種紙本位。在紙本位之下，則內戰必增加了軍費支出，從而增加了通貨發行，結果必更加速了已經發展到可怕程度的財富重分配，必使富者更富，貧者更貧，社會必更不安定。

我們不願推測內戰（假如不能停止）在軍事方面的結局，但在經濟方面的結局是很顯然的。內戰的結果，除既得利益集團依照其過去發國難財和復員財的辦法，繼續「發內戰財」外，一切的人都因內戰規模空前的浩大和內戰採取經濟戰的方式而一天比一天貧苦。即使內戰能有終了的一天，也必演變到「民窮財盡」的地步了。

內戰的經濟影響既是這麼嚴重，那麼至少從經濟的立場，內戰實有從速停止的必要。

內戰既然必須設法停止，但怎樣才能避免內戰呢？要避免內戰，我們認為國共兩黨必須在根本態度上有一個認識，即大家必須理解今日的問題不應是一個「你死我活」的問題，而應是一個「你活我也活」的問題。如果大家拚個你死我活，結果即使一方是「死」了，「活」着的一方也必感到極大的困難和痛苦。與其兩敗俱傷，毋寧大家都尊重對方的生存較為得計。從政治和軍事方面來實現「你活我也活」，雖然已經困難重重，但如大家真能使民主政治和整軍（軍隊國家化）方案見諸實行，問題還算簡單。要在經濟方面做到「你活我也活」，則問題便更為複雜了。

在經濟方面正如我們在上文所曾指出，政府與共黨是代表兩種不同的利益：政府直至今日還是以維護或且增進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為主要的經濟政策，而共黨則以維護農工階級利益為其主要政策。如果大家的政策是「你死我活」，則政府是可以繼續維護和增進既得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放任並鼓勵這少數特殊階層去吸取中下階層的血液，或且用武力去壓制中下階層任何反抗，結果使自身與既得利益集團成為革命的對象。在共產黨方面，「你死我活」的政策是貫徹以貧苦農工為基礎的武力革命，利用武力和其他方式逐漸地或急速地企圖推翻現政府，走上蘇聯「十月革命」的路。如果要走「你活我也活」的路，則情形便完全不同：在政府方面，必須百分之百的實行民生主義，不但放棄現行維護既得利益的錯誤政策，並且強制他們負擔從事和平建設的經費和支付實行民生主義的代價。政府應用種種方法，保障並改善中下階層的生活。在共黨方面，「你活我也活」的政策是指放棄武力革命的企圖，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企圖，願在憲政常軌下做一個憲政的黨，並願以推行民生主義為滿足。用較顯淺的話，如果大家是走「你死我活」的路，則一方面有錢的人用武力去維持並增加自己的錢，而沒有錢的人則用武力去爭奪有錢人的錢，用武力去解決究竟是誰死誰活。如果大家是走「你活我也活」的路，則有錢的人把他們的財產拿出一半或大半，仍保留一半或小半，而與所有的人快樂地共存共榮，同時沒有錢的人因為有錢的人已拿出不少，也尊重他們的權益。

我們承認在經濟方面要求既得利益集團讓步，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但還是避免內戰的唯一康莊大道。就我們的觀察，如果在經濟方面不能實行民主主義，則無論政治軍事方面如何妥協，內戰終有爆發的一日。要停止內戰，要根絕內戰，實行民主主義（根本消除內戰的經濟原因）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最近政府常說對解決內戰問題要採取主動。我們希望這種主動的工作能先從經濟方面做起。中國國民黨來自民間，其性質照理絕非一個維護官僚階級的政黨。它大多數的黨員都是中下階層分子，他們都熱烈地希望

實行民主主義，百分之百的實行民主主義。如果國民黨的負責人和政府的官吏能依照全國人民和大多數黨員普遍的願望，立即實行民主主義，強使官僚階級作相當的犧牲，重建中層階級的地位，和（特別重要的）努力提高廣大農民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則大家都肯有飯吃，誰還會從事戰亂革命？否則大多數人或者沒有飯吃，或者無法吃饱，那就誰也沒有方法阻止戰亂的爆發了。

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

潘光旦

中國有句老話，說，童子操刀，其傷實多。這句話恰好形容了三百年來科學進步的一半的結果。刀是一個人所發明的工具，本身無所謂好壞，祇是用途有好壞，用得適當就好，不適當就壞。刀自身不能發揮它的功用，發揮它的功用的是人，而人却有好壞之分，有適當不適當或健全不健全之分。以適當而健全的人來利用一種工具，其功用或結果大概也是適當、健全、而有益的；否則是有害的。童子操刀，指的是後一種可能的功用。

大凡人利用事物，全都得用這眼光來看。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自然的事物如此；人所自造的事物，包括一切比較具體的工具製作與比較抽象的典則制度在內，尤其是如此。說「尤其」，正因為它們是人造的，是人的聰明的產物，如果控制無方，運用失當，以至於貽禍人羣，那責任自然更較嚴重；人的聰明能產生這些，而竟不能適當的控制運用這些，至於尾大不掉，自貽伊戚，也適足以證明那聰明畢竟是有限罷了。

我們也得用這種眼光來看科學。科學也正復是一種人造的工具，一點也不少，一點也不多。它本身也無所謂好壞，好壞繫於人的如何控制運用。一部分人，見到科學昌明以後，人類的一部分獲取了種種利用厚生的好處，於是就讚揚科學，歌頌科學，對科學五體投地，認為是人類的福星。我想除非一部分人中間，有天生就的是一副詩人性格，動不動要發揮他的感傷主義，這是大可以不必的。另一部分人，見到在同時期以內，科學

表現了不少的摧殘敗壞的力量，特別是在歷次的大小戰爭裏，於是就批評它，詛咒它，認為人類起早不寤因它而歸於寂滅，而自原子能的發明以後，這末日可能來臨得很早；我認為這也是一種感傷主義的表示，大可以不必的。

我們要認清楚，一切問題的癥結在人，關鍵在人。童子操刀，問題絕對的不在「刀」，而在「童子操」。人運用科學，問題也決不在科學，而在人的運用與運用的人。我們要問這運用科學的人是不是真能善於運用，真有運用的資格。換一種問法，就是他配不配運用。所謂善，所謂有資格，所謂配，指的是兩層相連的意思：一是在他在運用之際，能隨在參考到入羣的福利，始終以人羣福利為依歸；二是他，運用者自己，必須是一個身心比較健全的人，至少要健全到一個程度，足以教他實行這種參考，篤守這個依歸。這兩層意思，第一層指人的運用，重在運用；第二層指運用的人，重在人。

我指出這兩層意思的分別來，因為「人」與「運用」之間，比較基本的終究是人，人而健全，運用是沒有不得當的，反過來就很難想像了。而近年以來，中外論者鑒於科學對人羣的利害參半，對於有害的一半總說是「運用失當」，難得有人更進而提出如下的一類問題：失當的原因究竟何在？此種失當是偶然的呢？是一時計慮的錯誤而可以避免的呢？還是有些

繩本的因素教它不得不發生而隨時可以發生的呢？這基本的因素裏可能不能包括人自己？可能不可能人本身就不適當，因而他對於科學的運用也就無法適當？好比騎馬，馬是工具，人是馬的駕駛者，騎馬之人雖未嘗不聰明靈活，未嘗不略知駕駛之術，但也許年事太輕，或適逢酒後病後，神智不夠清楚，終於把馬趕進了一個絕境，造成了斷頭折足的慘劇。這又回到童子操刀的比喻了。然則問題還不在一個操字，而在童子本身。

童子操刀，最淺見而感情用事人的真備着刀。其次也祇是在操字上做功夫，總說操不得法，誠能操之得法，問題就解決了。一九三一年二月，愛恩斯坦在加利福尼亞州工科學院對學生作公開演講，說：『光輝燦爛的應用科學既節省了工作的時間，減輕了生活的負擔，而對於人類幸福的促進，又何以如是其少呢？我們簡單的答覆是：我們還沒有學到致用之道，一些明白事理的致用之道。要你們的工作得以增加人類的福佑，祇是瞭解應用科學是不够的。你們得同時關切到人。人的自身與人的命運必須始終成爲一切技工的努力的主要興趣。在你們繪製圖表與計算公式的時候，隨時不要忘記這一點。』這一番話是不錯的。從愛氏的嘴裏說出來，自然更有分量；但是不够，單單就「操」字上找答覆，而不就童子身上找答覆，所以不够。愛氏在這話裏，也似乎只見到「人的運用」，而沒有見到「運用的人」。要見到了運用的人，問題才搔到了癢處。

三百年來，物的研究認識，物的控制運用，誠然是到了家，到最近原子的發見與原子彈的試用成功，此種認識與控制更是將近登峯造極。但人自己如何？人認識自己麼？人更進而控制自己麼？我們的答覆是，人既不認識自己，更不知所以控制自己。人自己也是一種物體，這物體是一個機械體也罷，是一個有機體也罷，它總是一個極複雜的力的系統。我們對於這力的系統，根據物有本末事有先後之理，我們原應先有一番清切的瞭解，先作一番有效的控制。但三百年來，科學儘管發達，技術儘管昌明，却並沒發達昌明到人的身上來，即雖或偶然涉獵及之，不是迂闊不切，便是破碎支離。結果是，我們親見了宇宙的底蘊，却認不得自己；我們親見了原子中間的力量，却控制不了自己的七情六慾；我們誇着大口說「征服了自然」，却管理不了自己的行爲，把握不住自己的命運。這正合着好像

是耶穌講的一句話，我們吞併了全世界，却是拋棄了自己的靈魂。比起這句話來，上文童子操刀、醉漢騎馬一類的話，還算是輕描淡寫的。

人至今沒有適當的與充分的成爲科學研究的對象，是很顯明的。人屬於一個三不管的地帶：

第一、人雖然也是一種生物，並且是一種動物，但生物學與動物學不管，至少是不大管，或雖管而其管法和一棵樹、一個蟲、一隻青蛙的管法沒有分別，即雖管而於人之所以爲人不能有所發明。

第二、人類學與社會學，以至於其它各種社會科學都算是以人做對象的科學了；但說來可憐，這對象是有名無實的。這些學問祇是在人身外圍兜着圈子，像走馬燈中走馬之於蠟燭一般。體質人類學是最接近的，但它的注意範圍很有限，除了活人的那一個皮囊，叫做形態的，和死人的那一副架子，叫做骨骼的，以及這兩件事物在各種族中間的比較而外，也就說不上多少了，試問我們認識了這個皮囊和掛皮囊的架子，我們就算認識了人麼？所謂文化人類學，名爲研究文化的人，實際是研究了人的文化，名爲是研究產生者，實際是研究了產物，至多也祇是牽涉到一些產生者和產物的關係，以及產物對於產生者的一些反響；至於產生者本身究屬是甚麼一回事，我們的認識並沒有因文化人類學者的努力而增加多少。社會學是人倫關係之學，似乎所重在關係的研究，而不在此種關係所從建立的人。社會學的對象是人倫之際，要緊的是那一個際字，好比哲學的一部分的對象是天人之際一般，所以在不大能運用抽象的腦筋的學子往往不免摸一個空。所摸的既然是一個空，不用說具體的人是摸不着的了。經濟學原應該一面研究物力，一面研究人欲，然後進而研究物力與人欲的內外配合，兩相調適；但截至目前爲止，無論是正統派的經濟學，或唯物論的經濟學，似乎始終全神灌注在人身以外的物力的生產與支配之上，而於人欲的應如何調適裁節，完全置之不問。物力有限，而人欲無窮，以有限應無窮，前途必有坐困的一日，即行將來臨的原子能時代恐也不成例外；而不幸的是，問題中那無窮的一半恰好就是經濟學所「無視」的一半。政治學與法學都是所謂管理業人的學術，而它們所講求的管理方法都是甲如何管理乙，張三如何管理李四，而不是甲與乙，張三與李四如何各自管理自己，或於管理別人之前，先知所以管理自己。總之，各門社會科學犯着一箇

通病，就是忘本逐末，舍近求遠，趨虛避實，放棄了核心而專務外圍。所謂本、近、實，與核心，指的當然是人物之際的人、和人我之際的每一個人的自己而言。這便是三不管中的第二不管。

第三，人體生理學、心理學、醫學、一類的科學在人的研究上我們承認是進了一步。它們進入了人身。上文所說的那種通病它們並沒有犯，我們不能說它們『迂闊不切』。它們犯的是另一種通病，就是上面也提到過的『支離破碎』。分析的方法原是三百年來一切研究具體事物的科學的『不二法門』。名爲分析與綜合並行，實際所做的幾乎全部是分析工作。但分析就是割裂，割裂的結果是支離破碎，這在人以外的物經得起，人自己却經不起，死人經得起，活人却經不起。無論經得起經不起，支離破碎的研究，零星片段的認識，等於未研究，不認識；因爲人是圓體的，整個的，並且是個別的圓體的或整個的，而零星片段的拼湊總和並不等於整個。總之，截至最近幾年爲止，即在這些直接應付人的科學裏，人也未嘗不落空。我說截止至最近幾年，因爲一部分生理學家，法理學家，特別是精神病種學家，年來已經充分看到這一點，認爲有機體是不容分解的，人格是不容割裂的，而正在改換他們的研究方法中；但時間既短，成就自然有限。

總上三不管的議論，可知人類自己對於人之所以爲人，每一個人自己對於我之所以爲我，至今依然在一個『無知』與『不學』的狀態中。『不學』的下文是『無術』，就是，既不認識自己，便無從控制與管理自己。人不能管制自身，而但知管制物，其爲管制必然是一種胡亂的管制；人對於自身系統中的力，不知善用，對於其意志、理智、情緒、興趣、欲望、不知如何調度裁節，而但知支配運用身外的種種物質系統中的力，其爲運用必然是一種濫用。濫用的結果是『傷人實多』，而這個『人』字最後不免包括濫用者自己。這在上文已經預先籠統說過，但至此我們更可以說得明細一些。

人對自身的認識與控制是一種尙待展開的努力。此種努力分兩層。一是就整個屬類言之的。人也是物類的一種，但究屬與一般的物類不同，他有他的很顯著的特殊性，惟其特殊，所以研究的方法與管制的技術勢必和其它的物類不能一樣。上文圖圓或整個之論便是屬於研究一方面的。至於控制，即以此人控制彼人而言，我們就不適用所謂『集中』、『清算』或『

液體化』一類的方式，這些都是把適用於一般物質的概念與方式強制的適用到人，此其爲適用也顯然的是一種不認識人的濫用。不過更重要的是第二層。人是比較唯一有個性而能自作主張的動物；也正唯如此，我們才產生了關係複雜的社會與制作豐富的文化。每一個人是一個有機體，每一個人是圓體的，而其所以爲有機體，所以成爲圓體，每一個人又和每一個別的人不一樣。這樣，研究與控制的方式便又須另換一途；即事實上必須每一個人各自研究自己，方才清楚，各自控制自己，方才有效，別人根本無法越俎代謀；別人有理由越俎代謀的，在任何人口之中，只是絕少數的智能不足和精神有病的人。

所以真正的人的學術包括每一個人的自我認識與自我控制，舍此一切是迂闊不切的，支離破碎的，或是由別人越俎代謀而自外強制的。前人的經驗，無論中外，其實早就看到這一層道理，所謂『自知者明，自勝者強』的即是。不過看到是一事，做到又是一事，以前雖也有大致做到的賢哲，但總屬少數，今後人的學術的任務，我以爲就在更清楚的闡明此種看法，更切實更精細的講求它的做法，而此種學術上的任務也就是教育的最基本的任務。目前的學術與教育是已經把人忘記得一乾二淨的。學不爲己而爲別人，是錯誤，學不爲人而爲物，是錯誤之尤，目前該是糾正這大錯的時機了。

有了明能自知與自勝的個人，我們才有希望造成一個真正的社會。健全的社會意識由此產生，適當的團體控制由此樹立；否則一切是虛假的，是似是而非的，意識的產生必然的是由於宣傳，而不由於教育，由於暗示力的被人濫用，而不由於智、情、意的自我啓發；而控制機構的樹立也必然是一種利用權力而自外強制的東西。這又說着當代文明人類的一大危機了。一般人不能各自控制自己，有欲望而不知善自裁節，有恐怖而不知善自鎮攝，有憂慮而不知善自排遣，有疑難而不知善自解決，於是有野心家出，就其應裁節處加以救濟的滿足，應鎮攝與排遣處，一面加以實際的煽揚恫嚇而一面加以空虛的慰諭護持；野心家更一面利用宣傳的暗示，一面依憑暴力的扶持，於是一國之人就俯首帖耳的入了他的掌握，成爲被控制者，成爲奴隸；其間絕少數稍稍能自立的，即自作控制的，亦必終於因暴力的維持而遭受禁錮、驅逐，以至於屠殺。獨裁政治和極國政治

不就是這樣產生的麼。希特勒墨索里尼一類的天罡星不就是這樣應運而下凡的麼？

甚麼是野心家？從本文的立場看，野心家就是最不能控制自己而不幸的又有一些聰明才幹足以助紂為虐的人。野心的野即應作如是解釋，自己不能控制以至別人也不容易控制他，就是野。希特勒有種種欲望，其中最大的是愛權柄的欲望。他自己不知所以運用意志的力量來控制這欲望，反而無窮盡的施展出來，一任這欲望成為控制他人的力量，控制得愈多，他的權柄便見得愈大，控制了德國不夠，更進而控制東歐，全歐，以至於全世界。有一個笑話不是說希特勒拜訪上帝，上帝不敢起來送行，深怕他一站起來，離開寶座，希特勒就要不客氣的取而代之麼？這真十足描寫了野心家愛權若狂而不知裁節的心理。不過從控制德國以至於全世界，但憑欲望是不够的，他必須運用物力，必須駕馭科學，規模之大，又必須和他的欲望相配合，於是他就從人的控制進入了物的控制，從人力的濫用進入了物力的濫用，而就當時德國與其鄰邦的形勢而論，因為大部分直接運用物力的人，例如科學家之類，向來沒有講求過自我控制，自作主張，也就服帖帖的由他擺布，受他驅策，至於肝腦塗地而不悟。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部分所由演成的因緣不就是這樣的麼？

· 察 觀 ·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文明人類一大部分的禍患，我們可以武斷的說，是由於人自己釀成的，而其所由釀成的最大原因，是自我控制的不講求與缺乏。這種局勢是自古已然，於今為烈；而今日所以加烈的緣故，則坐一面人自控制的力量既沒有增加，甚或續有減削，而人對於物力的控制的力量，則因科學的發達而突飛猛進。兩種力量之間，發生了一個不可以道里計的距離。社會學家稱此種不能協力進行的現象為「拖宕」，拖宕一名詞是何等的輕淡，而其所釀成的殃禍却真是再嚴重沒有。不過這種嚴重的程度，一直要到第二次大戰將近結果，原子彈發明以後，才進入一部分人的深省。原子分裂所發生的力量是非同小可的，以視蒸氣的力量，電流的力量，不知要大出若干倍數。惟其大，所以更難於駕馭控制。大抵為了破壞的目的，在制敵人的死命的心情之下，此種控制比較容易，所以原子彈是成功了。但為了建設與人類福利的目的，控制的功夫似乎要困難得多了。

。淺見者流不斷的以進入原子能新時代相誇耀，把原子能可能產生的種種福利，數說得天花亂墜。不過沉著的科學家却不如是其樂觀，即如英國軍事委員會的科學顧問艾里斯教授說，我們可能用原子能來駕馭海洋上的巨輪，但為了保護乘客與船員，所必需一種防範機構一定是笨重得不可想像，甚或根本不可能有此種機構。又如生物學家赫芬黎說，原子分裂所發生的種種高度放射作用對於人的健康與道德是極度的有害的。這又引起控制與防範的問題了。再如英國奧立芬脫教授指出製造原子能的廠房一帶所遺留的灰渣會發出種種致命的電子性的「毒氣」，而毒氣所波及的地帶，根本無法防衛，長期的成為無人煙與不毛之地。

也就是這一類的科學家如今正進一步的呼籲着物力的控制，覺得前途控制一有疏虞，文明人類便要瀕於絕境。不錯的，這是一個臨崖勒馬的時候了。不過我們在上文已經指出，問題的癥結不在馬，也不在那勒的動作，而在那作勒的動作的人，如果人本身有問題，臨時不是不想勒，就是根本不會勒，總之，他對自己既作不得去，名義上對物作主，實際上等於被物作了主去，就是一發而不可收拾。據說，當初英、美、加等國的科學家在新墨西哥試驗場上，等待第一顆原子彈爆發的時候，大家就手摀一把汗，深怕它引起所謂連鎖的反應，一發而無所底止；後來幸而沒有。可見即在講嚴的科學家手裏，物力的控制也不是一件有把握的事，一旦如果掉進希特勒一類的人的手裏，殃禍所及，那真是不可想像了。

總之，我們不得不認定人的控制是一切控制的起點，是一切控制的先決條件。人而不知善自控制，在他應付物力的時候，別人想諄諄的勸勉他作妥善的運用，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也認為解決問題的基本途徑不在政治、經濟、社會的種種安排，有如近頃許多作家所論，而在教育。童子操刀以前，必須先受一番「明」「強」的教育。

英美未來可能的戰略聯防線

張印堂

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英美兩國均抱和平政策，不作侵略他國領土主權的企圖，對於防禦工事，未曾積極，更未注意到聯防的必要，所有自衛的設備，都是消極的，個別的，所以大戰爆發，遇到敵人的偷擊和有計劃的進攻，便傾陷於極不利的地位；幸而雙方物資雄厚，終能致勝。經此艱苦的奮鬥，一方面發現了舊有個別防禦的弱點，一方面空戰與原子彈的威脅，及戰後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潮，使英美兩國對於未來的戰略，不能不重新考慮，有所革新，並認為有聯防的必要。關於英美兩國舊有個別防禦形勢的弱點何在，此次大戰對之有何影響，未來的戰略應如何革新，及今後如果聯防，陣線應如何佈置，據點怎樣選擇等，以事關軍事機密，無從探悉。惟就一般軍略地理形勢的演變，和英美兩國所透露的動向，略作推測，聊供思索。

二次大戰前，英美的軍事目標，雖均着重於太平洋與東亞，對日本具有戒心，惟所處的軍略地位，極為不利。自巴黎和會允許日本代管舊德領太平洋赤道以北諸島，華府會議美國又允日本於東經一八〇度以西之領地，關島與非島，不建軍港，及英國允日於新加坡以東之香港亦不設防以來，美國在太平洋上之海防重心珍珠港，以無外國，一變而為突出海上的前哨，失却其為基地的重要性，致遭敵人的暗擊，損失慘重。且距美國陸上後方基地，如普遜森與聖地亞哥及南北太平洋上的荷爾與土士伊拉二港，其遠均在兩千哩以上，供應困難，根據作戰却匪易事；在近東亞之西太平洋與日本鬥爭，尤為不利，至於英國在二次大戰以前，在西南太平洋上，平時雖不失為一主人翁，但在戰時的軍事根據地，祇有新加坡一處而已。且自英東來，經直布羅陀、馬爾他、薩浦路斯、克里特、蘇彝士、亞典、孟買、錫蘭、新加坡，以至香港，雖有所謂英帝國生命線之稱，防禦尙稱

鞏固，但沿線易受歐亞大陸陸上之威脅，隨時隨地均有被人切斷之虞，於東亞更無保障。加以西南太平洋一隅，島嶼繁多，綿亘於亞澳兩洲之間，隸屬政權不一，又無健全防範之計劃，且又毗鄰日本過去代管之諸島，尤易受其威脅。本來英之新加坡與香港及荷印之泗水與美領之菲島，四處聯合，可建一小型之四邊形防禦線，以固英美荷在東亞的地位。惜三國未能及早利用此險要的形勢，作適時之準備，大戰即告爆發。迨日本勢力深入南洋，先佔英之斯巴達萊，繼據越南之金蘭灣，斷此四據點之聯繫，陷香港與馬尼刺於孤立，致兩地迅速淪陷。南洋海權既為日本所握，荷印，馬來與緬甸之先後被佔，勢所難免，更危及澳洲，印度與雲南。戰爭失利與各地淪陷的原因，概以英國防禦形勢之為一直線形，缺乏外圍據點，而防禦工事又過於集中星洲一地，故星洲遭受敵人拚背痛擊之苦，使東南亞全部大有防不勝防之概。嗣後幸英美於中太平洋北自荷蘭港，中經珍珠港過土士伊拉南迄澳洲北部之達爾溫港，形成一大縱的聯防線，收日海軍於珊瑚海，阻止敵人前進，軍略稍勢，始得挽回，美澳交通方得維持，反攻基地澳洲大陸穩定後，盟方始得轉危為安，由敗而勝。其功之在英美太平洋上之迅速聯防，自不待言。

此次大戰，盟方在東亞戰場之贏得勝利，殊為不易。欲謀世界未來之安全，英美聯防實為必要。對英美之聯防計劃，美國參謀總長艾森豪威爾雖曾略曾停止進行，但以國際風雲大勢所迫，名雖個別計劃，實則合作設施，如美加之聯防，及美國與英澳西南太平洋防務之商洽等，皆為聯防之事實，無容諱言。二次大戰對英美未來聯防佈署之影響，莫過於防禦觀念之改革。現代化之海空戰，已使過去無人注意的北冰洋，成為北半球新舊大陸國際鬥爭必經的要衝。美加兩國之間，向為世界國際間惟一無防地

帶，而現在亦加緊設防了。過去被視為英帝國生命線之地中海，紅海與北印度洋一帶，因過於臨近大陸，易受威脅，已成了未來戰爭中的一帶陷阱，失却其往昔的重要性。以二次大戰的攻擊測驗，已充分證明近東、中東以及遠東之印度可遭受歐亞任何部份之襲擊。原子彈可以破壞蘇彝士運河，使之變成沼澤，杜塞東西之海上交通，使之不復為英國作戰之基地與通至東方之大動脈。沿線直布羅陀，馬爾他等地之防禦工事，過去曾視為維持英帝國不可擊破之堡壘，而於此次大戰中，雖亦曾勝過了強烈炮火的襲擊，為牢不可破之據點，但將來於空戰原子彈之威感下，勢難兩保，只能用作新防線與新基地之外圍前哨而已。往昔英之本部向視作捍衛英帝國之最後基地，今已不然。以土地狹小，與接近強鄰，於航空原子彈戰爭下，已成爲最易攻陷之目標，故未來英帝國之國際工業，勢須分散於英帝國之他處，建成分散式之防禦體制，乃爲英帝國革新戰略之首要原則。故英帝國之自治領，尤其距歷代戰源歐亞大陸遠的南非聯邦與澳新自治領，形將成爲英帝國新戰略之後方基地，而英之本部與加拿大，則將變成前方作戰的根據地，已甚明顯。

英國變更戰略防線的原因，除空戰原子彈威脅之外，民族自治運動亦有影響。值此民主高潮之下，任何民族，均不願爲外人所長期治理，誠以一個第一等之殖民地政府，尚不如一個第二等之自治政府爲受歡迎也。以是之故，浩英帝國富有生命線受治之諸異邦民族，如中東之阿刺伯人與遠東之印緬馬來人等，必將逐漸脫離英國政治上之關係，達其獨立自治之目的。英國深鑑此一民族運動之不可遏止，已決定准予獨立自治之機會，如近已決定許印緬組織自治政府，並擬將英兵撤離埃及等，皆爲英帝國政策及未來防禦戰略改觀之證明。

美國一向視同世外之桃源，但二次的大戰，已使其於未來的戰爭中，深感不安；戰外樂鄉的地位，已成過去，遑遑之不安，促成了美加的聯防，使之注視了北冰洋的地位。關於美國未來的太平洋防務，亦加強了很多，並引起許多的變更。二次的大戰，既加重了美國維持世界安全的責任，美國亦祇好負起領導的地位，謀求聯合國集體的治安，因此美國已由其以普遜森、聖地亞哥、荷蘭與珍珠四港所形成之退守的四邊形防線，進而恢復其以荷蘭、珍珠、士士伊拉與關島所構成之進取的四邊形防線了。且深

感若不擁有前日代管之馬紹爾羣島的札魯特，加羅林之吐魯克與馬利安之塞班及帛琉雅浦等據點之掩護，大四邊形之防禦，仍無保障，而美國與菲島及東亞之海空交通，亦難安全。美國爲了確保珍珠港爲太平洋上之真正中流砥柱的地位，必須有周備的外圍據點與前哨及通後方基地之便利交通與安全的驛站，始能爲功。所以美國向英提出管制珍珠港東南的耶羅與其西南的康頓及福納福第三島之要求。按耶羅在英屬芬甯之東南，爲美領珍珠港之衛星。康頓爲鳳凰羣島之一，爲美國與新西蘭間之重要航空站，福納福在英屬厄里斯羣島之東南部，爲美澳間之重要驛站。此外更向澳洲提出管制其代管之俾斯麥羣島的瑪納斯，以四處設防爲完成美國未來太平洋防禦計劃所必備。蓋耶羅、康頓、福納福之與珍珠港，其重要也正與中途、威克、關島等島相同。而瑪納斯形勢之險，地位之要，美國認爲係太平洋全部防務三大主要據點之一，其重要與珍珠港和塞班兩港等。三個據點形成一大三角形之新防禦區。職是之故，美國爲了控制整個太平洋的海空權，以維世界的安全，對以上四處之設防，實爲必要，而欲達此目的，與英澳聯防，乃所必須。

根據新戰略的觀點，美英已各有其新的計劃。但雙方未來的戰略佈置，蛛絲馬跡，形勢連絡，構成一大聯防的新世界防禦網。在此新的世界戰略網中，對向敵人，究屬何國，國際風雲，變化萬千，實難預測。惟假想的戰端，無疑的仍將發生於北半球。是以戰線的佈置，據點的選擇與基地的準備，已露雛形。略而言之，美國將爲前方之基地，英，加爲前方之據點，英之南非聯邦與澳新自治領，將爲後方之基地。準此看去，美加陸上之聯防，旨在防止北冰洋空軍的來襲，阿留森之荷蘭、阿圖二港，爲前線之左翼，以作北太平洋屏障。而北大西洋之英美航線，如格拉斯哥、魁北克、或利物浦、紐芬蘭、或南韓普頓、百爾母他、紐約等線，均將成爲前方的門爭線；而冰島與格陵蘭，尤爲必爭之地，因爲愈近北極，歐亞大陸與美洲間之航線亦愈近故。是以英國本部將成爲美英聯防對向歐陸之前哨，由此可與英之舊有生命線連接，以作防禦歐亞大陸之前線，經錫蘭至新加坡後，東南轉以接美與英澳計設之南太平洋聯防線。自新西蘭之奧克蘭東北上，經英屬斐吉之蘇瓦，與美領薩姆阿之士士伊拉，及鳳凰羣島之康頓以至夏威夷珍珠港，成一大斜繞地球之防圈。由新西蘭威靈頓東行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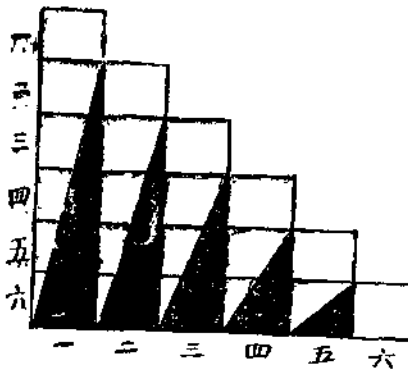
恩角，更可與英帝國南大西洋之南非聯邦通。此為英帝國新戰略中溝通南非聯邦與澳新自治領兩大後方基地，最安全之供應線。按威靈頓與合恩角之航程，為四六一四哩，為美英聯邦兩據點間距離最長者，但對每小時飛行七百餘哩之長距飛機，仍可暢通無阻。於此南北前後方斜繞地球防禦聯環之中部，美英更有一圈繞地球之一熱帶防禦線。此一熱帶防禦圈之據點，在大西洋者以珍珠港為主，西之吐魯克，塞班與關島及東之巴拿馬為遠絡據點。在大西洋者，要以西印之巴巴突與西非之巴特斯將為根據，由此東行經尼日利亞與恰尼亞，跨過非洲，越印度洋之錫蘭島至新加坡以接馬尼刺與關島。此一熱帶防禦圈，以距北半球之新舊大陸遙遠，比較安全，將為美英未來世界戰略之主要防禦線。此線與在南半球計設之南非聯邦與澳新自治領兩大基地，間有若干南北向之供應線，在太平洋上要有者有五：計達爾濱馬尼刺線，達爾濱——雅浦——關島——塞班線，東澳約克半島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張東蓀

二 中國歷史上的十個時期

我以為中國史向來分着十期，好像一個長的竹竿一樣，有許多的竹節，是一條直線下去的，恐怕這很容易導人於誤會；分期當然是有的，但前一期必有其殘留在後一期中。所以其情形頗有好像左面的圖的樣子：圖中一二三四五表示五個時期（姑假定為五）。用黑色塗去的部分表示那個已經消去不有殘留勢力的。照這個圖樣來看，可見第一時期有其殘留一直到第五時期。第二時期亦然。所以用直線表示五個時期的相綿延，不如用橫線來表示五個時期的相並列。在這個橫線所表示的之上，便可見愈是時期較後，那個時期便愈是內容複雜。第五個時期中有一、二、三、四、共四個時期的殘留包含在內。以上是抽象而言。現在請即說到中國史上就事實而分的時期或段落。向例是以帝王的「易姓」為標準，於是有所謂斷代史。



朝代之劃分以君主的易姓為界

這個辦法其實只能表示一方面，即一個政

權由革命而轉移。而對於文化全體的变化有時反未必能表現出來。新的史家已多不贊成這個辦法了。我對於歷史不是專門，現在僅就管見所及，願另立一個分期法，就是以文化全體大流上之大變化為關節。至於那些潛移默化的小變化，何時度有，當然不必細分了。照這樣說，周朝之封建式的統一在文化全體上確能起一個大變化，所以不能不算為一個關節。於是在周朝以前的，我們都可名之曰封建以前的文化時代。這個乃是中國歷史的

——拉布爾——瑪納斯——吐魯克線，奧克蘭——蘇瓦——福納福第一——扎魯特線，更自福納福第一東北上經康頓至珍珠港線，於大西洋上，自巴巴突南下經台重尼達至南佐治亞，或自巴特斯特經亞森森，至推斯坦得孔達，均可與達維南溫帶海上之合恩開普頓線銜接，在印度洋上自錫蘭島之可倫坡港，東南至澳洲之伯斯與西南至南非之開普頓，與之成一大三角形，均在飛機航程之內。

綜上觀之，美英未來可能之聯防戰略，防衛大西洋印度兩洋之責任，將仍以英帝國為主，而太平洋北冰兩洋則由美國担任之。於未來的鬥爭中，英國本部與加拿大均將成為前哨據點，而英帝國之南非聯邦與澳新自治領，則將成為美英後方的基地；形勢天成，難以諱言。關於世界未來之命運，只要美英真誠合作負起領導警衛世界的重責，善自戒備，國際的秩序，保無虞，而人類的安全亦將繫之於此。

第一時期。在這個第一時期中文化是其變樣子呢？這一時期的文化雖不是完全無考，然却很難得到信史。孔子尚且說，文獻不足徵；我們去孔子已遠，安能更得可靠的材料！傳說雖有多種，然大抵去古愈遠，其不可靠性即愈大。司馬遷亦言，其文不雅馴，鴻御先生難言之。不外乎以這些傳說不免有些異怪。所以我們不必十分強為之解。近人好用殷墟卜辭以窺見殷文化，這亦大有問題。以下辭上所現至多是殷文化一端，若謂瓊豹之一斑即見全豹，這是何等危險！因此我以為反不如藉助於人類學而多用一些想像力。司馬遷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或則就和我此意相同。大概初民社會的情形是這樣的：當一個一個部落各不相援的時候，必是如老子莊子所說的那樣，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這後來有一個部落強大起來了，向外發展，兼併了其他部落。那時節的文化便與以前的文化會有很大的不同。被兼併的部落的人們往往會被放逐到更遼更荒的地方去。同時這個得勝的部落其首長的權力亦因此而增大。得勝的部落的人們把所有新佔領的土地得分配一下。於是有所謂農民。這農民乃是得勝的部落的兵士之化身。有些缺乏想像力的學者以為農民是被兼併的部落的人們所改充，這或許反而失當。要知古代部落都是一個大家族，即所謂氏族制是也。一個氏族其人數甚眾。其社會中的勞力階層不限於是異姓的人。直到現在還有許多地方是一個村莊數十百家全是同姓的。所以農民並非是農奴。奴隸的發生和農民的成立乃是兩件事。孟子說，「勞心，或勞力」，這個在一個氏族中是自然的分工，並不是勞力者由於被征服。不過當一個氏族兼併他部落時，本族中勞力的人可以變為不勞力了。總之，在氏族中農民和兵士沒有太大的分別。要知農民與兵士之分亦都是後起的。因為「社會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在當時還沒有十分顯著起來。並且須知在這樣未分化的社會之中，即治者與被治者之分，亦不如後世那樣厲害。治者並不會有十二分的尊嚴與高貴，亦不是神聖不可侵犯。須知每一部落當然有首長，其首長的權力變為強大乃完全是由於向外發展的兼併。兼併的版圖愈大，遂成為封建。於是首長乃一變為高貴的帝王了。當其在本部落時並不如此，只是一個家長而已，或稱之為族長。族長對於一族有指揮權，乃仍只是由於實際上年高有德，並不具有法律的根據。最初的首長亦只是由於年高有德而已。中國歷史上這一階很為顯明。

大部分是由於有所發明。發明就是其人之德。例如包犧氏是發明牧畜及文字的；祝融氏與炎帝是發明火的；有巢氏是發明巢居的；軒轅氏是發明器具的；神農氏是發明農事用具及辨別植物性質的；后稷是發明耕田的。其中最顯明的是大禹的治水。所以可以說中國歷史上所有古代帝王在實際上都是發明家。乃是以其功德而被奉為首長。並且因為是一族的緣故，大家情感相通，所以凡大事必咨。雖不必有一個固定的諮詢制度，但首長却決不是獨斷的。有德始有位，這正合儒家的主張，而儒家如此主張亦正由於此種事實。第二個時期，就是封建成立的時期，當然是西周為始，雖以前未嘗不具有雛形，不過使吳部落為之臣服與同化，這不能算作封建。而必須以本族的人去作封主方可。嚴格言之，封建制度之真正成立不得不以周為始。最可笑的是自命為新派史家的人只把西周認為是奴隸制時代。殊不知奴隸本是早有的，決不是以作為周朝制度之唯一的特徵。而奴隸的繁多正是由於封建的封主之權力加大與地位增高。單提奴隸不免於倒因為果。尤不妥者是好像把封建之成立移後到秦漢，這更是反乎常識。這種信口開河的怪論竟不見有人起而糾正，使我不能不為新派史學前途抱悲觀了。總之，抱定了一個呆板的公式而想尋覓事實以填入之，這種倒置適度的辦法不僅表示做學問的生存活潑，太有成見，並且是自己先為公式所拘，使自已的精神不能昂揚自主。從唯物史觀來解釋歷史可以說史學上的一個大發見，但必須善用之與活用之。像這樣以周為奴隸制而非封建制的一流怪論恐怕是徒為唯物史觀增一污點而已。第三個時期是封建解組的時代。就是春秋與戰國。第四個時期是統一成立時代。這個時期中君主之絕對大權亦同時成立，這就是君主專制的制度。這却以秦始皇置郡縣為開始。但秦的統一之基礎並未穩固。所以陳涉吳廣以及漢高祖等起兵，都得奉一個被廢的封建故主。這便是封建的勢力仍潛留於統一以後而得乘機復起。漢朝成功以後，蕭何等人先首採用秦制，於是統一與封建得到一個折衷與調和。漢朝所以能維持一個比較長期的時間，就是由於採取這樣的中間道路。在這個時期中有一點是可注意的，就是王莽之託古改制。王莽的改制在事實上足應乎當時實際的需要。乃是因為太平日久人口增多，同時經濟方面土地私有發生破綻，以致強要得田甚多，而貧民無立權之地。可惜他的改制推行太猛，對於反動勢力沒有充分準備，於是遂變為後漢。其實後漢雖是

一反王莽所爲，然仍酌採其中若干點。顯然又是一個調和與折衷。例如禁止販賣爲奴，後漢就是沿用王莽的制度。第五個時期是一個大破壞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自以五胡亂華的南北朝爲中心，但三國魏晉却是其序幕。這個時期中政治上是接二連三的篡奪；經濟上是恢復到實物交換時代；土地是因爲人口頓減與遷移，遂有重行分配之事。雖有文學，那只是無可奈何，遂託之於呻吟而已，在文化上仍不失爲黑暗時代。但這個時期中並不是沒有異彩，印度佛教思想的盛行，就可算是其特色了。佛教之所以盛行却有其社會的背景。帝王顧實等建立寺院，是爲了福田，用以抵消其罪孽。而學者文人之投入禪門却是爲了避世。總之，不外乎以超世的辦法來抵消現世的苦痛。可見在那時現世的苦痛是真深了。第六個時期是重返了統一的時代。但自漢朝把郡縣制與封建制並行以後，始終是處於折衷與兼容的地位，所以隋唐的統一更不是固定的。唐朝之盛頌到後來便成爲五代。五代雖延長五十餘年却只是藩鎮之嚴幕而已。在這個時期中對於佛教却漸起了反動，直到北宋遂形成所謂理學。第七個時期是外族在中國本土猖獗的時代。外族的侵入當然不自這個時期始。南北朝的北朝全是胡人。但其前却亦還有外族侵入的事。中國自有史以來本來是夷夏混雜的，倘使外族對於中國不甚壓迫，則中國人便自己不成種族一體之自覺，同時亦不把

從對比到統一

高覺敷

三十年前北平醫專有一位日本教授，邀請萬性園收門票的兩位關東大漢合攝一影。教授居中，大漢立在兩旁。矮子愈顯其矮，大漢愈顯其高。這種現象叫做對比，見於視覺的知覺，也見於他種經驗。譬如在家千日，不覺得有什麼舒服。一旦出門，在「未晚先投宿，鷓鴣早看天」的客棧內住了幾夜，吃了幾天糙米硬飯，回到家內，食住不加苦，可要覺得「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日

外族視爲非我故類其心必異。所以夷夏之辨是在這一個時期中始漸顯著的，其原因是一方面由於金人遼人元人太虐待中國人了，他方面則由於理學之提倡氣節。不過這樣的夷夏之辨依然只限於讀書人階級，即在讀書人中亦不是普遍的。第八個時期是明朝。第九個時期是滿清。其實從外族入主來講，明朝只可算是一個反動。滿清的人關在歷史的意義上却和金、遼、元，是一貫的。都是因爲漢族太不識於武事，太文弱了，致爲野蠻民族所乘。明朝宋元璋根本就沒有種族觀念，先剿平陳友諒等本國人，然後始取元朝而代之。所以這一朝的功績在歷史上並無甚麼可言的。第十個時期是西方帝國主義勢力侵入的時期。始以鴉片煙戰爭爲始，其實以前已早有外國商船強硬進來了。中國人以前名此爲「商戰」；而中國遂從此爲商戰之戰敗者。帝國主義者以開闢殖民地的方式來到中國，中國於是便變爲「半殖民地」了。這個情形就在目前，讀者自易知之，似無待多述。在此十個時期以外，我以爲從本年（一九四五）或明年起，因爲世界文化將入於一個新段落，恐怕中國亦會踏入了第十一個時期。關於這個時期的敘述即將所謂中國之將來，容於本文後半段詳之。（下期刊第三節：中國歷史上

難了。諸位不知道北碚在抗戰期內爲避難的樂土嗎？但當勝利來臨之後，故鄉的景物更加可愛，於是大家要立即和北碚再見了。後來南京、北平、上海、廣州的生活，或因房荒，或因糧缺，也不甚舒適，於是北碚又覺得可以留戀了。這種日常的生活經驗和實驗室研究的結果正相符合。一個刺激呈示於某一剝激之後，也許沒有引起快感或不快感，呈示於可厭的剝激之後

，便覺它較爲愉快，呈示於可愛的剝激之後，便覺它較爲不快。假定愉快的程度分爲七級： $1, 1.5, 2, 2.5, 3, 3.5, 4$ 。無所謂快感也無所謂不快樂的剝激，其愉快的分數爲零。等而上之，爲1, 2, 3, 代表快感的增加。等而下之爲 $1, 1.5, 1, 1.5$ 代表不快樂的增加。現在試用十五種剝激，命令一人估定其愉快程度的等級。其後再以六種較不愉快的剝激，和前五種剝激混同試驗，命令他估

· 察 觀 ·

等級。結果前十五種刺激第二次的等級都略較第一次為高，因為被試受了後六種刺激的對比的影響。所以孟子說「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確屬至理名言。

我們可不預備汎論對比，想要將題目的範圍縮小，專講色之對比。色覺經驗可包括無色和有。無色如黑灰白系，有色如紅黃綠藍系，都可產生對比的景象。黑灰白系的對比起於光度的變化。一幅最上品的白紙，其所反映的光度，比一幅深濃的黑紙超出六十倍。這裏有一小紙片，其所反映的光度不高不低，放在灰色的背景之上，現為白色。現在若將背景的光度逐漸增高，中間小紙片的光度便逐漸降低。到了背景現為白亮的時候，原來白色的紙片便將現為黑色了。所以在何視覺區域的光度都可因附近區域的光度的增強而減弱，也可因附近區域的光度的減弱而增強。

我們卻尤欲注意紅黃綠藍系的對比。惟在討論這種對比之前，須先明白補色的意義。一個硬紙片的色盤可以分成三百六十度。假定半面或一百八十度為黃色，另一半面或一百八十度為藍色，放在色輪上迅速旋轉，我們所看見的既非黃色，也非藍色，而是灰色。兩種顏色倘可照這個方法化成灰色或白色，則此兩色稱為相補之色。所以黃色為藍色的補色，藍色也為黃色的補色。和正紅色相補之色為帶藍的綠色，而和正綠色相補之色則為帶紅的紫色。色之對比常見使鄰近區域引起補色的色調。譬如一張小灰色紙放在飽和的藍色紙的背景之上，便似若微帶黃色，放在紅色紙的背景之上便現為帶藍的綠色。灰色紙和其背景的光度倘屬相等，則其對比的景象尤為顯著。

兩種顏色互相隣接，倘可令它們各略改變其色調。譬如紅藍相接，紅色似微現黃色，藍色似微現綠色。紅綠相接，紅色似微現綠色，綠色似微現紅色。置一透明紙於兩色之上，便更可顯示對比的效應。

現在我們可另製作一種試驗了。用等面積的紅綠紙各一幅，互相隣接，放在一處。另用灰色紙剪成環形，使環形之半放在紅紙之上，另一半放在綠紙之上。對比的現象隱而不顯。現在試以細髮或線條使環形依紅綠紙為界分割而兩半，便可見紅色背景之上的灰色半環微現綠色，而綠色背景之上的灰色半環微現紅色。現在倘更於其上舖置一幅透明紙，則對比的現象可更加顯明了。

我們要問為什麼前一種布置不顯示對比的現象，後一種布置便產生對比的結果呢？原來這個實驗的布置有三個不同的圖形，一個是紅色的，一個是綠色的，一個是灰色的。我們應該看見三個完整的單元。灰色環形未被分割之前，我們所看見的正和我們所期望的互相符合。可是灰色環形既被分割之後，情形便大不相同了。綠色背景之上的半環受了對比的影響，而表現紅的影子；紅色背景之上的半環受了對比的影響而表現綠的影子。所以灰色的環形因分裂而具有相反的性質了。我們可以說就第一種布置而言，灰色的環形是完整的，統一的，有一種團結力，以反抗外來的勢力。就第二種布置而言，灰色的環形已被細髮或線條分成兩半了。統一團結的勢力不復存在，所以紅色背景之上的半環微帶綠色，而綠色背景之上的半環微帶紅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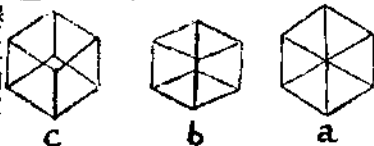
圖形或分割為二，或綜合為一，這是圖形的組織。圖形的組織可決定圖形之統一或否。我們現在想要在對比之外，另舉幾個例如下，以相印證。



第一圖

試看第一圖。這是什麼圖形呢？我請你報告，你也許說是個傾斜的長方形。但是假定你在圖形傾斜的地方加一橫線，你便可看見兩個平面了。一個平面是垂直的，另一平面是傾斜的。未加一橫以前，這個圖形是統一的，加了一橫之後，便分成兩個平面了。

第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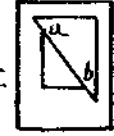


試看第二圖的c, b, a, a圖為一平面圖，有三條對角線和六個角。c圖現為立體形。b圖則介於平面和立體之間。這三個圖形大同小異，何以或現為平面，而或現為立體呢？因為a倘被視為平面圖，便較為簡單、對稱、而穩定；否則其中間的一條直線便須被分裂而成兩段。c圖則不然，倘被視為平面，便既不整齊，又不簡單，而且其中間的直線原分兩段，所以很自然地現為立體。b圖則較為複雜，看作立體雖較有良好的對稱性，但因其中間的直線連續不斷，似又近於平面。所以圖形究竟看成平面或立體，始較有統一性，實完全有賴於其本身的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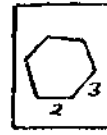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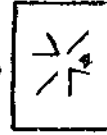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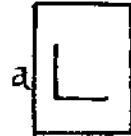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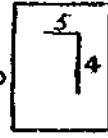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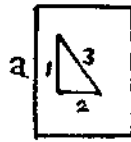
第三圖



第四圖



第五圖



還有一個實驗，也可用以說明組織的重要。試用一個線型 (a line pattern) 的不同部分，繪在玻璃片上。玻璃片或前或後，插在一个盒內，相距兩個生的米突。現在試以下列三個線型為例：第三第四兩圖的 a 和 b 各為前後兩玻璃片上的線型。c 圖是觀察者所看見的。第三圖看成平面，統一面對稱。第四圖在幾何上和第三圖相似，但其所合成的線型較欠統一，有一部分似位置於他一部分之後，因此產生了二重組織。第五圖的 a b 及 c 前後插立，其所合成的圖形 d，則為統一

而穩定的立體。

現在若將本文的研究作一總結，我們可以說，對比決定於環境，而就色之對比而言，更決定於圖形的組織。圖形若是統一的，便可以反抗對比的影響。就知覺說，有些圖形看成平面，始較為統一；有些圖形看成立體始較為統一；有些圖形模稜兩可介於平面和立體之間。有些圖形只好視為二重組織。

諸位也許失望得很，以為本文題名「從對比講到統一」，或許對於政治的統一有所推論，但是自始至終，都僅就圖形討論統一。然而諸位要知道心理學對於政治的統一倘也要有所貢獻，便須研究人類社會的行為。姑待下次，再來討論，如何？

代郵

各位撰稿先生：許多先生因復員關係，地址變更，贈閱刊物，無法寄奉。請隨時函示新址，以便按期寄贈刊物，並請源源賜稿為幸。

編輯部敬啟

新的人權宣言(資料)

法國國民制憲會議憲草委員會於八月九日一致通過新的人權宣言書。該項宣言將作為法國新憲法之緒言。其原文稱：

「值茲自由人民戰勝暴虐政權伊始，法國人民再度宣布，每一人類無分種族，宗教或信仰，均有根本與神聖之權利。彼等隆重確認一七八九年人權宣言書所包含之人類與公民自由權利，並於此宣布當前最需之社會經濟綱領，以作憲法之緒言。男女人類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任何人為中張自由之故而遭虐待，有在共和國境內受庇護之權利。人人有工作之義務與受雇之權利。任何人不能因其身世意見或信仰之不同，而在工作及雇用方面受歧視。人人可藉團體行動維護其權利與利益，並自由加入公會，在法律範圍之內承認罷工之權利。每一工人經由其代表之行動，可集體決定勞工之條件及事業之管理。一切財產及一切事業，其發展具有公用或壟斷性質者，應成為公共財產。國家保障個人及家庭發展之必要條件。保障全體人民，尤其是兒童、母親及老年工人，保護彼等之康健，物質安全，休息及空暇。任何人因年齡體及精神關係，或因經濟情形而失去工作能力者，應有受社會供養之權利。國家保障全體兒童與成人之教育平等。公共之組織與學術之絕對自由，乃為國家之義務。法國重申其傳統的使命，仍為領導人民趨向自由、自決與其在世化的政府。法國確保法蘭西聯邦全體國民均為參加一切公開活動，並確保個人或全體均為本宣言所宣佈或確認之各項權利與自由」。



山雲多幻變 柳暗花不明

四個月來的政治商談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南京的和平談判，從五月初開始，迄今整整四個月。在這四個月月中，大局變幻，真像廬山的風雨，早晨是烟霧迷漫，中午豁然開朗，夜晚却又細雨濛濛了。有時長空碧清，使人心臟神怡，而不一時又復黑雲簇簇，洶湧而來。在南京政治新聞的記者，常常一個電報發了出去，以為已經捉捕到若干真相，但等他看到自己電報印在白紙上

時，大局却又面目全非了。全國人民對於當前的和平談判，早已從希望跌入失望，現在則轉入絕望和悲傷。談判的內容，影響着幾萬萬男女老幼的生命，財產、安全、和幸禍，然而今日中國的的人民，實際上已變成了一大羣替人安排，任人宰割。人人要求和而和平不可得，人人表示着要求和而和平的意志，而這種意志不發生任何有實質

的效力。這真是人類歷史上的一齣大悲劇！

在美國人手裏，現在有很多的東西都已移交給了政府。受降之後，政府又自日軍手中收入了不少武器。再加上去年準備作反攻之戰的勁旅，今日國民黨在軍事配備的力量上，實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度。很多在軍事方面的人相信可以用武力打垮共產黨；也許有人認為這就是打垮共產黨的手賊良機。但是國民黨也希望「和」。今日的政權握在國民黨手

裏。已新握有政權的人，自然希望政權穩定，而票政權穩定，便須社會安定。軍事上也許可以打勝仗，但隨着軍事行動而來的，必然增加政治上的激盪與騷動，經濟上的紊亂和凋敝。一切政治騷動，經濟崩潰和社會不安，對於執政黨的政權，都是不利的。政府對於此點不能不加顧慮。所以能「和」，國民黨也「希望「和」。共產黨方面，自然也希望「和」。一則和平是今日舉國一致的要求，要求和平，可以迎合人心。二則能保存實力，避免犧牲，自為上策。祇是向是一個「和」，國民黨的「和」和共產黨的「和」，各人的算

盤完全不同。國民黨的算盤是要在「和」之中磨服共產黨，蔣主席所提各項要求，即是要共產黨退出一切戰略根據地，並最好能完全放下武力。假如能達到這個目的，就是在「和」的方式中得到「勝利」。共產黨的算盤則是要在「和」中取得政權（即參加聯合政府），再圖第二步的發展。但是共產黨也不怕戰爭。一則是為了黨的生存，絕無放下武力之意，——至少是絕無在未得到安全可靠保證以前放下武力之意。二則陣地戰即使打不過國民黨，遊擊戰是他們的本行和拿手，他們可以化整為零，避東擊西，到處滲入，弄得

你當政的國民黨，顧此失彼，疲於奔命；弄得你精疲力盡，元神虛脫，結果是一個政權大崩潰。打勝仗不一定有把握，但是把國民黨拖到垮台，這一點把握他們是有的，所以他們能「和」最好，但亦不「畏」戰。

各人算盤
國共兩方的和平談判，究竟雙方有無誠意？如其無誠意，何以又要「談」；如其有誠意，何以談不攏？剖析言之，雙方實在都在似有誠意似無誠意之間。在雙方，都是抱着：能和，自然很好；要戰，也不怕。先說國民黨。在軍事上，國民黨當然比共產黨佔優勢。去年今日，若

于美國裝備邊控制

激盪與騷動，經濟

取得政權（即參加

局動盪不安的

時，大局却又面目全非了。全國人民對於當前的和平談判，早已從希望跌入失望，現在則轉入絕望和悲傷。談判的內容，影響着幾萬萬男女老幼的生命，財產、安全、和幸禍，然而今日中國的的人民，實際上已變成了一大羣替人安排，任人宰割。人人要求和而和平不可得，人人表示着要求和而和平的意志，而這種意志不發生任何有實質

的效力。這真是人類歷史上的一齣大悲劇！

在美國人手裏，現在有很多的東西都已移交給了政府。受降之後，政府又自日軍手中收入了不少武器。再加上去年準備作反攻之戰的勁旅，今日國民黨在軍事配備的力量上，實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度。很多在軍事方面的人相信可以用武力打垮共產黨；也許有人認為這就是打垮共產黨的手賊良機。但是國民黨也希望「和」。今日的政權握在國民黨手

裏。已新握有政權的人，自然希望政權穩定，而票政權穩定，便須社會安定。軍事上也許可以打勝仗，但隨着軍事行動而來的，必然增加政治上的激盪與騷動，經濟上的紊亂和凋敝。一切政治騷動，經濟崩潰和社會不安，對於執政黨的政權，都是不利的。政府對於此點不能不加顧慮。所以能「和」，國民黨也「希望「和」。共產黨方面，自然也希望「和」。一則和平是今日舉國一致的要求，要求和平，可以迎合人心。二則能保存實力，避免犧牲，自為上策。祇是向是一個「和」，國民黨的「和」和共產黨的「和」，各人的算

盤完全不同。國民黨的算盤是要在「和」之中磨服共產黨，蔣主席所提各項要求，即是要共產黨退出一切戰略根據地，並最好能完全放下武力。假如能達到這個目的，就是在「和」的方式中得到「勝利」。共產黨的算盤則是要在「和」中取得政權（即參加聯合政府），再圖第二步的發展。但是共產黨也不怕戰爭。一則是為了黨的生存，絕無放下武力之意，——至少是絕無在未得到安全可靠保證以前放下武力之意。二則陣地戰即使打不過國民黨，遊擊戰是他們的本行和拿手，他們可以化整為零，避東擊西，到處滲入，弄得

你當政的國民黨，顧此失彼，疲於奔命；弄得你精疲力盡，元神虛脫，結果是一個政權大崩潰。打勝仗不一定有把握，但是把國民黨拖到垮台，這一點把握他們是有的，所以他們能「和」最好，但亦不「畏」戰。

向自由民主的份子都贊成「和」。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實際負責人，也都傾向「和」。他們深切瞭解今日國內政治及經濟各方面所潛伏的危機，認為

大局如再惡化下去，前途的變化，不堪想像。黨務方面的負責人，認為國共妥協的結果，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必然低落，他們在感情上，必然不願和共產黨妥協合作；當然其中更牽涉到他們自身的利害。軍人方面，也都傾向出於一戰。

理性與感情

我們觀察今日國民黨處置當前的局勢，至少有兩點可以一說。第一，理性與感情已失去平衡，而成爲了一面倒的趨勢，就理知言，今日中國絕不能再有內戰。抗戰中，我們一直是打敗仗的，從東海之濱一直敗到貴州邊境，總算國家洪福，託人之庇，名義

上算贏得了「勝利」。這是我們從一百年的弱國變成強國的一個機會，也是從被剝削的殖民地地位變成自主自營的國家的一個機會。且不說看今日國際的風雲，應當如何替來日打算打算，就祇說日本，他的勢將再起，必爲題中應有之義，我們絕對大意不得，糊塗不得。國內的人民需要休養，需要和平，在心理上是如此，在實際的生活上也是如此。執政當局，若憑良心說話，亦將無一人能赤裸裸地承認今日國家的局面還經得起內戰，然而在各種自私的觀點下，竟不能稍遏一己的利害，而替國家作久遠的打算。但是政治上的人物

隔與膜

若祇憑藉感情，國家的政治如何能上軌道？

其次，今日中樞當局，對於國內各方面的事情，未必能有透澈而直接的明瞭。據說有人報告當局，即使發動大規模的內戰，經濟尚可維持兩年。有識之士，久已憂慮今日中國的財政的經濟的危機之深，焉能再經得起兩年的大規模的破壞？軍事上各單位的負責人，於召見晉謁時，爲了迎合當道的意思，亦均作「勝利」不成問題的報告。遂使戰爭的傾向愈來愈超過了「和平」。

於那些美國調

人呢？雖然他們的根本出發點倒與講來還是爲了美國的利益，但是能有一個統一和平民主自由的中國，畢竟亦是中國及其人民之福。可是上山下山，也弄得焦頭爛額，狼狽不堪；那位赫赫一世的歷史英雄，在中國顯然不免要大敗而歸。和平談判，最初是先談主要的問題，不談次要的問題，因爲主要的問題，若能解決，次要的自可迎刃而解。可是談不通。於是改變方式：先談最緊急的問題，再談次緊急的問題；最緊急的問題自然是停戰。也是談不通。現在，到拋開軍事不談，祇談政治問題，在政治問題裏，各種基本問題亦拋

開不談，先談政府改組。美國人住在南京，不能沒有事做，於是甲路走不通，改走乙路；乙路走不得，改走丙路，美國人總想走一條路。當局對於美國，不能不敷衍，於是你要換條路走，就同意換一個題目談，好在推兩個談判的代表，人有的。現在是雙方都在預備打，一面則敷衍着美國人在談。在「談」裏面拖，雙方都以爲拖與自己有利。國民黨想拖到十一月召開國民大會，共產黨則「拖就拖吧」，不拒絕無限期

的拖下去。此外還有一種傳說，謂共產黨方面有意使馬歇爾的調處陷於失敗，以削弱美國在遠東的聲譽，然後

造美蘇英同時干預中國的局面，由此獲致妥協之路。

政府的改組

最近國共雙方又在談政府改組問題，但是拆穿了講，還是在敷衍美國人的。政府改組，一方面名額問題，通常以爲名額問題決定了，人選由各黨派自己推薦，可無問題。事實上，人選也有問題。在民主同盟裏，國民黨所歡迎的是張君勱和黃炎培二人，共產黨方面，國民黨比較歡迎的是周恩來，董必武及葉劍英幾位。其實對於共產黨，還有什麼選擇呢？然而在國民黨心中，亦尚有若干好惡之感。

政府改組問題的談判，在目前的大局之下，恐很難有結果，但是至少，假若沒有結果，國民黨對美國人可以交代得過：「不是我不開放政權，是他們不來呀！」

今天烽烟遍地，戰火瀰漫，自相殘殺的活動在繼續擴大着，而在南京城裏的幾個會客室中，還有些衣冠楚楚的人在禮貌地談判。歷史常常是富於悲劇性的，而人生社會上則充滿着許多悲喜的升劇。

觀察通信

歡迎投稿

中美農業合作談

赫契生·穆懿爾 鄒秉文·沈宗瀚的中國農業觀

十年來屋頂花園式的農業試驗全盤失敗 不顧現實的農業政策徒然浪費國家公帑

本刊特約記者 徐盈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蔣主席與杜魯門六月中交換了中美農業合作的文章以後，中美農林技術合作團員相互推薦產生了。美方團長是六三老人赫契生，世界知名的育種學家，現為加州大學副校長兼農學院長。副團長是在華十五年的穆懿爾，是美政府的亞洲農業司長，曾任山西銘賢學校農科主任。中國的團長是三十年來為農業努力的中華農學會理事長鄒秉文，

代理團長為中央農業實驗所副所長沈宗瀚。「這是劃時代的一件大事，三十年來未完成的農業政策，要由這個機構來擬定。好比一個棋盤畫定，才能談到棋子，才能談到棋子的走動。」

這一群人要在三個月內作空前未有的一次大觀察，除本部外，包括新收復的東北和台灣。在北平有一次記者招待會，當他們到東北之前與回來以後，我都和他們

有過長談，預祝他們能够順利完成任務，與當真能够產生一個令人滿意的報告。當這個團體方才到上海時，代表中國農村經濟的研究者已經迎頭送上請勿走「農業中國，工業美國」的複

職。到了南京，多少人質問中美合作的具體內容。在北平，我從他們對於四個問題的回答上，證明了赫契生團長如果不是有意逃避現實，那就是滿腦子充滿了技術

，不配作一個政治性集團的領導者。赫契生說他在七月二十二日的京平途中，看到山東苦旱，而河北大水，他認為中國當前的問題就是水與土。我乃反問他道：「美國朋友一向很看重這個問題，為什麼美國專家，防土保壩局副局長及康乃爾教授羅德民到中國來了一趟，不見美政府有什麼

「你們的政府有什麼反應？」赫契生說，「又一個知識的問題，就是：我對政治沒有興趣。」我對穆懿爾的觀感就比較赫契生好得多，因為他地清楚地開頭就對我說：「中國是中國，美國是美國，不能要求中國也有一個美國的農部。」

中國不能有一個美國的農部，但中國正有一個美化的國防部，和一套美式陸軍、空軍、海軍司令部。這個在各團員中年紀最輕的人，所有的人的眼光都不能比他更銳。穆氏還兼任了這團體的書記

，他將是美方作報告的主稿人。

沈宗瀚氏也是實際負責的一位，這位小麥改良專家在技術上對人民生活有了貢獻。當鄒秉文團長不在國內和團體不能在一起的時候，一切的担子是在他的雙肩上。他從東北回來曾約我長談，這位江南人嘆息東北破壞的慘巨，但東北的農業不怕旱，不用肥，「今年可能又最憫大豐收」，他張大了嘴，充滿了驚嘆號。

我想問他們和油商兼軍官的鮑萊調查剛有沒有同樣的地方，在東北是否有人搜集了鮑萊所調查以外的資料。我想，他是不會回答的。但令人驚異的是在北平招待

記者會席上，美記者斯帝爾一再追問，農林技術合作團對於蘇聯却沒有露出一個字的批評。

八月十七日他們從東北回來，我問他們對於東北和華北看過了之後，究有什麼建議？對於日本人在東北的軍事政治經濟一元化的單位建設有沒有的徹底的認識？華北的植棉，或植蠶是一個政治問題（中國方面的兩位團員，一位就是廿六年的植棉專家，另一位則是植蠶專家。）美國的團員又是作如何的看法？

對於他們的答覆，我個人却感到一種直覺的不滿，他們却像瞎子摸象，未能洞悉全貌。鄒秉文團長說：

「我們只能作絕對不會錯的建議。譬如東北主公蠶農試驗場破壞了，是不是應當恢復？恢復了是不是對於農業生產有好處，毫無疑問是的，我們作這樣的建議。盤山日本人電氣灌溉的水稻區域三十萬畝，如今日本人走了，韓國人走了，剩了六萬畝，荒了二十四萬畝，這墾植工作應不應當繼續，應當繼續是不會錯的，這又是我們的建議。」

我却也忍耐不住要問，公主嶺農試驗場能不能夠孤立地恢復？即使恢復了有多大的影響？三十年來中國屋頂花園式的農業試驗的失敗還不夠深刻？再說日本人的省單位經濟建設，美國人有沒有體會到？至於盤山的開闢稻田是殖民地的，多少悲慘的故事存在這種開拓中，我們忍不忍心侵略者，不能以為黃人與紅人是一樣的，永遠是以奴隸代替奴隸？

對於華北的糧食問題，他說：「農民高興種什麼，就種什麼，我們不能加以限制！」一個團體的金錢咒使大家不能隨意發言，但鄒秉文氏的看法也實在出人意外。我追到鄒氏的住宅內，以懇切的聲音對他說：

「鄒先生領導這個對時代的團體，請你們多正視一些現實。不願現實的農業政策，時間就會將他淘汰了，只是為國家浪費外匯。你要劃一張棋盤，也得畫得正確，也得畫得實用。只從技術的眼光，很少能得到良好結論的。」

辦契生還舉了一個很滑稽的例子，「東北的高粱由於農業試驗場沒有了，害蟲藥劑缺乏，今年收穫要減少百分之十。」我跟着追問道：

「東北各鐵路綫兩旁不准種高粱，長糧食，又要減少百分之幾十，是不是比前者還多？」

我們絕不敢輕視專家，但怕專家在鑽牛角尖。以那點小天地為海洋一樣地廣闊。這一次如果失敗，真是時代的悲劇。

（九月一日）

「國家資本」考驗中

錢昌照的担負

十五年辛勤·二萬名幹部
不樂觀的想·祇積極的做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將國家資本叫作官僚資本是一種最大的污蔑」，從事創造國家資本十五年的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錢昌照瞪着眼睛張大嘴說道：

所有的贏利都交到國庫。自然，我們中間多半是重工業，是賠錢的，但是我們不能不希望它慢慢自給自足，能為國家減省一文錢便是一文錢。他更激昂地把我更加以解釋道：「我們為什麼要辦這樣工廠事業，是不是在與民爭利？有一位外國朋友，他給我的答覆，我認為最是珍貴，他說不論就任何方面看來，這一些事業都是不易維持的，而且在四五年內，沒有人敢着手的。可是，目前不辦，沒有了人才，以後工業史上留下這一段真空，到了將來要辦的時候，也就沒有方法繼續了。這是一個太困難的担負，尤其是今天，我比作在石縫中行走，到處碰壁，上頂一線天口，也不知到什麼時候才能豁然開朗。但是我們從不太樂觀的想，但却很積極地去做。希望總有一天，我們用成就換到更多數人的諒解。」

「我們這些人都是決定要作一輩子的。我們這些礦礦中國應當沒有勞資問題，因為彼此都是公務員，同時也一律都是公僕。我們自己沒有一文錢在我們的事業中間；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有的。我們

從二十年起的國防設計委員會，及二十五年七月中改稱的資源委員會，到如今已是十五個年頭了。這個從事十五年國營事業的錢昌照，很以外邊的批評他們「勤勤懇懇，乾乾淨淨」為安慰。他說：「翁文灝先生和我如要有一點私心，有一點貪污，我們便無法見諒於同人。」這位翁前主委因為經濟行政不容於二申全會，決心辭去領導者的任務，但他却還兼任中國石油公司總經理，甘為資委會中間執行業務的一員；用五加侖汽油也得向資委會一樣使用呈文。這才是事業精神。而且一萬八千幹部中間，百分之五十八是大學

畢業生，作長官的只要有一點優越處就得準備有話來說明，不然就難逃小同事的「民主的批評」。他們希望以此領導那上下二十萬人的團體不落伍，不官僚化。

資委會在不停不響中，今天正走到第三個難關的大門前。第一個難關，是在二十七年十月由南京撤退到武漢，大家都以為軍事時候不必要建設了，資委會一度就要被裁撤。可是跟着對美對蘇易貨了，除了農產品之外，還要礦產品，資委會內遷了大批存貨，於是又慢慢地受到重視了。又一次難關是三十二年湘桂大撤退，中南兩省及東南兩省的工廠全部毀滅了，

資委會也把大的電工廠及礦場都失掉，於是連平日最為友誼的一些銀行都不能不來個通知，要求提前還本付息了。資委會的主持人一方面撫輯流亡，一方面運用了一筆資金提前來還賬，當債主們拿到手時，却都慚愧起來。而且主事者更不憚辛勞，約期到了，即便在不辦公的星期日，也必依約送到。這種「信用」奠定了今日擴大借款的前途，以便走上第三個難關，——在內戰時候，設法打定國營工業的基礎。

「一筆巨大數字的國幣，再加又是一筆可觀的外匯，才能便在日本人手中接過來的工廠活動起來，開辦也

許容易，如何維持，才是困難。」

我猜不出今日的經常支出是少，但就東北國營工廠單一個月的維持費一萬五千萬流通券（約合國幣二十萬萬元），來估計，全國的國營工廠維持費每月至少要八千萬萬元至一百萬萬元左右，而流動資金尚不在內。這些重而硬的「傢伙」，每月都有虧空必需貼補，為維持工業運行上的真空，而經濟上所存在的赤字，又當如何彌補？這個大變動拖着錢昌照不得不出來再作一次通盤的調整，與其說是擴大，不如說是縮小，與其說是刺激生產，不如說是維持存在。以一個國營工廠最高

負責人在勝利一年後，正式到東北接收敵人經營六十年的煤鐵事業，他衣襟上不由得要掛着苦笑。

在華北的一週內，他看到冀日電力公司把日人未完成的電廠中二分之一的電力開車，使總數上加增了一萬瓦。他看到華北鐵鋼公司在裝修中，用組織的工人代替警察，自己保衛自己。他看到華北水泥公司在鄉村包圍的小城鎮上，煙筒又冒烟了。他看到電工器材廠接收的七八個小工廠連成一片，他看到天津化學公司在官民兩大事業中的夾縫（即指民營久大公司及財政部天津鹽業公司而言），決定

了他們建立新廠的計劃，以求殺出一條新路。工程師在內戰的第一線上天天在乞禱和平，即便是這樣拖下去也就會毀滅，何況是真正的兄弟斯殺的流血戰爭。

「十五年來的教訓，我們不會失敗了，如果失敗，一定會失敗在管理上。」

錢昌照指出，到今天，技術人員及管理人員之間多少還存有一些歧視

「我們不僅要專家，我們還要通才，只有通才乃是優秀的管理人才。專家我們可以從外國來聘，但管理人才必須我們自己訓練。」

資源委員會進步了，錢昌照個人的認識也進步了，

他們知道一個技術家要有本身技術以外的更多休養，要不斷地求求知，隨時隨地來充實自己，要保持更多的趣味。這樣的人才負起將來更重要的担子。

「十月一日資源委員按新組織法改組，政府把它的地位提高到與各部並列，並且勵行企業化，以專人負責專業，這樣便可以不必小事都要到會來請示，而且會內也不必為小事分心。我甯願意造成尾大不掉，也不願意頭重腳輕的。」

現在這一行人已到了山海關外了，他們要把日本六十年來的侵略資本，放在「國家資本」的旗幟下。國家資本是不是官僚資本，時間與事實會作最有力的考驗。一個十五年的努力，不會再是一張白紙了。



論排場戲

陳瘦竹

近幾年來，後方戲劇運動異常活躍，每次演出歷時之久，觀衆人數之多，遠非戰前所能望其項背，這自然是一種好現象。但是，假如我們稍一追究其內容，從量的方面研究到質的方面，則覺其中含有一種危機，即過於偏重營業。當然，除非戲劇事業能像其他文化教育事業一樣，純由政府統籌辦理，否則，總不免多少含有商業意味。在目前情形之下，戲劇倘不注意營業，便難以繼續其活動。但是，營業祇是戲劇活動之手段，並非戲劇活動之目的。凡是從事戲劇藝術的人，應該具有崇高的理想，偉大的胸襟，超出一般世俗人所謂的名利觀念。戲劇不僅供人娛樂，還要給人啓示。假如從事戲劇的人，過分重視營業，純將戲劇藝術活動看作一種商業行爲，那就不得不降低藝術水準，隨處迎合觀衆的低級趣味。目前一般觀衆，未曾受過藝術薰陶，至少還未曾領會到欣賞真正偉大藝術品時那種心靈的顫動，那種至高的喜悅，所以幾乎還像兒童一樣幼稚，

愛看熱鬧，愛看排場，愛看把戲。戲劇雖爲觀衆而作，不能不顧及觀衆的興趣，但是從事戲劇的人却有提高觀衆趣味的責任，應該隨時隨地的教育觀衆，啓發觀衆，不應該讓觀衆的趣味永遠停留在那樣幼稚的階段。而目前從事戲劇的人，彷彿有一種傾向，務以迎合觀衆爲能事，就觀衆愛熱鬧愛排場愛把戲的嗜好，在戲劇中大耍花樣，大鬧噱頭，要服裝，要燈光，要道具，要佈景。這種戲劇，表面看來，誠然五光十色，洋洋大觀，但是看過之後，轉眼成空，未曾在觀衆腦子裏留下半點痕跡。這種戲劇，只能給人以感官的刺激，不能打動人的靈魂，但因正合目前多數觀衆的脾胃，所以生意興隆，隨時客滿。年來所謂歷史劇，頗爲盛行，營業亦復不惡，推原其故，並非因爲其中真有「戲劇」，而是因爲其中服裝排場等等，新奇奪目，所以觀衆趨之若鶩。近年戲劇活動，無異一種投資，假如能在服裝排場方面多花本錢，不愁沒有利息。在此情形之下，編劇藝術

以及表演藝術，幾無用武之地。江蘇俗語，稱專講表面者爲「外排場」；現在姑且借用這個名詞，將那內容貧乏而藉服裝佈景以吸引觀衆的戲劇，稱爲「排場戲」(The Spectacular Play)，以示與真正戲劇(The Drama)有別。

戲劇之所以成爲藝術，亦像其他藝術一樣，全在其具有獨立的生命，而戲劇生命之真諦，全在一個(動)(The dynamic)字。戲劇中的人物，無論出於主動，或者由於被動，總是隨時隨地和環境或自身在矛盾中在衝突中，他們奮鬥，他們受難，無論成功失敗，他們的生命永遠是在動着。所謂戲劇，便是他們的生命在和環境或自身衝突時所發出的波瀾或是浪花。衝突愈猛烈，那波瀾那浪花亦愈壯觀；換言之，那戲劇亦愈偉大。劇作家所描寫的和演員所扮演的每一段人生故事，無論是外表的或是內心的，都是在動着，進展着，使觀衆目擊之後，心靈上亦引起顫動，感到活潑豐富的人生意味。戲劇像其他藝術一樣，在使觀衆睜開眼睛，去看那更熱烈的更深刻的甚至更微妙的人生現象。戲劇的創作和欣賞，其趣味均集中在動的人物和動的事件上面。所以歷來劇評家，都稱「動作」爲戲劇的靈魂。至於服裝道具佈景燈光之類，不過是戲劇的陪襯，並非主體，藉以補助其不足而已。在舞台藝術尚未發達的希臘劇場以及伊利薩伯時代劇場中，同樣演出偉大的戲劇，這些歷史事實，實在值得我們注意。

上述看法，其實並非個人創見，二千二百餘年前，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早已獨具隻眼，說得異常精闢。亞里士多德根據其研究希臘悲劇之心

得，曾謂悲劇中包含故事、人物、語言、思想、排場、歌曲六大要素，而其中以排場 (Spectacle) 為最大要。他說：『排場本身，雖自有其感情的吸引力，但在一切要素中，却是最缺乏藝術成分，且與詩之藝術無關。蓋我們深知，悲劇即使沒有演出與演員之助，我們仍可感覺悲劇的力量。再則，五花八門的排場所產生的效果，繫乎舞台匠人的技術者多，繫乎戲劇詩人的藝術者少。』(見『詩學』第六章末段)，此處亞里士多德所謂五花八門的排場，大約係指服裝、佈景、道具以及歌隊的場面及其舞蹈姿態而言，因希臘戲劇均在白日演出，亞里士多德當然尚未想到燈光在舞台上的妙用。

我們並不否認舞台技術在戲劇藝術中的重要性，但是我們却不同意於像戈登·克雷那樣的看法，認為舞台技術幾乎就是戲劇藝術。戲劇的效果，應該從戲劇本身產生出來，而不應求之於五花八門的排場。各種排場，在適當的運用之下，誠然是以襯托出戲劇來，好比美人梳妝打扮之後，益增其妍，但是各種排場到底並非戲劇本身，所以單靠排場來吸引觀眾，實是一種錯誤。

誰都知道愛斯基羅斯是希臘的大悲劇家，其實，他還是當時的名導演和大設計家。據說他的三聯劇『奧雷西亞』(The Oresteia) 的第三部『復仇神』(Eumenides) 演出時，他曾為三位復仇女神 (Furies) 的化裝，獨出心裁，設計一套新花樣。復仇女神身披黑色長袍，頭髮盤曲如蛇，臉上塗滿血跡。據說，這種景象，實在過於可怕，多數觀眾不敢正視，竟使兒童暈絕，婦女小產云云。希臘悲劇的效果，縱如亞里士多德所

說，在於喚起憐憫恐怖之情，然而像愛斯基羅斯這樣，憑這可怕景象而使觀眾驚怖，當然並不正確。亞里士多德在『詩學』第十四章首段，即對此表示異議。他說：

『利用各種排場，誠然可以喚起憐憫與恐怖；而劇本的內在結構，亦可喚起憐憫與恐怖，但在這兩種方法之中，以後一法較為優良，足證該劇詩人亦較勝一籌。』所以故事的結構，務必使人雖未目睹各種排場各種景象，而僅耳聞這個故事，心上亦能充滿着憐憫和恐怖。我們聽到窩狄浦王故事時，所得印象，正是如此。但僅用各種排場所產生這種效果，却是並不足取，因為那種方法，藝術成分較少，而且完全依靠物質的幫助。所以，利用各種排場各種景象，其實並不能產生恐怖之情，只是造成一種鬼怪之感，故凡利用這種方法的人，可謂完全不知悲劇之目的何在；因為我們除悲劇本身的快感而外，不應要求其他各種快感。悲劇詩人所給予我們的快感，既然必須從表現憐憫與恐怖的情節中得來，則此快感必須藉劇情而發生，乃屬顯然之事。』

我們認為戲劇給予觀眾的正當效果，必須來自戲劇本身，不可依靠外力，這點古來已有定評。戲劇的作用，自羅馬批評家霍瑞思 (Horace) 以來，娛樂教訓並重，近代如美國劇評家克拉克 (B. H. Clark) 等甚至特別着重娛樂作用；我們當然並不否認戲劇的第一作用在於娛樂觀眾，但是戲劇的娛樂方式，必然異乎其他娛樂方式，否則，戲劇藝術便無獨立存在價值。歐洲中古時期，戲劇生命全靠跑碼頭的演員來維持。當時的演戲形同江湖賣藝，以翻筋斗走繩索為能事，但是

這個時期，歐洲戲劇藝術史上最最黑暗的時期，我們決不能以此代表一切戲劇，甚至認為戲劇就是江湖賣藝。戲劇的娛樂，還在犬馬腔色之外，不僅能夠滿足觀眾感官上的要求，而且必須滿足觀眾心靈上的渴慕。劇場異乎馬戲場，僅以各種排場各種景象，例如奇裝異服，機關佈景等等，我們不妨武斷說，那不是戲劇。

劇場是一個又聽又看的地方，聽看二者，缺一不可。看可以開眼界，聽足以擴心境。法國新古典派悲劇的錯誤，則在過於重視聽的成分，幾乎漠視看的成分，其後即由雨果領導的浪漫派戲劇以矯其弊。莎士比亞的戲劇所以偉大，無非因為其中有可看的，有可聽的。近代的象徵派戲劇，甚至超過物質的具體的世界而表現心靈的神秘的世界，除可看可聽的成分，還要叫觀眾去感覺。所以我們若將戲劇僅留作可看的活動，那是一種大錯。尤其因為近來電影發達之後，戲劇更不應該片面的向看的成分上發展。電影可以表現出在舞台上所不能表現的一切排場一切景象，所以戲劇家無法在這方面爭勝。戲劇家非但無法爭勝，且亦毫無理由在這方面爭勝。戲劇異乎電影，自有其生存價值，因為戲劇是同時供人看人聽的。

近年排場戲之所以盛行一時，自有其主觀的與客觀的原因，而抗戰期間以及戰後今日的經濟病態，強迫一切從事戲劇的人自甘降底其藝術水準，或許為一重大原因。但是，我們惟恐這種風氣養成之後，竟使一般人對於戲劇發生誤解，乃作此短文以辨正。

到回大中 京南了

粵思

只水於則了南的月月準四 南女，婦
有路是申。川同底中個月 京們現上
四復留請多湘學，旬復底中四回在九流
千員不著數幾大四就開大牌到帶的半混
餘來學統的條部北放，始的的着的中重慶
人京校明川公由和了學行復了的中央沙
了的急待路西西假校。員。故居軍大
。師待京同返北南。在為是 居軍大
生山。學鄉西籍四四在 居軍大



尾頁

本頁
內容

- 。表發頁本在記後輯編 (1)
- ，信通的者編、者讀、者作 (2)
- 。表發頁本在
- 並雅大傷無點一載轉或刊附 (3)
- 。目日的者讀則訓以，文短

廬山山纜車

云文遊園十議。助費券部一宋
斥警家天；六已突可年子
之機百沖柱按德決。應內文報
車慶登于廬，定此用完氏之
謂；特世二山餘十項此成之一
此囑舉籍十與由二計新。落廬
既日，軍六建地像似式明怡山
為，何政年纜方元，工年，籌
政南端。與車與，極其已建
府京懸擊。職人款免過寫車
一央于其時投由大除其計計
述日慮力難印中，致遊現到
設報日，降有云夾聞山遊，
一著之謂基此云補經之，定因

真聯今八走運分但在此的員
氏合給日韓，配是五預開
，辦重，一直和由月計始五
說事慶藉千到軍子底。月
是度中主餘六類船就中當初
川中央席人月軍船要太時，
江任黨一。初火的完的數水
復朱政道六置的不成復育路
員紹軍手月只猶狗。員部復

復開，了 下才請盡生的交都
復故川， 來把示量們未涉有
員，江說將。同蔣想動紹，同
以復是主。學主辦起瓦賦學
生配員七席。們常法來氏有代
的。的，，能表。辦學濟成，
然後港一覽。火這並他恐將去，
而方部日。氣穩馬答怕風連每
急愈份起 冷，上整學度成天

情。也方現錢了份員在發齊個沒
境在無面在早。的，五育部月法
下道力因這已學少學月部沒的再但
再為走花生役校底老有，在是日
不們部把就早了大家，呆，留下
幾幾進為經不光們部把就早了大家，呆，留下
結到於七完哩，的運學，家學。月
呢維生困。結到於七完哩，的運學，家學。月
谷整難學果這學兩成中因荷留們 都校了。急
的款，校到華生月復大為並兩是 急

得每息專航運
日個震運運
但師動川要
再但師動川要
在是日
留下
家學。月
都校了。急

着，一舊九 懷九 懷九
貫，地年 抱入 抱入
一輛車寬前校。了到
一在園遊沒舍。了到
轉校有的。個新
的內柏人兩完。個新
西，油這樣整。環，大
樓樓路說讀和。的

個復于，循師生
餘除來着生一
餘師了到是成批
是生後南江分
暫外期京，配一
時，選了穿的批
了大的現三位中
一兩在映，大

了大開結連眷
復始果十無
員，從天急
又一月也心
活躍位不能
的帶十再等
的繼四等學
級中日。們

陶行知遺事

可女，于衣手陶 老走，氏血
子竟測冠持赴 牌，其為遊
待不仰。不雨大陶教明地中世陶
者着然旋正俞光氏青年位國，行
語獲入有。一。明去家照前戰時知
慕可。一罪購電世。今這會賢子
，觀陶慶，票彩前之年在家傳七月
，終究氏登拒後院有上的一中之二
納影因太不，。一。機今之平十五
之，質太納侍赤赤。走一照道而日
。而侍。者脚事。的去的論以，嚴
。男者亦陶之。的。那年的神，嚴
（光）子；不氏其布某日 一些者陶
獨何着退犯他日 以議立一，

走京 交差生蓬潏然，書因
了四 述了公到，和沒惱難
圖灑九可，司。要氏有器，因
灣的年以誰的但在生運這四為工。
和時前不致船在十公來帶于復。
儀候，落漂隻日月司。留餘員
器，中空空部前底打力重輸
，具大呢這破，以好方重的輸
其帶離了項拉民前交難慶圖的

個復于，循師生
餘除來着生一
餘師了到是成批
是生後南江分
暫外期京，配一
時，選了穿的批
了大的現三位中
一兩在映，大

擬府的一些材存人東規是存年學他
收派校選和留宣亞模敵得中校用
因一來以運續着節第之人很問廣用
此了的設同款大投一大的好，具
。提備着床批評，隨。敵在設
中 收，一，的之所會軍因人淪痛
大都切然體發以破驍這把陪都
員給中而樂，在醫院這它的留
一政大這器選敵為，裏後八在

緊，都月 矯的京活的 ；碧空回
張伴希一 神苑過同 ；在空來
而得望日校食派文得學現。訂的時
熱日能學預的大又常千， 製，時
的開成，定恐家像沉餘住 床，候
始為同，在儀在沙寂人 房，子
生活一學十。 ； 課局子
。種真們一 受似南生校 乘忙裏

吳亦子。在。為寄月安
級似文字惟五適一上平吾
無前此此月假觀一日弟
其說，稿六此此樂人出
妨明亦題日間之刊；運
礙原願日。正而控；運
一。為願其，表寫制于發各信
見。其大後報；與時問各
光顧觀能，又案一物問信
目手察兒經稿觀的上均
得以上其其控較取
而更為海蘇一制到
作廣文之，既。容。
，大化一達蓬一，一
，那之間再先至稿亦瀝
刊讀題生交九。其終
一衆稿一其此好
次，結轉拔創稿。收
，知端裝登原盛九

寫構文，太食立時職安
以如早大精的紀間，平
文何日題錄國念；終兄
章，這日，際，遵日；
可餘諸並分放兄完
弟均以前多略假讀忙次
之在作長不長一一責，來
邁貴為一便，一日，是總增
過刊我者，但文，是總增
首發請，敬此，竟應設敬
表兄如乞煩寄一帶法到
。轉排整文上日的寫。
七節即印諒查致之。一弟
月請的太。是正昨文近
月五請。運我我。日應來
日安將，很所此寫為命，人
華 來請想能文成美，人
德 來請想能文成美，人
頓 多一此的許編獨無數

作者·讀者·編者

七月三日昆明

大新振 漂印 染織 廠股份有限公司

新錨霖絲光藍布

榮

四大天王漂布

譽

出

美人魚精元斜

品

大星球絲光元布

廠址：上海南京路四一六號
 辦事處：上海南京路四一六號
 電話：一〇七四六

華

元

染料化工廠

出品飛機牌硫化元

品質高超 價格低廉

廠址：上海徐虹路二十八號

營業所：上海江西路漢彌爾大樓二二四室

電話：一〇七四六

上海維大紡織用品有限公司

專製紡織用各式紗管

▲創設廿餘載▼

▲行銷國內外▼

▲品質精良▼

▲媲美舶來▼

營業所

上海江西中路一七〇號二二二二二室
電話：一〇七四六 一七八五〇

製造廠

上海虹橋路一九二弄一號

觀察

·元百五售份每·

刊創日一月九年五十三

·版出六期星週·

期三第



卷一第

專論
失敗的統治

時代的分析

九年來昆明大學教授的

薪金及薪金價值

特稿連載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三)

東京通信

戰敗後之日本

宋子文的政策·政績·作風·

資本 (南京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一個非洲森林中黯夜的鳥

鴉尋覓者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文學的價值

書評·出版

未了知之人類

胡先驕

儲安平

陳友松

楊西孟

張東蓀

味橄

·撰稿人·

下之琳 王芸生 王曉愚 王鴻萬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柳無忌 孫克寬 許君遠 高覺敷 陳友松 陳炎德 梁實秋 張沈長 張東蓀 郭有守 程希孟 費希通 楊西孟 趙家璧 雷海宗 潘光旦 蔡維藩 錢能欣 錢謙益 鮑覺川 戴世光 顧翥 顧翥

轉答復觀察週刊記者
載對我評語 張君勳

尾 陽明小事·病社會
頁 梅光迪之五單元
顧翥 顧翥

·撰稿人·

通惠實業銀行

利 息 優 厚
服 務 週 到
匯 兌 便 利
交 款 迅 速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重慶總行：重慶陝西路
上海分行：天津路二二四號
電話：九八二四七
南京分行：漢口分行
電話：九八二四六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出品

四君子嗶嘰
四君子花布
四君子士林
四君子直貢
四君子色丁

豐泰染織股份有限公司

榮譽出品

渡達摩 絲光士林
燕燕牌色布 絲光元布

★品質精良·洗晒不褪★
事務所：上海寧波路二十七號
電話：一八二六八
廠址：上海膠州路九八三號
電話：六一九八六

重慶商業銀行

民國十九年設立
分支行三十餘處
辦理一切銀行業務

上海分行 九江路八十號
電話一六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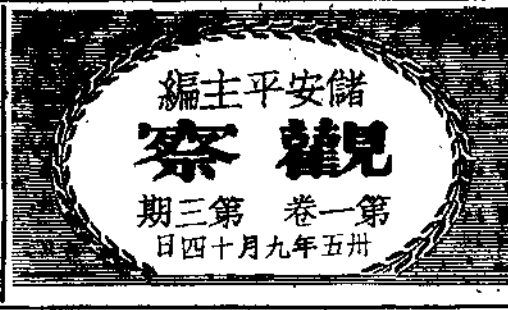
上海辦事處 金陵路一七六號
電話八二七六二
八四九八七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法租界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總經理：蘭州鳴遠文化社
編輯：中山路五五七號

北平總發處：國際書店

北平西單堂子胡同已十一號
(以求各地同業批發或零售)



本期作者

-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 陳友松：清華大學教授
- 楊西五：北京大學教授
-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 廣東川(朱謙之)：中聯對日代表團
- 專門委員
- 李廣田：南開大學教授
- 郭先謙：前國立中正大學校長

失敗的統治

儲安平

國民黨一黨專政，前後垂二十年。二十年執政的結果：一般人民的物質生活，愈來愈艱難；一般社會的道德生活，愈來愈敗壞。國民黨有主義，有理想，當初也是滿懷熱血，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志士仁人，前仆繼後。何以執政二十年，反弄成今日這樣一個局面：不僅黨的聲譽、地位、前途、日見衰落，就國家社會，也給弄得千瘡百孔，不可收拾。其中癥結，實堪研究。

一個政黨執政的成敗，原因既多且極複雜，非執一言所能論議；然其成敗之鍵，必有最基本的原由可尋。作者以為國民黨執政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他所採用以維護其政權的方法；祇此一着，毀壞全局。政黨要獲取政權，原為題中必有之義；在野的發想法獲取政權，在朝的要維護其既得的政權；中外古今，無有例外。但歐美政黨，恒以施政的政績來維護其政權；國防務臻安全，外交總替本國說話，政治力求清明，經濟盡量求其繁榮，一切在交通、教育、治安、衛生、房屋、休閒各方面，無不用最大的力量向最好的目標做去。所以歐美各國，無論內政外交，經濟文化，執政當局，總是處處為國家的前途着想，時時替人民的福利打算。就是蘇聯，其政體雖然另樹一幟，但經過幾個五年計劃，勵精圖治，徹底把國家弄得像個樣子，在國內，能使人衣食不愁，在國際上，能够打退強敵的侵犯。祇要政績良好，人心自然歸附；人民擁戴政府，政權自然不愁動搖；而朝野分頭努力，國家因亦可底昌盛康榮之境。

不幸中國國民黨走了另外一條路，他祇知以加強「政治的控制」來維護其既得的政權。我們先看這二十年來，我們的國家有什麼進步？言軍事，我們根本談不上「國防」，人家走已進原子和雷達的世界，我們還停留在步兵和機關槍時代。言政治，幾幾年來政治的技術大有進步，德國式的集中營和英美式的參政會，無不隨時應變，應有盡有，但政治在本質上則愈來愈開倒車：貪污流行，效能低落，自由缺乏保障，民生一無改善，而政治道德則尤見江河日下。言交通，二十年來我們曾鋪了多少鐵路，造了多少輪船？甚至到現在為止，不僅不能製造一架飛機，甚至還不能製造一輛汽車。言教育文化，二十年來我們的科學發明在那兒？第一流的文學作品在那兒？音樂和繪畫有何成就？其尤甚者，一般的教育水準及文化水準是在向上升還是往下降？至於經濟建設，土地改革，這一切有關民生的大問題，大都空冒多手事實，計劃多手實效。然而二十年來我們的執政黨到底在做什麼工作？一言蔽之，這二十年來國民黨祇聚精會神在做一件事，就是加強消極的政治控制，以求政權的鞏固。養許多兵，是為鞏固政權；一切黨團的組織、活動、訓練，是為鞏固政權；特務和各種檢查制度的施行，是為鞏固政權；就是公路的開闢、電話網的佈置，也無一非出自軍事及治安的觀點，其目的仍是為鞏固政權。二十年來，祇有這項消極的政治控制工作，吸引着國民黨無比的興趣和重視，表現着國民黨最大的勇敢，決心和魄力。二十年來，我們做百姓的，

祇有這一個項目，使我們到處聽得到、看得見、嗅得着、並感覺到它的緊張、嚴密、認真、和不放鬆。但是也就在這一項目下，這二十年來，不知消耗了國家多少金錢，雇用了國家多少人力，浪費了國家多少智慧，糟塌了國家多少光陰！當前的執政黨既傾其全力于消極的政治控制，必然大影響他在積極方面的種種建設工作。所以，二十年來，我們的交通和水利沒有高度的建設，土地制度沒有革命性的改革，耕耘的方法和耕作的工具依舊墨守陳規，種子和肥料毫無新的改進，人民的居室依然黑暗而污穢，民間的代步工具仍然滯留在原始階段，一切近代的機器生活從無機會插入鄉村，保健事業和社會救濟有名無實，疾病與貧窮仍瀰漫全國，一般人民生活的苦痛、生活的苦痛、以及生活的苦痛，以及生活的苦痛，以及生活的苦痛，毫無改變，毫無進步。凡上所述，俱屬瑣碎，而無一非建國元氣所繫，但從來沒有見到政府有興趣和決心推行過任何全國性的溫和的社會改革。二十年來中國的執政者，祇有在征稅和壯丁兩件事上才思及人民，此外人民在政治上幾不復佔到任何重要地位！歷觀往史，沒有一個政府能够不顧人民而能長久維持其政權者。不顧人民苦樂的政府，必然失去人心；不為人民福利打算的施政，必然不能使國家社會得到健全的發展。政治生活中本來濟有物理的作用；政績窳敗，人心怨憤；人心怨憤，政權動搖；政權動搖，執政者的控制勢須加緊；壓制越緊，反動更烈。如此循環，互為因果，而終必全盤傾潰，不能收拾。

抑有進者，太重視消極的政治控制，必然同時促成道德的墮落。政治控制是以力取人而不以德服人，主使這種政策及執行這種工作的人，必為無道不德之徒，流風所至，遺害難言；這是一層。其次，在一個以力而不以德治人的社會中，有骨氣的人，心難甘服，于是偏激者「逼上梁山」，中庸者潔身自好，柔弱者頹廢消沉。國家盡失棟樑，社會無復正氣。其三，在唯力是視的社會上，斷無是非公平可言。我們看這幾年來，國人的意見，政府置若罔聞，而美國一言半語，當局無不重為考慮，因為美國有飛機大砲和金錢；無黨無派小黨小派的人，喊破了喉嚨也是白費，而共產黨的意見，就不能相應不理，因為共產黨有槍桿；甚至教授罷教，社府可以聽其自生自滅，而工人罷工，有司不能不管；一切砥礪強力。祇講強力的社會必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同時亦即為一個亂的社會。其四，

要求政權鞏固，自然不顧政局發生不必要的波瀾，于是老朽之輩，雖庸碌一無成就，亦可尸位十載而不易，「忠實」之徒，雖惡行多端，衆口所誅，亦仍能安如磐石，行其所行。賢不肖不復有別，而國家取士之這盡失！

在一般國民黨人的心目中，以為今日黨的生存問題，其重點莫過於敵黨之消滅。作者則以為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今日國民黨的問題不是如何對付敵黨，自然更不是如何消滅敵黨，而是自己能不能認認真真硬硬硬硬硬硬快做幾件像樣的事情。今日一般人民所要求者，是（一）沒有房子住的能有房子住，（二）沒有衣服穿的能有衣服穿，（三）沒有飯吃的能有飯吃，（四）能讓他們和平地安于他們的工作，樂于他們的工作。今日一般知識份子則更進而希望國家有尊嚴，有前途。假如大家有屋住，有衣服穿，有飯吃，能樂業，人心自然歸附，社會自然安定，國家自然結實，國際上自有地位，整個國家的前途自然充滿着光輝與希望，而今日批評政府者，亦必將擁護政府之不暇。今日之世，未有國家垮台而政黨可以站住者，亦未有人民貧窮而國家可以富強者；富國先富民，與黨先興國。要挽回黨的頹局，當前的執政黨必須趕快改變作風，換條路走，下大決心，大刀闊斧做幾件福國利民的大事，以振人心。二十年的時間不算短；二十年的歷史說明單靠消極的政治控制維護不了既得的政權；這條路走不通，越走越近死路。一個執政的政黨，必須以政績來維護其既得的政權。能如此，國家有利，黨亦有利；否則，國家也許有前途，而黨決決無前途。

九月九日

胡適談話一段

七月二十日上海文化界在國際飯店招待胡適。胡氏作歸國後之首次公開演講。內有云：「現狀之紊亂與不上軌道，由於組織不健全及人事未盡力者頗多。全國上下，尤其文化界教育界人士，應多下研究工夫，探求問題癥結，努力改善，則國家民族前途自極光明。」

時代的分析

陳友松

人人都說我們的時代是大時代，然而這大時代究竟是什麼？我們至少應有明確的觀念。人類生活在這地球上，從猿猴到現在，至少有一百萬年。從北京人到現在至少有五十萬年。從克魯馬龍人到現在至少有三萬年。有文字以來不過六千年。經過原始時代、封建時代、啓蒙時代、與資本主義時代，自第一次產業革命到現在，人類生活最大的革命，是利用科學方法征服了自然，所以有些哲學家如克伯屈稱此時代的特徵是「試驗了的思想」(tested thought)。第一次大戰是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

火併時代。第二次大戰在表面上是德謨克拉西與法西斯主義的爭雄時代；實際上是三種社會經濟制度在爭雄：第一是法西斯主義企圖以獨裁與全能主義保存資本主義；第二是蘇聯共產主義企圖以武力毀滅資本主義；第三是中道即改良資本主義。這是「西洋思想與文化史」的著者班理士教授的看法。軸心國家既敗，共產主義與改良資本主義必然衝突，所以民主與自由有兩種不同的解釋，引起舊金山會議與五強四強外長會議及現階段的種種糾紛。這就是我們所謂大時代的核心問題。其衝突的結果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不能逃避現實，必須剝及履及抓著現實去處置它。我們的時代有似小說家狄根士的「雙城記」中的卷頭語所說：這是黑暗的時代也是光明的時代。我們的現實是黑暗的，我們的理想是光明的；我們的使命就是在以光明來照黑暗。我們的光明就是人心中憧憬着的若干偉大的理想。人類似乎都對這些理想抱著極大的希望。

二十世紀最顯著的特徵是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的因素之不齊與脫節。我們的物質文化是嶄新的，其複雜性與效率比以往任何時代要大。我們今日正進入第三次工業革命了。但同時我們的制度與社會思想，仍是原始的、中古的、封建的。我們的族國制度是十七世紀的產物，代議政治是十七十八世紀的東西，今日的法律思想根本是羅馬法與中古的英國公法，和十七世紀的自然法的理論。我們的教育內容是主要受古典主義支配的。我

們的宗教思想仍脫不了基督降生前後的陳跡。我們的經濟思想的根據大部份是亞當斯密士的「原富」一書。百分之九十的哲學思想，是從梭格拉底到赫格爾的改組派。這是我們時代的鴻溝。必須把這鴻溝填平了，我們的文明才有保存的可能。我們不能一隻腳踏在飛機上，一隻腳在在牛車上。因此，先知先覺們都在大聲疾呼「我們生活在革命中！」我們的使命就是在促成這革命的成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於是喊出很多口號來，各有各的名稱，叫「我們的時代」：

一、人民時代 人民這一概念，特別是指平常人 (common man) 說的。其基本信念在推翻人爵實現天爵；是新的民主主義，代替希臘市民的。法國革命之中產階級的與一九二九年美國組織個人主義的一切舊的民主。這個概念是受過社會科學的發現之洗禮的。第一、它推翻了種族優劣論，第二、它打破了傳習的遺傳觀，第三、它粉碎了舊式的不變的人性觀；重視學習與環境，以教育機會平等為人民時代的最重要精神。

二、超族國時代 這個概念在英文是 Super-nationalism 或大同時代。首先用之的是美國思想家愛德華華英。他說國際一名辭已經不合時宜了，舊國際聯盟即因此而失敗。在新時代地球上每一角落的人民都成了鄰居，舊式的國家主權所謂「薩威凌帖」必須要修正。前進的政治學家都一致主張這種新觀點了。建立永久和平的先決條件，是在建立一個超國家的世界政府。威爾基先生的「天下一家」一書也是充分表現這種精神的。

三、綜合時代 這是思想家與文化學者所主張的。哥倫比亞大學會舉行一個學者的和平會議，企圖從學術的立場建立持久和平。會出版一書名「和平之先路」(Approaches To Peace)。書中哲學家們都說我們到了人類思想應當綜合的時代。東西洋人類文化各種不同的意識型態，應加一番總檢討，從異中求同，庶幾人類理想有統一的可能。同時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面，因為百年來分門別類壘壘森森，互不相涉，因此許多新的發現

與發明祇在少數人心中，未能普及大眾。所以現在已經產生了一種科學的統一運動與人化運動。杜威本年會著一文「人文科學能人化嗎」(Can Science be Humanized)，即是促進此綜合時代的趨勢。

四、動力時代 百餘年來人類最驚奇的進步是發現並利用動力去替人作工。美國科學家米利堅說：「如若你問我近來，劇世變之原因與人類自由之預測，可否用一言以蔽之？我答道：即在使熱前為人類做工作之方法的發明與利用。」史家稱我們的時代為動力時代，加速並擴大了征服自然的能力。世界將普遍進入高度工業化的時代。我們的使命就是在繼續發展科學與工程開發動力為人類全體謀幸福。美國人每人現有一百個機械奴隸替他工作。中國每人只有半個馬力時的動力，祇當美國人的二十六分之一；這是中國貧乏的技術上的基本原因。

五、原子時代 原子能力的發現是動力時代的突變現象。原子時代是美國「民族雜誌」喊出的口號。去年九月二十九日其時評有云：我們已經生活在原子時代六週了。可是我們的政治與軍事領袖的思想仍舊是在原子前時代打圈子。這是人類最革命的技术發明，把人類的生活突然推到一個劃時代的境界。對於國防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制度的看法已有空前的革命。從今以後，人類唯一可靠之共同生活之政治方式，不得不是祇有一個世界政府，超然於一切國家，掌有維持和平的大權。局部的國防已經不能担保和平了，美國軍事當局曾經談話的說，今後國防唯一可想到的方法，似乎是在敵人來用原子彈打你以前，你先用之以打他。舊式的強大海陸軍、勢力範圍、殖民地、緩衝國、強權政治等一切都不合時宜了。將來的主要攻勢武器，必是一個飛彈式的無人駕駛飛機，帶着原子彈用雷達指導；如果人類還不覺悟，空地地球有回到八萬萬年前星雲的可能局面。如能覺悟，則原子能可利用之以提高人類生活水準，到不可思議的局面。我們的使命就是在選擇那一條路。

六、計劃時代 有人呼我們的時代為工業主義的時代。也有人呼之為分配時代。但大規模的生產與平等的分配，是與計劃經濟聯在一起的。而計劃經濟又必須以計劃社會為前提。美國學術界已喊出計劃時代的口號，並創辦了「計劃時代」一雜誌。瓊理士脫社會計劃是當代一個基本概念了，其特徵是：人類生活各方面的配合有功能的聯繫，專權的充實，計政的

重視，衝突的統合，浪費的減少，組織上的龐大與精密。誰有高度的組織力與合作精神誰就配生活在這時代。計劃時代的基本信念是社會動力主義，此點已由羅爾文在其新著「計劃的時代到了」一書已有詳細闡明，謂人類可以運用集體方法控制其命運使社會進步。

七、平衡時代 (The Age of Balance) 這是美國著名學者魯意士孟浮德所主張的。他近著一書名「人類之境况」是闡揚此理的。他說人類的心物與生命失了平衡才有戰爭。在平衡時代我們需要拓荒精神與游藝精神的新族類，有生機的人格和平衡的人格，支離破碎的人應代之以完滿發展的人，有一個內在環境解放的心意使能獨立探討，有身心的平衡使能有完盡有效的功能。但所謂平衡，是動性的，不是靜止的。不但個人要平衡，社會也要平衡。社會的平衡須求之於上述所謂計劃社會，這都是屬於人的科學即社會科學。所以有人說今後的時代是注重社會科學的時代。羅斯福在逝世以前有一篇未公開的演說曾經這樣鄭重聲明過。

八、藝術時代 這個名詞雖是筆者杜撰，但其意義則是當代哲人多已闡明過的，雖然任何時代都有藝術，但藝術思想之開展與美育之宜普遍重視，却是二十世紀的事。二十世紀應特重美育其理由是很顯然的。第一，工業化將使大多數人民增加閒暇，其休業須貫注以藝術精神。第二，過渡時代的道德標準未建立，宗教日益式微，人人說我們的時代問題根本是一個道德問題。美學的發達是淑世的要圖，所以羅新金說藝術是現代社會的大救濟者。當時有人叫無藝術涵養的德國人為教授過頭的野蠻人。蔡子民先生肯定美育代宗教實有至理。在航空時代及原子能時代，人類需要藝術更為迫切。瓊理士在其「二十世紀的知識生活」一文(見「西洋思想與文化史」一—三二面)說：「不管我們的經濟問題是如何滿意解決，如對美育沒有適當注意，我們仍不過與舒適的禽獸無異」。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格說：時代的趨勢是社會化日益擴大，為了建設的程序與策略，必須其指導概念與態度是從三方面得來：即社會哲學家，社會工程師與藝術家。因為藝人是社會的人生展望與生活方式改造的真正領袖，因此我們的使命便是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能如是則可以了然馮友蘭先生所著的「新原人」內所倡導的天地境界，是與時代精神相符合的。

九年來昆明大學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實值

楊西孟

這篇短文的目的是在發表附在後面的一個表格。這個表格列出三行數字。第一行是昆明自二十六年上半年至三十五年上半年的生活費指數，係採用雲南經濟委員會設計處所編的此項指數。第二項是大學教授的薪津約數，是以聯大中等薪金和四口之家的津貼為標準。惟因每月薪津皆在月底發給，故各月薪津皆列作下月待遇。第三行是薪津按生活費指數折合為戰前法幣的數目。

由表中我們可以看出，自抗戰以來，由於物價劇烈上漲而薪津的增加遠不及物價上漲的速度，於是薪津的實值如崩岩一般的降落。到三十二年下半年薪津的實值只等於戰前法幣八元。由三百數十元的戰前待遇降到八元，即是削減了原待遇百分之九十八。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上半年薪津實值僅剩於十元左右，這主要是因為米貼按市價計算的緣故。到三十四到八月抗戰勝利，昆明物價猛跌（較後方其他各地跌的更多），使薪津的實值頗為提高。隨後十月間昆明物價雖回漲起來，但一個月後即趨平穩，並未回復到去年七月物價的高度。在他方面薪津亦略有調整。所以勝利後的一年中薪津的實值頗有提高，總算給大家喘過一口氣來。

昆明是抗戰期中全國物價的最高峯，而昆明教師的貨幣薪津又被壓的特緊，所以昆明的薪津實值要算後方最低的了。試以重慶而論，到三十二年五月的時候大學教授的薪津實值尚有戰前的十七元有餘，同時中學教師也有十四元八角，雖已降落不堪，但還比當時昆明大學教授的十元略餘差強不少。

在抗戰後期大學教授以戰前八元至十元的待遇怎樣維持他們和他們家庭的生活呢？這就需要描述怎樣消耗早先的儲蓄，典賣衣服以及書籍，賣稿賣文，營生不足，衰弱，疾病，兒女夭亡，等等現象。換句話說，經常的收入不足，只有消耗資本，而最後的資本只有健康和生命了。但這一切我們在這裏不擬加以描寫。

至於這種待遇的經過，到底代表一些什麼意義呢？是否含有恥辱呢？有恥辱是誰的恥辱？未必僅是一方面的恥辱嗎？恥辱的真義值是如一般人所理解嗎？這些問題我們在這裏也不加討論。

我們在這裏只留下這份冷清的數字，數字雖然不如普通詩詞的生動但

擺在這裏可供目前和今後若干年代研究者的參攷，特別是關心於社會，經濟，以及政治問題的人們的參攷。從這類的數字，隨人的運用，當可抽繹出許多的意義來。

回視抗戰中高度通貨膨脹下的昆明生活，恐怕大家都會感覺有如噩夢一場，這份數字也許可以認為夢中事的一種記載吧。

附表：昆明大學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實值

年份	生活費指數	薪津約數 (元)	薪津實值 (元)
二十六年上半年	100	350	350
二十六年下半年	108	270	249.5
二十七年上半年	115	300	260.8
二十七年下半年	168	300	178.5
二十八年上半年	273	300	109.7
二十八年下半年	477	300	63.8
二十九年上半年	707	300	42.4
二十九年下半年	889	300	33.7
三十年上半年	1,463	400	27.3
三十年下半年	2,357	770	32.6
三十一年上半年	5,325	860	16.5
三十一年下半年	12,619	1,343	9.9
三十二年上半年	19,949	2,180	6.3
三十二年下半年	40,499	3,697	3.8
三十三年上半年	82,986	9,417	1.1
三十三年下半年	143,364	17,867	0.7
三十四年上半年	430,773	56,650	0.9
三十四年下半年	603,900	12,750	0.5
三十五年上半年	514,290	141,660	0.3

附註：三十五年上半年之各項數字係一月至五月五個月之平均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張東蓀

三 中國歷史上的九種矛盾

上節所述各時期自是十二分簡單，僅爲大概而已，因爲主旨不在詳述歷史，而只在表明每一時期都有殘留的勢力一直餘留到現在。所以愈後則內容愈複雜。愈複雜則愈包含有衝突與矛盾。一部中國歷史可以說是衝突與複雜愈趨愈甚的一個歷程。我現在將這樣的內部矛盾分幾點來申言之。第一可以說第一期文化與第二期文化之矛盾。關於第一期文化與第二期文化之分別與性質，已在另篇「論文明與進步」一文中詳述，這乃是我的創見，讀者請先閱之。所謂二者之衝突乃只是第一期文化仍殘留於第二期的時期中。事實上第一期文化的殘留真是極少極少，但在思想方面却是有深厚的色彩。第一期的文化是如老子所說，小國寡民的那種樣子。到現在還有人入山修道，就是要想過活這樣的「森林文明」。即在現在的世界中，這種超世的生活方式與出世的觀念思想亦在皆有。不過中國人始終以爲這是人類的本態，以後便是從此墜落。莊子有言：

「南海之帝爲儻；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儻與忽時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應帝王）

這雖是寓言，然却頗足表示一些人們對於第一期文化之仰慕與對於由第一期文化轉到第二期文化之厭惡。這種思想是以爲應當回復到渾沌，自如與無爭。後來因第二期文化發展得太厲害了，這些殘留雖不能爲有組織成片段的東西，但却總是有鱗一爪出現；例如後世帝王明令禁止奇技淫巧，便是其一端。又如反對貨幣而主張以實物交易，亦未嘗不是受此種思想之賜。儒家思想中亦吸收有這一類的觀念。所以我說中國的歷史是演變

的；而中國的思想則是復古的。換言之，即歷史是爲事實所迫，不得不往前跑，而思想却總想對之向後拉回，思想之向後拉回亦不是完全沒有力量。于是思想與事實之間便演成一個衝突。此即爲第二種矛盾。儒家比道家透達一些，明知恢復第一期文化是絕對不可能了，乃改爲主張恢復到第二期文化初發生時尚未發現弊病的狀態。但事實是停不住腳的，總得推演下去。於是儒家思想仍爲一種挽回。從此以後中國的歷史數千年却永遠是在「事實推之」、「思想挽之」這樣一推一挽之中過下去了。在此處我要補述第一期文化與第二期文化上之生活狀況。在第一期文化中人們是自耕而食，自織而衣，換言之，即自己生產而自己消費。其最大的缺點是沒有閒暇，用以從事其他建設與研究。在第二期中則生產與消費劃分爲二，雖人人都是消費者，却未必都是生產者。因爲生產者與消費者相對分，於是則生產者反不得有充分的消費，消費者反得大量的生產品以供享用，而爭奪遂因而起，演爲比較有規模的戰爭。我所謂「事實推之」即指此而言。唯物史觀解釋歷史在這一點上是不磨的真理。但思想却不是物質狀況之反映，好像照像之與本人一樣。思想總是想對現狀有所改變。這乃是由于思想之本性使然。雖思想之「挽」不能有多少阻止事實之「推」，但思想却始終不能忘其挽。因爲不挽即等于不要思想了。第三是封建與統一之矛盾。這個矛盾直到現在可以說是中國的一個最大難題。恐怕必須等到將來大興工業以後，全國鐵路公路如密網那時方可望解除。在今天和今後十年以內恐怕還不能完全解除。因爲在往的歷史上鬧得最厲害的亦就是這個地方與中央之不調和。在歷史上我們看見地方割據以致全國分裂的情形不僅是數見常見，視爲故常了，並且歷時甚久，反比統一的時候爲長。可見封建勢力作祟得厲害了。但一班人只知阻咒封建勢力，却不知其從何而來，何以如此蒂固根深。要作進一步的說明，我不能不更引出另一種矛盾來。此即是第四種矛盾。這個第四種矛盾是農民與軍隊之衝突。關於封建與統一之

三、明、白、所以不必多說。不過封建與統一之矛盾却和農民與軍隊之矛盾是一件事之兩方面。封建與統一之爭是關於地理方面的，換言之，即地勢所使然；而農民與軍隊之爭則是關於人事。關於這一點我要詳細討論之。

我以為一部中國歷史只是一部農民負祖史，同時亦是農民對於負擔的反抗史。這話怎講呢？世人往往迷于階級之固定性，以為農民與軍閥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階級。其實軍隊完全是由農民而來的。可以說自古就是民與兵同族。農民之所以逼為兵士正是由于逃避負擔。所以農民之負擔愈重，而其逃避之法亦愈只有當兵與爲匪之一途。須知爲匪與當兵在名稱上雖二，而實際上只是一件事。中國在經濟上唯一的財源只有農業，于是唯一負擔者即爲農民。工業商業雖亦負擔種種捐稅，然而却依稅轉嫁之原則最後仍歸到農民身上。農民是被榨壓者；其唯一的反抗方法是永爲榨壓者。因爲農民根本不成一個階級，沒有階級的自覺心，不會團結成一體，所以從來不想把整個兒的一個農民階級從苦痛中解放出來。乃只有單獨三五成羣以另打出路。正好像中國舊社會中婆婆媳一樣，媳的唯一希望是他自己變爲婆再去虐媳。所以軍隊是農民的尾閘，正用以逃避榨壓。不僅是逃避了榨壓，且可翻過來以壓制他人。於是我們應大大明白中國只有政治性質的榨壓。這句話並不是謂完全沒有經濟性質的榨壓；須知一切經濟性質的剝削都是藉着政治性質的榨壓而始存在，換言之，即前者只被包含於後者之中而其本身不是獨立的。日本學者們多謂太平天國是農民革命。我看丁不覺好笑。其實中國自秦以後那一次變亂不是農民革命！只是有些比較上純正，有些不純罷了。不僅黃巾是農民革命，即陳涉、吳廣亦何嘗不是呢？甚至于劉邦，宋溫雖自立爲天子，然亦只是同一性質的。須知「造反」與「換朝代」是一件事。現在則稱之爲革命。洪秀全的作風亦決不代表全體農民的利益。所以不能單把他認爲農民革命。要知中國歷史上由農民起而取得政權的事情本是屢見不一見，毫不希奇。並且總是自己由被壓迫者中跳出來乃轉而壓迫他人。根本上由於財源只在於農業。當其跳起來的時候是指出教民于水火的旗幟，並實行免稅免賦，以資號召，於是人民在壓迫中希望昭蘇，自易起而響應。迨其成功以後，却爲了財政的緣故，依然還得向擁護自己的人民身上來剝削與榨取。所以中國的屢換朝代的君

主專制政治決不能維持至二三百年以上。唐、宋、明、清、雖都比較有長期的治安，但其間仍有變亂時時發生，可以說中國歷史上二百年以上的無內戰實爲罕見。這乃是中國的病根，將來愛國憂國之士必須從此點着眼。須知這種情形不僅是由于事實所使然，並且還附有所謂「觀念形態」（此乃馬克斯派的術語）。即漢朝的讖緯或圖緯是也。何以讖緯的思想在漢朝而大盛？根本上是由于劉邦起自平民。史記說：

「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尚赤。」

因爲事實是客觀的，而心理是主觀的；但人們並不直接了解客觀事實而只是順着事實，混在其中，爲其所推而行，同時主觀上却不能另造一套說法以應合此趨勢。所以凡事實必附有一套理論，我名之曰「說」。讖緯是一套神話，正所以說明這種不可以個人能力所左右的政治變化。創此思想一直到後來猶未消滅淨盡。現在尚有一些未開通的鄉人還會相信有「真龍天子」出世，換一個朝代以蘇民困。「推背圖」與「燒餅歌」所以能風行一世，亦就是爲此。我嘗究農民何以會變爲兵士以造成軍閥之故。乃發見中國自古以來即賦農民以自墾其田之力量。周制以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同時鄉有軍，州有師，黨有族，閭有卒，比有伍。其詳雖不可深考；然面亦足見古代耕種與守禦完全是一件事。耕者必能自守其土，方足以使其田爲己有。可見在古代得了土地以後必須能守方能開耕。于是耕者與守者遂同爲一人。此即所謂農兵合一。在這個農兵合一上却演出農兵分裂，以致二者對立。這種農民自禦的情形直到現在還依然存在。由農兵合一而變成的農兵對立就形成治者與被治者之衝突。這乃是第五種矛盾。這個矛盾在他國決不似中國那樣。我嘗說中國除了在週古時代不計外，始終沒有實現民主精神。因此中國治者與被治者之衝突特別厲害。倘使有人願意用「階級鬥爭」一名詞，我期以爲只有這種衝突是可謂階級鬥爭。總之，中國的剝削是政治性質的；中國的階級鬥爭亦只是政治性質的。若專從經濟性質來解釋之便爲失常了。治者與被治者之鬥爭可以相安于一時之故，大半由于治者允許被治者納稅以後不再多加干涉。被治者但求不擾，亦就願意供出其一部分的收獲。證以鄉間所謂自治組織不外乎目的在代替官吏徵集租稅。只須完納以後

便請官家不再過問。官家亦正樂得省事。否則擾民，而擾民之結果即演成造反。須知中國社會只有三個階級。一個是官。其中又可分為士。關於士，我將特別論之。此外是商。商只是官之化身。地主更即是官或其子孫。作官的無不以其官囊來買田。至于收租却亦靠着官場勢力。倘不如此佃農得種種藉口而不繳付。凡經商亦必須借官場的勢力。所以純粹的商人本極少，在社會上不佔勢力，故商亦只可歸入于官的一階級中。還有「紳」，就是下野以後的官。另一個是民，亦即是農。第三個是軍與匪。所以農與民是一個階級；軍與匪是一個階級；官與商是一個階級（但此處所謂商當然須把商店中的夥員除外）。也只有農與民是被壓迫的。農民要逃避這個壓迫，亦只有遁而為軍或為匪，上文已說過了，恕不再述。官與商所以能成爲能壓迫者乃是靠着軍的力量。所以中國情形之可怕處不在階級分界的嚴明，而反在階級之可以混易。于是治者與被治者不成爲兩個階級，乃只是兩個界域，人們可以自由出入于這兩個界域間。凡治者享盡人間幸福；被治者受盡人間苦痛。除了不交通的鄉村爲政府權力所不及者以外，被治者總是不斷地想搖身一變爲治者。所以「治權熱」在中國人心中比任何國人都厲害。在這個情形下，生產者永久是負擔者，反不得有享文；而不生產者却得充分享受而無所負擔。自從帝國主義以商戰侵略中國以來，這些不生產者更把從農民身上剝削下來的財貨來買取外權。于是國乃愈窮了。這是人人所能看見的；無如有些學者爲「公式」所迷，反而熟視無睹，豈不可怪。最好笑的是日本的新派史家，以康梁與孫文之改革謂爲有產階級革命。殊不知 Bourgeois 與 Proletariat 這兩個名詞在馬克斯是以所謂「剩餘價值」來作分別的標準而定的。乃是指特利利息利潤與租金爲生活的人們而言。這純是就經濟方面來說的。中國的榨壓既完全是政治性質的，則當然無所謂有產階級革命。須知辛亥革命並不是成于有產階級的士大夫；乃是成于所謂新軍。清末如不練新軍，恐怕就不會有辛亥革命。所以辛亥革命雖建立民國，但其性質却和以往的換朝代並沒有十分大不同。在名號雖是民國與共和，而在實際上已經三十餘年迄未有國家組織根本法的憲法，政治亦從未走上民主的道路，就是因爲這種革命還沒有離開中國歷史的老套子。翻過來說，倘使完全不踏入中國的老套，恐怕辛亥革命根本上就不會成功。梁啟公一人主張只問政體不問國體，章太炎一人主張推翻帝制。後者

畢竟得到中國歷史的敬調，所以前者沒有成功。到了今天大家應知道順着中國歷史的老軌道來往下走，縱使有許多變化，必依然不足致中國得躋于現代國家之林。總之，在中國歷史上治者與被治者之矛盾是特別重大。傳統的辦法是換朝代，使治者與被治者有時可以易位。但這個辦法完全是無用的。

于是我們應得換一方面，另述一種矛盾。這就是第六種矛盾，亦甚爲厲害。即外來的西洋勢力與中國固有文化之衝突是也。所以我從鴉片煙戰爭起特別劃爲一時期就是爲此。辛亥革命是受了歐美思潮的影響，這誰亦不能否認。但辛亥革命却與法蘭西大革命，美國獨立等不可相提並論。在以前西方勢力之侵入，乃是西方帝國主義以武力爲商品推銷之後盾而一舉將中國化爲「推銷場」(Dumping field)，加以不平等條約，由關稅之不自主，遂致中國束手自困。關於這些情形，坊間頗有許多書論述，本書不必複述。就中現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先生之「中藏之命運」前半段亦即言此，尤爲國人所必讀。不過這個情形既陳列目前，爲人所共睹，則更無詳說之必要。在清朝末季可以說完全爲此問題將一切人的腦中所充滿。于是有變法自強之提議。其動機是想效法于西洋而用以抵制西洋的侵略。在此處乃又包含有一種矛盾，即是西方的帝國主義侵略勢力與西方的文明思想之衝突。西方勢力到中國來，把中國當作殖民地，這是帝國主義之所爲。但西方各先進國却自己居于文化最高的地位以爲應當自由，應當平等，應當以科學發見真理。這種思想和歧視他種民族之自慢心本不相合。于是西方國家對外的作爲與其文化中所含的根本概念未嘗沒有很大的衝突。這個衝突到了中國來即變爲以西洋的學術謀自強而抵制西方勢力之侵入與壓迫。這一點上却和後起的各民族之運動相同。在最早的有意大利之建國；在最近的有土耳其之建國。中國適應此世界潮流，知識分子相率講究新學。這亦是自然之勢。但迨至此次世界大戰起來爲止，並未成功。其原因乃是由子尚有中國固有的文化在暗中作梗。我們可以把西方勢力與西方思想之衝突列爲第七種矛盾；而把西方思想與中國固有思想之衝突算作第八種矛盾。中西思想之最大衝突點是：近世西洋思想是個人主義而中國則始終未能脫離家族本位的觀念。以故對於個人主義遂誤會爲個人享樂的主張。總之這三個矛盾只是一個。而這種情形顯是歐中國于船隻，直到現在仍是十分

嚴重。

此外我更提出一種矛盾。在上文會說過，治者與被治者之間有永遠不磨的衝突。而在治者階級中，除了軍隊不能完全在內以外，在歷史上只有君主與官。在官的階級中，我們雖可說尚有「士」，但士却不能算完全在於其內。因為中國以往是讀書的機會並不十分難得。農家子弟只要聰明又能得讀書的機會，一經考試便可為士。所以中國歷史上的辟舉與考試等制度實在是一個好制度。能把人才不拘階級提拔出來。在以前，可以說只有官。讀書亦只是為了做官。所謂學而優則仕。但自孔子出來却另賦予士以特別的使命，不僅是充官吏而已。這一點我在「知識與文化」一書中會暢論之；在「思想與社會」一書亦有提及。我以為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確是唯一的特別人物。他的不朽的功績就在於把一大部分官吏的候補者而對為士。須知士並不是現任的官，亦不是退職的官。但同時却可以在官。于是我們便有了第九種矛盾。這就是士與官之衝突。要明此點請先一述士是甚麼。士是維持風化的人。一個社會中其道德標準必須由若干人以己身作榜樣來維持之不致跌落。其他人們對於是非善惡忠姦之批評都自然而然跟着這種人走。教化與風化之責任遂自然會落在他們的肩上了。他們是用「自律的」(Autocratic)道德行為來作砥柱。中國沒有宗教，幸而有他們來作宣教師。他們可說是「道德家」(Moralists)。須知在西方，道德之維持完全靠着宗教，即窮鄉僻壤亦都總有一個教堂，這個教堂中的牧師隱然即代表這一鄉之關於道德的輿論。某人賢，某人不肖，某事可作，某事不可作；皆以牧師一言以為準繩。而中國却就是士。在清朝，鄉間只要有一個秀才便可以其言行為大衆之規模。所以士不一定要做官。讀書人而窮耕，本不算甚麼。自孔子劃出一部分的官來改為士以後，漢朝的董仲舒等更藉君主的力量以推行之，直到唐宋遂發展為理學。自理學興，士之所以不同於官更為顯著了。清朝雖為外族，但在這一方面却並無變化。錢穆先生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以為顧亭林不應允許其幼輩事異姓。此論未免太苛。須知當時只是皇室變化，而不是文化變化。決不可與現今日本之侵略中國同日而語。不過在中國歷史上士能發揮其使命的則比較上以宋朝為最。有呂氏的鄉約，范氏的義莊，有朱子的社會。凡此都不是藉着官力而辦的。乃是士之所自辦。不僅有助於教化，並且有助於組織。不過士

之原本的職務仍是在于掌禮，胡適先生以為掌禮是士的職業，這句話却道着了一半。須知即在西方，凡婚喪等禮儀本都是由教堂司之。社會上確是需有一類人懂得禮節，能指示一切，俾得運行。中國的禮節又特別繁重，更非有專門知識不可。雖則士是以其所有的關於禮儀之知識來教導人，但他却並不以此而獲得收入。他並沒有固定的收入，所以胡適先生的「以掌禮為職業」一語，職業二字却有語病。孟子說：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為能。可見士雖為社會掌司禮教，但却並不能以此而得報酬，有固定的收入，以維持生活。這和耶穌教的牧師，佛教的和尚不同；因為他們的教會與寺廟自有產業，得以生活。士既不是一種有收入的職業，於是為了生活計，只有遁入於官之一途。此即所以士與官總是常相混合之故。在一方面既沒有固定的生活基礎，在他方却必須為人羣主持風化，為社會立道德儀表，這實在不能不算是一種艱難困苦的事業。並且由講禮而引出講理，則更是一種學術上的負擔。須知禮是節制，是人為的秩序；而理是法則，是自然的關係。在這個一轉移間便由實用而進至純粹學術。於是士之使命不僅為社會上有一種作用之人，且必兼為學者。學不深則見理不切。見理不切則言行之感人必亦不深，士之事業至此可謂更難了。所以我嘗說，在中國歷史上，士階級雖未必百分之百完成其固有的使命，但確可說是功多於罪。因為我們並不是不知道在以往士人確有種種弊病。例如尚文、孤標、黨同伐異，只知替人計劃而自己無担當力等等。後世因為相率為官之故，更染了無數的官場惡習。此則不必深論。不過拉長了看，士在中國歷史上尚可算一種有負擔的人。中國只有三個階級，我在上文已言之，即君主與官是一個階級，軍與匪是一個階級，農與民是一個階級，農民是中國自有歷史上以來唯一的負擔生產任務者。當然只是有功而無罪。在不生產的一類中有功的却只有士。至於官與軍在中國歷史上始終是罪多於功。君主與匪更不必說了。所以我以為士若真了解其使命，則士與官在本質上必是衝突的。我遂把士與官之衝突列為第九種矛盾。在歷史上這樣衝突的事件亦不是沒有。最顯著的是南宋蔡朱喜僞學。不過到了清末，改科舉為學校以來，讀書人習得一技之長，自然走入作官之隊，所餘有志之士只有變為革命黨。只有這一些從事革命的人還有些士氣。但士的革命是不會成功的；因為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換朝代都是由於軍或匪之驅起。辛亥革命在表面上是

受了西方影響；而在實際上其所以成功仍由於合乎老調。所以我嘗說，士是一種輔治階級，而不是治者階級。只能輔佐別人去治天下，而不能自己作政治上的主人。若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則，民主是自己治自己，則被治者固然是自己，而能治者却亦是自己。這樣則士顯然不合乎民主原則下的民主人的地位。所以中饒迄今未走入民主的軌道，固然是原因甚多，例如軍閥專橫，官僚腐敗，封建勢力的餘殘，以及大多數人的不識字等，但士

的根本性格沒有民主精神從歷史上培養下來亦不失為原因之一。自辛亥革命以後，把君主廢棄了，士便失了其所輔佐的主人。而士自身又沒有力量自作主人。民主政治所以不能成立正由於此。今後要建民主主義必須把士的性格略略改變一下。這乃是後段所要提出的，現且不諱。（下期刊第四節；衝突中的消長）

戰敗後的日本

（東京通信）

味 椒

日本投降已過了一週年，日本人民正日甚一日地在嘗着戰敗的滋味。留在日本本土的人民，連到日皇廣播為止，都在做着勝利的好夢，一點也不曉得他們的皇軍在外吃着敗仗。等到聽了他們的天皇，為臣民設想而決然投降的時候，他們才如大夢初醒，發現一身之外已無長物，只剩下屈辱，羞慚，和將來的負擔而已。

其實日本的軍閥，遠在投降的一年以前，早已知道他們非敗不可，不過他們不願對外人和自己認輸，仍然外強中乾地在騙取和驅使他們的人民繼續去作砲灰，直到廣島長崎吃了原子彈，他們才振振有詞地說美國人不顧人道，以這種殘酷的武器來對付日本，太和民族雖有武士道的精神，也只好放下武器，不和他計較了。

日本之敗，已經敗得很徹底，海軍早完了，空軍的「神風」，直如飛機撲火，自圖毀滅。只剩下點關東軍，又不能離開滿洲本土的守備，更是空虛。美國以B-29的轟炸機一千架，不過炸了兩次，就把帝都東京和橫濱炸平了。如果日

本再過六個月投降，整個的日本便將淪為一大廢墟，人民城廓都將一火而空了，因為美國的空军正計劃出動飛機兩千架，每天到日本去炸毀一個城市，他們想根本把日本這個國土從世界上剷除淨盡。

我到日本是在今年三月尾，從厚木機場驅車經橫濱到東京，沿途所見，都是一片可憐焦土，偶爾有些燒焦的保險箱和焚餘的倉庫，屹立路旁。工廠區的煙突也還存在。鋼骨水泥的電柱折斷倒下，無人去再扶起。人民在廢墟中拾起未焚化的焦黃鐵片，搭成小屋居住，以避風雨。東京街上看不到一個衣裳整潔的人，女人都穿那種農婦帶褲的衣，她們的腰子既短，褲脚又紮起來，一步一扭走去活像一個懶蝦蟆。男子都着破軍裝，戴上那頂倒歪的帆布軍帽，都好像小偷一樣。

我們都知道日本的政治上軌道，人民是極守秩序的，可是現在上電車火車時，都爭先恐後，你擠我擁，甚至從窗口爬進去，和我國在戰時進難的情形沒有兩樣。店家下午四時就關了店門，

晚上街上時有搶劫，以前鄉下的強盜破門而入，至多只帶一把刀子，現在他們都帶的是手鎗，所以有人說，日本受美廣管制，連強盜都美國化了。

日本的社會秩序雖則遠不如前，然而社會組織，却並沒有改變多少，所謂警察方面特高隊，雖經美軍明令解散，實際還是存在的。在普選的時候，就處處看見他們是有組織的，我初去的時候，每天看到各種報紙上，都載着各種各樣的劫案，直到盟軍總部給日本警察每人發了一枝手鎗之後，這一類的新聞便幾乎絕跡了。

日本人現在的辦法，就是誘致美國人入教，而達成其目的。他們決不反抗美國人的命令，而只是用女人或其他的手段，使美國人對他們寬容而放鬆管制。許多人豎起紅旗，集召五六萬人的行列，向政府請願，口就是「給我們飯吃」！美國人於是把美國麥粉大批的發給他們，要他們不要遊街。後來我們打聽出來，參加行列，都非自動，而都是受着幾升米的驅使而去的。現在鄉下

第三期

的米，不肯拿進城來照官價賣出，所以東京頗感糧食缺乏，那些以前做特務而現在仍忠於日本帝國的人們，便以每人幾升米的報酬，僱用了不少的男女老少，假借紅旗，遊行示威，以騙取美國人的糧食。

現在統治日本的，名義上是美英中蘇四國，實際所謂盟軍總部完全是美國人包辦的。美英中蘇在東京組織了一個對日委員會（因麥帥不願用管制的字眼），主席是美國人，決定下來的方案，只能作盟軍總部的參考，並不見得馬上可付諸實行。而麥帥掌握中的盟軍總部，則並不必徵求中英蘇三國的同意，隨時可發號施令。甚至中英蘇三國，要對日本政府有所舉動都得經由盟軍總部發出。

美國人在日本的氣燄是很高的。麥帥在做太上皇，每天對日皇發下好幾道命令，由日皇轉知他的臣民，美國人並不直接向日本人民發命令，這就是他們要保留日本天皇的道理。

在遠東國際法庭裏有位英國的檢察官，最初頗堅持他的已見，後來那位任首席檢察官的美國人，毫不客氣地對他說，「我徵求諸位的意見，是完全為禮貌的緣故，其實我是有權決定的。麥克阿瑟之來此任盟軍總部的統帥，並非偶然，我來此任首席檢察官，也非偶然。」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美國人在日本之自空一切了。我們不反對美國人在日本居領導地位，不過既稱為盟軍總部，為使名實相符，總應使中英蘇三國能參加帷幄，居戰勝國一份子才對。現在美國人的作風，是把我們盟國作為外人看待，甚至比日本人還不如，他們居然提議要日本海關上的人來檢查我們的行

李，才許我們入日本國境。

有一次聽一個英國人說，美國人解釋他們定的許多條文上的「外國人」(Foreigner)一辭，是專指美國人以外的同盟國人的。所以盟軍總部內設有外國聯絡處(Foreign Liaison Office)，專辦美國人與同盟國人間的交涉的。同盟國(Allied Powers)組織的總部內，又來一個同盟國的聯絡處，已經是一個笑話，而這聯絡處竟名之曰外國聯絡處，更是莫明其妙。美國人也許要問中英蘇諸國的人在日本，不稱外國人又稱什麼？這個我們承認，不過美國人既沒有入日本籍，日本又不是美國的領土，美國人為什麼不是外國人呢？由這一個小小的字上，你們就可以看出盟國管制日本是怎樣一個情形。

上面說過，日本敗得很徹底，不僅海陸空軍完全解體，就是社會百般，日常用品，都完全打光了。日本以濱海之國，原是可以煮海為鹽的，現在人民連鹽都沒有吃的，原因是沒有燃料可以煮海水。食料缺乏，糖更是奇貨。美國人只消一塊巧格力糖，就可以得到一個日本女人，而國一夜之歡，據日本人的統計，在今年六月半為止，有一萬四千個私生子要出世，從去年九月到今年六月，剛好十個月，這一萬四千個美國種子，是他們剛到日本的頭幾天所種下的。他們對日本女人的進攻，比他們在珍珠港事變後進攻日本的軍閥，速度要快得多了。

日本女子的活動，自美軍進駐以後，大為進步。皇宮裏的公國內全是兜攬美國生意的游女，街上購皮鞋的是女人，運轉電車的是女人，連大街上維持交通的，也是女警察——這是美國人

特別訓練出來的，每個人都很漂亮而健康，而她們的紅領帶尤其惹人注意。國會裏也有了女議員，雖則她們對於政治，還是外行得很。素來是男尊女卑的日本，現在要民主化也在高唱女權了。

他們不肯從思想下手，而專搶本逐末，說日本民主化的障礙物是漢字，於是出許多專家開會把常用漢字限制到一千二百九十字，其餘都只許用日本的「假名」。天皇的勅諭，官廳中等因奉此一類的公文，全改為白話了。好像這樣一來，國家就民主化了，其實文盲無罪，漢字何辜，獨裁與民主，並不在文字上，要改造的還是人民的頭腦。

日本有幾個頭腦清楚的人，覺得要維持東亞的和平，惟有中國與日本的竭誠合作。日本人不可再輕視中國人，應該在技術上多多幫助中國。民族間的仇恨，只可解而不可結，中國受日本的摧殘，森淫燒殺無所不用其極，八年戰爭結束，蔣主席還是要人民不要記此仇恨，對日本人施以報復，而要我們寬恕他們，我們對他們完全是以怨報德，所以當時日本朝野都為之感動。一時盛傳，要派近衛到中國來謝罪，但日本人野蠻成性，會幾何時，又故態復萌，而造成東京槍殺我台僑的慘案。

我居日台僑受了日本三十年的軍閥教育，在奪利之後，竟將日本人以前教以掩飾中國人的一套，來對付日本人，當然有不對的地方，不過為時不過三數月，且未做出什麼森淫燒殺一類的暴行，日本人就受不了，而馬上用武力對付，他們忘記了自己八年來在中國的行為，我們如果報復，解除武裝後的幾百萬日本人，恐怕沒有一個可以生還的。

所以自從發生日本慘殺台僑事件之後，我更感到盟國管制日本最緊要的工作，還是在改造日本人民的頭腦，養成他們寬大仁恕的道德，愛好和平的心願。



一個有大權力的行政院長

宋子文的政績·政策·作風·資本

他控制着全國的金融·糧食·衣料·物資

他可以無視黨內黨外的意見·獨行其是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南京通訊) 宋子文就任行政院院長的職務，早已超過一年了。在這一年中，他享有很大的權力。除了蔣委員長兼任院長的時候外，從沒有一個院長有宋那麼大的權力。他像白宮中美國總統那樣，在內閣閣議(行政院院會)時總是坐着說話，而其他閣員(部長)都必須站起來發表他們的意見。他控制着各省市政府和各部會的預算，這就等於間接地控

制着他們的工作。他重新掌握他會一度失去的中國銀行，他經由貝總裁的手又掌握着中央銀行，他對黃金外匯以至證券交易所等比較次要的金融問題，都直接發號施令，決定政策。他經由徐堪部長控制了糧食，經由中紡公司控制了衣料，經由劉政芸局長控制了敵偽的物資，並經由劉鴻生執行長控制了海後救濟的物資。他的經濟力量伸張到進出口和其他事業。在他

直接指揮之下，成立了「最高經濟委員會」，控制全國經濟的機構。至少就經濟而言，他的權力是十分鉅大的。不但如此，他現在是得着蔣主席的充分支持。過去蔣宋之間雖然會有許多誤會，但自孔氏在中外輿論攻擊之下台以後，蔣宋之間的關係却顯得密切和友好了。在蔣主席無條件支持之下，宋是有恃無恐的。他可以拒絕立法院、監察院、國民參政會的邀請，

不出席作口頭的報告。他可以忽視黨內黨外的輿論，推行他所認為應推行的政策。除了蔣委員長自兼行政院長外，那一個行政院長會有過他這麼大的權力？

他的權力雖大，但也不是沒有限制的。他不能過問軍事。在軍事方面他是要尊重國防部長和參謀總長的意見的。他也沒有過問國共的政治商談。除了最近他曾與周恩來交換意見外，他對各黨各派的

政治協商是完全不過問的。記得去年政治協商會議在陪都開會時，他除了為歡迎馬歇爾將軍一度返渝外，全部時間都在收復匯工作。他的興趣似乎集中在於經濟，所以自從國府遷都南京後，他在上海的時間超過他在南京的時間。因此對於宋院長的活動，住在上海的人或較住在首都的人為親切。編者要記者就南京的觀點對宋院長一年多的工作作一通訊，其實南京的

消息或者反不如上海那麼迅速與準確。因為宋院長與其說是屬於南京的，毋寧說是屬於上海的。宋氏是在日本請降前夕出任行政院院長的。當時宋氏的威望甚大，各方對他的期望甚深。他就任以後，却來了一連串的引人反感的措施。當然，引起反感的措施不一定是錯誤的措施。但引起反感太多，自然就會減低了

他的聲譽。

在各種引起反感的措施中，下列幾點是比較嚴重的：

第一是黃金存款強迫捐獻四成。黃戶應否捐獻，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但宋院長的辦法便是費成黃戶捐獻的人，也承認有兩個毛病：(一)這個辦法不公平。因為在別的人沒有捐獻時，單獨強迫黃戶捐獻是不公平的。在黃戶本身，一兩的存戶不要捐獻而二兩的便要捐，也不能算是公平。(二)最嚴重的是這個辦法使政府喪失信用。孔祥熙氏的十多年的財政部長，雖然有極多可以非諍的地方，但也有一個——事實上恐也只有這一個——收穫。他的收

聲望
低落

宋氏是在日本請降前夕出任行政院院長的。當時宋氏的威望甚大，各方對他的期望甚深。他就任以後，却來了一連串的引人反感的措施。當然，引起反感的措施不一定是錯誤的措施。但引起反感太多，自然就會減低了

確是替國家種立了信用。在過去十幾年中，凡政府在財政方面所答允的事，政府都是百分之百兌現的。甚至在抗戰初期，政府為着維持信用，還歸還了不少的錢給日本。——這種幾十幾年才樹立起來的信譽，宋院長輕輕地便把它毀滅了。

第二是把偽鈔折換法幣比率定為二百比一，這等於對收復區來一個突然的通貨膨脹，使整個中層階級都受到嚴重的打擊，使收復區物價，不能不作跳躍式的上漲。在這個比率決定以前，陪都各報對這個問題都不主張定在二百比一（據說伍啓元氏主張定在一百比一，谷春帆氏主張定在五十比一

，沒有人主張定在二百比一），而宋院長決定了二百比一的比率。這個比率的後來，大家都很清楚，用不着記者多說了。第三是接收做偽物資時的種種不法行為。這雖不是宋院長所能負責，但他既是院長，則也免不了要受批評。第四是壓低公務人員待遇，而對公教人員提高待遇的要求，缺乏同情的考慮。這會引起立法、監察、司法三院的聯合攻擊。第五是對民族工業者缺乏同情的援助，結果引起民族工業者的公開的抨擊。第六是對金融界也沒有多大的同情，六月底金融湖中便有不少的人對宋院長有不滿的怨言。第七是對出

口業缺乏及時和有效的援助。宋院長從來對農工是沒有關係的。過去宋的主要支持者出自中層階級、公教人員、購買公債和黃金存款的儲蓄者、民族工商資本家、和金融資本家等。但在短短一年間，宋院長把所有這些人都開罪了。今日至少就首都而言，宋氏的聲譽真是一落千丈了。

多批評 許 宋院長

政的 宋氏

的人，常稱宋無政策。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宋自始至終，對國家財政經濟有一貫的看法，有一貫的政策。宋的看法有二：一為今日中國基本問題為物價高漲，而物價高漲之原因在通

貨膨脹，在財政收支失衡，並棄物資缺乏。二為今日中國工業過於幼稚，不足重視，而商業與金融亦繁。基於前一種看法，宋有三個基本政策：一為財政收入愈多愈好；二為財政支出愈少愈好；三為物資供給愈多愈好。他的黃金捐獻政策，他的許多開罪工商界的政策，都是第一個基本政策的結果。他的二百比

一的比率，他的壓低公教人員待遇的政策，他對農工商出口金融等業缺乏援助，都是第二個基本政策的結果。他的低外國政策，他聽任外貨傾銷，都是第三個基本政策的結果。由於他輕視工商業的看法，他對工商業界的責難，是不予重視的。

宋 宋院長上 述的政 資的 宋氏 本

策在今日還是行政院的基本政策。這個政策是否正確，見仁見智，各有不同。最近宋氏認他的政策已經成功了，七月份法幣沒有增加發行，就是最好的證據。宋氏對國事最近一點沒有放鬆，他是十分積極的。無論各方對他有甚麼批評，他却有他的支持者。在政治上，他原有三種資本：一是美國人的交誼，一

是蔣主席的支持，一是他自己的強大金融商業集團。不久以前，此間盛傳他因為要加強自己的地位，可能與某集團發生密切的合作。最近因他曾與周恩來暗談，此間又傳他正在採取種種措施，使第一「聯合政府」成立，他能成為「聯合政府」的首任內閣總理。

（九月六日自南京寄）

徵稿

本刊雖然有基本的撰稿人，但是本刊是無黨派的刊物，絕對公開，歡迎投稿。我們非常歡迎各方面能有見解的政論文字見惠。祇要無背於我們創刊號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的四個基本原則，我們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

此外，我們很需要選記、傳記、散文這一類的稿子，每文以三千字為適用。

我們並徵求重慶、成都、蘭州、西安、迪化、貴陽、昆明、桂林、長沙、漢口、青島、瀋陽、長春、廣州各地的通信。通信的水準和風格，請參閱本刊一二三各期的「觀察通信」。通信稿每文請勿超過二千字。

來稿不用圖須退還者，請附貼足退件郵費的信封一個，專稿查詢無效。

外來投稿每千字致事間幣四千元至八千元，於發表後匯奉。

編輯部啟

一個非洲森林中

「黯夜的烏鴉尋覓者」

美廣播記者柯溫在平晤談記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在「天下」一家「獎金的獲得者美國廣播記者柯溫到北平之前，我從上海報上所得的印象，他好像是一個小丑，但見面之後，却感到他還是一位戰士。

據說他在上海參觀中央電影廠時，只對於漂亮的女演員秦怡表示好感。第一句話就問她：「天下」一家」沒有，不理別人。後來他又問大家喜歡好萊塢那些明星，有人提却爾斯勞

頓，有人提英格利里曼曼，他聽了之後，想一說說：「這幾個都不是美國人」。當時坐在他身邊的一位暗暗指着他的話對別人說，「哼！虧他還在講「天下」一家」呢。

當我在北京飯店的鷄尾酒會席上，遇到他時，他恰巧也在不顧別人的眼色，只在向兩亮的白楊女士獻殷勤。他說希望她能到好萊塢去，他願意犧牲了廣播，為她導演一個影片。他那車別靈式的鬍子

真有些像小丑。但當一位熟知他的身世的人，介紹他是羅斯福的新政的擁護者，而且利用廣播會對羅斯福選舉在最後五分鐘，作過決定性的戰果時，我們的談話便不再輕鬆了。

「你問羅斯福的新政嗎？」他皺一皺眉頭，「一切都成爲過去了。一切的新政都變質了，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什麼存在。內務部長伊克斯已經辭職了，新政的人物只剩了商業部長華

萊士一人，他的政治生命延長到什麼時候，還是一個謎。」

美國人的注意仍然是歐洲重於亞洲，他旅行了歐洲十一國才到遠東來。我問他美國對於一個「歐洲合衆國」的看法，「這是不合於世界一家的理想？」

「像美國一樣的歐洲合衆國，」他很認真地說，「當然是天下一家的理想。只是由於兩大集鴉的尖銳對立，這種理想已經沒

有可量。這兩大集團應當互求了解。」

「這兩大集團對立的結果是不是會引起又一次戰爭？」

「只有愚人才相信用戰爭取得勝利，我以為世界第三次大戰並不會發生。特別是美國人，才離開了戰爭，更能知道戰爭的痛苦。再一次戰爭，必是兩敗俱傷，沒有任何便宜。」

這次談話後來便被一個郵務的題目轉移了。第二天，在記者公會成立會上，他才用另一段談話補充這未盡的意思。他不主張報紙用大題目製造糾紛，擴大事件，而應爲了建設與文化。「新聞發展要得法，不要有背於

良好的技術工具。」

「一家報紙的主筆與政府的統治是一樣備，要負道德的責任。」他主張每件事必要有其最好的定義與範圍，可是許多都是不合於正確的觀念天下一家。

集會上，又好像造了「內城」。他喜歡北平，也喜歡北平的報紙，因爲「簡單、莊重、有效。」他知道北平最大的報紙，一天不過四萬份。他反對美國辦法，每個大城市，都有同一的社論大而相同的報紙出現，「那麼，自由思想消滅了。」他是美國式自由主義者。

「美籍最好的字典也常有錯誤。譬如對「外交」兩個字的解釋是「以巧妙的手段得到利益而無敵意者」。這位字典編著者殊不知實際所得是只有敵意而無利益。我以為這定義，應當是，「以巧妙的方法使敵對者獲得一致。」

這是不是外交辭令，大概不是的。他說，到了北平的西山下的飛機場，使他好像回到了故鄉。到了記者的

新開要從文學的標準求提高，反對宣傳惡化。聯合國會議時他正在碧金山，第一天只因討論到主席是不是應由一個人作下去，可是報紙上第二天就在第一行擴大宣傳「開會起爭端」，而忘了更多的和平，用字之大，等於德國與日本同時投降似的。到了

新開要從文學的標準求提高，反對宣傳惡化。聯合國會議時他正在碧金山，第一天只因討論到主席是不是應由一個人作下去，可是報紙上第二天就在第一行擴大宣傳「開會起爭端」，而忘了更多的和平，用字之大，等於德國與日本同時投降似的。到了

新開要從文學的標準求提高，反對宣傳惡化。聯合國會議時他正在碧金山，第一天只因討論到主席是不是應由一個人作下去，可是報紙上第二天就在第一行擴大宣傳「開會起爭端」，而忘了更多的和平，用字之大，等於德國與日本同時投降似的。到了

事啓費稿高提

各位撰稿先生：我們現在的稿費標準是千字四千元。這個標準是今年四月中定的。我們並決定稿件一到，即行匯奉。我們在五六七三個月，先後收到十餘萬字的文章，大都是在收到稿子的當天或隔日預先匯付的。

現在我們因爲第一二期發行情形良好，決定立刻將稿費提高。自第四期起，政論文字一律千字奉酬八千元，非政論文字一律千字奉酬六千元；仍照往例，文到即奉。

許多位撰稿先生，因地址改移，無法寄贈刊物，至祈隨時以新的地址見示。

編者敬啓

「獲得協定」，這新聞却放在第二十三頁最不重要的夾縫中了。要說新聞的本身，切勿加上了情感。因此，他種中國同業說：

「報導你們的協定，這才是大消息。」意思是指出作衝突戰報而言。

戰爭的新聞越

少越好。天下下雨，晴天就變了新聞。天天戰爭，非戰爭的便也是大新聞。他指出報紙，廣播，及電影，恰如

「報導你們的協定，這才是大消息。」意思是指出作衝突戰報而言。

戰爭的新聞越

少越好。天下下雨，晴天就變了新聞。天天戰爭，非戰爭的便也是大新聞。他指出報紙，廣播，及電影，恰如

「報導你們的協定，這才是大消息。」意思是指出作衝突戰報而言。

戰爭的新聞越

少越好。天下下雨，晴天就變了新聞。天天戰爭，非戰爭的便也是大新聞。他指出報紙，廣播，及電影，恰如

「報導你們的協定，這才是大消息。」意思是指出作衝突戰報而言。

戰爭的新聞越

少越好。天下下雨，晴天就變了新聞。天天戰爭，非戰爭的便也是大新聞。他指出報紙，廣播，及電影，恰如

「報導你們的協定，這才是大消息。」意思是指出作衝突戰報而言。

戰爭的新聞越

少越好。天下下雨，晴天就變了新聞。天天戰爭，非戰爭的便也是大新聞。他指出報紙，廣播，及電影，恰如

「報導你們的協定，這才是大消息。」意思是指出作衝突戰報而言。

戰爭的新聞越

少越好。天下下雨，晴天就變了新聞。天天戰爭，非戰爭的便也是大新聞。他指出報紙，廣播，及電影，恰如

「報導你們的協定，這才是大消息。」意思是指出作衝突戰報而言。

戰爭的新聞越



金虎牌西裝

西裝 西裝 褲 褲

歡迎選購 零售批發

BEST QUALITY
TIGER
Shirt
WING SUN MFG.




永生五業社出品

發行所 武漢路三五號 電話 四一七二

廠址 江蘇路三三號 電話 四一七五

各大公司 經理

爲它有助於天下一家的促進。」

柯瀾在北平三日遊覽之餘，訪問過胡適博士，談中英文化交流。柯瀾又到執行部訪問三委員，爲他們作和平的錄音。這十分鐘，饒伯森、鄭介民、及葉劍英的三委員同時講演，是

執行部成立後的第二次；首次是一月十八日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這短短的講演辭，三方面一再修正，用了一整天的商討，這講詞的發表，還要待到三方面的同意才行。柯瀾還要爲任何一個野外的小組作和平錄音，可惜

在三十多個小組中間，無一處能得到和平，結果未能實現。九月二日他攜着未完成的希望飛抵轉日本了。

舉世烽火中竟求「天下一家」，這也就是個諷刺。中國在鑿戰中，他却來找和平之聲，又是一個插譚。

柯瀾，說他是個小丑也好，說他是個戰士也好。譬如京別靈，那就是小丑而又備具了戰士資格的。在美國的將軍、議員及代表紛紛來華出售軍火時，我欣幸遇到柯瀾這個出售和平一家的人。

(九月三日)



文學的價值

李廣田

文學價值的問題，也就是文學對於人生有甚麼用處的問題。

文學到底有什麼用處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也許把問題向前推進一步就更容易說明些，就是：文學憑了甚麼而有它的用處？我們的答案是：文學之所以有其特殊的用處，就憑了它的特質，就憑了它的「藝術的象徵性」。高爾基在其所著「俄國文學史」中，一開始就講到了文學的定義，他說：文學是意識形態——感情、意見、企圖，和社會階級與集團的希望等等底形象表現。「文學的有力量在於甚麼呢？」他說，「文學以血肉充實着思想，它給與那些思想以比哲學與科學更大的顯著性，更大的確切性。」這所謂以血肉充實思想者也還是指形象而言。

在哲學或科學的敘述中，也間或用着形象作為傳達的工具，但那種形象却不是文學作品中那樣活生生的，捉住了事物的靈魂，而且比真實的事物還更有真實性的形象，也就是說，在哲學或

科學的敘述中所用的形象往往，是缺乏着文學的藝術性，缺乏着那完整性的意思。

譬如我們要認識一個人，我們就聽人家告訴說：「那個人是和藹可親的」，但這樣的告訴有甚麼用處呢？它能引起我們的和藹可親之感嗎？當然是不能的，因為這句話裏沒有「形象」，因此我們也就不能認識那個人。那麼就再看杜甫的描寫：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大人，
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

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他使我們即之也懼，他使我們彷彿生活在春天，塞外是寒冷的，多冰雪的，然而這個人就是那照耀于塞外的陽光，是生於塞外的花草。於此，我們當可以感到那個人是如何地和藹可親了，因為這裏是用了形象的描寫。這個形象是怎樣造成的呢？是作者由於和

這個人一再接觸，由這個實際的人而創造出來的。那麼，假如有人把這個人拉到你的面前同你交接，你自然也可以認識他，你也可以感到他的可親，你甚至認識得很詳細，你知道他的姓名籍貫，地位身世，身體的高矮豐瘠，面色的黑白深淺，言語的高低急徐；但你能想到「色映塞外春」那樣的豐采嗎？那麼光燦，那麼和煦，那麼濃厚而遠大。這自然不容易，其原因就是因為杜甫的詩是藝術的完整的描寫，是活生生的，捉住了人物的靈魂，比實際的真實還更有真實性的一種藝術的真實。

再如，我們知道所謂「知識分子」是不能成為獨立階級的，他既可以向前，也可以向後，他最自私，最虛榮，是最個人主義的。但只知道這些概念是不夠的，假如你讀過高爾基的「薩木金的一生」，你就會認識清楚了，假如你是一個知識分子——你當然是，我們都是，——你就不但瞭解了知識分子，也就瞭解了你自己，於是也就知所愛憎，知所警惕。因為什麼呢？因為高爾基所寫的是一個形象，而且是一個典型。

認識人生，認識生活，這是文學的第一個用處。

我們還可以把問題拋開來講，我們再從正面來談到「人生」。

所謂「人生」，就是說，「人」在現實社會中「實踐」的意思。除了「實踐」是沒有所謂「生活」的，除了實踐，一個人將不知道什麼是社會，什麼是現實，與現實脫了節，他也將不認識他自己。一個人只憑着腦子想是想不到甚麼結果來的，因為思維是現實之反映的緣故。我們憑了

龍人以及今人由實踐所思維出所記錄下的——所謂「實踐」——而有所認識，於是我們自己以為豐富了自己，但假設沒有人去實踐呢？而且，假如你一生只埋頭于故紙堆中的話，那你所認識的究竟能有多少呢？其真實性又將有幾分呢？而且，你所認識的究竟與事實能有幾分符合呢？所以，不要以為你自己坐在屋子裏不動便可以發種種議論，你那些議論都是別人拚了命供給你的。把一個人放在歷史上看，把一個人放在集體中看，才知道一個人所承受于歷史和人羣者有多麼重要。至於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如衣食起居之類，固然也是實踐之一面，但這些最低限度的動物性的生存又能有多少意義呢？所謂現實生活，却又絕不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

那麼所謂「實踐」是甚麼呢？是說，人生並不是只是思維的活動，最要緊的乃是感官的活動，思維的活動又是由感官作媒介而由客觀現實反映出來的。我們知道，「反映論」乃是科學的認識論，沒有客觀的現實，我們的感官將無所用，沒有感官的活動在前，我們的思維將完全停止，沒有感官的認識，理性的認識也無從產生，所謂實踐者，即是感官的實際經驗之謂，也即理性認識之基礎，之修正，之過程。無論甚麼事，我們自己親身看過了，聽過了，親身參加過了，我自己在那事物中活動過了，因此我們認識了那事物的本質，因此我們修正了前人的理論，因此，我們得出了新的認識，新的理論，因此，我們就可以用這新的理論指導自己生活，以新的理論作為「人生」的指針，於是人生乃有進步，乃有意義。

那麼，文學與人生到底有什麼關係？其關係

仍在於文學作品中的「藝術的形象」。所謂形象者，是從哪裏來的呢？文學中的形象絕不是作者憑空設想的，而是由作者在「實踐」中，在實際生活中攝取了來而又創造成功的。（當然不是死板板的照像，不是照原樣描畫的。）哲學家在實際生活中以其所得發為理論，科學家在實際生活中以其所得作為科學的記錄，文學作家則由實踐中攝取了形象而作為藝術的創造。所以說，「文學是現實的反映」。也就是「生活的反映」。所以，好的作品，使我們認識了現實，我們如同到現實生活中走了一遭一樣。須知道，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而各人在實踐中却只把握了一面，譬如我們在後方時，不知道前方的情形，前方的作家由實踐中作出了藝術的描寫，塑了戰場上的戰士的形象，於是我們借了作家的經驗，也就如同經驗了一樣。我們讀過戈果里的「死魂靈」，就在這隨着契契可夫旅行，讀了「唐吉訶德」，就如同作了散叩潘札一樣，我們在種種生活中生活了過來。所以真正的作品是顯示給人們以真正的生活。它不但顯示，不但表現，而且加深，放大，它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是與非，善與惡，進步與後退，光明與黑暗，因此，當我們讀到好作品的時候，就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有所打倒，也有所擁護，因此；我們在閱讀中發展了好惡之心，是非之見，叫我們知道站在哪一邊，叫我知道怎麼生活，而且生活得很勇敢。也正因此，文學作品絕不是文學的玩弄，更不是無聊的呻吟。一個認真的讀者也應當在讀着文學作品的時候當作在其中生活一樣，認識了生活，並知道了生活的道路，絕不單是爲了學習文學的技巧，更不是

爲了無聊的消遣。試想，我們不是在作品中參加轟轟烈烈的鬥爭嗎？我們不是在作品中受過種種折磨與委曲嗎？我們在其中流了淚，也在其中歡笑過，我們爲了作品中的人物而憎，而愛，而忘掉自己，而把自己升高起來，擴大起來，使自已感到生活的熱愛，使自已感到意志的向上。凡此種種，都是以作品爲對象，代替了我們的實踐，或幫助了補充了我們有限的實踐，而發生了一種鼓舞生活的作用。所以高爾基又說：

「文學的目的，是使人理解自己，使人發達對於真實的熱愛，使人與人世間的惡俗鬥爭，使人能發見人間的善的東西，使人在心中鼓吹羞恥，憤激，與勇氣，爲了使人們成爲高潔，與強力，爲着以美的聖靈鼓舞自己的生活的，而盡其全力的。這是我的公式。不用說，這還是不完全的，只是一個輪廓而已，所以，請用一切能够鼓舞生活的東西，來補充我這個公式吧。」

鼓舞人生，鼓舞生活，這是文學的第二個用處。

於此，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看看「人生」的真正面目。

我們說，所謂「人生」，就是人們在現實社會中實踐的意思。但這實踐，是怎樣的實踐呢？是幸福的呢？還是不幸的呢？是快樂的呢？還是痛苦的呢？

「生活便是戰鬥」，這句話可能說明一切。大概是厨川白村在他的「苦悶的象徵」裏，曾說過如下的話：我們從降生的第一日，甚至到第一瞬間起，我們就已經經驗到戰鬥的痛苦了

嬰兒的肉觀生活，豈非明明是對飢餓、病菌、冷熱的不絕的戰鬥嗎？且不問平穩地在母胎裏安眠的十個月如何，離開了母胎，當作一個個體而開始生活，這戰鬥的苦痛就開始了。一出母胎就發出呱呱的哭聲，豈非就是人生痛苦的第一聲叫喊？這呱呱的哭聲可以說是和文藝同其本質的。嬰兒爲了要避免饑餓，苦痛地探求母親的乳房，給了他乳房以後，就在天使似的睡眠着的額面上顯出美麗的微笑來。這苦痛，這微笑，就是人間詩歌，就是人間的藝術。越是充溢着「生命力」的強健的嬰兒，呱呱的叫聲也越大。沒有這叫聲，沒有這藝術的，惟有「死」。

廚川這一段話，確也自有其道理；但我們却要引中它，就是：嬰兒爲了飢餓，苦痛地探求母親的乳房，——這樣的探求，其實是貫徹着整個人生的，自有人類以來，人類就一直在探求着母親的乳房。就以現在的情勢而論吧，在現存的階級社會中，在現存的經濟制度所造成的種種災害之中，（諸如戰爭、消耗、奢侈、壓迫、榨取、苦工、飢餓、疾病、死亡、男女失時……）人類的大多數既無衣食，又無自由，就如同無乳的嬰兒一樣，這些無乳的嬰兒，爲了對於母乳的探求，爲了對於母親懷抱的嚮往，也就是對幸福自由的爭取，都成了拚命的戰鬥者。在人生中，一方面是那對好日子的強烈的希求，一方面却又是那阻礙了這希求的頑強的壘壘，而戰鬥的人羣，就永遠向着這壘壘進攻。大多數人的生活本來是苦的，而在苦中又必須從事戰鬥，所以更苦；但也正因爲是戰鬥着，所以在那血與淚之中也閃閃着微笑，因爲，只要是戰鬥着，就總有勝利的一日

，也不管那一日甚麼時候才可以到來。在人生的行伍中，那作了戰鬥敗北者的固然也不少，但是，那相信着一個光明的明日的却是更多。人生就是如此，而文學也就從這裏產生。不同的社會階層，不同的生活，不同的觀念，就產生出不同的文學。惡的方面，有惡的文學，善的方面，有善的文學。而讀者，就在不同的文學作品中採擷那不同的事實。就以善的方面論，也可以產生兩種不同的對於文學的看法：一種是，以爲文學是鎮靜我們的靈魂，減輕我們的希望，給我們享樂和安息的東西；一種是，以爲文學可以喚醒我們對於幸福的追求，使我們遠颺一種理想而又竭力以赴之。這兩種看法，實在也並無甚麼衝突，對於前一種說，後一種乃是更進一步的，比較積極的態度。人生是苦的，作者在作品中正好說着了那苦處，而且說得那麼美好，我們自然感到快慰。但這種快慰也是暫時的，當我們從作品離開而又面對現實時，那痛苦也還是照舊，而且，那作品中對於人生苦的描述，却也更幫助我們認識現實中的痛苦，這也正是必須的，應當的。至於第二種，作者在作品中描寫了那美麗的遠景，我們自然是快樂的，它又告訴了我們，如果不努力鬥爭，惡的東西既不會消滅，善的東西更不會生長，這就使我們增加了戰鬥的力量。這樣的作品，當然比較前一種更重要，也更需重，這應當是一切作品中最好的作品。所以盧那卡爾斯基在他的「實證美學基礎」中說：

「盡力美化民衆的生活，描出將來的照耀着幸福和完滿的圖畫，而同時又描出眼前一切可以憎惡的邪惡，使悲壯的感情，奮鬥和勝利的歡喜，普羅密修斯的企求，堅強的自信，不妥協的勇氣等都發展起來，把人們的心結合在向超人的熱情的（較情感中——這是藝術家的任務。」

他又說：「問題不止在於產生和自己一樣的生活，而是創造出高出自己的生活。」而這也正是高爾基「論蘇聯文學」中所說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認爲存在是一種動作，其目的，是在爲了人類的征服自然力的最大的幸福，而去不斷地發展人類最有價值的個體能力。人類依照自己需要的不斷增長，從事耕作地球，全體人類聯合起來好似一個家庭，使地球變成他們最好的住所。」總而言之，最好的文學作品是教我們如何創造更好的，最合理的人類生活。創造人生，創造生活，這是文學的第三個用處。

認識生活，鼓舞生活，和創造生活，是文學的用途，也就是文學價值之所在。文學使我們認識生活，是因爲作者有一種正確的思想，才不致使我們歪曲了真實。文學使我們鼓舞生活，是因爲作者有一種健康的思想，而且他的表現中又充滿了有力的情感，所以不致於使我們悲觀消極。文學使我們創造生活，是因爲作者有一種進步的思想，他既讓我們認清了現在，更叫我們看見了將來，而我們覺得一切都非空想，都非虛無。因此，假如我們要批評一件文學作品，我們就可以說：第一等的文學作品，是既能叫我們認識生活，鼓舞生活，更能夠叫我們創造生活；第二等的文學作品，雖不能叫我們創造生活，却可以叫我們認識生活，並鼓舞生活；第三等文學作品，雖然既不能叫我們創造生活，又不能叫我們鼓舞生活，但還可以叫我們認識生活。至於那既不能叫我們創造生活，鼓舞生活，就連叫我們認識生活也不可能，或者只是給我們以錯誤認識的作品，那就不列等，那就是壞作品。



書評·出版

未了知之人類

譯序 胡先驕

人類之歷史與命運，常受少數偉大人物或重要著作之絕大影響。在中國若無周公、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老子、莊子、韓非子、朱子、王陽明、玄奘、慧能以及佛教諸經論，中華民族之歷史及其文化發展之情形何若，殊難懸想，而其間接之影響或將及於世界其他之民族之歷史及其文化之發展。在歐洲若無梭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與其他希臘諸哲，耶穌基督、摩西、聖保羅、聖阿古斯丁、馬丁路德、以及大小培根、格里連、牛頓、歌白尼、達芬奇、達爾文、巴斯脫諸大科學家，則歐洲各民族之歷史及其文化之發展之情形何若，亦難臆測，然可斷言，決有異於今日也。論語、聖經、可蘭經、法蘭西士培根所著之新大西洋洲、牛頓所著之算學原理、達爾文所著之物種原始，其範圍人類之思想與命運者，殆非言語所能形容。今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慘禍與近代工藝文明，皆為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科學活動之結果。懷特赫德教授在其「科學與

近代世界」書中嘗謂若十六七兩世紀諸大科學家非研究數理科學而為研究生物科學者，則近代文明決不呈今日之狀態。此則人類文化史中最可慨歎之事也。

懷氏以為人類之心靈，偏於抽象簡單數量與規律，而不宜於研究實體。因此之故，數理等抽象簡單與數量之學科，乃有長足之進步。當此等科學研究應用於人生之結果，遂造成近代之工藝文明，而同時因生物與心理科學之幼稚，遂使人類違反自然律而濫用數理科學所發明之結果，至自食自報。姑無論今日戰爭之慘酷，足以摧毀人類與其所創造之文明而有餘，即無戰禍，今日之工藝文明亦足領導全人類於衰弱退化之途而不知紀極。苟不及時求挽救之道，則人類恐終有滅亡之日焉。

數理科學發達之結果，使人類控制自然之術，日益精進，因而造成今日之工藝文明，人類之物質享受乃迥非前世紀所能夢見。然人類之人生觀亦因而蒙受絕大之影響。重以生物科學發達甚緩，人類對於生物學之法則知之極淺，僅知尋求控制物質以增加日新月異之物質享受而不知止，其政治經濟社會思想之生活，皆受工藝文明與唯物主義之影響，於是發生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弱肉強食之人生觀與今日之慘酷戰爭，而人類最可寶貴之宗教感與道德感乃漸就漸滅。其發達較晚之生物學亦未能引導人類以重返於正軌。故不但人類之心靈日趨於墮落，即人類之身體亦日趨於退化，長此不已，人類之前途大可憂也。

自第一次歐戰發生繼以一九二八以還全世界之不幸氣，歐美之工藝文明，漸為有識者所懷疑。持悲觀論之哲學家如德國之斯賓格勒在其「文明之傾圮」書中，遂認為每種民族所創造之文化

，其命運不過一千年，今則歐西之文明亦已將屆末劫而終須傾圮。其他思想家對於西方文明之傾危亦多懷杞人之憂。然能言其故者殊渺，蓋一般人對於生物學造詣甚淺，不足以語此也。

亞勒西士·加勒爾博士 (A. Lehmann) 為當代最傑出之生理學家，乃夫納克士納博士首創洛克菲勒研究院所選聘之諸大生物學家之一，以研究組織培養法為世界所欽服，而獲得諾貝爾獎金。氏為一廣博而湛深之生物學家，其所研究之學問，如彼在本書自序中所稱，包括自外科至細胞生理學以及變態心理學。以彼數十年研究之心得，加以綜貫洛克菲勒研究院諸大科學家之研究，故彼對於人類之天性，乃有極精深之了解。彼鑑於一般人對於人類之天性之知識過於膚淺，因而不能領導人類以控制其命運，乃作「未了知之人類」(Man, the Unknown) 一書，以供世人之借鑑；蓋一空前偉大之著作，非徒為一通俗科學之書也。此書之內容極為精濶，每一字一句皆有大量科學為根據，殆可謂為人類科學不祧之金科玉律。若有識者人手一編，精讀之而深悟近世文明之癥結，進而奮起以徹底改造之，則人類之前途將日進於光明之域矣。竊謂近代有三大著作，一為南非洲聯邦內閣總理斯末資將軍所著之「全體主義」，一為懷特赫德教授所著之「科學與近代文明」，一即此書。此三書者，其影響於人類之前途，殆將不下於培根之「新大西洋洲」、牛頓之「算學原理」與達爾文之「物種原始」焉。

此書讀大思深，移譯至為不易。由譯者先後數次翻譯潤色，始告成功。我國在抗戰之後，工業建國即將開始。將全盤接受歐美之工藝文明乎？抑有鑒於歐美文明之覆轍，而有條件的接受，或力謀改造我之政治經濟教育與社會制度，俾我國能接受歐美之工藝文明而不蒙其害乎？此則我國有識者所宜深思熟慮者，而亦譯者所以欲以此書介紹於我國讀者之前之意也。

【轉載】

答覆觀察週刊記者對我評語（原刊再生）

張君勳

承觀察週刊第一期記胡適組黨一文中，對個人有下列評語：

「……如張君勳氏，固為一彬彬有禮的長者，亦為一博學能文的學者；然而他領導組黨，數年以來，可謂無甚成就。」

成敗為人世間事業最顯著之一個標準。成則引起注意，敗則為人忽視；此乃一般人之常情。然當民國十三年，一黨專政之制度展於蘇俄，漫延於歐亞，其敢與之反抗者則拘囚之，殺戮之，或處之於集中營中。試問自十三年直至杜魯門總統之文告提出之前，何時不在此種狀態之中。我輩深信民主者，辦報組黨，反對專政，為政府所禁，甚至被綁以去；在此期中祇知反對一黨專政為「義之所在」，倘有絲毫成敗之見存於胸中，則惟有裹足不前而已。法國之大革命，美國之獨立，乃至俄國之十月革命，皆由正義感中所發出，但知其為義之所當為，生死尚且不顧，豈復有成敗之可言哉。國家社會黨初創立，我曾登北大清華教授之門，則語之曰：「張先生請你不要時常上門，否則我的飯碗就有問題。」當時環境如此，惟自己本其良心所認為當然者以赴之，若稍存成敗利鈍之見，則惟有不組黨，不反對一黨專政，以自了漢終生而已。但我一生活性決不如此，不管有人冷嘲熱罵，祇知其為義之所當然，儘管無一人響應，我亦毅然奮起而已。

見，除加入國民黨升官發財或袖手旁觀，以為安身之計外，尚有何法以自効於國家乎。凡此云云，我並非好與觀察週刊記者辯論，我之無甚成就，固自知之。然在全國鉗口結舌之中，共起而與專政反抗，即為成就之一點，將來歷史上應自有公評也。我們民主社會黨，目前既無政權，又無兵力，何敢與國共兩黨相抗衡。然安知成者之終成，不成者之終不成乎？本我十餘年之經驗，對於組織政黨從事於救國，其見解自與觀察週刊記者之言不類，不敢不明白言之。故將各國就其政情分為兩種：第一種為有教有養之國家，第二種為無教無養之國家。有教有養之國家，人民有飯吃有衣穿而且具有智識；如英美兩國，其統治階級自知其責任所在，循循於規矩之中，故社會上儘有階級以謀生，自能安居樂業，對於地方自治，總選舉，自能選擇其能代表地方民意者以參加於中央或地方政治。其參加政治者不論其為某貴族，為某大地主，為某資本家，悉以自己之私囊補助政黨，決無黨黨以謀生，或以得政黨之一官一職為職之故。故政黨依賴個人，而個人決不依賴政黨。此為第一類國家中之現象。反之，其在第二類國家中，人口過多，一家田產不過一二百畝；以視英美地主之佔有三四千英畝或一萬英畝以上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其有土地有智識有工廠者，不過全國中之十分之一而已。其餘十分之九則為無衣無食無告之民

，文字且不識，更何判斷力之可言。此種國家之中，獨裁制度，專制政體最易長成，祇須以兵力佔有土地，自能使喚人民；而且雇用千百萬無知之人為工具，來與少數有智識者相對抗，是極易事。澈底言之，有兵力，有財權之後，自然有政黨，自然有民衆。此種政黨，依成敗之標準言之，其為有所成就無疑。然「觀察」記者其以此種成就為幸事乎，抑不以此種成就為幸事乎。

看「吾人固不贊成組黨要用打手；然而單靠書生，也是不行的。」這句話之中，好像「觀察」記者表示政黨有二種，其一為打手式的政黨，其二為書生式的政黨。以余觀之，苟其用清末以來利用軍隊，勾引土匪，及至現時所謂組織民衆等方法，而置人民安居樂業人民智識於不顧，此為民國以來組黨最有成績者之所為如此，不知觀察週刊記者理想中之政黨領袖，其屬於此類否乎。

吾人處於今日狀態之中，宜於由第二種國家過渡到第一種國家之中；由無衣無食無智識之人民，進而為有衣有食有智識之人民，大家誠懇此為鵲的，以求其必達，則人民自有衣食，自知禮義，自尊人格。即其組黨者雖為書生而不慮其無成就矣。否則雖有打手，如民國廿餘年來之局面，其有所成就者，徒然遣兵調將造成內亂，安足以語夫現代國家之建設乎。鄙見如是，不知「觀察」記者以為然否乎。

（九月一日）

尾頁



瀋陽小事

一波

日僑的生活

物是在這裏，許多食... 津的，但人却不... 主個，但主却不... 可親，美一，個... 我親，美一，個... 老婦，美一，個... 的，美一，個... 的，美一，個...

本頁內容

- 表發頁本在記優轉編 (1)
• 信通者編者讀作者作 (2)
• 表發頁本在
• 難大傷無點一載轉或刊所 (3)
• 習口並者讀訓調以文這

電流的分配

流分... 下午五時... 八時... 十時... 每日... 十時...

日暨供社：整... 文化團體：無... 電。老百姓：無電，却要收費！

槍桿與筆桿

在槍桿與筆桿... 槍桿與筆桿... 槍桿與筆桿... 槍桿與筆桿...

梅光迪之五萬元

抗戰中，學者因病費交... 梅光迪之五萬元... 梅光迪之五萬元... 梅光迪之五萬元...

病社會

人越... 病社會... 病社會... 病社會...

公務員的新俸

人心

公務員的新俸... 人心... 人心... 人心...

吉普與學校

吉普與學校... 吉普與學校... 吉普與學校... 吉普與學校...

作者·讀者·編者

作者·讀者·編者... 作者·讀者·編者... 作者·讀者·編者... 作者·讀者·編者...

我對... 我對... 我對... 我對...

如：... 如：... 如：... 如：...

中國切紙股份有限公司

設廠自製 • 大批發

總店 上海九江路三〇五號
電話：九三二七 電報：七一五一

支店 上海福州路五一四號

蘇州 閶門吊橋
電話：四〇號

總廠 上海西康路六二八號
電話：三四四八三

紅白卡片 仿古計開
賀年片 禮券股票
美術請柬 中西信封
喜慶禮帖 蘭譜履歷
結婚證書 練習抄簿
訂婚證書 萬用條紙
紙屑紙圈 五彩油墨
通函請帖 印刷材料

巴川銀行

服務週到

利息優厚

上海分行：南京東路七三一號
電話 九六一六四 九五七六六
九一九七〇 九七二八七

漢口分行：中山大道一〇三四號

天津分行：羅斯福路三四七號
電話 一三〇七三二〇〇
三六八九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

華

元

染料化工廠

出品飛機牌硫化元

品質高超 價格低廉

廠址：上海徐虹路二十八號

營業所：上海江西路漢彌爾大樓二二四室

電話：一〇七四六

上海維大紡織用品有限公司

專製紡織用各式紗管

- ▲創設廿餘載▼
- ▲行銷國內外▼
- ▲品質精良▼
- ▲嬌美舶來▼

營業所

上海江西中路一七〇號二二三一二四室
電話 一〇七四六 一七八五〇

製造廠 上海虹橋路一九二弄一號

觀 察

·元千四售份每· 刊創日一月九年五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四版

期四第



卷一第

新時代與新時代的人文

專論

科學

誰能替人民說話

家庭關係·政治關係

民主政治

特稿連載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四)

科學叢談

原子能研究的發展經過

紐約通信

煩惱的美國人的煩惱

從個人到世界·矛盾引導

着前進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重歸英帝國懷抱後的香港

信通

(香港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 戲劇·音樂

靜的戲劇與動的戲劇

陳瘦竹

尾頁 沉靜中的中大·負生佳記 無言的焦急·錢鍾書函·

伍啟元 吳世昌

吳恩裕

張東蓀

戴文賽

楊剛

撰稿人

蕭韓般鮑鏡錢鐘劉潘趙葉楊楊傳禮蔣郭宜張張張張張陳陳陳許高孫柳胡宗周李李吳沈呂伍王卞
公德世覺端清邦維經海西 幸 希 有 移 東 沅 質 炎 瘦 友 德 覺 克 無 白 子 廣 純 恩 有 啟 迅 之
權培光民升廣蔣薄宗孟絳通雷孟至守今森長秋德竹松駱敷寬品通華亞田南裕乾復元中琳

謝蕪載歐錢鐘錢劉潘趙葉楊楊傳禮蔣郭宜張張張張張陳陳陳許高孫柳胡宗周李李吳沈呂伍王卞
翊 鏞 文 鍾 歐 能 大 光 家 公 人 斯 昭 友 新 正 德 忠 印 維 衡 之 君 寅 先 美 東 學 浩 澤 世 永 鴻 繼 芸
翠 乾 齡 葵 雲 川 欣 杰 且 璧 超 履 剛 年 掄 蘭 以 銘 昌 絳 堂 吳 炭 哲 馮 遠 初 盈 鑾 林 郊 浚 孫 霖 昌 信 雋 鳳 生

撰稿人

出品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四君子 嗶嘰

四君子 花布

四君子 士林

四君子 直貢

四君子 色丁

通惠實業銀行

利息優厚

服務週到

匯兌便利

交款迅速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重慶總行：重慶陝西路

上海分行：天津路二二四號

電話：九八二四六

九八二四七

南京分行：漢口分行

重慶商業銀行

民國十九年設立
 分行三十餘處
 辦理一切銀行業務

上海分行：九江路八十號
 電話一六八一二
 至四轉接各部

上海辦事處：金陵路一七六號
 電話八二七六二
 八四九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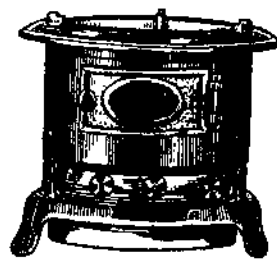
實地堅固
火強力大
用油簡省
經濟衛生



註冊商標

鷹球牌經濟爐

家庭機關
行號軍隊
必備之品



燈頭保證無臭無聲
火力能夠隨意大小

歡迎外埠特約經銷章程函索即覆

振興工業社出品
總發行所：上海北橋桃源路二十五號
電話：二八三三七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特權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總經理：蘭州鳴遠文化社
蘭州中山路五五七號

北平經售處：國際書店
北平西單堂子胡同已十一號

(徵求各地同業批發或總經售)



本期作者

- 伍啓元：清華大學教授
-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 吳恩裕：北京大學教授
-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 戴文賽：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員
- 楊 剛：大公報美國特派員
- 陳復竹：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理論編劇組主任

新時代與新時代的人文科學

伍啓元

近兩百年人類最大的悲劇，是人類創造了自然科學和技術發明，但不能真正享受科學與發明的成果，人類不但不能真正役使他所創造的科學與發明而反為科學與發明所役使。這個悲劇的主要原因，是因人類在過去只知了解和征服自然，但不能真正了了解和控制人類本身，尤其不能真正了了解和控制人類所組成的社會。換句話說，自然科學的發展和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落後，是今日人類悲劇的根本原因。

經過了二百多年的不斷努力，自然科學已進展到原子能的時代。如果人類能控制科學與技術，如果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能像自然科學那樣有驚人的發展，則原子能的發明應能把「貧窮」和「戰爭」兩個不祥的名詞永遠從人類的字典上刪去。因為只要集中人類的智力，把原子能應用於改善生活，則不出一個世代，每個人都應能享受今日大家所認為奢侈的生活，每一個國家都沒有向外擴張的必要。但不幸因為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落後，我們的社會無法適應自然科學和技術方面的重大發明，結果原子能反成爲一個擾亂世界安甯的因素了。

就是由於人文科學的落後和技術的不平衡的進步，在人類的歷史中，從沒有一個時期比今日更充滿着矛盾與衝突了。人類曾有過更失望的時期和更困難的處境，但今日心情的徬徨不安，矛盾的尖銳對立，其程度之深，確是空前的。第二次大戰的結束給人類帶來的既不是和平與安靜，也不是痛苦與絕望，而是矛盾與紛亂。我們現在面臨着的時代，是一個黑暗同時也是光明的時代，一個充滿了失望同時也充滿了希望的時代，一個使人類的約束加多，同時也使類人的自由增大的時代，一個人類最感覺戰戰兢兢而又最渴望和平的時代，一個似退步而實質上也是進步的時代，……在這種矛盾與衝突中，人類的心境確是十分苦悶的。大家似乎是缺乏了一定的理想，缺乏了一定的希望。大家都感覺到精神沒有寄托，都爲世界以至自己的前途徬徨不安。這種矛盾與衝突，無論就質或就量說，過去從沒有過的。

在過去的歷史中，每一次大戰結束後都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期。這些希望可能有些是幻想，但這些希望總是在存在的。這次大戰結束後，情形便完全不同了。戰爭還沒有停止，美蘇的矛盾便已逐漸顯示出來了。從舊金山會議到今日正在巴黎舉行的二十一國和會，美英集團和蘇聯集團那種種的正面衝突，使人重新又嗅着濃厚的火藥氣味，使人感覺戰事不久可能又要向受災已深的人類訪問。在過去，每經過一次大戰，至少在戰爭結束的初期，同一個世代的人總會相信他們不會再上戰場了，但今日的人便不能有這種安全的感覺了。

不但國與國間是充滿了矛盾與衝突，在任何國家之內，不安的情緒也是十分普遍的。在若干國家中，內部的糾

紛和生活的困難都發展到可怕的程度。

為甚麼人類有這樣嚴重的矛盾與不安呢？對這個問題有許多可能的解答，但自然科學（技術）的空前猛進和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落後，是一個最根本的原因。自然科學每前進一步，生產技術每革新一次，則社會的組織必須作一次根本的調整。如果人文科學能夠有充分的發展，人類對自己和他們所組成的社會能有充分的認識，人類能夠經常地改革社會使能適合於技術的進步，並充分加以利用，則今日我們所面臨的時代應該是一個最光明、最自由、最單純、最富足、和最和平的時代，而不再是一個矛盾、不安、和失望的時代了。

因此今日大家的精力，應集中於發展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如果十九世紀是自然科學的世紀，我們應使二十世紀成為「人文科學世紀」。自然科學的世紀已使人類能征服自然，已使人類在技術方面能有消除貧乏與戰爭的物質基礎。今後人文科學世紀的責任，是要使人類能克服或控制他自己和他們所組成的社會，使人類在社會組織方面能有消除貧乏與戰爭的社會基礎。這是人文科學界的時代使命，是不應加以忽視的。

但人文科學本身怎樣才能負起其歷史的使命呢？就筆者看來，人文科學家如要使二十世紀真的成爲一個人文科學的世紀，則他們除了一般地應作最大的努力外，首先應該注重人文科學的綜合性和實用性。在過去（特別在中國），以「正統」自居的學者對人文科學流行着兩種普遍的見解：一種見解以爲人文科學應該注意分工，一個從事人文科學工作的人，應該只就某一細小部門而加以深切的研究，而不應旁及其他部門；另一種見解以爲人文科學比較缺乏實用性，一個從事人文科學工作的人，是不會或不應着重在實用方面的貢獻的。換句話說，這些「正統的」學者是很忽視人文科學的綜合性和實用性的。這兩種見解雖然不能說沒有一部份的真理，但過份重視這兩種見解，確是過去人文科學失敗和落後的主要原因。今後人文科學如要負起時代的新使命，則必須有不同的作風。

讓我們先討論專業或分工一問題。在人文科學的工作中，正如在其他的工作一樣，分工可以增進工作的效能，增進發明的機會。所以人文科學應該注重分工，這是我們可以同意的。不過在許多國家，例如美國或中國，對分工過份重視，却產生了極不良的影響。在過分重視分工或專業的弊

家，不少的人以爲一個人如從事於某一部門的研究，則他的知識便應限於那一部門。在中國，這種偏見相當普遍。比方說一個研究貨幣學的人，如果他於研究貨幣學之外還要注意經濟理論、國際經濟、經濟史；部門，則（至少在中國）必有人會對他加以批評，說他的學問不够專門；如果他更進一步去多懂一些法律、政治、或且哲學，則必有更多的人說他無法成爲一個專門學者了。我們對這種極端的專業的見解却不能同意。我們以爲一個人文科學者如要有成功的希望，則他的研究範圍應集中於若干點，但他的知識範圍是應該極爲廣泛的。我們所以認爲研究人文科學的人知識範圍應該廣泛，是因爲人文界的現象和人類羣體的生活活動都是有機的整體，一個人如無法對這個整體有相當的認識，他便無法在他所專門的部份有重大的成就。我們對全體有一個清楚的了解，具有一定的看法，我們才能對這整體中的一部份有真正的認識，有真正的貢獻。例如一個專門研究貨幣學的人，自表面看來他對這很狹窄的部門用不着再借重於其他方面的智識了，但事實上却不如此。當代的貨幣學不但與經濟理論有關，而且與國際經濟也有密切的關連。一個對經濟理論和國際經濟沒有深切理解的人，是無法對貨幣學有重要貢獻的。不但如此，一個貨幣學者必要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能有深切認識，對國家的法律與政治能有相當的明瞭，他才能真正理解貨幣的本質和貨幣經濟的特點。研究貨幣學的人尚且應有廣泛的知識，研究其他部門的人就更不能過於狹窄了。

研究人文科學的人可以分工，但分工之後必須體之以合作。在現在學術界中，大部份的人只知分工而不知合作。政治學者只知研究政治問題而不知政治學是不能與其他人文科學完全分離；經濟學者只知注重經濟現象而不知經濟學是不能與其他人文科學分離研究。事實上人文界的現象是互相有極大的關連的。我們因爲一個人的時間精力有限，所以不能不分工，不能不把這些彼此有極大關連的現象分割地去研究。但我們應該時時刻刻記着人文現象的綜合性或連繫性，明白分別截取原是不不得已的辦法，確認各種人文現象的相互關連，明白它們應作綜合的研究。

就目前世界的需要說，我們十分需要一種作綜合研究的人文科學。因爲我們如要使人文科學盡其歷史的使命，幫助人類去發使科學與技術，則人文科學者必須有綜合的智識，對人文界的現象必須有整個的了解。如果

再像過去那樣只知作支離破碎的研究，則人文科學必會像過去那樣悲慘地失敗，而無法負起它的時代使命的。

在中國，則人文科學的綜合的研究更有必要。在科學的研究中，通常有兩種不同的工作：一種是開路的工作，一種是築路的工作。做開路工作的人，必要有廣泛知識，理解一切的局勢，然後才能開出一條有用的路，使後來從事學術的人都能跟着那條路建築下去。做築路工作的人便不同，他只要具有很狹小的專門智識，他便可以在已開關的路上放上幾塊石頭。開路的人要有綜合的智識，而築路的人却可以不必有許多築路以外的智識。在今日的中國，我們無論在實用方面或在學術方面，都非有若干做開路工作的人不可。我們必要先提倡人文科學的綜合的研究，然後才能訓練出一些做開路工作的人。我們所以說在中國人文科學的綜合的研究更有必要，其故即在於此。但很可惜的就是今日中國學術界的人士，大多只願做一些築路的工作——在西洋學術界所開關的路上幫助放下幾塊很小的沙石的工作。因為大部份的人都只願做築路的工作，他們便不知不覺地以為築路的工作就是學術工作的全部，以為除了築路工作以外就沒有學術工作。極端的專業見解的產生和對人文科學的綜合性的忽略，都是過分重視築路工作的結果。今後我們對這種趨向是有加以糾正的必要的。

其次，我們討論人文科學實用性。過去許多人認為人文科學不會或不應具有實用性，這種見解也有一部分的真理。我們承認任何純粹科學，其目的都在作有系統的研究與分析，而不在效用。一個研究純粹科學的人，應該「為學術而學術」，而不應「為實用而學術」。一種學術貢獻的大小，不應從短視的實際用途的大小來加以判斷，而應該從純粹學術的立場來加以評值。從這個觀點看來，則從事純粹科學的人，是不應計較短期間的實用，只應計較學術價值的大小的。從事人文科學的人，自然也不能例外。不過如果我們進一步認為人文科學缺乏實用性，或認為人文科學為不應有實用性，則我們便陷於重大的錯誤。這兩種錯誤的見解，在今日的中國是很流行的。無論在西洋或在中國，大家因重視十九世紀自然科學的發展，所以不免有重視自然科學和輕視人文科學的傾向。在中國，則更有重視理工和輕視文法的運動。所有這些見解或運動都是從人文科學缺乏實用性的錯誤見解出發的。例如中國輕視文法的人，他們所以重視輕文，是因為

他們以為理工可以幫助中國工業化，而文法則對工業建設及其他建設的幫助很少，所以理工是值得重視而文法則應該輕視的。換句話說，這些人以重視理工，輕視文法，是因為他們以為自然科學比較具有實用性，而人文科學比較缺乏實用性。我們對這種見解是不能同意的。第一，人文科學的實用性與自然科學沒有甚麼不同。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一樣，可以劃分為純粹科學和實用科學，前者是注重理論，而後者則注重實用。純粹的人文科學可能是缺乏實用性的，但純粹的自然科學不也一樣地缺乏實用性嗎？同樣地，實用的自然科學是富有實用性，難道實用的人文科學不也一樣的具有實用性嗎？建設新工業固然可以改善國民生活，但建立政府制度、法律體系、或改造國民經濟，難道不統與國民生活一樣地有密切的關係嗎？第二，我們雖說研究純粹科學的人應為學術而學術，而不應為實用而學術，但這不等於說純粹科學不會對現實世界發生有益的影響。例如在經濟學中，經濟理論是純粹科學的一種，但經濟理論對現實世界有極大的影響。例如亞丹·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極有補助於工業資本主義的抬頭；又如馬克斯的社會主義，是蘇聯十月革命的一個重要推動能力。誰能否認這些理論的探討對現實世界有極大的影響！從這些地方來看，可見認人文科學為缺乏實用性的見解，是一種錯誤的見解。同樣地，重視理工或輕視文法的見解，也不是我們所能接受的。

有些人認為人文科學不應具有實用性；較極端的人並且以為研究人文科學的人如傾向於實用方面，他們就無法成爲一個真正的學者。在中國，若干年前有人認為在古書堆中做考據的工作為最有價值的學術工作，近年來有人認為多用抽象空想與公式符號是最珍貴的學術工作。這種見解無疑地是錯誤的。無論在過去或在將來，只有在實際體驗中才會產生偉大的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的學者。所有最偉大的人文科學家，都是與實用有密切的關係。從沒有一個只知坐在書房裏的人文科學家，都是與實用有密切的學者。因此人文科學不但不應缺乏實用性，而且不應缺乏實用性。如果要使人文科學能夠負起它的時代使命，則它更應從實用方面着手。人文科學注重了綜合性和實用性之後，它還應慎於問題的選擇。在物理科學方面，過去因為集中於原子的研究，所以才產生了原子能時代。在人文科學方面，我們認為今後應集中於免除貧乏和免除戰爭兩大問題，然後人文科學才能負起它的時代使命。

誰能替人民說話

吳世昌

最近山西和察河的戰事，規模相當大，範圍相當廣，程度相當劇烈，事實上已為全面的內戰。政治的重心，因要人之紛紛避暑，游蕩在廬山南京之間，而各處處受內戰的人民，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烈。五老峯的涼雲，香爐峯的瀑布，正和飛機坦克，遍地難民，成爲強烈的對照。

和平談判，一直在若有若無之間。槍聲蓋住了一切，談判者態度的軟硬，一以各自槍聲的強弱爲準。所謂「第三方面」，既是無槍階級，其意見自不被重視。「第三方面」倘且如此，則一般不成「方面」的老百姓的意見，自然更不在有槍階級的眼裏。老百姓對於和平、團結、民主、統一的新求，本來是一個夢。現在却正所謂「無據」連夢也近來罕做。但事實上，支配着中國的命運，自居刀俎，以人民爲魚肉の有槍階級——政黨，畢竟佔中國人口中的極少數。他們平常還好意思說「代表」人民，而今日國內外人民無一不痛恨內戰，咒詛內戰，而有槍者越打越起勁，還有臉說代表多少多少人民嗎？

如果換了任何一個歐美國家，人民既這樣痛恨內戰，當事者決計不敢打，也打不起來。第一，士兵都是智識份子，軍隊原爲國防而設，軍人只有一種天職，即對外禦侮，決不會奉自相殘殺的亂命，不管這亂命是用「繳亂」，「自衛」，「解放」，「保民」任何一個好聽名詞。如果叫他們自相殘殺，他們會罷戰，會上書國會，指揮內戰者必無疾而終。中國的士兵則大都是捆綁，誘騙，壓迫，價購而來的農村文盲。一入軍隊，則極之以「命令」，脅之以「紀律」，縛之以「服從」，勸之以「犧牲」，最後則督之以機槍。官要兵死，不得不起。即使砲火對準着自己的廬舍妻兒，也不敢不發。連戰連捷的青年軍裏，由於長官們賣員的傳統，也絕對不准該民主二字，遑論其他！第二，人民不許打，任何人就不敢打。輿論必須服從，民意必須尊重。否則人民可以拒絕納稅，人民可以改換政府。而中國則防民之制，甚於防賊，保甲不足，繼以警督。發的是濫紙，徵的是

實物，奉公守法者猶不免「失蹤」，研究學問者尙且要被刺，遑論其他！中國耗有四萬五千萬的人口，而百分之幾甚至百分之幾的極少數人，却可以發動內戰，倡導內戰，指揮內戰，人民束手待斃，毫無辦法，這是中國的悲劇。

中國人民何以如此無用，我們現在無暇討論或追求責任。目前萬事莫急於停止內戰，而人民固同有此心而都無辦法。我們固然也有一些號稱「人民團體」一類的東西，時有發「表些自以爲公正」的通電宣言之類，但不是受運一重的操縱，便是做某一派的外衛。不做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連他們自己也未嘗不圖得事後指揮者的用意。現在中國所着要的是真正無黨無派，不受任何黨、國、派、系操縱利用的人民，應該團結起來，表示他們的意見。也只有這些人團結起來，才真正能代表絕大多數的老百姓的意見，發揮人民的力量。

但是，既爲無黨無派，這些人平時的政治興趣可見得就不濃；否則早入黨派了。要他們廣結起來表示力量，難得近乎不可能。第一步，就發生誰來發動領導的問題。如果現在要成立任何人民團體，黨部先要來「指導」，儘管指導者的權威比被指導者低了不知多少倍，還是要「指導」的。否則便「不合法」或非法。聞民黨區域固然如此，「解放區」也未必不如此，不過也許是暗中指導而非公開指導。一經「指導」這團體便染上顏色，一輩子洗不乾淨。其次，即使有熱心國事的無黨無派人士發動領導，也必被一切黨派目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有槍者則袖槍跟從，無槍者則造謠誣蔑。輕則挨打，重則被刺，都是意料中事，非把這個團體消滅，決不甘休。換句話說，現在中國任何黨派，都害怕真正人民的力量，還可於今年春天的幾次學生遊行中看出來，因此都不願意中國人民真能團結起來。也必然邏輯地要破壞無黨無派人民的大團結。第三，無黨無派者政治興趣畢竟有限，即使能够組織起來，能維持多久是大問題。如爲一時偶發

性的事件而組成，如東北問題，待遇問題等，則事過境遷，必然解體。當其存在活躍之時，朝野黨派對之也許有些顧忌，稍知尊重。一旦鬆懈下來，自必無人理會，甚至被野心份子潛入，變質惡化。第四，這裏還有一個最煩雜也是實際問題，中國的黨派，都有點傾向於職業化。吃黨飯，吃團飯，固已盡人皆知，而在野黨派，也頗有並無正常專業，而賴其團體以生活的份子。中國黨派之必挾武力以自衛是因此，中國黨派之不民主是因此，中國國家之窮是因此，中國黨派無論怎麼腐敗，人民怎麼也奈何他不得也是因此。外國人民也非左即右，各幫黨派，英國人有句俗語：上帝生下人來，不是保守黨，便是自由黨。但各有正業，甚少所謂辦黨務，吃黨飯者。所以英國所謂保守或自由，美國所謂共和或民主黨人士，其實即相當於中國有政治見解而無黨無派的人士。但是英美的一般人民智識水準高，潛在團結力與組織力強，即使沒有有形的團體，不通電，不遊行，政府也知顧忌，也知尊重。中國的無黨無派人士，當然是智識份子，把學生除外，即一部分公務員和工商界及自由職業者。公務員在今日雖大部不滿現狀，而事實上很少政治自由。工商中人也多少受些限制或控制。自由職業各有專業，最缺少團結的機會。並且，不論公務員，工商業，自由職業者，在此物價飛漲，朝不保夕的時候，人人謀生之不暇，那有工夫管國家大事？我曾經指出，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在另川一作使一般智識份子把全部剩餘精力消耗在油、鹽、柴、米、的瑣事上，消耗在妻號兒啼的愁苦中，使他們抽不出時間和精力來嚴肅的考慮國家大事，好讓有權力者和野心家為所欲為，肆無忌憚。這種釜底抽薪的辦法，實在是堅固既得權利的無上上策。所以，在今日而欲希望無黨無派人士團結起來，需要比任何時候都迫切，而困難比任何時候都重大。第五，中國現在也有一些所謂無黨無派人士，例如現政府的部長之中，政協會議的代表之中，有號稱無黨無派的，其實比朝野黨派中的有些人更右或更左，更某黨化。所以求其能够代表廣大人民的民，必須真正無黨無派。只有這些人團結起來，才能見出人民的力量。

在這許多困難的限制之下，從那裏去找真正無黨無派人士？而且怎樣使這些人可以團結起來，並且會使人民自然信仰他們，足以代表人民？而一俟他們團結起來之後，各黨派不得不顧忌，不得不尊重的，只有現在無

黨籍的大學教授和中學教員。但是目前的中學教員其風氣不自由與生活的壓迫，更甚於一般公務員，並且，在許多省份是政府「委任」的。這樣「損之又損」，無黨派而有資格表示國是意見的，似乎只剩下大學教授了。

中國的教授，除了教育以外，還有研究學術的任務。教育固然有黨性，而研究則貴乎獨立與專心。因此過去的學風，教授們都致力專題，不問國事。若談政治，論時事，只有幾個居於領導地位的人士。一般學者若作政論，即不被目為「熱中」，也將見譏「旁鶩」。直到被壓迫在饑饉線上，偶而發出一些悲慘的呻吟，也還可能被目為不能安貧問樂。民國三十二年英國陶禧教授來華時看到中國教授之窮之苦，曾經問起有沒有像英國 Teachers' Union 一類的組織。使他吃驚的是完全否定的回答。——固然有的學校也有教授會，那是輔助校政的，而且是一種有若無的玩意兒。有的校長却巧妙地使這有若無的玩意兒都永遠搞不起來。——對於切身的福利尚且不聞痛癢，組織不起來，更不必談國家大事了。

學者不旁鶩，不談政治，原是好事；但有一個先決條件，必須國家政治上軌道。華仲舒三年不親園，自是盛世美德，然而他畢竟還有個「園」，也當然有園丁，所以無須他親窺；並且時間也只有抗戰和復員的三分之一。也有人舉俄國大革命時心理學者 Pavlov 專心試驗他的 Conditioned Reflex 作為例子，但是今日的教授有沒有餘錢來養狗和天天用牛肉來喂狗試驗？

今日中國的教授制度，仿自歐美。歐美教授的待遇和地位且不說，歐美一般政治的清明，可以使教授安心於本業，即使對國事有任何意見，也必被重視。而教授以外的職業團體，也屢屢有左右政治力量，其一般人民的意見，尤不能不為執政者所尊重。今日中國的情況，人民絕對無力量，其意見絕對被「無視」，社會其他方面不是無組織，即其組織永遠為某黨某派所御用或作其外衛。因此，中國的政權落在既得利益的集團手中，而且常是一些政治上低能者的手中，買辦、大腹賈、頑固分子的手中。以今日中國大學教授對國家應負的責任而論，眼看國事讓上述的人物弄得如此之糟而袖手旁觀，有良心的人是不忍令其長久如此下去的。

並且，今日中國所謂黨派也者，既未必能毫無私心的代表人民，則只有無黨無派的大學教授，比較的能替人民說話。因為這些人雖然大都是共

產黨所謂布爾喬亞出身，但其工作性質，職業修養，生活狀況，和道德水準，都不至於與老百姓的利益衝突而存偏私心。在今日，他們個人的地位，雖已在官辦、官商的奢豪的對比之下，而似乎顯得不加戰前，但是只要一且組織起來，而且在組織之後能抵抗任外間的分化與離間，以及有黨有派分子的滲入，則其意見必然較參政會、國民大會，更能代表民意，也必然更被政府及國內外人士所重視。

今日中國所面臨的難關，如果像大學教授這樣的智識分子，依然可以

家庭關係·政治關係·民主政治

吳恩裕

本文討論三個問題：一何以不能把政治關係與家庭關係相比擬？二什麼是「政治」關係？三何以祇有民主政治下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關係，纔是「政治」關係？前兩項本來是政治思想史中很古的論題；在枯拉圖和亞理士多德的著作中，就已經討論過這兩個問題了。但是我們認為近來仍有把這兩個問題，探討一下的必要；因為在今日的中國，似乎還有許多人誤認國家猶如家庭，而政治關係就是家庭關係。這是一種很危險的見解，我們不能不加以辯正。後一項我是要說明：祇有民主政治中之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關係，纔是政治的關係。這一項的看法，却是我自己的主張。

首先說明：何以不能以家庭關係來比擬政治關係。我們知道：在家庭中，家長固然可以對其子女愛護，他們的措施也儘可以是為了子女們的利益；但須知家庭中之父母與子女的結合，乃是一種自然的、倫理的結合。在此種結合中，父母權威的行使，可以是無條件的；而子女的服從，也是無條件的。「你爲什麼要服從你的父母？」我們平常很少發生這類問題。這就是因爲：他們乃是一種自然的血統關係或倫理的關係，故子女自然而然地就要服從父母。這種命令與服從的關係，祇用自然的血統關係或倫理關係來說明即可，不必再談什麼父母行使權威子女服從命令的條件。而且

熟視無睹，這個民族的命運真是可以預卜了。熟視而有睹了，却依然用書本來「只圖遮眼」(屠遊作人在戰前的解嘲語)，或者止於「唱咄書空」，國家的前途也是頗堪設想的。當人民迫切需要有人真能替他們表示意見，而其所屬望的人竟不理會，則代之而起者將是什麼樣子的人，也幾乎是舉世周知的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政治腐敗，難道匹夫就無責了嗎？

，大體上說，父母絕對不會違反子女的利益而行使權威。

但是政治社會中的治者與被治者的結合，則是人爲的。治者行使權威是有條件的，他必須是爲了被治者的利益而行使此種權威，被治者的服從命令，也是有條件的，其條件即爲：治者必須依照人民公意所同意的法律來治理。爲什麼必須有條件呢？因爲結合既是人爲的，則自然要有結合的目的。倘使不能達到那個目的，自然就違反當初結合的本意了。由政治學的觀點講，政治的起源雖然不是由於契約，但未來的良好政治則必須出於契約的方式。因爲不如此：就不是同意的治理與服從了。

明白了上述的不同，我們便可以知道：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並不是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政治關係，而家庭也就不是國家。所以我們倘以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來和政府與人民的關係相比擬，便是比擬不倫。而不倫的比擬 (Illogical analogy) 在政治學中乃是一種最容易得危險推論的方法。因爲如果這樣比擬下去，則政府可以藉口以家長的資格而爲所欲爲了。而人民呢，也就應該無條件地一切服從了。這結果會是不堪設想的。因此，我們無論就結合的性質或命令與服從的條件而言，家庭中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絕對不是政治社會中治者與被治者之間「政治」關係。

其實讀過亞里士多德的「政治論」的，都會記得：他早已在二千年前認爲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不是「政治的」關係了。他甚至於把父母與子女的

關係，和主人與奴隸的關係，同列爲不是政治的關係一類。他認爲：在主人和奴隸的結合中，奴隸完全是工具，是所謂「活的工具」。一切利益都是爲了主人的，主人不但以奴隸爲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且對於奴隸操生殺予奪的權柄。這種關係，當然不是「政治的」關係。因爲在政治社會中，人民是主人，不是奴隸。一切都是爲了人民的利益，治者不過是人民求良善生活的工具，他是人民的公僕。他不應以自己的爲目的，而應以人民的目的爲目的。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知：主人與奴隸的關係，和父母與子女的關係，都同樣地不是「政治的」關係。

二

其次再討論：什麼是政治關係。就中國今日國事之紛紜情況言，我覺得我們對於政治應該有一個基本而正確的觀念。換言之，我們必須認清政治關係的性質。我們根據這個基本而正確的對於政治的觀念，來決定政治行爲，倡導政治理論。這種權算是可佩的政治家，政治學者的態度。我們決不可因爲黨就政治現實而曲解政治的性質，如果那樣，就變成了政客的態度了。我們試把對於政治應有的基本而正確的觀念，說明如下。

照我的看法，政治就是：「衆人用公共的強制力來治理衆人之事」。在此界說中，何謂「衆人之事」？何謂「治理」？何謂「公共的強制力」？又何以必須由「衆人」運用這公共的強制力來治理衆人之事？以下一一解釋。

「衆人之事」可以有不同的解釋。我的意思則以爲：一社會所有分子間，必有其「衆人」之事；而每一分子自己，也自有其「個人」之事。衆人之事就是在人羣生活中，彼此必須關聯或應該關聯的事項。「必須」云者，意謂祇要有人羣生活，便不能不發生關聯。「應該」云者，意即本未曾關聯，但能關聯則最好。這些事項，在政治社會中，必須或應該受治理。照我的看法：人類最基本的衆人之事就是保持及改進他們的物質生存。所謂物質的生存，亦即穿衣，食，住來維持的生存（所謂天堂及地獄的生存，當然不是這裏所講的物質的生存）。這件基本的事實，應該被治理。因爲有了治理，人們保持其物質生存的措施，纔會安全；改進其物質生存的方法，纔會更有效率。

「治理」有兩種意義。消極方面，治理有約束限制之意。在一政治社會中，對於有害於人羣的事項，必須加以禁止。積極方面，治理有倡導或增進之意。在一政治社會中，對於提高人類物質生活水準，充實人羣精神生活內容的事項，必須舉辦。總之，治理的意義，不但要「除弊」，而且要「興利」。必須兼具「興利除弊」兩種工作，纔能够得上完善的治理。僅僅有除弊功能的國家，祇能算是「警察國家」，或「司法國家」，而不是完善的政治組織。

「公共的強制力」也是必要的。因爲沒有它，不但不能有效地做「興利」工作，即「除弊」的工作，也不能有效地做到。但公共的強制力却和赤裸的暴力不同。以赤裸的暴力加諸他人，是非法無理的迫害；但公共強制力的行使，則是人羣生活與利除弊的必要力量。沒有它，就不能維持有秩序的生活。強制力而冠以「公共的」，是因爲：這強制力的產生、運用、目的，都必須以「公共的意志」爲依歸。

最後，必須由「衆人」使用這公共的強制力來治理衆人之事一點，尤爲重要。此處所謂「衆人」乃指全民。因爲政治是大家的事，是人民全權的事，而非某一個人或某些少數人的事。既如此則當然「應該」（顯者可以由此「應該」二字來推測整個政治學的性質）由大家，即所謂衆人，來治理；而不應該由一個人或少數人來治理了。

以上是我們對於政治應有的看法。祇有在此種意義下的政治中之治者被治者的關係，纔是真的政治關係。治理與被治者原無基本的不同，並不是治者有天赋的權利來「統治」，被治者天生便有義務「服從」。治者祇是執行公務，執行得圓滿與否是要有責任的，同時被治者的服從也是有條件的，並不是無條件的盲目的盲從。他們之間的關係，顯然和家長與子女之間的關係不同。我們絕對沒有理由把政治的關係誤解爲家人父子的關係。

三

最後我們說明：何以祇有民主政治下的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關係，纔是真的「政治」關係。根據以上對於政治的基本觀念，我認爲：祇有民主制纔是真的「政治」制度，所以也祇有在民主政治下之治者與被治者之

間的關係，纔是真正的「政治」關係。

我認為君主制不但是「好的」政治制度，而且也不是「政治的」制度。在君主制中，假如遭遇到一個暴君，那麼，他的統治，他與其臣民的關係，是主人與奴隸的關係。他的統治是絕對的，而人民也只有絕對的服從。這種制度下的人民，猶如豬仔在憑屠者宰割。假如幸而遭遇到賢君，但賢君最好也不過做到「愛民如子」的地步。這至多也不過是父母與子女之家庭關係而已，這仍然不是「政治的」關係。所以，我認為：嚴格地說，君主制不能算是政治制度，他們的統治，也非政治。

少數人，無論是封建貴族，是財閥，是軍閥，所把持的政治，也不是政治社會中的政治關係，因此貴族制也不是真正的「政治」制度。其理由即：一方面這也是少數人以特殊的地位、條件取得統治權，實質也等於少數專制；另一方面因為這種制度也違反了上述由「衆人」來治理衆人之事的原則。

真正的「政治」制度，我認為只有民主制度。因為民主政治下的政治，乃真正是由「衆人」運用公共的強制力，來治理衆人之事。

最理想的，當然是直接民主制。因為祇有在直接民主制下，纔可能有全體人民，即所謂「衆人」，都參加治理衆人之事的事實。但是由人民大會來主持國家立法，行政，司法各方面的事務，就是在希臘的城市國家，也不能完全施行。在現代國家，因為國家的人口衆多，國土廣大，事務的繁雜，更不能實行直接民主制度了。

因此，就只好由全民選舉代表，來參加治理，這就是所謂間接民主制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張東蓀

四 衝突中的消長(上)

以上所述，共九種衝突。雖分九種，不過是爲敘述便利而已；並不是

• 因爲代表都是由真正民意選舉出來的，故我們應該把他們的治理，視爲和全民的治理，或「衆人」的治理一樣。所以，我們認爲：間接民主制乃是真正的「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中的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關係，纔是真正的「政治的」關係。治者原爲人民選出的代表，他們的治理乃是相對的。換言之，即他們的治理必須不違悖民意，並且他們還要負責任的。這種治理完全是處理一種公務，假如公務執行得不圓滿，自然即須下臺，他們絕對沒有理由永遠留在臺上。而且在這種制度下，治者與被治者之間也絕對沒有不可填充的鴻溝；也許今年你做代表，明年我又做代表了。像這樣的制度，纔能算是「政治的」制度，像這樣制度下之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關係，纔能算是「政治的」關係。

從前及現在有許多政治學者，祇把間接民主制視爲一種「良好的」政治制度。照我的看法，它乃是「唯一的」政治制度。它和君主制及貴族制，乃是根本性質上的不同。它們的不同，正如亞理士多德所說的一樣，乃是「主人和奴隸」，「家長和家人」，之與政治關係的不同。

在人類歷史中，有許多民族的所謂政治生活，實際上都不是「政治的」生活。其歷史，也不是「政治的」歷史。有許多民族的生活，祇是由一個或多個牧人驅策的牛馬生活；是主人統治奴隸的生活；至多是家長之於子女關係的生活。明白了這一點之後，我們纔可以知道：在民主運動中，爭取民主不祇是爭取一種「良好的」政治制度，乃是爭取「唯一的」政治的「制度」。所以，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是要「政治」制度；另一個是不要「政治」制度。

九月十五日上海黃浦灘

各各獨立，而沒有互相包含的地方。從這許多的衝突來看，顯然可說中國歷史或中國社會乃直是一個包容多種衝突的東西。並且是愈到後來愈多衝突的種類。我這句話並不是說世界上只有中國是包含這樣許多衝突的。須知社會衝突本是社會歷程之一種。其反面是所謂社會和諧。一個社會只有

衝突而絕無和諧是站不住的。所以任何社會雖有衝突，而至少總要有一些和諧，方不至潰散。其問題是只在于比例上衝突與和諧究竟孰多。如果衝突大于和諧，則這個社會決不會穩定下去。今天中國的現象就是如此。今後要使中國走入穩定的道路，雖不是把衝突一舉消除，然至少必須將其漸漸減輕或減少，以致和諧得大于衝突。滅卻衝突之法不在于把衝突中的兩項除去其一，乃只須使兩項得着一個相當的安排，各守範圍而不相越，便可相安無事了。若是不明此旨，而想剷除其中之一，致勞而少功。因為衝突之所由起，就由于有相反背的兩項存在。其存在不是容易取消的。

話雖如此，但兩項在衝突中亦自有消長，不會永久平衡，現在我即要一述這些消長的情形。我之述此，同時目的即在證明中國目下之危機，並由此或可展開今後之希望。在未述這些消長以前，我不得不于九種矛盾之後，再加上一種矛盾，就是第十種，乃係中華本族（即漢族）與外族之衝突。外族是指歷史上的胡人，如鮮卑、契丹、女真、突厥、匈奴之類而言。故此種衝突與上述的帝國主義侵略之衝突完全另為一種。本書對於此種衝突所以不願詳述，就是因為在歷史上雖為重大事件，而到了今天則完全成為過去了。這便是消長之一好例。我在上文已說過，各時期皆有所殘留。却亦有雖殘留于若干時以後而仍歸于消亡的。降至今日，我們對於各時期所殘留的不妨加以清算，而清算之法即為在各種衝突中看其消長如何。先將第一期文化與第二期文化之衝突。這顯然是第二期文化更增長，而有完全壓倒之勝利。其故是由于西方物質文明之傳入，更足以使中國人厭惡那些古樸的生活。次則是思想與事實之衝突。這却就是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之衝突。在事實上西方文化以泰山壓頂之勢而來，誰亦無法抗拒。但在心理上却尚有許多人是不能願意的。這個衝突中兩項的消長已顯然而定，但尚未到最後的定局。我們今天所應努力的不在順着自然的趨勢以助之，一方，推倒他方；乃只在于設法使各得相當的安排，互有界限，不出範圍，化衝突而為調和。再其次就是封建與統一之衝突。這在歷史上却是封建得勝時為多，雖則有短期間統一能實現一下。直到現在依然是這個樣子。因為歷史上所有的統一並不是真統一，仍有包容封建在內。可見完全打倒封建是何等難事。民國建元以後，以武力謀統一的已有數起，不但未成，即成亦只是封建式的統一。何謂封建式的統一？就是把地方割據化為雜難

中央。在事實上依然是割據地方。于是我們不能不說中國雖有數千年而真正的統一却從未充分實現過一次。從這一點來看，則我們今後的努力當在何處，便不可言而喻了。此後民主主義如要成功，必須先解決這個封建的殘留勢力。這種殘留勢力不完全建立于地理上，並且社會的原因與政治的原因居其重要地位。今後的改革必須先從解決軍隊問題與官僚問題入手。關於這些容在下文論列之。地理方面之改善在于建立全國鐵路與公路之密網。交通之便利與國家統一之構成是大有關係的。又其次是農民與軍隊之衝突。中國的軍隊有一個奇特的地方，就是軍餉之所由出。我在歷史上農民所負擔之田賦數量，例如十五分之一，與三十分之一等，就表面上說，不能算十二分太重。但我却疑心在實際上每一朝代的末葉，在中央權力解紐，地方割據形成的時候，農民所負擔決不止此。這僅僅是一個紙上文章而已。須知中國的軍隊都是出地方供養。這一筆軍費完全出自當地老百姓身上。這件事可謂自古已然，于今為烈。換言之，即農民自古以來即于正規的田賦負擔以外，尚有不規則的供給必須繳輸。此所以中國農民始終處于困苦的地位，而非自近百年為然。因此我以為農民與軍隊之衝突是農民永遠在被壓迫的地位，即永遠處于失敗的地位。今後如對於軍隊問題不能得合理的解決，則農民的困苦永遠無由昭蘇。又其次是治者與被治者之衝突。這個衝突在中國歷史上是最可注意的，中國所以不成為現代國家正由于此。須知任何國家其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總有利害不一致之處。換言之，即兩者利害完全一致只有完全的民主制度方克致此。世界上到今天還沒有完全的民主。只是程度上有較高或較低而已。所以拿現代的英美等國家而論，無論如何其治者與被治者總是大部分利害一致。即俄國除了其共產革命的當時流血不計外，其後建設時代亦是治者與被治者利害一致處甚於其不一致處。這一次的苦戰中沒有「漢奸」出現，尤為證明。總之，一個國家其治者與被治者利害一致遠甚于其不一致，這不僅是民主精神之標準，同時亦是現代國家之表識。無如說到中國，却不能不令人短氣。每一換朝代的時候，免稅減賦赦刑，這些只能算治者取悅于被治者，而決不是代表被治者以發揮其意志。歷史上漢武帝唐太宗都有對外的武功，然而亦未見得是替整個民族打開前途。所以我們可以說，只有這一次的抗日是治者真代表被治者，二者利害完全一致。這真是二千餘年以來唯一的光榮

事。我這這句話，並不是恭維國民黨的政府，國民黨除了這一件事以外，其執政時間的治者與被治者利害不一致乃與其前軍閥時代並無絲毫兩樣。中國直到現在所以不成爲一個健全國家，正由于任何國家其治者與被治者利害不一致未有像中國那樣的。所以中國還是一個古國，而世界各國已皆成爲現代的東西。中國處于這樣的現代國家之林，而自身落後，豈有不大大糟而特糟的麼？須知就這一點來看，西方學者把國家與社會分爲二；又分社會爲有意的組織與天然的聯結，前者名曰 *Community*，後者名曰 *Community*。這些道理用之于中國無令人覺得對。中國的人民真是一個天然結合的社會。至于以治者爲代表的國家乃是添加上去的另外一個東西。在別的民族，這個添加上去的國家未曾沒有其重大的用處。因此這個東西雖是添上去的，却亦絕對不可缺少。獨有我們中國不然。自有史以來，唐虞之世太渺茫了，當然不計，從此以後數千年之久，而國家却始終未能盡其天職。國家的唯一天職是維持主權獨立，不爲外族侵略。試檢中國史，可以說外族侵入幾乎沒有一次不是成功的。所賴以抵抗外族的不是政府，不是軍隊，而反是文化。即外族到了中國以後被中國的文化所潛移默化了。可見中國的治者除了壓制被治者以外，直絲毫未盡其天賦的使命。被治者對付他們的傳統辦法就是納稅以後希望不再干涉。人民確有反干涉的心理。從這傳統的態度來看，足證政府之爲物在中國實在是一個無奈何的東西，而非絕對必須娶的東西。我希望經過這一次日本軍隊蹂躪大半部中國以後，國人當會自此改變態度。于一方面應知國家是絕對有用處的；而他方面應知歷史上所有政府都未完成其使命，今後必須大大改良。須

知無政府主義之不能實行只是由于各民族都政府，成爲國家，獨立自主，則在其間決不能有一個民族無政府。倘使萬一有一天能由地球上一切民族都相約不要政府，這原是一個最理想的辦法。想來不會有人反對，無如只是可望而不可即啊！所以以爲唯有經過亡國之痛的人民方會知國家之重要；亦唯有知道國家重要的方行起來以改良其政府。正猶公司中的股東，經過了蝕本以後，各人攤派了損失，以此苦痛的經驗方迫起對於經理之督責。所以改造政府使治者與被治者利害打成一片，必須在被治者有了切身苦痛的經驗以後方可。今後我希望國人不要忘却這一次的苦痛，而應痛定思痛，明白政府如不能盡其天職，則必須立刻加以改造，否則遺患有不堪言者。總之，今後如要把治者與被治者使其利害相一致，則唯有實行民主政治。民主主義可以化二者的衝突爲調和。因此我曾在「思想與社會」書中，提出民主主義的政治是政治的正態，而其他如專制等則都是政治的病態。就是因爲治者與被治者利害若太不一致則實在失掉了人類所以要有政治行爲的意義。所以專制國家一經外患，不但抵不住外患，且同時會反而引起內亂。一個國家常在內亂中，則即是證治者決不能代表被治者。故自民國以來亦和其前一樣，未曾有好政府，是誰亦不能否認的。今後中國的問題就是如何永絕內戰。倘使不能有一二百年以上的長期無內戰，則這個國家無論如何總是沒有上軌道。所以今後國人所應集中精力以從事的，就是必須建立一個基礎，基于此得使內戰永不再發生。不過這是一件複雜的事情，並不是專就任何一方面改善所能爲功的。其詳容在本文末段再討論及之。（本節未完）

原子能研究的發展經過

戴文賽

• 觀 •

「原子能」是今日全世界人士很注意的一個問題，不只科學家注意它，政治家工業家以及一般人也都注意它。每次戰爭都使科學作一次跳躍式的進展。第二次世界大戰裏所產生的最驚人的武器沒問題就是原子彈了。最近報載，美國已經開始在利用原子能到工業上去。政治家也常把管制原

子能這個問題在國際會議裏提出來討論。一般人都很想多得到些關於原子能的常識。本文便定爲這需要而寫的。去年美國勃林斯頓大學物理系主任史密斯 (Ferry D. Smith) 所寫的關於原子彈的研究和製造經過的報告 "Atomic Energy for Military Purposes" 出版了。聽說它的俄文譯本

在蘇聯出版之後，兩個月之內銷售了三百萬部。中文譯本『軍用原子能』最近也出版了。很可惜這本書的大部分對科學基礎差些的讀者還是太深一點。本文儘量避免艱深的公式和理論。讀完本文，如讀者覺得對這個問題有興趣，想多知道一點，便可以讀上述那部書，和找些其他論及原子能的書籍文章來讀。希望我國許多人能夠因為注意原子能這個問題而更努力提倡科學，鼓勵科學研究；希望許多年青的讀者能夠獻身於科學工作。

愛恩士坦於一九〇五年發表他的關於相對論的頭一篇論文。這個理論的一個推論就是說：物質和能力有時候可以互相變換，物質可以變為能力，能力可以變為物質。數量上的關係如下：一公分的物質等於一單位（爾格）的能力乘光的速度的平方。光的速度每秒鐘等於三百萬萬哩（或三十萬公里）。所以如果能夠把一公分的物質毀滅，便可以得到九萬萬萬萬兩格的能力，或兩千五百萬仟瓦時，或二十一萬五千萬萬卡洛里（E.S.C.）的能力。一個強壯的人每天只需要三千卡洛里的熱量。假使有辦法把一口飯全變做能力，那麼全世界人民在三百年內所需要的熱量只這一口飯就夠了！這種能力真是太大了，比從煤炭、煤油、水、風、電所能得到的能力大得非常多。一千公分的煤炭只能發出八·五仟瓦時的能力。問題就是怎麼樣能夠毀滅物質。燃燒只把固體或液體變成氣體和光、熱，並未曾把物質毀滅。拿一把大鐵鎚來把物質敲碎嗎？也不成的。因為怎麼敲也敲得不够碎。怎麼小的碎片由物理學家看來還是太大。生物學家用顯微鏡來看細胞看纖維；物理學家則用幾種更巧妙的儀器來看那比纖維比細胞還要小的東西——原子、和構成原子的各部分。

原子這個名詞於兩千四百年前已由兩位希臘哲學家第一次提出來。他們的名字是 Anaxagoras (500? - 428 B.C.) 和 Democritus (460? - 370 B.C.)。他們說物質是由很小的質點構成的。他們叫這些質點做『原子』(Atom)。原子是物質的最小單位，Atom 的意思就是『不能再分』。不同的物質由不同的原子構成。這個學說在兩千年之內沒有人注意到它。我國古書裏好像也沒有提到原子或類似的東西。到了一百五十年前英國科學家道爾登 (John Dalton 1766 - 1844) 才又提出原子論來解釋化學上的許多現象。

我們在讀化學的時候，老師總告訴我們宇宙間一共有九十二種化學元

素，也就是說，原子只有九十二種。最輕的是氫，再來是氦，鎵，鈹，硼，碳，氮，氧等等。最重的是鈾。最近科學家在尋找原子彈的製造方法的時候，才發現了第九十三和第九十四的化學元素。重元素多半有所謂『放射性』(Radioactivity)。這種現象到五十年前（一八九六年）才由一位法國物理學家 Becquerel 發現出來。同年居里夫人和居里先生合力發現了『鐳』這個放射性最強的元素。從此原子構造的研究便得到了一個強有力的工具。鐳和其他放射性的原子時時刻刻都在射出物質和能力，重原子漸漸變成輕一點的原子。

一八九七年英國劍橋大學物理教授湯姆遜 (J. J. Thomson) 發現了一種比原子還小得多的東西，電子。從那時候起，原子便不是物質的最小單位了，不是『不能再分』的了。十萬個原子成單行地排列起來才有一枝鋼筆長，而電子排成這樣一個單行則需要一百萬萬個。這些東西真是小得難以相信。它們的重量也都小得可笑。大家最熟識的一種小重量就是航空信的重量，普通是十公分。最重的鈾原子得有二百萬萬萬萬個合起來才有一封航空信重，氫原子需要五萬萬萬萬萬個。電子更輕，要一萬萬萬萬萬萬個才有一封航空信重。作者每逢寫這類的文章，心裏總怕印刷所裏不夠『萬』字來印它。原子好比是小人國裏的東西；太陽、恆星、星雲、宇宙、好比大人國的東西。我們人類和地上熟見的動物植物房屋山川花木可以說是『中人國』的東西。中人國和小人國或大人國的關係非有好些『萬』字來表示它不可。

二十世紀是科學極昌盛的世紀，是人類利用智力來了解自然利用自然的世紀。第一年（一九〇〇）要便有德國物理學家布郎克提出了一個重要的量子論。一九〇五年愛恩士坦提出狹義相對論。一九一一年英國拉撒爾特 (Rutherford, 湯姆遜的學生) 提出一個原子構造的學說，把原子和電子的關係說出來。他說原子的構造和太陽系差不多，裏面大部分是空的，中心有一個核，正如太陽系的中心有一個太陽。核的外面有電子繞着它轉，好像行星繞太陽轉。真想不到，小人國和大人國裏還有這一點相似的地方。這個學說被公認之後，物理學家便把注意力集中於原子核的研究。

核外的電子的數目等於那種原子在原子表裏排列的序數。比方說，氫原子裏，核之外只有一個電子，氦有兩個核外電子，鋁有三個，鈹四個

，總五個，磷六個，氮七個，氧八個，鈦九十二個。化學變化只牽涉核外電子，和原子核沒有甚麼關係。翻開任何化學教科書都可以找到一個元素表，表裏總有一行『原子量』，就是原子間相對的重量，普通總以氧為單位。氧的原子量定為十六。氧之外，原子量都差不多等於原子序數的兩倍：氫、鋰、鈹、硼、碳、氮、氧的原子量差不多就等於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不過原子量越來越比兩倍大，到了最後的鈾，原子量不是一百八十四，而是二百三十八了。

放射性的物質不發出三種射線，普通都用希臘文的頭三個字母表示它們， α （阿爾法）， β （比塔）， γ （伽瑪）。研究結果證明頭兩種射線都是質點射線：阿爾法質點就是氦原子核，比塔質點就是速度很大的電子。伽瑪射線却是波長很短的電磁波，和紅光、紫光、紫外光、紅外光、X光、無線電波、宇宙線都是同樣的東西，所不同的只是波長和周率而已。波長最短的就是宇宙線，再來是伽瑪線，再來是X光、紫外光、紫光、紅光、紅外光。無線電波是波長比較大的電磁波。各種電磁波的速度都是一樣的，就是光的速度，每秒三百萬萬。速度等於波長乘周率，所以波長越大，周率越小。長的無線電波的波長都是幾百公尺；若是波長等於六百公尺，周率就等於五十萬周，或五百千周。短無線電波的波長從幾公尺到幾十公尺；若是波長等於二十公尺，周率就等於一萬五千周。更短的有所謂『超短波』或『微波』(Microwave)。不過微波比紅外波還長得多。紅光的波長等於一類的十萬分之七，周率等於四百三十萬萬周。紫光的波長等於一類的十萬分之四，周率等於七百五十萬萬周。紫外光更短。X光的波長只差不多一類的一萬萬分之一，周率三百萬萬萬周。伽瑪射線和宇宙射線更短。量子論告訴我們：波長越短，能力越大。原子彈之外，美英蘇的科學家也都在想盡方法要利用宇宙線為武器，就因為宇宙線是波長最短而能力最大的電磁波。

一九二五年以後，研究原子的科學家又得到了一種強有力的工具，就是所謂『量子力學』。這是一種理論的工具。許多高深的數學理論，以前被認為絕對的，純粹的，不會有甚麼用處的，現在都在量子力學裏被應用了。這表示不只人類社會裏有許多複雜的關係，自然界裏，以至於原子之間，原子之內，也有許多很複雜的關係。

原子核比電子大不了多少。那麼小的東西用甚麼方法去研究它呢？科學家所常用的方法是拿些比它更小的東西去打它，就是打不破它，也可以使它內部發生變化，因而推知它的構造。若是只用一個子彈打一個目標，那打中的機會太小太小了。不過如果用許多同樣的子彈打許多同樣的目標，那麼總會有一個目標被打中的。最初(一九一九年)，拉撒福特在氫核大學用阿爾法質點(就是氦的原子核，重量差不多四單位)去打氦的原子核(重量十四單位)，結果得到一個重量等於十七單位的東西和一個重量等於一單位的氦原子核(又名質子 Proton)。重十七單位的東西被稱為『同位元素』(Isotope)；它比普通的氦原子重一單位。十幾年來到劍橋大學去讀物理的中國同學，最少有一半幫忙過拉撒福特或他的繼任人做這種打原子核的工作。後來也有人用質子和重氦原子核(重量等於兩單位)來做打原子核的小子彈。不過用原子核打原子核有一個很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原子核都帶陽電。整個原子是中性的，不帶電的。因為核外電子都帶陰電，所以原子核都帶和核外電子的總電荷數量一樣大的陽電。同性相斥，因此用原子核去打別的原子的核，便吃了這個相斥的虧。補救的方法有兩個：(一)找一種不帶電的小子彈；(二)增加小子彈的速度，使它更有力量來打穿原子核。這不帶電的小子彈於一九三二年找到了，而且成為原子能研究工作裏很重要的角色。它的名字叫『中子』(Neutron)。它和質子差不多一樣大小，質量也差不多，比質子稍為重一點。為要增加小子彈的速度，物理學家便發明一種機器，名叫『旋轉加速器』(Cyclotron)。

有了工具，原子核的研究進步得很快。今日科學家認為原子核裏頭大概只有兩樣東西：質子和中子。質子的數目就等於原子序數，也就是等於核外可能的電子的數目。質子和中子的總數則等於所謂『質量數目』，也就是差不多等於原子量。

說到現在，還沒有說到我們迫切要知道的答案，就是如何能夠毀滅物質，如何能把物質變成能力。請讀者再耐心一下。在沒有給出答案之前，我們應當先認識另外一班人，那些人也在追求一個答案。想不到他們所走的路線竟和物理學家所走的碰在一起。那班人就是近代的天文學家；他們所問的問題是地上一切好奇的人們已經問了好幾千年了的一個問題。他們

須知道太陽怎麼能夠天天射出光輝來，星星怎麼能夠夜夜閃爍發亮。天文学家說太陽是一盞三千萬萬萬萬萬燭光的明燈，每小時射出三百七十八萬萬萬萬萬瓦時的能力。那麼大的能力是從那裏來的？天上大部分的星都比太陽還大還亮。有些星（新星）還會在幾天之內發亮到比太陽亮十萬倍。愛恩士坦的理論出來之後，天文学家便在開始打算了；也許太陽和其他恒星所射出的能力都是原子能，犧牲質量來產生能量。從此天文学家和物理學家便分兩路向原子和原子核下總攻擊令，務必得到原子能的秘密。

他們第一步便是拿起原子表來細看，看看能不能鼓勵起原子間的變化，乘變亂的機會把些物質毀滅了，使它變成能力。第一點使他們注目的就是原子量和原子序數的比率。上面提過了，氫之外，這個比率開始總是差不多等於二，原子越重，這個比率越大。還有，氫的原子序數等於一，原子量等於一·〇〇八；氦的原子序數等於二，原子量等於四·〇〇。假使有辦法把四個氫原子合成一個氦原子，四乘一、〇〇八等等於四·〇三二，那豈不是出剩了〇·〇三二的質量嗎？這點質量若能變成能力，豈不是可以得到很大的能力嗎？這種現象當時名叫「聚束效應」(Priming Effect)。有些天文学家便開始在猜想：也許氫合成氦就是太陽和恒星的能源。一九二九年有人證明太陽上而氫很豐富，別的恒星上面也如此。這加強了天文学家的信心。

我們現在知道原子和原子之間只能發生化學作用，合成某種分子，而不能把本質都變了成爲一個別種類的原子。只有原子核才能够在適當情形之下分成或合成別種原子核。氫原子核（質子）的質量是一·〇〇七五八，四個質子的總質量是四·〇三三二。阿爾法質點（氦原子核）的質量只有四·〇〇二八〇。相差的質量，〇·〇二七五二，可能變成能力。好些天文学家和物理學家經過了好多年的研究，到一九三九年才完全證明出來四個質子合成一個阿爾法質點，果然就是太陽光和大部分恒星的光的來源。不過，質子不是直接互相結合爲阿爾法質點，而必須先以碳原子核或鐵原子核結合，經過了一連串的反應，才變成阿爾法質點。碳或鐵是不可少的媒介物。還有一個條件，就是溫度必須高到攝氏表一千八百萬度，才有這些反應。

攝氏一千八百萬度！對地上的一般人，這真是一個難以想像的高溫度

。鋼鐵廠的電爐子裏面的溫度也只不過一千多度。對熱鐵天象的科學家，一兩千萬度的高溫度却是司空見慣的數字。二十年來，天文学家已經能够算出星球的溫度了，不只能够算出星球表面的溫度，最裏面的溫度也可以算出來。太陽表面的溫度差不多攝氏六千度，越裏面，溫度越高，中心溫度差不多攝氏表兩千五百萬度。所以四個質子經過氦和氦而合成一個阿爾法質點的原子核變換，在太陽內部可以發生的。這種變換是循環的，就是說氦和氦都是滅而復生，生而復滅。變來變去，變和變還是本來那麼多，沒有減少。氫則越來越少，氦越來越多。

想不到我們最熱誠的太陽光和星光都是從原子能來的。大如太陽和恒星的東西竟和小如原子、原子核、電子、發生那麼密切的關係。不過在地球上是不容易得到如太陽內部那樣高的溫度，所以無法從氫變氦的過程取得大量的能力。不過我們既不能够直接毀滅物質，直接把物質變成能力，便只好再找另外一種原子核變換，希望從那種變換而得到大量的能力。

現在我們知道氦原子核裏頭有兩個質子和兩個中子。中子的質量是一·〇〇八九三，質子一·〇〇七五八。所以四個質點的總質量是四·〇三三〇二；而氦原子核的質量只有四·〇〇二八〇，相差〇·〇三〇二二。這個質量差我們叫它做「連結能」(Binding Energy)。若是想把氦原子核分裂爲構成它的四個質點，需要和連結能相等的能力。以質點的數目除連結能，便得到一個商數，那個商數先隨原子量迅速上升，後來又慢慢地下降，中間有一段相當平，約在原子量等於六十的左右。所以如想在原子核變換中間求取大量的能力，便有兩條路線可循：(一)把幾個很輕的原子核合成爲重一點的原子核；(二)把一個很重的原子核分成兩個或兩個以上不輕不重的原子核。第一條路線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使氫變爲氦，我們已經看出它是很難做到的，因爲需要極高的溫度。科學家便把希望寄在第二條路線上面。

一九三四年意大利物理學家費爾密(Fermi)已經利用那城厲害的小子彈——中子——來打那最重的鈾原子核了。到了一九三八年德國物理學家哈恩(Hahn)和他的同事們才做成功用中子把鈾原子核打裂爲質量相差不多的兩塊的試驗。鈾原子核分裂的時候，放出了大量的能力。這個消息很快地就傳到英美兩國去。一九三九年歐戰開始之後，這種研究便成

為秘密的，兩方面都想利用這種新的能源來造出一種新式的武器，所以研究結果都不再發表了。

世界上出產鈾礦的地區有四個：(一)加拿大北部大熊湖區域，(二)非洲比屬剛果，(三)美國 Colorado 州，(四)捷克 Joachim tal 地方。鈾是放射性的金屬，又是有毒性的。鈾之外，還有兩種金屬的原子核也可能被分裂，一個是鈾 (Thorium)，還有一個是 Protactinium。後者十分稀少；前者在巴西，印度，和美國都有出產。

鈾有三種同位元素，質量等於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八。天然鈾裏包括百分之九九·一的鈾二三八，百分之〇·七的鈾二三五，和十萬分之六的鈾二三四。被中子打了之後，只有鈾二三五的原子核分裂，其他兩種同位元素都不分裂。要把鈾二三五從鈾二三八分出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如用中子直接去打鈾二三八，可以得到兩種新的元素，就是第九十三和第九十四的元素，前者被名為海王元素 (Neptunium)，後者被名為冥王元素 (Plutonium) 或鏷。這是取法太陽系最外面的兩個行星叫海王星和冥王星而命名的。海王元素不穩定，很快地就射出一個電子而成為冥王元素。冥王元素的原子核一被中子打擊，也可以分裂。

一九四〇年以後美國便很積極地研究和製造原子彈，動員了好多科學家，工程師，和工業家。英國和加拿大的原子物理學家也到美國去幫忙他們。用了五年的工夫，花了二十萬萬美元，一共動員了十二萬五千人，才於一九四五年八月把原子彈製造成功了。幾年中間不曉得克服了多少理論上，實驗上，和生產上的困難；克服的方法就是現在所謂原子彈的祕密。

中子一打中鈾二三五或冥王元素的原子核，不常常可以把它分裂為兩個質量相差不遠的原子核，同時還再產生三個中子和大量的伽瑪射線。那三個中子又可以打別的鈾二三五或鏷的原子核。所以在適當情形之下，可以生出極強烈的爆炸現象。這就是原子彈的原理。最開始的中子常常是從鈾和鈾的混合物得來的。鏷不絕射出阿爾法質，後者與質量等於九的鈾同位元素的原子核反應，而生出氦原子核和中子。原子炸藥(鈾二三五或鏷)的質量必須達到某種程度，所謂「臨界質量」(大概幾公斤到幾十公斤)，才會發生爆炸現象。這便是原子彈的「引火」或「開動」的方法——到快爆炸的時候才把兩塊火藥合在一起。質量太小的話，中子在裏面還

有做充分的鼓動便可能跑掉了。

美國科學家從天然鈾提出鈾二三五，用了兩種方法：(一)質譜儀的方法，藉磁場屈折帶電質點，同的曲度；(二)先把天然鈾汽化，然後用極細的濾器把鈾二三五濾過去。

很可惜，人類第一次利用智力把自然界裏最偉大的力量提出來，馬上就用在破壞殺人上面。英國愛瑟 (Eck) 那裏有一個墓，是一四四〇年建造的，墓碑上刻着下面這首詩：

When pictures I of alive with movement free,
When stripes lit, fishes swim beneath the sea,
When men outstripping birds shall scan the sky
Then half the world deep denched in blood shall lie.

(當圖畫能夠活動起來的時候，
當船能夠像魚類在海底裏游的時候，
當人能夠像鳥兒在天空裏飛的時候，
半個世界便將浸在血泊裏。)

這是五百年前的人所說的話，現在完全證實了。二十世紀才過去不到一半，電影、潛水艇、飛機都出來了，同時牽涉半個世界的大戰爭也來了兩次了。

原子能也可以用在建設工業上面，用在為人類謀福利的事情上面。工業發達的國家，煤炭和煤油都消耗得很快，幾十年，最多一百年，之後這些天然能源都要用盡的。現在正是探求新能源的時候。已經有好些人想盡了各種方法來直接利用太陽光。現在原子能已經在地上求到了，不必花費更多的精力去利用天上來的原子能了。

「原子能」這名詞，够準確，應當叫做「原子內之能」(Subatomic energy)或「原子核之能」(Nuclear energy)或「原子核內之能」。基本的原則就是利用原子核間的變換，使一部分物質毀滅了而變成能力。不過任何名詞用慣了，也只好繼續用下去，反正沒有多大關係的。最近報載，美國科學家希望兩年後就可以利用原子能來開火車，五年後希望可以用原子能來開汽車。時代正在急速地前進，我們不要太落伍！

煩惱的美國人的煩惱

紐約通信

楊剛

一

有時候，我常常想像我是一個美國人。我當然把我自己算做是一個有點小聰明的美國中產者。吃、住、穿、不太發愁，也沒有人時常釘在我的腳根上。隨便寫幾句難聽的話，甚至於像說：「杜魯門滾臭！」（這是獨立公民委員會的一位先生在演講台上說的）之類，我也不致於被認為是共產黨而有性命之憂。我會不會快活呢？我不會。原因並不僅僅因為下意識裏，我知道我是中國人，我的心是中國的泥土養出來的；而實在的是因為美國人有很多的苦痛、憂鬱、煩惱、懷疑、摸索、混亂、內疚、無力。在個人表面的歡樂與鎮定之下，在酒和音樂的沖洗之下，在極度效率的逼迫之下，多少美國人要每週兩次去拜訪心理分析專家，為時三年之久，才能漸漸恢復他們做人的才力。在我們這小團體，雅都的十八個小說家、詩人、畫家、雕刻家和音樂家之中，就有四位是心理醫生救出來的。其餘的人沒有問過。據說紐約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有精神病。

讀者不要以為這是美國人小心眼，專為個人打算的結果，個人和集體之间的矛盾，人和商業文明的矛盾是存在的。這是悲哀，不是可恥可笑的事。但除了個人的痛苦之外，懸在優秀的美國子女心上的大困難，却並非個人而已。我引一位詩人幾行詩大家讀讀：

給來美的難民

「.....」

若是你對我們的搖擺和憂傷

看不在眼，請你說，你在那古老的

死亡之城，暗地裏找到了一些什麼。

告訴我們那射向自由的里程碑

那塊碑，那趕清路去建立信仰的碑記。」

這位名叫 John Bria 的才三十歲多一點的人，在大學裏教書。論年齡，論生活，他不該如此，然而感覺不容他靜止，正如它不讓許多其他的人們靜止一樣。雖然是身在雅都森林裏的人們，談起話來却常常：物價、原子彈、國會、外交政策。一種苦悶的內疚，時時切斷了他們的談話，低頭來，自己嚼自己的煩惱。比如有次，一個英國人偶然提起說英國的「經濟學者」也反對美國的對華政策，一個美國小說家「呵」了一聲，說：「誰都反對，全世界的人都反對。」接着他恨恨的高聲說：「啊，我簡直被壓死了。」以後他再也不說一句話。據說這人還是個托洛斯基派哩。

二

在美國人的許多煩惱中，中國問題目前是佔了很重要的成份，我常常覺得馬歇爾將軍和華盛頓着念中國問題恐怕比許多中國首腦人們更厲害。當然問題的底子並不完全是中國本身。在美國關心中國者的心目中，我們是善的毀了，新的沒到，無論政治上和文化上幾乎還是一紙空白。任何西方力量祇要能在中國站得住，它的政治、經濟、文化體系就能够在中國傳種。從我們看，說它是侵略也好，說它是想交朋友也好。但若說美國人處心積慮，把中國問題當做是一個殖民地佔領與征服的事件在考慮，我想國人知道是不對的。問題的底子是蘇聯。美蘇之間，不僅僅是武力和政治的對抗，不僅僅是誰當老大的問題。而是兩種文化體系，兩種生活態度的爭衡。我沒到過蘇聯，不知道蘇聯人民怎樣。在美國這方面，反蘇的言論，每天至少可以讀到四五篇。但是主要對蘇的攻擊都集中在蘇聯沒有個人自由這一點上。這一點大概是除了美國共產黨員以外，美國人百分之九十九都一致的。自二月以來，新波明的「蘇聯是侵略的帝國主義」這口號，雖然報紙上鬧得很響，民間却甚為漠然。換句話，說美國人並沒有感覺到蘇聯的整個體系在發生動盪，似乎蘇聯人沒有個人自由，也能够安心過日子。

。反之，美國本身則自一九二九以來，大恐慌、新政、全民就業的口號、大罷工浪潮、物價管理局問題、通貨膨脹、戰後恐慌的陰影，一連串的在美國的天空寫着大大的問號。像上面引的那幾句詩，那可怕的懷疑是值得每個敏感的美國人驚心的。美國人所以以生活發展的體系和態度是最好的麼？是能夠永存的麼？怎樣能夠證明它們是的呢？要想在中國這塊空白上找新大陸，證明自己對之已經發生了懷疑的一種存在，證明自己永在的價值，從而對蘇聯無所損心和恐怖。這恐怕也是除了共產黨員以外個個美國人或多或少的期望。至於政治家、軍事家、資本大王固不必說。即在思想家、學者、評論家、文學家，甚至於藝術家，假如他心目中自有中國問題，他就多少多少，不免作如是觀。簡單說，這裏有兩個問題：第一，如何使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不受蘇聯可能的影響。第二，如何使美國的影響在中國確定，建立它在中國有效的價值。美國在華的兩面政策就是這兩大問題的表现。這個兩面政策和兩面問題所要求的內容並不完全一致，是很顯然的。因為政策是執政機關所定，而問題則是一般民間的希望。政府在權、治民與民間，或者國家的希望之間，其煩惱不知何是呢。

但是專從權力政治着眼的中國方面，若把美國的心病——蘇聯問題！看得太簡單化，把美國人的政治才能看得太低，那就錯到不知那兒去了。國內當局把內政問題和蘇聯問題同一起來，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在政治上既不光輝，在心理上尤覺膽怯。美國人最怕人揭他的心病。這是個年青而會害羞的民族。一位從中國回來的先生告訴我：「他們天天宴會，把我們的軍官甚至於小兵都請去。一見面就罵蘇聯，講蘇聯怎樣該死，怎樣想霸佔全世界，非打它不可。弄得我們全不好意思，也不敢相信。好把我們整天打蘇聯的樣子。」美國人尤怕人說他們在對外政策上被誰牽了鼻子。一位華盛頓高級官吏說：「中國當局，正在大吹牛，說他暗中美國策動到和日本打了仗。我不知道他是否在策動我們跟蘇聯打。他們想我們失敗，許多人都想我們失敗。」據美國某通訊社的密電，中國當局盡量的告訴他們，共產黨是無恥的第五縱隊，而蘇聯的目標是征服全中國，進而征服全世界，像日本一樣。甚至於中國並不願意印度獨立，情願她在英國一面，免得致蘇聯勢力侵入。該電還說中國打不贏蘇聯，在聯合國提出思想侵略的問題來攻擊蘇聯等等。像這一類的做法，我不知道報章是否真實。但根本上討蘇打仗的美國人，却因之而引起一種恐懼：中國當局這樣恨蘇聯，而存心要美與蘇他們打仗，則中國的東北究竟該出誰管好？由中國政府，則挑釁事件必層出不窮，結果是美國人流血，由中國共產黨，則滿州又會在蘇聯影響之下。問題似乎已經不是中國在美蘇之間，而是美國在中

蘇之間，這對於目前美國人的心理，尤其是不能忍受的煩惱。

無論美國對蘇聯如何懷疑、厭惡、警惕、限制，美國對蘇的戰爭心理並未形成，這是一。就世界戰略的形勢來看，還相當遠，這是二。第三，全世界飢荒動盪，光有美國一家穀食，不能打仗。原子彈不能用於炸完所有不滿意現狀的人民。戰爭的危機雖然存在，但究竟也不是一個情願的策動能夠促它在短促的時日之內爆發。現在美國人都擔心中國是西班牙，但我們却痛恨我們的人民和國家。一百年來，我們沒有一年免去了戰爭的屠殺。究竟把中國人全殺光，全餓死，於誰又有好處？

問題最要緊的地方說不在此。美國的兩大問題在中國不能得到有效的答案。這是美國人最煩惱的地方。他們認為中國會愈打愈亂，愈亂則中共的影響與力量會愈益擴大。這一點有些人認為就是蘇聯影響將增強，有些人則以為即使中共能有其獨立的政策和態度，不受蘇聯影響，而其結果則可能定雙方的恐怖政策，統制制度，和美國的傳統不相干。進而言之，美國對中國軍事影響雖已建立了，而其他方面有效的價值，尚在夢夢之中。中國政治的腐爛、專制、毒打、暗殺，在美國人頭上所聽的冷水，比中國人所遭的似乎更難受。國內幾個月來對於中間派民主份子的明打暗擄，槍斃刀斬，不知究竟能在國內壓滅多少口舌，但是在美國却已經似乎佐證了沒有軍隊的在野黨，中國不容許產生，而中國的內戰不正是國共問題。

三

在這樣心理的反刺之下，孫夫人一紙宣言震動了奴氣。甚至於紐約時報社論也不否認孫夫人對美的指責。華爾街報、論壇報、紐約郵報、下午報、波士頓地球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芝加哥太陽報、甚至於紐約日報和芝加哥論壇報等等，全擁護孫夫人的主張。「民族雜誌」、「新共和」、「新教徒」這些雜誌都在連續不斷的寫文章。聞一多的死是一筆不小的轟動，引起了幾百個大學教授的反抗。聽說芝加哥大學將考慮特設獎金紀念這個人光輝的生存和洪鋪一樣的死亡。他們認為中間份子的被慘殺，是美國傳統和美國理想的災禍。而這些爆發曾引起許多沉悶的美國人臉上現出驕傲、笑容。

當我一面寫的時候，我一面想。為什麼我們要這樣注重美國人對我們的要求，美國人的意向和希望？我們難道沒有自己的道路，一定不跟蘇聯，就跟美國，不跟美國，就跟希特勒？中國的道路不是美國的或者蘇聯的或者希特勒的道路。中國歷史會選它自己的路走。先進的美蘇全有我們可學的地方，煩惱的美國人的煩惱或者能使我們興奮，使我們警惕。

八月十九日雅都



從個人到世界

「矛盾引導着前進」

中國是一匹倔強的驢子 且看誰拉得住這條纏繩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約翰遜普」上記載一羣文士和法利賽人把一個行淫的婦人帶到耶穌眼前，試探他怎麼處置那婦人。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

一個表面問題，基本上都是存在着世界上兩大有力集團的矛盾。據說葉劍英委員對鶴伯森委員說笑話，「這匹倔強的中國驢子，你們的杜魯門和馬歇爾要有拉着纏繩的責任。」

「不，」據說鶴伯森委員這樣回答，「能拉纏繩的是史達林。」

現在中國正在空前的內戰局面中，誰也不知道這戰爭能拖多久。北平目前已有了一種變態，

受降的太和殿前駐滿了過路的兵士，監獄的門開了，正在保釋那些未定罪的漢奸；偽華北政委會委員長王揖唐竟敢說，「我是地下工作者，蔣委員長知道我的。」在公審時不發一語，乃是表示他對「抗戰的法律」的輕蔑。

「偽公職人員限用辦法」已自交通及電訊兩部門開始，二三十年的技術人員用火似的聲音說，「刀子逼進去，怎麼能不許血流出來？我要說話，我要公道！」北平這死火山竟要爆炸。

「天下一家」的得獎者柯溫要求軍調部三委員作和平的播音，這「和平」竟不易得，三委員雖然經過討論才分別發言，但鄭介民委員與葉劍英委員的對美人的希望，却絕對不同。

據說，葉劍英公開批評了美國政府的兩面政策，而鶴伯森委員大不以為然。葉委員說：「這是你們美國的民主的考驗，我沒有意見。」所以後來決定這「和平」的錄音如在「天下一家」的信徒前面公開，以後還要先得三委員的允諾，「和平」到此又充滿了煙火氣氛。

景福閣上擺宴相迎。縱然美國領事說，他們此行是為了買點北平土產帶回去，以證實當真到過中國，但我却總在神經過敏地懷疑，他們既然來作顧客，却不止於是這麼纏綿的交易吧。

九月初的第一批買賣却是在中國政府購進美國價值二十億美元的滑太平洋的剩餘物資以後，在一種感激之聲中到北平的。北平的西郊機場正以二十億元修建營房。

那是美國眾議院陸軍委員會太平洋觀察團，有十一位玩火者，住在北平最高貴的六國飯店裏，好幾以暇地玩着兩桌撲克。

准將，請你來製造一個。」

那位中年准將舉起手中的撲克牌說道：

「來，我給你們玩一個外交遊戲。」

玩了三次都沒有成功，老薩里敦接腹大笑。高叫：

「外交不是說計，欺騙不能成功。」

「你們到中國來，聽說有很多的使命？」

「不」司蒂萊放下牌道，「我們的主要目的是來考察太平洋上的新佔領的島嶼，到底有多少是可以使用的。你知道嗎？美國每年不知要花多少錢在這堆島嶼上，我們來把那些重要之點加強，把那不重要之點除掉，

「你來訪新聞嗎？」薩敦里一進門就說，「司蒂萊

不重要的點除掉，

不重要的點除掉，

能省幾個就是幾個，但對重要據點，不論花多少錢，也不願惜，我們是爲了美國的安全，也就是爲了世界的和平。」

我想起了中國的水泥工業，想作一筆大買賣，替美國填平一個個崎嶇的高徑。不覺又想到太平洋的邊沿上的一些據點。我又想起以空權爲中心的圓錐形的地球。

「你們去格陵蘭嗎？那才是地緣政治學有關的地方。」

我想：你們這羣美國家議員，你們控制了「錢袋」，你們就控制了「權力」，你們可以到任何你們認爲要去的地方。

「地緣政治學

我知道這套東西，我懂德文，我知道他發生在德國，啊，那套東西，太危險了，我們只到阿拉斯加看過，我們不想去格陵蘭。」

原子彈已然打碎了地緣政治學派的金色夢，誰想以武力統一世界，誰就在自掘墳墓。司蒂萊准將說完了就和赫克上校玩起牌來，我想看一看蕭特團長，但不知是否在內，他們倒一杯酒給我，說爲中美友誼乾杯。

「我想問你們，你們滿意美國軍隊常駐在中國嗎？」

「不，」赫克先說。「當然不滿意。」

「他們的任務

是重要的，」司蒂萊說，「這不可以輕視，我們在目前，只有走這一條路。」

我想問他，蘇聯在和會上要美國報告美海軍在海外的情況，他們不是也會作這樣的回答？美國與蘇聯在太平洋上的兩端，未來世界史的中心將爲太平洋，就像大西洋是近代史的中心，地中海是中國史的中心一樣。

而中國，則又是太平洋不能夠太平的重要關鍵。在今天，胡佛正在喊太平洋上有空前的危險，而蘇聯的希米特教授却主張海洋遠征隊要在海上開闢樂園，中國自己的黑暗影子，却一天擴大似一天了。

後來我又知道

蕭特是美國政府的反對黨，他們一行出席了中共方面的午宴，「相談甚歡」

，笑聲不絕。」一家報紙則告訴蕭特說：「你們要注意這個反美的新義和

團。」蕭特議員一行與新義和團「笑聲不絕」，這真是

一個奇蹟。我想起九月五日

重歸英國懷抱後的香港

僅僅一年·居民即已回復到了戰前的數目 工潮都能圓滿解決·物價管制戰勝了黑市 改革香港政制·給人民以較多的自治權力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香港通信）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是香港重光一週年紀念日，英國當局已宣佈了這一天爲香港的公共假日。這可以說是最光榮的紀念日，但也可以說是羞恥的紀念日！

然而不論是光榮或羞恥，香港，這軍事商業的重鎮，已重新歸回到大英帝國的懷抱裏來了。

我們隨便詢問一下在香港操着低下級生活的人們：在日本佔領香港的時候，這裏的情形是怎樣的？他就會毫不思索地告訴你，在日本佔領的時候，人們的生活都是很苦的，生命更沒有保障，除了沒有法子及沒有地方可走的人外，其他的人都走光了。但

是僅僅一年，在日本投降後的一年內，香港——包括九龍和新界——享有食米配給者已有九十七萬人，而無食米證的居民，約在二十五萬至三十萬之數，總共已達一百二十萬人口以上。這數目與一九四一年人口最多時的統計——一百五十萬，相差已不及三十萬人。勝利後的一年，香港人口如此激增，主要的原

因，應歸之于中國國內政治經濟的紊亂和不安定。這增加的趨勢，現在仍在繼續着中，香港的人口，恐在很短的時期內，即將超過一九四一年的最高數目。

香港的樓房，在戰時毀於炮火者據統計爲九千三百六十幢，破壞者約爲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六幢。勝利後因爲人口畸形的集中，香港已在鬧着

「笑聲不絕。」

個人「世界」，「矛盾引導着前進」。

重的屋荒，雖然有許多業主們正在努力修建破壞的樓房，然而還是供不應求。據房屋復興顧問委員會報告：本年底將有十六萬人被擠於住屋之外，雖然香港政府已決意起建第一批住宅一百幢以應急需。

罷工的問題不

是偶然發生的，這是由於物價的上漲所致。在這一年來，香港政府已在應付物價上作了最大的努力。為了統制一切的交易，香港政府特設立一統制署專責管理，一切的物品規定公價售賣，並禁止出口。目前被列入公價單的主要食品以肉、酒、煤、麵、糖、鹽、奶、鮮菓等，日用化粧品及藥類亦多在統制之列，總共不下五百種。

時在與黑市作着最

嚴酷的搏鬥！然而統制政策終于戰勝了黑市。在香港一百二十多萬的人民中，當然並不是個個都是安分守己的好人，也並不是個個都是有錢有事做的人；因此香港的治安問題，也顯得非常複雜而不平靜，偷、搶、劫這些不幸的可怕的事件，每天打鬥早報報紙，日必數起。盜匪大都是持槍的，他們不怕警察，如遇圍捕，他們就據險對抗，這樣的巷戰有時竟能延長到十數分鐘。政府爲了對付他們，決定加調印警二千名來港增防。

八月二十八日

在香港光復一週年的前兩天，在港督楊慕琦爵士赴星加坡出席東南亞防衛會議的前一晚，他廣播了「香港政制的改革」。他並且聲明這僅是一種試驗。

報導的。

他說英國政府之欲改革香港的政制，爲的是給予香港居民有較大的自治權力。這新政制的內容可分爲：市政委員會的轄區及經緯兩大部分。轄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及新九龍，而新界之小嶼大埔墟、元朗、荃灣、及其他農村區域與島嶼，在初期不列入市委會之管區。市委會的名額定爲四十八名，其中十六名由中國籍選民依法投票選舉之，十六名由

其他種族選民依法投票選舉之，其餘十六名由職業或其團體提名推荐，再由政府委任之。其中半數由中國團體推舉，半數由非中國團體推舉。

選民的資格爲二十五歲以上之男女，并在登記日期以前十年內曾在香港居留滿六年，有寫讀中英文的能力及有相當產業者。市政委員的資格則未滿三十歲之市民不得充任。獲選之市政委員必須具備該區之選民資格。每一選區選出之市政委員，在被選之日期以前一年內，在該區居住，或其資產職業確在該區者爲限。市政委員任期爲三年，期滿後須辭職，但未規定是全體辭職，抑或每年內指定任職最久之三分之一委員辭職。但港督却指出前一辦法在實行上比較簡單，而後一辦法則在政策可能給予更大的繼續性。

他職權之移交仍須

關於市政委員會的職權，有兩種主張：一種主張應將大權權力轉移予市委會；另一種主張權限逐漸移交。港督同意後者。他以爲市委會適當接收目前市政衛生局之職權，管理公共衛生、教育、社會福利、建築工程及城市設計、公共事業、消防、公園、娛樂場及運動場、車輛牌照、及其他執照之發給。除市政衛生局所有職權及各公共娛樂場之管理責任外，其他職權之移交仍須

自港督廣播到今天已一週了，但在報章上還沒有有人給予任何的批評，這新政制對於香港的居民是有着切身的關係的，但至少尚未能引起一般市民的興趣和注意。

觀察通信
歡迎投稿



『靜的戲劇與動的戲劇』

陳瘦竹

約六十年前，「比利時莎士比亞」梅特林克（Maetlink）正是二十多歲的青年，離

開故鄉到巴黎去觀光，深受當時象徵主義運動的影響，開始從心靈的神祕的方面去觀察宇宙人生，因此，對於專以記錄由觀察所得的人生現象為能事的自然主義，自然並不贊同，而於專寫外表動作如情殺謀叛復仇等以刺激觀眾的戲劇，尤深痛恨。於是他就矯枉過正，獨創一種專寫心靈世界的戲劇，名之曰『靜的戲劇』（Stille Drama）。他所講靜的戲劇，係即『動的戲劇』（Dynamic Drama）之反，排斥可開可見的外表動作，表現不聞不見的內心動作。不讓觀眾去聽去看，而要觀眾去體驗去感覺。他曾在『賤人寶庫』（Le Trésor Des Humbles）論文集集中，闡明他的理論；他認為當靜無人聲萬籟俱寂之夜，有一老翁，孤燈相對，端坐沉思，其內心生活，實較戰士疆場殺敵，丈夫謀殺淫妻，更為深刻更為豐富。同時，他又作『羣育』，『闖入者』與『斐列哀與梅麗莎』，『丁泰琪之死』，『室內』等劇，以

實踐他的理論。

靜的戲劇這個名詞，雖由梅特林克初次提出，但是靜默（Silence）在戲劇上的妙用，却是古已有之。西曆紀元前五世紀時，希臘大悲劇家愛斯基羅斯，就善於利用靜默以造成緊張有力的戲劇效果，所謂此時無聲勝有聲，故世有『愛斯基羅斯之靜默』之稱。他的悲劇主角，往往上場之後，半晌不發一言。譬如在『普羅米修士被囚』（Prometheus Bound）中，主角普羅米修士被縛在岩石上時，不露聲色，不作一語。又如在一早已失傳的劇本中，女主角妮俄伯（Niobe）伏在她孩子的墳墓上，足有兩個場面，始終沒有說話。愛斯基羅斯開場利用靜默的主角，無非要引起觀眾的好奇，增加他們的期望，等到主角一旦開口之後，興趣自然更為濃厚。希臘大喜劇家亞里士多芬在其『羣蛙』（The Frogs）中，描寫俄里匹德斯與愛斯基羅斯的互相批評甚至諷刺，以及酒神（Bacchus）的調解和裁判，表明兩大悲劇家的各別作風。關於愛斯基羅斯的靜默主角，依

里匹德斯會說：

俄里匹德斯

他（愛斯基羅斯）開頭就把一個蒙着腦袋的人物放在台上，一位亞奇力或是一位妮俄伯，他們永遠不露真面目，只是裝出一付悲慘的模樣，一個字也不說。

酒 神

確實是這樣的，他們就是這付神氣。

俄里匹德斯

在這時候，歌隊却是一個勁兒的載歌載舞，而他們呢，始終保持靜默。

酒 神

我就喜歡這種靜默，說不定，比現在那些說話滔滔不絕的角色，我還要喜歡呢。

俄里匹德斯

那準是因為你缺乏判斷力，所以才喜歡。

酒 神

那也說不定；不過，請問他到底是什麼用意呢？

俄里匹德斯

哼，那還不是他自作聰明想哄騙人；他要觀眾一直等着，等到妮俄伯開口說話，藉此推進他的劇情。

亞里士多芬借俄里匹德斯所說的最末一段話，正是以道破愛斯基羅斯利用靜默的秘訣。然而開場的靜默遠不及中間的靜默更有效果。戲劇動作開始之後，觀眾已約隱看出動作將何方發展，對於某人某物早已發生興趣，而又急欲知其下落，若在此時用一靜默場面，或者寫一靜默角色，必使觀眾急不可待，興趣自亦更濃。在吾國讀

者所最熟悉的「亞格曼王」(Agamemnon)中，就有一最著名的例子。當王后擊開卡桑德拉(Cassandra)時，那位苦命的女預言家却一言不發，後來王后在宮中謀害亞格曼王時，卡桑德拉開口，便有一字千鈞之力。

靜默在戲劇中的妙用，雖由愛斯基羅斯開其端，可是直到十八世紀，始有法國作家狄德羅(Denis Diderot)發揚光大其說。愛斯基羅斯的靜默是用在人物身上的，而狄德羅的靜默，却是用在演出或表演方面。歐洲十八世紀，正當家庭悲劇和感傷喜劇盛行一時，狄德羅便是擁護寫實的家庭悲劇以及既非悲劇又非喜劇的嚴肅戲劇(Graue Drama)的大師。他最重寫實，不僅編劇要根據現實生活，就是舞台裝置以及表演等項，亦須根據現實生活。在他的想像中，舞台上的一間房子，除觀眾所見的三堵牆壁外，還有第四堵牆。不過，他所謂第四堵牆，異乎近代自然主義派所謂第四堵牆；在近代自然主義派看來，那第四堵牆就在台口，觀眾的眼睛彷彿都像X光一樣能夠透視過去；而狄德羅的第四堵牆，却較合理，假定是在觀眾背後，觀眾與演員分明是在一間房裏，冷眼旁觀演員在舞台上生活。演員既在舞台上生活，那就得很自然很真實，不假單靠語言以傳達劇情，而且必須利用表演將內心顯露出來。但是當時流行的表演方法，非常呆板，面部表情並不生動細膩，演員很少坐着，總是站成半圓形向着觀眾，說話拉調子，走路擺台步，總之，那種表演幾乎毫無心理價值。狄德羅既重寫實，便在表演上竭力主張具有心理價值的舞台畫面。他給舞台畫面下一定義道：「人物在舞台上之

排列，須極自然真實，即畫家照樣畫在布上，亦極悅目怡人。」以前的戲劇藝術，只知將繪畫應用到佈景上去，而從此却將繪畫應用到人物的動作方面。畫家往往能用色彩線條，在畫布上講出一個悲慘的或滑稽的故事。畫中人物是靜默的，但是他們亦能傳情達意。狄德羅既主舞台畫面，對於靜默表演或稱默劇(Pantomime)，自然亦極重視。他評判演員的演技時，往往掩着耳朵，單看他的表演能否將內心生活表達出來。在他看來，在某些場面中，演員的靜默表演，比較劇作家的美妙詩句，更能動人。他最推崇莎士比亞的「馬克白」中馬克白夫人夢游那個場面。他說：「其中有幾種最美妙的姿態，遠非最妙妙的言辭所能形容。……馬克白夫人的靜默無言，以及她變手的顫動，我真不知道，天下還有何種語言文字，能表現得比這更優美更可憐。這真是一幅最妙妙的悔恨圖！」

誠如狄德羅所言，在兼調中，靜默的藝術遠比語言的藝術有力而更動人；但是這種靜默的妙用，却和梅特林所謂靜默戲劇，並非一回事。因為主張應用靜默以增加戲劇效果者，並不像梅特林那樣，排斥外表動作，只是在外表動作之中，加上靜默的要素，以顯露內心的生活而已。現在我們要研究的問題，就是戲劇是否可以像梅特林那樣分成靜的和動的兩種，而且各守門戶以相對立？

近代戲劇除表現實際人生及其各種問題而外，還有一種傾向，就是從人生的表面一直挖掘到心理的靈魂的世界中去。所以有所謂心理劇與靈魂劇等新名詞出現。近代劇作家不以現實(The

Real)為滿足，而必須探究到真實(The True)方面，因此，他們對於常人所見所聞的現實生活並不十分重視，而於神秘的隱晦的心靈世界特別感覺興趣。除梅特林的象徵劇外，如「觀魂舞台」(Theatre of the Soul)的作者愛夫雷諾夫(E. A. Reano)以及「個人與羣衆」(Man and Mass)的作者陶勒(Toller)等表現派作家，都很明顯的表現出這種傾向。至於柴霍甫的戲劇，不重情節而重性格、氣、氛或是渴望夢想，以及「瑪姆」的作者班納(J. Bernard)專重心理分析，不重事實表面，亦可歸入這一類。

近代戲劇的心靈傾向，乃是近代文明的必然結果。一方面我們對於向來所謂隱晦神秘的東西已有更明確的了解，同時在近代生活方式之下，集體的力量超乎個人的力量，我們之中幾乎不能再有英雄美人來創造出奇跡歷史，我們大多數人呻吟於不合理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之下，個個都是灰色的可憐虫，滿懷酸辛痛苦，矛盾衝突，本身就是一部戲劇。

近代戲劇雖然偏重在表現心獸生活，然而戲劇真可以像青年梅特林那樣完全排斥外表動作嗎？假如舞台上果真有一老翁，孤燈相伴，端坐沉思，儘在肚裏做工夫，嘴裏不說一句話，難道我們亦能安心坐在劇場裏兩三小時之久，而將舞台上的一切當作戲劇嗎？誰都不是人肚子裏的蛔蟲，你準知道他思想上想的是什麼事，演的是什麼戲呢？劇中利用靜默場面，誠然足以造成偉大的戲劇效果，但是所謂靜的戲劇，雖有詩意有哲學味，然而畢竟缺乏戲劇性。

戲劇的靈魂是動作，這是誰都知道的事。但

是將動作僅看作外表動作，而不包括內心動作在內，則是大錯。所謂動作，並非單指外表的現象或行為，而是指造成此種現象或行為的動機及意志而言。凡是人的心上，先有一種意念或是感情，逐漸加強，於是變成一種意志力量，然後見諸行為，造成事實，這便是所謂動作。英國蒲乞爾博士 (S. H. Parker) 在其「亞里士多德之詩歌美術原理」一書中，解釋動作最為透澈。他說：「動作不僅包含事跡情境，而且包含內心過程，以及潛伏在表面事件之下或由表面事件所產生的各種動機。凡此各種力量，共赴某一確定目標者，簡稱之即為動作。」(Aristotle's Theory of Poetry And Fine Art, p.337. 4th Ed.) 由此可見，凡是專重外表動作而忽視心裏動機的戲劇，不免粗俗膚淺，而專重心靈活動不顧外表動作者，亦不足以娛樂觀眾。靜默的藝術在劇場中誠有莫大妙用，但是戲劇在本質上是動的而非靜的，所以根本沒有靜動之分。

這層道理，實在顯而易見，故「靜的戲劇」的始創者梅特林終究廢去這個新名詞，而向美國劇評家克拉克 (B. H. Clark) 承認那是他年青時的標奇立異。梅特林在四十二歲 (一九〇四年) 作『近代戲劇』(Le Drame Moderne) 時，曾這樣說：「一位劇作家決不敢陷入不動之中，僅僅變作一個哲學家，或觀察家。不管他有何企圖，發現何種奇跡，舞台上最崇高的法則，及其最根本的要求，永遠總是動作。」梅特林從事戲劇將近二十年後所悟得的真理，正是凡我從事戲劇的人開頭就應該接受的真理。

戶定接直求徵

本刊經過八個月的全力籌備，始行出版。許多關心我們的朋友都替我們擔憂，因為當前各方面的環境，實在是太困難了。但是我們覺得像這樣一個刊物，在今日中國，非常需要；祇要沒有特殊的原因，我們打算持久出版下去。假如先生希望中國能有這樣一個獨立的、客觀的、超黨派的刊物，贊同我們的立場，滿意我們內容，即請先生，並介紹先生的朋友，做我們的基本定戶；因為這就是給我們的最好的支持了。

直接定戶的刊物，都是提前在每星期五上午寄出的，希望能使讀者早日收到。在經濟上，直接定閱也較零售為合算，譬如本刊在重慶，零售每冊九百元，但直接定閱，即使加上航空郵費，每冊一共也不過五百餘元。我們在創刊後這半個月中，已有四百多個直接定戶，但我們希望能得到更多的直接定戶；直接定閱，對於讀者及本刊雙方都是有利的。

訂閱辦法：一次先付一萬元者，七折優待，一次先付五千元者，八折優待，款將盡時即通知續定。遠處需航空寄遞者，最好一次先付一萬元。



金虎牌西裝

西裝
西裝
褲裝
褲裝

歡迎選購
零售批發



BEST QUALITY
TIGER
Shirt
WING SUN MFG.



永生五業社出品

總發行所 武漢路五〇三號
電話 四九二七

批發 江西路三六四號
電話 四一七四

各大公司總經理

京滬區鐵路管理局行車時刻表

京 滬 線

2	12	4	6	8	10	次	3	11	5	1	7	9
鎮江	蘇州	無錫	常州	丹陽	南京	行	南京	蘇州	無錫	常州	鎮江	蘇州
頭等	二等	三等	特等	頭等	二等	上	頭等	二等	三等	特等	頭等	二等
特等	特等	特等	特等	特等	特等	下	特等	特等	特等	特等	特等	特等
站	站	站	站	站	站	行	站	站	站	站	站	站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13.35		18.10	18.45	5.30	6.00	南	9.00	11.00	15.50	21.00	22.00	
12.15		14.38	17.13	3.53	4.28	京	10.27	12.56	17.18	23.05	0.05	
		13.53	16.20	2.59	3.36	鎮	11.06	13.51		0.03	1.02	
10.41		12.57	15.18	1.50	2.28	江	12.13	15.10	19.01	1.43	2.35	
9.42		11.50	14.09	0.43	1.17	蘇	13.09	16.17	19.55	2.30	3.30	
8.48	10.12	10.55	13.06	23.59	0.18	無	14.05	16.37	17.18	20.51	5.39	4.20
7.00	8.30	9.00	11.00	21.00	22.00	錫	15.30	18.20	19.20	22.30	6.35	6.20
						蘇						
						州						
						北						
						京						

滬 杭 線

23	21	61	41	25	次	24	26	28	62
滬杭	滬杭	滬杭	滬杭	滬杭	行	滬杭	滬杭	滬杭	滬杭
頭等	二等	三等	特等	頭等	上	頭等	二等	三等	特等
特等	特等	特等	特等	特等	下	特等	特等	特等	特等
站	站	站	站	站	行	站	站	站	站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6.45	7.50	8.10	14.50	16.40	上	19.05	19.30	18.00	20.00
7.59		9.43	16.22	17.54	海	11.42	12.28	16.58	21.12
9.10	9.58	11.23	18.03	19.30	北	10.06	11.16	15.45	18.01
10.21		12.56	19.38	20.40	站	8.20	9.43	14.29	19.57
11.25	11.45	14.10	20.30	21.55	杭	7.05	8.40	13.30	18.05
					州				

營業所 上海江西中路一七〇號二二三一二三四室
電話 一〇七四六 一七八五〇
製造廠 上海虹橋路一九二弄一號

▲創設廿餘載
▲行銷國內外
▲品質精良
▲美觀耐用

上海維大紡織用品有限公司
專製紡織用各式紗管

廠址：上海徐虹路二十八號
營業所：上海江西路漢彌爾大樓二二四室
電話：一〇七四六

品質高超 價格低廉
出品 飛機牌硫化元

華元 染料化工廠

觀 察

元百五售份每 刊創日一月九年五十三 版出六期星禮

期五第  卷一第

動盪中的世界政治潮流
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
中美英蘇之關係與世界
和平

專 論

特稿連載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五)

科學叢談

社會性的統一

教育·青年

留學制度·留學生

許君遠

張治中獨鎮西陲

(蘭州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清查團在平津

(天津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莎士比亞十四行

戴鐺齡

書評·出版

英國司法制度

李浩培

·撰稿人·

王下之琳

王迅中

王啓元

呂世復

吳恩裕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李廣田

李純青

沙學凌

周子亞

柳無忌

孫克寬

徐白華

許君遠

高覺敷

馬寅初

陳之邁

陳友松

陳維鈺

陳復竹

梁實秋

張沉長

張東蓀

郭有守

程希孟

楊友蘭

楊四錚

曾昭掄

趙超羣

趙家驊

葉公超

劉大杰

錢清康

錢能欣

錢歌川

戴文齊

戴世光

蕭公權

顧明羣

尾頁
青城遊·作者讀者編者·
漫畫與標題·貨生偶記·

·撰稿人·

出品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四君子嗶嘰

四君子花布

四君子士林

四君子直貢

四君子色丁

光明

商店

網緞棉布
呢絨嗶嘰
環球百貨
化妝香品
全部削碼
歡迎參觀

加三放尺

TEL. 77299

中 正 南 二 路 (舊 金 神)
父 路 (八 四) ← 八 八 號

榮譽出品

豐泰染織廠股份有限公司

達摩渡

絲光士林
絲光元布

燕燕牌色布

★品質精良●洗晒不褪★

事務所——上海寧波路二十七號

廠址——

上海膠州路九八三號
電話：六一九八六

註冊商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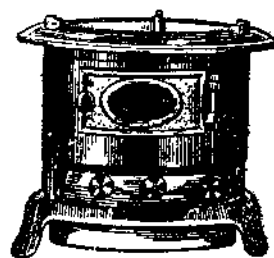


質堅地固
火強力大
用油簡省
經濟衛生

鷹球牌經濟爐

家庭機關
行號軍隊

必備之品



燈頭保證無臭無聲
火力能夠隨意大小

歡迎外埠特約經銷章程函索即覆

振興工業社出品

總發行所：上海北橋路二十五號
電話：二八三三七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特爾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上海經售處：五洲書報社
漢口經售處：華中書報公司
重慶經售處：新生書報社
西安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社
濟南經售處：大公報濟南分社
青島經售處：大公報青島分社
廣州經售處：廣州鳴遠文化社

編主平安儲
察 觀
期五第 卷一第
日八廿月九年五卅

本期作者

李俠文：大公報社論委員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胡先聰：前中正大學校長
馮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高覺敷：前國立師範學院教務主任

許君遠：大公報上海版編輯主任
顧維鈞：武漢大學教授
余省甫：武漢大學法律系主任

動盪中的世界政治潮流

李俠文

(一)

現代政治力量膨脹得像我們當前通貨的情形一樣。許多政治學者曾指出，連同工業與技術的發展，這是最近一個世紀世界發生的最大變動之一。

今天的政治力量，如滿地的水銀，無孔不入。它深入每一個人日常的生活，統治着每一個人的命運。沒有一個家庭，一種事業或活動，不受到政治的干涉。在過去，一般人可以不理會政治，而今天政治的壓力却迫使人人非理會它不可。

Mr. P. B. Payne 在他的 *World Politics* 一文中曾說及，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的二十三年革命與拿破倫戰爭中，英國一般人民的生活並沒有受到怎樣重大的影響。在維多利亞中期，只有美國和挪威實行普選。英國選舉權雖經過一八三二年的改革，限制仍多。報紙是爲了給少數特殊人士看的，不必說它的價錢太貴，即文字上也是牛津式「高尚的」語句，不是普通人所能全懂。同時英國文盲甚多，公共集會極少。格拉斯哥發動公共運動反對保加利亞的暴行，維多利亞女王也大不高興，認爲堂堂首相，竟對「下流社會」演講！普通人想進入議會甚難，內閣的位子是留給少數數人的。一般人对政治不發生興趣，自屬當然。在這個世紀初圍繞着英美人民的政治氛圍就完全不同。羣衆有投票權，而且執行它。民衆活動的壓力及於政治。最流行的報紙「每日郵報」，如薩里斯布萊所說，是「辦公室茶房寫給辦公室茶房看的」，完全適應普通人的興趣與利益。政治成了一種龐大而粗魯的事體。中國的情形也差不多一樣，歷史上每一次換朝易姓，老百姓從未想過會去過問。政治腐爛化膿時，當然也是人民遭殃，但人民總是麻木地聽候擺佈。慈禧執政也好，八國聯軍入京也好，人民是可以閉着眼睛不管的。但現在却不行了，抗戰時政府徵兵、徵工、徵糧，那一樣不與人民有重大關係？保甲長到門，誰能關門安寢？在許多地方，連食鹽生油都要經過配給，人民的日常生活沒有一項不受到政治的影響與干預。近年來有些本來埋頭研究學術的大學教授，忽然熱烈地參加政治方面的活動，這也可以說是時勢使然。中國一般人民的政治意識，經過辛亥革命，國民革命軍北伐以至抗戰一次比一次強烈。現在抗戰已經勝利了，不平等條約已經取消了，而人民仍生活在痛苦中，更使人感覺政治問題的嚴重。儘管人民的力量還不能在實際政治上發揮出來，人民與政治關係之日益密切，人民對政治興趣之日益加濃，却已毫無疑義。

(11)

政治既干涉到人人，而人人又却關切政治，政治便不是少數人的玩意而是與跑馬看球看電影一樣粗魯熱烈的事體。控制一切的是感情而非理智的意見。十九世紀人人相信理智，所有自然科學，人生觀等等都可以一言以蔽之曰：理智。現代學術上逐漸表現出相反的傾向。Ayer 與 Jung 的哲學，Feuer 的心理學，H. G. Lawrence 的小說，莫不帶有反理智的色彩。在政治上納粹德國與法西斯義大利的政治活動，蘇聯的革命以至以後幾次五年建設計畫，都是反理智的表現。在這種衝動的激情主義下，羣衆政治活動非常緊張，爲了適應這一大羣參加政治的人，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政黨因而興起。政治領袖憑藉個人的吸引力與才能去控制民衆，比較憑藉一黨的政綱尤見重要。民族主義的狂熱，對政治領袖的崇拜，以至五光十色的政治宣傳，有時表現得並不十分高雅，但不能忽視，它完全控制了政治。

民主與極權，在本質上雖有一大鴻溝，例如政權的更迭一憑武力，一憑投票，但政治力量之膨脹與熱烈，兩者初無二致。

(11)

這一次世界大戰已經證明了極權政治的失敗。現在政治的出路只剩下一條——民主。十九世紀各國政治上無論如何不同，大家的政治理想却無重大分別，就是怎樣實現真正的民主。追慕德的極權主義興起，政治理想顯然有了歧異，但這次大戰之後又有同歸一致的趨勢。英美是滿口民主，蘇聯也是滿口民主，各自自謂本身的政治是真正民主。其實它們都各有偏頗，各有缺點，都不是完全的民主。

所謂民主當然係指一般民衆參加公共事務。公共事務不一而足。英美人民在政治上似乎多享一些自由，但是經濟上毫無平等的機會。蘇聯人民在經濟上似乎有較合理的分配，無有失業的恐慌，但是其他方面的自由多少是被犧牲了。前一個世紀，一般所說的民主，不外是指個人自由企業制度或代議制政府。限制政府的權力，實行放任主義，使人民得到自由；可是事實證明政府權力的縮小，並不等於一般平民自由的擴充。只有資本家

直接間接的把握了權力，剝奪了一般人經濟上的平等機會。現代民主的解釋應該是兩樣的。J. Hurley 最近曾提出一種民主的原則：個人和他的需要與發展。他說，人類個體需要的滿足，可以衡量民主的成就；他們對各種活動積極自動的參加，可以衡量民主的方法。所謂個人需要的滿足，不但包括一種安全與幸福的合理標準，而且包括對教育、娛樂、自由、自主政府及自我表現的均等機會。所謂活動的參加，不但包括個人用討論投票和實際服務的方式，參加國家政治，地方政府與社會事業；而且包括參加各種團體（如保護特殊利益的工會或發展個人感情的歌詠會或自然歷史學會）的自由。此外，還有參加文化生活或團體工作的機會。這種自由自然不是以別人爲犧牲的自由，而機會也不是違反合作的機會。

這一位對動物學與生理學研究有素的科學家，對民主所下的詮釋，也許比寫教科書的政治學家所說的更近乎真實。這裏面包括了羅斯福所揭發的四大自由，而且更徹底，更廣泛。

(四)

這種民主的實現，需要國際合作，沒有侵略擄取；需要個人容忍，即一個人享有自由時，要能容忍別人的自由。現在世界動亂萬狀，不同的力量還在互相磨擦激盪。這種亂局顯然是一般人民的需要受了阻礙與打擊所造成。在這次大戰未結束時，許多理想家都曾爲未來世界設計，對未來世界抱着甜美的憧憬。這一年來醜惡的現實把這一切幻想打破了。聯合國組織對世界和平還沒有絲毫貢獻，帝國主義的餘威猶在，大多數弱小國家人民的政治與經濟生活並未見改善。美蘇兩大集團的對立，尤其助長了時代的逆流。彼此猜疑防範，談不到坦率合作。一方在擴充防禦據點，另一方也在展伸其「鐵幕」。一般弱小國家的人民便被夾在當中受罪。

歷史的發展往往是走曲線，有迂回與波折的。儘管目前世界大局未能澄清，一般趨勢仍然要依循人民的要求進展。目前大半個歐洲在走着社會主義的路。最保守的英國，在戰後讓工黨執政，雖然在對外政策上沒有良好的作法，在英國國內卻確實有成績的在執行社會政策，以求民生的安定。法國人民在去年的城市選舉中，充分顯出左傾，今年六月二日的普選後，右翼雖然略佔優勢，但三黨的形勢並沒有改變。美國的工業組合聯合會（

CIO)雖不是一個政黨，但無疑是美國政治上一大新興力量。它在一九四三年就擁有會員五百萬(有工會組織的工人在美國共一千四百萬，若是每一個工人在選舉時投票的話，可佔選民總數百分之十六，或實際投票者的百分之廿八。他們具有投票權的家屬還不在內)，在下次大選中，他們提出「每一工人投一票」的口號，對於選舉的結果無形中具有決定的作用。今後美國五六千萬工人如果都被動員起來參加政治，行使投票權，大資本家的命運如何，大成疑問。這種趨勢是難免的，這次大戰使世界經濟瀕於破產，整個世界面對饑饉與災荒，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已成了最迫切的要求。在弱小國家，除了要求改善生活之外，還掀起民族主義的狂流，其實提高生活水準的要求與民族主義運動也有着因果關係，因為任何國家在外力驅使下，經濟淪於殖民地狀態，人民生活的改善簡直無從談起。

(五)

世界政治的動向與現狀大致既如上述，我們可以指出：今天的政治，已真正是孫中山先生所說的「衆人之事」。衆人對政治的興趣增加了，搞政治的人再不能忽略衆人的利益。以少數人的利益為轉移的政治，早晚被淘汰。以少數人壓制絕大多數人民，差不多是不可能的。

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

吳世昌

事。

一般人所要求的民主，不限於政治方面，而擴及經濟與社會各方面。在戰爭剛完地球依然殘破的今天，人們要求經濟生活的改善比一切都來得迫切。在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下，理想的政府是無為的政府，而現代的政府必須有能。有能不足以執行大規模的經濟計畫，以安定民生。政治力量的膨脹，在經濟上的意義是政府對人民的「所得」(going)擁有決定之權，對一個工人的工資，農人產品的價格，工業與銀行家的利潤，都可以干涉。政府的經濟措施與千百萬人的生死攸關，所以政治的鬥爭特別顯得白熱化，而這種鬥爭的成敗最後取決於經濟猶多於政治或軍事。

任何政爭，如出以破壞交通，阻滯生產等手段，只是以增加人民生活的痛苦，失卻人心；而任何無能，無效率與不能廉潔的政治，也與一般人民的期望相去遙遠。

經濟建設缺少了和平。只有以合作代替鬥爭，展開生產，加速建設，使每個國家都能獨立自由，每個人都可以安居樂業，然後國家纔有出路，世界纔可以免於再陷入浩劫。當前國際上以及許多國家內部的動搖不安，與世界政治的趨向相背馳，實在是大潮流中一股逆流，發展下去，決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充其量只能將一般人戰後所受的痛苦加深與延長而已。

民主國家這個名詞，近來喊得十分響亮，中國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也隨大戰結束而更加迫切。現在的所謂民主國家，一般指英、美、蘇、法幾個聯合國中的大國。中國也算五強之一，也被人指為民主國家，實則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嘗過民主的味道，現在尚在夢想顛倒，涕泣以求的過程之中。至於中國要求現代化的民主，遠在五四時代。五四運動的目標有二：一為學術的，要求科學化，一為政治的，要求民主化。當然，科學化與民主化這二個名詞，在五卅以後很久才被提出來的。當時的學者，只提出科學與民主兩大目標，梁任公所謂賽先生(Science)與德先生(Democracy)。

說來慚愧，五四運動是二十七年前發生的，那時中國早已是中華「民」國。「民」國是中山先生手創的，而創造了八年，中國人中才有少數智識份子發現這個國家並不民主，才要提倡德謨克拉西。而提倡是提倡，事實是事實，直到民國十七年，中國一直是中華「黨」國。一軍一黨，平分了三十年的天下。中山先生革命了四十年，發覺他所手創的國家，完全不合他本來的理想。十三年改組國民黨，重行北伐，分訂軍政，調政，憲政三時期。調政時期應該有多久，他並沒有明文規定。但他遺囑中要求國民會議尤須於最短期間內召集，而國民會議以後應該開始憲政，則調政時期在中

山先生的理想中，決不會太長。但是今日之國民黨，一經調教，便欲混不能。英國歷史家威爾斯(H. G. Wells)批評英國政治說，「英國人本來沒有別人想像那樣壞，但存下了印度，便弄壞了胃口」一般中國人對國民黨也有此感，只要把「存下了印度」改成「嘗到了調教的味道」。

但是，國民黨的「調教」，名詞雖然與慈禧太后所用「垂簾」調教」的「調教」相同，却不是國粹，而是舶來品，俄國的大革命，雖比中國推翻滿清要遲幾年，但因為從馬列主義之中發明了一黨專政這件法寶，衝破古往今來一切專制或民主政體的樊籠，才能肅清帝俄政治上的餘毒，建立一個嶄新的國家。國民黨推翻滿清之後，因為未能肅清帝時代留下來的餘毒，革命勢力逐漸被壓迫到南方一隅，復辟，帝制等餘孽，反能興風作浪，北洋軍閥依然割據混戰，弄成民初中華「軍」國的局面。北伐以後的一黨專政，以及其他許多政制，都是模仿蘇聯的。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實，不必諱言，也不必舉現在的政制作為證例。所不同者。蘇聯的農工專政，並未規定期限，說專到何時或某階段以後為止。國民黨則規定調教以後即為憲政，調教是過程而非終極目的。雖然調教太久，甜頭太多，也會忘其所以的變成目的。由此，可知國民黨本意並不如共產黨之想永久專政。至於國民黨理想中的憲政，雖不一定如英美之憲政，也並不如蘇聯的農工專政。國民黨理想中的憲政，本來是民主的。

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現在大家都認為她是民主國家之一。其實這個觀念是最近才有的。而且在一般英美派民主人士——即共產主義者所謂布爾喬亞——心目中，也依然有問題，在爭論。不過以前為了對德作戰，現在為了聯合國的前途，大家姑且承認她是民主國家。在蘇聯初建國時，全世界各國都目之為洪水猛獸，有的甚至不惜派軍隊去包圍她，阻礙她，倒是中國的中山先生却早早就承認列強理想的偉大，政策之正確，寄以深厚的同情與祝望；而蘇聯之所以報中國者亦不薄，首先自動廢止不平等條約退還庚子賠款等等。直到蘇德宣戰以前，英美系統的國家，無不對蘇聯深懷恐懼。而且，等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英美之敷衍意大利，扶植德國，都有暗中抵抗蘇聯的作用。但彼時蘇聯埋頭建設，決無侵略他國之野心。只有共產主義的傳播是很快的。英美對蘇聯的疑懼抵抗，無它，只不過因為蘇聯是農工專政國家，不是民主政治的國家。

但在納粹德國與法西斯義大利的侵略面目完全暴露以後；英法開始覺得蘇聯友誼之可貴了。而疑懼的心理則仍未盡除。直到一九四〇年德國向蘇宣戰，邱吉爾立即宣布英國將與蘇併肩作戰，英美兩國均以軍火供給蘇聯。世人公認這一戰是民主國家與軸心國家作戰。由於德義之太不民主，大家才承認蘇聯雖然也是一黨專政，畢竟是與民主國家站在一條陣線上的，這樣，在全部作戰過程中，蘇聯一直使世人公認為民主國家。

在去年舊金山聯合國會議時，德國剛投降，換句話說，在歐洲英、美、蘇、法共同戰勝的戰爭剛結束。在舊金山會議中有許多問題，例如波蘭政府問題，牽涉到民主化的觀念，英、美與蘇聯的代表就爭執起來，有人感覺到國際間缺少一本解釋正確的字典，因為民主這一個名詞，在各國代表之間歧義太多了。這當然是笑話，因為各國代表各依其本國的政治觀念來解釋，沒有一國代表會自己承認其本國政治是不民主的。因此，也可見得戰後民主的趨勢，各國代表均以不民主為可恥。只有中國的官僚，可以厚着臉皮說：「什麼民主不民主！根本不理解那一套！」

但是，蘇聯究竟民主不民主呢？我沒有去過蘇聯，不能舉實例作證。許多到過蘇聯的人，紛紛舉實例來證明蘇聯人民如何豐衣足食，物價低廉，政治修明，科學發達，文藝優美，看來這些都是事實。但是政治是否民主，却似乎很少人提到，彷彿有意迴避這個問題，或者雖到蘇聯而摸不到這個問題的核心，也許在了解這個問題之先，我們還得先把什麼叫作民主這個定義弄弄清楚。

民主的定義，在英美國家，已經很清楚。英美民主政治的方式，中國人也大都耳熟能詳。但是不幸得很，也許是由於我的寡陋，竟沒有見到蘇聯所謂民主的清楚的定義，或蘇聯所謂民主異於英美所謂民主者何在。若照英美的定義，則人民可以自由批評政府的政策及施政情形。人民可以用暴力以外的方法，改換政府；凡是公民，都可以用自由結合的方式，組織政黨，用競爭選舉的方式參加政府。這幾點，即使是中國的共產黨員，大概也不能不承認是民主的條件。但是蘇聯不是這樣的呢？

模仿蘇聯的國家，更正確點說，模仿一黨專政的國家，本來還有以前的納粹德國與法西斯意大利和日本，這些國家，都發展成爲獨裁國家，終於因侵略而招致滅亡。蘇聯當然和軸心國家不同，其不同之點，照同情蘇

聯的美國政治理論家拉斯基的說法，「共產主義如果沒有了理想，就會變成法西斯主義」。這個理想，據我看，大概即所謂經濟民主。

在許多到過蘇聯的中國人，回來很少談到蘇聯的政治民主等問題。只有郭沫若在訪蘇以後，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許多人認為蘇聯人民沒英美式的政治民主，這也許是對的；但是蘇聯人民有經濟民主，人人豐衣足食，決沒有英美資本家擁擠百萬而失業者得不到麵包的現象。（大意如此，見去年新華日報副刊。）好了，現在問題似乎有了着落：英美有政治民主而無或缺少經濟民主。蘇聯有經濟民主而無或缺少政治民主。這個說法，大致不會偏袒一方。再說得粗淺一點，英美人民有充分的權，而利則不足；蘇聯人民有充分的利，而權則不足。

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這個「眾人」，當然也包括自己在內。人民要求政治民主，即要求管自己乃至眾人之事。要求管自己，或同意別人（不是別人以暴力挾制）管自己的事，是不願意做奴隸。要求管眾人或同意別人管眾人的事，是相信自己或別人有能力，管得好。這也不是強迫眾人做奴隸。所以政治本身，自有其必然的民主性，自己豐衣足食而無權管自己的事，却大有問題了。豐衣足食是好的，但也有閹人的奴隸，照樣豐衣足食，還能享受科學設備，聽戲看畫等等。但問題就在聽人指揮，不能管自己乃至眾人的事。孔子論孝，曾有一個很妙的譬喻，他說。

「今之孝者，是為能養。至於犬馬，皆有能養。不敬，何以別乎？」他說，當時的人以為只要能使父母豐衣足食，便盡了孝道。閹人家的犬馬不是也能吃得飽飽，身被文繡嗎？問題就在敬不敬。莊子論自由，他用一個烏龜來作譬喻，認為做梁國的宰臣，猶如被文繡以入太廟的龜，一個自由人却是曳尾塗中之龜，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似乎不只是被人得養

許許的就可以滿足，自由意志，不受暴力壓制而能自由發展的意志似乎比豐衣足食更可貴些。「一簞食，一瓢飲，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路人不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弗受」。人總是人，除了動物性的機能與要求以外，畢竟還多了一些自由之類的東西。當然，我們也承認，自由之類是可以教育方式來改變的。正如同動物都有眼睛，而無光的水底也有盲目之魚。反過來說，如果根本不能得到衣食，瀕於餓死的境地，像目前中國的災民一般，當然也談不到民主自由之類。但從政治的觀點而論，也許正惟衣食不足，所以更有民主自由的必要。但如果說，只要衣食豐足，即使政治民主不充分也不在乎，人類的腦筋似乎並不如此簡單。

中國人民目前正渴求民主。大體說來，中年或中年以上的人所要求的是英美式的民主，青年人則多希望蘇聯式的民主。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界線，也許應該說，偏於保守者希望英美式的民主，思想前進者希望蘇聯式的民主，但如果說，青年或前進者只要豐衣足食，中年或保守者只要自由參政，則二者恐皆不肯承認。是見不論青年或中年，前進或保守，都有他們的理想。而今日中國的政治，所謂民主也者，還在各階層人民爭取之中，設計之中，中國不幸，祇有三十五年「民國」之號，而到今日。人民對於民主的消息，還在晨占譚喜，夕卜燈花；民主的圖樣，還在老虎類犬，刻鶴似鶩。但世界是在進步，不民主的局面，終於要被消滅的，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也並非魚與熊掌，不可得兼。別人家的短處，我們並沒有必須抄襲的義務。中國人需要豐衣足食是天經地義，而自由則更可貴。我們現在只有根深蒂固的不民主，却還沒有根深蒂固的政治民主或經濟民主。二者可以得兼，必須為兼。

中美英蘇之關係與世界和平

胡先驕

此次反侵略戰爭，因中美英蘇四強之合作，獲得最後之勝利，在人類近代史中，乃一最可慶幸之事，亦一僥倖成功之事。亦此次世界大戰末揭

幕之先，英美兩國完全未作全面戰爭之準備。蘇聯雖極準備作戰，而其科學與工業之建設皆不足以應付此艱鉅之工作。中國以一積弱與無重工業

之國家，雖有反抗暴日之心，而實無從事近代戰爭之力。尤以反侵略諸國家在初期並無共同作戰之意志。在歐洲方面，英法兩國之軍事專家一致認定蘇聯無抵抗德國之力量，故不欲與之訂立軍事同盟，甚至希望德國攻擊蘇聯，因以解除其對於西歐之威脅。結果遂釀成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之訂立，與德軍之擊敗英法，佔領西歐。在東亞，則中國之從事抗日戰爭，本等於孤注之一擲。英美雖對中國表同情，並無積極之軍事援助。蘇聯在中日戰爭之初亦雖曾援助中國，而自新事變發生以後，中蘇兩國邦交頗形惡化，直至德軍東進，日本襲擊珍珠港，中美英蘇四國始真正並肩作戰。然為開闢第二戰場，蘇聯與英美間尚多爭執。波蘭問題，尤使英蘇關係緊張。而北歐戰爭結束以後，美國欲以波斯灣方面之軍火與物資假道蘇聯運至中國，而為蘇聯所拒絕，尤足證明中蘇關係之欠友好。此種欠友好之程度，以在雅爾達會議蘇聯要求外蒙獨立及蘇聯在東北恢復帝俄時代之權利而達到最高點。故自事後觀之，假如德日兩國當日確能和衷共濟，日本一方面攻擊西伯利亞，以期與德軍會師西伯利亞，一方面乘隙美爾在北非大勝之際，積極攻擊印度，以期與德軍會師於印度，則蘇聯能否不覆敗，印度能否不遭占領，即整個反侵略戰能不成功，當不可知。故曰此次反侵略戰乃慘慘成功者。

由於中美英蘇四強在抗戰中之摩擦，戰後之世界和平乃不能順利獲得。自今日之形勢觀之，蘇聯對於中國所加之劫持與在東歐之爭霸權，實足以妨害世界和平之建立，與種下第三次世界大戰之種子。在戰事初期英法之背棄蘇聯，與在雅爾達會議英美之犧牲中國，皆為盟邦最不智之舉動。而蘇聯則在整個大戰過程中，由於對英美之不信賴與疑懼，於是在東歐與東亞不惜用任何手段以獲取霸權，因此與英美摩擦，而侵害中國，致使世界和平在戰事結束後將及一年尚不能奠定。此實人類歷史過程中最可惡與最可憂之事。然所以釀成此種局勢，則蘇聯實負最大之責任。蘇聯素抱世界革命之存心，同時復創大斯拉夫主義，欲藉以席捲東歐，承襲拜占庭帝國之遺產。而在東亞則一乘彼得大帝之國策，欲在東亞獲得不凍港，不惜侵略中國，以求稱霸於太平洋兩岸。蘇聯此種存心，昔日在歐洲則見扼於德國，在東亞則見扼於日本，今英美既與蘇聯並肩作戰，敗德於西歐，英美復欲蘇聯出兵於滿洲，以協同擊敗日本，蘇聯自欲乘機伸張其勢力

於東歐與東亞，至於東歐東亞諸國之權益，固在所不顧。不但此也，蘇聯且將肆志於中東，故積極煽動伊國之內亂，以期獲得伊國之石油礦開採權；復欲迫土耳其割地，直至土耳其宣言不惜出於一戰，始不敢過分索。述其最近數年之行為，與希特勒所領導之德國，幾無二致。如此而欲領導世界，豈定永久和平，甯非緣木求魚？蘇聯既以雅爾達會議與中蘇友好條約得志於東亞，又復肯信將東北九省之工廠設備劫奪罄盡。在蘇聯之意，以為彼國之工業方遭德軍慘酷之毀滅，烏拉山以東之工業微末不足道，若日本在東北所建立之重工業一旦轉移入中國之手，則西伯利亞所受潛在之威脅，與日本未擊敗以前相若，故趁此而將東北之工廠掠奪一空，一方面可以充實西伯利亞，一方面復可削弱中國之力量。驟視之似極得計，殊不知因此種下惡因，其得不償失，殆將非其初意所料及。

英美與蘇聯在歐洲之關係，近來漸有和緩之傾向，第一因英國對於東歐，感於膠長莫及之勢，故不欲與蘇聯多有爭執，第二英國自工黨執政，在東歐有顯著之讓步。英國現已放棄其昔日視地中海為英國湖之政策，認定馬爾他島之軍路重要性已成過去；甚至放棄中東，而將國防線向西南後撤至非洲；且聲明英國決不為支持巴爾幹各小國之反動政府而與蘇聯作戰；是不啻已承認蘇聯在東歐自波羅的海至亞德利亞海之廣大區域之霸權。故若蘇聯能不侵入西歐，則英美蘇三強在歐洲之基本衝突可免。今日外長會議所遭逢之困難問題，不過枝節而已。惟在東亞，則美蘇之衝突，已有短兵相接之勢。蓋自美西戰後英國之國策，已非門羅主義所能範圍。五十年來美國國策即為在東亞維持門戶開放政策。日本之國策與美國國策之基本衝突，即在兩國關於此點之不能妥協，終至引起太平洋戰爭。今日日本已戰敗，而美國亦以龐大之代價始取得最後之勝利，自不能坐視另一強國因襲日本之國策再來破壞美國在東亞之基本國策。威爾基在「天下一家」書中曾表示：若美國人被迫與日本控制中國面對面生活，則美國人民之生活方式恐不能較一軍營為優，而將生活於連續之驚慌與不斷之戰爭中。在如此為爭取生存之鬥爭中，將無和平，無繁榮，無自由，亦無正義。太平洋之寬窄皆無關係。威氏此言，可代表一般美國人之見解。美國不能容忍日本控制東亞，自亦不能容忍蘇俄控制東亞。日本欲控制東亞，美國不惜出於一戰，則當蘇聯欲控制東亞時，美國自亦不惜出於一戰。

就中國之立場而言，中國之國策爲擺脫自鴉片戰爭百年來所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而獲得自由與平等，以謀國家之近代化與工業化。協助我國策者爲友，妨害我國策者爲仇。舍此而外，中國固無所偏向。日本之國策既在控制東亞，妨害我國獲得國際間之自由與平等，故我國不惜冒莫大之犧牲，而與日本作戰。今已獲得最後之勝利，自不能再忍受任何其他國家之控制。中國爲求獲得戰後之和平，不惜犧牲外蒙廣大之領土與東北九省若干重大之權利，對於蘇聯可謂恪盡「友好」之義務。但蘇聯苟背信義，進迫不已，則中國既制廷以遼日本之堅甲利兵於前，又何以不能制廷以

蘇聯之堅甲利兵於後？而中蘇之戰，勢必引起美蘇之戰，則世界和平一時又不能奠定，而蘇聯恐亦將爲日本之續。若蘇聯執政者明瞭此種必然之情勢，明瞭中國不能忍受蘇聯之控制，以誠意履行中蘇友好條約，則長春鐵路與旅順港三十年之共管，不但能使蘇聯在東亞獲得安全之保障，且足利用此交通動脈以增進中蘇兩國之商務與西伯利亞之繁榮。三十年長期之友好關係，足使中蘇兩國猜忌盡去，則兩國之邦交不難媲美於美國之與加拿大。斯東亞之和平可以永奠，而中美英蘇之關係，亦可變爲圓滿，而世界和平亦可獲得保障矣。蘇聯柄政者其三思之！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張東蓀

四 衝突中的消長(下)

復次我們又要說到士與官之衝突中兩者之消長。因爲中國數千年都是君主專制的緣故，士與官之衝突可以說永遠是士失敗而官成功。用老話來說，便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一部中國史大部分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的。幸而士有一個特長，即所謂守死善道與殺身成仁。他們本來不求成功。所求的只是不屈。所謂朝聞道，夕死可也。顏淵必于是，造次必于是。無終食之間而離其道。只要道在，成敗生死，本所不計。因爲這個緣故，士雖屢屢失敗，而並不能因此使其短氣灰心。士在中國社會中經過數千年始終不絕如縷亦就是由于此。不過到了今天，却不是士爲官所征服的問題了，乃是士本身改行的問題。所以現在可以說只有官而沒有士。這乃是改行新式教育所致。現在學校的教育只是授與以知識即專門學術，畢業後得成爲一種有技能的人才。自然科學一方面固勿論，即在社會科學方面，政治習後是爲做外交官的，法律習完是爲充律師的。這樣一辦，于是士乃漸漸真絕跡了。現在存在的人中，除了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等尙有士君子風度以外，簡直是愈過愈少了。新式的教育固然有這樣的結果，但最近左

傾思潮之傳入又更加重其影響。左派論視人爲「小資產階級意識」(即小資產階級的心思與想法)，實則須知凡是有知識的人沒有不是愛獨立，多思考，不輕易與人相同。這乃是知識發達到某一限度之結果，並不一定與小資產有甚麼密切關係。倘使知識更進一步亦未嘗不可免除。于是後起的讀書人信奉了唯物論以後更沒有自勉爲士君子的了。殊不知馬克斯派否定道德之絕對性，乃是其學說系統中之一大弱點。須知把道德觀念使其等子經濟的社會狀態之反映，隨着生產關係而變，這就是否定道德之絕對性。而在我們則以爲道德確有隨着時代變化之部分，却亦有不變化之根本原理。我在「道德哲學」一書中對此曾有詳細的闡明。因此我對於道德問題是完全佩服康特(Kant)的。世人但知其貢獻在知識論，其實他的千古不磨的功績乃在道德論。他主張道德是自己立一個法度以拘束自己，同時又使凡有理性的人都能實行。換言之，即道德是爲了不使于己而設的。如果凡事但求便于自己，即不必有道德。這種自律主義並不是唯心論，乃是社會中合羣所必需，不然人與人之間即無法和諧與一致。這種道德原理是不拘社會經濟環境如何變易而本身不能有改動的。此外又確有隨着社會結構而變化的，例如在資本制度下之道德移到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就有許多不適宜的了。但這種樣子却不害于道德的抽象原則之有絕對性。康特的主

張是所謂「方式主義」(Formalism)，即是只注重在抽象原則，而不管實際內容。這個抽象原則好像是空汎，却有其拘束力。因此我們主張一個社會不能完全以其經濟的因素為唯一的充足的決定力。學者不明此理乃是由于不別必要的條件與足夠的條件。經濟的因素是必要的條件，但並不兼為足夠的條件。所以經濟方面有所解放以後，道德即自然提高，此種議論未免太懶惰了。例如竊盜的犯罪，誠然是由于貧窮。一旦生計有辦法，當然可以絕跡。但有些惡的行為却並不是完全由于經濟的壓迫。希特勒引起世界大戰，其作惡的動機若求之于經濟方面，恐怕絕對無法說明。再拿中國的形勢來說，佃農往往有預繳租錢之制度，就是因為租是拖欠；工人入廠往往須有舖保，亦就是因為常常偷物外出。我確信這些都是為貧窮所迫而始致此，但我不相信農人工人于既染了此種惡習以後，一旦生活提高，即會完全自動改善，而沒有人從旁為之教化。所以我認為教化還是一個重要的事。因此我主張士在今後的中國依然有使命。如果以為只須把國家建立于農工之上，而不要士，則我願把太平天國之實例來作一個反證。太平天國是農民革命已有許多學者說過了。但我以為太平天國之失敗，與其說是敗于清軍，毋寧說是敗于自身。而所謂敗于自身，亦就是指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之道德的破產。若謂起自田間即本具高尚道德恐不足信。其反面則是曾國藩羅澤南等人，這些人確是士類之表率者。太平天國之所以不能成事，即由于盡驅士類為反對派以助清廷。士雖不成為一個嚴格的階級，在中國歷史上亦從未居于主人地位，但其左右時局，却並不是沒有力量。就因為任何事情非深明事理者不能辦，任何對人非深有修養者不能成。士就有這兩種長處：一是代表理性主義；二是代表道德主義。換言之，即講理與做人是也。所以在中國的各階級中，只有士是可以講「志」的。須知升官發財不是志。志必與道相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這是其他階級所難能的，有志方會有守。所以以為中華民族數千年所以有文化，其文化所以不墮者，大部分是由士在那裏負擔之。到了今天，如果以為固有文化有缺點而另須搬來新文化，恐怕這個負擔者仍不能舍士以另求。故農工專政的議論在中國由歷史證之是有害而無益的。我說這一番話亦並非士之弱點完全忘却。在以前，士誠有極大的苦悶處，即欲行其志只有入官之一途。而後來官總是利用士而不允許行其道。官之所以必挾士以

自重，就是士之學問人品足以號召眾人。於是士只有兩途，即有功利心者被人利用，如王安石可算是一個代表；無功利心者永為隱士，如文中子可算是代表。士類亦至為不齊。亦有甘心被利用者。這些墮落分子當然可以不必細論了。總之，在中國歷史上士可以說是一個最苦痛的階級，本身沒有經濟基礎而又負擔了一個特別任務。前面則良心常常加以督責，而後面則社會惡勢力又為之逼迫。所以士類之中能站定腳根者，便人數不多了。但環境愈苦難，則所需要的內心修養，便愈須加強。不然無由以相抗。因此宋明理學所主張的修養方法與道德條件乃較先秦儒家要高得多。在這一點上，宋明理學不啻在學理上有貢獻，並且在社會上亦大有其功用。我在「知識與文化」一書中已詳論之了，請不贅述。今後士之出路必須大改。我以為只有兩途。其一是以教育為終身職業。但必須實行「同業公會的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 亦可譯為職業自治的社會主義)，即組織同業公會用以自治。此制將來英國必暢行之。在拙作「思想與社會」已曾討論，此處亦不必多說。另其一則是與農打成一片。以前曾有人提倡大學畢業生回鄉，深入民間，不知其用意是與我說相同否。不過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無此先例。讀書人躬耕本是分內事。現代人不願下鄉乃是因為鄉間生活太苦，其實鄉間生活是可以提高的，如前清中葉江南一帶鄉間食有魚肉大米，穿亦是絲織品，又何嘗太苦？今日鄉村破產只是由於帝國主義的傾銷政策所致。至於我為甚麼主張士與官絕緣呢？就是因為我已在前面說過，官與地主、鉅商、紳董乃是一個階級。這個階級却非完全根本剷除不可。我用剷除二字並含有殘待的意義。我以為應得由國家立法的力量使其逐漸改業。使其仍有生活，並可作正當的貢獻。至於用革命方式，殺之、捕之、壓制之、監禁之，則是我所反對的了。須知使其改業並無任何不公道。因為去掉他們亦不甚難。各級政府機關皆實行民選，官僚即被淘汰了大半。土地另立一個新制度，則地主自然消滅。但却必須計及善後。換言之，即必須同時設立社會保險制度，對於他們的失却收入有合理的救濟。應知社會改革決不是過感情，快人意的事情！

現在須述到中西兩勢力衝突之消長。以往近百年間可以說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勢力簡直將中國壓倒了。此種情形似無待詳述，讀者自行參閱坊間諸書必能知之。所幸西方的帝國主義自家起了大破裂。老實說，前一次世

界大戰，就是德意志想起來亦作成一個侵略他族的帝國。乃是很醜淡英國與荷蘭，西班牙當時竟以殖民地，克服其他民族，以供自己驅使之行為。如英國之征服印度尤其使初興的德意志民族眼紅。他雖挑起了一个大戰，想從他們已取在手裏的掙得若干以分其肥，不幸竟未成功。用中國老話，春秋無義戰，則這種新舊帝國主義之戰當然不是義戰。隔了二十年光景，德國仍不忘此企圖。同時日本亦以初興民族之故，想驟起在東方作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這兩個新帝國主義者便不加深思而向舊帝國主義開始攻擊了。中國本為帝國主義所蹂躪的，當然新帝國主義者要比舊帝國主義者更為凶猛苛毒。中國之抵抗乃是行其所當行，不必問成敗。在此却居然得叨了極大的微倖：即他們爲了戰禍之太慘遂覺帝國主義必須加以修改。這次中國之得慶更生，在一方面是新帝國主義者因太橫決了攻自遭慘敗；在他方面是舊帝國主義者因覺悟了而自動撤去其帝國主義的行動。雖尚不敢說撤除百分之百，然不得不承認確已廢棄百分之六七十光景，以後或許更好轉，亦未可知。雖則其撤消亦是出於環境所迫，但卻不是中國所迫。須知這乃是徵天之倖；中國的任何黨派，任何階級，任何個人，決不可引爲己功。但這句話並不是說大家皆未盡力：須知各就本位，能盡一分力亦可算有功；不過有功與成功却有分別罷了。在個人盡其天職，本亦是應該的。所以我很怕有人不明此義而竟會虛囂起來。總之，這種謀畫建立新勢力圈以代替舊勢力圈的企圖，西方學者名之曰新野蠻主義；而這個新野蠻主義以其凶惡的面孔却引起人們對於舊野蠻主義的厭惡之回想。可以說德日兩國從其反面對於人類前途未嘗無功。就是他們變本加厲把帝國主義之獐惡的態度拿出來，使人回想以前亦有這樣類似的情形，而反以促進人類作普遍的反對之覺悟。這就是說帝國主義的勢力在中國今後總是消而不是長，似可斷言了。但帝國主義形態之日就消滅却與西方文化的傳入之漸次增強成爲反比例。今後對於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之衝突必形成一個中西西長之勢。最淺的原因是國人經過了這一次的事沒有一個人不深感科學之重要了。然而西方的物質科學是與其社會科學（包括政治法律等）有密切關係的。這就是所以國人必須力爭民主之故。原子炸彈未就德國發明正是由於德國盡把猶太籍的科學家驅逐到美國去了。可見科學的發達完全與政治有關。其次是國際關係之加緊。爲了合作的緣故，中國在在須受其善意

的干涉。這些都足以使國人在心理的模底上自然而與西方文化合流。西方文化之大量傳來在今後已早不成問題，所成爲問題的只是：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固有文化是否完全衰亡？如其不然，將如何配置？我以爲完全衰亡恐怕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故這一層不必討論。中國文化只可大約分爲兩部分。一部分是具有美術性質的，例如字畫、建築、甚至於詩詞都可算在內。這一部分不懂中國人不顧其衰亡，並且外國亦正在嗜好之。即所謂「東方美」。確有情靜與淡雅之風味。故這一部分是不在話下的。另一部分則是儒教。我們對於儒家思想可以分兩部分。一部分是關於社會組織的；另一部分是關於個人內心修養的。前一部分因爲儒家以封建的極盛時代認爲模範社會，乃絕不離家族中心，所以到了現代已是完全不相適合了。就以往而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社會形態，以爲從古即是家族共產制，其根據是：父母在，子女無私財。這本見之於「禮記」，如「曲禮」云：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根據這樣的禮教，於是後世遂有禁止分居之刑律規定，如唐律云：

『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居異財者徒三年。』

這樣的家族共產制之維持，其目的並不在於經濟方面。乃只是目的在建立家族共同責任的制。這個家族共同責任制可於所謂喪三族，誅九族等連坐法見之。就是一人犯罪，其家族共同負責任。財產是責任之必然的附件。所以要維持家族共同責任制便不能不同時維持家族共同財產制。前者是主，後者只是實。到了現在於無形中仍保留這個家族共同責任制。往往一個人初入社會任事，對於他有信用完全是由於對於他的家族有信用。所以在實際上家族共產制已早逐漸崩潰了，所殘留的却就是這個家族共同責任制。雖則刑法改善了，在新的法律系統中已改爲個人責任制。這乃是西方文明之所賜。不過在不干涉法律的範圍內社會習慣却依然於無形中流傳着這樣的家族共同責任制。雖不完全，却亦未消失。這是實情。家族共同責任制的創造是由君主想統治人民比較來得容易。所以用刑法來表現。現在君主政治雖改變了，但實際上依然是官僚政治，從來沒有走上民主的軌道。須知與家族共同責任制相反的是所謂個人責任制。這個個人責任制乃是民主政治之柱石。不實行個人責任制於社會上，則永遠在政治上

不能建立民主制度。所謂個人責任制又與個人財產有密切關係。個人的禍福由本人自己當之，決不牽涉到他人，這即是個人責任制。換言之，即一切成敗利鈍由自己負其責任。這樣却必須以財產為負責之担保品。故個人責任制與個人私有財產制是有關聯的。特在此所謂私有財產制却與社會主義所主張的生產工具歸公並無衝突。因為我在前幾章中已說過，財產的私有可分兩種：一是生產的財產；一是使用的財產。生產的財產中有一大部分因為足以使社會變為畸形，必須歸公。故私有仍是財產的本質。用個人私有更足以表現個人的責任。因此遂形成個人主義的社會。個人主義的社會是民主政治的基礎。在此所謂個人主義是指以個人為出發點，由於個人的自覺與人格的獨立而成。即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亦必先以這樣的個人主義為其根底。中國的家庭共同責任制却與此相違背。故今後要建民主政治，必須先除去這樣的家族共同責任的習慣法則。這就是我所謂的個人與家族之矛盾。這個矛盾在中國文化上頗成爲一個嚴重問題。於是我們又可以說今後的中國關於個人與家族之矛盾必是個人方面日益長，而家族方面日益消。再詳言之，即中國今後必是把家族主義的色彩漸漸消除；把個人主義漸漸提高起來，正由於必須個人主義方能走入社會主義。倘不明此理，而想由家族主義一直變爲社會主義，這却是不可能的。以上所說共計有幾點。在幾點中有些是走入於可以樂觀的傾向；但仍存有悲觀的地方。例如西方帝國主義的勢力自行撤退，這便是最可樂觀的了。至於悲觀的地方雖亦不少，則有待於我們及後人之努力了，須知天下沒有不能克服的困難。（本節完，下期刊第五節：中國之將來）

社會性的統一

高覺敷

從圖形的統一講到國家政治的統一，便似乎從這一範圍跨至另一範圍了。國家政治的統一爲社會性的統一。我們不能根據圖形統一的研究而對於社會性的統一有所推論。要知道社會性的統一有甚麼決定的因素，我們便須觀察實際的政治或參考社會心理的實驗的結果。

但是心理學的實驗向來不注意這種和人生有密切關係的大問題。心理學家以爲這種大問題是沒有實驗的可能。因此，關於獨裁或民主的政治，國家的統一之類的问题只有思辯的資料而沒有實驗的證據。

然而本文却要討論關於社會性的統一的一種實驗的研究。作這個研究的爲勒溫 (K. Lewin) 的弟子立不特 (R. Lipitt)。關於勒溫的心理學

的體系另有專書可供參考，這裏不必詳述。這裏只須知道勒溫既要試驗這種向來不是心理學所能，或所願試驗的問題，則他的方法必大有異於因襲心理學所習用的方法了。

立不特受其師的指導，設立兩個統一程度約略相等的集團，而採取兩種不同的領導的方法。所謂統一的程度即係指各分子之間的交相依賴性 (interdependency) 的程度而言。譬如他們是否各以自我爲中心，互相敵視，以終至於解體呢，或竟各以集團爲中心，互相友好，以產生一種和衷共濟的空氣呢？立不特以爲假使我們從一個學級內選出彼此友愛的兒童五名以造成一個集團，另選出彼此冷淡或彼此敵視的兒童五名以造成另一集團，則這兩個集團的統一的程度必難相等。因

此，他採用一種特殊的社會測量的技術，要全班學生舉出最好的朋友列名第一的得正四分，第二的得正三分，第三的得正二分，第四的得正一分，同時又要他們舉出最討厭的同學，列名第一的得負四分，其次爲負三分，負二分，負一分。這得分數叫做人緣分數。根據人緣分數選出兒童十名分成相等的兩組而各以一人負領導的責任。立不特的假定以爲兩組兒童人緣的分數倘屬相等，則彼此合作或統一的程度也可望相等。

以這兩個相等的集團爲試驗的對象，而其變量則爲不同的領導法。立不特設立這兩個集團的時候，引起兒童製造面具體的興趣。所以面具體的製造便爲兩組共同的目的。兒童對於製造面具體的技術是一無所知的。需要一個成人領袖的指導。據

實驗技術的規定，有一個集團應採取民主的領導法，另一個集團應採取獨裁的領導法。前一集團可稱民主集團，後一集團可稱獨裁集團。

獨裁集團的領導有下列四個特點：

- (一) 一切政策都由領袖決定。
- (二) 完成面具的技術和手續受成人領袖的指導，每次以一項為限；將來應如何進行，當非兒童所能預知。
- (三) 領袖常憑個人的權威規定每一分子的活動及其應相合作的同伴。
- (四) 領袖指摘或讚美各分子的活動，常不予以客觀的理由。他常站在集團之外而不參加集團的活動。他常要避免人和人的關係，既不表示敵意，也不表示友誼。

至於民主集團的領導便有下列相反的四個特點：

- (一) 一切政策都由集團討論決定。
- (二) 第一次討論會即由領袖指示活動的方向，說明製造面具的步驟如泥塑面模，燒石膏，製造紙漿和膠水的混合物等。兒童倘需要指導，領導人便告以兩三種手續，由他們任擇其一。
- (三) 各分子可自由決定和誰合作，而面具製造的分工也由集團自行決定。
- (四) 領袖在精神上，在討論時，都欲做集團中一個分子。他要給各分子以讚美或批評，必將予以客觀的理由。

立不特在計劃實驗的時候，原擬用這兩種不同的領導法試驗兩個集團。在實施時，他的領導法是否符合原定的計劃呢？他有種種證據可證明其實驗的手續能滿足其預定計劃的要求。我們對

於這些證據可不必詳加論述。我們所要注意的是兩組在開始實驗時的統一的程度本屬相等。後來因為一組用民主的領導法，另一組用獨裁的領導法，其統一的程度是否有所增減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可就下列各點加以考察。

第一，立不特的集團各共五人。據集團構造的分析，五人可以有如下各種集合：

5, 4-1, 3-2, 3-1-1, 2-2-1, 2-1-1-1, 2-1-1-1-1。

集團中人或分或合隨時不同。有時五人合作一個工作；有時一人跑開去，從事於另一工作，其餘四人仍復工作；有時也許兩人作這一件事，兩人作另一件事，其餘一人方請領導人予以指導，總之，這五人的分合不出上項數字所示的範圍。

據實驗的結果，獨裁集團所有各種集團的構造有百分之三十由於主試組織起來的，而民主集團的分合則純由各分子自決。統一程度最高的兩種構造為 5 及 4-1。這兩種構造見於獨裁集團僅十四次，延續三四、五分鐘，見於民主集團則有四十一次，延續一五、一分鐘。獨裁集團由於領導人組成的分團平均延續四、七分鐘，由於自動成立的分團則僅平均延續二、二分鐘。民主集團的分團都由於團員自動成立的，平均延續三分鐘。所以民主集團的統一性較高於獨裁集團，而民主分團的穩定性也非獨裁分團所可及。

兩組集團構造的變遷尚可和上列事實互相印證。集團構造的變遷倘由 5 變為 4-1，或由 4-1 變為 3-2，則為由較高程度的統一而趨向於較大程度的分解。反之，倘由 4-1 變

為 5，或由 3-2 變為 4-1，則為由較低程度的統一而趨向於較高程度的統一。據實驗的結果，獨裁集團由於領導人努力造成的分團在二十七次的變遷之中，有十九次趨向於較高程度的統一，而他們所有自動的變遷，則於六十三次之中有四十次趨向於較大的分解。民主集團構造的向上向下的變遷的次數幾相均等。

集團構造變遷的方向有上有下，集團構造變遷的距離也有大有小。一個五人的集團自最大的統一至最大的分解，其最大可能的變遷為六級。獨裁集團由於領導人組織的分團，其向上變遷的距離較大，平均為二、七，其向下變遷的距離則較小，平均為二、一。民主集團所有向上及向下變遷的距離平均都為一、九。

所以就獨裁集團而言，統一之得以保持乃由於領袖的努力。領袖的勢力一旦引退，其集團的構造便由大而化小。集團的穩定性或延續的時間也隨領袖的勢力而定。領袖力加維繫，則集團延續較久（四、七分鐘）；反之便較暫（二、二分鐘）。至於民主集團的統一性及穩定性則完全根據工作的需要和領袖的壓力無關。

第二，立不特的兩個集團雖各認自己工作的產物為集團所有，但是民主集團在製造面具的時候似有較充足的團體精神。兩組試驗至相當時期，主試或領導人宣布解散，討論已製就的面具如何分配。民主集團較多投票贊成集團的處理，而不認這些產品為私有。反之，獨裁集團則多主張分贖。甲認某作品應歸他有，乙認另一作品應由他取去。據兩組團員會話的分析也可見民主集團的團體精神較獨裁集團為稍豐富。會話內有一

我」或「我的」可稱自我中心的表示，有「我們」或「我們的」可稱集團中心的表示。就獨裁集團而言，自我中心的表示占百分之八二，集團中心的表示占百分之二一。就民主集團而言，自我中心的表示占百分之六四，集團中心的表示占百分之三六。

第三，獨裁集團的領袖有較大的權威，一動都欲以支配各分子的行為而減少其自由運動的空間。他們為欲保持或增大他們的自由，所以他們對於領導人的社會行為也多採取指使或支配的態度。而據他們的會話的分析，也可見他們的談話多欲求領導人的注意或贊許。反之，民主集團的團員和領導人處較平等的地位。領導人本不欲支配團員，所以團員對於領導人也不必採取敵視或反抗的態度。

民主集團的領袖對於團員既採取友誼的態度而不用居高臨下的手段，所以集團的中心地位較易為一般團員所取得。反之，獨裁集團的領袖便不許各團員接近集團的中心區域。

但是獨裁集團的團員都各以爭取較高地位為其活動之主要的目的，所以任何團員都不願令任

何其他團員取得這個地位。彼此相爭乃足使彼此的地位都有損失。反之，在民主情境之內，領導地位較易取得，今日為你所有，明日或為我所有，所以各個團員都願承認他人的貢獻及特異的才能，因為他人地位的增高不必即為自我地位的減削。

尤有進者，民主集團的團員有自由討論的機會，反之，獨裁集團的領袖要求兒童服從，而不鼓勵他們有自由的表示。我們知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自由的表示既受限制，於是情緒緊張的程度隨而增高。所以民主集團的團員可以和平相處，即間有摩擦，也不久即可平息。至於獨裁集團的團員便因情緒的緊張，而不易保持和諧的空氣。

立不特的兩個集團聚會各十一次。民主集團在第二次聚會時即已有獨立合作及自動分組的表現，獨裁集團則領導人的目的和團員個人的目的時相衝突。獨裁集團有一團員 Tom，據評列的結果，他的人緣分數最低，他的領導分數最高。在該團第五次聚會時，各團員對他開始發生敵意

，至第六次聚會時，Tom 自衛無力，只得託詞走開。第七次聚會由 Ray 接替 Tom。第九次聚會，各團員便以 Joe 為攻擊的目標，Joe 又被轟走了。這個集團在這兩個情境之內，都有一個團員引起其他團員之支配的行為。被攻擊的團員低首下心以求恢復其已經失去了的地位。譬如 Tom 在第六次聚會時，對於其他團員特別遷讓。民主集團在第六次聚會時，因面具將成，損壞了鼻子，以致 Tim 和 Mack 互相責備。但是他們始終保持就事論事的冷靜的頭腦，所以未曾造成 Tom 或 Joe 所遭遇的局面。

據上列各點看來，我們可以說統一之決定的因素為民主。有了民主我們便可有和諧的統一，缺乏民主，則難可由領導人的壓力保持統一，但是這個統一也難持久。讀者也許以為作者在討論時政，謹報實驗，因此，謹錄立不特的原著的出處如下：R. Lippitt,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Effect of Democratic and Authoritarian Group Atmosphere Univ. of Iowa Stud. 1940. 16 No. 3, 以供參考。

留學制度·留學生

許君遠

· 察 觀 ·

「鍍金」，多響亮多迷人的一個頭銜！多少人為得不到「鍍金」的機會而發狂，甚至喪失了寶貴的生命（如經濟部地質調查所所計蔡森君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社會崇拜偶像，一切機關

事業優待留學生，科舉制度的餘毒潛存未去，秀才舉人滅絕了，代之而興的竟是一批洋貢生洋翰林。

我相信這種積習一日不除，中國的教育文化

永難開拓出新的道路。我們要改良過去的錯誤，要糾正這種不正常的心理。

控制已往三十年中國學術思想的是留學生，控制未來三十年中國學術思想的仍將為留學生。

無可諱言，留學生對中國文化有過很大的貢獻，最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把舊文字推翻，創為白話，便是由留學生領導的。

我不反對送學生出洋。但我反對青年人以為學為人生的最高目標，以錢金為擇業的招牌，我反對社會把留學生的地位抬到至高無上，認為留學生萬能。我主張留學制度應該澈底改革一下。

過去的留學生考試太黑暗了，我敢說百分之八十是因人設科。這種弊端必予剔除，免使寒而有為之士永遠湮沒無彰。要子弟的資稟不見得比一般人高，外國學校只能增加你的經驗，印證你的所學。外國教授不是一個神仙，他們絕沒有像「聊齋誌異」中「陸判」改換心臟的高強本領，一個天生的笨蛋，不會因為出一趟洋，吃幾年牛奶麵包，就驟然變得玲瓏剔透，一通百通。外國的營養只能增加體重，不能改換腦筋。要人本來有錢，何必讓他們子弟佔去別人的位置，侵害別人的津貼？（又有一等要人，在戰時把子弟送到外國讀書，硬在使領館討個掛名差使，拿乾薪不作事，破壞行政紀綱，減低辦事效率，莫此為甚。像這一種拿着國帑供給私人培植子女，豈非變相貪污之一？）

留學制度的本身應該大加改善。科目選定要適合國情，譬如目前中國需要建設，就應該注意工業各部門的技術人才。文法科的學生儘可列為次要。不要因為某一個要人的小姐學音樂，就添上音樂一科，也不要因為某一個校長的女婿太太學美術，就增加西洋畫的名額。學生出國是由國家出錢，國家花錢要有目的，有效果。並且不切時下所需的科目，便是自費也不予批准，自費兩

然由自己出錢，但是外匯外流，總是增加政府的負擔。

中國選派留學生一向沒有一個通盤的計劃，只是送，送出去了便算盡了責任。留學生原來考的文學，到國外不妨改習教育；留學生年限原定兩年，畢業後不妨延長到四年。他原是省政府保送，回國以後却到中央部會辦事，原為經濟部派出，回來則轉到「行總」任職。至於他們在外國是否真的進了學校讀書？進了學校，成績又如何？保送機關概不問，有失儲才備用的原旨。我看到許多留學生在國外結婚，在外國政府機關找到工作，以後便立志作外國公民，一輩子不想回到祖國。我看到許多人不讀書，只是吃着牛奶麵包混混。我看到許多人在一面讀書，一面奔走經營。我看到要人帶着兒子出洋，預備回國以後讓他當銀行經理。而去年經濟，交通，農林三部所派出的實習生尤其漫無組織，就中農林部最好，有人負責接洽食宿和實習廠地，經濟交通兩部負責的不得人，致使數百個員工，幾乎各自為政，好的自動接洽工廠，壞的踴躍躡躑，無所事事，上焉者找個學校混資格，下焉者打着機關的招牌作生意賺錢。而且許多已經實習期滿的人，還在國外逗留，部令鞭長莫及，沒人能把他們押解回國。三部派選實習人員之用意甚善，但是可惜最初就缺了一個統籌辦法，沒有把基礎打好，國內政潮起伏，也影響了實習人員的支配調遣。於是這些人踱了金回國，也儘可轉業為良，其原部門概無約束的辦法，因為回老巢或不甚得意，新機關的待遇地位可能比原機關為高。

前年和去年政府曾經舉行過自費生留學考試

，實際所謂自費，還不是由國家貼老本？一對二十的外匯一買就是四千八，一年絕對用不消。使領館人員常常對我抱怨說：「自費留學生比我們還強（他們一月二百多，我們也只二百多，他們無公可辦，我們也就有公不辦了）。這般留學生既屬自費，考試理應公允，但是據調查，其中不會寫英文或說英文的佔三分之一，坐在哥倫比亞的講堂裏補習英文，抄別人的筆記，倩旁人考試捉刀。我誠懇地奉勸派送留學生機關，到美國實習或讀書，一定要他有相當的英文程度，一種外國語言，不是說到了那一個國家，就能立刻學會，僑胞在外國，有的終生一句英文都不會講，（如司徒美堂先生），留學生在外國四五年，往往僅能說幾個簡單句子。試問外國文的基礎不夠，如何能夠研究學習，如何能夠接受人家的文化。大家不要認為留學生個個能說頂刮刮的英文，有，也是極少數。更不要以為到了外國一定有機會把英文學好，有，更是極少數。英文要在國內學，不是在國外學，白白浪費光陰。

但是你會懷疑，如果沒有本領那能獲得「碩士」或「博士」的榮譽？對這點我願意稍加解釋。

美國大學除了極少數如加州大學外，一般都沒有入學考試，外國學生憑着母校的成績單入學上課。一些學校的學位委實難得，一些學校的學位却等於奉送。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沒有考試，讀半年得碩士，讀一年得博士。十年前我們教育部為了想給某一個人一個重要位置，立即派他到美國，他的學位還未拿到，命令先已發表。紐約一百十五街附近住着許多「黑學者」，專門代

人撰寫論文。一篇論文的價格，隨着等級難易而改變，大概是由三百元至八百元。他們當槍自然不限定中國人，但是我不敢担保中國留學生沒有人向他們問津。

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去年舊金山安全會議的全體代表名單中，冠有博士頭銜的以中國代表團為最多，英、美、蘇最少。論者咸謂美國大學特別「青睞」外國學生，這是實有「招徠」之意。前年胡適之先生曾分函美國大學校長，請他們對中國學生務要嚴格，不可以拿學位輕授予。然而留學生也知所趨避，目前集中於密其干大學的約有五六百人，集中於哥倫比亞大學的約二百人。加州大學連僑生子女纔達二三十人。

以前中國博士多，以後中國博士還不會少。外匯縱然漲價，有錢的人還是不少，用幾千萬法幣替兒女換一個「功名」，當然比把錢存銀行裏合算。留學生萬能，博士神通廣大。大學生出國，中學生也出國，英文字母不會寫中文作不通的毛孩子也出國。留學生品類之雜，真無出今日之右者。我不能抹煞事實，說千百個留學生中間絕對沒有出類拔萃之士，有，而且也很多。不過整個毛病在「濫」，「濫」到皂白不分，壞的把好的也連累壞了。

我在美國同朋友談天，大家試着把留學生分作三種。第一種留學生是讀死書，或者把整個時間放在研究室中，幾年死守一個城，沒交遊也沒來往，對外國的民情、風俗、政治、以及社會組織完全不能認識。第二種留學生是混資格，不讀書，不研究，混到年頭回國。第三種留學生索與混資格也不混，在紐約租上一間公寓，玩玩女人

，坐坐酒吧，他們的目標是享受，他們的天地是目前的繁華。這三種人全是餓了金，這三種人全不健全。第一種人多是苦學之士，回國來至多不過是當當教授，他們往往犯了「泥外不化」的毛病，過去若若干年中國教育則受這一種人的影響，把外國的理論和原則硬向國內作削足適履的搬家，完全忽略了自已的國情。第二種和第三種留學生，雖然不曾正經讀書，回國以後的成就却比第一種人大，他們多鑽到政治舞台的最上層，造成貪污和賄賂公行的風氣。

如上所說，難道我們應該根本停送留學生嗎？不，我寫這篇文章的主要動機是在糾正社會對留學生的觀感，把留學生當作人，不要當作神。我更想糾正留學生自命不凡的思想，不要以為吃過麵包牛奶就可以睥睨一切，誰都不如你。在國家建設之秋，專門人材的培植實極需要，我們要工業化，我們要把農業改良，我們的教育制度也存在着腐蝕的細菌，一切都應該效法人家。考送留學生第一要針對時下需要，第二要以「才」不以「人」，第三是不能濫。控制和監督尤為重要，不能把學生送走，花了錢，人却不見回來。辦法要嚴，留學期滿而不回國必予以嚴厲處分，回國而不按照原定辦法服務，也予以嚴厲處分。去年我駐美大使館接到政府催促留學生返國的命令，由大使館補助路費，陳之邁先生却對我發牢騷，說「有人在操縱，一個人也送不回去。」大家存觀望心理，對政府持着懷疑的態度，我想如果微調規定訂的具體一點，把工作範圍說的清楚一點，把大使館的職權擴大一點，也不致落得個「一個人也送不回去」的結果。據南京九月十三日

電，行政院規定了「出國考察實習辦法」，我希望這一紙政令，能够認真推行。

被派送的人學識必有根底，經驗也要相當，品行道德更須特別注意，品行不好，在國內鬧過笑話，到了國外還是不會長進。公費生要給他們充足的費用，自費生要查他的金錢來源。在國外半工半讀是一件苦事，許多留學生担任不大體面的工作以維持學業，既害其進修，且喪失政府或機關的威信。

年齡不要限制。我反對中學生出國，學習徹底洋化，成為「準美國」人，昧於國情，到頭來「一切都是外國好」。在美國大學課堂聽講的一半是青年，一半是中年，而花白頭髮的老頭子和老太太抱着講義攻讀學位的有的是。中國人一過三十便覺得不能繼續讀書，實在是一個錯誤觀念。要知道不到某一個年齡，對工作不會發生固定的認識和興趣，不到某一個年齡不會有作事的決心。青年有為之士可以送留學，白了頭經驗飽學之士更可以送留學，惟其有了經驗，纔能中西印證，堅定心得，有所成就。

徵求直接定戶

一次先付一萬元者，七折優待；一次先付五千元者，八折優待；款將盡時即通知續定。遠處需航空寄匯者，最好一次先付一萬元。



張治中獨鎮西陲

新疆在新生躍進之中

張氏治新四原則：自由·民主·平等·合作
釋放政治犯·發還盛世才非法沒收的財產
剷除貪污·賭博·鴉片·全省緩徵稅收半年

實行自治並非分化國家

本刊特約記者

「余敬宣鑒：余嘗以至誠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保障全省和平，擁護國家統一，實行民主政治，加強民族團結，並切實嚴禁貪污，嚴禁煙毒，嚴禁賭博；領導全省人民，共同努力三民主義新新疆之建設；俾使全省人民水享和平日由繁榮康樂之幸福。如有違背誓言，願受天理國法之制裁！謹誓。」——新疆省政府委員就職誓詞，原文分國文維文兩種。

（本刊特約蘭州通信）新疆的經營，自漢唐以來，已有兩千餘年的歷史，那時治新的方針，是懷柔編織，左（宗棠）劉（文龍）的方法是剿撫兼施，其間雖迭有變亂，還不甚嚴重；民國元年楊增新以總督名義主新後

，一變故態，儼然以主人自居，內政方面尙著成績，但因思想狹隘，閉關保守，使新疆成爲化外之區，成了個謎。十七年楊氏被殺，金樹仁擢升主席，引用私人，壟斷經濟，復私訂「新俄協定」，至二十二年終因強奪回

民土地激起民變而被迫下台；繼任的便是管辦盛世才，一直運用着「六大政策」與「八大宣言」作施政招牌，起初幾年尙能差強人意，後來平空一變，使新疆又回復到風雨飄搖的局面；直到三十三年才被時局迫而下台。

金盛繼承了楊的作風，變本加厲，且有過之，實在是封建勢力的殘餘，個人英雄主義的極端表現。但他們先後三十多年，在中央鞭長莫及的情勢下，頻經變患，均能不忘國本，內而求其安定自給，外而與強鄰相週旋，使偌大領土得以保全；尤以盛氏在抗戰八年中，獨支新政，其獨裁作風，恐怖政策，雖遭抗議，但激起了「伊甯事件」後，能急流勇退，使燎遂之火，有機撲滅，也不無可原。繼主新政的吳忠信氏，爲人忠厚，尙欠韜略，加之殿才不當，致下屬胡作妄爲，多失人心，故有「去了一個盛世才，來了兩個盛世才」之謎。直到中央以邊陲任重；特簡派張治中將軍以西北行營主任兼主新政，折衝樽俎，宣慰備至，使錯綜複雜的「伊甯事件」，獲得圓滿的解決。

張氏今春最後一大到新後，首先發表了「自由、民主、平等、合作」的治新政策，五五革命紀念會上，鄭重保證今後新疆政治必爲百分之百的民主政治。他這種光明磊落的作風，首先得到熱情的新省各新青年們的擁護。張氏每週都召

集各族青年舉行不拘形式的座談會，靡無忌憚的交換着一切意見。張氏在六月二十六日的座談會上，曾激越的說：「我以三十年的革命歷史及人格作保證，今後省府必本和平、自由的原則爲施政綱領，我奉命來新的使命，便是爭取這個原

新疆公路形勢圖



則的實現。」並保證省府人事新省各民族有優先權。接着，便改組了新省府政府，在二十五個委員中，以三分之二的名額給新省各族人士參加。

在「伊留事件」

協議條款六月六日簽字的一天，張氏首先通令釋放全疆政治犯，前十八集團軍駐迪被押的一百三十一名共黨首獲釋放，並派專車護送到延安；盛世才非法沒收人民的財產，亦宣佈澈底後發還；並針對着那時新省最嚴重的交通與物價問題，電呈國府迅速發發運輸工具及按月接濟汽油，增加飛機班次，俾使交通漸趨暢達，調劑物資金融，以渡過社會經濟的恐慌關頭。

新省人民雖然表面上在慶祝這一次的協議成功，但軍事的佈置仍未撤除，國府公佈的新省委員各廳處主管，因伊留方面的委

在各新省委就

職以前，張氏為實踐他的諾言。宣佈決心積極剷除貪污，賭博。抽大煙的三省。六月十六日，首次當千餘民衆前，焚燬了財政廳，保安司令部及高等法院積存的鴉片二萬五千餘兩，賭煙（一種比鴉片更烈的毒品）二十六萬餘兩；六月二十六日再度召集各族青年談話，重申其發辦貪污的決心，要求全疆二十餘萬漢族同胞澈底改變過去的錯誤觀念，真正實行三民主義政策，他更闡述了保障新縣的自由和

平，亦即保障領土

的完整。二十九日

通令全疆各級行政機關和駐軍，要絕對尊重人民身體、言語、集會、結社、出版的自由，今後非危害國家民族，破壞軍隊組織的暴行，並經呈奉行營等上級機關核准

者，不得作緊急處

置。這樣辦收回了

不少的人心。自七月一日起，政府為紀念新省連年的擁護，民衆疾苦甚深，將一切稅收緩徵半年。各級稅收機關均予裁撤。各新任省委廳處首長，均於三日

分別到職視事。西

北行營的南疆視察

團也於四日出發南疆宣撫，並檢閱各地駐軍，考察地方行政。這個視察團由十人組成，其中四人是維族，由團長趙錫光 and 副團長烏邁爾率領。

于院長在新的

月餘時間，大部份

是在南北疆各地宣佈中央慰問之意，並接待全疆各族人士，勤求民隱，博訪朋容，各界人士的請求與意見，大都是請求發還盛氏非法查封的財產，救濟瀕流離的黎民，援予撫卹「伊留

說明：在鐵道未鋪設到新疆之前，汽車的運輸能力仍嫌薄弱。今日之甘

新公路上，拉拉車是這動脈中最活躍的血球，是過渡期間軍民運

輸的主力。



事變——中陳亡將士的遺族，維族一致的要求禁止回漢通婚，說得甚至涕泗滂沱。于氏八月初飛返迪化後，新省府便促請行政院迅即派員來新澈查盛氏沒收的人民財產，以備發還；並宣佈了兩項措施：一是禁止全省回漢通婚，以保持各民族間的團結，另一項是撤銷新近改組成立的「新疆省營企業公司」，以保持各委員間的團結。關於後一項，省秘書長劉孟純氏曾發表談話，說明此項措施純為政治上的理由，因為省委中有人反對其存在，張榮主席自不願因此而發生爭執，致影響省委間的團結，可見張氏容納輿情的心胸。

張氏默察事實，廣羅衆見，親自草擬了一個新疆省府施政綱領，在七月十一日新省府改組後第一次省務會議上提出討論，這個綱領中分政治、民族、外交、經濟、財政、交通、教育、文化、衛生九項，強烈的爭辯進行了三天，經過枝節的修正後才獲通過。

新疆是民族最多的省份，若三民主義的「民族平等」政策邊疆各民族自治，則允許新疆各民族要求的高度自治，自屬必要。不過張氏對新省各民族一再解說自治稱：「自治與統一非相抵而實相成，需要實行自治，非分化分國家，乃更促進國家的統一。」

是特色——記者）
 (五)縣長之選舉，俟縣參議會選舉成立後，由縣參議會選舉之。(六)選舉時間定本年九月一日起，兩個月內完成。
 八月二十七日張治中氏再度通令全體軍政人員，對今日之新疆，必須有新觀念與新認識，務必切實遵行施政綱領，毋操切從事，亦不容有分裂國家之行為，次日(二八)即偕警備司令陶峙岳，外交特派員劉澤榮等二十人，乘中蘇航空公司飛機，首次飛伊爾察察。那天是回教的肉孜節，人民以熱烈的情緒歡迎這一位事變後二十一個月首次蒞臨的中央大員，在連日的各種宴會上，

人民對改組後的省府，表示誠摯擁護。張氏在八月三十一日和九月一日曾往軍事要塞的菓子溝及中蘇國境交界線的霍爾果斯去觀察地形。九月二日在伊招待伊爾軍政各界及地方要人，並邀請蘇聯駐伊領事作陪，席間闡述新省府之施政方針，保證今後絕對實行民主，要求伊爾全體民衆信賴政府，勿作操切越軌行為。全場一致鼓掌表示擁戴，贊許。張氏旋於九月四日中午由伊爾飛返迪化。

今日之新疆，已為張治中將軍的開明態度激起了民衆的自覺化，新疆已產生了全國第一個女專員；(第一行政區專員哈德萬女士)突厥族系的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塔塔爾、烏孜別克、塔爾其等七族不同意「新疆」這個省名，建議改稱「東土耳其斯坦」；並聯合通告表示絕對不承認哈斯木、庫爾班及哈吉牙台甫等為新疆省國大代表。最近又對省府任馬寶良為迪化市副市長，馬登福為警察局長，表示用人不當，馬雲文為國大代表堅決反對，他們說「根本不知道這般代表是怎樣產生的。」

今日之新疆是在新生命中，是在躍進中，但非一二十年之功，不能使政治重上軌道，我們寄予張治中將軍的希望是：

「說一句，作一句！」
 (九月八日寄)
徵求通信
 本刊徵求重慶、成都、蘭州、西安、迪化、貴陽、昆明、桂林、長沙、漢口、青島、瀋陽、長春、廣州各地的通信。通信的水準和風格，請參閱本刊過去各期的「觀察通信」。通信稿每文請勿超過二千字。來稿每千字致奉國幣四千元至六千元，於發表後匯奉。如不用而須退還者，請附貼足退件郵資的信封一個，事後查詢無效。

清 查 團 在 天 津

貪污太多·團員太少

大海撈針·無從捉摸

傅斯年說讓做官的人頭痛一點最好 胡適領銜主張延長清查團工作期限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天津通信

大印，不會印出兩種不同的印章來；一個貪污集團之池，很少能够找出幾朵潔白的蓮花。自從清查團成立以來，對於整飭貪污有雷厲風行之勢，但我不敢碰老虎，只打蒼蠅，結果却手人以「竊國者侯，竊鉤者誅」之感。在北平的清查團第一炮便沒有放

響。某長官長公子隱匿了二十多部汽車，被拆開了，結果却以手續未完備，請予補行登記為理由，送了一封公函便行了事，事後某主席安請全體人員時，便以全體不到為抗議。

到了天津之後，沒有得到意料中的重視。就在與地方首長開聯席會議的一天，某首長以招待盟軍沒有出席，這會請特意展遲到晚間，靜候他的出席，而秘書長屆時却又來了電話稱

：「某長晚上九點一定要睡覺。」於是第二天，就決定為社會局長屯糧，鑿爛封鎖消息，而向某長下了抗議書。這位長官曾又發出「告密者不是人養的」的憤語。

「貪污太多，團員太少，大海撈針，無從捉摸。」「民衆如不協助本團告密，就是失掉了監督政府的機會，本團如不得到民衆的協助，就無法得到貪官污吏的證據。」四十多天中，

他們得到了五百件以上的告密信，在天津的劫搜海軍上校劉乃沂，改公為私，娶了四位太太，但劉上校却說：「上校每月薪水只有十八萬當然不夠，可是我幹了二十幾年海軍，當過副艦長，幹過大隊長，總有一點積蓄了，他於是接收了公家屋內的一切，金條美鈔，珠子成堆，保險箱內還有鴉片。九月初回到北平，又自教育

部特派員處發現日人遺留大批財產，王特派員以沙發送禮事，王翼臣說，這沙發是馮主席要的，尚未搬去；「清查團與偽員限制辦法，」北大校長傅斯年說，「使作官的人不能不有點頭痛了，讓他們頭痛一點最好，我希望能够繼續下去。」

留北平的參政員由胡適之領銜向中央建議，延長清查團的工作時間，以便完成了肅清貪污運動。市黨部吳鑄人主委也說，今之亂匪賊子，即貪官污吏與共產黨。清查團掀開這黑暗的一角，所得的反應是好的。

田二千畝，偽幣二億元，特派員沈兼士及青年團天津區部王志遠都連函各報請決無古玩，但清查團一不作，二不休，由法院逮捕了商人薛慎微，這位商人也有四位太太，及幾代遺傳的財寶，法院中決要交個水落石出，而前案則有白部長來電「嚴辦」！

較次一等的有接收小系鐵工廠的盜鐵者北平市公用局職員張雨農案，田糧處職員趙伯敏私售食糧五百噸，合價兩萬萬，以贓款廣置房屋連十九所案；經濟部接收燕京造紙廠，私吞汽車及器材案，長城印刷所隱匿世界堂機器案。張雨農被清查團認為「熊市長有庇護嫌疑，趙伯敏已承認不諱，經濟部范濟川押而又放，且涉及王特派員以沙發送禮事，王翼臣說，

其為院長或部長，皆為吾人後期革命對象。目前一般人對國民黨與青年團發生懷疑，即認為該黨該團，已經腐化，而不能再從事革命工作，並認政府官吏中，無官不貪，無吏不污，以致動搖了信心。此種觀念並非正確，如果，我陳某貪污，請以敵人視之，毫不寬恕。

有一位好奇者對於北平天津之不能打老虎曾繪了一幅漫畫，即一位小丑以蠅拍在打老虎。「太歲頭上動土」，其結果可知。若蠅並非不應打，但老虎却更威風了。本來是懲一儆百的，現在却在有意打草驚蛇了。

清查團可以有力整飭吏治的，但如果只打蒼蠅不打老虎，則恰成爲對醜惡現實之更有力諷刺。

行四十亞比士莎

譯者 戴錫鏞



第十八首

我怎麼能把你比做夏天？
你比它更可愛也更溫和；
五月的嬌蕊有暴風旋顧，
夏季的壽命很短就度過。

有時節當空照耀着烈日，
又往往它的光彩轉陰澀；
每件美豔終把美豔消滅，
遭受運數和時序的摧殘。

你永恒的夏日却不凋零，
而且長把你的美豔保存；
死神難誘你踏他的幽影，
那時永恒的詩和你同春；

只要人們鼻呼吸眼睜開，
這詩就流傳就教你永在。

第二十九首

當我過這化和俗眼輕侮，
我背着人流淚我的困窮，

徒然向耳聾的青天哀呼，
反躬自省，咒恨我的命宮；

但願做個希望更多的人，
有甲的儀表，有乙的朋友，
羨慕這的才藝，那的展伸，
往日的享樂而今都厭仇；

但這些念頭我認爲卑微，
當我一想到你，那時的我，
破曉雲雀般從湖地起飛，
在大宮門前唱讚美的歌；

能把你的甜蜜的愛記牢，
我何用覬覦帝王的宮豪。

第六十四首

曾看過往日的燦爛珍寶，
給時光的殘忍的手銷毀；
還有先前的高塔今摧倒，
死的暴力教赤銅花朽灰；

曾看過蒼苔無繫的滄海，

吞沒了沿岸一帶的桑田；
也有滄海枯乾，桑田重來，
水和陸的盈虧更番侵佔。

既然一切如此變更無常，
甚至自身完全消失沈淪；
不禁因毀滅而暗地思前！
時光將要奪去我的情人。

終不免爲心愛的要長逝
流盡淚，這念頭痛苦如死。

第六十五首

既然銅和石，大陸和海洋，
總難逃殘忍毀滅的支配，
美貌還不及一朵花堅強，
如何能和這暴力相對敵？

厚固的岩石，堅強的關門，
同樣經不住時間的摧毀，
啊！如何夏天散發的芬芳，
抵得住蹂躪時光的攻圍。

啊，怎生想得時光的珠貝，
怎迷閉時光匣子的收藏？
什力量把它的快步挽回？
誰能禁止它把美鏡採掠？

啊！都不能，除非憑這神妙：
我的愛在詩里永揚光耀。

福利多 綢縐

布花印色深之色褪不永

意義：
色中點綴，
宛如眉黛，
黑白分明，
綽可代綢。
特點：
色深而不褪，
性柔而挺括，
精細而耐用，
新穎而大方。
用途：
單夾襖，棉，
無不相宜。



信孚印染廠出品

售均號布司公

每二碼
永不褪
保單為憑

新
廣
多
公
司

A. C. E. C. Belgium

(Ateliers de Construction Electrique de Charleroi)

General Office:

CHARLEROI, BELGIUM

本廠製造各種
 膠皮線，鉛皮
 線，花線，堅
 性橡皮線，風
 雨線，紗包線
 軍用電話線
 并製馬達，
 電話機，電表
 以及其他各
 種零件，無不
 應有盡有，如
 蒙垂顧，不勝
 歡迎。

比國沙城電器製造工廠

電話 郵政 信箱
 一四九八〇 號
 四七三號
 DALCO 號掛報電

上海總行

四川路一三三號內門大廈二樓

出品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四君子嗶嘰
 四君子花布
 四君子士林
 四君子直貢
 四君子色丁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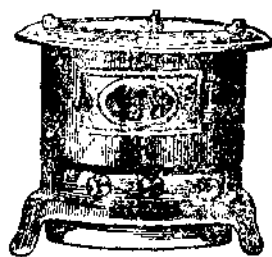
質堅地固
 火強力大
 用油簡省
 經濟衛生



註冊商標

鷹球牌經濟爐

家庭機關
 行號軍隊
 必備之品



燈頭保證無臭無聲
 火力能夠隨意大小

歡迎外埠特約經銷商函索即覆
 振興工業社出品
 總發行所：上海北橋桃源路二十五號
 電話：二八三三七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精誠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上海經售處：五洲書報社
漢口經售處：華中書報公司
重慶經售處：新生書報社
西安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
北平經售處：國聯書報社
濟南經售處：大公報濟南分館
甘肅經售處：蘭州鳴鶴文化社



本期作者

莊智煥：前經濟部企業司司長
朱東潤：中央大學教授
馮友蘭：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歐文震：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
研究員
宗白華：中央大學教授

如何走上民主建設之路

莊智煥

這是什麼世界？人類竟然如此愚蠢！經過多年戰爭，死傷盈萬，耗資鉅億，還是得不到安定與和平。國際間又在為「永久和平」而準備戰爭，中國則外寇甫降，內戰又起。這是竟爲了什麼？

人人要求生存，但走的却是死路。國家需要建設，但毫不吝惜破壞。黨派利益，超過了國家利益。少數人的意志硬要多數人來遵從。「打」，到處的「打」，究竟能否解決問題？人人都知道「打」不是一個辦法，可是許多人還在迷信着「打」。理智完全爲感情所控制了。

民主需要理性，政治家要有風度。缺乏理性，不配談民主；沒有風度，不配談政治。當然，宇宙原無絕對的好惡是非，猶之宇宙間無絕對的圓的或方的東西。可是在政治上講，對於大多數人有利的設施，就是好的；對於久遠有利的計劃，就是對的。

現在讓我們平心靜氣的想一想。勝利已逾一年，民衆的痛苦解除了多少？政府做了幾件福國利民的事情？共產黨在「解放區」對人民又做了些什麼？我們不該被報紙，廣播所迷惑。人民要和平，安定，減輕苛擾。他們得到了多少？政府與政黨爲什麼不能給人民以滿足？政府是爲人民服務的呢，還是要宰割人民？政黨代表了什麼？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問題，也是民主政治的關鍵問題。不能代表人民的政黨，不配談民主。不能爲人民服務的政府，一定不能爲人民所擁護。謀掌政權，目的原是要爲大多數人民造福謀利。不然，掌握政權的目的何在？爭取政權而僅僅爲了少數人的享受，這是專制政治時代以暴易暴的作風。「彼可取而代之」的思想，決非民主時代所應有的。我們要「理智的革命」，不要「感情的革命」。我們要爲大多數人的福利而革命，我們不需要爲少數人權利的革命。我們不要不流血的革命，我們不再要暴力的革命。在現階段的科學進步，智慧發達的時代，這一點希望和請求應該是可能的。

「革命首要存在民生」。民族與民權革命的目的，應該是民生的改善。不然，民族的獨立和自由，民權的發揚和提高，又爲了什麼？政治脫離了經濟，就變成空洞的理論，亦復失去了遵循的準則。政權而不爲人民謀福利，又有什麼作用？當然，經濟與政治脫節，也就無法改善。目下我們流行的「經濟」一詞，原自日本輸入。在中國文學上的「經濟」，本來是講「經綸」「濟世」的政治。大學課程中的「政治經濟」，講究各種主義政策，其目的也在研究何種主義政策適用於政治，俾使國家社會可以興利除弊。

我國要建設，要「迎頭趕上」各國，自當把握「時間」「空間」；要以最小的力量，得到最大的效果。在兵學上，要戰勝敵人，一定要「知己知彼」；在政治上，我們也要明白本國的長處弱點，顧到國際的情況趨勢。從歷史上觀察，人類文明由小亞細亞發源，經過埃及、希臘、西歐幾個時代，到今日則為美國執世界「牛耳」的時期了。在西歐文明的時代中，荷蘭、西班牙、法國、英國都曾有過輝煌燦爛領袖國際的時期。英國做國際盟主約一世紀，現在則讓位給這個新興的、富於活力的、天賦獨厚的美國了。美國的煤、鐵、石油的貯量，均約佔世界貯量的一半，牠的生產能力，更非任何一國所能望其項背。因此故總統羅斯福敢以民主國的兵工廠自任，以抗「軸心」國家。中國在煤、鐵、石油資源上講，自然遠乎他國，尤其美國之後；可是現在已是原子能時代，同時科學的趨勢是可以以植物質的化學製品、代替礦物的。所以，中國的廣大幅圓，具備各種氣候的國土，蘊藏相當數量的礦物，所其地利不能謂薄。所以從人類文明的軌跡——由東到西，繞行北半球一周——來說，和從我國的地文條件來說，我國都應該在半世紀至一世紀後繼承美國，成為國際的盟主。

但是從近二百年來的歷史看，我們未落後了。在清代以前，歐洲科學尚未發達，而在我國康熙朝間，科學經常局促，也還和歐洲差不甚遠。我們祇見人家努力的果，不知人家所種的因。曾左到清末，固然祇想有堅船利兵的「用」，而不肯放棄八股式的「中學」為「體」，到今日，我們還是講固有道德而購現成的美軍裝備。就連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所需一切，也都依賴舶來。所謂「國貨」，其原料中的很大百分比，還是舶來品。從精神方面講，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不比歐美人差，可是在組織能力上卻差得遠了。一個中國人的智力，可以同一個歐美人比而不遜，兩個以上的中國人的綜合工作能力卻比同類的歐美人差多了。加以大多數人營養不良，體力不強，以及懶外，媚外的政治風氣，好逸惡勞的社會習慣；這種種使我們國家民族在國際地位上一天一天的降落下去。

經過八年抗戰，國際地位是提高了。在抗戰中，中國固有巨大的犧牲，以及不可磨滅的精神力的表現，然而「勝利」之得，還是出於盟國的全體勝利。我國是賴以「全」爭於天下而獲勝的。可是勝利一年，敗象畢露，慘象盡見；我國僥倖所得的國際地位又驟然降落了下去。這是誰的過失？政府這一年來的措施失當，共產黨的以兵爭代替政爭，都是直接原因。然而歸結起來，還是民族的素質問題，每個國民都有責任。目前中國是怨氣漫天，戾氣遍地。國民黨與共產黨對立，人民與政府對立。對立的互相指摘，互相攻擊，互相譴過，互相爭功。可是黨員是否國民？官吏又從那裏來的，難道他們呱呱墮地，就是特殊階級的黨員與官吏嗎？貪污發生於授受賄賂，受賄的固是官吏，授賄的又是何人？人人為小我，為近利，而忘了國家的遠大利益。在人民立場，我們更忌於兩黨之間，採取了「不入於墨，必入於楊」的做法。兩黨都有缺點，人民為什麼不採取另一立場而說話？民主政治正待有獨立人格的國民來維護。依傍門戶，逢迎當局，正是沒出息的想法與做法。

四

我國的遠景仍是光明燦爛的，但當前的局勢卻是十分陰黯悲慘。我們如何由陰黯的當前過渡到光明的將來呢？悲觀的論調和消極的批評，都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我們應該提出積極的辦法來挽救危機，爭取前途。現在筆者姑且提出幾項建議以供商討。

(一) 為政府設想：

一、行政區，經濟區，軍事區分別劃定。

現行省制沿襲清代，行政區與軍事區混合為一。自民初到現在，割據之局，層出不窮。其實國防需要，未必跟行政需要相同，而在政權象徵的傳統精神下，行政機關易被軍事首長所左右，政治遷就軍人，割據的局勢即無法消滅。所以行政區的劃分，應該不同於軍事區。行政區可沿舊制，或酌加修正，軍事區則應根據國防，另行劃定。行政首長，最好與軍事首長不在同一城市辦事。軍隊不入城市，更可以避免許多無謂的糾紛，例如在上海的打電車，打戲院，打警察等等。城市的治安應由警察負責完全責任。這對部隊的紀律訓練，也有很大益處。此外經濟的發展有賴於：(一)

(一)天然資源，(二)動力，(三)勞力，(四)交通，(五)市場。所以經濟行政可以有別於民政，而經濟區域亦可有別於普通行政區域。現在各省的建設廳，或則忙得透不過氣來，或則閑得無所事事。這弊病完全是由於經濟區與行政區合一，而將經濟行政變就民政行政的結果。這種不合理的現象，亟待糾正。

二、軍人可以參加政治，但須退出行政。

革命的成功，抗戰的勝利，都是軍人冒險犯難，勞苦犧牲的成績。軍人對於國家民族，自有不可磨滅的功勳。軍事教育的特徵是：(一)專心一切，實為「取而不予」精神的發揚；(二)對上奉行命令，對下監督命令的實施，遂成上下直線而不旁鶩；(三)用歸納法來判斷，然後以簡單的結論概全體，故容易忽視細幽；(四)求迅速有效的結果，決心一下，便不惜浪費與犧牲。但政治的因素甚多，些微的忽視，可能造成嚴重的後果。在許多場合，政治是寓取於予。(美國的租借法案，就是羅斯福寓取於予的政策)，也一定要旁徵側引，不宜直線行事，更不可不顧一切，使人民犧牲，國力浪費。所以軍事教育無成功，軍事素養愈好的將領，愈不適宜於行政工作。軍人的後天教育訓練，既違反行政上的需要，為中國的前途，我們希望他們退出行政，而祇參加政治性的國策，國是的研討。

三、取消行政上縱的割裂，厲行一事一主管制度。

目前行政上由中央一線到底的方法，使中間的行政機構及各級公務員，完全成了被動的承轉者。同時行政上缺乏綜合性的效能。每個單位，每個個人均力求表現，使矛盾衝突處處發生；人民有事向政府說話，反不知該向何人去說。行政上的過失，也復無人負責。「分層負責」有理論而無實際。五權政治的真實狀況，是五權之外，主計、設計、考核、人事，審計獨立，實質上成了十權政治；中央有部會，省級有廳處，縣市有科，一線到底，對政績多粉飾而少實效。其實超然主計，不過門面罷了，那一個部或那一省的會計長，能與部長或省主席毫無關係。而辦事順手的呢？事前審計，徒然使建設阻礙。為手續而忽視專的本體，真是捨本逐末。政府為什麼不信任其神邁的具有才德的特任官，使其在預算範圍內有支配全權，然後課其成績，而一定要派幾位前任或應任的人員去監督他，掣肘他，使他事事不易放手去辦呢？行政一定要層次分明，權責統一。不然，行

政必然無能，建設必難推進。

四、整理行政法規，改良公文手續。

這兩項不知有多少人提議過，也曾經在政府中討論過多次，可是始終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現行的行政法規有幾千種——每一部會有幾百種。苛細，繁複，而且往往衝突，矛盾。這樣使官吏無法執行，人民更莫知適從。政府對於官吏及人民，真是望之如聖賢，防之如盜賊，驅之若奴隸。任何人是無法具備這三重資格而同時做一個正當的國民的。大家對於檢察官吏犯法，均寄以熱烈的期望，但是如果嚴格的執行各種行政法規，可以說沒有一個官吏不是犯法的。這是什麼現象？不是法律成為具文，就是使法律遷就人情，我們又何必苦要讓許多條文來充幌子！此外則許多法律被命令變了質。這樣又如何談法治？沒有法律根據的命令，應該無效。政府為什麼不明白這一點基本原则？「公務員」三個字，在根本上不存在，可是大家習焉不以為奇。這也是一個笑話。我國當權者以集事為集權。以為用「我」的名義行文，才是權屬於「我」。結果則應該負責者不負責，沒有責任的出主張。最多也不過將權力寄託於親信者之手。這是「科員政治」的原因，而結果則成為行政無能無力，公文在機關中旅行，手續繁多，而忘了為什麼要這些手續。取消圖章制度，厲行一事一主管——取消兩個以上機關或單位來共同負責一件事的制度，都是改善行政效能的必要條件。

五、財政金融政策應依據經濟政策。

目前每人的心頭，都有經濟崩潰的陰影。生活在繼續高漲，法幣的信用在繼續低落，國內生產一天天的萎縮下去，國際的信譽也在逐漸降落。我們確信現代國家的國際收支的平衡，遠過於國庫收支的平衡。通貨是交易媒介，而不是財富本體。我國要工業化，然而財政上的賦稅方案，金融上的貸款方針，都是向相反的方向走。高利率和游資都是不合理政策的。工業的資本，徵集到可憐地步，無論國營或民營工業，都在要求銀行投資及貸款。這那裏是國家工業的出路？何況銀行的存款也在減少之中。我們以為建設計劃應該迅速確定（這中間的輕重緩急當然要好好的考慮）然後責令財政當局去籌集必需的資金，而以金融業為其呼吸的工具。對於國際貿易，在若干年內，應該與鄰國友善商量，歸由中國政府統籌，以減

低貿易差額，減輕國際貨幣的壓力。不然，民族資本日就衰落，法幣繼續膨脹，經濟一定走到崩潰的路上去。國家的財政應有有機體，所以財政部的職責，應該同軍隊的經理處或公司的賬房有分別。民族資本枯竭了，再講經營復興是會來不及的。

六、確定土地政策，並首先施行於收復的「解放區」。

國父的「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該是土地政策的基礎。「二五減租」也曾推行於廣東。可惜若干年來，黨員祇盡力于「八股」的主義宣傳，對於實際政策太為忽視，或是有政策而無施行的辦法和決心。共產黨為爭取貧農的擁護，以暴力在「解放區」推行着土地重分配。這一舉對於糾正大地主擁地坐食，不事生產的觀念與習慣，也未始無益，可是這些地區收復後的地權糾紛一定很多。政府正應利用時機來推行新土地政策，使地主與農民均獲得合理的解決。這正是一個爭取政治配合經濟的安定力的機會。新土地政策在這些地區施行有效以後，即可推行全國。

(二) 為人民設想：

一、加強社團組織，參加自治。

在一切以家庭為本位的我國社會中，人民對於家庭以外的事情，向以不過問，少過問為明哲至理。可是我們要民主政治，沒有社團組織的訓練，如何能實現民主？有社團，才知道有個人以外的公共利益觀念。這種公共利益的觀念，我們要加以培養。自治是民主的基礎。沒有自治，安能民主？我們既反對被操縱的組織與訓練，我們就應當自發自動的來訓練組織能力，培養民主風度。這基本要點就在：(一) 私利之外有公利，(二) 自尊人格也尊重別人人格，(三) 用理智不憑感情，(四) 少數服從多數。這些精神與風度，一定要從實際的社團生活與自治單位中去培植出來。

二、糾正捧偶像的風氣。

二千多年的大統專制，養成了捧偶像的風氣。對於皇帝，固然捧為天聖聖賢，對於官吏，亦復歌功頌德，虛偽的諛辭，使社會習焉不以為奇，似乎每一個成功成名的人，沒有不是生而異稟，幼而好學，長而忠孝仁愛，幹練有為的。若干年來，一個人祇要一有地位，即成為輿論爭譽的對象。土豪劣紳的奔走衙門，藉以誇耀威嚇鄉人的作風，普遍到整個社會，豈不可笑可憐？這對於真正的人才是一種諷刺，是一種諷刺，但是便利了若

干無聊的人來造成他的社會地位。要社會有真公道，真是非，這種風氣一定要糾正的。

(三) 多做積極性的批評，厲行檢舉不法的人與事。

現局勢使每個人不滿，自是事實。然而消極性的指摘，於事無補。對於政治上，社會上的錯事，我們要指出來，同時要提改進的辦法。大家能這樣做，將力量累積起來，才能改良政治與社會。以少數人來監督多數人，這是專制政治的作風。一定要以多數人來監督少數人，這才是民主作風。官吏的不法，社會負責人的不法，是大多數人不過問與其有關事務的習慣所養成的。我們要提倡檢舉不法，使不法之人知所畏懼。可是對於檢舉廣告的壞人，第一者也應檢舉，這樣才能使政府與社會走上公道，有是非的正軌上去。這也是每一個國民的責任。

四、多做生產工作。

好逸惡勞，人之常情。但是生之者寡，食之者衆，那末國家一定要衰敗。據負責機關的統計，上海從事工商業者祇佔全人口六分之一。那就是說，六分之五是寄生者。就全國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國民是在餓饉線上掙扎，勉強維持生命。這中間除了政治不良的因素外，怠惰不工作更是重要原因。我們希望有智識的人去多做生產的工作。中國必需奠定建設基礎於未來十年之內。我們不能等待神蹟。我們更不能永遠坐洋軍去同他國的飛機汽車競賽。當前的經濟危機，更不允許我們再拖過半年。難道我們聽憑命運，不努力去拯救嗎？我們不要你希望我，我希望你。大家的事，大家共同來做。政府固然責無旁貸，人民應當奮起努力。天助自助者，時機不容我們再拖了。要民主，要建設，是每一個人的權利，也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本刊創刊號再版

第二期三版

印數不多，補購從速

每冊實售五百元

我從泰興來

朱東潤

泰興是長江北岸擁有五十萬畝耕地，九十七萬民衆的一個不甚著名的縣份。抗戰初起，江陰封鎖的期間，從上海逃出的人們，常是取道南通天生港、靖江、泰興，直達泰興縣屬的口岸，改乘輪船退到武漢。有名的黃橋之役，便是政府軍隊和新四軍在縣屬黃橋的血戰，那時的敵人，盤據在縣城裏面，相去祇四十里，但是敵人管不着雙方的鬥士，雙方的鬥士也顧不到縣城裏的敵人。勝利以後，敵人屈服，縣中的偽軍和新四軍曾經有過一次決鬥。國軍進駐以來，七月十三日，新四軍發動十六團的兵力，猛撲泰興，激起了蘇北大戰，於是泰興底名稱，在一股人底想像中，燃起猩紅的回憶，一切都是以人民底血肉，作為當前的代價。

本來泰興底地勢太重要了。國都建在南京，省會設在鎮江的時候，浦口、浦鎮、揚州、儀徵，是兩地底屏蔽，都是屯集東兵，勢在必守的地方，這是軍事學上的堅，是新四軍屢次要攻，然而決不輕意嘗試的地方。南通不是堅，但是南通底江面太寬了，沒有良好配備的軍隊，不會輕易由南通渡江，即由南通渡江，也不能輕易攻擊江南的要害。可是泰興便不同了，泰興祇是側翼，是瑕，假如新四軍得了泰興，他們可以隨時由泰興的天星橋、龍梢港、馬甸、口岸渡江；可以隨時進臨陰沙、小河、奔牛、常州，可以隨時割斷京滬線，可以隨時和太湖宜興的隊伍取得聯絡。這是兜心底的一拳，無怪他們要聚集重兵，猛撲泰興。可是政府方面對於泰興的認識，似乎不及共產黨來得清楚，在這方面的軍事，常是取的守勢，因此也常處於被動的地位，這是一個最不利的位置。

在七月十三泰興激戰以後，我曾到泰興一次，最近我又去了一次。我所接觸的祇是一部分的地方人士和負責當局，當然談不到嚴密的觀察，可是就憑我所接觸的幾方面，也許我們對於泰興底現狀，可以得到一個大體的概念；而且因為泰興和一般蘇北各縣有許多共同點，因此我們對於整個的蘇北可以有相當的瞭解。

從鎮江出發，跨上鎮江班小輪，你看到輪船票價從九月初又漲上二分之一。到達口岸，你看到從口岸到泰興城這短短的二十公里的汽車票，要你支付五千元的代價。操着交通工具的資本家，正在加緊勒逼蘇北人民底最後的一口氣，因此蘇北物價不斷地奔騰，造成京滬一帶所沒有的高價；而負責的長江航政局和江蘇建設廳都是熟視無睹，不加以任何有效的制止。這是政治方面給你的第一個印像。

由口岸到泰興城，一路是顛簸嶮峻的公路。公路旁邊到處是堡壘，有磚塊砌造的碉堡，有泥土堆成的高壘，也有把高墳挖空，從上面探出對外的砲眼。沿着公路，你看到軍用的電話線，電線桿子有的是瘦不盈握的枯株，有的竟是一寸周圍的竹枝，隨風搖擺，益發顯出地方底不安和人民底凋疲。

不進泰興城，你先看到北門城外一堆一堆的瓦礫，這是從前的商場，然而現在祇是一堆一堆的瓦礫，北門城外如此，南門城外如此，其他各門城外也是如此。城上的城樓，本來狼破得殘了，現在改建砲樓，歪歪斜斜地矗立在上面。進城以後，到處都是一堆一堆的瓦礫。縣立中學，養濟院、將軍廟，這些公共場所，現在都失蹤了，騰下來的是殘磚破瓦。夫子廟是一縣有名的建築物，規模之大，建築之雄偉古樸，還有那數百年的古柏，蒼翠挺挺，是許多地方的孔廟，無從和它比擬的，現在都沒有了，磚瓦堆中賸得幾堵斷牆，算是大成殿底故址。慶雲寺是七月十三這一次激戰的中心。當日高達七丈的大殿，現在蒼然無色了，四圍的羣房，更是掃得一乾二淨；在殘破的基址上，當地駐軍建起核心碉堡，鐵絲網砲壘底中間，夾雜了經底紅牆以及從民間搬去的屏門窗櫺，一切顯出又混亂，又匆忙的不調和的心曠。

整個的縣城，祇是一座兵營。到處是兵：學校裏是兵，廟宇裏是兵，祠堂裏是兵，民房裏也是兵。在民房裏，門房是兵，廳房是兵，堂屋是兵，

，姓屠是兵，有時連臥房裏也是兵。老百姓祇住在取人沒有佔領的角落裏。幸而軍長官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所以秩序還不太壞，可是到了下級幹部和士兵們，情形便有些兩樣。最不易瞭解的是關於防禦工事的材料，以及一般的供應，不知道是不是該由上級分發，還是該由地方供給。若說由上級分發，那麼始終沒有看到照發；若說該由地方供給，那麼一個百孔千瘡的小縣城，委實供給不了許多。

城裏充滿了國軍，但是鄉間却充滿了新四軍。泰興底第一大鎮黃橋在他們手裏，沿着靖泰界河的幾個大鎮在他們手裏，通江的港口有好幾個在他們手裏，整個的東北鄉在他們手裏，甚至出城五六里，也有一大部份在他們手裏。儘管國軍收復如皋，收復海安，好像已經截斷他們底後路，但是他們正在加強他們底工作，赤色的縣政府和鄉鎮公所繼續存在，而且加緊地努力。有人說國軍佔有了點和線，而新四軍却佔有了面，這句話抉出了當地的真相，何況共產黨也擴有了點，同時還不斷地威脅國軍佔有的幾條交通線呢？

共產黨在和政府底鬥爭裏，不斷地指摘政府如何地貪官，如何地不顧信用，如何地濫發空頭支票；他們甚至自稱是實行三民主義的政黨。地方民衆看到國軍奉行三民主義的標語，同時再聽到共產黨實行三民主義的口號，這纔是摸不着頭腦。可是在共產黨底作風裏，也確實表現那命令必行的氣勢。最初他們提出減租的口號，地主底田租便不得不減輕；其次是佃租，於是他們便和地主計算要把民國二十九年以後所收的田租，取出不照共產黨規定而浮收的部分完全倒出。這一來，地主們一概破產，走得了的便逃到江南，至少也躲到城裏，走不了的祇有一切聽命。好在小地主都是些自耕農，祇要留得幾畝地，他們總還可以勉強自給。一年以來，四鄉更嚷起拆屋分田的呼聲。多餘的房屋是地主階級底象徵，而且萬一國軍到達，每座房屋都會成爲臨時碉堡，於是便實行拆屋，除了生活絕對必需的幾間以外，一概要在限期以內，自動拆卸，這樣你還可以保留一部分的木料和磚瓦，僥或逾期不拆，那就由他們代爲執行，一切都沒收了。分出更是一件重要的定策。本來泰興人多地少，耕地面積太少的農民，久已無力維持極低的生活水準，更談不上供應地主和債主底剝削。現在分田了，除去流亡的地主和農民以外，按人口均攤，聽說在較優的村莊裏，每人分得二

畝，其次的也分得一畝五六分。這個當算不上什麼土地政綱，因爲他們底一切計畫，都是祇就一縣而言，必然地還是多寡不均，而且因爲人口擊生底結果，短期以後，必然還需要一個重份分配，纔能保持小範圍以內的平衡。可是共產黨管不了這許多，一切祇求眼前的痛快。分田以外，還有分店，這是一個在外間很少聽到的名辭，但是在新四軍支配的幾個鎮市裏，已經切實執行了。分店底辦法，是把店主底資本，存貨和生財傢具，由店主平均分配，大家一走了事。這個當然是一種極幼稚的行爲。商人被打倒了，新的分配機構沒有成立，那時誰來担負這營運的責任，一般的民生豈不是更加痛苦？在共產黨底發祥地，商人阻舊存在，偏偏在這民生凋敝的蘇北，實現這個聞所未聞的分店理論，這是爲的什麼？可是他們正在提倡打倒知識階級，而泰興的共產黨基本幹部，知識最高的多半祇是受過中等教育的人，因此不免倒行逆施，做出這些原始社會的行爲。

從軍隊底數目上，從訓練和裝備上看來，新四軍是無法和國軍比擬的。在陣地戰避戰方面，他們不是國軍底對手；他們擅長的是游擊戰，因此國軍始終駐在幾個據點上，沒有十分把握的時候，決不輕易推進，在軍事進展上，發生很大的限制；可是這個作戰方式，是經過幾次嚴重的教訓，纔學會，輕易不能放棄的。除了直接作戰以外，共產黨對於對方，憑着他們親交的手段，當時構成最大的威脅。本來新四軍底大部分是窮苦的農民，而對方底最大部分，何嘗不也是窮苦的農民？貧農和貧農底中間，最容易造成情感底共鳴，一待情感共鳴而後，那還打什麼仗呢？去年九月間新四軍消滅偽軍，就是用的這種戰略。那時偽軍師長蔡善元把十九師底部隊，完全收到城裏，聚集了三個以上的糧草，在泰興城裏巷頭巷尾築了無數的碉堡；他準備和新四軍決戰，但是他也確實認定新四軍無從破城。在新四軍進攻城郊的時候，偽軍長官有些正在開懷打牌，認爲這個不成問題，城頭城下稀疏歷落的槍砲聲，襯着竹牌的聲音，更加來得清越。可是新四軍有新四軍底策略：大部的軍隊留在後面，拚命地嚷着：「殺啊，殺啊，衝啊，衝啊！」近城邊的是大隊大隊的鄉下老太婆，她們喊着城上守禦的軍隊「乖乖肉格家去吧！我們是爲着躲公糧纔當兵的，不是來替蔡善元拚命打仗的啊！跟媽媽家去吧！新四軍不殺你們，他們是來殺蔡善元的啊！」真的，偽軍的兵士，祇是些躲避公糧的貧農；經不起這一陣

陣的威脅和叫喚，他們終於把槍枝放下，不打仗了；他們一個個地回家，祇獲得幾元和他氏僚屬遺棄的人生底血債。唐人說：「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簫管，一夜征人盡還鄉。」從前都以爲這是詩人底幻想。現在曉得確實是有這個境界的。

一年以前的故事了，新四軍經過擊退以後，重新回到鄉間，而守衛縣城的，不是那些偽軍，而是從抗戰初起，就和敵人作戰，飽受戰事訓練的軍隊；但是這個老太婆叫城的偽軍，隨時隨地到軍事長官底心目中。他們認爲自己底軍隊，不會遇到同樣的遭際，但是誰能保障一定不會這樣呢！兵士們固然是戰場百戰的健兒，究竟和偽軍的本地兵士不同，不易受到當地的誘惑，但是即使在這百戰健兒底隊伍中，也曾因爲傷亡遷調的關係，補充了不少的當地人士，那嗎萬一有一天老太婆們又喊起「跟媽媽家去吧」，那又怎麼辦！何況即使隊伍當中沒有泰興的土著，兵士們祇是貧農出身，在貧農和貧農中間，究竟容易引起情感底共鳴！

最易腐蝕中下級幹部心理的還有兩件事。第一，他們時常爲自己底待遇發愁。一位少校決定從此以後祇能度着獨身的生活；一位上尉因爲不夠求婚條件，祇得畫着少女底模樣，掛在臥室裏瞪眼；一位中校已經結婚，生了一個孩子，但是他時常懷疑自己底收入，是不是還能維持這麼小的一個家庭。他們有時也談到兵士們底生活，一個上等兵底餉項，除開伙食以外，每月淨賺一萬元，一萬元也許還不至於祇值抗戰以前的一元吧，但是即便不止這樣，又做什麼用！調整調整，到現在祇是一句空話，而且因爲物價隨着貨幣貶值而飛騰，縱使調整實現，立刻又需要再度的調整。官長們惟恐兵士因爲待遇太底而鬧小差，但是他們自己抱着隨時告退的心理，準備改業另就。其次他們始終不能瞭解政府裏和平談判這一份事。三人小組，五人會議，在他們看起來，簡直是一個謎。他們底邏輯是這樣的：既然政府可以和共產黨公開談判，那麼，共產黨便不是匪，不是亂黨，爲什麼還要他們拿性命和共產黨死拚呢？假如一定要他們和共產黨死拚，那麼共產黨必然是匪，是亂黨，既然如此，爲什麼政府還要和匪談判呢？簡單一點說，他們認爲既然談判，就用不到打仗；既然打仗，就用不到談判。他們認爲去年秋冬之間，他們底軍隊就應當調到蘇北，到了蘇北，就應當立刻開仗；他們認爲那時開仗，無論從士氣方面講，或從配備方面講，他們

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是經過這一年以來，士氣沮喪了，兵士們有時還不免提出問題：打日本人原是該當的，爲什麼又打起中國人呢？這一串的現實，都使得官長們痛苦，真值得當局底注意。

蘇北的軍勢方面，政府軍隊處於絕對的優勢，然而無情的現實，却把他們嚇壞了。他們在可以進攻的時候，不能採取主動的策路，祇能憑城固守，望着城頭的砲臺，安慰自己那份沉重的心境。大量的軍隊守在城裏，一任數里之外的新四軍，隨時出動。這樣真使得帶兵的官長們痛苦了。政治方面，更潛伏着很大的危機。貪污是一種惡毒，磨着各階層底心靈。區區的泰興城，正遇到困苦艱難的日子，但是地方官吏，還認爲是一個曠世難逢的好日。七月十三激戰以前，地方官久認爲不堪供應，無法支持了，應當發的教育經費不發，無須出地方人士負擔的供應，強勉地方人士負擔；但是這次激戰以後，他報上很大的損失。真有這些損失嗎，爲什麼不在激戰以前提出開支？沒有這些損失嗎，那麼這次的陳報，究竟怎麼樣？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地方自治人員底情形更壞了，經過這次激戰，根據救濟難民的規定，真正流離失所的民衆，大口發救濟費五千元，小口發二千五百元，這算是很小很小的數字了，但是還有不肯的鎮長從中勒扣，以致發生難民逐鎮長的活劇。在遍地是軍隊，遍地是共產黨的無法供應，無法找錢的當中，各區區長和鄉鎮長，可算是一條長途，無人敢來應命了，但是居然有人出來競爭，拉交情，說好話，一切都和承平時一樣，那麼區長和鄉鎮長究竟有些什麼好處，可以引人羨慕呢？最離奇的可是在這進攻新四軍，性命相搏的時候，據說還有負責人在那裏幹些得錢賣放的買賣。這真是喪心病狂，但是人言警鑒，難免事出有因了。

在整個蘇北共產黨遇到一面倒的弱勢之下，泰興的共產黨是無法單獨勝利的，尤其他們那莽莽的作風，根本違反了一般的民意，一時決不易獲取廣大的成功。但是泰興的局勢仍舊是可憂慮的，在工商事業無從發展的今日，當地民衆每人平均祇得一畝五分耕地，這是無法使人維持最低生活的。泰興如此，阜甯、鹽城、東臺、如皋、江都、泰縣、興化、南通、靖江等縣的情形，大體也差不多。這正是長江以北淮水以南的區域，人民有南方人底頭腦，北方人底體魄，同時再加以無法維持最低生活的苦悶，十幾年以前，有人早就看到這裏是共產黨的溫床，因此即使眼前的大禍，居然可以彌縫過去，將來的災難，真是不免使人言之色變了。惟一的希望，祇有政治改進，纔能轉移現在的局勢，穩渡這個驚風駭浪的難關。但是政治方面所能給我們的希望太少了，腐敗的腐敗，一經侵蝕到核心，便難免最後的崩潰！是不是還有最後的解救呢？讓我們在這裏誠懇地祈禱。

再論知行

馮友蘭

我在本刊創刊號上寫過一篇短文『論知行』。尙有未盡之意，茲再論之。

在上篇短文裏，我們說：就道德方面底知識確是知易行難，就技術方面底知識確是知難行易。現在我們要補充說者，即就道德方面底知識，我們可以說，我們亦可以說，知難行易。

所謂知有二義，一是認識，一是了解。就其認識之義說，道德方面底知，是容易有底，而道德方面底行，是不容易有底。王陽明說，人人都有知善知惡底良知。良知之知善知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皆是當下認識，不待思慮考察。陽明此說，是不錯底。人對於價值，如有認識，都是當下認識，不待思慮考察。如有人不能當下認識，則他無論怎樣思慮考察，他終不能認識。例如人看見一幅圖畫，如果此畫是美底，而他亦認識其美，他是當下即認識。他如不當下認識，即令有美學家，或藝術家批評家，為之百般講解，他還是不能認識此畫的美。

就這一方面說，可以說知易行難。一個人可以認識一件事的道德價值，但他未必能作此等底事。一個人可以認識一幅畫的美術的價值，但他未必能作此等畫。

但就所謂知的了解之義說，則知又是不容易有底。一個人可以認識一件事的道德價值，亦可以行此等底事，但此等事為什麼是道德底，他却未必能有了解。比如一個人可以認識一幅畫的美，亦可以作此等底畫，但此等畫為什麼是美底，他却未必有了解。道德學及美學的用處，就在這一點。道德學可以說明一件善事為什麼是善，可使我們對於善有了了解。美學可以說明一件美的東西為什麼是美，可使我們對於美有了了解。對於善或美底認識，是人人或多或少有底，但對於善或美底了解，則不是人人都有底。不但認識善或美底人，不必對於善或美有了了解，即能行善事或創作藝術品底人，亦不必對於善或美有了了解。

更有些人，雖依其良知覺得有些事辦得妥當，他亦可作他所覺得妥當底事，但他可以不知那些事即有道德底價值。比如有些人覺得有些東西看者順眼，他亦可作他所看者順眼底東西，但他可以不知那些東西即是美底東西。例如民間流行的歌曲，其背節詞意有些都是美底，不過作底人及唱底人或只覺其聽著順耳，而不知這些作品，都有美術底價值。孟子說：『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由仁義行是依照仁義行，行仁義當然亦是依照仁義行，不過不僅只是依照仁義行。於依照仁義的時候，行者不但依照仁義行，而且對於仁義有了了解，自覺其是依照仁義行。此是有覺知底依照仁義行，此謂之行仁義。若雖依照仁義行，而對於仁義並無了解，亦不自覺其依照仁義行，則雖依照仁義行，而不能說是行仁義，只可說是由仁義行。中庸說：『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這意思的一個很好底比喻。

在此方面說，我們亦可說，在道德方面，亦是行易知難。不過在技術方面，知難行易，所以能知即能行。但在道德方面，雖亦可說知難行易，但却不一定能知即能行。一個人若知一件事如何行，假如他行，他自然能行。但一個人若知一件事應該行，這個應該未必即使他真正去行。

有條件底應該，有無條件底應該。例如醫生告訴一個人說，你如果願意保持健康，你應該起居有節。這個應該是有條件底。道德上底應該也是無條件底。對於有條件底應該，一個人如不願其條件，則其應該即失其效力。一個人可以告訴醫生說，我不願意保持健康，所以我也未必起居有節。道德上底應該，雖是無條件底，但沒有強迫人以必從底力量。人的欲求是很複雜底，無論他是有條件底，或無條件底應該，他往往明知其是應該，而因有別底牽扯，不能照著應該行。所以古人說：『嘗之匪艱，行之惟艱』。此說與知難行易並無衝突，是可以並存底。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張東蓀

五 中國之將來

說到這，我們的問題又轉而爲今後中國應如何了。先就軍隊言，以爲中國自有歷史以來，軍隊只是爲帝王打天下的，從來很少有替民族全體來抵抗外來的侵略者，即偶有之，亦總是戰敗。其故乃是由於替君主打天下的軍隊與替國家拒外寇的軍隊，在性質上必有很大的不同。中國歷史上軍隊既是前者，則當然對於後者不能盡其職了。即以此次抗日而論，雖然一大半已走上了後者的路線，可惜仍不免遠未達到理想的程度。至於要改革軍制，恐怕必須先解決農民過剩的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當由改革田制入手。今專就軍事而言，今後世界局勢大變，恐怕不容易再有戰爭。社會學家諾維柯(J. Novikov)對於戰爭曾有預言：以爲戰爭必是愈來愈厲害。因爲愈來愈厲害，遂必致亦愈來愈稀少。最後因爲十分困難，遂致不敢輕易發動。證以原子炸彈之新發明，使我們覺得諾氏此種預言實爲有理。戰事愈烈，被害愈慘，則發動者必愈有戒心。故我以為今後恐未必再有戰爭。即使有戰爭，以中國現在的軍備而論，又恐怕亦決不足以言單獨抵抗。所以中國今後自國的安全依然建立於國際組織之共同安全保障之上，即仍是托命於國際的安全保障理事會之手。從這一點來說，我們可以大膽主張中國沒有保留巨額軍隊之必要。換言之，即中國的軍隊既不能單獨作戰以抗侵略者，則其用途即至爲有限。不妨澈底裁兵，而改爲國民徵兵之義務教育，使每個公民皆有軍事知識。一旦有事即可聽從國際軍隊之指揮與調遣。至於在本國既決定實行民主政治，想從政治上得着一個永絕內戰之道，則決無軍隊分省駐紮之必要。即分軍區亦可不必。至於行政區域，恐怕原有的省似嫌過大，必須重新劃分。這與軍事無關，且不討論。今後必須把軍人的常兵觀念滅除。詳言之，即軍人當以其軍事上的學識而見重於社

會，不必擁有軍隊。這就是把軍人與軍隊分爲兩事。軍人和科學家列入於一類中。使軍人專埋首於研究軍事學，而不必實際率領軍隊。於是軍人便與政治不發生直接關係。因爲軍人的地位既和科學家差不多，則決不會隨着政潮而生變化。總之，中國今後必把軍隊的性質完全改變；使其不爲任何個人爭地盤與打天下之用，不作擁護某一人某一派的工具。必須如此，中國方能上軌道。這是起碼的要求。

至於說到農民，首先須改革田制。尤其必須把不在田的地主完全廢除。這是所謂耕者有其田。不過這仍只是土地改革之先決問題而已。根本之圖，猶在於用科學方法從事耕種。所謂集體農場正是取其便於施用這些科學的耕種法。所以此後的田制，當以集體耕種爲原則。須知集體耕種仍可不廢私有，故對於農人自愛護其土地之心亦不致有何搖動。並且土地改革與鄉村自治有密切關係。鄉村所以能自治，必須先去不在田的地主。日人長野朗的研究，中國土地的繁病大半在不在田的地主。佃農的負擔過重，鄉村自治的破壞，以及土地的零併，無不由於這類在城市住的地主。至於在田間的地主則爲數較少。這個實際調查，甚足爲我們的主張一大助力。我主張鄉村自治仍酌採中國傳統辦法的「鄉約」的精神。亦就是把教育與政治打成一片。關於這一點，梁漱溟先生頗有所見。不過這種辦法却只限於鄉村，至於鄉村以上則不適用。就選舉而言，鄉村自治的選舉在性質上可以與其他選舉很不相同。在鄉村可以適用福來特女士所提倡的鄰里組織的辦法（見M. P. Follet The New State）。在中央與省會，以及縣城，這個方法就不能用了。用鄉約的精神把教化與自治合爲一件事，則農人與士類便能打成一片，這却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我在上文已曾提及，必須使士與農合作，與官分離，中國方有開明的前途；因此鄉村自治之重新建立極爲重要。

此外我們再說到官。我以為一部中國歷史不啻是一部官僚作惡史。中

國到現在為止，始終沒有形成經濟性質的資本主義。有之，只是政治性質的資本主義。這樣的資本主義和內方的資本主義根本上完全不同。所以不宜稱之為資本主義。萬不得已，亦只有用一個怪名詞，曰：官僚的資本主義。因為中國的榨壓階級只是官僚；其榨壓的方法亦只是政治力量。被榨壓的對象最後仍歸到農民。官僚除了使用榨壓外，無法維持其生活。所以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想掀起社會革命以推翻資本家，是最困難的事。同樣在中國，推翻資本家極易，而推翻官僚却難如上青天。都是由於對生存而掙扎。為了保全其地位，作殊死鬥，故不易推翻。須知中國的官僚和西方的資本家大不相同。資本家不能搖身一變，而官僚却可應機而百變。官僚可以加入於革命中，而使革命為之變質。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官僚。中國之所以不能變為現代國家，就由於現代國家式的文官制度無法建立。此無法建立之故，就正因有這一大批官僚來作梗。這些官僚並沒有固定的身分。你實行一黨專政，他可鑽入黨中。你實行民主政治，他可以利用選舉。所以此後中國如對於官僚沒有一個極妥當的安頓辦法，前途仍是不容樂觀的。

再其次，就是中國今後與國際之關係了。中國既為國際安全保險理事會之一分子，則今後必須自己充實其能力，用以澈底担負起來這個責任。不但是中國本身的安全是專靠這個國際組織，並且還須在這個組織中能充分盡其義務。說難如此，實際却不很容易。中國雖有更多的人力，但沒有訓練，依然是無大用處。所以必須由國際組織中關於文化的部分，定立一個統一的計畫，來使中國人得受一定的相當訓練，用以担當這個責任。根據此義，今後的中國必須變為在國際組織中最能盡職的一個國家。要想在國際中盡職，則必須依照國際所需要的樣式來辦理。換言之，即中國今後必須把自己變為最合乎國際所需要的那個樣子的一種國家。因此大家要明白：現在還有一些不知大體的人們在那裏高呼「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其實這些呼號只是為梟雄造機會，而與國家前途並無益處。一個國家的絕對主權在今天的國際組織上已早受了限制。所以今後的中國決不是中國人關了門自己要怎樣便怎樣的了。中國必須依照國際所定的模型以自己造成為最合乎此模型的。這即是我所說的中國必須有充分的能力以担當這個國際所規定的義務。能盡這樣的義務，即立刻本身變為一個很現代式的國

家，這乃是於人有利，同時亦於己有利。我國今後在國際方面的出路必是如此。

以上所言雖不免於複雜，然却都是關於中國將來應當如何之一問題。對於這問題，除了上述各點以外，如要得一總結，則可說：中國必須走上漸進的「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Socialist democracy)之途。所謂漸進的，乃是指採用和平手段而言。為甚麼要主張用和平方法呢。著者研究中國歷史得到了一個影訓。就是任何激烈的改革其後必有反動，足以將改革抵消，使其仍復原位。反而倒是所餘留的影響或能經久一些。故我們可以說：只有平和的改革，其效果比較經久些；愈激烈的改革，其退消亦愈快。恐怕這個原則不限於在中國歷史得之，即在西洋歷史上亦可以得着。我希望熱心改革的政治家，對於這個教訓，要時時刻刻銘記在心上。至於其緣故可求之於社會學。我名此種倒退作用為「文化的潛力或惰性」(Cultural inertia)。就是一種文化往往於激烈的改變以後，不知不覺反而自已會退還到原樣，或與原樣差不多。因為文化之所以能歷久，正是由於人們的習與性成，在西文謂之 *habitions*。文化本身就是這樣的一種東西。至於習慣之造成，在心理學上，就神經而言，亦自有其說明。本文不欲涉及太廣，請即從略。總之，由文化的惰性遂使一切改革都有反動力，凡前進愈猛則其後退亦因而愈速。證以中國歷史最為顯明。秦的統一天下，廢封建而置郡縣，在歷史上可算一個很大的改革了。但不及二世，即遭覆亡。漢與正代表這個反動的趨勢。王莽託古改制，亦不失為一個激烈的改革。其結果反釀成天亂。光武所以能成功，亦就是順着當時反抗改革的潮流。此外，康有為等變法的主張，起清室廢防革命的反應，亦是一個例證。但從反面言之，每一次改革，其本身或終被推翻，但其所留下的殘餘勢力却可發生很大的作用。以秦朝的廢封建而言，漢雖順着其反動的趨勢，利用之而代興，然却不能完全恢復封建。自光武亦有許多的政治施設是沿襲王莽當時之舊制的。可見前進往往反在倒退之中。換言之，即表面上是倒退了，而暗中却仍留有其以前的若干前進情形。所以我們應知激烈的改革不是完全無用的。不過我們不能希望其得到百分之百的効力。不妨說前進了百步，必須又倒退六七十步。然而最後却仍不失為已進了三四十步。從這一點而論，著者不反對革命，但以為人的真正進步却不在于於

革命。

請接着一言革命。須知革命只是一種過程。有些人主張革命而偏偏革命不起來。有些人怕革命，怕作革命的對象，總是想法子以抵消之。殊不知往往愈想壓制革命，結果反使革命來得愈快。所以在此確有一個所謂主觀與客觀之距離。著者承認革命是有客觀性的。人們對於革命的了解無論如何總是為其主觀性所限制。所以主觀與客觀之間距離無法縮至最短，致二者會合於一。既承認有此種距離，則勢必使我們亦得承認革命是不能事前預知的。馬克斯的預言未中，想即由於此故。至於事後，則又變為歷史家所研究的了。這一些話雖與討論中國之將來沒有直接關係，但却亦有些間接的幫助。即我們希望中國有進步，不必以革命為劃期。不論是政治的革命，抑或是社會的革命，都不足為真正的進步。所以革命尚不足作為劃期之用。例如辛亥革命為民國成立之紀元，在表面上好像是一個更始的開端。須知這只是俗人的見解而已。而在實際上，民國的情形和前清末年並沒有很顯著的不同。今後中國亦不會再有一個甚麼革命用以劃期，表明另外的進步。所以本人不贊成那些分階段的主張。這種主張是以為民主革命是現在的事，至於將來尚須有所謂社會革命。就上文所述，當知一切真正的進步反都在激烈的改革以後，而激烈的改革本身並沒有直接與我們以何等好處。中國今後要希望有進步，不必先求得一個開始之端；須知隨時隨地都可以開始向前推動。

討論到此，本文亦所得有一個結論。本文目的在論中國之將來，但這個將來却又必須由研究中國之過去而窺得之。即由中國過去是甚麼而推定中國將來必定怎樣。關於中國過去，已述之甚詳了，雖共分多點，然可歸納之，共同以產生現在狀態。由現在而推定將來，有些是雖為我們所不願意的，但仍沒有方法立刻剪除之；又有些是正合我們所希望的，當然要設法加強其作用。就是依這樣的分析，其中是有可樂觀的，亦有可悲觀的。在這樣的分析上，便可指示我們一條出路。這條出路可以約而言之，是必須徹底實行民主主義。因為民主主義和中國歷史上的傳統辦法完全相反。如果中國仍走歷史上的老路，則不僅中國永遠不能變為現代國家，並且中國人亦永久得不著人生幸福。中國要變為民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是因為這樣的文明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十分可算的根基。就中尤以治者與被治

者之關係一項來說，上文已詳述了，實在是始終立於對峙與相反的地位。

須知治者與被治者如果沒有利害一致，不論其為一部分的，抑或係完全的，則決不能走上民主主義之軌道。所以中國今後要實行民主政治不僅是一個政治上的制度之問題，乃確是涉及全部文化的一個問題。亦不僅是在歷史上另劃一個新紀元的事情，乃必是把中國從歷史的舊軌道中搬出而另外擺在一個新的軌道上。一班人只知高呼一二聲民主以為就可了事；我則以為民主二字愈成濫調，則必致離真正實現民主愈遠。於是我們的問題便為：要實現民主必須先有一班人而足為這樣的文明之托命者。倘使中國沒有這樣的人們，則縱有數千百萬的高呼民主者亦必無濟於事。非徒無益，反而有害。我的答案在上文已略吐一二，就是必須把士加以特別訓練，使其與農合作。士與農合作一層，上文既已說過，似無再述之必要。至於特別訓練一層，却須大加注意。因為以往的教育對於做官與為士並無分別。於是士所需要的道德完全為官所需要的那一套勾當所掩了。以致養成許多許多的壞品行。例如取巧、規避、排擠他人（即忌材妒能）等等，乃做官的人從環境的需要上不得不學會的。往往心知正義而不敢挺身出以主張之。凡事先在心中打一個算盤，看一看是否與我有利，如其不然，便口頭說得天花亂墜，而實際却決不去真做。所以言行不相符乃是做官的人之唯一祕寶，亦正由做官的環境所逼迫而不得不如此。此風一開，幾致中國上流社會沒有人不是這樣的；倘有不然，反被人目為怪物了。古語謂不誠無物。故士的道德訓練是第一必須誠。惟其是誠，故不求人知。理學家主張「常惺惺」，正是為此。即「人不知而不愠」是也。不過這個仍是屬於心情一方面，即所謂「道德的情緒」(Moral Sentiment)便是。須知道德行為如果完全專靠這樣的情緒是不十分固定的。所以必須另有客觀的標準而為了行為，不僅在主觀的內心的一方面。我們承認這種情緒之培養是十分重要的，但却不以為只須有此情緒即一切都够了。至於說到客觀上行為之標準，則又不能不求諸西方的道德哲學（即倫理學）。因為西方學者雖亦知道德學不能變為科學，然總想努力使其為科學化。雖稍接近於科學亦覺得比較好些。根據此義，我在此願提出一些主張。我們對於行為的決定可分幾方面來論。第一是主觀方面，就動機來說，似可仿照英國功利派邊沁(Bentham)的辦法，亦造成一個計算表。邊沁的表名為「快樂之計算」

(Calculus of Pleasures)，我們則必須改爲「正當行爲之計算」(Calculus of righteousness)。可採取奧國學派曼依德(A. V. Mehnag)的辦法，先分「爲」與「不爲」，然後再分「利己」、「不利己」，「利人」、「不利人」，與「損己」、「損人」等等項目，列成一個長表。按表可以決定行爲。例如損己而不利人，雖出自願而亦是要不得的。又如利人又利己，則是更可取的。至於利人而損己，亦未嘗不可爲，但不可責諸一班普通人。還有利己而損人，則乃是放棄不得的了。這樣的表如果能製造出來，實足以爲選擇行爲之助。不過這是關於倫理學上的事，言之太長，本文爲體裁所限，不能多述。第二是客觀方面，就應付社會上的人來說，必須能預知他人的行爲。按照通常的辦法是由於經驗。即一個人如果閱歷甚多且廣，則應付各方必可裕如，不過這樣是沒有科學的根據。故我主張應當建立所謂性格學。但向來性格學是屬於心理學範圍，至多亦不過是在社會心理學中。我則以爲必須使其純屬於社會學。把個人的行爲從社會的多種因素來加以預測，而達到一個客觀的基礎。這樣並不是把心理的因素拋開了，乃正是採取綜合的態度。總之，舊式講道德，講修養，只注重於情緒，想由情緒而得一個意志的鍛鍊。這雖很好，却並不够用。倘能再加上以科學的倫理學，則兩全其美了。因此我主張以士階級來負擔這個維持道德之責任。因爲士人本身的道德是由於自願的，即所謂「自律的」是也。自律的一辭是指自己立一個規則用以約束自己，同時這個規則又可爲人人所使用。這種自己約束自己的發願心，不可求之於普通的俗人。故一班的常人之道德標準是由他人代立的。一個社會不能完全都由這些常人組織之。此即士之所以爲不可缺的一種人了。而況今後中國真要實行民主政治，更是離不了選舉制度。須知選舉制度是一個需要道德條件的制度。如果道德上某種條件不具備，則選舉制度必生困難。所以我以爲中國施行選舉制度之困難，並不完全在於不識字的人太多，而亦確在於有所謂官僚階級之存在。在上文已說過，官與地主、巨商以外，洋行買辦是一個階級。這個階級乃是民主主義之障害。有人問我：何以中國的漢奸特別多？我以爲爲唯一的答案：是由於社會組織使然。即他們的生活根據只是做官；除了做官以外無法另外得到生活。所以爲了生活只得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去當做官。這個情形却與民主的社會根本上相反。民主的定義，我在「思想與社會」

一書中已說過，乃是人們自己治理自己之一種制度。在此制度中，每一個人是治者，同時又是被治者。所以治者與被治者既是同一人，決不能爲固定的兩個階級。倘使有一批人們永遠爲治者，生活完全寄託在這個上面，則民主政治即無由建立。故中國今後要建立民主主義，必須首先排除這個障害。而排除這個障害並不容易。因爲必須經過一種革命，不拘是流血的，抑或是不流血的。而這種革命又必須由於先有一些人負起這樣的使命。換言之，即革命必須有革命者，只有被革命的對象是不行的。官僚階級是革命的對象，不必說了，但誰能起來作此革命呢？我的答案依然是士與農民。在上文已提到了，中國歷史本富於革命，故革命在中國不算一件稀奇的事。並且往往一度革命以後，其情形並不與革命以前有何大異。這乃是由於革命儘管時時而起，但官僚階級之存在與政治性的榨壓却始終未變。可見今後的問題不在有無革命。如果像以往的樣子，縱使再有幾度的革命亦無濟於事。所以我說排除官僚與變更政治性的榨壓與剝削是一件很難的事了。

述到此，所說的大約已完。關於中國之過去與將來，至少我希望讀者可以得到一個輪廓。這個輪廓雖只可算是著者一人的獨自見解，然却亦有若干部分已成爲人人所必需的常識了。希望讀者至少一口氣看完，不可斷章取義。

(完)

本刊修正訂閱辦法

- 一、平寄者，一次先付八千元；掛號及航寄者，一次先付一萬元。一律八折優待，款盡通知續定。
 - 二、本埠在十月十五日以前，外埠在十月底以前，仍照原定辦法優待(先付五千元者八折，先付一萬元者七折)
- ，概以郵費爲憑。

牛郎織女

戴文賽

牛郎織女是我國最有名的一個民間傳說，是我國人最熟識的關於星的故事（Star-story）。這個故事是誰最先說出來的，甚麼時候才開始在民間流傳——這兩個問題不曉得已經有人考證出來沒有。南北朝時代寫成的『荆楚歲時記』裏頭有下面一段：『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織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紉。天帝怒，責令歸河東。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會。』

關於織女，古書裏還有幾處提到她。後漢書天文志：『織女，天之真女。』史記：『織女，天女孫之。』晉書天文志：『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焦林大斗記：『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天河就是我們在夜裏所看到的那條橫貫天空的光帶；我國古人也叫它做『銀漢』，『星河』，『天枕』，『銀潢』，『明河』，『高寒』等等。現在天文家叫它『銀河』。織女星在銀河的東邊，它的西名是 Vega。從前我國人把天空分做二十八宿和三垣。現在全世界的天文家公定把天空分做八十八個『星座』。織女星是天琴座（Lyra）裏頭最亮的恒星。附近銀河裏有五個幾乎一樣亮的恒星排成十字架的形狀，那五個星屬天鵝座（Cygnus）。銀河的西邊稍為南一點有三個星排得很近，中間那一個比較亮些。亮一些那個星就是牛郎星，也叫

牽牛星，還有人叫它『河鼓』，『何鼓』，『黃姑』，西名叫 Altair。牛郎是天鷹座（Aquila）裏頭最亮的恒星。它和兩旁那兩個亮度小一點的星有時候被人合起來稱為『扁担星』。據傳說旁邊那兩個星是牛郎和織女所生的孩子。天鵝在銀河裏飄游，河畔有一位姑娘在織布，對岸有一個牧人帶着兩個小孩子在放牛。這是多麼美麗的一幅圖畫。

宋代詞人秦觀也被牛郎織女這個悲裏帶樂樂裏帶悲的故事激動了文思；他把這可歌可泣的故事的意境用長短句很巧妙地表達出來。『鵲橋仙』是一切詞裏最美麗的一首。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從前許多中國人相信牛郎和織女真地在七夕的時候渡河相會一次。那一夜婦女們都穿針乞巧，又以瓜果祀織女星。這個故事也常被採用做戲劇的資料。平劇和各地的歌劇多半有『牛郎織女』這齣戲，也有一部電影名叫『牛郎織女』。最近新進劇作家吳祖光也把這個故事編為話劇。今年四月六日作者在昆明看到這個話劇。

在戲劇裏，牛郎是一個農村裏放牛的孩子。他不肯幫哥哥種出，不肯幫嫂嫂車水，不肯幫媽

媽做家裏的瑣事。牛郎只是貪玩，只愛作奇怪的幻想。他的最好的朋友就是他所看守的老牛。有一晚他在夢幻中看到天上的仙境。他便牽着老牛動身到天上去。同時天上有一位織女却想要下凡來享受人間的溫暖。王母娘娘可憐織女的孤寂，便差遣金童玉女和喜鵲把織女帶到天涯海角去和牛郎相會。金風玉露一相逢，真是勝却人間無數。一對愛侶被送上九霄雲外度蜜月去了。

牛郎遊遍了天上的勝境。日子一久，也便覺得平淡無奇了。織女得繼續紡織雲錦天衣，不能老陪着他。牛郎越來越感覺無聊，又從金童得知家裏的人日夕在盼望他回去，便把回家的意念告訴織女。織女決心和他同到地上去享受那可愛的春天。可惜事機不密，給西王母曉得了。她趕來用玉簪劃成銀河一道，把牛郎和織女隔開，只答應每年七夕這喜鵲結成天橋，使他們渡河相會一次。牛郎回到人間，很高興地再看到母親哥哥嫂嫂。從此他不再偷懶，不再作無謂的幻想；天天努力勞作。他覺悟了在現實的生活裏也可以創造出美麗來。他聞到泥土的香味了；他洞悉生存的意義了。他唯一的惋惜就是所愛的織女不能也到地上來和他一起勞作，一起享受人間的溫暖。不過每年七夕還可以相會一次，那已經比永別好多了。

話劇裏插着幾首歌曲，其中的一首是俞鵬所

作的『鵲橋會』：

『誰知道天長地久何時了？
誰知道離恨年年有多少？
度盡了長歲，好難得這七夕良宵；
却又是無限悲愁相逢在鵲橋。』

夢長夜短總是多情惱。

見東山隱星已現，天將曉。

可奈何喜鵲頻噪，催人分道。

只好待明年的七夕快快的來到。

一直到今天，我國還有好些人真地相信牛女兩星每年七夕渡河相會一次，許多婦女還在那一夜向織女乞巧。很可惜，科學告訴我們：牛郎織女這個故事並不是真的，它只是一個富有詩意的神話而已。近年來天文學的進步使我們對這兩個恒星，和其他的恒星，和銀河，都認識得比從前清楚得多。銀河並不是一條河，銀河裏並沒有水也沒有橋。它是很多恒星和星雲的集合，用大望遠鏡就可以看出來。牛女兩星雖然不是絕對地『恒』，每逢七夕並不向對方移動絲毫，當然更談不到『渡河』。每年七夕，還是在一在河之東，一在河之西，彼此都在望河興嘆。科學的進步竟打碎了他們的美夢，這使作者想起曹雪芹太虛幻境中的牌坊所作的對聯：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

恒星的『恒』字只是和行星的『行』字相對而言。實際上天上沒有一個星是絕對地『恒』；每個星都在動，動多動少而已。牛郎星每年在天上移動 0.659 秒角度；此外，每秒鐘還以二十公里（每一時七萬二公里）的速度離開太陽

系往外跑。所以牛郎星在空間的速度比地球上最快的飛機還快差不多一百倍。織女動得慢一點，不過在女子百米比賽裏還是可以得冠軍。她每年在地球上移動 0.348 秒，每秒鐘以十四公里的速度離開太陽系往外跑。

牛郎和織女都比太陽大得多亮得多。爲甚麼看起來只是兩小點的光呢？那是因爲這兩個恒星比太陽遠得多。牛郎的光度比太陽大七、七倍，直徑大三成，質量大差不多七成。織女的光度等於太陽的五十二倍，直徑等於太陽直徑的二、一倍，質量差不多等於太陽的三倍。所以織女比牛郎大，比牛郎亮，比牛郎重，算來還是牛郎的大姐姐。牛郎的距離等於一百四十八萬萬公里，比太陽遠九十八萬倍，織女的距離等於二百五十五萬萬公里，比太陽遠一百七十萬倍。織女比牛郎大好些亮好些，同時又遠好些，所以由我們看起來，兩個星才差不多一樣亮。光從牛郎星來到我們的眼裏需要十五年八個月的時間，從織女星來需要二十六年十一個月的時間；所以兩個星相距也有十二光年那麼遠。無線電波的速度和光一樣，假使牛郎想打一個無線電報給織女，得等二十四年才有收到回電的可能！

西方關於星的故事比我國多；幾個最有名的故事都是從希臘神話取出來的。有人說天上的星是數不完的。實際上肉眼所能看到的恒星是數得完的，而且數目並不太大。眼力好的人，不靠望遠鏡幫忙，最多也只能看到六千五百個星。任何時候我們只能看到天空的一半，太近地平的部分又常被山邱樹木房屋所遮蔽，被空氣吸收影響；因此一個人同時最多只能看到三千個星。用大望

鏡則可以看到好幾萬萬個星。望遠鏡看得越越大越好，照相技術越發達，所能數到的星越多。所以星到現在還沒有數完，也許有一天可以數完。

恒星在大小，光度，溫度，顏色和些別的面相都很大，質量却差得不很多。五十年來天文家把許多恒星分門別類，好比生物學家把動物植物分門別類。

最近科學家發明出來日光和星光都是從原子能來的。因此，牛郎和織女這兩個星也可以說是兩個非常大的原子彈。它們把肚子裏頭的原子能變成光線發射出來。人類在欣賞它們的燦爛的光輝的時候，竟幻想出一個哀動人的故事來。美國西部有許多 Cowboy stories；我們中國這個『牛郎故事』比它們美得多。童話和神仙故事並無須因物質文明的進步而被消滅。它們可以提高少年的幻想力，可以做成年的人工餘的消遣物，又可以當各種藝術的原料。中國的牛郎織女可以和希臘的奧德賽，金羊毛，德國的 Cinderella，尼貝倫指環，英國的辛德列拉（Cinderella），美國的白雪公主這些故事並列。每年七夕，大家不妨繼續提出牛郎織女這個故事來談：一方面欣賞這富詩意的神話，一方面也可藉機會提倡科學，使一般人注意到科學家替我們所發現的許多關於星的新智識。

一九四六。九。十一。



抗戰業已結束·時代轉入新頁

西南聯大·任務完成·化整為零

民主傳統·寬容精神·北大清華南開合作九年
分返平津·重建學府·負起領導青年思想重任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昆明通信)九年來由北京、清華、南開三大學聯合組成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已於七月底「壽終正寢」了。到八月底，所有留昆的負責人和三校的教授都離開了這四時皆春的山地，回到北方平原的古城，去分別重建北京、清華、和南開三個學府了。

在抗戰的期間，以「聯合」為名的大學為數不少，但大都是「聯而不合」，不到幾年便

不歡而散。只有由北京、清華、和南開三校組織而成的西南聯大，能維持到九年之久，並且在這九年間樹立了最深厚的友誼，和奠定了長期合作的基礎。西南聯大所以能够合作，不能不歸功於教授先生的高超的德行，三校傳統上的寬容的精神，和三位特出的校長。

在一般無派系的學校中，不斷地鬧派系之爭，但西南聯大是很少

有派系之爭的。這並不是說西南聯大沒有派系。在聯大，正如在任何學校一樣，教授們因政治、思想、年齡、工作、學科種種的不同，也自然而然的形成若干團體。但這些派系都不在學校行政上有甚麼爭奪。因為聯大的教授大都是學有專才，他們的全部精力放在研究的工作上，自然就沒有空閒去管學校行政，因此就更不會有甚麼派系之爭了。當然，凡是學校行政

上發生了甚麼錯誤的措施，總有人挺身而出，作坦白的批評，務必做到錯誤被糾正過來。由於他們的學問，由於他們的道德，他們的意見雖有不同，但他們總是合作去為學術而努力。

他們所以能在一起合作，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北京、清華、和南開三校的容忍精神。

大家常稱聯大是「民主學府」或「自由學府」，容忍和民主這一起合作，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北京、清華、和南開三校的容忍精神。

由侯壘」，容忍主義或寬容精神是這一個「侯壘」的中心精神。因為如果沒有容忍精神，則少數不肯服從多數，那就只有黨爭和暴政而不會有民主與自由的。北大、清華、和南開都以寬容精神見稱。例如北大在蔡元培先生時，可以有無政府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國民黨人等革命分子，也可以有休息分子。正因為有這種寬容精神才

聯大容的最好的表現，就是它包容了各黨各派的教授與學生。記者雖然不能完全指出誰是那「黨那一派」，但至少可以說在聯大之下，有共產黨、

大家常稱聯大是「民主學府」或「自由學府」，容忍和民主這一起合作，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北京、清華、和南開三校的容忍精神。

。例如清華，則重要的問題是由評議會決定，而評議會則有過半數的評議員是由教授選舉出來的。記者認為只有具有容忍精神的學校，才能三校聯合九年而十分合作的。

聯大容的最好的表現，就是它包容了各黨各派的教授與學生。記者雖然不能完全指出誰是那「黨那一派」，但至少可以說在聯大之下，有共產黨、

大家常稱聯大是「民主學府」或「自由學府」，容忍和民主這一起合作，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北京、清華、和南開三校的容忍精神。

第三黨、民主同盟、民主社會黨、中立派、國民黨、三青團、和國家主義等黨派的教授與學生。教授方面：在屬於左派政黨的教授中，有聞一多和會昭掄等先生；在民主社會黨中，有潘光旦和費孝通等先生；沒有黨派而批評政府的有張奚若和陳序經等先生；比較中立而對政治常有意見的有陳岱孫和王鐵愚等先生；在經濟問題方面批評政府的有伍啓元楊西孟戴世光等先生；屬於國民黨反對派的有錢端升等先生；屬於國民黨批評派的，有周炳琳楊振聲等先生；國民黨開明分子有馮友蘭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團

聯大容的最好的表現，就是它包容了各黨各派的教授與學生。記者雖然不能完全指出誰是那「黨那一派」，但至少可以說在聯大之下，有共產黨、

大家常稱聯大是「民主學府」或「自由學府」，容忍和民主這一起合作，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北京、清華、和南開三校的容忍精神。

的有姚從吾和陳雪

聯大容的最好的表現，就是它包容了各黨各派的教授與學生。記者雖然不能完全指出誰是那「黨那一派」，但至少可以說在聯大之下，有共產黨、

大家常稱聯大是「民主學府」或「自由學府」，容忍和民主這一起合作，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北京、清華、和南開三校的容忍精神。

屏等先生；……。在聯大這許多教授中，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聯大是沒有頑固派的分子。不過如果有極左右的人，聯大也必能包容而不加排斥的。這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堡壘』，真正的『自由堡壘』。這才可以使許多人在一起而沒有糾紛。

三校合作

當然，聯大所長、分以能合作，三位校長的功績也不少。這三位校長是採分工合作的辦法。南開張校長總是在重慶代表學校向陪都交涉。北大蔣校長則負責所有對外的事宜。清華梅校長則負責校內事務。他們三位的感情是十分好，這就替學校散播

了和諧的空氣。

在整整九年的合作中，這三個北方的最高學府在西南角上替戰時中國造就了不少的人才。它在雲南文化留下了一些不可埋沒的功績。就是在聯大『化整為零』，全部北遷的今日，它還留下一個『國立西南師範學院』在昆明，由忠厚長者的查良鏞出任院長，南開清華北大等校都派有教授（如蔡維藩、胡毅、許植陽等）留在該院，使三校與昆明的關係能夠沒有中斷。

復員後

現在北京、清華、和南開三校都準備於雙十節在平津開學了。分家後的三校，以北大的資本最

充足，問題最簡單。北大現有了一個新校長（胡適之先生），而在行政方面幫助這個新校長的有傅斯年、周炳琳、湯錫予、鄭天挺、陳雪屏等先生。北大教授的陣容很整齊。理學院中如化學系曾昭掄、物理系吳大猷、數學系許寶騫及其他各先生，法學院中如法律系的蔣樹棠、政治系的錢端升、經濟系的趙慶澄、楊西孟及其他各先生，都是知名之士。此外其他學院也有很好的陣容。北大最幸運的事是它的校產不只在戰爭中沒有被破壞，而且大有增加，此外它也接收了不少的房產。它的圖書也大為增加。同時北

大教授中，左右之爭也不嚴重。

清華所受之損失

清華在物質上的損失，『水木清華』的清華園，在戰時受日本人的佔據，在戰後受接收人員的佔據，已破壞到不成樣子。房屋的架子雖然仍然存在，但內部已破壞不堪（沒有一間房子是完整的），而且傢具圖書等等都差不多已全部損失了。現在清華在物質方面除了不很大的基金外，實在是十分困難。但在精神方面，清華還是十分活躍的。教授中前進的分子很多。我們相信在北平清華園一帶將是中國激進思想的集中地。那裏國立的清華

和私立的燕京，都充滿了批評的傳統和前進的人物。雖然有人曾憂慮因此清華會有左右之爭，但一方面由於清華沒有極右的人物，一方面由於清華傳統的容忍精神，我們相信清華不會因政治的紛爭而缺乏安定的。清華最大（也是現在唯一）的資產就是它的教授。它的工學院是與交通大學齊名的，它正在要創辦農學院。在理學院方面，由前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葉企孫先生擔任院長，陣容極強，教授包括吳有訓（在假）、華羅庚、陳植、張印堂、高崇熙……等權威學者。在法學院方面，由陳繼先生擔任院長，陣容包括張奚若

、吳澤霖、潘光旦、伍啓元、費孝通、戴世光、陳達、趙鳳喈、邵循恪、……等先生。在文學院方面，原由馮友蘭先生擔任院長，現由雷海宗先生代理，陣容包括陳寅恪、聞一多（已故）、金岳霖、朱自清、劉崇鏞、陳福田、吳臨、王信忠、孫毓棠……等先生。此外據說還聘了不少的新教授。從這個教授的陣容看來，清華的前途是光明的。清華在曾服務該校近三十年的校長梅先生領導之下，將會克服一切困難的。

校長之下是很有辦法的。『有中國則有南開』，這是最當局會當面答應過張校長的。南開以經濟學院和數學系最負盛名。在黃鈺生、陳序經、亮夫、……等先生主持之下，南開將永與北京清華兩校鼎足而三，成為北方三個最高學府的。

徵求通信

本刊徵求重慶、成都、西安、迪化、貴陽、昆明、桂林、長沙、漢口、青島、濟南、瀋陽、長春、廣州各地通信。通信的水準和風格，請參閱本刊以前各期的『觀察通信』。刊後致酬千字四千元至六千元。

學府權勢 · 炙手可熱

中大「解聘」教授別記

楊晦 · 盧峻 · 林本等五十餘人未被續聘
艾偉 · 樓光來 · 沈剛伯等多人先後他去
吳有訓一年三辭 · 學生要求敞開大門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自從九月十一日上海大公報發表了中大被解聘教授林本致中大校長吳有訓氏的公開信以後，京滬各報均先後為文評論，中大校方對此亦甚震動。

中大此次解聘教授頗多。據悉：中國文學系有楊晦、陳白塵、盧冀野、唐圭璋、王季章、吳祖湘六教授。法律系有盧峻、何冀明、于望德三教授。教育系有林本、吳世瑞二教授。師範學院有劉詒教、歷史學系有許紹光教授等。解聘的原因各有不同，楊晦、陳白塵、吳祖湘三人之被解聘，據說與他們平日同情「民主運動」有關。其中吳祖湘在重慶時，校方即欲解聘，當為同學反對，遂作罷論。此次吳氏應馮玉祥之邀，赴美考察，校方即藉此解聘。其他教授之被解聘

，校方之理由為「緊縮名額」。被解聘之教授中，頗有不少為同學所歡迎愛戴者。即以楊晦、林本二氏為例：楊氏在大一教「現代文」，上課時，聽講同學擁擠，無座位者每在教室後面或窗口站立，曾有某壁報將此種情況以「上現代文」為題表現於一漫畫中，其為學生歡迎愛戴之程度亦可想見。楊氏被解聘後，最初有

中文系學生代表再三挽留，接着有留校學生百五十餘人的集體簽名。校方對此未允考慮，遂無絲毫結果。教育系學生亦欲挽留林本教授，但見中文系學生挽留楊晦教授之無效。遂感不必「多此一舉」。早在九月十日，重慶世界日報就將此種情況以「上現代文」為題表現為實例，痛論大學之墮落，其言有曰：「……修復京校和包辦復員都成了

利益集團的活動中心，利益集團既然把握住了利益，於是權勢炙手可熱，在南京展開大規模的伐異工作，凡是非本校畢業的客人，就算是有一二十年

的在校歷史，就算吃了八年抗戰的艱苦，都在被刷之列，而且就算是本校畢業，也要看那一年那一段那一系和與「客人」之是否有好感，如果有觸這些「學府大爺」之忌的，也是一概刷光了事。就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心理學界的權威，二十年的老教授艾偉憤而辭職了，他所手創的學科心理實驗班，也被某些「木戳子」教授代表議決合併了，甚而至於全國所景仰的國學大師胡小石先

生和教育學前輩常導之教授也會被人罵做不值一錢，其餘的一些苦幹進步的教授也被迫或氣走了。」這段文字可為中大解聘教授事下一註脚。據記者所悉，艾偉教授確因不滿中大辭職他去，他並且要他的在中大肄業的公子離開中大，降級去投考金陵大學的新生。(現已錄取)。其他離開中大他去的教授，為數亦多：中文系張世祿教授因難安於位，遂未隨校復員來京。外文系俞大綱俞大綱二教授已去清華北大。歷史系沈剛伯教授已應北大之聘。文學院長樓光來謂本年赴青島休養，實則已應山東大學之聘擔任文學院長一職。工

學院長劉敦楨氏亦離職他去，至今乏人繼任。

自林本氏刊出其公開信後，中大解聘教授事始為外間所重視。大中公報二報記者曾分訪中大校長吳有訓，以獲悉解聘教授的詳情，但兩次吳氏均未出面，由某主任秘書接見，就停聘教授事有所解釋，謂林本等氏，絕非解聘，乃為約滿不再續聘而已。又謂本期有若干系歸併，奉教部令緊縮，故被裁教職員達五十名左右。

中大校長吳有訓氏，至今未對林本氏公開信有所表示，亦避免直接接見新聞記者。據記者所悉，吳氏今日雖為中大校長，所處地位則頗為困難

。校內一切行政。悉由五人會議決定。(此五人即包括總務長，教務長，訓導長，秘書長，及某教授)吳氏無力過問。吳氏所決定者，苟五人會議不表贊同，吳氏亦莫可如何，因校內一切行政事宜，非經教務，總務，訓導三處之同意，無法推動。此次解聘教授，吳氏實未參與其個人意見，苟不明吳氏之處境困難者，或不免對吳氏有所批評。

吳有訓氏以一純粹學者來長中大，凡關心教育前途者，莫不以此為中大慶幸。因中大近年以來，長校者多與政治發生密切關係，政治與黨化影響教育，學術自由遂遭摧殘。自吳氏

來長中大，咸望彼能有所改革，以期成為一學術自由之最高學府。但吳氏長校甫及一年，而表示辭職已達三次。今年「一二五」學生運動後，吳氏因不堪外力壓迫，憤而辭職，卒為全校師生所挽留。接著學校復員，吳氏以任務繁重，難予推動，再度表示辭職，亦未獲教務部允准。復員來京以後，中大發生此不幸之解聘教授事件，吳氏身為校長，自不免為人所指責，吳氏因不堪內外之壓迫，三度表示辭職。從吳氏長校一年辭職三次的情形觀察，可見吳氏處境之困難與「學者治校」的悲哀了。

吳氏的辭職是否可能呢？抑記者分析，殆為不可能之事，首先，吳氏為中大同學所歡迎愛戴，這是一股巨大的支持力量。其次，吳氏辭職以後，究竟誰來繼任，乃為最大問題，苟人選不當，學生不表歡迎，勢將引起學潮，故教務部為了

制學校行政的五人會議，也不能不表示擁護吳氏以為掩飾，在此種情況之下，除非吳氏不顧一切堅決離去，否則他的辭職便無可能；吳氏是否堅決離去，這就要看他自己的態度了。

中大一具有五年歷史之太公壁報，最近一期曾以社論評論解聘教授事件，於此可獲知中大同學對此事所持態度：「我們知道，所謂名額云云，契約云云，都是太不真實的遁詞。首先本期有若干系歸併一語就絕非事實，而部令緊縮也就值得懷疑了，……不論解聘也好，停聘也好，只要是依於宗派門戶之見，名雖不同，而其為慮則一。」

「我們愛學校比愛自己的身心還甚，我們呼籲必須擊破中大的藩牆，擊破自私的關門主義，擊破外力強姦性的壓迫，中大之門本來就不夠開安，難道還要逐漸關閉，開元我們這一羣年青的生命嗎？做開呀，中大之門！」這是中大同學的呼聲。

精神飽滿

維他新

強力維他命 日結高劑

精神，牛乳，椰，肝，麥，豆，香菇，菠菜，落花生等中，含有少量之維他命乙，但經過烹煮其熱之後，大部份均已消失，長而使用有效的方法，就是內服或注射維他新。本品主治胃口不開，消化不良，腳氣，神經衰弱，功能增加營養，助長體力。



售均房藥制射注及劑片分

信誼化學製藥廠發行



論文藝底空靈與充實 宗白華

周濟（止庵）「宋四家詞選」裏論作詞云：「初學詞求空，空則靈其往來！既成格調，求實，實則精力彌滿」。孟子曰：「充實之謂美」。

從這兩段話裏可以建立一個文藝理論，試一述之。先看文藝是什麼？畫下左而一個圖來說明：



一切生活部門都有技術方面，想脫離苦海求出世間法的宗教家，當他修行證果的時候，也要有程序，步驟，技術，何況物質生活方面的事件？技術直接處理和活動的範圍是物質界。它的成績是物質文明，經濟建築在生產技術的上面，社會和政治又建築在經濟上面。然經濟生產有待於社會的合作和組織，社會的推動和指導有待於政治力量。政治支配着社會，調絃着經濟，能主動，不必議為被動的。這因果作用是相互的。政與教又是並肩而行，領導着全

體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古代政教合一，政治的領袖往往同時是大教主大祭師。現代政治必須有主義做基礎，主義是現代人的宇宙觀和宗教。然而信仰已經是精神方面的事，從物質界事務界伸進精神界了。

人之異於禽獸者有理性，有智慧，他是知行並重的動物。知識研究底系統化，成科學。綜合科學知識和人生智慧建立宇宙觀人生觀，就是哲學。

哲學求真，宗教求善，介乎二者之間表達我們情緒中的深境和實現人格底諧和的是「美」。文學藝術是實現「美」的。文藝從它左鄰「宗教」獲得深厚熱情底灌溉，文學藝術和宗教攜手了數千年，世界最偉大的建築雕塑和音樂多是宗教的。第一流的文學作品也基於偉大的宗教熱情。「神曲」代表着中古的基督教。「浮士德」代表着近代人生底信仰。

文藝從它的右鄰「哲學」獲得深雋的人生智慧，宇宙觀念，使它能執行「人生批評」和「人生啓示」底任務。

藝術是一種技術，古代藝術家本就是技術家（手工藝的大匠）。現代及將來的藝術也應該特重技術。然而他們的技術不只是服役於人生（像

工藝），而是表現着人生，流露着情感個性，和人格的。

生命的境界廣大，包括着經濟政治社會宗教科學哲學。這一切都能反映在文藝裏。然而文藝不只是一面鏡子，映印着世界，且是一個獨立的自足的形相創造。它憑着韻律，節奏，形式的和諧，色彩的配合，成立一個自己的有情有相的小宇宙；這宇宙是圓滿的自足的，而內部一切都是必然性的，因此是美的。

文藝站在宗教和哲學旁邊能並立而無愧。它的根基卻深深地植在時代的技術階段，和社會政治底意識上面，它要有土壤氣，要有時代的血肉，縱然它的頭須伸進精神底光明的高超的天空，指示着生命的真諦，宇宙底奧境。

文藝境界底廣大，和人生同其廣大；它的深遠和人生同其深遠，這是多麼豐富，充實？孟子曰：「充實之謂美」，這話當作如是觀。

然而它又需超凡入聖，獨立於萬象之表，憑它獨創的形相，范鑄一個世界，冰清玉潔，脫盡塵滓，這又是何等的空靈？

空靈和充實是藝術精神底兩元，先談空靈！

(一) 空靈

藝術心竈底誕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美學上所謂「靜照」。靜照的起點在於空諸一切，心無掛礙，和世務暫時絕緣。這時一點覺心，靜觀萬象，萬象如在鏡中，光明澄潔，而各得其所，呈現着它們各自的充實的內生命，所謂萬物靜觀皆自得。這自得的，自由的各個生命在靜默裏吐露光輝。蘇東坡詩云：

「靜故了羣動，空故納萬境。」

王羲之云：「在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遊。」空明的覺心，容納着萬境，萬境浸入人的生命，染上人的性靈。所以周濟說：「初學詞求空，空則靈氣往來。」靈氣往來是物象呈現着靈魂

多利福 綢緞

布花印色深之色褪不永

意義：
色中點綴，
宛如眉黛，
黑白分明，
綽可代網，
特點：
色深而不褪，
性柔而挺括，
精細而耐用，
新穎而大方，
用途：
單夾，視棉，
無不相宜。

每二碼有
永不褪色
保單為憑



信孚印染廠出品

公 司 布 號 均 售



觀 察

·元百五售份每·

日二十月十年五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第七期



第一卷

專 論

說民主
企業家與企業精神
提得起·放得下

蕭公權

簡貫三

周綬章

特稿連載

思想之改造(上)

胡先驕

科學叢談

林溪和地球

蔡壬侯

痛定思痛·為誰而戰·殺

了又殺·此結怎解

動盪中的四川政局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成都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南京的外交圈

(南京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山野行記

卞之琳

頁尾

鳥的浩劫·勞萊哈台·
賓生偶記

·撰稿人·

蕭公權	戴文	錢鍾書	錢清	劉大杰	葉公超	趙超滄	會昭掄	楊人	傅新	馮友蘭	胡先驕	黃正銘	張忠	張印	曹	陳維	陳之	陳之	馬寅	徐	宗	沙	李	吳	吳	呂	伍	王	卞
蕭	戴	錢	錢	劉	葉	趙	會	楊	傅	馮	胡	黃	張	張	曹	陳	陳	陳	馬	徐	宗	沙	李	吳	吳	呂	伍	王	卞
公	文	鍾	清	大	公	超	昭	人	新	友	先	正	忠	印		維	之	之	寅										
權	書	書	書	杰	超	滄	掄	掄	年	蘭	驕	銘	教	堂	馬	祿	哲	邁	初	初	肇	深	培	森	昌	復	元	中	琳
權	書	書	書	杰	超	滄	掄	掄	年	蘭	驕	銘	教	堂	馬	祿	哲	邁	初	初	肇	深	培	森	昌	復	元	中	琳
權	書	書	書	杰	超	滄	掄	掄	年	蘭	驕	銘	教	堂	馬	祿	哲	邁	初	初	肇	深	培	森	昌	復	元	中	琳
權	書	書	書	杰	超	滄	掄	掄	年	蘭	驕	銘	教	堂	馬	祿	哲	邁	初	初	肇	深	培	森	昌	復	元	中	琳

·撰稿人·

出品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四君子嗶嘰

四君子花布

四君子士林

四君子直貢

四君子色丁



三星牙膏

的確頂好

售有處到 品出社業工學化區中

重慶商業銀行

民國十九年設立
 分支行三十餘處
 辦理一切銀行業務

上海分行
 九江路八十號
 電話一六八一二
 至四轉接各部

上海辦事處
 金陵路一七六號
 電話八二七六二
 八四九七八

固堅地質
 大強力火
 省簡油用
 生衛濟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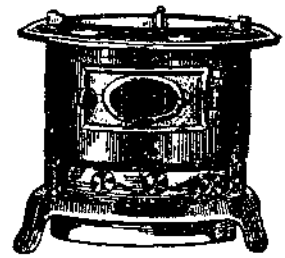


註冊商標

鷹球牌經濟爐

家庭機關
行號軍隊

必備之品



燈頭保證無臭無聲
火力能夠隨意大小

覆即索函程章銷經約特埠外本迎歡

振興工業社出品

號五十二路源桃橋家豬北海上：所行發總
七三三二八：話電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法界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上海總發售處：五洲書報社
漢口經售處：華中書局
重慶經售處：新華書局
西安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
北平經售處：國貨書局
濟南經售處：大公報濟南分館
青島經售處：大公報青島分館
甘肅經售處：蘭州鳴遠文化社



本期作者

蕭公權：燕京大學教授
簡貫三：立法院立法委員
周振聲：中央大學
胡先驥：前中正大學校長
蔡壬侯：國立編譯館助理編審
卞之琳：南開大學教授

說民主

蕭公權

什麼是民主？在今天這不是一個空洞的學理問題而是一個有關人類利害的實際問題。英國外相貝文曾說：「締造和平之途徑異常艱苦。尤其當各國不同之政治觀念使其益趨複雜之時，此種困難之解決常因欲採納特種意識形態之願望而受阻礙。（中略）不幸我蘇聯友人之一切演說及文字中均只有一項理論，即領有渠等代表工人，僅有渠等係屬民主。渠等對於其他政府之觀念為：彼等係屬法西斯或類似性質之政府。因此引起一項觀念，即蘇聯之安全當當舉世每一國家已採納蘇維埃制度時始克保持。是為獲致和平最大障礙之一。」（中央社倫敦六月四日路透電）只文這一段批評蘇聯的話雖未完全正確，但他指出各國因所持的政治觀念不同，所取「民主」的解釋不同而發生誤會的事實，卻充分地說明了民主問題的嚴重性。人類為了民主與獨裁政治觀念的衝突發動了一次世界性的大戰。不料在民主戰勝獨裁以後竟為了民主觀念的歧異而不能恢復圓滿的和平。

細考今日民主爭執的要點，實在乎「政治民主」觀念與「經濟民主」觀念之未能調協。政治民主的觀念可以用英美的傳統自由主義來代表。自由主義的基本信條是：人人同樣具有生存所必需的若干權利，而個人本身具有實現這些權利的能力。政治社會的目標就在以人民公共的力量保障權利使其不遭侵害。人民固然不許暴君苛政侵害權利。他們也不歡迎仁君仁政「越俎代庖」替他們滿足生活的需要或決定生活的方向。因此自由主義者認定全民自治是政治組織的極詣。為了辦事的便利起見，人民不必自己保持行政之權，但決定何事須辦的權力必須操於人民之手。為了適應近世廣土眾民的環境起見，人民不必行使古希臘式的直接民權，但人民必須有選舉代表和改組政府的權利。自由主義者相信：只要有了政治的自由（政治的民主）人民的一切權利都有了保障。在十八世紀的時候民權思想家因為想對君主專制加上致命的打擊，所以往往偏向於放任主義。照他們看來，管事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但是十九世紀以來的政治家和政論家逐漸感覺放任的缺點而加以修正。政府職權範圍逐漸擴大。人民生活的許多方面，經濟、工作、財產、教育逐漸受政府的干涉。然而擁護民主政治的人士並不承認政府做事增多便是人民權利減少。只要政府多做些事的這個政策是由人民自己或其代表所決定的，而不是別人替他們決定的，它便符合民主的條件。假如人民不滿意現在的的政策或政府，他們在法律上和事實上都有改定或改選的權利。兩黨以上的政黨制度就由此產生了。我們要注意：自由主義所注重的是政治民主。歐洲中世以來民主政治的發展始於人民選舉權的承認，終於人民選舉權的普及。換言之，政治民主的中心，就是人民的政治平等。人民的社會及經濟平等雖然隨著政治平等而有改進。中世紀的階級界限到了近世已經大體消泯。然而社會經濟平等不是自由主義的主要目標。他們只主張個人應當決定他自己生活的方向及形態，正如民族應當決定它自己的制度政策一樣。社會不應當劃分貴賤貧富的階級，強迫人民受不平等的待遇。但也不應當干涉管制人民，強迫着人人受同樣的待遇。政府可用適當的辦法，使才智

能力優越的人得着幫助，自甘暴棄或智能薄弱者也不致無歸，而強梁橫暴者不能爲害。但不可強不同者使之同，不齊者使之齊。英國有貴爵，美法有富翁。照自由主義者看來，只要富貴得個人的誠實努力，那是無背於民主精神的個人報酬。

經濟民主的觀念可以拿社會主義，尤其是共產主義來做代表。社會主義者有一個基本假定：經濟生活是全部社會生活的基礎。除非人民在經濟上能够平等，他們不能在何方面得着平等。單靠政治平等是不行的。希臘市府國家當中有奴隸的存在。史家認爲假使沒有奴隸階級便不能有雅典的民主，但事實上正因爲有了這個階級便不能有民主的雅典。雅典公民雖然有參政權，但就國家全體說，他們只是一個互相平等而壓迫其餘人民的統治階級。這不是完全民主而是片面民主。近代國家如英美等固然沒有奴隸，然而資本家與勞工者貧富懸殊，政治的權利與勢力實際上隨着金錢的勢力爲轉移。無產階級在本質上無異於古代的奴隸。這不是真民主而是僞民主。要想得着完全的，真正的民主，我們必須實現經濟的民主。但這不是經過『自由』的途徑可以達到的。資產階級決不肯輕易放棄既得的權利和勢力。因此武力革命是難於避免的手段。即便革命成功了，經濟建設也不能由『自由競爭』而推進。生產工具必須公有，生產事業必須統制，反動的思想與勢力必須清除。因此『無產階級獨裁』是無可否認的政治制度。『獨裁』當然不是民主。但是爲了實現經濟平等，這是必要的工具。因爲最後目的是民主，所以貌似不民主的無產階級獨裁卻是真實的民主——至少比貌似民主的資本主義民主更加民主。人民雖然受了政府的統制（甚至壓迫），但在統制的過程當中他們踏上了經濟民主之途，向着真正民主邁進。我們可以套用盧梭一句著名的話：在共產主義的國家裏面，人民被強迫而爲民主。

簡括地說：政治民主注重個人自由，經濟民主注重人類平等。後者偏重物質的滿足，前者偏重意志的解放。兩者之間確有極顯著重大的差異。信奉自由主義者與信奉社會主義者互相猜忌攻訐是很自然的一個現象。但是平心靜氣來看，雙方雖時常以『不民主』互罵，而實各有合乎民主原則的成分。

我們難以一個簡單的定義來包括民主政治的全部意義。但我們可以承

認，林肯所說『民有、民治、民享』的三大點是民主的主要內容。用這個標準來看，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民主』的。第一，自由主義堅持主權在民。只要是國民，不管他們的性別，宗教信仰，社會地位是什麼，都是國家的主人。社會主義者及共產主義者並不否認主權在民（國爲民有）的觀念。他們所不滿意的，是自由主義的民有理想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事實不符。在無產階級被剝削的社會當中高唱全民政治，照他們看來，是一種謊語。真正民有的政治組織只能在『無階級』的共產社會裏而出現。換言之，共產主義者否認『資產階級』是民。他們把這個國家主人翁的高貴地位保留給工農階級。工農以外的非民消滅以後，全社會的人都成了民，都成了主。這就是共產主義者的民主。春秋時代魯國大夫季康子想『殺無道以就有道』。孔子卻說：『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共產主義的民主政治是殺無道以就有道的政治。我們可以說他們太忍心，卻不能說他們不民主。誠實的自由主義者也主張『爲政焉用殺』的辦法。他們雖缺乏孔子的那樣貴族風格，相信統治者可以善化人民，但他們相信讓人民自求多福，共作主人，天下事便大有可爲。我們可以說他們太樂觀，也不能說他們不民主。自由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都接受民有的觀念，兩者間的主要區別只在手對於『民』的看法不同而已。

其次，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相同的接受民治民享的觀念。兩者間的差異也在乎『民』的看法。這可由上文所說推想而知，不必於此贅論。但除此以外，雙方顯然還有一個重要的歧點。自由主義者雖然以民享政治爲其出發點（如洛克以保障生命自由財產爲政府之職的）其立論的重心多偏於民治。他們深信：只有讓人民管理自己的事纔能保證政治的清明。換言之，民治是民享的必要條件。至於人民如何管理自己的事，那也惟有讓人民自己去決定。全體一致既然事實上不可能，人民的決定便只好以多數爲準，或以代表多數的政黨爲準。這一次甲黨得着多數贊成，執掌決定大政之權，下一次乙黨得着擁護，便代替甲黨而執政。放任政策，統治政策，社會政策都可以由這種方式而付諸實施。縱然人民的自由而受到嚴重的限制，那個限制也是人民自己加上的。

共產主義者雖然不否認民治的原則，但他們比較上着重於民享。爲了達到分配的平均和生活的充裕，共產主義者不反對用流血的革命手段打倒

「資產階級」，用嚴刑監禁的政治手段維持政權，用獨斷統籌的經濟政策推進建設。人民贊成，政府是這樣做。人民反對，政府也是這樣做。執政者自信這樣做法是爲了人民真正的利益，便不妨放手做去。這種作風頗像從前所謂仁惠專制。縱然人民的自由，受了限制，但是他們將來可以得着無窮的受用。假如我們說共產主義者想用獨裁的方法達到民享的目標，似乎不算錯誤。

我們可以承認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民主，但它們顯然是兩種不同的民主。我們是否可以把它們折衷調和起來？假使不能調和，我們應當何去何從？

就兩者的目標說，調和似有可能。關鍵在於民治民享兩重點的平衡。自由主義過於忽略民享，共產主義過於蔑視民治。調和的途徑就在民治與民享的兼顧並重。在現代的政治運動中至少有兩派向着這個方向前進。一是英國工黨的社會主義，二是我國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工黨要用自由平等的政治方法實現社會改造，要在民治民享同途並進的過程當中實現均平康樂的理想社會。孫先生要並行民權與民生主義，在全體人民自主自決條件之下實現「天下爲公」的理想社會。這都是治享兼顧的民主觀念，既與共產主義有別，也與傳統的自由主義不同。

然而「人心之不同如其面」。最完善的觀念也不一定爲一切人所接受。以英國爲例，工黨的社會主義是否完善姑且不論，在事實上英國還有許多自由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不能接受工黨的主張。美國大哲學家詹姆士會說人類當中有硬心腸和軟心腸的兩型。人生觀或哲學思想隨着心腸的軟硬而人人不同。我們可以進一步說，政治思想也不免受個人性格的影響。自古以來任何偉大的教主，孔仲尼（如果孔子是教主），釋迦牟尼，耶穌基督，穆罕默德，總不能把全世界的人都收爲自己的信徒。任何有力的政治主張也不能夠得着全世界一致的接受。在這個情形之下，只有兩條可走之路：一是排除異己，把信奉「邪說」者殺盡滅絕。二是各從其心，各行其是，各逞其說，各求自勝而各不相害。前者是思想上的武力征服，後者是思想上的和平競爭。何去何從？恐怕也要由個人的性格來決定。不過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有動必有反動，是物理學的定律。「以暴易暴」，是社會學的定律。用武力來征服思想，在得着勝利以前必然要遭受武力的

反動。在得着勝利以後是否能夠使戾氣化爲祥和也沒有把握。何況人類一時的知識有限，宇宙的真理難窮。現最完善的真理未必是最後的真理。一人一國所持的真理未必是全部的真理。硬心腸的辦法雖然有效，但有斷絕人類進步的危險。秦始皇漢武帝相信君主獨尊，英王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相信君權神授，希特拉相信阿利安人的優越，這些在當時認爲絕對正確的真理，事後都證明是錯誤。人類爲半真理、偽真理而流血已經太多了。文明的一個個徵便是減少不需要的流血，加速可能的進步。用文明生活的標準來看，與其心腸過硬，無窮心腸稍軟。我們可以接受共產主義的民享理想，但我們也願意採用自由主義的民治方法；以和平的競爭來發展自信的真理。誰是誰非，誰成誰敗？一切都要取決於人民的最後裁判。

這是自由主義的要點，實在也是民主政治的真諦；除了讓人民自己作主以外，一切「民主」都有點近乎虛偽的藉口。無論任何主義，任何政策，無論這些政策是好是壞，是「資本主義」的或是「無產階級」的，只要其採用取決不是出於人民自主而是出於他人代主，都是變相的獨裁而不是民主。

什麼是民主？我們的簡單答覆是：人民有說話的機會，有聽到一切言論和消息的機會，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選擇生活途徑的機會，有用和平方式選擇政府和政策的機會——而且這些機會，不待將來，此時此地，便可得着，便可利用——這就是腳踏實地的起碼民主。假使這種起碼的民主尙且辦不到，却明唱玄虛的高調，暗用武斷的方法，那決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盜賊。

這個原則也可以應用於國際政治。國內的民主承認個人的自決，人民的自主。國際的民主政治承認民族的自決，人民的自主。一切改變他國政治制度的企圖都是變相的「帝國主義」。所以要維持世界和平，必須實行國際民主，用貝文先生的話說，必須就自己的途徑，發展政治機構，使人民絕對自由，應用其理智與判斷，並且不企圖將一制度強迫加諸其他國家。否則一國要強迫推廣它所採的制度，他國必然起來抗拒，有主義的帝國主義，和傳統的帝國主義在內容動機上雖大不相同，而其引起戰爭的危險性是相似的。用不民主的手段來推行民主。其結果總是有害於民主的。

原书缺页

人民取得主人翁的資格。很樣的訓政就是民主的準備。假如訓政的作用在灌輸某一種主義，消除異己的思想，縱然所灌輸的是好主義，消除的是壞思想，總不能由此養成人民的自動能力。這只是納民於政的企圖，不是還政於民的準備。人民很難從這樣的訓政取得主人翁的資格。拿幾個例來說，孫先生的訓政主張意在還政於民。蘇聯無產階級獨裁的訓政似乎偏向於納民於政。人民久慣受某一種排他主義薰陶之後便難於自主。德國人民所以入了納粹的圈套，正是因為他們受了普魯士主義過深的訓練。只有民主的訓政機能促進民主。這像似可笑的同語反覆（tautology）而實在是淺顯的真理。

國民黨推行訓政十幾年，不會收到應得的效果，原因固多，而培養自動的努力不及灌輸主義的努力，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這多少有點不合於孫先生的原意。近來政府準備在本年實行憲政，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決定。雖然人民的程度不夠，他們可以在憲政的新空氣中自行訓政：從自己想，自己說，自己行的實踐生活中養成自主的資格。在互相容忍，互相尊重，

互相商討的政治關係中踏上民主的正軌。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民權民主的理想——也可以循着這個正軌而實現。

我們不能再延誤了。只要我們要民主，選定了這種生活方式，踏實做去，我們便會有民主。民主的內容好壞，民主的性質如何，不是空談主義，高呼口號所能決定，而是要由多數人民的風格、言論、行為來決定。與其譴責他人，不如健全自己。與其攻擊不民主的十個人，不如自己做一件合乎民主的事。真民主的人不需要罵，真不民主的人却不怕挨罵。我們何必說許多動肝火、乏理性、無效用的廢話呢？

讀者也許要問：假民主的人（這與真不民主的人有別）應當怎樣對付呢？筆者個人的建議是：用真民主的言行去使得他弄假成真。能投票，就投票。能主張，就主張。凡憲法所賦與的權利都認真合法運用而不輕於放棄。假裝民主者的罪惡畢竟比阻撓民主者要小一些。因為假裝民主者選給人民以弄假成真的機會，阻撓民主者甚至把這個機會都要加以剝奪。這纔是民主最大的敵人。

企業家與企業精神

簡貫三

何謂企業家？有沛然莫之能禦的「企業精神」，方足以稱為企業家。但是如此時代如此中國的企業家，縱其根本精神，與近代西洋的企業家大致相似，而其活動的路線，却有不同。

經濟學者桑巴特所描繪近代西洋的企業精神是這樣的：

「企業家是活躍進取的人，是忙迫不安的人，不是靜觀者，不是享樂者，不是出世者，不是否定現實者。這是一種勇武的精神，這是一種不安息的不疲倦的精神——這種精神已經深入到一切方面，即在宗教上從事解放，在科學上從事闡揚，在技術上從事發明，在世界上從事發現。這同一精神，更打破了那種安逸自足的、自保自守的封建手工業的藩籬，將世人驅入營利主義的深淵中。」桑氏對於企業精神的描繪，固然有所烘托強調，可是就大體上看，抓着了它的輪廓。

這股精神發自歐洲，浸及世界，其所以能支配一百五十六年之久而不衰歎，並非一朝一夕之力，乃是由於「西洋歷史的深處」相激相盪，形成出來的。

這個歷史的深處，源於文藝復興時代「人之發現」，「世界之發現」，使人們的個性光復，面臨自然。繼而宗教改革，使人們信心得以解救，與上帝境界發生往獨來的直接關係。最後，法國革命，更如火山爆發似的激動人心，予中等階層以「市民的精神」及「天賦的人權」。

自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這幾個劃時代的運動都是構成企業精神的歷史因緣與思想背景。至於陸克於十八世紀初葉把證券投機與哲學觀念在心裡的感覺上融會一起，亞當斯密於一七七六年由他的「原富」宣佈了個人主義的經濟學說，達爾文於一八五九年由他的「物種原始」，揭穿了動物

與人類的生之祕密在自然競爭及天然淘汰……把企業精神的理論根據焚下以後，尤足以鼓勵企業家們理直氣壯的向前。

還有英國於一七七〇年至一八三〇年由近代歷史的界石，所謂工業革命，踏上了新的途徑。繼而法國於一八三〇年，美國於一八五〇年，俄國於一八六〇年，德國於一八七〇年急起直追，迎頭趕上，又使企業精神於理論根據之外獲得「技術的法寶」，那自然顯出不可勒止的狂奔之勢。

西洋的企業精神之起源與進展，既是如此的「順風而呼，聲非加急，其勢激也」，所以吹遍了天之涯，地之界，倏然成爲一代的風尚。

近代中國的企業精神，從先天方面說，缺少這種有本有源的歷史因緣，理論根據，以及日新月異的技術法寶；而且外受帝國主義的鯨吞，內受封建勢力的侵蝕，真可謂「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注定了它的坎坷命運。

中國大多數的企業家便在這種穿道夾縫之中，過了數十年的坎坷生活而不自覺。

有人謂：「現在不平等條約業已取消，八年抗戰業已勝利，中國新式工業當可自由發達，而企業精神亦因之有所憑藉，得以運用自如。」但是我以爲不平等條約取消以後，雖對於工業上有些好處，但是我們的經濟實力，一時尚難比上歐美，爭取平等，獲得完全自由發展的資格。因爲戰後各國的屯併 (dunping) 科打 (qoda) 制度，不見得迅即裁廢，予落後國家的工業以保護的機會。所以企業家們仍不可不以戒慎的，集體的，與民族同利的新觀念，渡其來日的坎坷，求得事業的成功。

西洋的企業家，自始即係憑其永久不疲的毅力，精密的規劃，再加上新奇的科學技術，才能有所成就。他們在過去的順勢中，尙且如此，我們在坎坷中，豈不是更應如此？然而現在有些以建設工業爲名的人們，只知靜悄悄的屯積原料成品，圖一時之利，竟讓機器技術在那裏沉默腐蝕，這簡直成爲民族的罪人，工業中的害羣之馬！

尤其是組織的精神，今後中國企業家們更應特別注意，以便通過組織，發揮機器技術的作用。桑巴特云：「誰要想組織，第一必須具備評判人

們服務能力的才能，必須由大眾的人中，找出那些適宜於一定目的的幹材，使因共同活動而聯合的人們，得組織成一個富於服務能力的整體。一而中國有些工廠，或其他企業組織，往往肯腦人物把它當成衙門，所以引進的人員，多半來自「血緣」「地緣」的關係。如此不以事業爲重的結果，何能免除鬆懈塌台的後果？

中國有些企業家，不獨對於羣體缺乏組織的精神，即對於自己也少有緊張的，規律的，節約的生活方式。企業家的事業，既建設在機器上，那末，他的生活方式，便應如機器活動那樣的緊張而有規律。還有從經濟學理論來講，「企業的成长，須假手於慎重的節約；一個真正的企業家，是一個良好的節約者。」抗戰以來，假企業之名而發橫財的人們，很多由「貨倍而入必倍而出」的過程，虛其驕奢淫逸的生活。這種生活方式，與企業家讓機器在那裏腐蝕，恰有同一的罪惡。

一個真正的企業家，除了前面所述的幾種精神以外，還要有不重形式的創造精神。中國許多企業家因受封建時代官僚政治的薰染，往往以這種習氣，處理他的事業。柏羅海瑪 (Berghman) 嘗說：「官僚政治的標幟，就是形式主義（額外的委用多數官吏，官樣文章）辦事麻煩笨重，缺乏自動力，缺乏創造力，重形式而不重事實。」這種精神，如何能夠與現代企業中機器技術那種迅速準確的特性，配在一起呢？如若勉強相配，那也是相對相制，以致於無法善終。

最後要特別說明的，就是企業的目的，固然在求利潤；可是純粹的個人主義，既已弊病百出，爲世人所唾棄，則個人利益的目的，就必須與社會的利益互相關貫，才有真實的價值。狄驥云：「企業家的資產及遺產，只能在社會利益中，求得一個說明。……財產絕不是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而爲一種根據社會需要繼續變遷的權利。」現在各國立法的條文及法院的判例，多少帶點這種思想。

中國既以民生主義爲經濟建設的目標，尤應先引導企業利潤與社會利益發生適應的關係，最後使企業裏面的賺錢意識在新社會中轉化昇華，以期符合工業建設與社會革命同時並舉的深意。

提得起·放得下

周綬章

作者曾觀烏龍院一動，宋江碰了閻惜嬌一鼻子灰，和她大鬧驚扭，出得院來，發了一聲狠道：「大丈夫做事，要提得起，放得下！」今請以此言贈國共兩黨。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按理說來，中國老早就應該統一了！所以遲遲不達，而且分裂現象愈來愈兇者，正在國共兩黨都常常提得起，放不下。遠的不談，就從北伐說起。那時共產黨本來包含在國民黨裏面，站在一條戰線上，努力革命。民國十六年，西山會議，決定清黨，致使曹漢分家，統一之望，遂被粉碎。當時就國民黨自身說，也不無一番積極的意義，可謂「提得起」矣！然而未能及早用政治方式解決，只是大剿共「匪」，必欲趕盡殺絕而後快，使中國打了若干年不必要的內戰，此即所謂「放不下也」。西安事變，無可諱言的是共產黨在策動，對其本身來說，也有積極的意義，可謂「提得起」，後來幸得一部分中共人士如周恩來等，尚有遠見，及早收手，使大局好轉，人心安定，這又是「放得下」。若照張學良部下一些激進分子的做法，只「提」不「放」，豈不糟糕？可惜事變以後，國共兩黨仍然只在「提」上做功夫，而不肯在「放」上下決心，終於暗鬥明爭，兵戎相見，以致在抗戰發生前兩年內，沒有獲致協議，達成統一。抗戰發生以後，各自為政，戰略既不統一，又要互相抵消，在對敵作戰上，吃了很大的虧。抗戰期間，共產黨很做了些「提」的功夫，力量大為增長。國民黨究竟是在朝黨，大敵當前，對於共產黨的態度，只好在「提」與「放」之間，狀至微妙。勝利以後，本來應該兩方面開誠相見，很快的就循政治軌道，實現民主，完成統一。但因雙方都自信實力不弱，都覺得還可以大「提」一下，於是兩方面都不顧人民的指責，國際的笑罵，大打起來，「提」得很起，無非想在大「提」之下，鞏固己黨的優勢地位。政治協商會議開幕，似乎雙方都有「放得下」的傾向，當時也確是一個最好的「放」的機會，只要國共兩黨放得下來，政治解決也就很有希望了。

經過舌劍唇槍，折衝樽俎，好不容易訂下一番「放」的決議案，很快的又被四面八方「提」的砲火打得粉碎。其間有一個插曲，就是停戰協定的簽字，我們總以為可以放下來了，結果又是曇花一現，後來簡直變本加厲，愈打愈起勁，雖有全國人民眼睜睜的渴望和平，輿論反對，和美國朋友的熱心調停，甚至如馬歇爾特使的八上廬山，不辭勞瘁，卻始終沒有看見國共兩黨任何一方真有「放」的表現，大家都一味在「提」；「提」到現在，已經到了「提」的最高峯了，「放」的希望還是很渺茫！

要提得起，才有勁；（四川有一句俗話，形容一個人氣勢很够，叫做「提勁」，可為最好的註脚。）要放得下，才有餘地，只是起勁，而不留餘地，其「勁」也不能長久。一個大政治家的措施，總要提得起勁，又放得下來，會留餘地，「一「提」一「放」，常常出人意表，成功之道，即在其中。我們認為如果國共兩黨都只是「提」而不「放」，將來只有同歸於盡。誰先放得下，誰就會得人民擁戴，面能收拾殘局，爭取上游；今日只有能「放」者，才能佔優勢。誰如一味大「提」，毫不肯「放」，其提起的「勁」，既不能「大」，又不能「久」，面終必為能「放」之一方所制。其間機微，殊堪深省。

或問：根據經驗，似乎總是「提」的方面佔便宜，「放」的方面吃虧，你勸我們「放」豈不是要我吃虧？「吃虧是福」，曾國藩一生很得力於此語；惟其能吃盡天下之大虧，才成就他漸益一代的大功業。如果國共兩黨人士都認為放下來就是吃虧，則我正要勸兩黨人士多吃點虧。我希望兩方面都放得下，並不只勸一方「放」。兩面都放，都吃虧，結果誰也不吃虧。再進一步說，所謂在經驗中覺得總是「提」的方面佔便宜，「放」的方面吃虧，也仍有問題，因為佔便宜的一方之「提」，可能是先有過「放」的活動，而不甚明顯，你遂以為只是「提」而已矣。或是縱然在「提」，而「提」的程度恰如其分，並不過火，所以收了「提」的效果。「放」

的一方之吃虧，可能是不得其時，隨便亂「放」，或是已經「提」得太糟，「放」一下也「放」不過來。「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開合提放之間，自有機微，非謂死勁的「放」，或一味的「放」。

要打內戰的人，大概都崇拜林肯總統，以為這正是一位以打內戰出風頭的政治領袖。其實非然。第一、林肯當時以解放黑奴為號召，師出有名，為要貫徹其政治理想，「提」了一下，但是並未「提」得過火，並沒有斬盡殺絕，留了點餘地，才得完成南北統一。第二、畢竟因為「提」得多了點，難免有「以力服人」之嫌，所以結怨於人，不得善終。當提不提，當放不放，都是過猶不及。而且有時「甯為玉碎，不為瓦全」，明知提不過，也要提一提。南宋初年，非戮力北伐，不能收復失地，是個應該「提」的局面，而秦檜不「提」，並且歡意要「放」，以致壞岳飛、韓世忠他們「提」的舉動，結果使宋室積弱不振，以至於亡，而秦檜也落個千載罵名。又如這次我國對日抗戰，無論是為正義，為雪恥，或是以國內外的形勢利害而論，都應該「提」，應該抗戰，而汪精衛及其黨羽諸奸，倒行逆施，不但不同仇敵愾，努力來「提」，反而積極去「放」，倡甚麼和平

思想之改造

(上)

胡先驥

，說甚麼親善，結果身敗名裂，為天下笑，這是當「提」不「提」，而且阻礙「提」，破壞「提」的下場。

然而，現在的局勢怎麼樣呢？還是應該「提」麼？還是不宜「放」麼？絕對不！現在是遠承數十年內亂之餘，近當八年抗戰之後，大家要吃飯，要安定，要活不要死！要靜不要動！很明顯的，現在只有「放」，才能滿足人民的願望，「提」則只有摧毀一切，違忤民意。國共兩黨的領袖人士，因為對外能「提」，才造成他們今日的地位，而近一年來，又因為對內不「放」，大提特提，才成為老百姓詬怨的對象。國共兩黨要爭取民意，要能佔優勢，只有「外提內放」四字足以盡之！

事實上，國共兩黨都正站在歷史的交叉路口，一條路是繼續「提」下去；一條路是趕快「放」下來。他們的或「提」，或「放」，就決定着中華民族的興衰成敗。要解救民族危難，要不作歷史罪人，我們希望國共兩黨都趕快自動的「放」下來！在目前，只有「放得下來」的政黨，才是最前途的政黨！

思想為行動之泉源，同時亦為過去之歷史與現在環境之產物。欲改造中華民族，使之不但能振衰起弊，革故鼎新，以適應生存於現今之世界，且能領導世界以創造更偉大之文化，則必自改造中華民族之思想入手。改造思想不但須使一般人能辨別何種思想為正當，為能使民族適應於生存，何種思想為不正當，為能使民族退化，且須使一般人篤信此思想而變成自然見諸行動之習慣，由智慧的變為本能的，由意識的變為下意識的；此則殊非易易，必須藉教育與社會之力量以養成之。故思想改造、教育改造與社會改造，必須同時並進，方能發生互相影響之力量而不致徒託於空言。

中華民族固有之美德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皆基於民族固有之思想。此種思想有其歷史與社會之背景，而尤受歷代聖哲思想之影響。中華民族

之惡德亦由歷代社會環境所造成，如欲發揚我民族之美德而祛除其惡德，則必須條分縷析之而窮究其所以養成之道，方能對症下藥，以求由社會改造而達到思想之改造。

今列舉中華民族之惡德，約有以下諸端：即貪婪、殘酷、缺乏同情心、舞弊、不忠實、縱慾、保守、缺乏生活力、缺乏正義感、缺乏智慧活動、缺乏求知欲、缺乏美感、缺乏宗教感、缺乏合作互助精神、不守法、不守秩序是也。其所以如此者，則由於數千年來民族屢遭空前之災難，生活極其艱困，無良好之合作互助生活有以致之。概括言之，則饑荒心理與個人主義乃其主因。今請更約申論之。

中華民族之美德為節儉與勤苦耐勞，與之相對之惡德則為貪婪。貪婪

之主因則為饑荒心理。中國本為農業國家，百分之八十以上之人口為農民，而以人口過剩，耕地不足，水旱頻仍，工業不發達，地主與富人之壓迫，政府之漠視，故農民之生活極為艱困。其地主與富人階級，亦多本為有能力之貧農，幾經艱苦之奮鬥，始得積聚其財富。以經常為生活所困之故，一般人只有鴛鴦而起，孜孜為利之心。即在士大夫階級，自明清以來，俸給即極微薄，不足以養廉。工人僕役亦然，故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人口，皆痛感生活之壓迫。此種情形所釀成之心理，乃亨丁敦教授所稱饑荒心理；貧婪即由此種心理所釀成者也。因多數人之生活無保障，故饑荒心理極為普遍，貧婪亦因之而普遍。其上者刻苦吝嗇，一錢如命。其下者則不擇手段，惟利是圖。一切惡德皆由貧婪而出。且中華民族之貧婪，與歐美民族之拜金主義，尚有一異點：即歐美人之拜金，每視金錢為權力之代表。一般人求財為謀得優裕之生活；而大資本家之積聚巨量之財富，則每因財富多則支配之權力大，故多視經營大規模之工商業為一種偉大事業。甚至積聚大量財富之後，又慷慨捐輸之，千萬金元，輕於一擲，如美國之鋼鐵大王卡爾基，煤油大王洛克菲勒，其尤著者。中國之富翁則頗少有此種事業精神，故多數皆為守財奴；此則由於普遍之饑荒心理有以致之。

饑荒心理之其他結果則為殘酷，缺乏同情心與舞弊。以生活艱困，自身飽受種種之痛苦，故缺乏同情心，漠視他人之痛苦；且不惜以痛苦加之於人。此種惡德見於社會，亦見於家庭。在家庭中最習見者為繼母之虐待前兒，翁姑之虐待兒媳，姑嫂之互相虐待，兄弟妯娌之互相仇視，主婦之虐待婢女，嫡妻之虐待侍妾，夫之虐待其妻。在社會中期廢主虐待工人，上級之虐待下級；最堪髮指者則為在此次戰役中，接收壯丁之軍官之虐待壯丁，其他軍官之虐待兵士，甚至護送傷病兵之兵士虐待其僚友。在家庭中之殘酷與缺乏同情心，除貧婪吝嗇外，或尚有嫉妒仇視與虛人狂等心理因素羈雜其間。在社會中殘酷與缺乏同情心，十九皆由於貧婪所致；此皆饑荒心理之為祟。

饑荒心理之另一產物為舞弊與不忠實。此二者有時相關聯，有時或否。舞弊之主因，由於生活過於困苦，薪金與工資不足贍養其家口，故官吏與僕役莫不舞弊。官吏之舞弊，由於政府不知視物價之高漲而增加官吏之

薪俸。如在清代，養廉俸額定自清初，直至清末，始有增加。以政府不明治道，官俸不足養廉，官吏自不能不取償於陋規與賄賂，遂而朝野上下亦視陋規為當然。如是，貧風安有不熾者乎？至於僕役，則以工資微薄不足以自活，乃惟藉舞弊或外快為生，久之遂亦蔚為風氣。主人亦視舞弊與外快為不可避免之事，但求僕役舞弊勿過甚耳。然舞弊之官吏與僕役，亦有適可而止而仍忠於職守者。可見舞弊之主因由於薪金與工資不能維持生活，然既蔚為風氣，則一般人之人生觀乃至不健全，而民德日益墮落，此又饑荒心理之為害也。

中國商人素以信譽著稱，蓋由於中國社會不重法律但重信譽，信譽低者經商即蒙不利之故。然舞弊之奸商大有人在，尤以逃租與賄賂為然。此則為社會風氣之罪。

縱慾為中華民族之另一惡德。此惡德亦可溯源於饑荒心理。由於通常生活之艱困，故一般人皆缺乏物質之享受。由於物質享受的經常缺乏，故一旦積聚有財富，乃不惜揮霍於享受之一途，或父兄積聚而子弟縱慾，此皆由於不易獲得適當享受之故。於此乃有反常之現象發生：如一般農民之耕種，以夏季之車水為極艱苦之一種工作，然在江蘇省南部，十年前因應用電機車水，農民大感閒暇，乃相聚而賭博，一時賭風大熾。又如抗戰期中農工之收入遠較昔日為多，然彼輩除飲食稍為豐裕外，對於衣服居住並不知改善，但相聚而狂賭，此亦一種縱慾之心理，而又間接導源於饑荒心理者。

保守為中華民族之一特性，古訓有云：「利不十不變法」。此種保守性質固可以減少輕躁之妄動，但亦為阻礙進步之主因。中華民族長於順應環境而不求改進環境。且以飽經憂患，故但求苟全性命，而視災害罪惡為人生不可避免之實際，因而容忍之，而無祛除之勇氣。此所以政治不能改革，而文化因而停滯衰頹。相當之保守固為美德，逾分之保守則為惡德。無限制之追求進步或為一種心理病態，過分保守而不求進步則無以自存於今世。

與保守相聯繫之一種惡德厥為缺乏生活力。中華民族以飽經憂患但求苟活之故，故缺乏生活力，對於生活無積極之創造衝動，但有消極之忍受，故民族心理永為一種悲觀主義所籠罩，一若人人皆有「我躬不恤，遑

「我後」之感覺者然。不但少年老成爲吾人所矚目，亦即多數青年人之性格，中國青年人之深於世故，有非美國中年人老年人所能企及者。一若人皆爲憂患困苦所壓迫而不能呼吸者然。故盡人皆無享受生活之情緒，無創造生活之勇氣。在中國盛世則不然。夏、商、周三朝之能創造中華民族初期之燦爛文化，即由於其人富有生活力。秦人之能統一中國開闢古未有之局，尤爲富有生活力之表現。漢武帝唐太宗之武功，張謇之通西域，班超之定西域，唐玄奘之求學印度，西漢之游俠，東漢之節義，皆爲生活力之表現。成吉思汗皇太極之武功，亦即由於此新興民族之富有生活力。然自明清六百年來，中華民族之生活力日見衰落。鄭和以後遂少見具有生活力之偉人。以視歐人之有哥倫布、麥哲倫、柯德茲、克萊武、羅茲、拿破崙、華盛頓、林肯、加里波利、則大有遜色矣。昔日之中國人，其武功文治皆足以震動世界如高仙芝之率師遠度葱嶺，至今尙爲軍事家所驚歎。今日之中國人則好騎馬試劍，競技比武，登山涉水者亦不多見，而玩麻將牌乃爲國人普遍之娛樂，其生活力之衰退何至於此極？詩人俞明震有句云：「沈憂門墮屨，賦作東南人」，蓋於此深有感慨。然今日即在北方亦無燕趙悲歌白衣送別之氣概，惟有忍受苦難爲消極抵抗之能力。到處死氣沈沈，令人有世紀末之感。即其孜孜爲利，及極度縱慾之人，亦非有生活力，或富有享受生活之衝動，不過爲其下意識中之悲觀心理所驅使，競求電光石火剎那頃之物質享受而已。一般人類無大無畏之精神，創業之勇氣，卓越之幻想，驚人之舉動；不能愛，亦不能恨；趨趨嚙嚙，一遇三退；不能了解生命，亦不能創造生命；但知俯首貼耳爲生命之奴隸，此皆缺乏生活力之所致。中華民族多種惡德皆可溯源於生活力之缺乏，而生活力之缺乏，則又出於饑荒之心理。

缺乏正義感亦爲中華民族之一顯著惡德。因生活困難，憂患飽經，故存苟活之心，而視社會罪惡爲不可免；因順應社會罪惡，乃缺乏正義感。中華民族固爲最重道德之民族；其歷代聖哲之思想與精力皆集中於人倫道德之研討，因而在一般人心理中，是是非非之觀念，亦較其他民族爲強。然以困於憂患之故，其行爲乃與其道德觀念相違背，知行不能合一之內心衝突，在中華民族之心理中遠較其他民族爲甚。故乃順應罪惡，視道德觀念爲高不可企之理想。又以缺乏生活力與同情心，故亦缺乏正義感。因

飽經世故，乃視偽善爲處世最佳之方法。因忍受罪惡，無改革之勇氣，乃視正義爲無益。因之乃無清議，無輿論。此爲今日中華民族之主要病態。乃視民族昌盛時期如兩漢，則知民族退化已甚矣。此種惡德不能祛除，則社會必無由改革，政治無由清明。

缺乏智慧活動，缺乏求知欲，缺乏美感，爲今日中華民族三種主要病徵。中華民族素以崇尙知識與學問著稱，以與其他民族較，與希臘印度兩民族頗有近似之處，而視羅馬民族，則其智慧活動殆遜過之。在其盛時，賢哲輩出，亦不亞於文藝復興時代之歐洲民族。如春秋時代之哲學，漢代之史學，魏晉六朝之玄學佛學與建築，唐代之佛學詩歌與藝術，宋代之文學史學理學考古學與藝術，元代之戲劇、明代之理學史學小說與戲曲，清代之文學考證學與小說，皆有莫大之成就，名家輩出，個人之成就每每驚人。周秦諸子無不著論，後世如司馬遷、班固、司馬光、鄭樵、馬端臨、萬斯同之著史，玄奘之翻譯佛經，李白杜甫之於詩歌，韓愈歐陽修之於文，朱熹王守仁之於理學，清儒之創造考證學，陳夢雷之編纂圖書集成，施耐庵、羅貫中、曹雪芹、蒲松齡之於小說，魏良輔之創造昆曲，王維吳道子與二李將軍范寬荆浩之創造繪畫，其創造力與魄力之偉大，百世之下猶令人景仰不已。近數十年來則甚少類此之智慧活動。除康有爲、梁啟超、章炳麟、王國維、柯劭忞、陳寅恪六人外，甚少具備大魄力之作家與學者。可以稱爲偉大哲學家而能開風氣者殊少其人。自胡適提倡白話文運動，小說戲劇乃爲社會所重視，然絕少名著問世。一般學者類無皓首窮經之熱情與勇氣，其從事文學藝術者，亦無藏之名山傳之百世之志願。要而言之，缺乏智慧活動而已。因缺乏智慧活動，故亦缺乏求知欲。今日學術界之貧乏，至爲可驚，雖大學林立，而一般大學生僅於大學教育爲謀生之階梯，故對於學問皆僅淺嘗，一出校門便無進步。理學院學生人數遠較他院爲少，文哲學系尤然。即從事科學研究者，亦僅知治其狹隘之專科學術。此種情形，皆一般人缺乏求知欲之所致。至於美感之缺乏尤爲顯著。一般民衆之生活，污穢凌亂，不知求整潔，固無論矣，即曾受相當教育之人亦然。雖競求物質之享受，而不知愛好音樂與藝術。國藝之不發達，亦爲一般人缺乏美感之徵候。缺乏美感之結果，遂使生活無趣味；生活無趣味，則所以減低生活力與智慧活動，此皆互相影響者。

缺乏宗教感本為中華民族之特性。然自魏晉六朝至於隋唐，中國之宗教活動曾盛極一時。其時各僧如道安、慧遠、道生、僧肇、玄奘、親基、智顛，皆為極偉大之宗教領袖。故六百年來佛教之盛，為世界所未有。善男信女，摩肩接踵，寺觀林立，磨崖刻石，至今猶令人景仰與驚歎。然自宋以後，則宗教消沉。近數十年來佛教雖有復興運動，然已不能影響羣衆。海通以來，基督教盛行，亦無一偉大領袖，可以領導羣倫。故其教義對於中華民族不發生重大之影響。在今日之科學時代，宗教本日趨於衰落，而在中國則以缺乏領袖之故，佛教固難復興，耶教尤難建立。此亦中華民族之最大缺點也。

缺乏互助合作精神為中華民族最著之惡德。然中國人非絕無互助精神者。中國之社會為宗法社會，故家庭骨肉與戚黨間親誼極篤，休戚與共。在古代每一人得志，全族受福；一人被禍，全族罹殃。在春秋時，其稱兵叛變者，每為某某氏之全族，故族誅之刑視為故常。通常誅夷每及三族。明成祖之誅方輦孺且罪及十族。故族黨間互助之精神極強，推而至於鄉誼同門，莫不互相提攜，互相援助；與歐內各國之同黨同業之互助相似。鄉村間之自治，即以此為基礎。然既認族黨為互助合作之範圍，則對於族黨以外之人，遂視同秦越而不願互助合作。蓋平日既不能自族黨以外之人獲

得助力，自亦不願幫助之。故在一般廣大之社會間，不易有互助合作之精神，而易引起不必需之爭鬥仇視與不合作。世人每詬病中國人之個人主義，實則此種個人主義僅發現於族黨範圍之外，而非對任何人皆抱個人主義。然因宗法社會之積習不易祛除之故，一般社會中乃缺乏互助合作之精神，而自治事業難於建立，此種惡德，亟待矯正。

不守法不守秩序之兩種惡德，即由此種個人主義孳乳而生。自古以來，階級宗法之觀念既極堅強，故有「為尊者諱，為親者諱」，與「刑不上大夫，正禮不庶人」之古訓。因之不能守法而極重人情。加以政治不良，法治難於建立，法令每成具文，故一般人皆不重視與遵守法令。又以日常生活中無可遵守而絕對不能違背之法令，乃不肯亦不犯著違守秩序。故一般人皆有不守法不守秩序之習氣。

以上種種惡德，多為社會環境所造成。如社會環境能改善，此類惡德自可逐漸祛除。如產業發達，生活容易，饑荒既不存在，則饑荒心理自可祛除。與聯帶而生之惡德亦可盡去。若政治上軌道，教育發達，法令嚴明，則個人主義亦可逐漸祛除，而建立健全之社會。然思想為行動之母，故必藉教育與社會之力，養成下列之思想，方能自動見諸行動。

林溪和地球

蔡壬侯

很多人都以為地球是一個巨大穩固而舒服的東西，但是據美人林溪 (Joseph Lynch) 的研究，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他說地球是一個常常震動的東西。有一個熱而粘稠的中心，和一個硬殼。它的行為像一隻神經性的海綿，因了種種緣故而永遠不息地在震動着。這種經常的震動，在地下造成了一種聲浪，可以說是一種音樂，可惜拍子很慢，地位太深，人的耳朵不能聽到。但是轉

了地震計的幫助，這種音樂可以被觀察出來。林溪是美國最有名的地震學家，他在紐約的福丹大學 (Fordham University) 裏主持着一所世界最大的造在地下的地震實驗室。

林溪是一個天主教的神父，身材高大而美麗，生在倫敦，曾在杜白林 (Dublin) 當牧師。從二十五歲到現在五十一歲的二十六年中，他無日不在研究地震學，他覺得關於地震，有許多地方

被誤解着。地震，他說，益多害少。他問人家說：「你喜歡我們的地球一旦爆炸而毀滅的好呢，還是時常發生點地震免掉爆炸好？」他喜歡告訴別人，地震往往在海底裏發生，離開稠人密聚的地方很遠。「地震像蛇一樣」，他說：「它是躲避着人類，不輕易被發覺的」。

今年四月一號太平洋發生的大海嘯，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造成這海嘯的地震，發生在離海而

二英里的洋底；當這地震發生的開初，并未傷害任何生物；等到過了幾個鐘點，海水因地震造成極大的波濤，排山倒海地衝擊夏威夷，阿拉斯加羣島和太平洋沿岸一帶，才損害了無數人畜的生命。

在林溪看起來，這幾百犧牲在波濤中的生命，實是冤枉的。如果能利用地震計的報告，便可避免。他在四月一日早晨七點四十分的時候，發出他在福丹地震實驗室的地震計上得到這次地震的首次情報。差不多在同時，另外一個情報，也從加州工藝研究所（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發出。從這種個情報的「交叉檢驗」（Cross-Check），可以預先找出這次地震的所處是在阿拉斯加南端五十英里之處發生，那裏有一座極窄的暗礁立在洋底。

測地學上有一個有名的記載，有一次日本沿海一帶發生大地震，造成巨大的海濤，擁上內陸；一擊之下，吞滅了三萬人。此次夏威夷島的黑衣魯城（Hilo），直到大浪將近陸地的時候，人們才發現，此時再逃，已嫌太遲了。林溪估計這次海浪約有三十英尺之高，一英里寬，以一小時三百英里的速度推進，同B29號重轟炸機的速度一樣，但是這個海浪從出發點到黑衣魯城，也需要五六個鐘頭，所以在事先如給當地的人民一個嚴重的警告的話，他們很有時間來得及逃走的。

然而像這次的大海濤，在地震學家看起來，祇能算做二等的地震而已。地震學家把地震分為十級，和第九級的大地震記載過。現在所過着過的大地震，照林溪的看法，祇多到過8.74級；

這次太平洋的大騷擾，也不過8.74級而已。近四十年來，有六十次八級的地震發生過，日本却佔了最多數。

對一個像林溪神父這樣有經驗的地震學家，通常的地震不過是一種普通的事件。每年大約有三萬次地震在世界各地發生，而以太平洋沿岸為最多。日本每天有五六次地震，其他如阿留申，夏威夷，菲律賓羣島也是常有地震的地方。許多地震學家都認為南美洲智利共和國，是全世界地震發生次數最多的國家，每年可達五千次之多。

去年八月間在日本爆炸的原子彈，雖然該人聽聞，但是它尚不能和一個一致的地震相比。它的爆炸力，林溪神父的實驗室的地震計上也沒有任何記錄。也許在日本本土的地震計上，會受着影響，可是當時日本和世界不週往來，便無從打聽。今年六月間美國在柏克尼（Bikini）舉行原子彈試驗，事前也有許多誇大的揣測，但林溪堅不相信這種原子彈的試驗會造成地濤或驚濤駭浪吞滅人畜；事後果不出其所料。

「埃台·勒肯塔克厄（Edgite Rickenbacker）前些時曾說及關於利用原子炸彈的爆炸力，以鬆動北極的冰冠的理論，」林溪說，「我們覺得世界上尚沒有這許多鈾量，可以用來做這件事；如果你硬要和北極的冰塊開玩笑的話，結果能得到的還是那一塊硬凍凍的冰。」

當世界的某處有重要的地震發生時，林溪常是很忙碌的。他留話給福丹的電話管理員，如果夜裏看到報上有地震的消息，便不論在什麼時候，都要叫醒他。像這個樣子，每月總有一兩回。

平時他上午五時半起身，六時做「早禱」，然後吃一頓愉快的早餐，他最喜歡火腿和雞蛋。七點一刻，他坐在物理館的三樓的書桌邊，穿着一件長而黑的袈裟，硬而白的圍領，和一件罩着他那寬闊的胸膛的斜紋布背心。他的淺紅色的頭髮梳向腦後，當他在觀察過去二十四小時地震計上的記錄時，他的眼睛在兩片黃邊的鏡片後面，充分地發射着滿含希望的光。

林溪和他的助手們大約要花一小時，來檢查那些地震計上的曲線圖表。大部分的曲線是有規則的一上一下的形態，表示地球的振動當是有節奏的。這觀地般的有節奏的正常振動，多半是因為海中的潮水拍擊海岸而造成。這種海潮的拍擊，美國全大陸都可由地震計感受到，在紐約是每分鐘三十三次。林溪最愛引用古英靈的民歌或維多利亞時的詩句，如他指出亨利·華滋華士，鄧翻羅（Henry Wordsworth Longfellow）的名句，說是很有的地震學的見解：

My Soul is full of longing
For the Secret of the sea
And the heart of the great ocean
Sends a thrilling pulse through me
...我的靈魂是充滿了想望
向着那神祕之海，
而那大洋的心臟

（經過我送來一陣脈膊的跳動...）

其他尚有許多另外的原因，也會影響到地球的震動。一個地震學家他能分辨出某處的振動與地震無關。比方林溪每天早晨總要發現當一輛早晨送牛奶的火車在福丹附近的鐵路經過時，還

區的振動在地震計上看起來，竟達每分鐘二百多次之多；又如每年在福丹大學校園裏舉行一次的女生團體「梅波」舞 (Mermaid dance)，也能影響地震計的記錄，達每分鐘一百二十次。

像紐約這樣人口衆多的城市，各種騷擾，都能影響地震計的記錄。林溪爲了要證實這些騷擾對於地震計的影響，便耗了許多晚上，帶着一隻錶和一卷白紙，坐在實驗室門的戶外，記下每次經過這地附近的那些運輸車，街車，火車和公共汽車的準確的時間，這樣，他就發現了運牛奶的火車和地震振動的關係。

林溪的藏地震計的地下室，任何地震學家看了也將嘆爲觀止。它是特別設計，用地下堅石 (Bedrock) 雕空而成，選用一層層的磚頭水泥固封着，這樣可以阻止所有室外的騷擾。九隻精緻的變量地震計便放在這裏面。這些地震計的設計都很簡單，是「擺」 (Pendulum) 的一種。九隻中最大的一隻，也是最靈敏的一隻，重一千五百磅，以發明人加州工藝研究所貝果夫教授 (Prof. Beckett) 爲名。它的工作像一塊電磁石，能將地震的振動放大到十萬倍。

每一隻儀器的「擺」，是掛在一個轉動極慢的鼓上。這鼓則裝在一個水泥座上，這水泥座又深深地牢釘在地下的堅石上面。這種堅石就是地質上有名的馬翰吞片岩 (Marathon schist)，至少有二千五百億歲的年紀了。鼓上面用一卷紙緊緊的圍着，上面有格子區劃每二十四小時內每一分鐘的距離。每一隻「擺」的頂上，裝有一個小電燈泡，當鼓轉動時，便有微光照在紙上。當地球震動的時候，擺就似乎微微地搖動，但是這是

燈光幻影；事實上是地殼和鼓在移動，那「擺」却還是好好地掛在那裏的。

整個的地下室是緊緊地封閉着，像洗照相用的暗室，只在門邊有一隻暗紅的燈泡。當發生重大的地震時，林溪每緊張地站在这黑而冷的地方，注視着那微光的來回搖動。然而他平常決不在此逗留過久，也不歡迎參觀的人，因爲人體上蒸發出來的水汽，會很快的在這士封的室內凝結，而干涉那複雜的電器裝備。

不過這暗室內却每有一些特別的客人，林溪簡直無法把牠們驅逐掉，那就是蜘蛛們。即使那座暗室的車門每天祇開二三秒鐘，它們也能够爬進去。它們好像很喜歡這個地方，每每在室內的電流計和鏡子上舉行它們惡魔式的把戲，使得地震計上發現大地震的記錄，實在連小地震都派有發生過。林溪便不得不辛苦地跪在地上化許多時間去做捕蜘蛛的工作了。

每次地震，都有兩種主要的震波在地球裏經過；一種是推進式的波浪，以每秒五英里的速度推進；一種是剪式的波浪，以每秒三英里的速度前進。地震學家就利用這兩種波浪在地震計上的記錄，以算出地震在多遠的地方發生。

地震學家像林溪這樣的，雖然很知道種種地震的性狀，但是他們却不能了解什麼會發生地震。這秘密是被鎖藏在地心的某處，就在我們脚下四千英里之處，可以用儀器量出距離來。許多科學家都以爲造成地震的原因，是因爲地球原是一團熔體，後來漸漸冷卻，在冷卻的過程中，地面因此發生裂紋或皺縮，於是便造成了地震。然而這種理論在現在看起來未免太簡單而且也不

正確。林溪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實在還不知道地球本身究竟是在冷下去呢，還是熱下去。」

現代地質學家們都讚成地震的原因，是由於地殼的本身，本來是由岩石造成，這種岩石與六十英里下的柔軟的底土相連。岩石面上有因爲水所淹蓋，有的岩石升起變爲陸地或高山。爲水淹蓋的一部較成爲陸地的一部審度大，緊張的部分便傾向於一邊，就有裂縫發生而引起地震了。

有些地震，據林溪的意見，都是些簡單的地球表面的現象。他呼之爲「樓梯叫」的地震，并解釋這現象說：「譬如一個很重的人，走上一間老屋子的舊樓梯；他已上去好一會了，而樓梯還在「吱吱」地響着，這是因爲樓梯的每一級想恢復它本來的位置的緣故。幾萬千年以前，地球上北美，歐洲一帶，都爲冰河所覆；若干萬年之後，這些冰河熔化了，原爲冰河所壓的土地便被解放而高升起來，也發出吱吱的叫聲，就造成前面所說的樓梯叫的地震，這現象現在還在繼續着。

現在世界上共有四五百地震學專家在各處工作着，而其中至少有一百名都像林溪一樣的是虔誠的基督徒。說起來這和我們中國還有不少的關係，因爲當十六世紀的時候，偉大的基督傳道者法蘭雪斯·站微 (Francis Xavier) 曾想進入中國從事宣揚教義，使整個東方也成爲基督教的崇拜者；不意他尚未到達，便在半途上死了；他臨死時遣人將遺言送回歐洲，說是中國朝廷的大臣，對於科學極有興趣，以從來東方的傳教者，務需先有熟練的科學知識，如算學，天文，地理等

(下接第二十二頁)



痛定思痛·為誰而戰

殺了又殺·此結怎解

燕樹棠教授主張作一次千人訪問
戰爭打開了許多亮眼瞎子的眼睛
——為時代煎烤的大悲劇——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 九月中政府軍三戰三捷，於是引起了某一些人的樂觀，十月初共產軍發動游擊攻勢，於是又不免引起某一些人的悲觀。悲觀也好，樂觀也好，都是大洋洋中的泡沫，都是一些不着實際的情緒昇華。當前的戰爭的本質，是一種有階級性的競賽，誰能把握大多數的人民並為之犧牲？誰能把握最多土地而能使之生產？

人心失盡 對策何在

十八年來的內戰加上一個八年抗戰，有頭腦的軍人也都懂得了「軍事是政治的延續」，而「經濟又是軍事的助燃」。蘇北勝利了，冀東勝利了，跟着就有「政治跟不上軍事」之嘆，同時「要錢要命」之下的經濟問題的新混亂，更使人手足無措了。在十八年來期過匪的人，有一張江西收復

萬的藍圖，以為照樣描繪，即可恢復舊觀。八年抗戰的暴發戶却連這點經驗都沒有，因為一直敗退，並沒有收復過。於是連過去溫和的定縣主義都反對的燕樹棠教授，也不能不發出懷疑的嘆息：「時代不同了，環境也不不同了，如果我們不作更張，承認了共黨的一切設施，那麼，又何必要打這一次仗？如果我們要承認共黨所作的一切，我們的對

策又在那裏？決不能一拖了事。」燕教授是認共黨已到了盛而極極而衰的地位，已經也「失盡了人心」，今天反躬自問地是有沒有對策。燕教授主張到民間作一個千人訪問，然後便可決定對策，他的意見是相當民主的。

且收土地 莫管人心

蘇北的收復情形與冀東收復以後的情形，「上應當是並不同樣的，

只是蘇北有緩靖院，而冀東却還在等候中央的專款。人心是不是能接收，是另一問題，但土地却是首先接收了。土地政策不外乎「寬大」到(一)地主應有所有權，耕戶有耕種權；(二)一切賦稅地主與佃農各半；(三)實行二五減租，地租不得超過百分之三七·五；(四)地主土地得備價收回，耕種權則仍歸目前的耕戶；(五)不得有報復行為。

要命沒命 要錢沒錢

冀東是河北的糧庫，河北省政府當新二軍像游覽一樣地接收過十二縣以後，開始是以為「要命有命，要錢沒錢」了，結果却像吃了苦果似的，這一點縣份已感到不易消化。河北孫連仲軍主席說道：「我們的困難是在於壯了沒有槍枝，不能成為自衛隊，老百姓沒有警備，

不能協助縣政推進。我們目前的作法是由省政府籌撥復員費十億元，收復的大縣領一千萬，小縣領二百五十萬，先恢復地方的秩序，另外向中央請了一筆專款，數目已經忘記了，但決不如外傳七千億之巨。」除了省政以外，縣黨部也在分別恢復中，一位書記長上任可以領到開辦費三十萬，復員費三十萬。

有仇報仇 有怨報怨

共產黨軍是在作游擊。人民與人民也正有這種情形，這一個階層的與那一個階層的在從事於捉迷藏。國軍說共軍是在如何慘酷地對付「國特」，而國軍對

待某一些共軍的辦法，是用鋼刀像割草一般地研下頭來。地主羣所組織的武裝還鄉隊，自然也在公開地喊出「有仇報仇，有怨報怨」，他們却向曾經清算過他們的人，來進行清算了。

自治要錢 人頭納稅

河北省一百三十一縣，在這一年中從日本手中「受降」過來的是沿鐵路線的十六個縣及沿一點邊的合計為四十二縣，能够執行政權的，除平津保三市外，沒有一縣是完整的。最近又收復了冀東十二縣，這些縣政的扁形開展要拖到什麼時候，却也是一個謎。河北省政府從開始起，就不曾得

意，平津三市的復員費，中央補助各為二億元，但給冀府的却是八千萬。平津二市的年補助各過百億，但省府的補助費是五十億，而保安經費却支出了四十八億，餘下的四億能够作什麼呢，這預算人自己也會啼笑失笑的。從今年二月裏起，省府通知有

收入的每縣「自籌經費」，沒有縣士的縣府，可以向鄰縣告貸，收復後再行清算。各縣分別按照田畝攤派自治捐，(山海關即臨榆關所收的過境人頭稅，即為自治捐的一種)。同時並注意向大戶實行「平均負擔」，這樣才使許多大地主雖在「轉加」到小戶之後，仍然憤然作色

道：「這個和共產黨又有什麼分別？」到秋天徵實徵購以來，公糧有了着落，在九月裏，省府公告隨着新勝利形勢的到來，而停止徵收一切附加，要切實作到收拾人心的諾言。

變了變了 一切變了

隨着省政的開展，人員增加，支出增加，而中央的協款又嫻嫻來遲，這樣使牧民的父母官都頭痛不已。「我們今天的兩大工作」，一位專員坦然而言：「一件是向人民要命，一件是向人民要錢。兩件那一件都不容易」。北平外圍有兩個縣，一個是大興縣，一個是宛平縣，都是「自治」

的縣份。一縣長說「如果不讓區保甲長的孩子來當兵，我這兵役沒有辦法作下去，有命者決不願意出命；至於用賦不能全由中農以下的人來負擔，我到北平警察局去，和視局長商量，我要那個他交出那一個。而南苑的黑地抗租，也必需有澈底的整理，不能把多數的負擔專嫁到少數人身上」。另一位縣長則坦然承認。他們境地有個大煤田，過去有山西煤時不被注意，如今却成爲天之驕子，隨便加一，即有幾千萬的收入，只是「上下交爭利」，難以應付的是人事，是官交下來的不合理的了。他說，「不祇是上級長官不容易應

付，就是「黑臉」的老百姓也強硬起來了。」過去是河南人來這裏作工的，如今只餘了本地人，最遠的也不過是房山縣人。他們挺起腰來和老區討價還價，一言不合，扭頭就走，用三十六兩大秤的「白臉」的商人也不能不變得低聲下氣地來「談商」。這真要用那縣長的警句了：「變了，變了，幾千年的事都變了」。

了」。十八年的戰爭又加上一個八年戰爭，今後的戰爭還有多久呢，誰也不知道的。但有一點，今日與昨日是不同的，在戰爭中打開了多少亮眼睛子的眼瞼，使原來漠不相關的爲他戰爭，逐漸教育成爲「爲己戰爭」了。朋友，你爲什麼

痛定思痛 爲誰而戰

人而戰，也許已經想到，也許沒有想到，但不能不被拖着走，在走的過程中，不能不被迫有所決定。

在這一復仇的時代下，一批又一批的來了又去，殺了又殺。冀東的還鄉地主以受不了新的壓迫，又有連夜不及穿鞋而逃到大都市來的事實。這真是笑不出笑不出的「鮑時代煎煉」大悲劇了。

動盪中的四川政局

張岳軍去美就醫容有其他原因
歸國後返任與否仍爲未知因素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成都通信)今春政協閉幕後不久，國內政局即由明朗的境地漸趨昏暗；在政協中對中共讓步的國民黨的自由主義份子，大受黨內其他派系的攻訐。當時四川省主席即有出缺之說，國民黨內各派系及四川地方勢力都推測有人，競爭激烈，候選人達八人之多。

。其中勢均力敵者為政學系，復興社及財政集團三方面。不幸政學系提出

的劉文輝（西康省主席）一下子就被當道否決了，於是

最受人注目的是當時的重慶衛戍總司令王續緒和糧食部

長徐堪。復興社由於陳誠（軍）與蔣

經國（國）的結合，力量大增，故王

氏之出長四川，直是呼之欲出。政學

系不甘示弱，提出吳鼎昌對抗。但徐

堪與吳鼎昌兩氏均不願放棄在中樞的職

之職，張羣內調已不可能，由此引起

之川省政潮暫時消

退。事隔半年，此項政潮又在暗中波

動。起因是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委黃

季陸之可能去職與張羣之出國就醫，

尾聲是保安處長劉兆鑾的奉令退役。

此次川省政潮，可分三段來說。第

一，黃季陸奉命赴牯之後，四川省黨

部中流行一種傳言，謂有一天陳立夫

在牯突然告黃：「吾兄主持川黨務有

年，勞累已甚，總裁同意老兄休息休

息。」（大意如此）這自然對黃是一

個晴天霹靂。按黃氏為西南派，在川

任職期中一度與張羣打得火熱，彼此

唱和；可是不久之

前為四川大學校產事，與省政府起過

摩擦。另一方面他在職八年中，對川

黨務也沒有多大貢獻。四川省黨部委

員其中半數是黃埔系（陳誠等領導）

，另一半為各派系包括CC份子等，

黃氏本人本無多大權力，且須事事遷

就各派系中的一半委員以為聲援。黃

氏更調之說，據傳為CC所策動，因

為（一）四川地位的黨要；（二）政

學系與軍團合作的新派系是CC的眼

中釘，黃既不能壓倒，黃既不能壓

倒，在川黨部中佔有最大勢力的後者，

又與政學系交往，所以CC想推倒黃

氏而據此席位。第二，張羣的

病是真的，雖是行色匆促，但其他的

使命也許有一點，將來返國是否擔任

川主席，尚不可知。現在代理四川省

主席職務的乃是新加入政學系不久的

鄧錫侯（現任川康綏靖主任）。國府

之明令鄧氏代理主席，據一些敏感的

宦海人物，認為有兩點重要性，一則

可使張羣放心，二則藉此可以慢慢把

鄧氏束諸高閣。自劉湘死後，鄧氏由

前敵返川主持川康軍政，八年來，儼

然成為川康領袖，欲使此人退出軍政

舞臺，殊不易易。而鄧氏又以恭順著

名，所以又無法照雲南那樣泡製，於

是把他請上政治舞台，然後明令退役

。不過鄧氏之代理省主席，却在政學

系中引起小小風波，那就是省府秘書

長李伯申之請辭，此事是暗中進行的

，報紙上幾乎沒有新聞發佈，不像黃

季德事的渲染一時。李氏是政學系老

角色，王續緒作主席時任民政廳長，

張羣兼任主席便改任秘書長，在張氏

任中，秘書長實際就是主席；每當

主席請假或離職時，要公都是由李氏

代理。張羣既出國就醫，由李代理，

亦極自然，今既由鄧代主席，李乃憤

而辭職。李提辭後，官場中即傳李氏

將親任四川省黨部主委。本月中旬鄧

氏正式就任代主席之日，省府一廳長

告記者，李氏辭職之事已成過去，中

樞電令李氏於鄧代主席三月代理期滿

後再談。

當李伯申繼任川黨部主委事傳說

甚熾時，李氏乃在省府舉行記者招待

會，聲稱：「黃主委辭職是實在的，

本人繼任事不確，可能由曾擴情返

任」。大意如此（於是又牽扯出會

擴情來。記者奉天在重慶採訪二中全

會新聞時，見及一位與曾氏最親近的

人，他說曾氏可能任省主委，但曾氏

已予拒絕。同時與四川省黨部有關的

一家報紙用頭條大字新聞刊出曾氏即

任主委的新聞。曾氏現自命為國民黨

中的超然派，可是

一般人都知道他是復興社的。自西安

事變後，聲息全無，但却作了不少重

要的職位，本年春

天是陸軍大學政治部主任，現在又加

上重慶行轅政務處長。陸大事實上是

受政治部主任掌握的，行轅政務處長

也是主任而外的最大角色；自然在個

人或團體想來都不至於要曾氏出任川

主委。曾氏繼任主

委的話，只李氏說

過一次；幾天後

成都中興日報（即

中央日報）有一條

專電說是黃主任已

接受主席勸打消辭意，此一消息所

表明的劇變，不知又牽入多少人多少

派系的活動在內。前兩件事是九

月前半月四川政局的主潮，九月後

半月的主潮則為保安處長劉兆鑾的明

令退役事。劉兆鑾屬劉湘系統，為人

忠厚老成。劉湘死

時，他是在蘇皖前線作戰的師長，中樞調他回川任保安處長，直到今日。據傳繼任者是曾任過副處長的王元輝。王氏是復興社又是青年團中的人物。劉氏退役令經中樞頒佈後，輿情騰沸。這是因為劉氏本人任職期中無劣

跡可尋，(可說是川省府中八年來唯一清廉官吏)，且順利平定過若干次足以影響大後方治安的民變與夷變。首先是省參議會發起領導各縣參議會請求中樞准予延役，繼之是各保安團隊指揮官聯名請求退役與劉氏同進

退。然此事終因種種其他關係而成過去。最近中樞已專劉氏以省委之職。我們只要看四川省黨部同省政府內各派潛勢力的消長，也可以推測到國內一般政治的氣候了。

(十月一日寄)

南京的外交圈

英大使施諦文：典型的英國紳士
美大使司徒雷登：忠實的傳教士
加大使歐德倫：一個豪爽的軍人
蘇大使得羅彼夫：另具一種感覺

彼得羅夫連日分訪有關各方
美蘇使館往來頻繁引人注目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 王世杰部長遣次從巴黎回來，帶給了南京外交圈不少生氣。王部

長那天在明故宮樓場降落，下機時第一個趨前握手的，就是法大使梅理爾，他熱烈地以法語

跟王氏候好。王告訴他說：「這次在巴黎備受法政府款待，不勝銘感！」梅理爾笑得張開一

口大嘴。爲了九龍的治權問題，施諦文大使曾訪過王部長好幾次。首都人士都爲這件事感到憤慨。外部發言人情報司司長何鳳山爲此事曾發表一篇談話，謂英方雖因軍事需要，但仍不能中止我在九龍的治權；而且所謂軍事需要，實在也需要點解釋。談話中的這一大段後來大概是因爲施諦文訪王部長的結果，通知各報館刪去。但中央日報全文登了出來。一方面大家都知英國的作風，然而英國新任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包毅德中將率屬員乘旗艦「貝爾法斯特」號訪問首都，外部發言人司長李駿曾代表外部登艦歡迎。我新任海軍副

總司令桂永清也會親赴艦拜訪。王世杰，白崇禧等首長也正式歡宴包氏等，大家都熱烈舉杯祝賀兩國友誼永結。英國商業訪華團已離英飛華，十月初可抵南京；克里浦斯夫人也訂於十月五日由英飛港，南京當局特派專機赴港迎接，預定九日抵京。這一切都在顯示另一方面中英的外交又何等親密。新聞記者去傅厚崗九號英大使館訪問施諦文，他老是那一套傳統的英國紳士作風，甚至參事華遜哲，也強作道貌地賣弄那一套！

與其說司徒雷登是大使，不如說他還是傳教士。他天天忙着迎送客人或被入迎送。雖然他熟透了中國的一切，然而忠實的教員和傳教士怎能門得過政客們呢？於是乎他祇好在禮拜堂裏證道，並禱告上帝的幫助。馬帥行館和英大使館新指定的發言人康納士，祇是馬帥和司徒大使日常生活是聰明的，與其說協助中國，還不是協助他自己！美國人知道，中國人也知道。倒是加拿大大使歐德倫將軍爽快。他是一個標準軍人。每逢同人談軍中加問題，他便說：我來華是幫助中國；幫助中國，就是幫助加拿大自己！爲人慷慨，坦白。所以最贏得外交界人士的敬仰。不過話得說回來，也

許中國和加拿大的外交關係，不過僅是一些經濟的關係，加拿大又無其他的野心，與他人無爭。彼得羅夫是神氣十足。小汽車前有「USSR」的紅牌子，和一幅有小鋤頭的紅旗，使路人如見馬歇爾將軍的五星牌和五星小旗，有另外的一種感覺。最近曾屢訪王世杰，表示對國共的談判，他要過問了。最近葛米羅柯在安全理事會指責美軍駐華引起國際的磨擦，史達林率直地告訴記者美軍駐華有礙世界和平，這委實給南京首長一個刺激。司徒雷登給記者們問昏日，他連說不願談論。南京的有關當局也不曉得如何應付。連日美蘇

使館來往頻頻，眼
看來，以後彼得羅
夫在南京的外交圈
將大顯身手了。

在南京的大使
，公使，代辦，着
實不少。像挪威的
奧爾，墨西哥的易
斯克爾，可是靜靜
地躲在一角，連名
字也陌生得很。九

月十六日那天墨西
哥國慶，易斯克爾
大使全副戎裝在國
際聯歡社以雞尾酒
會招待嘉賓，到會
的人不少，但都等
於老朋友在茶館裏
碰頭，到頭來易大
使同他的太太冷冷
清地坐在遠遠的一
個角落裏，會未經

，客人已紛紛辭去
。相反地，美大使
館舉行酒會，蘇大
使館舉行酒會，熱
烈的情況使人感到
一切都以主人為中
心。外交的集會正
表示國際間的勝利
，這世界就是充滿
的祇有利和害！

說到南京的外
交圈，誰也不會忘
記李駿氏。這位外
交部的禮賓司長，
甚麼外賓蒞臨，他
得去歡迎，去陪客
，這種「迎送」的
生活不知他感到怎
樣。也許在李司長
這種生活裏，就是
南京外交圈裏的骨
幹！

精神飽滿

維他新

強力維他命
日結晶製劑

神經、牛乳、卵、肝、麥豆、番茄、菠菜、落花生
等中，雖含少量之維他命乙，但經過沸水烹其
煮熟之後，大部份均已消失，最簡便而有效之
方法，就是內服或注射「維他新」本品主治胃弱不
開，消化不良，脚氣，神經衰弱，功能增加營
養，助水體力。



售均房藥劑射注及劑片分

行發廠藥製學化誼信

本刊啓事

一定戶注意

凡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數，以便
查辦。

二 四千元定戶注意 (自創刊號起)

1. 平寄者，至第十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2. 掛號者，至第九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3. 航空者，至第七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三 五千元定戶注意 (自創刊號起)

1. 平寄者，至第十二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2. 掛號者，至第十一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3. 航空者，至第九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4. 航掛者，至第八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四 徵求直接定戶

1. 平寄者，一次先付八千元，掛號或航寄者，一次先付一萬元。一律八折，款盡通知續定。
2. 本埠在十月十五日以前，外埠在十月三十日以前訂閱者，仍照創刊所定優待辦法優待(付九千元者八折，付一萬元者七折)，概以郵數為憑。
3. 訂閱時，務請註明自何期定起，及寄遞方法。(平寄、掛號、航平、航掛)

五 一三各期再版出版

本刊創刊號再版，第二期三版，第三期再版，均已印就；印數不多，補購從速。每冊售價五百元。



山野行記

卞之琳

(一章小說裏一個人物的四段日記。時間：一九三八年冬——一九三九年春。)

一

(折城山中)山坡上好大一株柿子樹，在這個晚秋的正陽裏，結了累累的紅果，不下千點點，遠望去宛然一樹紅梅帶苞，任鴉鵲在那上面棲息與旋飛。還怕沒有東西點綴這裏山野的風景嗎？爲什麼不打下來吃呀？

回答不出來，老頭兒只是說他和他的哥哥鬧翻了，兩個人誰也不准誰打，去年是他們的老娘打的，今年就讓它餓鴉鵲了。

山裏人壽命也就跟他們的脾氣一樣硬。五六十歲的人了，還有哥哥，還有老娘，鴉鵲的口福還可以繼續十年二十年吧？不，即便到他們的墳上長了草，除了鴉鵲還沒有誰敢碰他們弟兄倆的柿子吧？

可是老頭兒却很得意的指點着說了：「看那邊還有一棵。」

那一株小一點，上面也當真結滿了紅柿子。

「這是高家和王家的，」他解釋了，「也鬧翻了，大家不打，已經三年了。」

隨他們去吧，我們懶得告訴他也許仗就要打到這裏來了。

二

一早從旅部回來，一夜的大風雪還沒有停止，出了村子竟不辨昨天所由來的路。路根本就不見了，完全被積雪掩住。原野裏沒有一個行人或行人所留的足跡。紛飛的大雪比濃霧還迷濛。近在目前的太行山脈完全消失了，叫人全然不辨了方向。不願意退回原處，勉強着瑟縮不前的坐騎探路前行，走了十幾分鐘才想起了身邊有指南針，拿出來一看，竟發現恰好違反了要去的方向。於是勒轉了馬頭，選了東北方而向之進行。雪積在大衣上，厚過三分。白茫茫一片在而前，單人獨馬像從無中來又向無中去，就帶了二十尺半徑的一個圓圈，其中有一些高低的面，有一些縱橫

的線，有一些凹凸的立體。倒有點喜歡這個蒼涼的境界。可是脚已經不覺得還踩着石子，手也僅得拿不住繮繩，真有點「不勝寒」。二十尺外猛然招呼過來了一聲雞啼，從近在旁邊的無中放出了一個人家的肥妮——向之策馬而去，隨即在一個人農家享受了彌覺可珍的人間的溫暖。

三

房主人十分殷勤，帶我們到五里外的深山裏叫廟灣的地方去看廟。廟不甚大，爲明代遺物，建在谷中，四面都是削壁，廟前及山徑上種了不少柏樹。廟後有池，夏秋水田池中經廟底下流至廟前戲台底下，然後下注，看來廟本身就是一條橋。冬日水枯，十幾丈長的橋洞也就成了山洞。我們發了靈興從洞裏穿行了一次。

可是我們認爲奇觀的是另一點。房主人在歸途上順便指點給我們看了一所石屋，告訴我們說是一個光身漢住的，也就是他一手開墾了山坡那些田。孤獨者原先據說住在村子裏，後來發瘋了。發瘋的原因是民國九年他逃荒到山西屯留的時候，發見他的姨嫂在他哥哥死了以後被舅父騙去賣掉了。以後他就回到河北來，在這裏山崖邊一個人過活。

隱者不在家。我們從樹枝編的院門縫裏，又從院後高處的石堆上，看了看他的房子。院子雖小，除了居住的石房，還有一間門房。院正中供紙畫神像，上書天地三界，旁貼紅字對聯（聽說是他自己寫的）：

「日月光天德
山河壯地居」。

下坡的時候，恰好遇見他從山下回來，挑了拾獲的筐子。人已經近五十歲了，還只像四十多歲，只是面下糊紋很深。

「你穿了新褲子了？」我們的響導跟他招呼了。

果然他穿了藍布新棉褲子，好像預備過年（當然是舊曆年）的樣子。

可是我們還沒有交談，遠處噹噹的一陣響，一會兒天上飛過了一架飛機，房主人和我們匆匆下山來，談論着是否日本的偵察機，大家忘記了那個孤獨者。

四

昨日下午天氣那麼困人。因為頸後兩個大瘡在作痛，覺得特別疲乏，側躺在卸了子彈回去的驢車上，就在那一塊地方的平板上，讓驢來騎去，用兩手分抓住了板邊，看看微微轉育的山坡，居然也能朦朧入睡。

還是寄住民家。在外找了一些東西吃了，回來就睡，就讓同行的牛宋二同志和房主人一家人在我的坑頭前談話。睡夢中忽然聽見同志們叫我吃宵夜，我以疲乏與痛楚而懶得起來。忽然在我的頭邊送來了一碗加麥子煮的小米粥，由一隻帶一個銀戒指的女手端着。我只好半睜着眼睛，接過粥碗來吃了，覺得很甜。

今天發現這一隻女手是房主人家的一個小媳婦的，而且這隻手還給我已經破了一點點的兩顆瘡擠了膿。

因為瘡痛，承同行的同志好意等我在這裏休息一天。他們上近邊的鎮上去玩，我在檐前坐在階石上伏着筆子給勻寫了一封信。

「寫給家裏太太的？」那個活潑的小女人笑着問我說。

「不，不是」我囁囁着，倒覺得很不好意思，惹得她越發笑出聲音來了。

過了一會兒她也拿了一張紙來要我替她寫一封信。

「寫給誰？」我就問。

「給一個兵。」

我才發現她的年輕的丈夫正是在外邊從軍，已經出去了一整年了。他在家裏和老婆鬥了幾句嘴，給老娘賣備了一頓，恰逢戰爭就波及到附近了，就一生氣，去參加了軍隊，出去了他彷彿也就出了氣了，從河北省的南宮縣寄來過一封信。

小媳婦要說的話當然首先是報告公婆及其他一家人上上下下都平安，其次報告今年有「代辦團」的組織要給她們家耕幾畝田，因為她是「抗戰軍人家屬」了。到河邊清洗被單，她也想報告，沒有人幫忙絞乾它也不要緊，她發明了把濕被單的一頭綁在一棵小樹幹上，自己就可以捏住一頭絞，也可以絞得很乾。她想帶兩雙布鞋子給他，可是無法帶，結果捐了兩雙給附近的駐軍，作為慰勞品，這樣也等於送給了他，因為他在外邊也會收到老百姓慰勞他們的鞋子吧。

這太好了，可是信還是寄南宮嗎？那裏半年來已經打了好幾次仗，軍隊也不會老是駐在一個地方。還好，還有番號可查，我就答應了把信帶到部隊裏託軍部探轉，雖然不保證一定轉到。她很高興，彷彿作為預先的酬謝，免我棉軍服口袋穿了，就要我說下來給她拿去補好。

牛宋二位回來的時候正撞見她在替我補口袋。今晚宋宋就提醒我說這邊的部隊裏嚴禁與民家婦女過分的接近，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我笑了。我如果感到了一種感情，我想，那不是對於特別一個對象的感情而是一般的對於人的感情。我如果從那個小女人那裏接受到一點感情，我相信也只是這一種感情而已。

（次日）今早上出發的時候，聽說「代辦團」已經照預定的上這一家的田上工作了。小女人就老早在那裏幫着澆水，煮稀飯，預備送到田裏

去。昨夜下過了一場大雨，土很濕潤，地上樹上都充滿了生意。一路上到處看見人忙著整地，完全不像戰爭時令過來的地方。每一塊泥土的翻動彷彿都是一個對於破壞的戰爭的抗議。

（上接第十五頁）

於是許多最優秀的年輕的候補傳教士，便先被送入羅馬學院去進修上述的專門科學。其中最早的一個畢業生之一利馬竇（Bartholomaeus），便是第一個進入北京的基督徒，因為他是當時歐洲聞名的數學家。他到中國後曾任欽天監并翻譯歐幾里特的幾何學為中文，著有萬國輿圖、乾坤體儀（此書現在全世界祇有一本存巴黎國立博物館），渾蓋通憲圖說等書。從利馬竇以後基督徒到中臘來的，一日比一日多，基督徒對於科學的研究，也更精深了。

林溪原是英國人，九歲時不慎被汽機輾去左手的兩個指頭。二十歲時到美國加入非立但而非亞（Puritania）的耶穌教會。他的上司發現他極有物理學的天才，便派他到荷蘭從研究宇宙線的先驅者鐵特神父（Father Theodor）讀書，又和當時地震學權威貝教授（Professor Hebert）研究地震學。一九二〇年到爾丹大學當講師，創立完備的地震學實驗室。

據說他之所以有今日這樣的成就，還虧了那九歲時所受的創痛。因為他本想當一個傳教士，但是失去了指頭，被教會認為不能在祭壇上把聖餅拿穩而拒絕。他於是發奮努力，一方面學習使其餘的指頭可以任意工作，一方面以博學贏取人們的同情，終於在一九二六年拿了杜布林教區。所以一個偉大人物的成功，決非偶然的。

福利多 綢緞

布花印色深之色褪不永

意義：
色中點綴，
宛如眉黛，
黑白分明，
綽可代綢。
特點：
色深而不褪，
性柔而挺括，
精細而耐用，
新穎而大方。
用途：
單夾，襯棉，
無不相宜。



每二碼有
永不褪色
保單為憑

信孚印染廠出品

公 司 布 號 均 售

觀 察

· 每份售洋五百元 ·

· 三十五年十月十九日 ·

· 逢星期六出版 ·

第八期



第一卷

專 論

中國需要重建權威

吳世昌

公教人員的待遇怎樣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

伍啓元

戰從義 · 政從仁

純 青

特稿連載

思想之改造(中)

胡先驕

教 育

個己的產生

廖世承

從中國鄉村看中國政治

(皖中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信 通 察 觀

蘭州秋色

(蘭州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 · 藝術 · 戲劇 · 音樂

悲劇世界之變遷

宗白華

尾 頁

三峽行 · 引退的風度 · 關於新疆 · 貧生偶記 ·

· 撰 稿 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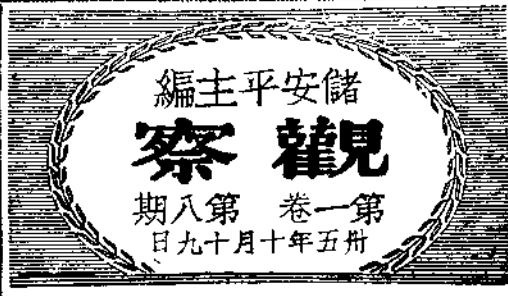
- 下之琳 王芸生 王曉籟 王曉籟 王曉籟
- 王迅中 王曉籟 王曉籟
- 伍啓元 沈有乾 沈有乾
- 吳世昌 吳恩裕 吳恩裕
- 吳澤霖 李純青 李純青
- 李浩培 李廣田 李廣田
- 沙學浚 周子亞 周子亞
- 宗白華 柳無忌 柳無忌
- 徐寅初 孫克寬 孫克寬
- 馬寅初 許君遠 許君遠
- 許德珩 高覺敷 高覺敷
- 陳之邁 陳友松 陳友松
- 陳維哲 陳燮竹 陳燮竹
- 曹 鳳 夏 實 德
- 張印堂 張 沉 長
- 張忠統 張 東 蓀
- 張德昌 郭 移 今
- 黃正銘 郭 有 守
- 胡先驕 馮 希 孟
- 馮 斯 年 程 希 孟
- 楊 西 孟 楊 希 孟
- 楊 昭 權 楊 希 孟
- 曾 昭 權 趙 家 釗
- 趙 超 權 趙 家 釗
- 葉 公 超 潘 光 宗
- 劉 大 杰 秦 維 漢
- 錢 濟 升 錢 能 欣
- 錢 鍾 書 鮑 覺 民
- 戴 文 賽 鮑 覺 民
- 戴 公 權 顧 翊 羣

· 撰 稿 人 ·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法租界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上海經售處：五洲書報社
漢口經售處：新中國書局
重慶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
西安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
北平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
濟南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
南京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
青島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
廣州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



本期作者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伍啓元：清華大學教授
李純青：大公報社論委員
胡先驥：前中正大學校長
廖世承：國立師範學院院長
宗白華：中央大學教授

中國需要重建權威

吳世昌

一 權威不是實力

中國人常說：「國於天地，必有以立」。以前只是一句抽象的理論，現在却真的從天上到地下必須要找一個立足點，在這個科學狂進的地球上才能站得住。不過科學只是一種工具，誰有實力，誰便能用他。用的人或者把它增進一國的福利，或者自招滅亡，與科學無關，只在乎人。這一點本刊前幾期潘光其伍啓元兩先生文中都已說得很詳細，無需贅述。依照「誰有實力誰便能用他」來說，有實力者似乎即有權威。但事實上並不如此。第一，工具不是權威，所以科學本身不是權威。第二，實力本身及其應用者不是權威。這又可分兩層來說。第一層是實力可以推翻既存的權威，但權威不必是實力。如某權威要靠實力來維持，——不論是原始時代的石斧石箭或今日的原子弹，這件事實的本身即證明這個權威還沒有建立起來，所以要乞靈於本身以外的工具。第二層是有實力者，具體點說，有政權者，未必能應用工具。中國過去的歷史都證明這兩點。清末也有甲午海軍，既不能應用，也就不足以借此挽救已經失去的權威。民初的軍閥，每一個都有或多或少的實力，但從沒有人會承認他們中任何一個是權威。

上文可以說是「權威不是什麼」，現在要說什麼是權威。本來所謂「國於天地，必有以立」，這個「有」原也不指武器，而是指某一社會中人羣所同意信守的生活方式和原則——幾顆思想上的大柱子，頂住了這個社會（或國家）的組織機構。一般人稱這個機構為社會制度或政治制度。這幾顆大柱子有的時候叫作三綱五常，有的時候叫作四維八德，有的地方叫作民治思想，有的地方叫作共產主義。不管叫它什麼，重要的是在這社會中的人羣必須能同意支持這些柱子，這些原則，否則整個機構垮下來必釀成極大的災害。尤其重要的是要同意支持，不是強迫支持。所以權威本身，定義地（*by definition*）是民主的，不是獨裁的或威脅的。權威本身是抽象的，它不能與人脫節。一離開了人，便是海市蜃樓，毫無作用，不成其為權威了。

有實力者有時可以拖倒這幾顆大柱子，但如果沒有再建的本領，便是有力者及其社會同歸滅亡。彌爾敦詩中的大力神 *Samson Agonistes* 曾經拖倒過兩個柱子，現代的瑪琳絲是希特勒，他想一隻手拖倒民主政治一隻手拖倒共產主義這兩大柱子，結果拖倒了他的祖國。

中國人其實很早就分別實力與權威的不同。秦始皇雖然滅了六國，可是並沒有建立權威，當然他的實力也不能穩固持久。即使是不讀書的老粗項羽，他在打倒秦帝國的過程中，也知道要立一個民間懷念的楚懷王的孫子為義帝，作為支持他實力的權威。後來他自以為有了權威，殺了義帝，劉邦才有所藉口，從此項羽便走下坡路。從此劉

家學了乖，天下未定即尊鄒魯的儒生，孝武帝更大倡儒教，要拿孔子的大權威來壓倒諸子的小權威。從此以後，中國的權威一直是儒教。雖然其中曾滲雜了別的思想，但都託庇在儒教的大纛之下。直到會國藩，他還用以打倒想利用基督教來建立新權威而朱成的洪秀全，太平天國是武力成功而思想失敗，因此最後武力也不能不失敗。在他政治機構尚未建好以前，一開始就想打倒思想上的大柱子，結果連那面光芒萬丈的民族主義的大旗也無所附麗。近人常罵會國藩是漢奸，殊不知他在一本正經的効忠於儒教這權威，而且成功了。至於滿清，在太平天國以後他的權威只有更沒落。

二 舊權威的挑戰

向中國過去的權威——儒教——挑戰的，不是洪秀全，因為他只是一筆抹殺，他只向滿清挑戰，他到死也不知道其所以失敗的思想上的原因。也還不是船堅炮利，因為那些在正統的儒教徒看來只是奇技淫巧，開通一點的也只認為可以楚材晉用。直到郭嵩燾，嚴復諸人說西洋也有二千多年的文明，這才使有心人暗暗吃驚。

不過自從西洋人用砲艦送進了新舊約聖經和商品以後，直到五四運動，越過了辛亥革命，大多數中國人始終沒有智識或勇氣承認舊權威已經沒落，必須接受西洋科學文明的挑戰，吸收現代文明的原則，刻不容緩的來建立一個新的權威。直到抗戰前一二年，還有人閉着眼睛在喊「本位文化」！他們根本不知道現代的英、美、蘇、法諸國，沒有一國的文化 and 思想淵源是純粹本位的，他們甚至於不知道中國文化最光輝的時期——戰國，沒有一國的文化 and 思想淵源不受別國乃至夷狄的影響和融合。你們聽見過有「英本位文化」，「美本位文化」或「齊本位文化」，「趙本位文化」沒有？

由於中國在巴黎和會之失敗而引起的五四運動，雖然接受了西洋科學文明，打倒儒教的舊權威，但似乎並未有意識的建立起新的權威來。同時因為要打倒舊權威，除了科學文明以外，又來了一個幫手，也可說是對舊權威更可怕的一個挑戰者，那是共產主義，剛剛駁了歐洲人，又來駁中國人了。打倒舊權威時人手多，固然可以快些成功，但如果要建立新權威，

人手太多是反而不便的。因為要建立新權威，必須有個思想的重心。思想不能遺世獨立，要有人主持，更要有入支持。五四運動時大家抬出德先生 (Democracy, 民主) 和賽先生 (Science, 科學) 來當支柱，但彼時的共產主義者却說，德先生是英美的玩意兒，落伍了。應該抬出馬先生和列先生來。思想沒有重心，主持者和支持者都分散了，權威是無法建立的。而且，彼時大家只忙於從舊束縛中解放出來，忙於介紹新的東西進來，似乎沒有考慮到要重新建立權威。

三 發現權威的重要及重建者

在民國建立以前，西洋科學文明雖已排山倒海而來，但除了極少數人以外，大家並未想到其後果會改變整個的社會組織和思想系統，自然更想不到要摧毀舊的生活方式和原則，而另建一個新的權威。康梁主張改變政體，保留國體，張之洞之流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都足以說明他們只是遷就現實的改良主義者。從會國藩所保存下來的舊權威，他們是要繼續支持的。康有為的大同書和譚嗣同的仁學，都準備藏諸名山，傳諸後代，不敢拿出來濟世的。事實上舊的權威在腐敗的清政和西洋的砲艦夾攻之下，早已成為空心的老樹，而他們顯然尚未考慮到要建立一個新的權威。他們都是從舊權威中生長出來的人，舊權威之枯萎使他們覺得有點異樣，然也許並不覺得權威本身對於維繫一個社會之必要與重要，正如同現在有許多人也是如此。

發現權威之必要及重要，而想重新建立一個新權威的，在辛亥前後，大概只有孫中山先生一人。(保皇，復辟都想恢復舊權威。) 第一步，他先用民族主義的新權威來打倒滿清政治上的舊權威。(在這方面，浙派的革命黨人幫了他很大的忙)。辛亥革命的成功，也許如東蕪先生所謂是練新軍，是換朝代的老套，而不是由於有產階級的士大夫，但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民族主義是主要的推動力。不過光是推翻實際政治上的舊權威是不夠的，必得建立新的權威。——於是乎有了三民主義。因此可以說三民主義的基礎建立在民族主義上面，即這一次的抗戰也是如此。

四 三民主義的性質

民族主義是十八世紀以後的產物，所謂現代國家都是以它為目標而建設起來的。它的構成要素之中，一個民族的文化是重要的一部份。但它既是現代的西洋產物，便也不能不注意其本身的必要條件；現代化。至於民族主義，則完全是新東西。在中國，主權是二千年來一直在君的。民是附首，是元元，是君的財貨資本，故「子女」與「玉帛」齊觀，「宰臣」與「奴才」並名。古書上雖然也有「民為貴」，「天聽視我民聽」一類的話，但這却和商人們所謂「金為貴」，「市價要看貨色」，差不多，是為主人的利益而立論的。古書上也有「民主」這名詞，傅孟真先生曾舉齊書載記石勒等自稱「民主」，我却記得尙書多方即有「誕作民主，罔可念聽」的話，當然也不是現在的所謂民主；那是說「君為民之主」，反過來也就是「民為君之奴」。孫中山先生之用民權而不用民主二字，我想是為避免歧解，使意義更為清楚。在實質上民權主義是百分之百的民主政治，無可曲解，也無可推諉。民主主義在求人民的豐衣足食，也注意到住和行，用時髦的話說，是經濟民主。要做到經濟民主，財產分配，土地政策等必須有革命性的改變，天然的要傾向社會主義，所以他在民生主義最後一講中曾說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一類的話（我是二十多年前看的民智書局版，不知現在流行的三民主義有沒有刪改，因此也不知我是否已經落伍。）

孫中山先生要以三民主義來建立新的權威，因此三民主義的性質，第一必須部份保留中國舊有優良而適用於現代的傳統。第二必須勇敢的接收西洋現代文明的挑戰，接受並且應用其武器。第三必須預防共產主義的挑戰，用溫和的方法來避免可能的流血革命。他又鑒於太平天國的失敗，摧毀儒教，摧毀一切舊有倫理傳統是其致命傷，所以特別注意保存四維八德。（雖然他也說西洋人的道德比現在的國人好。）使支持數千年來社會組織的柱子不致因突然抽去而崩潰，他接受西洋文明，要以新的柱子來逐漸替代和鞏固社會組織。他用溫和的民生主義來改良人民的生活，同時也替這個社會打了防疫針，免得慘受共產革命。他在十三年改組國民黨以後，

籌納共產黨加入，宣布三大政策，很明顯的是為對抗當時各布盧主義者支持並指揮北洋軍閥的腐敗統治，阻礙他革命勢力的發展。

五 三民主義的成功和失敗

但終孫先生之一生，三民主義始終沒有被國人普遍認識。許多人以為他是好高騖遠，徒託空論。只有一部分不滿於軍閥的腐敗統治，為中國前途焦急，眼看舊權威失墜，茫茫然求理想的青年，看到了三民主義，才如獲至寶，摩頂放踵去參加革命。三民主義成了國民革命的原動力，北伐才能迅速推進，可是手創者已不及見了。當時北伐軍的實力遠不如北洋軍閥，可是所向披靡，（這也證明實力不是權威）。使那些老粗的督軍聯帥之類莫明其妙，他們當然不知道國民革命軍找到了新權威。有人告訴他們：「黨軍有主義」。主義是什麼？原來如此，於是軍閥們也來「主義」，孫傳芳有「三愛主義」，張宗昌又有三什麼主義，他們以為主義是槍桿上的裝飾！（可憐現在還有人如此想法。）

所以如果我們說，北伐的成功，是三民主義這個新權威打倒了沒有權威的軍閥，大致不會錯。當時不但有志氣的青年往廣東跑，連幾個重要大學的教授都幾乎跑空了，留在五百多年故都的人，也都把中國的前途寄托在南方。北洋軍閥的倒行逆施，促成了全國智識分子對於三民主義的注意。所以在孫先生生前未獲充分號召力的主義，在北伐時竟成了權威，在一個沒有權威的空間，新權威是容易建立起來的，只要有人來主持和支持。

可是好景不常，接着是清黨與剿共，還有許多原因，這裏不說。就題論事，可以說是國民黨怕共產分子黨，奪取她的權威。而共黨也確有這個企圖。在和共黨分家以後，國民黨不能不修改她的政策。這也不必詳說，只要把十三年以後和十七年以後的政策一比較，便可了然。修改的結果，對內是兵連禍結，啓日本的覬覦；對外是再傾向於英美集團，（租界只收回九江為止），一度與蘇聯絕交。這一段現代史，在抗戰期中生長的青年却已不甚了然。

抗戰是一個轉機：使國民黨重新檢討歷史，再度與中共合作，停止鬧牆而共禦外侮。這個轉機的重要收穫，使中共也不能不承認三民主義為最

高原則，不能不承認國民黨是抗戰的領導者。在初期，可以說抗戰又確立了國民黨的權威。那時全國人民熱烈團結的情形，真使人回想到北伐初期的盛況。

但到後來，以國家的興亡來賭孤注一擲的抗戰，以抗戰的代價來重新建立起來的權威，又和人耽了節，又成了海市蜃樓。支持抗戰的共有兩種人：農村子弟拋兒別母上前線而不得一飽，智識分子經常捐出其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兩者又都受官僚與商人的榨取，喂胖了這些沒出息的賤賄。官僚只問權勢，商人只要金鈔，國家不要綱紀，社會不要權威，他們是不感到興趣的。國民黨政治的腐敗，使她自身失去了權威，智識分子生活的低落和被淘汰，使他們失去了支持權威的能力。由這兩種原因，再加上財產分配的極端不合理——幾乎是好人一定窮困，混蛋一定發財——使社會道德無底的墮落。貪污者自己固不以為可恥，不貪污的朋友，能沾他一點光，也不以為羞，也許還向人誇耀；這份禮是誰送我的，暗示你還沒有這樣闊親友呢！兩性關係的混亂，也達到了損害民族健康的程度。許多秀優青年無法結婚，或已婚的無力應養而分離。許多男女的性觀念也完全變質，五四時代青年男女熱烈討論「靈」「肉」一致，現在則變為「錢」「肉」一致。錢和享受往往列為最主要的條件，一切可以任錢採取，當一個社會完全失去了平衡與道德，也就證明了原有的權威不再存在。孫中山先生所苦心建立的權威，北伐時代和抗戰初期志士仁人所流血換來的權威，給腐敗的統治打倒了。我們現在不能不宣告：中國已沒有權威。

然而現在一般人都知道並且承認三民主義是立國的原則，這個思想的權威可說在理論上依然存在，只是高高的懸在空中；目前進行着的事實在和它背道而馳。三民主義曾經是北伐的主動力量，民族主義推動並支持了抗戰，但政治上再無辦法，將可能崩潰於共產革命。民族主義的另一作用，似乎只有執行雅爾達密約，給外蒙「獨立」以自我解嘲。民生主義根本談不到，饑饉和兵禍只在加速民死。民權云云，也還在各黨派的荷包裏。然而朝野上下都在喊實行三民主義，看來正是知易行難，給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學——知難行易——一個尖銳的諷刺！

六 中國目前需要權威

中國目前的情況，如果再繼續下去，內戰完成了經濟崩潰的傑作以後，隨之而來的是更偉大的傑作：道德和人心的崩潰。事實上目前這二者正在猛烈競賽。在內戰的旅遊旅退之中，每出入一個城市，雙方各對人民作一次仇殺報復的比賽，遠比現在南京提倡的工作競賽來得努力，遠比敵偽時期的屠殺來得慘酷，都充分發揮了原始的野蠻性，（我有許多證據）。然而報上不見一字，即便披露也引不起誰的注意，因為自朝至野，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已習於內戰，慣見同胞的被殺而無動於中，神經麻木。誰來制止地球上這一部份兩脚動物的慘劇？三人？五人？馬帥？司徒？黨派利益，本國政策，會對這一部份兩脚動物的命運低頭嗎？中國若再沒有一個權威（不是實力而是權威）來制止這個比螞蟻蟋蟀還愚蠢的慘劇，難道真甘心做第三次大戰的閉場戲嗎？

在實際政治方面，打算盤和經商成為最高指導原則。北平以前的警察慣稱其上司為「我們掌櫃的」，現在則連警察總署的署長也必須懂得做買賣，才不至於被通廢職。任何一個擔任以上的官，如果既不貪污，而又不懂得做買賣，絕對養不活兒女。

尤其可怕的是現在青年的苦悶、徬徨、莫知適從。他本能的知道思想要自由，進步，可是惡勢力警告他自由是「反動」，前滿是「偏激」。他本能的知道救濟是可恥的，可是打開報紙來一看，重要的國事，要人的演講，事後證明幾乎每件事都是在撒謊。這還指有良知者而言。至於某些人所稱為「馴良」的，則其思想已統攝得四平八穩，非常衛生，絕無傳染病，也沒有危險性，他的看家本領是背十二條守則。剩下來則頹廢與享樂，其心境和「十日談」中的人物差不多。這個精神上的創害，決不是短時期內所能治療，如果沒有真正的權威來領導，這種現象可能延續到下一代。然而據說這一代就要負起建國的責任！

現在一般人另有一種恐懼，即經過八年對日抗戰以後，中國雖然勝利，而其地位不久又將被日本壓倒，領導東亞的依然是日本。去年日本剛投降，一位老輩學者用貌似玩世而其實悲憫的口吻對我說，「你看罷，美國

現在有兩個乾兒子。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日本。將來呢，「他對支火架點起了煙斗，『日本這個小子一定百依百順，美國人非常喜歡。中國一定極不爭氣，扶不起的阿斗。美國人真心想扶植中國，結果非逼他仍舊扶植日本不可！』那時勝利的歡潮尚未掃盡，現在則日本國內已事事都比中國上軌道。有的人已經在痛心地羨慕日本；軍國主義的權威剛被打倒，立刻又建立了一個權威；思想，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支持者，美軍總部——麥克阿瑟。支持者：全國人民。當然，這樣沒出息的羨慕立刻被國家的自尊心所打倒——附帶的也還有些勝利的虛驕心。我們不能說這個沒出息的念頭，其內在的動機毫無愛國心的分成。事實是事實，日本現在的工業、經濟，都在蒸蒸日上，日本上下的和衷努力，中國更不能相比，目前當然仍在亡國的狀態之下，解除了軍備，也無法內戰，可是二十年管制以後，我們的旅順、大連、兩條幹線，還捆在「友好」條約之下半身不遂，而日本則又是一個強國了。並且，即使把台灣、琉球、千島、庫頁、朝鮮加起來，有半個外蒙大嗎？我們今日再不努力重建權威，停戰建國，二十年的競賽會趕得上日本嗎？照目前的國內局勢，中國的希望究在何處？

上文已經說過，在理論上，中國思想上的權威非不存在，雖其是否充分，目前要不要修正補充是另一問題，但它懸在空中，沒有主持者和支持者，徒然是海市蜃樓，反而引起了究竟是知難行易，還是知易行難這個矛盾。中國目前要建權威，比新起圖稿畢竟容易些，只要理論能够被實踐。問題的核心是誰來實踐？誰來領導實踐？按理說當然是國民黨，但是國民黨執政垂二十年，黨徒徧國內外，至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證明她有實踐的能力；不但沒有實踐的能力，而且人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使三民主義有幾次可能成爲實際權威的機會都白白失去。我甚至懷疑今之高級國民黨員是否每人都把三民主義（那怕是英譯本也好）從頭至尾看過一遍，否則何至於其施政事這樣的違反三民主義。國民黨已失去領導國人重建權威的資格不足以成爲權威的主持者，其黨員之盡、之偏、之馴良，也不足以成爲支持者。當然我們也不否認國民黨中也有優良進步的份子，但至少此時尙不能起什麼作用。我們也不否認國民黨個導抗戰的成績不佳，但確曾克服不少困難，但也須同時指出現在政府中若干中堅份子並非真正個國民黨出身，而是半途加入以共赴國難的，只能說是其外圍黨員。另一部分是職

業的專家，志在爲國服務，不必專爲某黨。這只要看一外交、工業方面的陣容，便可了然。這些英美派的專家如果不在黨裏，也許主持或支持權威的號召力更有效，他們入了黨同時也分了謗，對社會，和對他們自己在一種意義上反而是損失。

共產黨當然也頗想領導重建權威，如果我們把這問題提出來。但在客觀條件上，似乎更不如國民黨。第一，在政黨地位她已不能不承認國民黨的主義爲建國原則，不能不承認國民黨的領導地位。第二，由於她過去排斥小資產階級的錯誤，使她黨內人才的學識水準受了可憐的限制。第三，解放區的政績如何外人雖不盡知，但就其最近蘇北佔區內行動而論，很難得有能支持權威者的擁護。第四，一國的權威必須有獨立性，一味依賴任何一個外國是建立不起來的。此外別的黨派都有與國共兩黨類似之點，而其通病之一是太注意黨派利益而忽略人民利益，只要看年初政協會議之承認舊國大代表，犧牲十年來受教育青年之選舉權而換取各黨派的府政委，便可證明此點。

建立權威有二個必要條件！有思想的基礎，有適當的人士。前者幸而已有三民主義作爲藍本。（我不敢武斷說全國學者之中一定不能創造比三民主義更進步的思想體系，但目前爲使事簡簡單單化計，應以三民主義爲藍本。）後者的條件其實也頗簡單：只要其才識品德足以主持，熱忱毅力足以實踐這個思想基礎，而且真能代表人民，不受私己集團的限制。能符合這條條件的，即令其隸屬黨派只要能放棄黨派立場而真爲人民，也有資格。但在目前情形之下，毋甯是無黨無派人士更爲適當。我在本刊第四期「誰能替人民說話」一文中曾指出：政治腐敗，像大學教授這樣的匹夫應該有實糾正。重建中國的權威，當然比澄清政治更爲根本，更爲重要。只要權威能建立得起來，澄清政治倒是其餘事了。

代郵

各位撰稿先生：1. 尙未接到本刊的先生們，住址固定後，即乞示知，以便按期寄奉。2. 過去各期如有缺少者，即請函告所缺期數，當即補奉。3. 謹請源源賜教，充實本刊的內容。

編者

公教人員的待遇怎樣才能得

到真正的改善？

伍啓元

在人類的歷史中，公教人員所受到的待遇，像中國公教人員過去幾年那麼微薄，是不多見的。關於改善公教人員待遇的重要性，筆者已再三的談及。在這裏，我們就實際上公教人員的待遇怎樣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一問題，提出討論。

要對這個問題能有正確的解答，我們必先了解甚麼過去公教人員的待遇無法得到改善。我們認為這是由於兩個基本原因和兩個技術原因。第一個基本原因是居高位的人根本不知一般守法公教人員的困苦；第二個基本原因是公教人員自身很少能真正理解自身的利益。此外還有兩個技術的原因：一是財政的原因，負行政責任的人總是不大願意增加財政的支出，以免擴大財政的虧缺；二是物價的原因，在物價上漲當中，公教人員待遇如與物價賽跑，總是趕不上物價的。

關於第一個基本原因，是需要特別解釋的。平心而論，居高位的人大都是希望做好，大都是希望大家能得到合理的待遇的。但由於四個原因，居高位的人雖有不少是「來自民間」，也不知道民間的疾苦。(一)今日負行政責任的各首長，無形的收入很多。他們住的地方有時是機關所準備的住所，一切陳設佈置都由該機關的總務科或總務司去代辦；就是租用的房屋，據說租金也很低廉，到了抗戰末期在重慶一所二層新式大洋房租金也僅每月數百元。他們行的工具，有由公家借給汽油的汽車，不只他們自己可以用，他們的家人也一樣可以用。他們食的方面，柴米油鹽有總務司科代用最低廉價格購進，而一切應酬都由公家代為支付。他們有時甚至衣料也有人送贈。這樣，則他們每月的開支不會很多的。他們的薪津收入大都能應付支出。他們自己的收入既足以應付支出，那就自然不會想到別人

是沒有無形的收入，薪津所得無法過活了。(二)今日院部會主管長官大官，有不少是兼任國私營公司和銀行的董事等等，這一方面的收入常常較薪津為多。就是沒有這些額外收入，也常有其他特殊收入的。有了這些補助，自然就不會想到一般公教人員的貧困了。(三)在今日的政治中，行政最高負責的人員常常不知道物價上漲到甚麼程度。有些居高位的人每人家中開支已數百萬元(或且數千萬元)，而在帳面上他們的副官報告給他們的不過數千元(或僅數百元)。他們有時親自出門購買東西，希望能知「民間疾苦」，但商店的人因受到預先的警告，所索的價格遠在市價之下(有時不及市價十分之一)。這樣，他們自然不知道民間疾苦了。(四)今日在高位的人，每天時間大都花在接見賓客、出席會議、批閱公文、和其他種種繁忙的事務上，自然就與一般人的實際情形發生距離。勝利以前，社會上傳說某首長說他口袋裏放了幾百塊錢，很多天都用不出去，可見幾百塊錢還是很值錢的。不久以前，社會上傳說某首長估計一家四口每月有二萬至三萬元左右便够用。這些傳說是否正確不得而知，但確可為行政長官不知民間疾苦的寫照。由於這四個原因，居高位的人根本不理解一般守法公教人員的困苦，自然不肯通過改善公教人員待遇的提案了。

另一個基本原因是公教人員本身的無力與愚昧。任何國家的公教人員處在這種情況都會有嚴重的反抗。中國公教人員一方面是過於微弱，一方面受「貧窮哲學」和「自私哲學」(獨善其身)的影響，除了上海市大學教授會罷教外，始終沒有具體的行動。公教人員即便有具體的行動，負行政責任的人也會因「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根本加以忽視(例如行政首長對上海大學教授罷教的態度就是如此)，何況公教人員本身不為自己的

利益而有所行動呢？政治上總是壓迫抵抗能力最低的人，公教人員的抵抗能力既如此微弱，自然就只有生活困難了。在公教人員中，不少的人爲着維持生活，走上貪污舞弊的途上。居高位的人對於貪污舞弊相當放任，還更助長了貪污舞弊的風氣。貪污舞弊的人增多以後，公教人員的陣線便不一拉，這也是公教人員無法作集體反抗的原因。公教人員自身既沒有有力的反抗，他們的待遇自不易得到真正的改善了。

此外在技術方面，因政府不肯強使有錢的人出錢，結果財政收入過小，政府便不能不拒絕調整公教人員待遇。同時政府又常藉口調整待遇會刺激物價，因而對公教人員的待遇拒絕增加。

對於上述各原因的是非我們且不討論。但有一點我們必須強調的，即要使公教人員的待遇能够真正得到調整與改善，則上列的原因必須消除或解決。

爲着應付第一個基本原因，我們主張立法院應制定兩種法案：一種法案是禁止各部會首長有任何的無形收入，他們的衣食住行都應按市價自行負擔（如有優待則不得超過任何其他中小公教人員）；一種法案規定各部首長於就任時應將一切財產及薪津以外的所得（包括董事紅利等等）全部由國家封存，在任內不得支用。這樣才可以強使行政首長過一遍一般公教

人員的生活。如果監察院再盡力監督這兩個法規的實施，則我們相信公教人員的待遇立刻就會得到改善。

爲着應付第二個基本原因，我們主張組織「全國公教人員總工會」（因目前公教人員所得不如一般工人，只能組織工會），於必要時用集體罷工等辦法去要求改善待遇。只要這個「總工會」能够組織成立，則政府必不敢忽視公教人員的合理要求的。

爲着應付財政，我們主張立法院另制定兩種方案：一種限行政院於一個月內實行富戶捐並舉辦財產總登記；一種限制政府發鈔最高額，以後未得立法院同意不得增加發鈔額。前一種法案增加了國庫的收入，使改善待遇能有財源；後一種法案使立法院得一武器以保障公教人員待遇——每次行政院要求提高發鈔最高額，如公教人員待遇不同時作比例的調整，立法院即不予通過。

爲着應付物價，我們主張政府或「全國公教人員總工會」應成立一專家委員會，加以研究，作成報告，使調整待遇的不良影響能够減少。

我們相信只要上述各點能够辦到，則公教人員的待遇即可得到真正的改善。

戰從義·政從仁

——哀中國的兵學——

純青

如果中國還想做中國，就要有中國的思想，中國的規矩。我們應接受數千年民族的傳統經驗。如果中國還想做一個國，旁的不說，「兵者，國之大事。」應先學習我們國宗的兵學。我認爲現在已失掉了我們的兵學。愛國陽熱，不能默爾，因亨茲篇問世。

假使中國思想有三個系統，所謂儒，道，墨。他們就都是反戰的。儒不學兵，道不主爭，墨非攻戰。因此中國叫做愛好和平的國家。我們實在

愛好和平，而當之無愧。先說儒：孔子答衛體公問：「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他最不喜歡干路，罵之爲：「由也好勇，無所取材。」這種思想一直傳下來，顏氏家訓有一篇誠兵篇，教他的子孫不要學兵，他說：「秦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應者。」即顏氏道一族，不屑以「用兵取達。」只有兩個人，「顏忠以黨楚王受誅，顏俊以黨武威見殺。」算是他們「得姓以來」之「無虧業者」。但是「皆國禍歟」了。是爲誠。宋朝受

外族欺侮，詩人陸游滿池春詞有句：「笑儒冠，自來多誤。」即感愧儒冠誤了他沒有學兵。儒家不重武事如此。次說道：老子道德經：「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他認為戰爭是無道的產物，而主張：「以道助入國者，不以兵強天下。」戰爭是殘酷的，破壞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老子看得很清楚。殺不得已而用兵，用兵而勝利，也不可以讚美和歡喜。他說：「戰勝，以喪禮處之。」又說：「勝而不美，美之者是樂殺人。」他這樣斷言：「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道家的德行如此。再說墨：墨子是著名的反戰論者，他以為戰爭是「大為不義」，其非攻篇云：「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人死罪矣。……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但戰爭殺死了千人萬人，而不以為不義。他痛心以「少黑為黑，多黑為白」，至黑白完全不辨。墨家的非攻如此。這三個影響中國最大的思想，都是反戰的，都有他們的好生之德。但這不是說絕對不可從事戰爭。若湯放桀武王伐紂這類革命的誅伐是可以的。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桀紂就是這樣的「一夫」，這樣的「一夫」可殺。墨子也說湯伐桀武王伐紂，「非所謂攻，謂誅也。」怎樣纔可以誅，是有標準的。譬如沈問問孟子：「燕可伐歟？」孟子曰：「可。後來齊人果然伐了燕。有人跑去責問孟子。孟子聲明他只說燕可伐，沒說「孰可以伐之」。「以燕伐燕」他不以為然。就是說，他不贊成以無道伐無道。不可以無道伐無道，若以無道伐有道，或以更無道去伐無道，當然更不可以了。這是可否戰爭的標準。

單就兵學來說，中國有七子兵略，那是權威而專門的書。我們可以聽聽他們的意見。

中國兵學的核心是「仁」。孫子的「道」，吳子的「文德」，李衛公的「正」，尉繚子的「道勝」，三略的「柔德」，六韜的「愛民」，司馬法的「仁本」，都說戰爭是不得已的，只有一個場合可用，即「殺人安人」，「以戰止戰」。司馬法有：「國雖大，好戰必亡」的警告。六韜釋愛民之意為：「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予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孫子判斷勝敗第一句便問：「主孰有道？」中國兵家思想，是與儒道墨的精神一致的。他們並沒有把殺人當做職業。深深了解理想的軍

隊，應該是仁義之師，「仁者無敵」，我以為這是對的，自古迄今，未有窮兵黷武好戰樂殺，而可成功者。

中國兵學以為最好的勝利，是全爭。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這是由「仁」演繹出來的。司馬法分析古代戰爭，說夏用「德」，殷用「義」，周才用「力」。用力殺人是最低等的。唐太宗問李靖：「兵法教為最深？」靖答：「臣嘗分為三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道是什麼，是「神武而不殺」。故講殺人的兵學本身，已要不得。「三略為我世作」。這句話何等傷心。以視今日內戰，又該何等痛心。我們這個衰世，根本不不懂六韜所說的一句話：「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

對外抗戰，為民族生存，應加鼓勵。就是借用別國力量，也是可以的。太宗對李靖笑着說：「番人皆為卿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李衛公兵略）。但在理論上，我找不出以蠻夷攻本國兄弟的任何根據。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這兩句話，如解釋為中國不要殖民地化，是很適當的。這是政治方面。在軍事的利害上，六韜守土篇說：「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而為人所害，而不終其世。」如國柄的借，指借出；利器的借，指借入；姜太公的話一針見血，高明極了。我們實在不能更贊一詞。

常人以為真理是兵要強。但高明的戰略家不那樣想。三略：「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這是更高一層的真理。幸而這個真理沒有給希特勒和日本軍閥學去，否則我們完了。假使有人再誇耀他的兵強，不知柔之為德，當不配做中國人，兵法哀之。

好吧，戰吧。戰有戰法：第一要得人民的同意與支持。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生，可與之死，而不畏危也。」人民不同意的戰爭如何打得？吳子曰：「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民知上不愛其命，不惜其生，這仗如何打得？司馬法曰：「凡民，以仁救，以義戰。」這戰是否有仁有義？尉繚子曰：「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人事是否盡了？又曰：「凡兵不致無

逼之，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此皆盜也。」今何城有過？何人有罪？三略曰：「眾疑無定國，衆惑無治民。」民衆的疑惑何詞以說？說下一點，戰爭是起因於爭利的，看今日之利如何。尉繚子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倖存之國富文夫，亡國富庫府，所謂上滿下溢，患無可救。」我們這個國是什麼國？誰富？三略曰：「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今日社會，是不亂呢？還是思散呢？

好吧，戰吧。戰有戰法：不要長日發師。孫子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這是說用兵之害。從事於無底止的戰爭，不但拖死人民，也會拖死了自己。尉繚子有這樣一個用兵期限的標準：「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今日之患果在若干里之內？若干里之內又已打了多少時候呢？中國人被譏諷為沒有時間觀念的民族，打仗也不算時間。其實一般人都知道那時間是無限長的，一打就是十年八年，這段時間接上第三次世界大戰還可以繼續一大截。此之謂「無算」。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爭是道德。說是爭土地？姜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以擅天下之利為目的的戰爭，是以失天下的方法去取天下。無論如何，一國之內的「天下」，乃「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六略）。我完全贊成孔子的話：「有德此有土」。無德不能居土。由民主的觀點說，土地是人民的，只有人民可以爭，可以守。尉繚子曰：「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只有人民為他們的土地可以爭，可以守。

說是為權？權是怎樣產生的，董仲舒說：「天之生民，非為王也。天之立王，以為民也。」王代表權。但王有王道，董氏謂：「王道通三。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玉。三畫者，天地與人也。連其中者，通其道也。」王而不通道，則王非王，王非王則權非權。三略曰：「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叛無德之主，是道德的。用現代的名詞說，「主權在民」。民可以賦與及剝奪政權。權不能定，該問問人民，豈可以力爭？

說來說去只有荀子那一句話：「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殺滅人民的

戰爭，天命確之。勝利逾年，中國已喪失了國際地位，喪失了勝利，喪失了人心，喪失了民族道德，我不忍看見再喪失了中國的兵燹，喪失中國兵學我們國將不國。爰呼救如上。讓我再抄一段兵學做我的結論：

大韜啟篇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

附：寫完了上文，讀報開勝。我想起了兩個故事：（一）呂氏春秋慎大篇：「趙襄子政程。勝。老人中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二）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吮其膿，傷者之母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前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吾是以泣。』」太史公嘗韓非子為「極慘數少恩」，不知在好生及反戰的立場上，他倒是父母生的兒子。中夜擲筆，極目蒼茫，不勝感慨繫之。

九月二十六日

更正

- 一、第四期載文藝先生「原子能研究之發展經過」一文，第十三頁上半頁第十四行「那歷全世界人民在三百年內」，應改為「那歷全世界人民在三十天內」。
- 二、第五期吳世昌先生「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一文，第五頁下半頁第四行「直到民國十七年中國一直是中華『黨』國」一句，文中掉了一行，原文應為「直到民國十七年，中國一直是中華『黨』國。十七年南京建都到現在，中國一直是中華『黨』國。」又下文「一黨一黨平分了三十年」；應為「一黨一黨平分了三十五年的天下」。
- 三、第六期宗白華先生「文藝的空靈和充實」一文，第廿二頁第一欄第十行「李商隱」應改「李周繁」。同頁第三欄第廿五行及第廿七行之「叶」字應作「叫」。

思想之改造 (中)

胡先驥

欲改造中華民族之思想，第一、必使之尋求精神與物質之進步，認識進步可能而且必需。此種進步主義，必須副之以卓越之眼光，豐富之學識，而非盲目的但求物質之進步。今日物質科學之進步，一日千里，工藝之發明，日新月異。吾人控制與利用自然能力，已非昔日所能夢見。故在將來教育昌明之後，人人心中必有尋求進步之思想。然必須知人類追求進步，非僅求物質進步而已。控制自然，利用自然，以增加吾人物質之享受，使生活有保障，固屬切要；然今日物質科學之進步，在物理化學高度發達之狀況下，已為掌握中事。今日之經濟，一俟世界經濟復員完成，即為有餘而非不足之經濟。苟人類不過於愚蠢，則大可以安居樂業，盡情享受。但吾人同時必須了知盲目之求物質進步，有時且可以予人類以不可救藥之災害。故同時必須尋求精神上之進步。二十世紀之生物科學尙屬幼稚，心理科學則僅在萌芽時期。吾人對於吾人之心身，了解甚少，故必須求人類生理學心理學日有卓越之進步；人類生理學之研究日有進步，方能改造吾人之身體；人類心理學之研究日有進步，方能改造吾人之政治經濟教育社會與吾人一切生活方法。於是方能確實掌握吾人自身之命運；使吾人身體增強，壽命增長，健康進步，精神活動，日新月異，臻於盡善盡美之域。吾人必須對於人類未來之進步有堅定之信念，尋求之決心，明切之認識，正確之方法，則中華民族方能逐漸改造而為最前進之人羣。

第二、改造思想必須了解自由與自治之重要。自大體言之，中華民族最崇尚自由。自周代封建制度推翻及秦秦覆滅之後，人民之生活已極端自由。政府對於人民之生活，除徵稅徵兵役外，毫不干涉。西漢文景時代之黃老政治，即所以養成此種絕對自由之風氣。而自封建廢除，平民皆可以選舉或考試參加政治，政治自由，尤非古代多數國家所能企及。故中國之政治形式，頗類似英蘭之虛君民主政治。惟政治操之於士大夫階級，而非人民皆能直接參與政治，故草爾斯稱之為變形之民主政治。人民之生活既

不受政府之干涉，故自治甚為發達。在古代鄉治制度未破壞以前，地方自治之內容，至為完善。魏晉六朝大亂之後，鄉治制度雖已破壞，然人民尙能賴宗法社會之組織以執行地方自治。在極少數地區，甚至人民可完全脫離政府統治而維持一美好之自治制度至數百年之久，不得不令人驚嘆。此種自由自治之精神尙屬可佩，然在今日之社會中，則有甚多之缺點。第一、人民雖有消極拒絕政府干涉其生活，而不知積極參加政治。又在鄉里中，惟智識階級得與聞少量政治，而不識字無智識之農工階級則無與聞政治之可能，亦無與聞政治之願望。且因政治之腐敗使人民認政治罪惡為人生必然之現象，如病老死者然，而不求作自動之反抗與改革，惟希冀有一賢長官蒞臨以施行善政；人民此種消極態度，乃所以使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得以魚肉人民橫行鄉里之主因。第二、自治僅能施行於宗族小範圍之內，施之於一鄉一邑則百弊橫生，至大都市則尤甚。蓋人民對於大規模之自治，既無經驗，亦無興趣，故憲政不易施行，自治難於建立。第三、統治階級喜於濫用職權以遂其私，不知尊重人民自由，亦不喜人民之自治。而自歐洲集權主義發生之後，談政治者亦思效尤而剝奪人民之自由。今日之政府官吏雖名為篤信民權主義，且奉命推行新縣制，而摧殘漠視人民之自由，反較昔日之官吏為甚。共產黨徒雖以民權為號召，而愚弄人民，魚肉人民，反較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為甚。此乃由於篤信德意蘇之集權主義之故。故欲改造中華民族之思想，必須加倍灌輸自由與自治思想於一般民衆，根絕一切集權主義之思想與行為，方能養成真正之民主政治。

第三、改造思想必須真確了解平等之意義，養成平等之信仰。在中國自封建制度推翻之後，階級制度消滅已久，各朝代之貴族每每因其子弟之不肖而式微，或因朝代變更而變為平民。魏晉六朝時代雖尙門閥，然此種貴族至唐宋以科舉取士，白屋公卿已成爲一般民衆之最高理想。故平等思想以二千年之陶冶，已成爲民族之第二天性。惟中國之平等尙不徹底。

因政權向來操之士大夫之手，故二千年來國人皆重視士大夫階級，固然任何人（僱傭轉率除外）能讀書作文應試便得爲士大夫，然士大夫終賤視農工階級，而農工階級亦有自卑之心理。此種心理至今仍未消除。由於重視士大夫，故重視官吏；重視官吏，故人競爲官。爲官之後，便可享受社會中種種無形之特權，即不爲官而紳，亦可以魚肉鄉里。此所以官僚政治乃成爲牢不可破之政治形式。共產黨徒雖以無產階級革命相號召，然其行爲仍與官僚無殊，其或變本加厲。

故改造中華民族之思想，必須徹底養成歐美式之平等思想，尤須嚴防蘇聯式與法西斯主義式之政治思想。一方面須養成智識階級中之真正平等思想，一方面尤須養成一般民衆中之真正平等思想，勿稍存對於智識階級與統治者之自卑心理，庶可自變相之民主進而爲真正之民主。再則必須養成真正男女平等之思想。此事大非容易。中華民族中男女間社會地位之差別不及日本印度與回教民族之甚，而過於歐美民族與國內苗僑僱藏諸宗族。家廟之內，母與妻固能執掌家政大權，然社會則顯然岐視男女之地位。性道德之二重標準尤爲可議，而絕不易矯正。尤以在廣大之鄉村中，宗法社會尙難改革，女子繼承權雖經法定無由執行。故女子極難獲得平等之地位。而女子教育與社會環境不良，亦以使女子在學識與服務能力上，不能與男子並駕齊驅，故亦不能養成男女真正平等之思想。然此種思想不能養成，則一半之人口不能獲得公平之待遇，與盡性之發展，其爲害之大可以想見。此所以欲造中華民族，必須使人人皆知與篤信男女之智能與其在此種族上所負之責任雖有不同，然其地位本爲平等；甚或須認女子在種族上之地位較男子反爲優越，故在人格上須視爲平等。惟以心理生理有基本之差異，故須求分工合作，而不必一切從同。復次，改造中華民族必須養成一切種族平等之思想。天下一家，用夏變夷，固爲中華民族最高之理想。中華民族屢爲外族所征服，亦即所以祛除其種族優越感。然以國內尙多文化低下之各宗族，無知之國人對之尙不免欺凌輕視之惡習。而在南洋與中南半島方面，亦因國人之經營事業之能力遠勝於土人，故不免欺凌輕視土人而招致其反感。故若不及時養成真正之種族平等觀念，則對內可以使各宗族離心，對外可以引起種族間之惡感。吾人必須警覺一事，即暴君悍將在我國固史不絕書，而歷代國內弱小民族之暴動，十九爲眞人所激成。苟

非養成真正民族平等之思想，一旦國力強盛，在中國未嘗不可發生帝國主義。必也使人人皆了解篤信世間所有人類各種皆同一源，僅因環境之影響而有體格與文化之殊異。文化落後之民族除極少數外，智力並與吾人無殊，自應一體視爲平等。且人類開化不及萬年，來日方長，一切人類獲得平等自由，並非艱難可望而不可及之事，蘇俄之開化與教育其國內文化落後之民族，乃至堪效法之事。

復次官平等不儘在法律與政治上一切人不論階級不論性別皆須平等，在經濟上亦須平等。所謂經濟平等，非謂人人須享受絕對劃一之經濟待遇；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終爲最高之經濟理想。即此等理想不能一蹴而幾，然節制資本，使財富不能集中於少數人之手，而大眾不致變爲經濟奴隸與所謂無產階級，終須爲人人所篤信之信條。必如此中華民族方能逐漸向理想的大同郵治邁進。

博愛與自由平等同爲法國大革命三大口號之一，然以人類之習於自私，其不易了解與篤信博愛，較不能了解與篤信自由平等爲尤甚。孔子云：「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此乃孔子深切了知不易博愛之現實語。然禮運之首章「大道之行也」云云，即表示孔子博愛之最高理想。不遇儒家之言博愛，總有以親疎爲先後之主張，故云「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也。墨子之言兼愛則爲更進一步而無差等之博愛，其精神與佛陀耶穌相同，雖非常人所易幾，然禮儒家主張有先後之博愛，理想上似較高一籌。蓋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若以墨子耶穌無先後無分別之博愛爲理想，而或只能做到孔子有先後有分別之博愛。若以後者爲理想，則或並此面不能矣。中華民族以過重宗族之關係，又兼困於饑荒心理，故缺少博愛之美德；而以缺乏同情心爲西人所詬病。此種缺點乃必須盡力矯正之者。第一必須使盡人皆知人類同出一源，以最高之哲學眼光觀之，凡較髮含齒之倫，皆我父母兄弟。即至後世人類已逐漸分化，然以中華民族之屢與其他種族混雜，則我華族之與黃髮碧眼之阿利安族，鉤鼻厚唇之塞姆族，鬚髮黑膚之崑崙人，或小黑人等等，何在而無血統關係。吾人平常之認宗族僅認父輩，然按遺傳原則，則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以上，溯至無窮世代，皆爲我之祖先。故吾人三十世以上之祖先，其數即達億萬。果爾，則尋常一國人，若細究之皆可與吾人有血統之關係。故吾人苟須愛吾宗族吾鄉黨，則在論理

學原理上亦須愛吾每一國人，每一人類，甚而愛及熱帶叢林內吾人之古遠宗族猩猩，與池塘內吾人之更遠之家族青蛙。張橫渠「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語，最能發揮儒家博愛之精神。是宜廣為家喻戶曉使人人皆能了知與篤信此最高尚之思想。

既了知篤信博愛之真理，則同時必須了知與篤信互助合作之重要。中華民族與其他文明民族較，乃最不能互助合作者，然亦數千年來艱困之生活有以養成之。在封建時代土地公有，人民受公田，其耕作皆取集體方式，且鄉治周密，守望相助，為鄉村社會之基本精神，故互助合作之精神至為普及。及至秦人廢阡陌，闢草萊，廢封建，獎勵農耕，以土地為基礎之原始社會之互助合作制度遂完全崩潰，而個人主義與資本主義乃為二千年來國人生活之基本原則。土地既為私有，則人人皆欲為獨佔之地主。農夫手胼足胝，積餘累寸，博得少許血汗錢，即欲購買三五畝地而為自由自在地主。工人終歲辛勤，稍有積蓄，亦必開一小舖，招一二藝徒或幫夥，為老闆。商人亦然。人人皆欲獨立經營而不欲互助與合作。可謂中國人盡人皆欲為小資本家而不能為合作農場或合作社之一份子，此皆個人主義之為祟，而間接為礙礙心理之結果。殊不知盡人皆為社會一份子，個人之得有今日之一切享受，皆過去與現在全體人類互助合作之結果。吾人無一不自在利用人類之互助合作以增進吾人之生活。故人人必須了解與篤信互助合作之重要，且須養成互助合作之習慣。又私人之生活固須互助合作，國家社會之事業亦須互助合作，而在國際與民族間尤須互助合作。庶不至猜忌橫生，競求侵奪，設立關稅壁壘，各求自足自給，因而引起經濟之不景氣，而植戰爭之禍根。否則決無建立富強康樂大同郵治之希望。

守法與守秩序實為改造中華民族最重要之思想。中國人講情面而不守法律最為世人所詬病。在文化落後之簡單社會，不守法或尚可敷衍苟安；在複雜之現代，則不守法即不能建立良好進步之社會。蓋法者乃人人所必須遵守以節制其行動之規條，不容個人輕易違背者。在春秋時代之宗法社會，社會組織甚為簡單，故雖情重於法，尚不至招致大亂。然即彼時之大政治家亦以法治而收卓效。如管仲之治齊，子產之治鄭是也。至戰國時，則社會之進步一日千里，其時各國之政治經濟狀況之進步，皆非百餘年前之春秋時代可比。故非法治決不足以範型齊一此龐大複雜之社會。故難能

家如孟子仍秉承孔子「道之以禮，齊之以德」之故訓，而有「有滄人無滄法」與「徒法不足以自行」之名言。然轉為有現實眼光之荀子，則已偏向法治，而其門徒韓非李斯皆變為法家。法家申不害慎到之出於道家，為吾人所周知。墨翟之尚同，亦即法家齊一之意。儒墨道三家均合流而成為法家，可見時代之需要是如此者。後世之大政治家如諸葛亮、王安石、羅居正，莫不兼用儒法以治國，即確認法之重要。惜自漢武表章六經之後，儒家學說深入人心，而宗法社會數千年保存存狀至今而不變，故法治之精神始終不能建立。此大足為中華民族將來發周之障礙。尚情不尚法，則客觀的大公無私的社會準則不龍範型人，而社會不免陷入無政府狀態。夫守法並不須學法家之苛酷，而創制法律儘可使之曲盡人情，執法時亦可寬大仁恕不求苛刻。然立法為一事，守法又為一事。無論任何種法律與規則，大而至於為國家基本大法之憲法，小而至於運動比賽之規則，莫不須忠實遵守。法律不良或憲法難行，儘可改作，然個人與團體皆不得故違之。英國政治之清明，即繫於其人民守法之精神，而吾人則不然，一般人皆以能不守法為榮。自古以來言法即有譏諷貴之說。此說數千年來深入人心，故人人皆不欲守法。譏諷則人人皆有此護其親族違法之道德義務，譏諷則「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遂養成統治階級「體法弄為我輩而設」之惡劣心理。如此政治得清明乎？且因有此不守法之精神，遂使團體生活難於維持。中國股份企業公司每每失敗，而個人之事業則每有偉大之成功者，即不守法之惡德所致。此與中國將來產業建設大有妨害。大企業之能否成立，即以此惡德能否矯正為依歸。至於國際和平尤賴守法觀念之能否養成。戰爭起於國際之無政府狀態，而此無政府狀態則由於在主權國家之國際間無強制之法可以遵循。過去雖有所謂國際公法，然荷任何主權國家故意違背之，他國亦無如何。過去之所謂國際聯盟，今之聯合國，皆未能樹立國際間之法，蓋由於人尚不能了解與篤信國際間法治之重要。故中華民族如不能了知與篤信國際間之法之重要，則他日國家富強國力充溢之後，若遇一有大力之野心家當國，未嘗不可為我首而挑起國際之侵略。

守秩序與守法同屬於一種嚴從公共規則之行為。中華民族習於無繩勒之個人主義，又缺乏近代社會中有秩序之生活訓練，故無守秩序之習慣與思想。魚貫守候乃所不耐，遂至行路購物發音，一切一切皆無秩序，亦不認守秩序之必要。將來多受此種守秩序之訓練，自可逐漸矯正不守秩序之思想。然亦必須了了解與篤信守秩序之思想，方能有守秩序之行為也。

個己的產生

廖世承

初生的嬰孩，在家庭中開始有「相互的行為」的經驗。家庭誠然為社會的基層組織。嬰孩雖生來有強盛的衝動，滿足個體需要的要求，但沒有人注意他的飢餓渴飲，保抱扶持，他就無法生存。在他生長的歷程中，引起了兩種作用，依賴與訓育。母親在滿足嬰孩個體的要求時，發揮了慈愛、同情、和合作，同時造成了拍他、撫他、喚他、抱他、搖他、唱催眠曲的習慣。嬰孩在母親的懷抱中，深深地感到安全與依賴，逐漸地引起了嬰孩身心的愛與同情。這是相互行為的助起點。

在這個時候，嬰孩已受到訓育的影響了。飲食須有節制，睡眠須有定時，四肢活動也須受相當的拘束。他不能要怎樣就怎樣，他必須接受成人的經驗，也許他會感到環境的壓迫。逐漸間幼孩接觸的範圍更廣了。他的父親，哥哥姊姊，或其他有關係的人，都干涉他的行動，妨礙他的自由。倘使他不聽從他們的指示與勸導，有時就受到痛苦的責罰。他感到四圍的壓迫，越來越厲害，因之引起了憤怒和敵抗的反應（*aggressive response*）。假使在這時得不到物質的補償，情感的安慰，兒童就可能變為性情暴戾，或意態消沈，或內心煩躁。

任何兒童，天生的衝動，都要受到環境的抑制，因之任何兒童都有敵抗的反應。教育得法，可引導這種反應入于正軌，長成後自能在遊戲、藝術、商業的競爭，和事業的建設方面發洩。教育不得法，就養成強凌弱，衆暴寡的態度，浸假而演成民族的仇恨，人類的殘殺。所以人類的罪惡，尋根究底起來，和兒童時期所受的教育，有密切關係。

現在且說個己怎樣產生在相互的行為或社會的行為中。個己初步的產生，在兒童對母親或他人有一種預期的反應（*anticipatory reactions*）。例如兒童希望母親滿足他的食慾時，他有一套反應方式，使得母親了解他的需要時，他自能迎合母親的反應。這時，他的行動與母

親的行動，如節奏般的自然合拍，他與母親無形間已合而為一（*totalized*）。所以兒童要滿足他的要求，必須能預期他人的反應，變更他個己的行動。

預期他人的反應，有了語言的幫助，就益覺便利。語言的基礎在發出各種不同的音聲，每一個音經過反覆的練習。語言的開始，在看了實物說出名稱，使實物與聲音發生連繫。再進一步，兒童不必看了實物，就能說出名稱。這時候，他已懂得符號的運用了。符號不僅代表事物的名稱，並能代表事物的性質、數量、關係、和種類。符號不僅指示當前的事物，並可表達未來的希望。有了語言做媒介，兒童與母親或他人的相互行為，益發表現得真切了。

不特如此，有了語言媒介，兒童可以扮演任何人的動作（*play-acting*）。一忽兒進屋，一忽兒燒菜，一忽兒體操，一忽兒打仗，一忽兒招待客人，一忽兒舉行婚禮。在這些遊戲中，他完全在扮演各種角色，模仿他人的語言行動。要是父母有什麼小差遣，例如看屋、放牛、買菜、伴姊妹遊戲，他效法父母的聲音笑貌，更維妙維肖。這時，他不單能模仿他人的語言行動，並且能立于旁觀的地位說話，例如二三歲的兒童能用他人的口氣表達自己的願望，說：「寶寶要吃糖」，或「妹妹不要這個」。到這時期，個己的發達又進了一步。

因為兒童能模仿他人的行為，又能替代別人對自己說話，所以在他的經驗中，產生了一個社會的個己（*social self*）。他能觀察自己的行為，如同觀察別人的行為。關於這一點，我們可引用米特（*George H. Mead*）的話。米特以為解釋個己，不應專從兒童的學習、仿效、及綜合他人的經驗着想。這不能看到性格的全貌，只看到靜止的部份。性格方面，還有機動的部份，就是「我」（*I*）。「我」與「己」（*me*）有別。這個

學說，並非米特爾獨創，以前的心理學家如勞舍斯 (J. Royce) 包爾溫 (J. M. Baldwin) 詹姆斯 (Wm. James) 和柯萊 (C. H. Cooley) 等都隱約提過，不過米特說得格外清楚。「我」與「己」在文法上混淆不清，所以解釋時較為困難。照米特的意思，「己」是從父母、兄弟、友伴、師長、他人、及想像中的人物所得來的聲音笑貌，綜合各種經驗而成的部份。當兒童扮演任何角色時，並非呆板的模仿他人的言行，另有一個牽練的因子，這須是「我」。「我」是代表天賦的衝動，引導個人向目標前進。

在習慣的反應中「我」與「己」的分別，不甚顯明。但遇到一種特殊的情景，「己」的反應大體能符合社會的準則，「我」的作為就不易捉摸。不單是別人不能預測，就是自己在事前也把握不定。所以在思想的歷程和外表的動作中，「我」是一種不易捉摸的、特殊的、新奇的分。有了「我」纔有個性 (Individuality)。「己」是代表羣性，所謂道德的個己，所謂良知，佛洛伊德 (Freud) 的所謂「超己」 (Superego)，都從「己」中產生。「我」與「己」聯合行動，就形成了個己的性格。倘使性格沒有兩重成分，就有新奇的經驗和自覺的責任。

「我」的行為，雖不易預測，但社會與教育的影響，也能使「我」發生很多的變更。成人的「我」，已與兒童的「我」不同，因為「我」已受了「己」的薰陶，否則社會將沒有共同的規則，共同的禮節可遵守，各個人的行為可大相懸殊了。不過「我」的作用，依然存在。常聽人說：「我本想這樣做，但後來一轉念間又變了」。這一轉念間，就是「我」在作祟。社會上有許多人口是心非，言行不符，就因為「我」與「己」不相協調，既不能抑制衝動的「我」，又不願違反社會的範疇，顧此失彼，進退彷徨，遂走入虛偽敗世的一途。

彌補這個缺憾，解脫這個矛盾，惟有充分培養合作精神，互助習慣。例如兒童在家庭中，初僅與各個人發生關係，逐漸間家庭中各個人綜合成一整個的對象，兒童自身亦為此對象之一份子，米特稱此對象為「共同體」 (Common body)。到此地步，兒童對家庭已有新的認識，本身能負起家庭一部分的責任。再進一步，在團體遊戲中，此精神表現得格外精采，因為團體遊戲需要合作行動 (Teamwork)。在熱烈的團體遊戲中，個人已忘却自身的存在，甚至已忘却各條件的本來面目，祇知道遊戲在進行，各條件

子遵守遊戲的規則，互助合作，以達成遊戲的目的。這時，要有一個人表炫他自己的技能，妨害團體的利益，必受人的斥責，自己亦感到羞愧無地。擴而充之，任何團體，任何集會，任何軍隊，都可在各個人心目中造成一整個的對象 (the organized 'body')，大家感到利害與共，休戚相關。在這樣的情景中，「我」並非不可捉摸的，「我」愈捉摸，性格愈可靠。所謂品性，就是指個人的行為不致有負社會的期待。所謂自信，自立，自尊，就是指個人對於自己的一切行動，有相當的把握。

因此，道德的訓練，對個己的產生，佔很重要的地位。天才出衆的人，往往喜歡獨抒己見，不肯隨俗浮沉。這種人有時被羣衆視為離經叛道，但在進化的社會中，時有創導。不過這種人，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總須合乎中庸之道。法律、規則、風俗、習慣，都在使各個人有共同的趨向，合理的行為。能滿足這個條件的，得到鼓勵；不能滿足的，受到懲罰。所以道德教育的初步，慣用口頭的諄諄告誡，使兒童的行為在未發生時，先有一種準備，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是適當，什麼是不適當。牠又須知道怎樣做一個「好孩子」，一個「好學生」，一個「好公民」，一個「忠勇的戰士」，一個「勤勞的生產者」。在消極方面，使牠鄙夷地痞流氓，土豪，劣紳，野心的侵略家，殘殺人類的劊子手。告誡的時候，必須富有情感，纔能引起深刻的觀念和情緒。

但口頭的告誡，必不能與實際的行為相符合。要造成道德的個己，還須在實際的行動中養成，否則人格就有破裂的危險。上邊說過，人自呱呱墮地後，原來的衝動，願望，時刻受到阻礙，時刻受到抑制，因此引起了憤怒和敵抗的反應。這些情緒，要是沒有補償的方法，便會發生苦悶、悲觀、幻想，強者走上恠睢暴戾的一途，弱者便套上一副假面具，來應付各方面。人格的破裂，似乎為不可避免的事。但實際並不如此。內心與外表的衝突，可用替代或補償的方法來調和。小「我」逐漸擴大，團體的目的、符號、價值、和活動，變為個己的目的、符號、價值、和活動。人我的競爭，變為團體的競爭。由此團體以及彼團體，由小團體以及大團體，由直接的團體以及間接的團體，個己的論格，自能逐漸統一。我獨儒者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就是這個道理。由近而遠，由小而大，以至「養成一民胞物與」的胸襟。物尚且能愛，何況人類。同情、慈愛、互助、合作，為統一性格的要素，亦為建成民主的礎石。



一個政府簡任官吏的回鄉見聞

從中國鄉村看中國政治

豐收醫治不了農村的殘破和創傷
征丁不知葬送了多少青年和家庭
鄉長保長甲長祇知要錢要糧要命
剝削又剝削·農民盡變成了赤貧

政府賈怨·人民受害·一字一淚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記者)

中通信)八月的鄉村，在江淮地區，正是收穫季節。今年又是豐收，一望無垠的黃稻，倒臥在田中，等候着刈割，一筐一擔地被運到新打平的「場基」上。這時停着一年辛苦生活的農民，在枯黃的面龐上，才透出這一絲笑容。「大概今年可以舒一口氣吧！」

「這是他們對道旁人詢問的答復。我偶然得到一個旅行的機會，地底是合肥舒城壽縣，都是皖中地帶，也正是江淮區域裏的「谷倉」。四年未回去看一看的故鄉，也湊巧在這個區域內。旅途經過了十幾天，在故鄉又耽擱了八九天，這纔完成了「深入民間」之行。從老

百姓的生活和言談當中，體驗到各方面，尤其是政治措施在鄉村的反應，真是最接近事實的說明了。

起見，纔改走水路到巢縣。船上飽聽船客們說着幾天來劫車的新聞，據說劫客們很有禮貌，法幣以後，還集合失主演講一番，說明他們并不是綠林出身，這樣做是酬答當局的整編盛意。這時如果有身穿制服類似軍工人員，那便不客氣地飽以一彈。這在他們

也有理由，他們說「一碗飯大家吃，吃不成，咱們便拚」。這是何等憤激的刺畫！

是瘠苦的地方，可是乾旱連年，勝利前受着敵偽長期的擾亂，游擊隊伍的游擊，勝利後散兵零匪的騷擾，雖然豐收有望，依然是豐收有盡，依然醫不了村落殘破的創傷。我們的交通工具，是人力車，五里或十里，線要休息一下。休息地方，只有幾家所謂「店子」的茶棚飯店，水是黃得成了

泥沙的化合物，入口鹹苦，飯是糲米，在棹上蠅蟲橫集的一兩盤鹹菜，那便是可口的佳肴。婦女是黃腫的面孔，蹣跚的脚步拖着正在乳哺的嬰兒。一兩個赤足泥垢的孩子們，正伸手指向行客討錢。老太婆們以待死的眼光，望着路人，可以看出她們都是掙扎在饑餓和死亡的線上。不要忘記，這還是未受內戰炮火的鄉村啊！

從巢湖塔內河小輪到巢縣，再換汽車到合肥，這是淮南鐵路拆毀後唯一的一的交通線。在我們剛要離開蕪湖的時候，曾得到汽車在含山境內被劫的消息，為着安全

今年雖豐收農婦仍多愁

從合肥出城，一百二十里到舒城，中間交界處有兩個大鄉鎮，一是花子崗，一是桃溪鎮。前者屬合肥，後者屬舒城。合肥的西南鄉，還不能算

勝利帶來災殃極目盡淒涼

桃溪鎮，這山環水繞的市鎮，在戰前，是米和山貨的吐納地。六安霍山一帶的生產品，經過這裏運到三河蕪湖。可是八年烽火，敵我的拉鋸，

把這一個豐裕的市鎮，也變成了瘡痍滿目。勝利帶來的災難，土貨滯銷，手工業奄無生氣，這街上幾家土菸廠，也都關着門嘆氣！在暮色蒼茫中，旅行者進入口街鎮，觸目的都是「勸匪」的國軍，幾幾乎要望門投止。

收租客一到佃戶命完了

桃溪的茶館，還是不改當年，一早上便擠滿了。茶客多半是收租客，面對着赤脚泥腿的佃農，大談其今年出租的折扣成數。

「今年是豐收了，東家也實在過不去，二五減租，祇有在陳欠上扣了。」收租客這樣地主張。『可是我們今年是外面好看呀！將臨秋收一場連陰雨

，外灘的田畝，都變成湖泊。先生，你剛從過渡來的地方，正是我們的田地呀！只有再懇情了！』佃戶這樣地哀求。旁邊人說話了：『大戶餘糧，還未了結，委辦軍糧，你們府上還欠的很多，不問你們東佃怎樣講盤子，這點手續，請你老哥清掉罷。』像無情的鞭子，鞭入不幸者一羣的中間。旅行者不能等着他們談判結束，只好繼續登程。

地皆地土有農民直如牛

從桃溪到舒城，這個荒僻的小縣，只有以舒著著名。城牆拆成了馬路，城內人家不到二百戶，可是環城綠樹，風景清幽，繞城的土地，都是種

着菸葉和靛青，農村副產品的收入，每每超過正項收穫所得。可是在那裏，沒有看見農民的經濟組織，沒有看見鄉村任何建設，原因是土地全屬於地主——城內的紳士階級，留在鄉村的都是佃農，不想也不能做點有意義的事業。

出舒城進到廬江的境界

都是些好田，正是秋水初泛的季節，道路被水沖壞的很多，一兩處橋涵沖斷，也沒有濟渡，便只有解衣渡河的

一法。走到了柏神廟，算是大鎮，街上像止水一般的靜。少數商舖在牛開門的狀態中，原因是正在農忙，無人上街。街上的病人很多，只有一個自

稱西醫的走方郎中，忙着為病人打針。打過針的人，手臂上多半潰爛，大樣是針不消毒的原因。誰還知道他正是掌握人民生死大權的人呢？——其實鄉村裏都是這樣，並不止此一處。

無人怕黨兵 祇怕鄉與病

鄉村最使人感動的是農民的樸素坦白，他們的感情最容易表露，對環境的反應也最快，最直率。所可惜的是做政治攻察的人不能和他們之間，建樹真誠的了解；作為一個還鄉遊子而又沿途訪問的我，便突破了這些障礙，在他們和他們之間，進行自由坦白的說話。

首先他們傾吐對「征壯丁」的回憶。他們把征兵叫「拉壯丁」。說在去年以前還拉壯丁的時候，保長、甲長老爺是真忙呀！今天張家請，明天李家請，只要不上冊子，什麼條件都可以，那個願意去當兵？為什麼呢？他們會說，並不是怕當兵，而是怕網

鄉虐待。王家莊子的王老大被拉去逃了回來，一個體強力壯的壯丁，變成滿身疥癩既瘦且黑的病鬼。許多人關在一起，六月炎天，不讓他們洗澡，一天兩頓薄飯，睡倒還要用繩子穿在一起。誰願意下這

鄉間多衙門 治安無人問

個活地獄呢？保長甲長的威風，在這方國最能表現，真是予取予求，罪送了若干有為的青年，使他們學會讀書

淫逸，失業之後沒有辦法生活。同時也破壞了若干良善的家庭。在勝利後征兵停止一年，農民離村的現象減少，今年收割期幾清除勞力缺乏的恐慌！但是「自願壯丁」，又似乎是在奉令徵集了。

只有有一個印象，就是「要糧、要兵、要費款」。事實上，這些機關和人民間的關係，也只有這幾件事，其他的自治事業，在鄉村未看見也未聽見。天天喊着嚴密保甲，可是戶口的正確數字，鄉公所裏依舊沒有。保甲長之流，也並不會逐層遞查。鄉村裏治安還是依自然季節的情形而不同；收穫季節，土匪或偷竊較少，可是去冬今春，暴客們便常常光顧。我們一個

本家，本來家道小康，就是經過不斷的搶劫而窮的精光。鄉下人說的好，祇有窮窮、跑、兩字應付。因為窮，無可供給，暴客們對之不感興趣；能跑，更不敢受到無

本家，本來家道小康，就是經過不斷的搶劫而窮的精光。鄉下人說的好，祇有窮窮、跑、兩字應付。因為窮，無可供給，暴客們對之不感興趣；能跑，更不敢受到無

本家，本來家道小康，就是經過不斷的搶劫而窮的精光。鄉下人說的好，祇有窮窮、跑、兩字應付。因為窮，無可供給，暴客們對之不感興趣；能跑，更不敢受到無

理的敲打。每到有匪警時候，鄉公所

七娘八老子
徵實稱又至

談到抗戰期間
征糧的故事，那更
一言難盡。鄉下人
也報不出名目，真
所謂「七娘八老子
」，不知從那一件
說起。上年勝利後
委購軍糧，當時的
官價和市價并不甚
遠，可是一再勒索
，鄉保長壓在手中
，不肯放出，只是
無窮盡地逼迫人民
交糧。各處糧價平
地漲起，原來的官
價不敷更甚，更無
人願意承購，來交
的祇是些無權力的
無地位之平民階層
。現在中央停購了
，省級清理此事，

出糧尚未拿錢，已
收糧而又賣出，便
宜了鄉保長，也
增加了糾紛訴訟；
這只是一個例。前
幾年省政府在立煌
，有一次為敵寇攻
陷，各鄉已存之糧
，政府就在推行新
縣制，最注重的地
方事業，便是鄉鎮
遺產。立法的人確
是「以仁心行仁政
」。安徽并會宣佈
過某一年度徵造產
年，縣預算上列入
遺產徵收，舒城一
縣即列收一億餘元
。可是在鄉村看不
出遺產的痕迹。問
保長，他回答你收
益分存在民間。其
實按照預算或計畫
所列的數字，秋季
按戶攤籌，多餅的
麥子收益如此，魚
塘也是如此。糧而
言之，攤派而已！
所以鄉下人祇知道

造遺產不造
遺產捐倒要

起來，還是「徵實
」的德政！因此鄉
下人聽到今年仍要
徵實，真是惶惶然
如大禍之將至！
自從抗戰以來
，政府就在推行新
縣制，最注重的地
方事業，便是鄉鎮
遺產。立法的人確
是「以仁心行仁政
」。安徽并會宣佈
過某一年度徵造產
年，縣預算上列入
遺產徵收，舒城一
縣即列收一億餘元
。可是在鄉村看不
出遺產的痕迹。問
保長，他回答你收
益分存在民間。其
實按照預算或計畫
所列的數字，秋季
按戶攤籌，多餅的
麥子收益如此，魚
塘也是如此。糧而
言之，攤派而已！
所以鄉下人祇知道

「遺產捐」，而
不知有遺產，這真
是我們推行新政的
一面鏡子！
剝削又剝削
徵實成赤貧

連帶着說到鄉
村裏的攤派問題，
又發現保甲長先生
的籌款妙法。原來
他們攤派索取，常
趁着春夏之交，青
黃不接，鄉下人應
繳的費款，可以按
照當時米價，作成
實物，再加利息，
變作借貸方式，由
保甲長代墊，到秋
間照收新谷。許多
殷實人家，都因此
破產，而鄉保長非
法的所得，也祇能
供給應酬浪費，農
村財富，日漸消耗
，漸漸只有富豪和
赤貧兩類人對立在
鄉村中，正是政治
壓迫配合經濟擾亂
的結果！

整個農村病
一貫難以癒

這些積極的措
施之外，我們看看
鄉村裏舊時的水利
事業，和動搖的風
俗，都漸漸變態！
塘堤已經是十幾年
未修了，圩堤也只
是東填西補，縣城
裏所謂建設科長，
並不下鄉，只是坐
在衙門裏，辦點文
書工作。風俗呢，
却因為保甲長容易
發財，數量又大，
引誘壞了多少青年
？農民財富無保障
，也不肯勤勞工作
，節儉儲蓄。游手
好閒的份子，日有
增加，賭博竟成了
公開的娛樂。教育
者，沒有注意，也
沒有多少教育工作
，雖然是標榜着「
一保一校」。

且看執政者
如何謀改革

上面這一套，
皆是實在見聞，未
加絲毫藻飾。於此
得到幾點感想：
第一、中國的
鄉村，還是二十年
前「貧愚弱」的狀
態，而我們的政治
建設能力却更退化
，今天以後，還需
要從頭做起。
第二、鄉村在
沒有戰爭烽火的地
方，猶且如此，那
末正在戰爭的地方
，又當怎樣？中國
實在需要和平，實
在需要建設！
第三、人民不
了解政治，而又沒
有權力過問政治，
才釀出今天甚腐敗
治貪污的現象。民
主政治，真正的民
主政治，是亟需普
遍地實現了。
第四、農村的
經濟，到了枯竭狀
態，高利貸的魔手

，控制住整個鄉村
，而正當負責實
任的銀行，走避兩
三縣，未見一處。
戰前稍有規模的合
作事業，也在農村
裏退却出來，儉管
土地改革論者主張
怎樣改進農村土地
制度，可是高利貸
的現象不消滅，無
論地主佃農（當然
大地主挾有資本者
在外）皆要同歸於
盡！這實在值得農
業金融的主管當局
慎重考慮的。
第五、治安不
良，固由於經濟枯
竭，而大量整編軍
隊，編餘的官兵，
不能消納在工商業
的部門，任他們自
尋生活，不止是地
方秩序之隱憂，也
是國家的大患。明
求的裁驛站，會引
起遍地流寇，現在
又豈容忽視？

第六、政府上層的法令，總是不考慮到人民真正的需要，例如鄉鎮造產一事，只能是一種經濟運動，現在却要做財政收益的目的，無產而要收益，釀成變相攤派，還說什麼地方自治事業？實在說，政府今天對人民管的也太多了！既是提倡自治，却不能容他決定自己的生產方式，強迫地忍受所謂「照案遊行」的法令，未免太滑稽了！

廿五、九、廿六、蘭東「逃匿」一帶的共軍爲了呼應，也會「動」了起來，及到蘭南的這一股匯合後，一切方才漸趨沉寂。經過了這兩月的驚擾，在陰歷中秋節的前夕，緊張空氣雖然已經散了，但濃雲遮蓋着中秋月，正如人們心頭仍留着一片陰影一樣。

蘭州秋色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蘭州通訊) 蘭州的秋天向來是天氣爽快恬靜得出奇的，但是今年却有些異樣。今年蘭州剛臨到秋秋天的邊緣，由於內戰的火星爆到了蘭南，因而空氣大大地緊張了起來。自從七月中旬當地的報紙登載共軍李先念部沿陝南山地向內竄擾之後，以後報紙上的消息絕了跡，但民間的傳聞却越來越多了。

。接着是兵車的頻繁南開，共軍亦到達蘭南兩當縣附近。在蘭州市上，軍警屢次出動大規模檢查行人，夜晚的戒嚴加強，特別是八月十五日前後，不知從那裏吹來了陣陣惡風，使得街上從下午兩三點起便十步一哨五步一崗，行人感到一種莫名的不安，謠言也特別多，據說在此期中頗逮捕到一些來歷不明的帶槍的人！

百姓都逃避一空，糧食顆粒不見，他們餓極了，找到生長在地裏的洋芋之類，連土帶泥便放入口中亂嚼！

蘭東「逃匿」一帶的共軍爲了呼應，也會「動」了起來，及到蘭南的這一股匯合後，一切方才漸趨沉寂。經過了這兩月的驚擾，在陰歷中秋節的前夕，緊張空氣雖然已經散了，但濃雲遮蓋着中秋月，正如人們心頭仍留着一片陰影一樣。

濃雲蔽月

補缺競選

正在這時節，却有一部分人正爲參政員的補選而奔忙着。有兩位本省籍參政員因參政有功而榮膺政府官吏，一任甘省府委員，一任田糧處副處長，因之這兩個參政員的遺缺要補起來。選舉用的是通訊方式，遠在一月之前，就有十人進行者競選攻勢。自然，這當中有人依附於黨，有人依附於團。「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各種方式的函電，雪片般飛向各縣，軟硬兼施，花樣繁多。這許多人中，有省委三人向各參議員推荐的，一位頗爲人所注意，提起此君本無藉名，但其「老太爺」却來頭不小，爲炙手可熱之省府某處長。在九月一日開票的前幾日競選白熱化之時，有若干競選者觀望風色，或打了「退堂鼓」，或公開聲明讓賢，但有一二位却接擦

武都猿人

另外有關學術方面的一件事也在前些日子引起了爭論，這就是「武都猿人」的問題。「武都猿人」自經甘肅科學教育館研究員王永炎先生在隴南武都發掘出一顆「人齒化石」和若干其他化石以後，已經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興趣。王先生今春繼續前往發掘，又得到若干犀牛頭骨、三趾馬、象牙化石等。內中有一個極像是人頭蓋骨的化石便大值得研究。因之有人發表「武都原(猿)人真偽莫辨」一文，否定其爲猿人之頭骨。但發現者現在正在趕寫報告，他認爲這具頭骨可能係「龜殼」，但證明猿人存在的證據應該不僅限於這一端。在國內外著名的考古學家的鼓勵之下，大家都希望王先生能够作進一步的研究，及繼續找出一些更有力的證據來。

科學的研究需要的是極細密，極精確，及不可搖撼的論證。九月十三日渝大公報楊鍾健先生一文，對此問題已有透闢之說明。現王先生已於廿六日赴武都作第三次之發期，願人「身份」須看下同分

蘭大近訊

國立蘭州大學已經正式成立，這一個包括文理、法、醫、獸醫四院的學府，正給人們帶來了若干遠大的希望。不過在目前，蘭大正面臨着一些困難：

第一是英美門內的機關學校，除了參議會已經遷移外，另外的都沒有遷移的意思，以致蘭大新生的住宿上課都沒有地方。

第二是蘭大教授輩除了法醫二院為書人外，其他院系所聘之人尚有頗多困難。剛復員歸里的人士誰又願立刻即赴西北，何況就連百分之廿五的邊疆待遇，蘭州也還不在範圍內呢。

目前衛生已上課，新生尚未完全放榜。

人民憂患

蘭州附近今年有一個無比好的收成，麥豆能較往年多兩三倍，正在災民肚皮尚未裝飽之時，徵兵、徵實、和徵借的消息，就把他們的希望掃得一乾二淨了。

一入九月，黃河又發了大水，十日以後便入了危險階段。洶湧的奔流，浩浩乎排山倒海而來，兩岸房屋搖搖欲墜，河中灘地被淹者數千畝，農民多已作必要的逃難準備，水勢實為四十年來所未有，幸好現已在逐日下降中。

黃河害人，野馬式的「漲價」也來踐踏人，這是外匯調整之賜。冬季快來了，但煤炭價格已經不能不令市民們咋舌了！

「瓜城」的一年一度的黃金時代已臨近了尾聲，「華萊士瓜」已瘦，西瓜空若晨星，林檎絕跡，只有蘋果，蘇木梨，肥甜的棗，正在蒙受人們的青睞。「元宵」已經叫賣起來了，秋意點染得近乎十分，但人們的心情却與這高爽明朗的秋天配合不上！

(九月廿八日寄)

定戶注意

- 一 四千元定戶注意 (自創刊號起定期者)
1. 平寄者，至第十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2. 掛號者，至第九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3. 航寄者，至第七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 二 五千元定戶注意 (自創刊號起定期者)
1. 平寄者，至第十二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2. 掛號者，至第十一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3. 航寄者，至第九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4. 航掛者，至第八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精神飽滿

維他新

強力維他命
日結晶製劑

維他命，牛乳，卵，肝，麥芽，番茄，菠菜，花生，生油中，雖含少量之維他命，但經過提煉其精華之液，大部份均已消失，最簡便而有效的方法，就是內服法射維他新。本品生活胃口不開，消化不良，神經衰弱，功能增加營養，助長體力。



信誼化學製藥廠發行



悲劇世界之變遷

德國馬爾苦賽著
宗白華譯

新的世界不斷地產生。

熾熱的壁底白頂，雪樹，一條灰綠的天；一湖黃碧的冷色，沉悶的單調的伐木喉節奏化了靜寂……一個世界。

十一月的霏雨籠罩着匆忙的人們，奔馳在暗淡的街燈下，奔馳在喊叫的閃光裏，奔馳在發瘋的交通信號中……另一個世界。

千萬世界的總和構成那一個世界，那個我們一無所知，僅知它是一個矛盾的世界，彩色的合單調的，快樂的合痛苦的，理性的合無意義的——在一起。

當一個創造的人物把握它的時候，當他對它的存在底基本事實反應的時候，他把它窄狹化了；畫家把它寫成一幅風景，哲學家把它構成一哲學的體系，政治家計劃一事業的程序。每一個世界創造者是肯定一件世界事實為中樞，而將一切其它的世界材料環佈於這個「中心點」。

每一個世界底產生是強抑或否認這「世界底事實」。有多少個創造的中心，就有多少個（片

面的窄狹了的）世界。

構成這種「世界中心」的常常就是人類底「悲劇的生活經歷」。從阿希洛司（Aeschylus希臘三大悲劇家之一）到開撒（Georg Kaiser現代德國劇作家），從阿那西曼德司（Anaximandros希臘哲學家）到哈德曼（Richard von Hermann 近代德國悲劇哲學家），千百年來曾經把類人的苦痛做宇宙基點。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對於苦痛有不同的表現法及詮解；然而這苦痛經歷底意義是不會變的。

所謂「悲劇地的」（Das Tragische）即是痛苦的生活經歷，然而普通的所謂痛苦，及一切不愉快的和阻礙我們的，還不就是「悲劇地的」。要使苦痛及阻礙不價值是實時的，容易克服的刺激，而須是成為「人的定義」之構成的分子，那纔是真正的苦痛。沒有這苦痛則動物不成其為動物，沒有這苦痛則人不成其為人，這是悲劇的基本經歷，這是各時代各語言的悲劇的底面的唯一的意義，舞動劇（Halsbühnen）近代著名悲劇作家

說：「悲劇的」必須作為自始必然的，如同「死」，是與生俱來的，不可避免的。」

悲劇（Tragedie）是「悲劇的生活經歷」底「客觀化」而為戲劇，悲劇寫給給我們看；這樣才是一個使人成爲一苦痛衆生的世界底真相。

悲劇文學底內涵是變遷的：就外表說，是由於悲劇作家所見的具體的苦痛不同，實質上講，是他們自己所給與苦痛的詮釋不同。

希臘的詮釋苦痛，是從宇宙的根源來演繹。苦痛是起於本無痛苦的神底自己分裂，他們固然以熱烈的情緒描寫苦痛的人類，但人並不是造化中特出的例外，生命底奇蹟，而却是這整個的必然的悲劇宇宙中一個必然的產物。

基督教的中古時期——那個一直到歌德，席勒，黑格爾的死的時分還有著影響的中古時期——是把苦痛安放進一個超苦痛的宇宙裏面，在天堂裏人沒有痛苦，在世界末日人也沒有痛苦。

沙士比亞和歌德以後的最近代作家是只訴說苦痛，他們是不詮解苦痛的意義，所以也不能超脫它淨化它，他們所描寫的苦痛人生是孤獨地的，不復是宇宙底一肢體，他們不再寫「宇宙的悲劇」，像阿希洛司（Aeschylus）與席勒（Schiller）而只寫「人底悲劇」。

阿希洛司的悲劇因透澈地了悟神聖的命運而得減輕苦痛底重壓。

耶穌的受難及德國古典劇裏的英雄底死亡也能仗着「超脫的確信」而得解脫痛苦，「不斷地努力者我們可以超脫之」（歌德浮士德中語）。席勒說：「悲劇是包括那一些可能的事件，即「自然的事宜」為一較高的「道德的事宜」而犧牲

性或「道德的事宜」為一較高的「自然的事宜」而毀滅」。

但是這種悲劇究竟還可以說是「愉快的悲劇」，（譯者按因為它的最後是超脫的）而與最近代的「悲劇的悲劇」及古希臘的宇宙悲劇相反。

席勒（這位德國古典劇的代表）必須反對希臘的悲劇：「因為這類劇本最後只是訴之於那「不得不然的」，而對於我們的理性底要求留下一不能解的糾結，但設若一個有道德修養的人爬上最高及最後的峯頂的時候，那動人的藝術也升高到這同樣的高點的時候，那時這種不可解的糾結也解開了，每一點不愉快的陰影也同時消散了。

「對於命運的不快既消失，且預感或明白地意識到萬物間的有意義的聯繫，偉大的秩序及善的意志，於是我們在那對於道德底調協的欣慰中同時產生對於偉大的整個的自然中「極圓滿的適合性」——愉快的觀念，而那些似乎破壞這和諧的，在個體事件中引起我們的痛苦的，反而能刺激我們的理性去而普遍的原理中求這特殊事件的原由，以消釋這大和諧底單個的不調。

希臘的藝術始終未達到這種悲劇情緒底純粹的高峯，因為它的民間宗教和哲學都未能照燭到這點，惟近代藝術得享受那優點，即從一高明的哲學獲得較純潔的資料，乃可以滿足那最高的要求而發揮藝術底全部的道德的莊嚴。」（案此係指歌德席勒的古典文學而言）。

現代戲劇却比較地接近古代希臘而與德國的古典文學異趣。兩者——希臘的與現代的——不知道所謂宇宙的解脫，赫勒爾（Heiler）的戲劇最接近希臘，它同叔本華一樣，是一個徘徊於中

途的，他還具有詮釋世界意義的意志，但在他的內部已經潛藏着「悲劇地的悲劇」——那不能達到解釋世界意義的悲劇。赫勒爾，如希臘作家，嘗試於宇宙之悲劇的詮釋（案即解宇宙作一悲劇的過程），他認為「單個的生命，設若不能僅守它的尺度，則不僅會偶然地成罪過，而是必然地本質地包括着決定着它（指罪過），如叔本華所見一般。

他的以下的見解真正是希臘式的：「罪過存在於無節度中，但同時也因為個體生命之所以無節度，是由於它本來的不完滿，沒有永生的權，而必然地趨向毀滅自己的工作，因此個體的罪過也應着該解——這種罪過是原始的，與人底概念不能脫開的；它不是繫於人的意志的方向，而是伴着人的一切行為的。」

這也是屬於悲劇的本質，即悲劇的基本秘義是無法解釋的。

阿希洛司（Aeschylus）既不能解釋苦痛的來源，叔本華也未曾做到，「悲劇式的詮釋也留下那原始的「不調和」不能解釋，並且把它忽略過，因為它把那「單體的」作為直接的存在事實而肯定之，無論是否被創造的，卻不尋問它的第一因緣，所以它並非不義罪過解脫，但未揭開罪過底內部根源」。

於是赫勒爾也同希臘作家一樣，不能達到悲劇的根本現象底一超想劇的解釋，僅能透澈人間悲劇底枝節，然而中古時代的宗教及德國古典文學的劇曲卻將那「悲劇的」放在一個非悲劇的宇宙秩序裏。

赫勒爾既像阿希洛司，但又像席勒一樣地寫

「死底歡快」。他以為「悲劇所達到的最高境地是滿足」Satisfaction，即是由於一個人格以他的行動或他的存在因着反對一理想而自己毀滅，因而給與這理想以「滿足」（或賠償），但這種「滿足」有時是不完全的，設若那主角是反抗地壓強憤恨地沒落下去，預示着將在宇宙另一靈頭仍然起來繼續爭鬥；那「滿足」是完全的，設若那英雄在失敗中擁護自己與世界的關係底一清明的觀念，而在精神的和平中死去，這種淨化的愉快是赫勒爾同亞里斯多德及席勒所同感到的。

但赫勒爾究竟是斐希萊（Fichte）德國近代悲劇作家）同時代者，他繼續地說，「然而這第二項的滿足仍然祇是一半，因為那「裂痕」雖然重復收攏了，但為什麼必須有那裂痕？在這裏我始終沒有得着答覆，而且沒有人能得到，設若他認真地去追問。」

赫勒爾的戲劇是緊密地站在「悲劇的悲劇」底開始，悲劇的悲劇是不再認識所謂「滿足」的，因為它已不認有一宇宙的觀念，可以給與那主角以滿足的。

那絕對的悲劇的悲劇是……苦痛而無意義，無意義的苦痛是增高的苦痛，近代的作家才不給苦痛以意義。

對於亞里斯多德，悲劇是一心靈底淨化，歌德，雖然自己（對他的後一代而言）是一非悲劇式的人物，然卻有他的「狂瀾與急迫」，克拉司地（Kleist）德國近代劇作家）及浪漫主義的文學家也經歷着「命運」，但害怕着——悲劇。

對於亞里斯多德悲劇是痛苦底解放，說出來了的，表寫了的苦痛可以輕減身歷的苦痛，因為

它作為有理由的，有意義的而寫出了。

對於歌德，這位站在基督中古時代底邊沿的，這位對於浪漫主義的邊防者，悲劇則是痛苦的照燭，痛苦的堆積，歌德有着對於悲劇的怯怕，雖然他的同時人黑格爾曾經寫着：「設若劇中主角所遭歷的必然的一切，能表出是絕對的合理的，而吾人情緒真正獲得道義上的甯靜，這樣才表示出精神的解放（淨化）是悲劇底最後的目的，不是那痛苦與不幸；英雄底命運震動着我們，而靈魂裏卻是諒解。」

歌德心裏是瞭解着，在悲劇裏震動是強過諒解，是超過解脫的信仰，只脫出痛苦，用文字集中它，而不能由精神的捺治減輕它一部的重担，那只是痛苦的增強。

或者那些希臘人在 *Orestes*（希臘悲劇）演奏之後為在和諧的激動中走回家，雖然我們不當忘記柏拉圖（*Plato*）在他的大著「共和國」中的判詞：「悲劇，不僅不能增進人的道德的修養，且降低他的道德，因為本來應當鍛鍊他們抵抗痛苦與激情的，今乃培養他們的對於人類普通命運的同情，使他們不只是對於這類情感，乃至於一切其他情感大開門戶。悲劇及喜劇的聽眾都得心靈受傷，雖最好的人也難以躲避它的壞影響。因為我們在生活中難以克制的：一方面那過份的苦與愁的傾向，一方面那輕佻地嘲笑人生事物，都得因悲劇及喜劇的觀賞而增加這惡習，又因着所同情的是別人的遭受與痛苦，那受苦者反被詩人描寫作有價值的人，所以我們格外盡情地放縱我們對於苦痛的同感。但是別人的情況仍然可以影響到我們自己的狀態，而在習熟於對別人的苦

痛與悲哀之後，我們的苦痛發生時也就難於克制。」柏拉圖的悲劇情調是超過亞里斯多德，他是亞氏的在各方面相反的人物，故而他以希臘人而反對悲劇。希臘的悲劇家是以悲劇來克制那「悲劇地的」。

理查第二（*Richard II*）的帝王命運，（沙士比亞的名劇主角）彭賽西理斯（*Penthesilea*，是 *Meleagris* 的名劇底主角）底戀愛狂。赫洛德斯（*Herodes*）是 *Hedebal* 劇本的一主角）底多疑，俄撒克（*Woyzeck*）是 *Buechner* 名劇底主角）底熱情，兩性底死的跳舞（是 *Strindberg* 底名劇）深刻地激動我們，但卻不能讓我們心靈底緊張消失後使破裂的影響組成一和平的尾聲。（以上所列皆近代名悲劇）。

固然任何一種造型會給與甯靜，每一種創造的「距離化」減輕痛苦，儘管創造所以必需的緊張情緒先會增強痛苦的感覺，格拉柏（*Gräbe* 德國近代劇作家）說得不錯：「愛蒂那（*Aena* 火山名）噴出了多量的火以後，是最為安靜」。沒有積極的或模倣的創造才能則苦痛更不堪忍受，「創造」是屬於「人的定義」的「極 *Poi*」另一「極」就痛苦是苦。

但是：除掉這個痛苦之自然的「平衡化」而外，近代人生是未能將那「悲劇地的」化入一宇宙意義秩序裏以超越人在的苦痛。

從沙士比亞及克萊斯地（*Kleist*）起開始我們的（近代的）悲劇，那「悲劇地的悲劇」。「悲劇地的悲劇」是「底底悲劇」，不是宇宙的悲劇，而因為這裏沒有「悲劇地的」之克服。只是「狀態底」悲劇，不是「發展底」悲劇，在

阿來司地 *Orestes* 的經過中 *Astias* 的詛咒滅了，在奧利安女郎（席勒的名劇主角）裏那背棄神聖使命的罪過也報償了，但東（*Danton* 乃 *Buechner* 一劇本主角）的死，黑魯曼（*Hermann* 乃 *Wedekind* 的名劇的主角）的自殺，收賬員的逃遁「自早晨到午夜」的世界裏，（*Georg* *Kähler* 的劇本）是開始與結局同時，悲劇的心靈唱完了自己：在一個世界裏，這世界只是他自己思想反省的世界，沒有獨自的存在。

現代悲劇作家，若在他的悲劇裏表現這世界而不以那悲劇的心靈為主體，則必在他的劇本裏留下許多罅隙，賽希萊（*Recher*）創造了最完滿的現代悲劇，因為他將這悲劇的心靈張開得最大，現代悲劇不知所謂宇宙，僅僅宇宙底片斷，但是它認識這一個心靈，這個在一切宇宙底片斷中永遠反映着自己，因而給與那些宇宙片斷，一個統一，為它（指宇宙）自己所沒有的。

基督教的和人文主義（歌德席勒）的悲劇以「最後的解脫的確信」超越人生的苦痛，希臘的悲劇把人生苦痛放進全宇宙意義裏，儘管是一悲劇式的宇宙意義裏，因而減輕苦痛的重担。

現代悲劇則僅是一「被造物」（衆生）（*Crech*）底喊叫；不是苦痛的克服與減少；只是集中化與形象化，作為對於「苦痛」最後的唯一可能的反應。

讀者如滿意本刊
即請從速定閱

A. C. E. C. Belgium

(Ateliers de Construction Electrique de Charleroi)

General Office:

CHARLEROI, BELGIUM

本廠製造各種
 膠皮線，鉛皮
 線，花線，堅
 性橡皮線，風
 雨線，紗包線
 軍用電話線
 ，并製馬達，
 電話機，電表
 ，以及其他各
 種零件，無不
 應有盡有，如
 蒙垂顧，不勝
 歡迎。

比國沙城電器製造工廠

電話一四九八〇
 郵政信箱四七三號
 DALCO 號掛報電

上海總行

四川路一三三號卜內門大廈二樓

出品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願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四君子嗶嘰

四君子花布

四君子士林

四君子直貢

四君子色丁

質堅地固
 火強力大
 用油簡省
 經濟衛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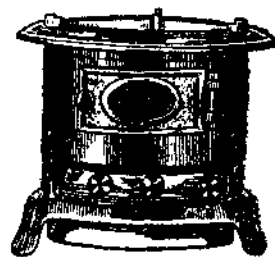


註冊商標

鷹球牌經濟爐

家庭機關
行號軍隊

必備之品



燈頭保證無臭無聲
火力能夠隨意大小

歡迎外埠特約經銷章程函索即覆

振興工業社出品

總發行所：上海北橋桃源路二十五號
電話：二八三三七

觀察

· 每份售百六元 ·

日六十二月十年五十三

· 版出六期星 ·

期九第



卷一第

專論

和平與太平

雷海宗

軍與民的社會地位

潘光旦

中國經濟危機的出路

管移今

特稿連載

思想之改造(下)

胡先驕

書簡

給英國老約翰

蕭乾

穀倉邊緣的饑饉

(湖南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浙江政情

(杭州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台灣鱗爪

(台灣通信)

讀者投寄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孟德遜——最幸運的作曲家 戴文賽

頁尾

越北見聞回憶錄
西江月·貧生偶記
任鴻鶴函·陳銜哲函

· 撰稿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蕭公權 | 戴文賽 | 錢鍾書 | 錢端升 | 劉大杰 | 葉超 | 趙超 | 會昭 | 楊人 | 傅斯年 | 馮友蘭 | 胡先驕 | 黃正銘 | 張德昌 | 張印 | 曹錕 | 陳維 | 陳之 | 許德 | 馬寅 | 徐白 | 宗白 | 沙學 | 李濟 | 吳澤 | 呂世 | 伍世 | 王迅 | 下之 | |
| 顧頡 | 戴文 | 錢鍾 | 錢端 | 葉超 | 潘光 | 雷海 | 趙家 | 楊西 | 費希 | 程希 | 馮有 | 郭東 | 張東 | 張東 | 梁實 | 夏炎 | 陳友 | 高君 | 許君 | 孫克 | 柳無 | 周子 | 李廣 | 李廣 | 吳恩 | 沈有 | 任鴻 | 王 | 王 |
| 翊 | 世 | 能 | 能 | 公 | 且 | 宗 | 孟 | 孟 | 通 | 孟 | 守 | 今 | 嶺 | 嶺 | 秋 | 德 | 松 | 敷 | 遠 | 寬 | 忌 | 亞 | 青 | 裕 | 乾 | 萬 | 生 | 生 | |

· 撰稿人 ·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法租界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四九

上海總售處：五洲書報社
漢口經售處：華中國書公司
重慶經售處：新華書局
西安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
北平經售處：國聯書局
濟南經售處：大公報濟南分館
青島經售處：國聯書局
廣州經售處：廣州鳴道文化社



本期作者

雷海宗：清華大學文學院代理院長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盧蔭今：上海商務印書館銀行經濟

胡先驥：南京中正大學校長

蕭乾：復旦大學教授

戴文彥：燕京大學教授

和平與太平

雷海宗

我們今天常講「國際和平」，過去中國總說「天下太平」。這兩個名詞不能互換使用，如果說「國際太平」或「天下和平」，那在文字上與觀念上是不通的。「和平」是一個相對的名詞，相對的觀念。和平有兩個假定：假定有列國，假定有戰爭，和平只是列國兩次戰爭間的中間時期。既有列國，必有國際政治，國交與外交。有國際政治，必有利益衝突，利益衝突遲早必要引起戰爭。戰爭是列國世界必不可免的現象，幾乎可說是自然的現象。

「太平」是一個絕對的名詞，絕對的觀念。太平也有兩個假定：假定世界統一，假定沒有戰爭。過去中國所知的世界為「天下」，在主觀上「天下」就是整個的世界，所謂天下太平在主觀上就是全世界的穩定安靜，並且在理論上這個局面是永久的，戰亂只是臨時的與意外的變態現象。天下既已一家，當然沒有國際戰爭；失調時可以發生內亂，但那只能說是美中的不足，不能影響「美」之根本為美。

人類歷史，就大的政治輪廓言，只有兩種類型，就是列國世界與大一統世界。先秦的中國，羅馬獨霸以前的地中海世界，今日的歐美，是我們知道較為清楚的三個列國時代。羅馬帝國與秦漢以下的中國是兩個有名的大一統世界。列國時代，戰爭為正常，和平只是戰事後的休息時期與新戰爭前的準備時期。大一統時代，太平為正常，戰亂只是脫離正軌的短期現象。今日的世界，實際包括整個地球的世界，是一個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歐美仍在列國，它把世界也組成一個大的列國；連當初自成一統的中國，今日也不過是歐美列國中的一員。列國沒有太平，沒有太平的觀念，所以也沒有太平的名詞，今日在歐美的各種文字中找不出一個相當於中文「太平」的名詞。但第二次大戰後的歐美人類，似乎已開始有大一統的模糊感覺，可能不久要有與「太平」意義相同的名詞出現。但這是後話，暫且不必多加揣測，我們仍然繼續討論比較抽象的道理。

和平與太平，除了根本的性質不同外，時間上也有很大的差異。和平時期總是甚短，太平時期却可以很長。和平很少能維持五十年的；兩次大戰之間，最多不過五十年，五十年間並且一定有幾次小的戰爭，十年的完全和平在列國世界是不可得見的。就歐美言，過去每一世紀間都有兩次大戰，如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一七〇一至一七一三年），七年戰爭（一七五六至一七六三年），拿破崙戰爭（一七九九至一八一五年），統一一戰（一八一六至一八七一年），第一次大戰（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進入二十世紀後，大戰的步調加緊，一九三九年第二次大戰爆發，距離第一次大戰的結束僅有二十一年，現在似乎是已有二十五年大戰一次的趨勢，將來是否更加急促，也復難說。至於太平，其長可抵和平的許多倍。西漢盛期二百年，其間大體是安定的。唐初有百年以上的太平，滿清的太平也超過百年。這是列國時代所絕不可得的現象。今後的歐美除非是意想不到的根本變質，在一大一統未能實現前，必難免過期性的為戰亂所困擾。

戰爭的必然性，來自利益的衝突，是人所共知的。此點無庸多談，學歷史的人不必說，生在此時此世的每個人，每日所見所聞的，都是國與國間的磨擦與衝突，只要留心每日的新聞，對於國際利益衝突的進運就可看得清清楚楚。我們只推敲一下由和平進入戰爭的具體方式。

把和平世界引入戰爭漩渦的，就是均勢制度。列國並立，沒有一個安全，連最強的國家也不能有絕對的安全感。安全既有問題，各國自然求友；求友的自然結果，為國際間兩大壁壘的對立。至此，友邦的事也成了自己的事，自己的事當然也是友邦的事。自己的事已够複雜，再兼管友邦的事，所以國際兩大壁壘之間的空氣總是緊張的，雙方都時時刻刻準備兵戎相見。「武裝和平」的一個名詞非常恰當，那是列國和平的絕妙形容。和平是外裝，武裝是實際，這早必有一個問題使兩大壁壘火迸。所謂國際均勢，總不能「均」，因不均而不安，因不安而必戰。就理性講，這是愚不可及的事，因為戰後還是不均，但就人性言，這是自然不過的事，因為各方都有僥倖之心。

雖然如此，每經一次大戰，必有一個或長或短的追求和平的階段，熱心人士奔走號呼，希望戰爭能够絕跡，和平能够永久。運為政的人，無論出於信仰，或出於投機，往往也口口聲聲的擁護和平。今日的事，距離太近，關係太密切，我們撇開不談，上溯第一次大戰，我們的觀察或者比較的容易超然。當時各國組織國際聯盟，以消弭戰爭永保和平相號召。在

軍與民的社會地位

潘光旦

在文化發展比較健全而政治組織已經踏入正軌的國家，軍與民根本上是分不開的，更不成爲兩個社會集團，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法律制裁的方式；尤其是不能成爲兩個對立以至於仇視的集團，甲可以救護乙，而乙則致怒而不致害。原來在此種國家，太平無事時人人是民，有外患而須勤員時，凡屬年齡相當健康够格的人口，都有服兵役的義務，論理上如此，事實上也很難得有人規避。同樣的一個人，平時是民，戰時是兵，人人當

具體的步驟方面，限制軍備，主張裁兵，最後到一九二八年各國並簽訂巴黎非戰公約，正式聲明放棄戰爭，永不再用戰爭爲國策的工具。但沒有人對於這一套真正放心，表而的文章儘管去作，秘密外交與均勢主義活動仍舊。由法國發動，組織包圍德國的集團，要使德國永世不得翻身。一九二〇年，國聯方才成立，法國就聯比利時，希望西線安全；一九二一年以後，又聯東歐的新興小國，在東方包圍德國。法國的集團引起義大利的反集團，一九二七年聯匈牙利，七年後又聯與地利。到一九三四年，這就引起再反集團，就是希、土、羅、南四國簽訂的巴爾幹公約。日愈複雜的國際政治，給了德國一個飛機再起的便利，不久就形成聯德與反德的兩大壁壘，五六年後就引起第二次大戰。在歷史的透視中，和平運動只是一種插曲，是戰後人力疲乏心理疲乏的臨時反應。臨時的疲倦一過，新戰爭的醞釀又起，不出幾年，就又來一次大放血。

未來的事我們不願多加揣測，但有一點應當提出的，就是大國的數目今日極少，已少到不能再少的程度。今日能够單獨作戰的只有美蘇兩國，連英國都已喪失此種資格。若以往事爲例，我們可以指明，在中國大一統實現的前夕，只剩了秦楚兩大強國；在地中海世界的列國末期，只剩了羅馬與迦太基一決雌雄。如此看來，以歐美爲中心的今日世界，也已發展到列國時代的最後階段。下一個階段是否新的大一統與新的太平？誰敢肯定？誰敢否定？

過兵，或至少有當兵的準備，則軍與民便不成其爲兩種人，更不會變成兩個多少有些對立以至於仇視的集團。

在中國，文化與政治組織的發展很早就發生了些不大健全的傾向。遠在先秦時代的後期，文武就分成兩途，而武途的社會地位要比文途爲低。在秦代與漢代初年，此種傾向便已很清楚的確立，後來只是一貫的發展，越來齡牢不可破罷了。大抵文化人而兼握兵權的人的地位是不低的，倒不

是因為他握着兵權，而是因為他是文人；兵權可以增加他的作威作福的力量，可以教他攫取許多特權，是不錯的，但特權的有無是一回事，由文化價值而產生的社會地位的高下則又是一回事；握兵權的文人所以有很高的社會地位，終究還是因為他有一個文的底子。至於沒有這種底子的將官兵卒，那社會地位就不能問了。

因為同樣的重文輕武的理由，歷代拿來充實營伍的一部分人口總是當時被認為文化價值不高而社會地位低賤的一些階層中的分子；例如犯罪的人；又如秦代與漢初的商人以至於商人的子孫，商人的社會地位在春秋時代便不高，至此而變本如厲，至於本人雖不再經商，還要受祖父的社會地位的連累，充當兵役。不過歷代當兵最多的總是農民。一則農民人數多；再則農民分工不如工商之細，總像少一部分人種田也不關宏旨似的；三則農民安土重遷，不如工商的流動性大，多少可以規避；四則農民窮困者多，不能以金錢換取自由；而五則四民之中，農在名義上雖居第二位，實際的社會身份却並不高。一部分士大夫講究重農，自己也以歸農相標榜，其間比較多的還是呵熱氣的成分，或感傷主義的成分，對於農民地位的提議，怕沒有多少裨益，所以表面上儘管第二，實質上總是第四；下流之處，衆毀所歸，一切麻煩離解的任務當然都落到他們頭上，其中最大的一筆任務，不用說，就是當兵了。

總上所說，第一步，因為文武分途，軍與民就分為兩種人，兩個社會集團；第二步，因為武的地位低於文，於是兵士的來源總是一部分社會地位卑下的人口，而軍人的所以為特種人，特種集團，與其它人口隔絕，至於不為一般民人所齒，就更顯得彰明較著。這一番話，不用說，無非是「好錢不打釘，好男不當兵」一類的俗話的引申，不過我們的分析可能是比較細到一些罷了。

在中期歷史裏，軍人之所以為特種人，即使不加上上文一類的解釋，原是很清楚的。但民字所指的人口却沒有這樣清楚。所謂民，實際上有廣狹三義。最廣義的民就是人，期民就是全部的國人。不過除了政治理論而外，這最廣義的民字是難得用到的。題目說到軍與民，在這最廣義的民字裏自然也包含着軍。第二義或較廣義的民就是軍與民分論而對峙的民。以諸稱四民，士、農、工、商；在文武沒有分途的時代，士所指的一部分人

口不但能文，且亦尚武，後世有「將士」、「兵士」、「士卒」一類的稱呼，大概還是沿襲而來的；在那時候，所稱四民之民可以說是屬於最廣義的。但一到文武分途而文途高出武途的後代，「士農工商」四民的民字就屬於第二義了。第二義的民只包括讀書做官的士、力田種糧的農、製作百物的工，與質運有無的商，軍人就不在內了。例如以前在孔廟、關岳廟或其它重要祀典有關的建築之前，立着一塊石碑上刻着說，「軍民人等至此下馬」，那民字便包括軍人以外的一切人口，這在社會分工不很細，職業門類不很多的前代，指的也就是士、農、工、商四種人口。

第三義或是狹義的民字最有趣，最值得我們注意。這民字老實不客氣的指着農民。這民字，像第二義一樣，當然不包括軍；我們稱務農的人為「農民」，却從來不稱當兵的人為「軍民」，而稱「軍人」。這民字也不包括其它的職業人口。官吏當然不在內，這從官民或吏民二字的對待的稱呼裏可以看見。讀書人的士也決不在內；以前一個人中了秀才，或僅僅當過童生，赴過考，穿過一件藍布長褂，地位便自與眾不同；向衙門裏遞一張呈子，別人具名時要自稱為「民某某」，他却可以寫上「生員某某」；據說這一類的人打官司，當被告，即使犯罪，在生員的頭銜沒有被革去以前，在公堂上是挨不着板子的，至少他的尊嚴可以教身體的某一部分不挨板子，這又是很大的一種權利了。工人雖也是四民之一，但為數不多，並且和商農兩種人口劃分不很清楚，農民往往於農餘從事於小工業生產，專事技術生產的工人又往往自己銷售，後院做工，前門應市，甚或工作與交易，只隔着一張檯臺，即在目前，也還是一種很普通的情形。因此，工的階層在以前很不顯著，我們平時提到民字，普通也不大聯想到他們，我們說到從事於工的人，就說「工人」，或「匠人」，決不說「工民」。商的階層比較顯著得多，但文獻裏或口頭上提到經商的人，我們總說「賈人」或「商人」，我們很難得用到「商民」的字樣。把這一批根本上不適用民字或難得適用民字的人口除開以後，真正通用而確乎時常用到民字的一批人口就是務農的那一部分了。所以說到農務之人，我們十有八九次用「農民」的稱呼，而「農人」的稱呼也許只用到一二次。總之，只有農，在習慣的看法上以至於稱謂上，才是真正的民。

只有農民才是真正的民，其餘各部分的人口自然都是一些特殊階層了

是的，他們多少都有些特殊。官有官勢，軍有威權，工商多少有些財力，就是窮讀書人也還有他的一些臭架子；他們都有一些身外的特殊力量可以倚仗；力量小或做人尚屬善良的則抱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主張，徑徑自守，成爲社會上一種頑固的保守的勢力；力量大而做人不脛透幅的則始終認爲『甯使我負人，不使人負我』，而成爲社會一種絕對的惡勢力。此種惡勢力所接觸到的最好的對象，不用說，自然是廣大的農民了，因爲只有他是真正的民，只有它是真正的赤手空拳，一無憑藉。二千年來的兵役，一貫的落到了農民頭上，原因所在，上文已經約略說過，到此就可以見得更明白了。

民字在理論的表面上雖有比較冠冕的第一義以至於第二義，實際上通行的似乎始終是第三義，我們從文字的訓話上多少也可以看出來。民字古文從母，取養育的意思；這意思就不太好，好像除了養育的生物功能而外，老百姓就別無用處。這養育指的可能就是養育人，也可能是養育畜產與農作物；如果是後者，則可見即在我們歷史的初期，民字雖指一般的人口，而特別適用的是農民了。又根據文字學上所謂整訓的道理，民字所通訓的幾個字或幾個意義是很不利於農民社會地位與文化價值的實際發展的。例如，書經呂刑篇裏有一個民字，鄭康成注着說，民者冥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一書直接說到，民者冥也。賈誼新書中大政篇裏說，民之爲言萌也，萌之爲言盲也。荀子禮論裏有一個民字下，楊倞注着說，泯然無知者。冥、瞶、盲、泯都不見光明的字眼，都是光明的反面，都是暗昧，都是無知。又如詩經上說，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氓就是民，舊有一說，土著是民，外來是氓，後代流氓一名詞裏的流字可能包括外來的意思；蚩蚩也就是無知。民字既有這許多不高明的解釋，可見所指的大概全是農民，因爲農民『無知』，最『可使由』，而『不可使知』，因而也最得不到『有知』的機會，而其它部分的人口，因爲多少總有一些權勢財力的憑藉，此種機會就比較的要多一些。當然，在先秦時代，特別是在春秋戰國期間，因爲封建解體，貴族衰落，平民逐漸抬頭，民字也會經過一部分較好的解釋，但上文說過，這些祇是理論的，很冠冕的，出乎一部分讀書人的一相情願的，與實際的情形不大相干。民字如此，農民的農字也未嘗不如此；重農與農本一類的道理講得難多，農業生產與農民生活依舊可以一代不如一代。

到了當代，鬧了好幾十年的民生、民權、民主，以至於整個的國家也成了民國，情形似乎應該可以好轉一些。但沒有。事實上固然沒有，連名義上都沒有。這又從職業人口分類的稱謂上可以看出來。幾十年來我們對於此種分類通用一個『界』字。做官的屬於政界，當兵帶兵的屬於軍界，教書讀書的屬於學界或教育界；它如工商界，交通界，金融界等等，應有盡有。獨獨沒有的是『農界』，農民是唯一不成爲界的一種職業人口。這又是很值得注意的。可能有人說，業農的人口最多，要佔到全人口的十分之八九，和其它職業人口比起來，勢必是承着一些油點的一大碗水，根本劃分不出清楚的界線來，也沒有劃分的必要。可能更有人說，農民最天真，最堅貞誠樸，因此最沒有畛域之見，所以不成一個界。這些說法不能算錯，但沒有找到問題的癥結，沒有搔到問題的癢處。

我以為農業人口的不成爲一界暗示着兩層很重要的事實。一是其它的職業人口都有一些特殊的權利，都有一些比較優越的地位，而農人始終沒有。惟其沒有，所以也沒有特別張羅而加以保護的必要，沒有自成部落與別人分疆劃界的必要。真有如馬克斯所說，除了鏈條而外，他們更沒有可以損失的東西。既然沒有，還和別人分甚麼界限，而以一界口居呢？上文說到前代的民指的只是農民，而不指其它有所倚仗的人口；到了當代，時勢是變了，稱謂也變了，但事實沒有變，即，農以外的各種職業人口依然有他們特殊的權利地位，依然自居於農民之上，而對農民依然可以予取予求，作威作福。

第二，唯其生活與權利地位沒有變，農民至今還是蚩蚩然的無知，沒有自覺的意識，沒有自作主張的能力，不能組織起來，從而消極的保護自己，而積極的成爲一股新的建設的力量。既無知識，又無力量，既無主張，又極散漫，則數量雖多，怨痛難深，在別人看來，特別是在有特殊地位的其它職業人口看來，他們所構成的只是一個堆，一個羣，而不成一個界。草料木材可以成堆，牛羊可以成羣，却不能成界，中國的農民其實也就如此，他們的人格是一向被否認了的，他們的歸宿一向是與鳥獸草木同腐。總之，農民所以不成一界，職業人口中之所以沒有農界，正所以表示農民地位的低落，農民權利的絕無僅有，自古已然，而可能的於今爲烈，而其所以變本加厲的緣故是，農民的無知與散漫雖依舊，而其他成界而是

以魚肉農民的職業人口，則在知識與組織能力上已大見進步；他們越進步，農民便越吃虧。

把名義上是民而實際上祇是農民的地位說清楚以後，軍或兵的地位就盡在不言中了，因為服兵役的就是農民，並且是只限於農民。前代無須說得，即如最近一次的抗戰，號稱全民，其實真正出生入死的一百個裏九十九個是農民之民。他們所受的待遇我們是知道的。壯丁如何抽取如何運送，如何訓練，訓練後又如何輸送到前綫，各段落的給養如何，傷兵如何救護療治，勝利以還，士兵的整編究屬如何，有功的獎勵如何；這些一大串的問題，我想誰都知道答覆一個大概，而我在這裏要說的一個最概括的答覆是，抗戰士兵所受的待遇也就是二千年來我們的農民所受的待遇，好不到那裏去，也更壞不到那裏去。

這該是結束的時候了。不過說話到此，我們對於本文開始時所作的一部分議論不能不略加修正。我們說過，文化發展與政治組織沒有踏入正軌的國家裏，軍與民往往是兩種人，彼此對立，甚至於彼此仇視。中國可以說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但根據方才的說法，這話是不全對的。軍與民，在

二千年來的中國，事實上不是兩種人，而是一種，當其初是一種人，而最後的歸宿也還是一種人，只是中間的一個段落好像是兩種人罷了。所謂真正的民，是農民；服兵役的又無非是農民，打仗完畢，幸而生還，國家別無更好的安插的辦法，當然還是蹣跚的回到故鄉，在祖道的小塊田地上像石子裏榨油似的榨出一些生活來。軍與民不根本就是一種人麼？至於說軍與民對立，軍與民仇視，那至多也祇是作戰期間或駐屯期間一些暫時的不幸的現象，大抵由於經理的不善所致，而負經理的責任的是將官，不是普通的士兵。如果國家不設大量的常備兵，這種不幸的現象也就可以十去八九。

真正民主的國家，人人是民，不單單某一種人是民，而其它是特殊階級；也人人有服兵役的義務，不單單某一種人獨有這種義務，而其它可以規避，可以算人頂替。明白了這一層最簡單的道理，正「民」之名，定「民」之分，包括服兵役的分在內，然後才配開始講民主，沒有這種基本認識的民主議論是迂闊不經的，沒有這種初步努力的民主設施也是心勞日拙的。

中國經濟危機的出路

笄移今

當前中國經濟危機的嚴重，不僅中外經濟學者感到可怕，連美國政府也認為「在中國各政黨尚未成立協議組成聯合政府以前，一部份經濟採華措置，不能遽而中斷。良以此際若不以最低限度之經濟援助，必然招致經濟崩潰之危險。」（美國代理國務卿艾契生發表之援華政策聲明）。因此在日寇投降後，美國政府租借與中國之物資及款項，已達二十二億美元。最近又讓售剩餘物資，約重二百五十萬噸，總值為八億二千五百萬美元，而其實際價值，則在二十億美元以上。此外尚有源源而來的大量商務物資（經過貿易關係而來的商貨），走私物資，救濟物資。同時中國政府於三月間開放外匯，八月間又再提高外匯，其用意亦在緩和經濟危機。

可是，所有這些措施，對中國國民經濟在基本上並未發生若何改善作

用。「在都市，民族工業不但擴大再生產無望，多數中小工業已在中秋前後相繼停業，連著名的無錫永泰絲廠也停工出租了。在農村，就東南各地的現狀而論，雖然今年「豐收」，但實際上在高利貸，及高額地租的剝削下，在苛捐雜稅的壓迫下，在農產品賤，日用品貴的交流方式中，農民生活不僅沒有因豐收而好轉，相反的愈益窮困。」（見九月三十日上海中央日報社論）。造成這種生產萎縮人民愈貧的由來，却不得不歸之於外貨傾銷與通貨膨脹。目前中國經濟正在外貨與通貨的夾攻中苟延殘喘，這也就是現時經濟危機的主要特徵。

抗戰已經結束一年一個多月了，別的國家經濟情形大都恢復了原狀，或正在恢復的途中邁進，連戰敗國的日本經濟也在欣欣向榮，獨有戰勝的

中國是江河日下。演成這樣結果的最大原因，乃是我們還在進行大規模的內戰，還是在執行戰時經濟政策，執行錯誤的經濟政策。如果不懸崖勒馬，放棄現行的政策，改變舊的政策，而任其繼續執行下去，則中國經濟前程，不是陷於不堪收拾的地步，就要走入殖民地經濟的道路。今天在經濟上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要把戰時經濟政策，變為平時經濟政策；要把依賴外貨的政策，變為自主更生的政策；要把以財政支出為中心的政策，變為以發展生產為中心的政策；要把方便既得利益集團的政策，變為有利於勤勞大眾的政策。只有依據這樣的思想或目標訂定出來的方案，才是反映人民意志的合理的經濟政策，才能達到促進國民經濟繁榮的目的。

爲要安定民生，發展生產，必須切中時弊，針對全局，從多方面着手改革：

第一關於對外貿易，這是當前工商界最擔心，且也是有關今後我國強盛抑是衰弱的一個基本問題。應以獨立自主平等的精神與各國維持商務交易。對於輸入物資，應以促進工業化爲至上；對於輸出物資，應以擴展國外市場爲目的。合乎這個原則的措施，便是有利於國家，有利於人民。反之，即是有害於國家，有害於人民。所以：（一）進口物資應以生產工具爲主，對於輸入此項物資的廠家或商人，在購辦外匯、貸款、運輸等方面須訂頒優待辦法，切實予以扶助。消費物品的進口，除必需品且又爲國內缺乏者外，應予以限制——尤其是本國能製造的貨物，更不能放任外貨與國貨競爭，致削弱民族工業的成長。奢侈品應絕對禁止，縱有走私進口，政府亦須向出售商重徵百分之百或百分之二百的消費稅。（二）在各國工業化的過程中，都曾以關稅政策，爲防止不合理進口的手段。我們雖是大西洋憲章簽字國之一，但爲發展我國生產，避免人民匱乏，而採取溫和的保護關稅，諒亦不致引起真正友邦的反對。現行關稅率，實有立予調整的必要，實行差別保護關稅，這在當前較之提高外匯更爲切合實際。（三）在今後五年至十年的建國期間，物資輸入量定是驚人。爲了減少入超，力求國際收支平衡起見，必得全力鼓勵外銷物資的增產，開闢出口貿易的市場。目前主要出口物資的產量，遠不及戰前，生絲產量僅及戰前的六分之一，茶葉產量僅及戰前的二十分之一，桐油產量僅及戰前的三分之一，手工業產品外銷，戰前每年達一億元，現在則完全陷於停頓狀態中，其他

皮毛等出口，也是衰落異常。輸入較之戰前激增，輸出較之戰前銳減，進出口貿易之反比例的發展，正是國力和國勢低落的指標。要增加出口並使之大大地超過戰前，主要須看政府扶助的程度如何爲轉移。對出口貿易，不僅要免徵出口稅，免徵外銷物資的貨物稅，而且要求澈底實施收購政策（按照成本加合法利潤），立刻執行出口津貼政策；蓋非如此，即不足以挽回頹勢。（四）經過八年戰爭的災難，在創痍滿目的眼前，一部份物資仍感缺乏，對於外貨來華，我們並不無原則的排擠，問題的焦點是我們能控制外貨，不使其壓迫國貨。達到這個目的最直捷的辦法，就是由政府與人民合作組織機構，掌握外貨。換言之，外貨運到中國以後，就由這個機構支配運銷，按照各地實際情形，規定其市場價格，不使有礙國貨之發展，並將豐厚的盈利，用之於推行貼補政策。

第二關於財政金融，宋子文氏於本月二日對上海工商團體說：「財政有辦法，經濟自然有辦法；財政無辦法，經濟亦絕無辦法」。這話有一大半對的，因爲財政果真有辦法，雖然不能根本解決今日經濟危機，但確能和緩經濟危機，確能改善經濟現狀。就我們看來，解決財政困難的辦法也是極其簡明：（一）在抗戰期中，政府財政支出有百分之八十爲軍費。勝利後因內戰綿延，本年一月至五月軍費支出仍佔百分之六十以上，六月以後戰事擴大，軍事費用的支出又達國家總支出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倘把目前軍隊裁去三分之二，軍費支出即可減爲百分之二十五。這既可解決財政困難，又可根絕內戰，確是一舉兩得的事。在裁軍的同時，對普通行政方面亦應裁撤不必要的機關，合併性質類似的單位，節省次要的開支，強化各級人事組織，盡量減少各部門工作人員，並以裁員所節省下來的款項，全部用於提高在職人員的特遇。（二）除裁軍裁員而外，便是認真整飭吏治。觀章乃器氏估計，現在政府的財政收入，只有實際收入的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却被貪官污吏中飽去了。六月八日財政部俞部長報告，本年一至五月的財政收入爲二千五百億元，假如沒有貪污盜去三分之一，那麽本年最初五個月的收入也該是七千五百億元，即等於同一時期支出的二分之一，數目確是可觀。抗戰以來的官僚資本，有一部份就是在這種竊奪方式中肥胖起來的。（三）以上是着重節流，論到開源，首先就是改革租稅。現行的租稅政策，是以中下階層爲對象的，是極不合理，極不公平

的。應該使富階級(包括國庫財主及地主)負擔大部份的國家費用。依照累進稅的原則，積極舉辦一般財產稅，並改進所得稅，過分利得稅，遺產稅，土地增值稅等直接稅。此外還要改革間接稅，開徵奢侈稅，務期做到租稅總收入，足供財政支出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的地步。(四)目前物價繼續上漲，是由於幣值不穩。穩定幣值的主要手段是停止發行，只要實行停戰裁兵，就可避免通貨膨脹，就可逐漸穩定幣值，從而物價也必隨之趨於平穩。同時，為鞏固人民對法幣的信心，一方面政府手中所能控制的物資和公用事業，絕對不能領導漲價。另一方面也可考慮發行硬幣，俟通貨對內價值與對外價值的差異性失去時，再行改革幣制，另訂貨幣單位。不久以前，有以白銀鑄成銀幣作為輔幣的傳說，也不失為有安定幣值作用的一種打算。在最近一兩年過渡期內，倘不採用硬幣流通，則目前拋售黃金，仍有繼續施行的必要。雖然有人提出理由反對，但在今日險惡的經濟環境下，如不藉黃金來吸收一部份游資，金融市場必較現時更為混亂，投機活動必較現時更為猖獗。而且拋售黃金亦有和緩物價的作用，此次外匯調整後，若非政府壓住金價，則物價必隨金價狂升而激漲。(五)近來又有放長外匯的空氣，在外貨沒有普遍下跌或狂跌，提高外匯，無異就是助漲物價，困擾生產。在三個月以前，多數人要求提高外匯，民族工業家胡厥文氏就指出：「主張提高外匯來保障國貨，問題並不如此單純。首先要問政府是否有穩定物價的力量？如果政府沒有力量，這樣做反為投機份子造成了機會；提高外匯不但工業界受不到絲毫好處，反要受累無窮。」外匯調整後的事實，正與胡氏的預料相符。所以我們不應輕易放長外匯，更不能作跳躍式的放長。倒是工商界建議的等級匯率，有採納的價值；倒是以關稅來防止外貨傾銷，有實行的必要。至於制止美鈔黑市，應該做到下列三點：一是立即禁止美鈔流通，並照官價收買；其實在開放外匯之同時，就應宣佈這個辦法。二是嚴辦外貨進口走私，以企減少美鈔現貨之需要。三是由國家銀行開辦外幣存款，因為法幣不斷貶值，輕法幣重美金已成了普遍心理；舉辦外幣存款，可以糾正追逐美鈔的風氣，可以防止資金逃避(最近幾個月逃往香港之資金已達數百億元)，且亦有助於吸收游資。(六)利率太高亦為工商業衰落之一原因。對於較有希望而能發展之工商業，予以低利貸款，並擴大貸款範圍，放寬押品種類，簡化貸

款手續。中央銀行應履行「銀行之銀行」的任務，辦理轉抵押重貼現業務。這樣，既可減低生產成本抑低售價，又可使獲得低利貸款之廠商繼續維持營業，職工不致失業，減輕社會不安。有人認為低利貸款，易為少數人操縱用於投機，增加經濟混亂。又有人認為擴大信貸，就是擴大信用，造成通貨膨脹，刺激物價。對於前者，目前投機範圍日縮，也起不了什麼作用，不必過慮。對於後者，祇要把貸款用之有利於生產事業，促進經濟繁榮，縱有微量通貨膨脹，對整個國家社會仍然是極有益處的，這比把鉅款用之於內戰自然有天壤之別。

第三關於發展生產，合理的對外貿易政策，進步的財政金融政策，是發展生產的前提條件。生產事業在獲得這個有利的保證後，政府即應遵照和平建國綱領中的經濟建設方針，實現下列事項：(一)重工業國營輕工業民營，這是當局在二年前宣佈過的政策，政府須從速改變與民爭利的作風，鼓勵民營企業阻止束縛生產力的種種管制。從速把由敵偽手中接收過來，無法使之開工而任其擱置的許多事業，盡量以出售或出租的方式，轉讓給民間經營，且須給後方廠商以優先購買或承租的權利，並降低價格，分期付款，藉以彌補他們在戰時所受的損失，這是政府應當給予的一種鼓勵與安慰。雖說目前政府已注意到這些問題，逐漸使之實現，不過所規定的條件還很苛刻，民間受惠甚少，無法順利接辦。有些人阻撓或反對敵產轉讓民營，不是出之於放為官僚資本辯護，就是不瞭解在現階段的民營事業是進步的經濟行為。多一個工廠開工，就多增加一分國家實力，多一個民營企業，就多增強一分社會活力。(二)捐稅太重與運輸不便，也是生產界的困苦。減免捐稅與停止內戰，恢復交通，可以降低物品售價，可以推廣物品銷路，可以刺激擴大再生產。應按生產品的性質及其對擴計民生關係之深淺，分級減稅或免稅，減低運費或免費。新近頒行的貨物稅，又是只簡財政收入不顧生產死活的措置，更有修改的必要。(三)在挽救工業危機的運動中，不僅要注意大工業，而且要扶助中小工業，在經濟落後國家，中小工業更有其存在的價值和發展的前途。即在美國全國十五萬八千餘工廠，有十五萬三千單位是中小工廠。社會主義的蘇聯亦極注意鼓勵中小工業的發展。在工業發展的過程中是由小而中大，僅僅靠重大工業而忽視中小工業，實在是危險傾向。中國工業建設如無中小工業的基礎，大

款手續。中央銀行應履行「銀行之銀行」的任務，辦理轉抵押重貼現業務。這樣，既可減低生產成本抑低售價，又可使獲得低利貸款之廠商繼續維持營業，職工不致失業，減輕社會不安。有人認為低利貸款，易為少數人操縱用於投機，增加經濟混亂。又有人認為擴大信貸，就是擴大信用，造成通貨膨脹，刺激物價。對於前者，目前投機範圍日縮，也起不了什麼作用，不必過慮。對於後者，祇要把貸款用之有利於生產事業，促進經濟繁榮，縱有微量通貨膨脹，對整個國家社會仍然是極有益處的，這比把鉅款用之於內戰自然有天壤之別。

工業也就不容易建立起來，因此，對中小工業在貸款上應與大工業一視同仁。在技術改進上更須政府組織專門機構，協助中小工業改進設備及生產品質，使其逐漸發展成爲大工業。(四)解決經濟建設的鉅額資金問題，無疑要靠大量吸收外資，歡迎外人合作。抗戰未結束前英美法德等國爲其過剩的資金及機器謀出路，曾絡繹而來考察，我國產業界提議種種貸款辦法，均爲友邦人士所接受。政府必須放棄歧視民營企業的態度，實由國家銀行發量代民營廠家作担保，國外資金便可源源而來。(五)中國生產品的市場，除外銷特產而外，主要還是依靠國內。而擴展國內市場，首先就要提高百分之八十人口——農民——的購買力。要提高廣大農村人口的購買力，又必須立即實行二五減租，實行土地改革——發行土地證券收購土地，分配給貧農耕種。蓋農民生活不能提高，農民境况不能改善，工業生產品就要失去顧客，就會銷路不暢，結果所謂工業化也就化不起來。同時，不實行二五減租，不實行土地改革，非但不能提高農村購買力，而且也不能鼓起農民的耕作熱情，也不能增加農田生產，更不能進行粗放或集約生產，更談不到農業技術改進與新式農具的普遍應用。在今天工業化與土

思想之改造

(下)

胡先驕

地改革是有其不可分離之關連的，兩者相輔而行相因而成的，要談發達生產，要談工業化必須照顧到土地改革，兼顧到農民解放。不伴隨土地改革的經濟建設，在中國畢竟是件不可想像的事。

在描繪解救危機的輪廓以後，必得鄭重指出：要使這些改革原則見之於實現，尤須先要爭取國內和平，爭取政治進步。只有受人民指揮，爲人民服務的民主政治制度，才有勇氣實行自尊自重而獨立（不做外國附庸）的經濟政策，才有決心執行裁兵減員洗刷貪污的建國方案。

然而，要希望這樣的局面出現，要聽見這樣的新政推行，正還有待於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尤其有待於工商階層的覺醒。民族企業家應認清：破壞性的內戰，潮水般的外貨，封建氣的土地關係，落後式的政治組織，乃是構成中國經濟危機的總因，乃是阻礙生產發展的魔怪。工商家必須發揮自身的團結力量和奮鬥不懈的精神，並學習西歐企業家在他們工業化中所表現的規範、風度、氣魄，積極努力和乎民主運動。這是今日工商界自救救國的大道！也是當前經濟危機唯一正確的路！

• 祭 觀 •

欲求獲得美滿之人生，必須有真美善並重之最高理想。中華民族以重視倫理者稱於世，一般人對於善惡之判別，皆有相當之正確觀念，故可謂中華民族知求善。但一般人尋求真理之熱情，則遠不如歐西人士。當春秋時代，雖思潮雲起，然當時之聖哲皆以解決人生問題爲其探討之目標。老莊之玄學雖追論及於宇宙之本體，然亦不過爲其人生哲學之基礎；且專尚直覺，不重智慧，與希臘諸哲頗有不同。惟別與名家稍有科學家尋求真理之精神耳。自茲以降，尋求客觀真理之精神，尤爲不振。張衡與諸曆學家可稱例外。六朝與隋唐諸大哲之研究佛學熱忱，與其謂出於求知之動機，無庸謂出於宗教之信仰。惟至宋代諸大儒，如沈括朱熹等，對於自然科學始有片斷之精到認識。至明清兩代之科學家，如方糖之、梅定九、宋應

星等之研究科學與數學，則已受西洋科學之影響，而非全爲自動的精神活動。故可謂中華民族求客觀真理之熱情，遠遜於歐西民族。至於求美一層，中華民族自周代以來，思想即有二大潮流。一爲儒家之思想。孔子最重樂教，以爲樂乃治國平天下不可缺之要素。故六藝之教，禮樂並重。其所謂樂，非僅包括狹義之音樂，而爲一切求美之精神活動。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記有云：「禮節民心，樂和民聲。」「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其對樂贊頌，可謂得未曾有。其在實際行動所表現者，如孔子之在齊聞韶之三月不知肉味，及贊許子游之以弦歌治武城，皆可見其對於美之重視。故歷代帝王每知重視音樂。與之相反之思想則爲墨子之非樂。墨家起自賤人，故疾視音樂美術，

以為此乃統治階級之額外享受，而有背於國計民生者。墨子學說在周秦之際，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生活時，久已深入人心。秦漢以降，禍亂侵尋，不遑喘息。饑荒心理日深，非樂之觀念亦日甚。蓋我躬勿恤，更何暇而及於身外樂教乎？惟至唐代鼎盛之時，中國受西域文化之影響，音樂繪畫詩歌，一時突有非常之發展。其流風餘韻，下逮南宋。然宋儒程朱一派，雖說宗儒學以兼納佛老，而其克己持身之道，則有同於墨家。故至元代大亂之後，樂教大衰。蒙古人乃半開化民族，只知恣情於通俗之雜劇，至是雅樂已盡。此後戲劇與通俗文學之發達，與昆曲之產生，在中國民族史上固為重要之精神活動，然其品質究不能與歐西相比；尤以音樂為然。而舞階編述，尤為在文明民族中所僅有之現象。此皆受墨家與宗儒之影響也。此種情形，在民間尤甚。居處之汙穢凌亂，無絲毫整潔優美之觀。民間音樂之下劣，欣賞繪畫能力之薄弱，日常生活中歡愉心情之缺乏，皆非樂思想之衰微，而為饑荒心理所養成。總而言之，中華民族之思想，知善之重要而不知真美之重要。故欲改造中華民族，必須養成求知求美與真美善三者並重之思想，則方能創造美滿之人生，與嶄新之現代文化。

創造與享受新生命，為一種使人類前進所不可缺之思想。中華民族為一飽經世故與憂患之民族，其創造文化之活動，已成陳迹。在人人心理中咸感有歷史與生活之重荷，使創造精神備受壓制，且以習於忍受苦難與順應環境，其苟安之心理適足以壓制奮鬥之精神。中華民族雖不同於印度民族視生命為可厭而亟求解脫其桎梏，但亦不同於歐西民族之認生命為有價值，有意義。其重視生命，不過為一種動物求生之本能，而無新興民族創造與享受生命之興趣。故其人生觀乃為一種消極的宿命論的灰色氛圍所籠罩。一方面固不能如歐美民族之以樂觀之精神與希望以操持類型生命，僅知為斯多噶學派之忍受。其溺於聲色貨利之人，亦非真能享受人生，不過感於人生之無意義，故以醉酒婦人淫色狗馬以遣其有涯之生；其可悲與忍饑寒奮升斗之貧民初無二致。此種心理之養成，一方面由於飽經憂患，一方面由於物質科學之不發達，無以解除人生物質方面之痛苦。今後工業發達，生活水準提高，一般人對於生命之觀念自當稍有改變。然必須使之認識生命並非全無意義；而自哲學眼光觀之，在大自然之演進中，由單純變為複雜，由無機變為有機，由無知變為有知，由被動變為自動，生命正在

不斷演進之中，實含有至高無上之意義。而吾人在今日既能維持生命，創造生命，亦應享受日新月異真善美之生命。若人人有此思想，有此信念，有此興趣，有此勇氣，則真能創造新生命與新文化。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其斯之謂歟？

宗教為人生精神活動最高無上之表現，偉大之民族必有偉大之宗教。偉大之宗教必發含偉大之倫理與偉大之哲學思想。通常皆謂中華民族之宗教為多神教，以為較基督教之為一神教者為劣。實則中國古昔已有上帝為至尊無上之主宰之信仰，不過上帝之外，尚有其他神祇與死去祖先之靈，而稱之為鬼。至於上帝則為宇宙之主宰，非希臘與條頓民族多神教之人狀神可比。故中國無荷馬史詩一類之神話，而孔子卻有鬼神具有「體物而不可遺」之至德之贊嘆。孔老二家之玄學，皆以此種偉大宗教為其基礎。此種宗教與哲學思想至魏晉佛教輸入後，以格義相融通而益光大，玄學與佛學遂聯鑣並進，而呈一代思想之奇觀。不但中華民族因以獲得偉大之信仰，流風所被遠達四夷。下道宋明，猶能形成理學之玄學，可謂偉矣。

時至今日，科學昌明哲學亦有特殊之進步。人類控制自然之能力，遠非前人所能夢見。然宗教信仰則日趨於衰弱。佛教以無偉大領袖，除為一般少思慮之佛教徒人民習慣信仰外，已無活氣。基督教亦以失去其固有精神而失其感召力。在中國尤不能喚起教徒之宗教熱忱。教會愈重視其社會事業，愈失其原始之意義。故今日之中華民族，除低級之迷信外，幾盡失其宗教信仰。昔日聖哲之宗教經驗，幾非任何人所能獲得。此為今日中華民族最可悲最可危之事。蓋人若失去宗教信仰，則亦失去其人生之意義，即使將來物質生活水準提高，亦不過加重其就逐物欲之沈迷，而不能使精神向上。然今日科學之進步，適足以詔示人類以真宰之偉大，與人類智慧之渺小。今日科學之探求，已日漸證明超自然之現象如他心通宿命通等現象之存在，與現象世界基礎之空虛，科學萬能理智萬能之現象，早已不能成立；而可知宇宙本體與絕對之真理只能憑直覺以自證，而不能藉理智以探求；復可知任何偉大之宗教，其根本觀念皆同，其所異者，不過其神學上之末節，與其修持方法之殊異耳。在進步之思想中，舊有各宗教之神學與教義上之爭論，甚少意義。即修持方法之殊異，亦可以融會貫通，互相裨益。方法之殊異，莫大於佛教之自證與耶教之依他。然在意志不甚強

阿之人，自修自證，遠較依他起信為難。故佛教淨土宗，亦以念佛為不二法門，與基督之祈禱同出一轍。今日之急務在喚起中華民族對於宗教之新信仰，使之可知近代科學哲學之研究，益足以證明世法之無常，真理之足貴，人生之有重大之意義。尤須使之了知宗教之統一性即在無我與利他；無我則不至陷溺於物欲與貪嗔癡之惡德，利他則以濟世為人生之目的。復須使之了知現象既由本體發生，本體雖含有無盡之潛能，則現象世界與人生自能有無盡之創造與進步。苟人人有此信仰與修持，則極樂世界與天國，不難湧現於地上。欲使人類盡人皆有此信仰，則必須創造一新宗教，此宗教或仍沿用佛教或基督教之名而為其一宗派，如佛教之華嚴宗三論宗，或基督教之資格會浸禮會，或不沿用任何固有宗教之名而另創一新宗教，以格義融會各大教之教理與修持方法而革新之，而播落其神學上陳腐之因襲。蓋望將來中觀能產生一偉大之教主如玄奘、智顛、惠能、宗喀巴、馬丁路德者，革新宗教以領導世界而開一新紀元。

中華民族創造其文化於廣漠無垠之華北平原上，西極蔥嶺，東至東海。視界既闊，思想自偉。五千年來，與異族雜處，夙尚外婚，不嚴種族之辨，以德服人，以文化澤被四裔。數千年之努力，即在如何同化四周之異族，卒能博成四萬五千萬人之偉大中華民族。此項事業至今尚在進行之中。以今日交通之便利，國力之增強，五百年後，其成就或將較前此五千年為更大，亦未可知。故大同鄧治，民胞物與之思想，古昔聖哲所標舉者，與吾族之民族性甚為契合；而狹隘之民族主義，反與吾人之思想背馳。所以孫中山先生之創民族主義，必以扶助弱小民族，建立大同鄧治為最終之目的。吾人素有天下一家之信仰，故從未重視國家主權之觀念。而狹隘之國家主權觀，在今世適為建成大同鄧治最重大之障礙物。離人類歷史，

在過去之萬年中，民族之統一運動，在歐亞大陸上，曾有兩次偉大之成就。一為秦始皇之統一中國，一為羅馬帝國之統一歐洲與西亞。查羅馬大帝之日爾曼帝國與蒙古帝國為時過暫，非其匹焉。然中國統一之局歷二千年而猶存，而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歐洲至今不能再收統一之效，此則中華民族可以自豪者也。然歐人亦有足以自豪者，則為北美合眾國與大英帝國之建立。北美合眾國須足為民主國家之模範，大英帝國尤具世界聯邦之權形，兩次世界大戰，皆多數主權國家之野心，與其狹隘之民族主義有以致之。今日人類若再不覺悟，不拋棄其狹隘之民族主義，則必致同歸於盡。然強權政治在今日並未消除，法西斯主義並未隨法西斯主義之覆敗而消滅；第三次大戰之種子，已到處潛伏。人類可悲之命運，莫過於此。今日之聯合國之組織與其憲章並不能勝過昔日之國際聯盟。蓋主權國家一日存在，有強大之武力之世界聯合政府一日不建立，則世界和平終不能保，而第三次毀滅性之大戰終不能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威爾遜總統提倡民族自決，因而造成甚多之新興有主權之小國，各求經濟自給自足，因而釀成一九二八年以後世界空前不景氣，亦即為此世界大戰之主眼因素。然須知武力之吞併，同為禍亂之源，自動之聯合，則為世界和平之所繫。故必須人人皆了知與篤信建立世界聯合政府與放棄一部分國家主權以服從世界法律之必要。一方面固須籌國家民族之安全，一方面尤須盡力促進有武力之世界聯合政府之成立，庶幾能根絕侵略主義與戰爭，而使大同鄧治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在過去五千年中搏合人類已有莫大之成就，今更須繼續發揚光大此盛業，以領導此多災多難之世界，使同登大同之域。此種思想足以改造中華民族，亦即以改造世界。我黃炎子孫其勉之哉！

給英國老約翰

蕭 乾

親愛的老約翰：

你兩次來信，催我簽約報告歸國後的觀感，都收到了。我並沒忘記三月初倫敦碼頭上的諾言。我遲遲未寫，因為直到現在，我自己還在莫明其妙。中國已進入了有史以來空前的混沌狀態，有時離奇怪誕得甚於敵國的「封神榜」。我們自己固不清楚，更何況萬里外的你們！

比方說罷，英格蘭與蘇格蘭起了糾紛。比方說，英格蘭與蘇格蘭同時大聲疾呼『要和平』、『政治解決』，而又同時在紐加索一帶大動刀兵；一邊派人把倫敦到愛丁堡的火車拆得稀爛，一邊派大隊飛機到哥拉斯哥去轟炸。而每晨隨了牛奶送到你門口的報紙上，記載的都是些抽象的敵目字，什麼三人五人，直好像英格蘭打着蘇格蘭的

嘴吧，蘇格蘭踩着英格蘭的腳尖，祇要三五開成，一切怨仇便可融解，一切政治社會不安的根本因素便可消滅。這情形已够滑稽，而同時又有慷慨好義的挪威人混在其中，明明是拿英格蘭當第一防線，偏說是戰在保護友邦，義不容辭。於是舉國有的嚷『滾出去』！有的嚷：『歡迎貴國佔領』！老約翰，你是普法戰爭出生的，經過了兩場大

戰，數場小戰，你可曾身臨如是複雜之境？在此情況下，如老主龍請你一述感想，你將何以對？

船一到吳淞口，我就知道形勢不妙。一路上，經過許多弱而獨立的國家如埃及，引港的（也即是旅行者最初看到的國旗）都是本國人，然而敵國出港迎納輪船的不但是掛了美旗的小汽輪，一路上停泊的也都是又黑又大的美國軍艦；一直到了市鎮，才看見數隻笨重木船，上面隨風慘淡的擺幌着敵國的國旗。海港是如此，飛機場呢？不論上海的龍華，北平的西苑，把門的是美國憲兵，驗通行證的是美國憲兵，有些指示招牌根本不見華文。個個美憲都吃得又肥又大，嘴裏照例嚼着口香糖，隨聲隨把過客上下打量。祇有在初期佔領的德國美軍軍用飛機場上有過這現象。然而我們還不能發牢騷。一發就是反美，而反美就是反政府。反政府當然即是叛國嚕。

我呢？不但是無黨無派，連什麼學會也都打定了主意不去參加。回國以後，我處處小心翼翼。不但找我演講國際政治的我都婉詞拒絕了，連找我談談我的本行——英國文學的，我也一概敬謝不敏。在刊物上投稿，這是回來四個月來第一遭。住處，是在離市區廿里外的荒郊，荒到最初連油鹽醬醋都不容易買到。這應够得上「良民」資格了。然而回國沒幾天，便有兩個刺刀上槍，三個帶手槍巡風的武裝同志，在一天黎明，無緣無故，無憑無證的闖入我的小平房裏。我應補說，受搜查的是我們那一帶所有住戶，不僅是我們一家。而且搜了半天，什麼也沒搜出來，因為一個窮苦生有的不外幾本破書，一堆待補的衣服。這還是在中國頭號文明大都市裏發生的。剛由貴

國回來的我，已够莫明其妙了。但我畢竟還是深知本國作風的。我的女人生長在英國，剛呼吸完牛津的自由空氣，這下可給嚇住了。在英國我向她求婚時，個人情感之外，我還有一套政治大義。我說，巴比崙、希臘、羅馬亡後，世界古文明就剩中國一家了。所以武裝同志揪完枕頭走了後，她嚴詞向我質問：鬧的究竟是什麼把戲。我一面屈腰整理着零亂的書物，一面苦笑說：這是中國式的民主！並勸她寫家信時，不要多提。既為這古文明留點顏面，又免得她家裏担子。

在英國時，我向你們宣揚過中國博大，堯舜如何推讓，孔孟如何提倡仁義，中國人民怎樣講求美術，以及我怎樣想念我的祖國。如今真真回到了祖國，我得向你承認，我向你們宣傳的，是史前期的中國呵！在國外拍了胸脯向你們哇啦哇啦的吹，回來我却什麼也沒的可說了。這是個講「實利」的國家，這是個投機者的樂園。

那麼，你問我悲觀嗎？我不；生為中國人，我也不能。我雖還是年青人，我已經歷過不少的滄變了。僅那座北京城，就推了多少次手！那位將軍當權，不是作威作福！然而冠蓋可以往來，忍辱含冤的北京城還是那麼沉默尊嚴。那正是中國人民的象徵。

中國土製的槍，輪子彈的容量，輪射程，輪準確性，都遠遠不如印度造的。然而我們迷信槍桿之深廣，正如原人之迷信矛劍。中國是講求以德服人的國家，而且昨天剛看到了以更厲害的槍砲還沒壓倒別人的明例，我們却直奔向以力服人的大路。我的樂觀何在呢？因為我相信這條大路的人必碰個大硬釘子。碰了釘子，中國多死幾

千萬人，（我們多的是！）也許還得忍受一二世紀的恥辱，然而我們終會折回自由的窄路；以容忍別人面取得容忍；以公平待人而取得公平；以予人和平而享受和平。中國人的氣質，中國固有的社會機構，原是溫和樂天，聽順自然的。然而不但社會機構可以改變，且已在改變，即中國人的氣質也不是固執的。你相信嗎，七年前我出國時，多少位玩古董，唱崑曲，斯文敦雅的中年先生們，如今已多成為講台上大聲疾呼的老戰士了；多少拉提琴唱荷萊場輕快歌曲的執棒兒，如今有的上了西北，有的貼標語，喊口號，激昂不下於五卅慘案時代的我們。這是說，即使中國命裏不是激變的國家，可能，很可能却為這段歷史插曲給逼上了那條路去。

你寄來「字林西報」的剪報我收到了。那位「愛護牲畜會」的會員為了看到上海餓狗滿街，且遭虐待而氣憤中國人之慘忍。這個我可沒法幫忙。你們英國十九世紀中葉成立了愛護牲畜會，然而到今天，中國人還沒有被愛護呢！你應當來看看我們這裏有多少餓人！你應當看看我們對於人命怎樣愛惜法！

老約翰，你還是餓了我罷，讓我繼續談我的沉默。雖然我不應拿你當外人，家醜也還是少說的好。自從我的船一出地中海，我便相隔了至少三百年。我再不願在你們面前扮演那「現代國家的公民」那角色了。請你改改我送你的那幅穿長衫的照片，腰間加上一道麻繩，手裏握把血淋淋的刀，咧了盆嘴，見了活物就想吞，見了金條美圖就伸出毛茸茸的爪子來攫取。那才是我所屬的世界，這個僅存的古文明！



一篇真實的災區報告

穀倉邊緣的饑饉

湘江河畔，垃圾堆裏，陳屍屍骸，乞丐觸目皆是，妓女多如過江之鯽，死亡大買乘機剝削，盜匪偏地皆是，目前災區迫切需要者是藥品和醫生，以政殺人，且看殺人者何以善其後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湖南通信)古語有云：「湖廣熟，天下足」。日寇進攻湖北的時候，也曾喊出：「破壞穀倉，餓死重慶」。洞庭湖濱各縣，稻穀產量向來豐富，除偶遇水災收成稍減外，其餘很少有歉收的年份。去年洞庭湖濱，並沒遭受水災的侵害，日寇投降時，也無暇將稻穀搜括下去。去

年的「穀倉」應該，是滿滿的。然而今年住在「穀倉」邊緣的湖南——衡陽、邵陽、零陵、邵陽、東安、常甯等縣的人民却不知餓死了若干萬。湖南到濱湖，有湘江直通。然而湖南的災民，在災情極度狂虐的時候，吃的是「聯總」的麥粉和罐頭，而不是本省

接原因，簡單說來，就是「兵災」之後，又遇凶年。「前年湘桂戰役，湖南各縣，均遭最慘酷的蹂躪。耕牛被殺，十之八九。豬羊雞鴨，宰食殆盡。日軍煮飯烘衣，不燒柴薪，偏偏要燒傢具和農具。加上土匪盜賊，同時騰起。農民即使僥倖逃出來，而養命的財產，却已受了至

退後，所有積蓄義倉，無論是否被劫，保管人員，一律撤失，一俟旱魃成災，千萬農民，便好比剛由深水爬出，尚在暈迷之際，又跌入了火坑。

哀鴻遍野

記者本年五月由重慶回到湖南災區，離別了四年的故鄉，腦子裏不時閃爍着一些美麗的記憶。懷着悲喜交

集的心情，踏上川湘公路的專門，這樣便把我由大堂帶入了地獄，長沙的公共汽車上，赫然漆着「哀鴻遍野」四個大字，頓使我體會到「近鄉情更怯」的情懷。

人食畜糧

記者的家在常寧縣。這次在家住了整整四個月。現將親歷親見的事實，作一個概略的記述。

湖南農民的主要糧食，與其說是米，毋寧說是紅薯、小麥、和雜糧。普通說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戶，十月至明年三月吃

。當晚宿在車站近旁的一家伙舖。黃昏時候，我曾到湘江河畔一帶去閒逛。那無數的垃圾堆，幾乎沒有一堆尋不出好幾具餓死病死者的屍骸，沒人理會，一任蠅蚋姑嘔，發出難聞的臭氣。乞丐觸目皆是，妓女如過江之鯽，這些都是餓殍的前身。

紅薯收成，不到十分之一。典借變賣，好容易挨過年關，米價呈跳躍式上漲：由秋收時的三千六百元一担，漲到今年五六月，最高米價為八萬四千元。今年春天，就有些窮人吃草過活了。入夏以來，除少數擁有產業的農戶，可以高利向親

紅薯。四月至五月吃小麥粥。五月至七月為青黃不接時期，全靠豆類等雜糧果腹。祇有八九兩月，農人纔多吃幾顆米。如去年大旱，乾死稻谷，要算地主最吃虧(他所損失的總額大)。乾死紅薯，纔真的要農人的命，眼巴巴就斷送了他們半年的糧食。去年秋間，農人便開始沒有飯吃。冬初，

鄰鄉借谷米外，其餘大多數採食蕨根、芋蕨葉、紅薯藤、地皮菇、臭樹葉等。這些植物，配些米料油鹽，原尚可食。嗣至後來，得食日艱，連豬牛也不吃的艾葉、芭蕉兜、野芋頭、荸薺、大葉絲、鴨舌草等，既無米麥糶合，又無油鹽烹調，都大嚼特嚼起來。後來竟至各人祇許採食自己田土內的草，連野生的草類，都涉及物權問題來了。幸虧去年因抗戰勝利，明令蠲免田賦，這些野紳，總算沒有納稅，便宜吃了。

吸血動物

在二三月間，常帶的觀察大地主，還各圍着一些數目可觀的餘糧。他

們眼光銳利，早看出今年的情勢不佳，設法要把這批奇貨妥為安頓。他們的手法，大同小異，大都是先用「善鄰政策」。凡族人、親戚、友好，要借的就借，利息是大加十。雖然不過半年時間，便要本利般長，然而這還是天大的人情。因為別人來借，除要担保外，利息是這樣的：名稱叫做「賣新谷」，借時拿錢，秋天還谷。假如米價八萬元，一担谷便值四萬，新谷每担作價八千，一担老谷可買五担新谷。換句話說，這就等於大加四十。半年工夫，連本帶利，一担變成了五担。不過這還不如拿谷去特等災區買田；鄰鄉的田價

，今年夏天，一担谷可買到一畝。據說我縣的頭等地主陽某，就拿免田賦剩下的穀，在鄰鄉買了二千餘畝田。今秋將有四千担租穀的收入。這些租穀和田，已成了陽某的既得利益了。

變亂之端

災民的馴良，至於肚子餓至死而口裏不喊餓，這是我國數千年來順民訓練的結果。但是儘管你如牛羊般的馴，飢火燒起來了，也不免要在牢籠裏跳踢一兩下。我們鄉下，叫這種垂死的掙扎為「吵飢荒」。就是某一小地段內的災民，聯合起來，齊向附近富有的人家去集體告貸。如不得到答應，便一齊圍駐他

家，當吃飯的時候，自己動手煮吃，直到答覆為止。他們所要求的數目，雖然是斗筲之數，而且担保本利有還；但是常常得不到滿意的結果。這種團體行動，當然被認作亂亂的開始。縣政當局，早已明令禁止。然若已發生，却也不便用機槍對付，只好任由富有者們，自己受為招架。不過縣政府暗裏仍是要保護既得利益階級的。上述買田的陽某家，是被同保農民「吵飢荒」過的。他應付的方法是這樣：事前聽說將要來「吵」的時候，先出錢託當地的劣紳和保甲長等，以威嚇、利誘、離間、分化等手段，以圖阻止其發生。一到

上述方法的壓力，敵不過飢火的熱力時，飢餓結成的伙伴，終於集合了。當這班不運之客，由陽村前面進進屋時，陽某早由後門溜走，趕到縣政府去，商允了縣長，勞某某隊長的「酬勞費」十担，率領警備隊的弟兄十名（每人差發穀一担），即時向陽府進發。兵到陽府，也祇能彈壓，而不能將飢客們立刻趕走。結果仍是妥協。陽某最後拿出最大限度的氣量，慷慨地借出一十五担穀。由十個甲長，出具本利期票，另覓妥實担保，「限至秋收，送至倉前，過車交量」。這樣，一百二十餘担飢客們的籬筐，纔一字長蛇陣

盜竊遍地

，仍由陽府退出來。不久，縣府的差爺們，便也酒醉醺醺的走了。

借不到錢，餓不到吃，肚子又空，看見了可吃的東西，怎能不垂涎呢？在這樣的情形下，偷，是誰也不便拿道德的教條去苛責誰了。你田土裏的草，我有時去「偷」。瓜果蔬菜，高粱豆類，常常在園裏被偷，豬羊鷄鴨，在家裏被偷，紅薯的種子，也被偷了。這是會影響今年紅薯的產量的。然而有什麼辦法呢？許多雜糧，為着防偷，不到半熟就收穫了。這明明是一種極大的損失，為了爛肉補瘡，為了聊勝於無，有

人將紅薯拔出來，摘下幾顆小薯，又栽進土裏去。

胆大力強，或兒女太多，負累太重的，偷無濟於事了，就不得不挺而走險，相約去搶。他們並不一定有槍，有的就是一柄鐵刀。黑夜劫家，白天搶過路人。在青黃不接那兩個月裏，平均每日每夜，都有搶案發生。五里堆，離城隍立里，連搶十幾次。縣府的監牢，無容足之地。劫匪中間有些滑稽角色：有一個，他利用了前年美國飛機上落下的機槍彈殼，裝上一個木柄，裏面裝些炮竹用的火藥，也就被當一枝短大，用以行劫了。被劫的人也有滑稽的，和尚廟，尼姑庵

，幾處被劫洗。有一次，五里堆白天劫槍一個那陽人，他口袋裏只有一塊麥糞糶；這不是笑話，這是悲劇！

這中間還有一樁值得寫記的事實；在千百回搶案中，官匪間好像早訂定了一個協定似的，匪沒有殺死過一個人，官沒有處決過一個匪。

死亡踵接

營養不良，營養不足，過分的勞動，都是疾病的原因。緊張，恐怖，憂慮，哀感，都是足以影響健康的心理現象。生活在上述情況下的災民，怎能不病，不死？最先熬受不住的，當然是老弱和婦孺。現在舉一個一等災區內的村子為例

。這村子包括六十八戶，人口總數四百十四人。從去年八月到今年七月，一週年間，死亡小孩三十二人，婦孺六人，老年五人，壯年四人，共死亡四十七人，死亡率達百分之十一強。病症：小孩都是麻疹痲疹，老年多是黃腫病，壯年則或閉痧，或黃腫。現在瘧疾仍盛行，死亡踵接。

舶來救濟

災民在餓、飢、病、死，難道除在防範他們大規模作亂外，就沒有人權會了嗎？像往常，本早有善士們來施粥發米了，而今年却的確很危險。假使我們不是列在戰區裏，由聯總來負責救濟的話，就

可能沒有人過問。聯合國救濟總署，對湖南人民的恩惠實在太大了。一位活過八十多歲的老頭，手裏捧著在鄉公所領的五斤半麥粉，不知是喜悅還是感嘆，帶着戰抖的聲音說道：「我活到這麼大年紀，沒有見過像今年這樣的年歲。我從前只見送錢送米去完餉交軍糧，從沒見過那一年送麥粉給我們吃的。」的確，政府從沒有送過糧食給老百姓賑災的。這次的賑災工作，可算認真。工作隊員，是不受災民招待的，在農曆五月初旬，災民領到第一批麥粉，一等災區，每甲兩份，一份五斤半，六月中旬，又領到第二批，數量激增

了，每甲十份，一份六斤。據行總湖分署的佈告：每人每日發麥粉半斤，每十五天發放一次。事實上，一等災區，平均四百人中，可有二十人領到麥粉。向隅的百分之十九，曾聯名呈請縣府設法加強救濟。不久得到一紙批覆：「仰候令飭該管鄉公所酌予辦理」。真不料鄉公所除司轉解壯丁外，還是一個強有力的慈善機關呢！賑粉共領過三次了。每次名義上為七市斤。除了鄉公所扣去的「挑力」和「包耗散」外，總在六斤左右；無怪鄉公所每次都有餘粉，出售給麵店做洋麵。聽說第四批賑濟物資，內容非常豐富。有罐

頭，有麥粉，又有小麥；但是結果呢，除了每個甲長家裏的小孩，玩著一個罐頭空筒外，其餘什麼也不見發了。

聯總分配給中國不少的洋米，料來第五次發給的一定是洋米了。現在許多貧民，還伸長了頸子在渴望這漫長的「第五次」呢！

老實說：聯總的物資，對整個湖南災區不無幫助。但如果每一個飢民，都全靠他的麥粉來救活的話，恐怕後到的幾批，已很少人來受領了。湘災最有效的救濟者，還是鑽營利潤的商人。濱湖大豆登場的時候，無數大小木船，絡繹不絕的往返於湘江宜水

牢記教訓

。大豆的價錢，只有米價的三分之一。這樣地數百萬災民，纔真正的得救了。

這次湘災的慘重，是空前的，這在湖南人只能抱怨著自己的命運多舛，誰又敢說這是以政殺人！洞廣湖的觀米扯空了，尙可以由美國趕麥粉來補充，如果有一天，要命令將四川的鹽巴，都運出川來，然後由上海運醬油去四川接濟民食，那可有些吃不消了。

沒有到過災區的人們，也許會想像現在的湖南，仍是田園荒蕪，人烟稀少的沙漠景象。實際上並不如此。今年却是一次大大的豐收。假使現在過有人在被餓死的話，那麼明年將又是一次更嚴重的飢荒了。目前災區的人們，正好像初從寇息的防空壕內，跑入了一片廣大無邊的綠野，湖南的人們，正在甦醒，復蘇了！不過若是要他們恢復從前的矯健和壯碩，還需要相當時間的養息。

感謝吧！關懷著我們的友人！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已不是糧食，而是大批的藥物和醫生，尤所切望的，請勞記這次湘災的教訓，庶幾我們萬千餓殍，不致白死啊！

(一九四六·一〇·五·於湖南災區)

浙江政情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杭州通信）去年九月初自日軍在富陽的宋殿簽字受降，黨政軍推進杭州，恢復二十六年敵軍在金山衛登陸以前的狀態，直到今年此時，已足足一年。浙江為過去八年來在抗戰期間所受的損失最早亦最大，所以在七十五縣一市中，保持着完整約，只有七個山僻小縣，淪陷過的有六十九縣，計空襲共一一五六次，投彈一七四八三枚，約計七十五萬磅。浙西的安吉、武康、長興、以及浙東的桐廬、富陽、松陽、蕭山等均全部

燒燬。人口照最近

的統計是一千九百六十五萬，比二十六年的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已減少了百分之六·七。耕地六百餘畝，總面積四十一萬方市里，為全國最小的行省。為了這八九年來來的天災、戰禍、疫癘的影響，浙江已非天堂可比。這一年浙江可以說

今年改組

是「改組年」。省政府由黃紹竑調沈鴻烈主席，省黨部由羅震天調張強主委，省參議會由臨時參議會改組為正式的省參議會。議長競選是浙江民主的第一幕，當時有浙西的羅震天與浙東的張強加入競選，結果羅震天落選，原因據說是浙東代表比浙西多，同時其實力派參加到張的一方，以至羅震天縱以破斧沉舟，放棄省黨部主任委員及參政員的地位來參加競選，居然亦落了空。這一來，羅震原來均為國民黨陳氏下面的人，反而說陳氏常有電報囑二人仍應彼此合作，免被黨外人士譏笑（大意如此）。這次競選原來是要測驗民意是否對國

民黨領導的同情與否，殊不知各縣參議會選出的省參議會的議員，均為國民黨所包辦，（按省參議員中由各縣書記長及曾任黨務工作人員者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其他百分之二十五亦大半均為黨員。）所以與其說對黨外作測驗，不如說是對黨內爭某私人的控制。「我們的民主還在訓練的期間」，正如某參議員所主張的；「所以不要把參議會的決議案，當作真正民意的聖旨看。」這亦是某參議員所折衷的一句結論。由此可以證明省參議員自己對省參議會的信任了。

教育
重
浙江省政府委員中此次只阮

控制

養成與徐桴未調，其他均調動，尤以省教育廳長許紹楙的調職為奇突。許紹楙長浙江教育廳已十餘年，在這十年內浙江的教育造成了的人才，固然不能說沒有；但是一般的看來，浙江的教育水準，真够不上，因為所辦的教育太注重形式上的「生活管理」和「訓導制度」。只把學生管得不會造反和不會活動就算了事，至於真正的科學教育不要說跟不上時代，就是考大學，亦頗有問題。所造就的青年是書獃子式的青年，讀死書多讀不思想。至於各中學校長亦均為黨同伐異的分子，教員亦有派系，所以與其說是

民族憂

浙江的民衆，經過天災人禍以後，身體的衰弱已成極普遍的現象，民衆中沒有染過癘疾的，可以說是萬不得已。梅毒已佔人口百分之十至廿以上，在城鎮裏已達百分之四十左右。肺結核已極普遍的發展着。鼠疫在浙東仍極猖獗，一般老百姓無不面黃肌瘦，學生終日勞苦，晚間再加蚊蟲和臭蟲的侵食，尤為不安（中學生不許掛蚊帳，來硬抵抗蚊蟲的吮吸）

盜亦有盜

浙江一般體面的衰弱，民衆中沒有染過癘疾的，可以說是萬不得已。梅毒已佔人口百分之十至廿以上，在城鎮裏已達百分之四十左右。肺結核已極普遍的發展着。鼠疫在浙東仍極猖獗，一般老百姓無不面黃肌瘦，學生終日勞苦，晚間再加蚊蟲和臭蟲的侵食，尤為不安（中學生不許掛蚊帳，來硬抵抗蚊蟲的吮吸）

盜亦有盜

浙江一般體面的衰弱，民衆中沒有染過癘疾的，可以說是萬不得已。梅毒已佔人口百分之十至廿以上，在城鎮裏已達百分之四十左右。肺結核已極普遍的發展着。鼠疫在浙東仍極猖獗，一般老百姓無不面黃肌瘦，學生終日勞苦，晚間再加蚊蟲和臭蟲的侵食，尤為不安（中學生不許掛蚊帳，來硬抵抗蚊蟲的吮吸）

案應當歸責於當局。我們常聽道以前淪陷過的長者說：「目前除了殺人放火以外，不論社會秩序，行政效率，都是日本人有辦法。」所以我們要日本再教育，恐怕還得自己先再教育一下。

民生
浙江的田賦比額是五·七五

總之，目前經過省參議會向中央請究五成，雖經中央核准，減少負擔許多，但是最近風雨成災，田禾均被摧毀。這是個極大的打擊。所以光是免了零數，恐怕亦已無法起征。根本飯都沒有吃，如再要征，只有把田送給政府了。

以及其他的捐款。學徒、職工均有工會組織，提出的條件是，按照生活水準倍數給薪；所以有一位店主表示，現在開店的一些營利，完全給政府做，完全給相好們做，除非自己有店屋，自己的家族做職員，那麼才可以省些盈餘。

銀行錢莊都集中在都市裏，山僻縣份極少開洋，既無計劃的限制，又不加以業務上之分工，徒增機構名稱，對當地真正需款的事業，反乏人照顧。只謀利息高的營利目的的業務，大家觀着做，這亦是一件不經濟的事。

今年雙十節在抗州不比去年雙十節的歡欣鼓舞，浙江這一年來正在改組，看下半年度是否進步些。

(十月十六日)

台灣鱗爪

章英

（本刊台灣通信）雙十節前夕，蔣主席向全國廣播，特別強調這勝利的大收穫——淪陷五十年一旦收復的台灣。同時在最近，外電頻傳琉球被美蘇重視的消息，我們站在一個中國公民的立場，更應如何關心這剛剛投歸祖國懷抱的台灣！在法理上，台灣是今日中國行省之一。但依目前台灣政制與實際來說，似乎已漸與內地隔離。是自治領？是聯邦之一？是封建的郡府？還是獨立國？

過去凡想到台灣來的內地人民，除公務人員奉命差遣，另有公事文書證明外，一般人都要取得「派司」的。現在則已稍示「寬限」，但一旦離台，却仍要「出境證」。

光復後，為體面起見，穩定台灣的經濟，不得不沿襲保留舊有的通貨「台幣」，這或許是政府的一番苦心。可是在前一個多月，央行宣布外匯調整的消息，南傳此間，負責財政的首長，立採緊急措

置，明令台幣也跟著「放長」，提高為一比四十。難怪當時的貝總裁發表反對的談話，這驟然的措置，顯示自外於中央體系。

這一比率的紛擾，一直給悶了好些時候，經過了少要人的飛來飛去，在九月末才由台灣銀行掛牌為一比三十五。這一次既無明令，也無談話——因為業已「明令」了「談話」過了。最有趣的是既非一比三十，也非一比四十，來個不偏不倚，極盡中庸之道。

關於台灣與內地經濟的流通，已瀕於壅塞停滯，所謂「比率」也好，「匯率」也好，簡直是徒具虛文。昔

通老百姓想購些生活家用，三申五誥，多方挑剔，甚至於公務員的家屬津貼，有四五個月未能如數提取者，所見不鮮，更何論商業匯兌！多少正當的內地工商企業者，如何熱望向此間開發，鑒於目前的情勢，也只好裹足不前。據說這樣的告示限制，為的防止「入超」。

現在此間大宗的物產，由「專賣局」專賣，輸出的由「貿易局」經營，這種統制經濟政策，這裏的解釋是政費賴以自給。因此而演進台北市政府也主辦起娛樂游樂事業的「國際大飯店」，而「新台百貨公司」也屬於貿易局管轄之下

自從以不懂打蒼蠅而且連老虎都敢打的劉團長蒞台以後，雷厲風行一些時，結果是利之所在的「專賣」，「貿易」兩局長，因貪污有據，經劉氏商請行政當局，立予「行政處分」，然後交由法辦。傳說接收的八百餘兩的烟土，竟短少了一半，說是統被螞蟻螞蟻的厲害！

這裏有一位傳奇式的人物「沈顧問」，也可以說是台灣實際的執政者，舉凡行政、教育、設計、技術各部門機構，隨時都有他的足跡，「願」而「問」之，實至名歸！而且出沒無常，行蹤飄忽，真正

做到能者無所不能；最近台灣的「五年計劃」，便是此人的手筆。

假使照目前台灣政治的施為來下一個分析的話，那麼我們這裏的當局是南非的史末資？加拿大的金首相？却都不是！就統制經濟的政策而論，却有些地方類似閩百川之治晉，就如「沈顧問」之流人物的登場，又好像昔日韓青天之治魯，他只是尚未干涉到司法而已。

筆者所以特提這許多現況，無非對今後台灣將如何的演進，表示懷慮。也是凡我國人都應該關心。固然光復至今一年，政績良多，不能全然抹煞。而由日本人依法泡製來的「

特殊化」，似乎今後在國防上，在意識上，都有重加考慮的必要。

X X

在台胞裏，除了五十歲以上的老年人，曾身親甲午亡土之痛，和久居祖國目親或躬參抗戰，知道備經艱難困苦才獲得勝利之果外，率直說一句話，現在青年的台胞，實有澈底再教育的必要。在過去日本統制時代，和戰時的種種動員，台灣的女人已盡其用，遑論壯年男子。他們各有職業，雖吃不飽，也還有飯可吃，他們從來愛着「皇民化」的教育，以致數典忘祖。這些都不能怪罪他們。但祖國愛撫匡導的效果，又在那裏？他們最切身

最嚴重的是物價的高漲，和求生之無所。於是他們開始怨望，他們不像他們的弟弟妹妹的熱心學習國語，把他們的記憶牽引到「昭和年代」，索性他們開口就說那熱極而流的日本話，由此而發生了「你們中國人」，「我們台灣人」的可悲的珍域來！

X X

且再舉一個例：我在台南碰到一位台籍青年，他曾被日強迫徵召學習航空機械，最初在日本青森地方，受過嚴格訓練，以後又輾轉「滿洲」北平各地，勝利後，在服役北平的敵軍部隊裏，被脫編遣送回台。但是一年以

來，他曾拿出許多被日本區別航空及格的證明書，幾次三番想投效祖國的空軍充任修理匠，而始終不能得其門而入，結果他十分絕望。據他告我，不久要和我们分別了，因為他已再利用日本的姓名，

參加今秋末批遣送，隨日僑去日，另投生路。像這一個青年因憤激現實而產生的狹窄觀念，固不可取，而類似的情形還有許多，是值得重視的。

收復後的台灣，我們的理想以為應儘量使我們的台胞瞭解祖國，關懷祖國，與祖國共休戚榮辱才是道理，而現在此間一切的施為，形同化外，對祖國相視若秦越，這不能不歸咎於這一時「門羅政策」的錯處。

近日頗有一二內地的考察團來台觀光，我深怕他們一則時日忽忽，忙於游宴酬酢，一則迷惑於日本人遺留下來這種現代都市的規模，甚至於北投草山溫泉區的風景，和日月潭的奇觀，而疎忽了今日台灣內在的情況和隱憂！

精神飽滿

維他新

強力維他命
日結晶製劑

維他命，牛乳，卵，肝，麥芽，番茄，菠菜，落花生中，雖含少量之維他命，但經過提煉尤其濃熱之後，大部份均已消失，最簡便而有效的方法，就是服用「維他新」本品主治胃口不開，消化不良，神經衰弱，功能增加食慾，增加體力。



信託化學製藥廠發行



孟德遜——最幸運的作曲家

戴文賽

孟德遜 (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 於一八〇九年二月三日生於漢堡。祖父是大哲學家 Moses Mendelssohn。父親 Abraham Mendelssohn-Bartholdy 是柏林的大銀行家，住在柏林萊比錫街三號。一直到今日，在德國和鄰近的國家裏面還有孟德遜銀行。他們是猶太種的德國人，所以在希特拉的統治下，不只那些銀行家被虐待，孟德遜的作品也被禁止演奏。

孟德遜從小就表現驚人的音樂天才，十一歲就開始作曲。他很崇拜巴赫。他有兩個姊妹，范尼 (Fanny) 和利伯卡 (Rebecca)，和一個兄弟保羅。范尼亦很有音樂天才，會背彈巴赫的賦格曲，和孟德遜感情非常好。

孟德遜的鋼琴教師就是歌德的好朋友契爾特 (Carl Zelter)。所以孟德遜十二歲的時候就被請去彈給歌德聽，後來也常去見他。歌德非常喜歡這位神童 (Wunderkind)，又是好友的學生。孟德遜把第三號作品，B 短調鋼琴四部合奏曲獻給歌德；歌德送他兩首詩，可惜都不算好詩，因為歌德對音樂的了解不算深。孟德遜後來所作

的八部合奏曲 (作品第二十號) 裏的斯克佐舞曲，是從歌德的「浮斯德」得到靈感作成的。

孟德遜家庭裏頭每星期都舉行音樂會，常到他的客人包括大哲學家黑格爾 (Hegel)，大詩人海涅 (Heine)，和把莎士比亞劇本譯為德文的 Ludwig Tieck。孟德遜十五歲就寫了第四個歌劇 [Die beiden Nellen] (英譯 The Two Nephews，兩個姪子，或外甥)。十七歲 (一八二六年) 作了那不朽的「仲夏夜之夢」序曲，今日音樂會裏常可以聽到它。主旋律如下：

5 | 1. 5 1 2 | 2 3 5 | 4 4 3 2 | 5 — 3
 1 7 1 | 1 2 3 | 4. 3 2 1 | 1 7 5
 1. 5 1 2 | 2 3 5 | 4 4 3 2 | 5 — 3
 1 7 1 | 1 2 3 | 4. 2 1 7 | 1 —

孟德遜鋼琴和風琴都彈得很好，也彈小提琴和中提琴。成年之後不常練習，可是琴還是彈得很好。他不但對音樂有天才，對其他的藝術和技

術也差不多樣樣都不錯。他會繪圖，有時候也寫詩。和朋友 Adolph Marx 合編一個家庭雜誌，在夏天名叫「花園時報」，冬天名叫「茶與雪時報」，當時好些有名的作家都替這個雜誌寫稿。孟德遜又是一位很好的運動家，對健身房裏的器械運動、游泳、騎馬、和彈子球特別精通。跳舞也跳得很好。同時代的作曲家李斯特、蕭邦、叔曼、羅西尼、梅耶比爾都是孟德遜的朋友。

孟德遜可以說是作曲家中間最幸福的一位。他自己有卓越的天才，家所很快樂，有錢有地位有聲名，人家不敢欺負。他後來結婚生活也很美滿。一個人還能有更多的要求嗎？十全十美的一生。只可惜有一點遺憾，就是孟德遜去世得太早，只活了三十八年。

在柏林大學讀書的時候，寫了歌劇 [Cunzio]，不很成功。有一次友人 Heinrich 病得很重，已經沒有希望了。孟德遜在他的病床旁邊作成四短調賦格曲。朋友死了之後，便加上柯拉 (Chorale) 宗教合唱曲之一種 (Tasse waltz (那是真的嗎？) 來紀念這位朋友。這個旋律幾個月之後又用在作品第十三號的 A 短調鋼琴四部合奏曲。一八二九年組織了一個音樂會，演唱巴赫所作的「根據聖馬太所述的受難曲」，自己擔任指揮，那時候年紀只有十九歲。孟德遜喜歡巴赫的作品，他創立了一個赫巴研究社，監督巴赫全集的出版，每次開演奏會總儘量把些巴赫的作品擺在節目裏頭。

孟德遜非常喜歡海。第一次看到海是在波羅的海邊 Dobberan 那個消息勝地，由海得到靈感來寫出歌德所作的一個劇本 [Meerestille und

shackles Fatari) (安靜的海與快樂的旅行) 的序曲。後來遊歷意大利，又看見海。在拿坡利 (Napoli) 海邊的時候，孟德遜寫了這幾句話：「對於我，自然界裏最美妙的東西永遠是海洋。我喜歡海洋甚於天空。當我看見一大片的水在我面前的時候，我總覺得快樂」。

意大利的名勝古蹟激勵孟德遜來寫出一個「意大利交響曲」。最末了的樂章是一種名叫「Balletto」的意大利舞曲，和「Tarentelle」舞曲有點相似。有人說慢樂章是以羅馬為背景的香客進行曲。當時德國的鋼琴家摩雪勒斯 (Moschies) 却說孟德遜在寫這個慢章的時候，心裏想到了一個老舊的波希米亞民歌。

一八二九年孟德遜和朋友克林格曼 (Klingemann) 一同到蘇格蘭旅行。遊覽「荷里魯德」(Holyrood) 古堡的時候得到了深刻的印象。瑪利王后曾經住在那間古堡裏面，她所喜歡的音樂師 Kistoe 就是於一五六六年在裏面被殺死的。凝視着那已經毀壞了的禮堂，孟德遜寫信給他的父母說：「我想今天我在那老舊的禮堂前面已經找到我的蘇格蘭交響曲的開端了」。他馬上把心裏所想到的旋律記下來，後來成為這個交響曲的序的主旋。有人却說，那個旋律是孟德遜在愛丁堡 (Edinburgh) 一間旅店裏從一個唱歌的女子聽到的。第二樂章的開始是一個五音 (Pentatonic) 的旋律，大部份的蘇格蘭民歌都是五音的，一、二、三、五、六這五個音，沒有四和七那兩個音。最好的例就是「Auld Lang Syne」(往日時光) 那首名歌。我國的許多民歌也是五音的。

好幾年以後，孟德遜被召到倫敦伯金罕 (

Barkingham) 宮去見維多利亞王后，便把這個交響樂獻給她。王后的歌喉不壞，很有訓練。不過聲音不大。她唱孟德遜所作的歌曲請孟德遜替她伴奏。王后的丈夫亞爾培親王非常敬佩孟德遜。

孟德遜和克林格曼也同去遊歷蘇格蘭西北的赫不力得斯 (Herdale) 羣島。在 Staffa 地方遊覽那有名的芬格洞穴 (Fingal's Cave)，裏面的玄武岩柱子看起來好像「一個給大風和巨浪彈奏的大風琴的內部」。同一天孟德遜寫信給妹妹范尼：「爲要使你明白赫不力得斯羣島影響我到怎麼樣，我把遊覽的時候所得到的樂調寫在下面。」所寫在信裏面的樂調後來成爲那偉大的「赫不力得斯」或「芬格洞穴」序曲的頭幾個小節。這段曲調聽起來真像海浪澎湃的聲音。當晚孟德遜跑去拜訪一個蘇格蘭家庭。那天是星期日，蘇格蘭的規矩星期日不能彈奏的。孟德遜運用了外交手段婉轉地請求，才得到允許把填積在腦裏的樂音在鋼琴上彈出來。

一八三五年孟德遜到萊比錫指揮一個樂隊，又在那邊創設一個音樂院。一八三七年和佛郎府一位牧師的漂亮女兒 Cecilia Jeannerod 結婚。婚後不久就被聘請到英國指揮他所作的神曲「聖保羅」，又被請在伯明罕 (Birmingham) 城音樂節裏演奏風琴和鋼琴，受聽衆熱烈的歡迎。爲了念念不忘他那新婚的年青漂亮太太，便匆忙回德國去。

八年後伯明罕音樂節籌備委員會請孟德遜替他們的城市寫一個神曲。孟德遜便寫了「以利亞」這個神曲，作品第十七號。他遠在一八三六年

的時候就想要作這個神曲了，那一年在寫給克林格曼的一封信裏已經詳細提起他的計劃了。一八四六年孟德遜第九次到英國去，指揮他的神曲的最後幾次練習。八月二十六日早晨初次公開演唱「以利亞」開始浪有太陽，當孟德遜走進音樂會堂來正要座下的時候，太陽光忽然從窗門射進來，因此受了聽衆熱烈的喝采歡迎。那天的演唱得到極大的成功，有四個合唱曲和四個獨唱曲被聽衆要求「再來一次」(Encore)！其中的一個獨唱曲就是今日常常可以聽到的「O Rest in the Lord」。(在主裏面得到安息) 那首名歌。亨德之後，沒有一位作曲家在英國受到這樣熱烈的歡迎。大家都認孟德遜爲亨德的繼承人。誰也想不到，過一年孟德遜便在三十八歲的壯年時期去世了！

孟德遜作了好些「無言之歌」(Lied ohne Worte, 英譯 Song without words)，都很優美動聽。第一個歌給他親愛的妹妹范尼。他們兄妹感情真是無以復加，只可惜都不長壽。孟德遜一聽到范尼去世的消息竟昏倒下去。健康因此大受影響，不久(一八四七年一月四日)他自己也去世了，到那極樂世界找他妹妹，找巴赫和其他的大音樂家去了！

孟德遜爲人十分守信用(也許因爲他生在銀行家的家庭裏)。答應人家一件事或者簽立了一張合同，總是很仔細很留心地履行。被約着「Raymond」那個劇寫一個序曲；雖然他不喜歡那個戲，還是在兩天之內把序曲寫成成功。「Aurora」序曲也是人家約他寫的。他替倫敦寫了「Meditation」序曲，和許多歌曲鋼琴曲，包括那十分流行的「春之歌」(Spring Song) 和那首美麗嚴

蕭的歌曲「飛歌之翼」(Auf Flügeln des Gesanges, 英譯 On wings of Song)。他對自己的作品總是修改又修改，有時候已經出版了，還再去修改它。

有一次摩雪勒斯寫信請孟德遜做他的兒子 Felix 的「教父」(Godfather, 小孩受洗禮時候的保證人)。孟德遜回去一封信，附着一張漫畫，和一首催眠曲(作品第四七號第六個)。一八三八年就答應當時的大提琴家大衛(Ferdinand David)作一個短調的小提琴協奏曲，一八三九年又答應一次。不過一直到一八四五年才完成它，由大衛在萊比錫 Gewandhaus 公開演奏出來。到一百年後的今日，它還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小提琴協奏曲。慢樂章的旋律如下：

$$\begin{array}{cccccccccccc}
 3 & - & - & | & 4 & 2 & 7 & | & 6 & - & - & | & 5 & - & - & | & 5 & 4 & 3 & - & - \\
 2 & 6 & 4 & | & 3 & - & - & | & 2 & - & 7 & 6 & | & 5 & 1 & 3 & - & - & - & - & - & - \\
 5 & - & 3 & 2 & | & 1 & 6 & 4 & | & 2 & - & - & | & 5 & - & - & - & - & - & - & - \\
 \end{array}$$

一八三〇年孟德遜替「奧格新堡懺悔」(Augsburg Confession)三百週年紀念會作了一個「改革交響曲」(Reformation Symphony, No. 3)，裏面用了馬丁路得所作的聖詩「上帝是我堅固保障」(Ein feste Berg ist unser Gott, 英譯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孟德遜的大部份作品都帶着宗教意味，都有一種莊嚴安靜的美。「仲夏夜之夢」序曲的主旋，小提琴協奏曲

的慢樂章，和歌曲「飛歌之翼」都不是宗教樂曲，可是作風都相同。悠揚秀麗，莊嚴肅穆，令人一聽到心裏就覺得平安快樂，多聽一些就會把紅塵俗務全忘記掉而生出一種超世之感。孟德遜是很幸運的一位作曲家，他唯一的不幸就是壽命太短。仔細想起來真真幸運的人還是我們，常有機會來欣賞孟氏遺留下來的美麗樂曲的我們。

本刊啓事

一 注意定戶

凡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數，以便查辦。

二 四千元定戶注意 (自創刊號起定阻者)

- 1. 平寄者，至第十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 2. 掛號者，至第九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 3. 航寄者，至第七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三 五千元定戶注意 (自創刊號起定阻者)

- 1. 平寄者，至第十二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 2. 掛號者，至第十一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 3. 航寄者，至第九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 4. 航掛者，至第八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四 徵求直接定戶

1. 平寄者，一次先付八千元，掛號或航寄者，一次先付一萬元。一律八折，款盡通知續定。

2. 訂閱時，務請註明自何期起，及寄遞方法。(平寄、掛號、航平、航掛)

五 一三三各期再版出版

本刊創刊號再版，第二期三版，第三期再版，均已印就；印數不多，補購從速。每冊售價五百元。

代 郵

各位撰稿先生：1. 倘未接到本刊的先主們，住址固定後，即乞 示仰，以便按期寄奉。2. 過去各期如有缺少者，即請 函告所缺期數，當即補奉。3. 謹請源源 賜教，充實本刊的內容。 編者

尾頁

越北見聞

回憶錄

雲野

酸越
辛，耳
千，耳
萬，目
欲，觀
哭，兩
無，次
淚，入

愛人吃
市人建
夜間，繁
上，當華
道，場不
香，加不
不，清利
搖，無間，
到，真風樹，
黃，相月上
，是舞練明
，的，相月上
，的，相月上
，的，相月上
，的，相月上

，或納碎
，或納碎
，或納碎
，或納碎
，或納碎
，或納碎
，或納碎
，或納碎
，或納碎
，或納碎

負生偶記

(六)

君，好銅名
絕時均，山真
交某所全張，世
往，君不帖伯子傳
，欲及字念金張
遂窮。跡藏四種
之，又之，本年能
不知，不消，秋神
，其強似晰不，以
所樂傷，惟居，以
其強似晰不，以
其強似晰不，以
其強似晰不，以

：命們，我種以個南律我一面融也獨
：運同他立加便不北，們切他的充立
：一動咱們隨上權同三他極自們統分宜看
：沉，瘦瘦的瘦的個們行由糾給暴言越
：正謂把忍比就找攻地在非權奪；時中南
：如在我地學一們治城地人，了了了臨
：經血們隨反。歷制建南道地我政法一時
：斯河的刑更他史度立的的們們治人政政
：福黨半我多們上，三中法對的方殘，府

不乞千使成實軍的
能巧成人或。者故這
置，萬防的不竊是歷
信有的不竊是歷，個
的傾沿盜北的，朋
人宜街防和，生發友
肉到沿，小有活來所
市使門有偷成所都告
場人的成，千還為訴

西江月

太平洋舟中賀涉

任鴻雋

三十五年七月與海軍同渡太平洋
十二日船中非生，當得病十二日。
是日適為海軍非生，同舟四人相聚
為賀，余亦作是詞以誌之。

去車稱得限修令的公
法，不滿越制理由便路
軍結德驗過。伴橋上由
當果動車二車坡，中
局把阻西順通工營中有防了，坪崗從去；委荷從一，早，投說，為國他又恭
商商，的半過後的國一通。然，的身時但屈。腰三向在降；不什兵却來順
情願了國。載，日當座河。舉脫手旁，當地個個我起，一給處裝了地敬
中場了風有。級，立本局破。舉脫手旁，當地個個我起，一給處裝了地敬
國了過軍一不牌兵下壞

作者·讀者·編者

安日安
神與來平
一特與來平
不中樓運特與來平
神與來平
一特與來平
不中樓運特與來平
神與來平
一特與來平
不中樓運特與來平

抗法軍
自法軍
自法軍
自法軍
自法軍
自法軍
自法軍
自法軍
自法軍
自法軍

本刊自第九期起 每冊零售六百元

本刊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自第九期起，每冊售價改為國幣六百元；其原因如左：

- 排工：自十月八日起，已加價二成
- 印工：自十月八日起，已加價二成
- 裝訂費：十九月底起，已加價五成
- 廣告費：上海大公報十月中旬起，已加價八成

天津大公報九月中旬起，已加價四成
 重慶大公報十一月起，將加價五成

我們為顧全讀者負擔起見，過去數期，盡量維持原價。自第九期起，始改售六百元。讀者諒之。

觀察週刊社啓

本社股款收據第二十二號作廢事

本刊籌備期間，曾由陳維稜君代向劉稻秋陳彬兩君洽認股款各一股，每股國幣五萬元。當由本刊籌備人于本年三月三十一日出具第二十二號劉稻秋君認納一股收據一紙，第二十三號陳彬君認納一股收據一紙，均交陳維稜君轉致。其後劉稻秋陳彬兩君因故未能將認納之股金，如期繳付，本社所開上述股款收據二紙亦被劉陳兩君遺失，未能退還，因特聲明。上述兩紙收據一律作廢。

觀察週刊社啓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四君子 嗶嘰

四君子 花布

四君子 士林

四君子 直貢

四君子 色丁

出品

觀 察

·元百六售份每·

日二月一十年五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第十期



第一卷

專 論

中國經濟往何處去？
新時代的教育宗旨
我們所國要的「法治」

特稿連載

聖教與異端(上)

科學叢談

玄武湖上的秋月

張垣之戰

觀 察 通 信

從朱紹良到谷正倫

(蘭州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戲劇與觀衆

陳瘦竹

尾 頁

讀世之作·胡馬談片
讀武的心理·寅生偶記
西江月重刊·南京·

·撰稿人

·撰稿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蕭公權 | 戴文賽 | 錢鍾書 | 錢清康 | 劉大杰 | 葉公超 | 趙超構 | 甘昭掄 | 楊人楩 | 楊斯年 | 馮友蘭 | 胡先銘 | 黃正銘 | 張德昌 | 張忠統 | 張印堂 | 曹 勇 | 陳維鈞 | 陳之邁 | 許德珩 | 馬寅初 | 徐白華 | 沙 濤 | 李 濟 | 吳澤霖 | 呂世昌 | 伍 元 | 王 元 | 下之琳 |
| 顧 乾 | 戴世光 | 鮑覺民 | 錢能欣 | 蔡維藩 | 潘光旦 | 雷海宗 | 趙家驊 | 楊西孟 | 費孝通 | 程希孟 | 馮 至 | 郭 有 | 曾 今 | 張 長 | 張 秋 | 梁 秋 | 夏 德 | 陳友松 | 高君遠 | 許克寬 | 孫 寬 | 柳 亞 | 李 田 | 李 純 | 吳恩裕 | 沈 鴻 | 任 鴻 | 王 生 |

A. C. E. C. Belgium

(Ateliers de Constructions Electriques de Charleroi)

General Office:

CHARLEROI, BELGIUM

本廠製造各種
 膠皮線，鉛皮
 線，花線，堅
 性橡皮線，風
 雨線，紗包線
 軍用電話線
 并製馬達，
 電話機，電表
 以及其他各
 種零件，無不
 應有盡有，如
 蒙垂顧，不勝
 歡迎。

比國沙城電器製造工廠

上海總行 四川路一三三號內門大度二樓
 電話一四九八〇 郵政信箱四七三號
 DALCO 電報掛號

出品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四君子嗶嘰

四君子花布

四君子士林

四君子直貢

四君子色丁

重慶商業銀行

民國十九年設立
 分支行三十餘處
 辦理一切銀行業務
 上海分行 九江路八十號
 電話一六八一二
 至四轉接各部
 金陵路一七六號
 電話八二七六二
 上海辦事處 八四九七八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新報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上海總售處：五洲書報社
漢口總售處：華中圖書公司
重慶總售處：新蜀書報社
西安總售處：大公報西安分社
北平總售處：大公報濟南分社
濟南總售處：大公報濟南分社
青島總售處：大公報濟南分社
廣州總售處：廣州鳴遠文化社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一卷 第十期
日二月一十年五卅

本期作者

戴世光：清華大學教授
陳友松：北京大學教授
韓德培：武漢大學教授
蕭公權：前燕京大學教授
葛文樂：燕京大學教授
陳懷竹：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理論
編劇組主任

中國經濟往何處去？

戴世光

今日距日本請降以來已經超過一年；上距北伐軍興以來計十八年；上距推翻滿室以來計三十五年；這幾大重大的變動都是源於爭取民族的生存，或者要求社會的改革。在每次大變動之後，我們總以為一切會不同了，希望能借變動的機會將中國建設成一個現代的國家。可是結果：希望自希望，事實自事實。三十五年過去了！中國依然是中國。看看人家日本，她還有明治維新後的勵精圖治。我們則始終沒走上正軌。退一步說，過去的種種無成就，還可以推在別人的身上。但今後就不然了。完全須看自己的做法和努力的程度。以這次大變動後的情形而言，現在的機會是非常之好的。但是我們最多只能夠作二十年的打算。計劃中，須於二十年內將建國工作做到一個稍具規模的地步。事實上，由去年勝利日算起，到現在業已超過一年。消極的還在繼續破壞。建國更毫無成就。以二十年的計劃為準，則業已荒廢了十分之一的時間。時光如駛，今後有多少時間容我們這樣荒廢？在建國工作中，我們全理解經濟建設是一切建設的基礎。可是在經濟制度方面，連最根本的原則還不明朗，如同在抗戰末期，政府所頒佈的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其中就會規定着：「……有計劃的自由發展，……儘量鼓勵民營企業，……總期以企業自由刺激經濟事業的發展」等等。在原則後面所附的甲項中，又規定：「應由政府獨營之經濟事業其種類不宜過多」。凡此種種，若以之與民生主義及幾次變革的目標來參照研究，實在令人如墜五里霧中。這種原則幾乎不能指明我國經濟應走的途徑。究竟是放任呢？還是干涉呢？政府所聲明的原則既如此；而在已有的設施方面，更看不出有一點步驟來。只是對經濟問題在治標的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這二十年一轉眼就要過去。長此以往，中國經濟不是走冤枉路；就是一事無成。所以，我們要討論一下「我國經濟究竟應該往何處去？」

這次大戰以後，世界政治趨向民主。經濟則逐漸走向社會改革及有計劃的干涉主義。在經濟方面，可以英國在戰後的動向為例。英國政府由工黨當政，這並不是偶然的現象，實代表大多數人民的意志。自工黨上台以來，舉凡重要工業礦業之宣佈國有；社會保險政策之積極推動等，莫不循干涉的經濟政策適進。英國民族老謀深算。表面看去，好像非常保守，但在實質上，他們的眼光却是非常遠大的。他們深深的理解到過去資本制度的弱點。經此次大戰，這許多弱點更逐漸加深。舉凡生應過剩，資本集中，貧富不均，經濟恐慌等，都是資本制度的產物。它與全民的福利常常不是一致的。對這種病狀，唯有以社會改革的精神去修正資本主義，以求財富分配逐漸平均；生產計劃比較合理，庶使全民的福利增加；大眾的生活獲得保障。僅以英國為例，這種改革即非常值得注意的，何況在目前世界經濟發展的巨流中，這種要求或極明顯，或為暗流。我們苟能高瞻遠矚，我們會發現世界經濟改善的動向全是一致的。如果嚴格的说，當然，計劃經濟常須將所有的生產工具國有。並制定依努力與能力而異的分配制度。同時私有財產制度是不能存在的。不過，目下變動的性質是：劑棄放任的經濟，而從自由主義的計劃經濟趨向于干涉的計

劃經濟，可以允許有限度的私有財產和利潤制度，對私人企業予以維持。但對其發展，須根據全民福利的立場隨時加以干涉。即以我國而言，在思方面，我們並不後人。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民生主義實具有這種精神。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全是以避免財富集中，謀全民福利為主鵠的。至少在原則上，是着重干涉的經濟政策。不讓再蹈資本主義的覆轍。由此可見，世界的潮流和我國先進的看法全是一致的。同時為我國經濟建設着想，時間有限，必須在短期內完成人家自工業革命以來的進度。所以，我們更應認清楚原則，迎頭趕上才是。

可是，不幸在我國近年來，漸有與這種原則矛盾的主張。竟由純學理上，不贊成有計劃的干涉主義。主要的論調不外三種說法：第一、我國口下由於種種原因，致使許多人過份的推崇民主政治，並進而因民主致誤解自由的涵意，認為自由放任的經濟制度與政治民主為不可分的。為了實現民主，必須實現自由。其實在經濟方面，近代所謂「自由」，主要的是指：「不虞缺乏的自由」和「免除失業的自由」。這並不一定要包括「企業的自由」在內。在過去的經濟制度中，我們業已瞭然完全企業自由的弊端。所以，我們不能因政治民主而反對有計劃干涉的經濟制度。第二、由於近年來我國國營事業的無計劃，缺乏效率，和一部份事業充斥着官僚資本，結果竟因之而認為國營不如民營，其實這是犯了「因噎廢食」的錯誤。因為，如果我們認為原則是对的，就不能放棄原則，我們應該用全力來改善並糾正種種不良的弊端。除此以外，另外還有一種看法認為：「國營與民營爭利，有國即無民」。實則，這是誤解國與民的關係。國營固然是政府經營，但在理論上講，政府是人民推選出來代人做事的，政府又何以能看作與人民是對立的呢？又何況國營事業與民營事業係按事業的性質劃分的結果呢？換理，今後我國的國營事業應以重工業與鑛業為主。例如：交通、礦業、機器製造、動力燃料、電器、基本化學和兵工業等。其他如原料生產、食品、衣著工業均可任私人企業。不過，後者在原則上須由政府加以管理干涉而已。所以，國營事業與民營事業並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退一步說，即設目下確有與民營事業爭利的情形，其實

也不是國營事業與民營事業爭利，而是官僚資本的事業與民營事業爭利。這一點我們必須分別清楚。第三、在勝利前後，政府有幾件重要措施失當，人民失掉信心。舉凡田賦徵實的偏重，通貨政策的失策，接收工作的手續不滑，寬縱既得利益集團，種種均使國民發生一種畏懼懷疑的心理。這是一種反應。這種反應擴大的結果，遂認為政府最好是一切不加干涉，任其自由發展。實則，這種反應固不可以厚非，但由反應而得的看法却是不正確的。我們不能因少數人所造成的錯誤事實，而害及真理。當然，同時我們也承認這是政府的責任。希望政府立即從事實上的表現，來糾正這種不幸的誤解。

本來經濟生活的目標在謀全民公衆的幸福。每個人的利益應該以公共的利益為前提。如果每個人只謀個人的利益，自然會侵害旁人的權益。進而害及全體的福利。因此，私人的經濟活動與其發展一定要有限度。須以全民的利益為重。如果一切發展全直接間接的使全民福利能够提高或者增多，則個人福利自然也會隨之增多提高的。消極方面，凡與全民福利有衝突不一致的情形，則應用國家的力量有計劃的來干涉。所以，具體的說，我國經濟應走的途徑是不能採完全放任自由的經濟制度。同時，也不應該有以某些經濟集團的經濟利益為本位的計劃經濟。而應該是由政府站在全民福利的立場，對經濟操作計劃的干涉主義。這包括社會改革、防制獨占、平均財富、建立直接稅系統、發展國家資本等重要設施。唯有如此，我國經濟建設才有意義；而且聯帶的政治問題也容易獲得解決。

總之，由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前途來看我們必須採取有計劃的干涉主義。老實講，這並不是一種新的看法。在民生主義的精神中，指示得非常明顯。不幸的是，政府在十餘年來過分的遷就事實，來維持一時的局面，或者由於投鼠忌器，牽扯太多，結果只好徘徊歧路。不徹節制資本沒有計劃實踐過，即與平均地權有關而最輕簡的改革，如二五減租，也只是一紙具文。到現在且變本加厲，對官僚資本和既得利益集團幾乎完全放任，任其自由發展。這種作風，不僅與世界潮流不合，而且與民生主義也是背道而馳的。長此以往，乃自取毀滅之道，經濟建設將永無前途了。

新時代的教育宗旨

陳友松

教育是人類文明與民族文化之保存、發揚、與創造的力量，但也是時間、空間、與環境的功能。時代變遷了，教育及其宗旨也要隨之變遷。一部教育史可作明證。在初民社會，教育與生活打成一片，其目的在傳遞民俗，訓練謀生智能。在我國民族社會與初期封建時代，教育宗旨在明倫，即「教以人倫」。周代（書上的周代）以教育為建國君民的手段，維持其封建社會制度，貴族與平民各有其教育目的。先秦開私人講學之風，百家爭鳴，對教育之目的，各有其哲學的假定，反映了他們對當時社會之不同的看法。獨儒家表彰大學之道，建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政治理想，亦即是教育理想。用新的眼光解釋，它綜合了精神與物質、自然（天）與人文、（人）、個人與社會之衝突。雖然各時代的運用不同，然其基本假定則與現代精神大有相契合之處。從事實上看，歷代教育之潛在的宗旨，實在培養忠臣孝子，訓練治術人才。他們美其名曰「論才」「養士」，重視人文主義，古典主義，與書本的主智主義之訓練，忽視大多數人之生活訓練。因此科學不能發達。清末始有明確的國定教育宗旨，即是所謂忠君、尊孔、尚公、尚武、與尚實。後三點係受西洋工業革命命民主主義、民族主義，及實利主義的影響。民國成立，政體以民為本，重民德、民智，故教育宗旨為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這是蔡子民先生所訂的。他的卓識，在洞鑒時代的病症，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實現世界觀之目的。第一次大戰後，世界和平與民主思潮頗盛一時，故五四以後，廢除了軍國民主義，而以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即平民主義為宗旨。但實際上這是教育之本義，而非目的。民國十四年，鑒於世界和平無望，民族主義方興未艾。於是中華教育改進社議決，教育宗旨應改為養成以國家為前提之愛國國民，注意本國文化，實施軍事教育，酌設國恥教育，促進科學教育。實際上，教育界思想混亂極了，形成所謂無計劃無目的之亡國教育。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明定三民主義之教育宗旨

，其義蘊欲網羅古今中外之思想而得一大綜合，以民族生活為中心，而歸趨於全體人類之福利。故至今沿用未替，及至抗戰時期，對三民主義宗旨內蘊之若干意義，曾加以特殊之重視，重中固有的六藝精神而以現代環境說之。其明文規定之九大方針（從略），實大半為教育原則。此乃我國各時代教育宗旨變遷的大概。西洋的教育宗旨本因時代而變遷。現在世界各國教育家，根據四大自由的精神，又在重新估定教育宗旨了。四十一國的教育家，一九四二在美國胡德學院所議決的自由社會之教育九大方針，對我國教育宗旨將有影響是無疑義的。

原來教育宗旨，不僅是一個國策問題，也是一個哲學問題。過去我們對教育宗旨，似乎不大重視，因其過於籠統含糊，特殊是未能與教育過程發生有機的聯繫。實則教育宗旨之為物，應瀾漫或其注於一切教育事業與活動，使之如百川之歸大海，衆星之拱北辰。教育宗旨，由國家定一抽象理想，尚無補實際，必須剖析而為實際的目標，始能發生實際效用，所以教育科學與哲學都對教育目的有其貢獻。

今後的世界與戰前大不相同。今後的中國勢必踏進動力時代、航空時代、計劃時代、與人民時代。現代文明的特徵是變，迅速的變；但不是絕對的變，而是相對的變。因為人類文明中還有一個常經在——即是不變在內。教育哲學家狄米亞西克非忌有云：教育必須注重兩種常道，其一是永遠不變之道德真理，是為一切時空一切文明的天柱地維。其二是人類對宇宙萬眾所見出之彼此的關係，即是崇高至上之理。教育應以訓練此種智能為不變之宗旨。筆者認為還有若干不變之道，也是教育宗旨要側重的。一是生命向上之理，即是延續生存、擴大生存、美化生存之衝動。二是中庸、中和、和協與和諧之道，可以施諸百世而皆準。除非有國家如納粹者願施行「死之教育」而走極端。美國學者孟浮德（Louis Mumford）著「人類之境况」一書，可算得是時代的巨著。他主張今後的世界人生，應

以動性的均衡為準則。黃建中氏新著「比較倫理學」亦發揮了所謂突創和協之人生。所以今後的教育宗旨，應有一種大全的綜合的看法綜合：

變與不變即動與靜	自然(天)與人(人)	國防與和平
精神(心)與物質(物)	民族與國際	一與多
個人與社會	領袖與從屬	理與事
人文與實利	工作與閒暇	古與今
主情與主智	自由與計劃或統制	新興舊
理想與經驗	平等與差異	

綜合以上種種對立的看法，古人應之尤執厥中，或執兩用中。今人謂之動的和協。筆者沒有好的名稱，曾經綜合此種教育理想為全人、全生、全民、全面、全球之五全教育。也可以說是三民主義教育之說明。因此我們認為三民主義之教育宗旨，仍要繼續存在，這是一時不變的國策。

但是三民主義是一個複合的思想體系，其內蘊因素之重組，在不同的時空，有先後緩急輕重之別，要隨時有揚棄作用。國父會一再叮囑，要我們觸類引伸，增補闕疑，泛應曲當，舉一反三，辨明公行，變更改良。這就是遺教中之「變」者。教育宗旨有遠大的終極的和應時的淺近的分別。前者是不變的，或可以說是不容易變的。但非永久不變的，指教育所應達到而是人類目前智慮所僅能提出之理想社會或境界而言。在中國古人稱為至善，西洋古人稱為 *Summum Bonum*。後者是隨時代變遷的，指教育所達到的較具體的段落，及每個人到理想之沿路上的站口，或指生長水平與工作步驟，作為應時之鵠的而言。被人誤解的杜威所謂教育無目的，其實他以為經驗是一串兒目的，此目的是行動的指南。他要打破傳統的目的觀，因為傳統的教育目的每每說得玄之又玄，和實際生活脫了節。但杜威也有他的終極的教育目的，就是民主的生活方式之實現。為避免誤會及衝突起見，我們最好是把宗旨、目的、和目標，這些名詞，分得清楚明白。宗旨和目的是專指不變者而言，或不容易變者而言。宗旨是有法定性的名辭，目的則是一般用的名辭。宗旨有政治意味，目的有哲學意味。都是遠大的概括的說法。至於目標一名辭，則用以說明教育目的之可變的，即是淺近的具體的目的。如此，則杜威所闡揚教育即生活的目的觀，對新中國的建設仍有極大的貢獻。特別是對教育之事業的設施有其大貢獻。論到

教育宗旨的標準，我們要問如何方為一個優良的現代教育宗旨呢？因其是一個概括的遠大理想，其內蘊之要義可以用「一致放大而靈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標準來衡量。從政治的說法，現行國定的教育宗旨，內蘊的三民主義(生活、生命、生計、生存)，一同(大同)，可以說是合乎這個標準的。但從哲學的說法，一般學術的說法，則對教育的目的另有一個看法。致廣大，應能包括全宇宙萬物，全民族，全人類，全生活，全人格，人人一律有平等的生活的向上，物物各得其所。盡精微，應能包括生之體與生之用，即戴東原所謂生生而條理。懷第斯納所謂生之過程，生之利用，生之旋律，與生之品質。懷氏說「教育的終極目的是生之宗教(即聖而不可知之境界)，生之審美愉樂，和生之勇氣，激發人勇於奔向新的創造的探險。」極高明就是要根據一套現代化的教育哲學，尤其是社會動力主義和相對論所啓示的大全思想，達到「新原人」所謂天地境界。道中庸不但是要用於日用尋常之事，還表現着中和的觀點。總結言之，新時代的中國教育目的，就是在實現天地之大德曰生，人類之大德曰仁。求生，必須心物合一，天人合一；行仁，必須羣己合一，忠恕一貫；盡己，則發展每一個人之儲能，發揮每一民族的天才；推己，則有容忍的精神，合作的習慣，服務的心願，生與俱生之大成，天下一家之遠相。換言之，就是四大自由與四大平等的實現，亦可以說是三民主義的實現。拉斯基教授說：平等就是機會的自由。夏提威教授說：民主就是自由見諸行動。何以我們說這就是三民主義的實現呢？因為三民主義要作現代化，世界化，民主化的思想體系。這樣：民族主義就是指民族在國際間的平等，民族文化有自由的發展，包括有發表自由、信仰自由、不虞恐懼的自由在內。民權主義是指政治的法律的平等而言，包括有各種公民的自由在內。民生主義指經濟的平等而言，包括有計劃化的企業自由，和不虞貧乏的自由在內。而且大同就是三民主義的遠相。

論到教育目的之實現，我們要問，上述這種的理想，如何見諸實行呢？唯有藉教育目標表現在教育過程中而實行出來，要根據新中國時空實際生活需要，作具體而詳明的分析。國家與社會是個人組織而成的。必須每一個人能達到這些目標，建國大業方才能完滿實現。我們要分析具有何種條件，才算是「權現代化的中國人與世界人，這便是教育學的工作，也

就是教師的工作。教育目標的分析，要以現代中國人之生活過程為出發點。在十九世紀師資生活為五種，美國教育界分之為七種，巴必特分之二為十種，美國最近有一個調查，（見佛得烈與法奎耳合著「生活的問題」一文）分析之為三百四十九條細目。美國教育政策委員會又綜合之為自我實現，人倫關係，經濟效率，與公民責任四大類。我國章憲氏曾分析之為二百三十七種，都未曾越過德、智、體、羣、美、技、聖之七育。根據各家的研究，筆者擬定一個現代中國人應達到之教育目標如下：

一、自我實現之目標，亦曰成己自成之目標，為做人之根本，古人稱為修身。

1. 品格 現代人應有統整的人格，能自己負責指導自己之生活，有一致和一貫的情意，即孟子所謂大丈夫所具之特徵。

2. 求知的心意 現代人是好學的，即懷提赫所謂好奇心，杜威所謂不斷改造經驗，梅爾文所謂研究與自學活動，古人所謂好學近乎智。

3. 自我表現之工具的熟練 (甲) 言語。善操本國話，表達情意，或於習外國語，增加國際了解。(乙) 閱讀能力。有最高閱讀效能，因為現代知識日增，而且知識媒介百分之八十要靠閱讀。讀書目標雖舊，但有新的看法，書之意義應擴大而包括一切印刷繪寫的東西了。(丙) 寫作的的能力。是古六藝中的要藝，在現代社會尤為迫切需要。(丁) 算數。現代人應有精於計算與測量之能力。(戊) 視聽。現代人應有精明的聽覺與敏銳的觀察力。蓋音波形色所傳之消息與符號如疾風驟雨，不可以不「視思明聽思聰」。(己) 有科學方法與科學態度。

4. 保健的能力 現代人應有營養之知識與習慣，並了解疾病能預防疾病及保健之習慣，同時應積極圖謀環境衛生與公共衛生。

5. 藝術興趣 能欣賞自然與人生之美，使生活藝術化達到生活的「充實之謂美」，是六藝之樂教的現代新義。

6. 善用閒暇 工業化社會暇時將日益增加，故現代人應積極參與一切有益之娛樂與運動。

7. 廣博的文化興趣 即有豐富的多面的心智興趣，這是文化目標

之最要者。

8. 哲學 現代人應有一套健全的人生觀、民族觀、世界觀、與宇宙觀。

二、優良家庭份子目標 家庭仍為人格型成之基礎機關，為民族與人類之搖籃。工業化與民主社會之家庭，以愛為基礎，孝弟友恭敬順之德，應在平等原則之下，即忠恕原則之下，發揚出來，古人謂之齊家。

1. 小家庭制度 現代人應建立小家庭，明瞭家族主義，宗法主義之弊端，建立獨立不倚之生活。並了解過去家庭之功能，大部份已有所謂福利國家之功能取而代之，故宜重視社會化之生活。

2. 優生目標 現代人擇配，其愛情宜有理智的控制，了解優生與節育之原則，亦應有男女平等精神。

3. 育兒存後目標 現代父母皆有現代保育與教育之知識與技能，能運用生理衛生、醫藥、與心理衛生之科學知識，現代人對存後的觀點，應受社會不朽之哲學的昇華。

4. 家事與家庭經濟目標 家事學應為現代人之普通知識與技能，尤以家庭經濟為然。

5. 家風目標 現代人應保存個人之家庭理想，及祖德宗功，發揚而光大之，但非封建思想。

三、社會及公民目標：古人謂之治國。

1. 一般的目標 (甲) 合羣精神：現代人應享受豐富的真誠的多面的社會生活，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乙) 社會了解：應了解人類社會與本國社會地方社會之機構與過程。(丙) 批評的判斷：能獨立判斷抵抗一切欺蒙的宣傳。(丁) 建國風尚：人人有建國之風尚與朝氣。

2. 民族主義的目標 (甲) 精神遺產：現代人能明瞭並發揚光大本國文化之優點，具有民族特性與風格。(乙) 國際地位：現代人應力求本國之獨立與自由。(丙) 少數民族之平等待遇：應在知能行動各方面表現發揚而為開族。(丁) 華僑教育目標

：人人應為一現代化世界化的中國人。(戊)民族改造：現代人應從優生環境兩方面，力求改造民族性之劣點，發揚其優點。

3. 民權主義的目標 其側重點應為：

(1) 政治公民的責任 特別是四權使用之智能。

(2) 社會主義 現代人應感覺民眾境遇之不平等，思有以平之。

(3) 社會服務 深知公民的義務乃權利之代價，在工作上力求改造社會一切之不幸境况。

(4) 合作 應在工作與遊戲上，與他人合作，避免不良之競爭。

(5) 禮儀習俗 現代人應通人情世故，對於所生社會之風俗習俗與禮節，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6) 尊崇專家及專門學識為現代公民必要條件。

(7) 教育信仰目標 人人信仰教育為生活向上民族向上之不二法門。

(8) 權利 人人能有組織的為憲法上所規定之權利而奮鬥。

(9) 自治 人人有自治之知能。

4. 民生主義目標 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總目標。

(1) 經濟效率之目標 包括現代經濟財政金融貿易之必要知識。

(2) 經濟計劃 人人明瞭建國五年大計劃及本省地方本人之責任，即是計劃意識人人了解工業化之要義，及做、管、放、三原則。

(3) 工作 現代人應是一個生產者對於工作出品能精益求精得着滿足。

(4) 職業目標 現代人能了解各種職業之資格與機會，各按其能力、性向、興趣、與專門訓練，擇一適當職業，安於其位，樂於其事，有效率，有欣賞。

(5) 個人經濟目標 能計劃自己的經濟生活，並有良好的消費標準，有精明的預算。

(6) 資源目標 了解本國及世界資源的種類數量及分佈，應共在己的責任，保養之，開發之。

(7) 科學與工程目標 現代人生活不可一日缺乏之活動，如製造並運用工具與機器的活動，科學知識是基礎動力的使用，開發、與控管是其中心。

5. 國防目標 以此為武為理想，以開發動力為要義。

(1) 國民體育與健康目標。

(2) 總動員目標 人人皆知現代戰爭與現代建設為全民與全面的。

(3) 軍訓目標 訓練點之改變 在原子能時代，制式訓練已非基本的。一切學校應有普遍之科學與工程技術之訓練。

4. 世界化目標，古人謂之天下。

1. 人類的尊貴 現代人視人倫關係重於物質關係：人為宇宙萬物之主宰，他以全人類福利為前提。

2. 世界一體的意識 現代交通與運輸工具，使各國文化學術經濟貿易多方面成為互相依賴的局面。人人應了解和平與繁榮為不可分割的。

3. 持久和平的嚮的 人人應了解世界憲章及聯合國組織與自己之責任。

4. 世界公民之養成 現代人與各國人來往時，在思想態度與行動上，應充分表現國際容忍，國際了解，與國際合作之精神。

筆者不擬完全陳述所有目標，上述不過舉其犖犖大端。但上述之目標乃是橫的看法，廣的看法，社會化的看法。還有一個縱的看法，深的看法，心理的看法。因為上述各項目標之表現，在個人身上，必須其生理的、神經的、心理的結構，有根本的調適與改造，庶幾每一目標能表現在行動上。生理心理的目標就是下列各項：

1. 知識的灌輸與發現。2. 習慣的養成與改造。3. 技能精巧的訓練。4. 態度欣賞心情的陶冶。5. 理想的孕育。這是各種教育機關與各級學校之學程的責任，亦即教師之責任。筆者以為現代中國的教育宗旨的與目標應當循此路線加一番詳審的綜合與分析的工夫，應是集體的工作，一手一足，不過提供藹藹之見極了。

我們所需要的「法治」

韓德培

二千多年來的中國思想界，可說是被儒家的思想所籠罩，統治和支配的。儒家重視德治、禮治，而不重視法治，甚至可說蔑視法治，鄙薄法治。儒家的老祖宗孔子便曾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以後，儒家裏面出了兩位大師，一為孟子，一為荀子；可是一則說「徒法不足以自行」，一則說「有治人，無治法」。孟荀以後，歷代儒家對法治的見解，除極少的例外可以不論，大體都逃不出這一類思想的窠臼。清初紀昀編纂四庫全書，在其所收集的古今著作目錄之中，關於法律著作的目錄，僅僅收集了十二三。他解釋道：「刑為盛世所不能廢，亦為盛世所不尚，所收略存極概而已。」這寥寥數語，就足以充分表現近代儒家對法治所抱的一種冷淡態度了。毋怪在過去中國社會，法治始終不能生根，不能發達。

近幾年來，國人提倡法治的呼聲，洋洋盈耳，幾乎隨處可以聽到。不但輿論界和學術界的人士，在提倡法治，就是政府裏面的重要人員，也往往在高唱法治。這固然表現今日我國社會對法治需要之十分迫切，但也可表現我國思想界已不復堅信儒家輕視法治的那種傳統主張，而有另闢新徑另尋出路的傾向和決心了。在一個近代的國家，道德的感化作用，固仍有其重大價值，但是法律的控制作用，尤為不可缺少。誠如當代美國法學大家龐德 (Roscoe Pound) 所云，在今日之社會，法律已成為一種最重要的「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其重要還在道德與宗教之上。儒家企圖以道德來改造人心，希望「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從教育的立場來說，自未可加以厚非，但從實際政治的立場來說，却未免失之迂闊而不合時宜了。近年國人之提倡法治，不能不說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但是所謂法治，究指什麼而言？它具有如何的意義？我們所需要的法治，又是怎樣的法治？假如對這些看似平淡而實關重大的問題，無正確而深刻的認識，我怕法治二字又將流為一個空洞的口號，而不久便會為人所棄置遺忘。本文即擬對這些問題，略加申說。

所謂法治，可有兩種意義。若從形式方面來說，法治就是在一個國家裏面，由一個具有最高權威的機關，利用法律的強制力 (Coercive power)，來實行統治，以維持安甯秩序。所謂「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就可拿來做它的註腳。若從實質方面亦即政治意識方面來說，法治却是藉法律的強制力來推行或實現政治上的一定主張的一種制度。因之政治上的主張不同者，其所謂法治，就具有不同的內容。時賢討論法治問題的時候，往往僅着重於法治之形式的意義，而對於法治之實質的意義，似不甚措意。著者以為我們不談法治則已，如談法治，則不特要注重法治之形式的意義，而尤須注重法治之實質的意義。

若專從形式方面來談法治，則古今中外的一切國家，多多少少都可說是實行法治的國家。往日君主專制的國家，和晚近法西斯蒂的獨裁國家，皆未嘗不可目為法治國家。這些國家，決非不利用法律的強制力來實行統治。其利用法律的強制力來實行統治這一點，與近代的民主國家相較，大體上並無二致。不過它們的法律，乃係出於君主或獨裁者一己之好惡，被統治的人民無權加以過問而已。我國先秦時代的諸大法官，如管仲、商鞅、韓非、所主張的法治，不能不說是一種法治，他們對於法治的剖解說明，且頗多精湛獨到之處；然而他們所主張的法治，却都是君主專政下的法治，是僅僅幫助君主統馭萬民的法律。德國國社黨上台以後，德國的法學者，如尼可來 (Nicolai)，米息里司 (Mitschke)，西米特 (C. Schmitt)，耶蓋 (Jäger) 諸人，依然在大談法治。他們所談的法治，也不能不說是一種法治。然而他們所談的法治，乃是認為領袖即法律，領袖與法律混而為一的法治，所以他們所稱的法治國家，實際就是「領袖國家」(Führerstaat)。⁽¹⁾可見假如單從形式方面來主張法治，這種法治可能為君主專政的法治，也可能為法西斯蒂獨裁政治的法治。所以我們今日提倡法治，不可不於形式意義的法治之外，特別重視實質意義的法治。

說到實質意義的法治，居今日之中國而言法治，實不能不以各方面所

急切期待的民主政治為其精髓，為其靈魂。我們誠然需要一個「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的法治國家，但我們更需姿一個以實行民主政治為主要目的的法治國家。民主政治的真諦，簡單說，就是人民能控制政府，尤其不聽政府違法侵害人民的利益，假如政府違法侵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能執法相繩，使政府賠償損害，或使政府的負責者不得不掛冠下台。法治如不建築於民主政治之上，則所謂法治云云，定不免成為少數人弄權營私欺世盜名的工具。唯有在民主政治的保證之下，法治才能成為真正於人民有利的一種制度。也唯有在民主政治的保證之下，法治才更易求其充分徹底的實施。

在歐美國家，法治這個名詞之所以為人津津樂道，就因為它具有限制政府濫用權力，保護人民正當利益的意義在內。十九世紀（約當一八二五至一八七五之間）權國的一些開明人士，為防止國王及其助紂為虐的官僚階層濫用權力起見，就曾主張凡國王及官僚階層施令時有越軌之處，當悉受法院之審核。他們所特別標明的「法治國家」(Rechtsstaat) 這個名稱，其意義即不外此。英國人所謂「法治」(Rule of Law) 這個名詞，係由公法學者戴賽 (A. V. Dicey) 所倡用。他於一八八五年出版「英憲精義」一書，謂法治含有三個觀念：第一，人人非經法院依正常程序確定為違法者，不得加以處分；第二，無論何人，包括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內，皆應受制於同一通常之法律與法院；第三，個人所享有之權利，乃係憲法之源泉，而非憲法所賜予。晚近論者對此三點，雖稍有修正，但對其所代表的根本精神，則尚未能動搖分毫。其所代表的根本精神，即在保護

人民的正當利益，以免為行政官吏所任意侵害。而尤其值得注意者，戴氏所說的這種法治，乃建立於「國會至上」(Supremacy of Parliament) 的民主政治之上，有代表人民的國會為其實施的最後保障。他在書中除討論法治外，對「國會至上」這一點，曾作詳盡之剖析，決非把法治的基礎即民主政治置諸度外。美國人所謂法治，又比英國人更進一步。在理論上，英國國會如欲剝奪人民的某種權利，儘可為所欲為，不受限制。美國則不然，美國有一個成文憲法，根本禁止國會制訂任何侵害人民某種權利的法律。萬一國會制訂此種法律，則聯邦最高法院就可判為違憲，使其不生效力。所以法治這個名詞，在美國更具有限制政府濫用權力保護人民正當利益的意味在內。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我們今日提倡法治，如果不能使政府官吏尤其行政和軍事方面上下各階層的當權者，認真守法，則所謂法治云云，尤其極也不過是「祇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法治，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意味的法治。而要達到使政府官吏認真守法的目的，唯有把法治建築於民主政治的基礎之上。民主政治固需要法治，因為沒有法治，民主政治就不能鞏固，而將成為羣魔亂舞的混亂局面。但法治更需民主政治，因為沒有民主政治，法治便落空，而人民之利益，便無真正有效之保障。我們今日所需要的法治，不但在形式上要做到「齊天下之動」，而在實質上尤其要做到使政府官吏尊重人民之正當利益，不得任意加以侵害，不能「高下其手，予奪由心」。所以我們今日所需要的法治，乃是民主政治的法治，是建立於民主政治之上的法治。

聖教與異端

(上)

蕭公權

從政治思想論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中的地位

(一)

近代人士講到中國文化，總不免拿儒家思想來做代表，好像認識了儒家思想就可以認識中國文化的全體。其實民族文化是一個複雜的體系，決不是一家一派的思想所能包括。儒家思想雖然博大深廣，有合文通治的妙用，然而它原來不過是先秦種學之一。儒家以外還有許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學說。這些學說都是先民思想的結晶，中樞文化的源泉。我們

儘可認儒家為思想的主潮。但是捨百川而不受，必定無以成就滄海的洪深。我們儘可奉儒家為文化的大宗。但是棄小宗而不祀，恐怕要犯「數典忘祖」的錯誤。

認儒家思想為中國文化的代表，其事不始於今日。我們試加推究，便知道由來久矣。孔子本人即以「道統」自任。所以他說：「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說：「政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稱法先王，

願學孔子，也以「聖人之徒」自任。所以他說：「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荀子雖被後人批評為大醇而小疵，擇焉而不精，但他自己也未嘗不以聖教自任。他把春秋戰國時代墨翟宋鈞等十二家的學說分別加以非難。他說：「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澆亂天下，欺惑眾衆，譎宇鬼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邪說既然可以亂天下，仁人君子的責任就在「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人之跡著矣。」荀子死後約一百年，董仲舒建議於漢武帝，「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的武帝果然採用其說，表章儒學，罷黜百家，於是二千年尊孔之風以朝廷的提倡而正式開始。從此以後，中國的君相士大夫，無論出身或貴或賤，品行或正或邪，在口頭上文字上總要奉孔子為宗師。甚至異族入主的時候，祇要征服者能够行先王之法，中國的士大夫就可以俯首帖耳，奉之為君，絲毫不感覺良心上的譴責。例如元初的許衡、吳澄，清初的湯斌、李光地一般人都以程朱派的大儒，為異族之名臣。華夷可以不分，聖教不可不奉。孔崇儒，可謂至極。到了這個地步，普通的讀書人除了四書五經之外幾乎不知道中國尚有其他可供研討的學術。張之洞說：「九流之精皆聖學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聖學之所黜也。」又說：「諸經之義其有迂曲難通，紛歧莫定者，當以諸語孟子折衷之。」號稱儒臣的文襄公尚且如此，其他可以不言而喻了。

這種罷黜百家的偏見實在是認識中國文化全體的障礙。我們必須加以矯正。我們要承認：在先秦思想發源的時候，儒家不過是「九流」之一；在漢代儒術「獨尊」以後，諸子的道統也未嘗完全斷絕；而且在漢清二千年之間，儒術並不曾完全領導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

(一)

儒家在先秦時代並未曾被一般人視為學術正統，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孟子論戰國的學風曾說：「楊墨之言盈天下」。韓非說：「天下之顯學，墨也」。莊子天下篇列舉墨道名諸家的要旨以說明作者所見「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及古之道術「無乎不在」的現象。我們若能以齊緩下相

實的史跡，更可確知儒家思想在當時決未備取得正統的聖教地位。緩下先生知名者十餘人當屬於儒家者祇有荀卿。孟子雖會遊齊，或不隸於緩下。此外彭蒙、慎到、宋鈞、尹文、接子、環淵、鄒衍、鄒爽等人都與孔門無涉。我們若就先秦學術地理分佈的情形來看，儒家的地位也不能够凌駕諸子。莊子論語學說：「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精神先生多能明之。」照我們所知，儒學傳佈的範圍雖不限於鄒魯，然而就孔子和孔門弟子的國籍遊蹤來看，儒家的影響所及實不出鄒魯及其鄰國的範圍。西方的秦晉，南方的楚越，都是當時「聖教」不曾達到的區域。孟子說：「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這不是在戰國的時候，儒學還未曾盛行於楚國的明證？其餘諸子的學術，單就與政理有較大關係的墨道法三家說，墨學傳佈的區域顯然比儒家較為廣闊。墨子本人為魯人（或說宋人）。墨徒的國籍遊蹤却遠達南北。楚人有苦獲、巴齒、鄧陵子，秦人有唐姑果。遊仕所及，於北有代中山，於南有楚越。道家和宗派接近的諸子也有比較儒家略為廣闊的活動範圍。老子為周守藏室史。楚威王想聘莊子為相。子華子曾遊韓魏。韓非有「解老喻老」。可見道家思想的影响深入了盛行秦晉的法家。法家的範圍雖未必廣於儒家，然而他們自有其領域，不容儒家侵佔。申不害相韓，商鞅先後仕魏秦，韓非遊秦，李斯楚產而相秦；總而言之，法家盛行的區域，恰是儒術未及的秦晉。

儒家思想在戰國以前不但是不曾取得正統的地位，而且備受「異端」的排斥，幾有並偏安局面難於維持之勢。古書中記載侮慢孔子的言詞，數見不鮮。「論語」一書所錄便有幾件。至於攻擊儒家學說的話，在先秦子書中更是指不勝屈。「墨子」、「老子」、「莊子」、「商君書」、「韓非子」等書，或立「非儒」的專篇，或隨處加以指摘，或指名駁難，或時致詆毀。真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諸子的攻儒學和孟荀的闢異端，在當時是旗鼓相當，未知鹿死誰手！孟子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照孟子看來，在當日學派混戰的前線上儒家並不會取得主動的攻勢。

(二)

秦始皇吞併六國以後，處士橫議的局面隨政治統一而歸於結束。然而

儒家思想却不能取得完全的與最後的勝利。論史的人都承認始皇統一，開二千年郡縣天下之大業，其功不可埋沒。但是我們往往不注意助成秦統一的學術不是儒家而是法家。秦代以吏為師，無疑地這是一個法家思想獨尊的時代。漢以後的人追論秦二世而亡的原因，幾乎衆口一辭，歸咎於仁義不修而專用刑法。其實二世而亡的原因決不如此簡單。假如果與法家有關係，我們應該說秦亡於胡亥任情縱欲，破壞孝公所立法治的規模；亡於李斯迷途上意，誣蔑管商所傳學說的精神；亡於趙高盜弄國柄，違犯韓非「八姦」的教訓。「史記」李斯列傳的記載，十分清楚，我們儘可加以覆按。

漢高祖翦滅羣雄，天下再歸於平定。各處儲生來投效新主的頗不乏人。陸賈、叔孫通就是其中最出色的人物。高皇帝雖然承認馬上不可以治天下，雖然很滿意朝儀的效用，然而在漢初幾十年中，盛行於朝野的學術不是孔孟，而是黃、老、申、韓。孝文皇帝「好道家之學」。他所行的政策簡直是老子所說慈、儉，不敢為天下先的「三寶」。文帝死後，因為竇太后極力提倡，到了景帝時候，大臣學者反對黃老的竟至免官受罰。朝廷尊崇道家的情緒是如何的熱烈！公卿士大夫實行黃老政策的為數更多。高惠兩朝有陳平、曹參，文景兩朝有鄧章、田叔，直不疑，司馬談，武帝時有汲黯、鄭當時。我們要注意，這些黃老後學不僅傳受清靜之道術，而且應用清靜之政策。史家論漢朝的政治成績，首稱文、景；因為文、景「與民休息」，奠定了四百年國祚的根基。這話大體上是不錯的。我們雖不能完全歸功於道家，然而黃老信徒的幫助是不容抹殺的。至於「淮南子」和「論衡」二者都曾深受道家思想的影響，這更是人所習知的事實。

法家的政術在漢代也曾一時盛行。帝王當中雖不肯公然以申韓號召，然而暗用刑名者却不祇一人。以文帝的慈儉也「本好刑名之官」。宣帝為政，「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太子勸他稍從寬厚，他竟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這真是坦率大膽的自由！武帝好大喜功，開邊拓土，廣議言之，何嘗不是商鞅農兵政策的對象？漢朝的聲威，到武帝而極盛。漢朝的法紀，經宣帝而一振。法家治術的效用是未可厚非的。至於臣下應用刑名為治的尤屬不勝枚舉。大概的說，「漢書酷吏傳」中的人物，幾乎全是申韓的後學。所謂「酷吏」並不盡是慘刻寡恩的劊子手，教人取樂的

屠伯。其中也有深得任法精意的能臣。酷吏以外的刑名大師更不愧為管商的法裔。文景時代的河南守吳公、張叔，晁錯；光武時的樊曄；和帝時的周鈞；秦帝時的陽球；這些都是以治申韓之學著名的。晁錯且曾著書三十篇，「漢書藝文志」列入法家。可惜原書現已失傳了。蜀漢丞相諸葛亮所著的書雖也不幸佚亡，然而從他的治跡看，他也頗有法家的色彩。如果我們把佐高祖定天下的丞相蕭何算入，我們可以說法家的政術在四百多年當中與劉漢的國祚相終始！

我們若把漢代法家的治跡和言論加以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他們似乎自成守法、嚴刑、尊君主、圖富強的幾派。景帝時鄧都為中尉，「行法不避貴戚」。武帝時以刀筆吏為大中大夫的趙禹「據法守正」，「絕知友賓客之請」。光武時洛陽令董宣按治湖陽公主奴役人罪。至於文帝時廷尉張繹之不讓文帝違法誅殺犯親盜環的罪人，更能充分表現重法的精神。他對文帝說：「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他這句話儘使寫在管商書中，真是絲毫沒有遜色！這些都是守法派的著例。嚴刑派的代表，人數更多。義縱為定襄太守，一天殺四百多人，「郡中不寒而栗」。王溫舒為河內太守，殺人甚多，「至流血十餘里」。王吉為沛相，五年當中，殺萬餘人。此外「酷吏傳」中所載者尚多，不必悉舉。尊君主的代表如杜周事武帝，為廷尉，「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寬狀」。有人批評他不守法，不公平。他答覆說：「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就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這簡直是李斯「督責書」的口吻而變本加厲！張湯的作風與杜周相像，更加上了假公濟私的手段。這派可認為法家的收類，大遠商韓等君的本旨。富強派的代表多生在武帝一朝。張湯、桑弘羊等請鑿鑿，置均輸等事，就是最著名的實例。晁錯請文帝以粟為賞罰，募民屯邊地，毫不客氣地抄襲了商鞅市利盡歸於農，浚利歸於兵的原則。文帝雖不能盡用，武帝却完全接受了晁大夫富國強兵的觀點而成為歷史上少數雄才大略君主之一。

照我們上面的敘述，可見在二千年君主政體形成時期的秦漢兩朝中，先秦主要學派，除墨家歸於消沉外，道家與法家均保持不容輕視的力量，而且對於郡縣天下的政治建設確有不可否認的功績。儘管當時沒有黃老的清靜以調濟長期戰爭後的民生疾苦，沒有申韓的刑名以樹立長期秦亂後的

魏晉，而東漢遺孺的朝儀，陸賈的仁道，公孫康的綠帶，董仲舒的異異，恐怕到家的天下未必能維持到幾百年之久。宋襄公徐偃王豈不是前車之鑒？矯枉過正，秦二世不免要竊笑於九原之下！

魏晉以後，儒家的政理也不會繼續地取得獨尊的地位。魏晉的士大夫多喜老莊，務清談，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漢朝的君主，從武帝到獻帝雖然一貫地表章六藝，然而到了安帝以後，儒學竟趨衰微。於是講「內聖」之學者往往自逃於虛無，求「外王」之用者多致意於法術。魏晉「名士風流」的影響，幾乎把漢儒所提倡的禮教完全推毀。孔融曾說：「父母與人無親，若瓶寄盛其中。」阮籍居母喪，飲酒食肉。他罵禮法之士為齷齪禿中。謝靈運鄙女，投梭折其齒。晉書記載當時婦女的情形說：「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忌妒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這些言行直接的否定了父子夫婦大倫的尊嚴。石崇和士敦到太學。石崇見顏淵、原憲的塑像而歎他們的貧窮。王敦說：「子貢去卿差近」。石崇正色說：「士當身名俱泰，何至以魏庸語人？」這兩句話明白地看不起從祀孔廟的「先賢」。當時「八達」「七賢」一般人的狂蕩，和孔、阮諸人比較起來，還算略為含蓄些。至於法術的應用，也彰然可考。自

從漢高祖「約法三章」以後，法律的條文隨着實際需要，隨時都有增益改進，趨於繁密。舉其要者，如蕭何作律九章。叔孫通盜之成「傍章」十八篇。張湯、趙禹等論定律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後來條文更密，多到三百五十九章。魏晉以後的法條雖不必盡承漢律，有如漢承秦律一樣，然而在法明刑的治術是一貫不改的。漢以後的君相儘管誦法周孔，但並不會真實地施行囹圄空虛，必使無訟的德導禮齊政策。不但如此，一統天下的君相既既認先秦法家的觀察，相信億兆的臣民是「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的坯子，而因此視刑法為治國經邦之要道，於是不僅刀筆吏應普備的需要而產生，當時儒生中的一部分，為用世起見，不免兼取申、韓以與孔、孟相秣雜。在兩漢先秦學派界限依然明白存在的時候，這種兼用儒法的傾向尤屬顯然。賈誼兼明申商，晁錯受奮伏生，董仲舒作「春秋決事比」，都是最著之例。後漢桓譚、崔實等大倡雜糅的主張，更可為二家合流的明證。自此以後如諸葛亮、張居正等人都實行法術而不公然鼓吹。宋代攻擊王安石的人往往斥他為法家。雖不完全確當，但是王荆公的學術確與理學家不同，而微帶法家的意味。我們只要加以探尋，我們不難在漢魏後人的當中得到更多的實例。

玄武湖上的秋月

戴文賽

今年中秋節前兩天，吃過晚飯之後，和一位朋友從雞鳴寺向東走到城牆上面。一到城牆就看見玄武湖。城牆附近的湖面全被荷葉蓋滿，看過去好像一大片草地。在城牆上每走幾步就碰到一個狐狸洞。南京的許多名勝都在視線之內：東南有紫金山，西面有雞鳴寺，北極閣，鼓樓和金大的鐘樓。一直往北走到玄武門，折往東進入玄武湖。這一晚來遊湖賞月的人相當多。幸虧這個晚上來；再下去兩三個晚上，天氣都不好。

離開南京剛剛九年。這九年中的變動太多了

——對整個世界，對許多個人。玄武湖的風光却未曾改變多少，在天空裏向大家微笑的月姐姐尤其沒有改變。離開南京的時候，七七事變已經發生了，八一三淞滬戰事也快開始。這九年間半個世界先後被捲入戰爭的漩渦裏，其他一半也受到嚴重的影響。這九年間有多少家破人亡了，心碎了；有多少血汗，淚如湧泉一般地流出了。這九年間有多少同胞一步一步地向後方遷移，勝利之後又一羣一羣地回到久別的故地來。今晚來遊湖賞月的人不難得有多少是曾經走遍各地最近

才回來的。仰視明月，過去的九年宛如一夢。那清高的月球安閒地浮游在天空裏，完全不干預地球上的事情，不受地球上任何變亂的影響；老在那上面射出光輝，不停地經過盈虧的循環。朔之後有朔，望之後有朔，望之後有朔，望之後有朔，望之後有朔。九年，對月亮只是一瞬間而已。它在天空裏動着，亮着，已經有好幾萬萬年了。科學家已經量出地球的年齡等於差不多二十萬萬年。月亮若不是從地球生出來的，最多也不過和地球同時生

的。

玄武湖又名五洲公園，裏面有亞洲、歐洲、非洲、美洲、澳洲。假使世界真是這麼小的話，那就好辦了：聯合國機構一定可以組織成功的，柏拉圖的理想共和國也可以在這公園裏頭建立起來。玄武湖上大部分都蓋着荷葉，一共差不多有兩平方公里的面積蓋着荷葉。兩平方公里等於二百萬平方公尺。平均每平方公尺有六七片荷葉，所以玄武湖上面一共有一千多萬片荷葉。假使每片荷葉是一個人，這個荷花世界也還不能算大。

進公園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在園裏處處可以聽到蟬聲和鳥聲的交響，深綠和淺綠的輝映。划船都在靠堤的部份和沒有荷葉的湖面上。茶亭有好多家。

南京到這幾天都還不够涼快，出門還可以穿單衣。過去九年極大部分的時間，作者都在沒有夏天的英倫和一年皆春的昆明，幾乎忘記了人世間有夏天這一回事。這次邊都途上才得到了一個深刻的教訓，覺悟了世界的大部分是有夏天的，熱的天氣還是人生的一種事實，非忍受不可的。六月初到了重慶，竟因交通困難而被留於那被認為全世界最熱的地方兩個多月之久。重慶也許不是世界上最熱的地方，不過也已經够熱了。四面被山圍着，中間一個山城又被兩條江夾着，風很少，在裏面的人好比在那滇南特產專為蒸雞用的汽鍋裏。有多少個前半夜是完全不敢上床的，因為床太燙了。多少個早晨一醒來便發現滿身是汗。在受罪的期間才從新認識了「乘涼」的意義，「涼快」的意義，才明白了清風的可愛，冰淇淋和冰汽水的可愛。苦使甘更甘，愁使樂更樂。夏

將去了，白天不再出汗了，不必再的扇了。今晚幾乎說得上杜牧的「天階夜色涼如水」了。一想到秋月的可愛，夏天的可怕也就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月到中秋分外明」，很多人都這樣說，而且信以為真。其實這只是一種心理作用而已。八月十五的望月和六月十五，三月十五，十二月十五的望月在亮度方面都沒有甚麼不同；中秋月別時候的望月也都一樣圓一樣大，並不比別的望月圓一點大一點。在我國秋月特別被人注意被人欣賞，那只是爲了季節的關係，六月十五和七月十五，在我國的大部分天氣都很熱，大家整日出汗揮扇，夜裏雖然涼快一點，也總不覺得很舒服，所以不會有心情欣賞望月。八月十五天氣剛剛涼爽，不出汗也不必揮扇了，所以特別感覺舒服，特別有心情來欣賞月光。冬天天氣太冷了，很少有人跑到戶外去的。春天是百花盛開的季節，注意力被花佔去了，所以常常「春花秋月」並提。到現在，中秋望月已經在我國成爲一種牢不可破的傳統。這是一個沒有害處的风俗，應當讓它繼續下去。大家吃吃月餅菓子，在月下散步談笑唱歌，多麼有意思。作者只希望大家賞月，不要只顧到藝術方面，也應該注意到科學方面。七月初七和八月十五都是提倡科學的機會，大人可以利用這種機會對孩子們講解天象的原理，引起他們對自然界一切現象的興趣和好奇心。科學和藝術常可以連繫起來；月亮的欣賞和研究便是最好的例子。

各地的中秋餅都是扁平的圓形；不過月亮並不是這種形狀。月亮幾乎是圓球形的。爲了自轉

的緣故，它和地球一樣地稍爲扁下去一點，成爲扁圓球的形狀，就是說連接兩極的直徑（自轉軸線）比赤道直徑稍爲短一點。月球的平均直徑是三千四百七十公里，差不多等於地球的平均直徑的四分之一。太陽的直徑比月亮差不多大四百倍，距離也差不多大四百倍，所以看起來太陽和月亮差不多一樣大。

不久以前，美國陸軍通信隊第一次實現了和月球通信的夢想，所用的儀器就是所謂「雷達」（Radar）。雷達是十年來科學上最重要的一種發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裏充分被利用。戰爭期間，美國花在研究雷達的錢，比花在原子彈的還要多。雷達能射出一種很短的無線電波，這些波一碰到任何東西，便被反射回來。假使有一架敵人的飛機飛得很高，或飛在雲的上頭，以致眼睛看不到它；用雷達就可以偵查出它的位置來。美軍通信隊爲要試和月亮通信，便造成了一具力量特別強大的雷達，發出的電波比普通的強幾十倍，收報機也比普通的靈敏幾十倍。結果試驗成功了，在發報之後兩秒半鐘便收到了從月面反射回來的波動。兩秒半鐘正是以預料的時間，因爲無線電波的速度就是光的速度，每秒鐘三十萬公里。月亮的軌道是橢圓形的，所以月亮的距離常常變化；最大四十四萬七千公里，最小三十五萬六千公里，平均三十八萬四千公里。月亮的軌道（白道）和地球的軌道（黃道）不在同一個平面上，而成了一個五度八分的交角；不然的話，每個月都將有一次日食和一次月食。如果日月交食每個月都發生，大家都看慣了，那麼發生的時候大概不會再有人打鑼鑼敲鼓放鞭炮吧！

最近報載美國火箭協會開會的時候，有人主張美國應當佔據月亮，才能夠控制整個地球，他說美國可以在月亮不向地球的那一半上面建立根據地，製造和貯藏火箭，然後把火箭搬到向地球那一半發射，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可以射到地球上任何部分。這些話是甚麼意思呢？

幾年來科學的進步真是一日千里。火箭炮和噴氣飛機的研究也進展得非常快。德國的第二種復仇武器（V2）就是一種威力很強的火箭。目前歐美各強國的科學家都在繼續研究這種東西。大家都認為不久就可以造出一種火箭射到月亮上面去。我們幾乎老看到月亮的同一面，月亮上面的黑影在月面上所佔的位置幾乎不變。這表示月亮自轉的速度和公轉的速度相等，都是二十七天多。不過爲了幾種幾何的和物理的原因，我們所看到的並不完全是同一面。對地球上的觀測者而言，月面也在移動着，這種移動名叫「天平動」（Libration）。月面的百分之四十一我們永遠看得見，百分之四十一我們永遠看不見，百分之十八我們有時候看得見，有時候看不見。美國火箭協會的人便是打算在那永遠看不見的部分上面建立根據地，以避免從地上任何角落發射上去的轟擊。今晚在各地賞月的人，有誰想到那被人欣賞的天體過幾年也許變成爲美國或蘇聯或英國或中國的屬地！再來一次世界大戰的話，恐怕大家連抬頭看月亮都不敢了！

最近秋分（九月二十三日）的望月名叫「橙月」（Harvest moon）。今年的中秋月（九月十日）就是橙月。月亮繞地球運行，所以每天晚上在東方之間向東移動十二度三十六分。平均起來

，每夜月亮東升的時間應當比前一夜遲五十分半鐘。在北半球九月間，白晝和地不成了最小的角度。因此，月亮向東的移動不使它離開地平很遠，每夜月出的時間也就不比前一夜遲多少。這種現象越北越顯著。

月面上黑一點的部分就是平一點的部分，亮一點的是不平的部分。平原好比一面鏡子，依照光學定律把光線射到同一個方向去，入射角等於出射角。月光是反射的日光。月面上平一點的部分把日光反射到同一個方向去，那個方向當不是向地球來的方向，所以平的部分才黑暗一點。不平的部分把日光散射到各方向去，所以顯成亮一點。

月亮是地球的衛星，地球的附屬品。太陽系裏一共有二十八個衛星，分配給幾個大一點的行星。最大的行星是木星，它有十一個衛星；第二大的是土星，它有九個衛星。天王星有四個衛星，海王星一個，火星兩個，地球一個。

清秀柔和的月光不曉得使多少詩人文學家音樂家得到靈感而作出千古不朽的詩詞散文樂曲。李白、杜甫、蘇東坡、陸放翁、李後主都曾曾經被月光打動了心絃，而激起文思。李白所作的詩，一半以上提到了月亮。月亮是他獨酌時候的伴侶，是他旅行時候的伴侶。他竟「欲上青天攬明月」。最後，據說他是「抱月而亡」。杜甫在月下想起了弟弟和妻兒。在月下，薛平貴想起了王寶川，唐明皇想起了楊貴妃，李後主想起不堪回首的往事，想起失去的大好江山。蘇東坡在一個中秋夜裏大醉後所作的水調歌頭是很多人所會背的：「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

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深影，何似在人間。……」廣寒宮果然很冷嗎？天文家告訴我們，月亮上面的一天幾乎等於地上一個月，因爲月亮自轉周期等於二十七天多。因此，月球上晝夜各有兩星期之長。月亮上面沒有空氣也沒有水。沒有空氣和水來調節氣候，白天和晚上又都那麼長，所以月亮上面中午熱到非常熱，半夜冷到非常冷。中午溫度高到攝氏度一百三十五度（地上最熱只差不多五十度）；半夜却冷到冰點下一百十七度（地上最冷只冰點下六十度）。人們如跑到月球上面去，深夜裏真要感覺「高處不勝寒」了。

在西方，月光也打動過波斯十一世紀的詩人阿瑪（Omar Kayyam），意大利的但丁，英國的莎士比亞、雪萊，德國的悲多芬那些天才的心絃。對於科學家，月亮又是一個衛星，一塊大石頭，一個無水無空氣的死世界；對於文學家，它却是銀蟾，是玉兔，是「永恒的珍珠」（但丁）。對於科學家，月光只是反射的日光，是電磁輻射，是以太的振動；對於文學家，它却是金波，是桂華，是一首安靜優美的朔傘大。對於科學家，月面上只有「黃形山」，無水的「海」（mare，指平原），細長的「月谷」（rim）；對於文學家，月面上有廣寒宮，有嫦娥仙子。英國當代的史學權威 Havelock 主張歷史和文學應當打成一片，史學家應當把歷史當做文學寫出來（Literary history）。科學有時候也可以當做文學寫出來。這也是引起讀者對科學發生興趣的一種方法。



張垣之戰

本刊特約記者

陳誠總長表示

如用軍事·三五月內可以告一段落 任何一條鐵路·兩星期內可以打通

(本刊特約張垣通信)去滬懷來

，又到了張家口。像是滿身創傷的人，越走心頭越覺得沉重。我本來不想對這種內戰再寫什麼，但是當我讀罷下面一段故事，使我的創口內不自禁地又流出血來。

據說有一位苦修的和尙，立下了宏願，要寫一部新的金剛經以求達到幸福的世界。經過了不少日子，他完成了志願，一部金剛經寫成了。字體的端正秀麗，自不必說，而且是鮮豔奪目的金紅色，似珠非珠，隱約着還

有一層光彩，不知這是用什麼顏色所寫。這位和尙在寫經期間，面容慘淡，日漸羸弱，完成了這部寫經後不多時候，便圓寂了。

直到這和尙死後，有人才發現他的脊下有一處傷口，到死也沒有復原，原來他是每天從脊下抽出一杯血來，完成他的正果。這位和尙僅僅失血還不至死，他爲了這血，不像平常人的血，過一兩天便變成褐色失掉了光彩，於是便經常淡食，使血肉不含唾質，以求永久鮮紅而不變顏色。這位宗教徒

爲了苦行貢獻出他的生命。

這個傳說中的和尙的金剛經是用血來寫成的；不能不使人聯想到中國的歷史也是用血寫成的。中國的內戰振振有辭，但內戰將完成經濟總崩潰。特別是我走的這一路上的血跡，抗戰之前的血跡未乾，便又蒙上了抗戰的血跡；抗戰的血跡未乾，便又蒙上了內戰的血跡。從落後的戰鬥到最新式的戰鬥，其結果是一樣的，便是像這和尙似的，血的歷史寫成了，但最終却毀滅了自己。

中國今天却走上了這樣的一個局面：內戰十八年不夠，到抗戰勝利以後，還要繼續研下去。用任何理由也不能解釋這種愚笨。陳誠總長已然在公開表示，「周恩來先生所謂再作二十年的戰爭，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日本人也是在這麼想，二十年之後再回來。但我們却這樣想，如果真要用二十年，中國却非亡國不可。」

陳誠總長於是便用斬釘斷鐵的聲音道：「我們當然歡迎用政治解決，如果萬一非用軍事不可，則三個月到五個月

可以告一段落。任何一條鐵路，我們用兩個星期可以打通。計算一下，平綏東段，從九月二十九日的總攻令到十四日的會師，也不過兩週左右。懷來這個經過苦戰才爲國軍所進駐的城，已然失掉了大部的房屋，美國的槍彈炮彈，在這裏比了一次武，結果是由凌空而降的外國炸彈解決了問題。屏障懷來的泰山崩，這是共軍防禦工事最堅固的地方，實際上却應用着日本軍遺留下來的電線網。共軍爲了堅守這個高地

，曾經運來抽水機，以便供應飲水，但管子沒有接好，而戰事已爆發了。到如今，那道士廟所留下的，到處都是掩蔽壕和交通道，泥菩薩被破片炸得遍體鱗傷，仍然悲莊的坐在那裏。我滿心想在那裏找一位道士，問他是不是也在寫一本道德經？一切都光了，看到這一幕破壞的只有那幾個偶像，然而他却是不會說話的。

在這次的戰爭中，說話最多的到是要屬傅作義將軍了，他雖然痛心，但批評他的對手也很具體：

傅作義論共軍

張垣之失爲共黨軍事政治雙重失敗 人心厭亂望治·翻身政策不受歡迎

「這次共軍的失敗，只要有智

慧的人便能預先估計到，他的失敗

不只是軍事的失敗，而且是政治的失

敗，尤其是對於工人的職業沒有解決，共產黨失掉了他的基礎。
「人心要治不要亂，中共的戰亂政策，算帳翻身，

使人民陷於無止境的饑餓和死亡中，所以人們不要他們。就如這次作戰，緩軍自緩到察千餘里，行軍一直到張北，共產黨絲毫不

知道，老百姓也不向他們報告。中共常宣傳「城市是國民黨的，人民是我們的。」現在證明，人民也不是他們的。」

戰後之張家口

老百姓持旗歡迎勝利軍，表情漠然地雷不敵飛機，優武器戰勝劣武器

毀滅了的張家口，老百姓在新築的大花牌樓下，老百姓舉着歡迎國軍的小旗子在等候陳總長，每個人的表情漠然，似無動於衷。在僻巷內，老太太依然抱着小孩曬太陽，小媳婦在代替牲口推着磨，小夥子已然不知道到那裏去了。老太太穿着一身的土布，對陌生人看了又看才答覆道「我們

是順從的百姓，八路不理會我們？」問起她逃難的情形「本來好好過日子，九月十五（陰曆）的晚上，聽見了炮聲，我們嚇得什麼似的，這一個胡同的人都帶了東西逃進山去，在山裏待了一天，聽不見炮聲就回來了，她不再說下去，只對着陌生人笑了一笑。問她知不知道八路到那裏去？

「我們不知道，年青人被他們帶走了不少，我們還聽到城裏響了一大陣地雷。」一羣小學生這時圍上來，今天已經上課，問他新來的先生好不好，只說好，便一哄而散。張家口是個工人的碼頭，但目前工人正被僱用來清除全城的障礙物，每人每天發法幣一千至一千五百元。張家口為國軍

進駐有一個事實最為顯明，就是惟武器論者有了實證。要據有一個大城市，要據有一個大目標，逼山遍野的地雷陣也不能對抗制空權。張家口，今天也成為新武器的展

覽會。雖然，從國軍到共軍都坦然承認武器不能解決一切，可是恰與劣幣驅良幣的例子反相，優勢的武器一定可以驅逐劣勢的武器的。只有在廣大的鄉村中才能演習

捉迷藏，才能從事非洲森林捉鳥鴉。國軍之所短就是共軍之所長，平漢線從九月三十日起，一夜之間破壞鐵路二百里，就是這次戰爭中間的另一面

戰爭·破壞·修復

搶修工程浩繁，修舊路比造新路難，工程師的命運一如無定河邊的枯骨

我覺得不能不指出這一點。張垣的佔領是政治性的，而平綏與平漢兩路的徹底被破壞却是經濟性的。為了國軍佔領了張家口，於是平綏與平漢乃遭遇了空前的破壞，連北甯路也自十四日起後未通過車。特別是平漢路，共軍公署謂控制鐵路三百里，解放

縣城四座，車站十處，攻克據點彌望二百餘個，使中央社公布平漢北段三個月內未能修復，這消息可能是真的。在平綏路，東西兩段都當真動員起來，為了復路而努力，他們要在最短期內修復，把津浦路準備修滄州德州段一百二十多公

里的路軌材料先借來使用。一些東段的職工在青龍橋邊苦笑著對我說道：「現在要用的着我們了，大概一時不會裁員了吧。」在八達嶺的高地我看到地雷戰的結果，把交通線炸得成爲蟹餅窩，梭魚似的補給汽車正以峭壁點水的姿態，車頭衝着尾巴似的前進

汽車也許在最近可以直達張垣，火車目前可以通到宣化。中間這一段山地，未來仍然是多事之秋吧。
一位工程師向我閒談，他認為一條舊路比創造一條新路更麻煩。他指出今年鐵道復員費是九百餘億元，若按今天的物價來說，九百億元可修三條，三百億元能否修通一條路，也還成爲問題，八條路到何時打通，打通了又怎樣恢復，恢復了是不是再遭遇破壞，破壞了之後是不是再修。若是不這樣破壞，一年之後我們新起八條鐵路，這又是一個什麼局面，我們工程師又是何等揚眉吐氣？在這種萬山叢中的工程師和無定河邊的枯骨一樣，隨時都可能成爲被人忘掉的犧牲者。

歷史·理想·教訓

這是一次社會的思想的歷史的戰爭 在塞外高原南望中原烽火感慨萬端

由於這位工程師的深長嘆息，引起了我心內的更大愁苦。我們不是沒有出息的民族，何必非要用內戰造成經濟上的絕崩潰，理想不能離開現實，像那位老和尚似的，爲了那錫金剛經嗎？我們的政黨也要毀滅了自己而去追求金剛經嗎？我翻開華北日偽時代的賬本，八年來，他們以三百億元偽幣創造了五十二個基本工廠單位，到今天依物價指數來計算可達三十萬億元（我們今年的國庫收入最多也不過二萬億元）。將

這個三百億元的果積的輝煌成就和我們今天復工一條鐵路三百億元的悲慘愁苦，什麼樣的種子會得到什麼樣的果實，這個對比，太深刻了，太強烈了。

一次比武，過後歇一歇，再準備第二次。我們說慣了復員就是復原。但事實上，今天和昨天已然不同了，何況是去年與今年，共產黨不能把今天的國民黨比作日本，國民黨有蔣委員長長的威望，有正統的歷史，他是在自己的境內動亂，一切理直氣壯，決

非當年偷偷摸摸以大東亞新秩序作號召的日本所能望其項背。再加上美國四十個師的新裝備，立體的空中補給與轟炸，以及傳統封建勢力在爲了自己的存在而奮鬥。傅作義將軍這廬說，彭學沛部長這廬說，連陳誠總長也這麼說，「共產黨是一定失敗了，我沒有聽到說他好的人。」儘管如此，他仍然存在下去，江西時候的「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到今天已然沒有人提了，似乎二十幾年來的問題在三五個月一定會有結果

似的，還有他客觀的原因，就是如上面所指出的。

統治者進步了，被統治者也進步了，國軍與過去不同了，共軍也與過去不同了，從溫和的減租減息的土地改善者，到今年夏天已然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共產黨把階級鬥爭的溝掘得更深更廣，讓人世間的血仇越來越深。閻錫山氏今年春天對共產黨有幾句復鏗刻的論斷，「我們不是他們，我們以爲是的，他們以爲非是」；「是非不同，利害不同，立場不同，人格不同」不能要求立場不同的人守信義，我們以爲蘇聯不守信義而蘇聯却正以此爲革命，妥協便爲罪人

從朱紹良到谷正倫

朱氏主張：在安定中求進步 谷氏主張：從進步中求安定

本刊特約記者

甘肅歷任主席之在任最久者。論其政績，假如不是求全實備的話，應該說是建樹頗多。經濟學家認爲

「中國共產黨得妥協嗎？我不相信，我們不能叫人革命了。」自然閣先生也承認自己是革命的對象。農民一旦翻了身，那破壞性是可驚的，今天亦有人重以

李自成張獻忠與朱毛相提並論了。在塞外高原，想起北方騷亂的現況，不能不感慨萬端。這次戰爭不是一個簡單的戰爭，而是社會的思想的歷史的戰爭，越打越有深仇，到最後不依犧牲了自己，而且連那苦修僧的一本金剛經也會打光了。佛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今天，誰能勸人放下屠刀，誰又肯先放下屠刀？

（本刊特約蘭州通信）本月十六日，國防最高委員會臨時會議，議決甘肅省主席谷正倫氏調長糧食部，遺缺由參謀次長郭奇驎氏繼任。谷氏已準備交代，俟郭氏來接後即飛京履新。谷氏自抗戰方興的二十九年主甘以來，六易寒暑，爲



▲谷正倫素描

「在必有的生活條件無對法的社會，是最難處理的社會。」十餘年前甘肅人民所遭的悲運，正是民不聊生。由於甘肅政治過去曾為軍閥官僚所把持，處積習相沿之後，承襲亂政之餘，民窮財盡，在時會及地理上又獨具特殊性，所以經營成敗的關鍵，端賴於正確的政治作風。二十三年朱紹良將軍以綏靖主任兼主甘政時，中央正集中全力於東南的建設，西北地處邊陲，人力物力俱感缺乏，中央饑長莫及，更不遑西顧，朱氏綜縮軍政大權，首次來甘；他認為政治的推行，非可旦暮之間一躍而進，必須顧及環境，排除障礙，然

後接既定的步驟，循一貫的方針，逐步進展，才能收得實效；甘省物力凋敝，人材缺乏，倘若兩顧更張，貿然改革，民力不足以負擔，反而受困；他怕「善政擾民」，所以蒞甘之始，便揭曉了「勤廉、公正、愛人、節約」八個字，為治事的準繩。他主張財政力求公開，雖於可能範圍內積極從事各項事業的發展，但處處為人民設想，絕不因此而加重民衆的負擔，要使民力有培養孳息的機會；他當時的四大要政是「清丈土地、辦理警衛、修築道路、清查戶口」，都是最基礎的工作。正求逐步擴展時，張學良保舉于學忠氏來接替

朱氏，於是這「酬庸式」的甘肅省政，移交給于氏。這二十五年「雙十二」事變，甘省復遭一度的混亂，兩年奠定的政治基礎，幾致前功盡棄。中間經過賀耀組氏的過渡期，從二十七年起，朱氏又以第八戰區司令長官兼任甘省主席及省黨部主委，捲土重來。那時抗戰方興，西北成了國際要道，敵軍對西北正採取攻勢，日本發言人曾說「第四期的戰鬥目標是蘭州」，五原臨河一度失守，敵軍進逼涼夏邊口，其險惡可以想見，朱氏確定了「軍事中心，節約第一」的施政方針，舉凡政治，軍事，黨務的種種措施，都在動員西北的一

切力量來保衛西北，談到建設西北來充實建國基礎，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朱氏的「在極度混亂中，與各方肆應周旋」便是他「在安定中求進步」的最好注腳。以迄二十九年年底朱氏第二次交出省政為止，軍、政、黨調協了齊一的步驟，給甘肅省飲打下了相當的根基；朱氏除了運籌帷幄外，在培養民力與使用民力上，都有適可的表現，特別是融洽西北各種族的情感，促成了空前的大團結；使馬步青氏退出河西走廊，使馬步芳及馬鴻逵諸氏服膺中央，以及後來說服了盛世才，他都有着不可泯滅的功績。

二十九年年底，中央任命谷正倫氏接主甘政，實行軍政分清。谷氏於十二月六日到職，唱出與朱相反的口號，要在「進步中求安定」。谷氏在次年（三十年）甘肅臨參會第三屆大會的施政總報告時曾說：「因為時代的前進，抗戰的需要，民國三十年的

甘肅，當然不能和二十年或五十年前甘肅相比，如果為博取「減輕人民負擔」的美名，強迫甘肅停止前進，甚至強迫甘肅倒退二十年或五十年，這是不合理的。」便是針對着朱氏而發。之後朱氏退隱在他的八戰區司令長官部裏，一度表示消極，除了迎送

中央大員之外，不輕易在公共場合裏出現；甚至朱谷兩人避免出席同一的集會。後來朱氏在代理新陝省主席時，曾對人說過：「我還是那一套，治理邊疆，安定中求進步。我知道大家早已覺得我這種論調太落伍，但須知目前中國還脫不了是個過渡時代，尤



二十八年秋前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將軍（右），代表中央赴青海主持察海會盟後，與青海省主席步芳（左）合影。

其是在邊疆。過渡時代得用過渡辦法，我承認我是個時代落伍的人，然而我深信在這過渡時代，還少不了我這種時代落伍的人；若干年後，時代真有進步，我這種人自然會被時代淘汰。『當下有着自負的慨嘆。』

谷氏在他就職之始，宣佈過渡政策三原則：第一，團結精神，安定地方；集中力量，進謀開拓。第二，因抗戰推進建設，以建設充實力量。第三，借助中央，開發地方富源；培養地方，提供抗戰需要。那時政風極壞，貪污盛行，一般奸商弄民，又亟亟於囤積商品，操縱物價；谷氏首先調查人事，更動了大批

的縣長，對吏治，使政都極力加以改革，倡導樹立良好的政治風氣。他說：『嚴懲貪污，並非以此樹威，實欲懲一儆百，此種惡習不加剪除，則甘肅省政府永無改進之希望。』又說：『如囤積居奇之行為，如紛歧錯雜之思想，亦應一掃而空。』

在這幾年來，甘肅物價管制之成績甲於全國，地方治安之得以無虞，全在谷氏之嫉惡若仇，不稍寬假。抗戰勝利一年後，谷氏忽而倦物，一再向中央請辭，中央於兩度慰留之後，已予照准，回顧他六年來主甘的政績，最有成效的還是經濟建設；他主張開發西北，交通第一；繁榮甘

肅，水利第一。策劃與各方面合作，來培養森林，保持水土，興辦水利，修建渠道，擴大農貸，推行合作，協修鐵路，擴展公路

，發展畜牧等等，都已略具規模，本年公佈的『甘肅五年建設工作綱領』，包括着經濟，文化，政治，心理四

，可以說是真正建設新甘肅的開端。衡諸目前，甘肅在西北的地位，仍極重要，而甘肅的地方凋敝，環境複雜，建設頭緒，

尤覺紛紜；據觀自朱氏到谷氏的十餘年來，政治經濟已漸納入正軌，而後的治甘，就態度言，只求耕耘，不問收穫；就時間言

，不計且夕的功效，免取巧實遲之弊，應懲前毖後，數往知來，以爭永久的成功。我們願以這點微見，供獻即將接主甘政的郭奇瑞將軍。

本刊啓事

一定戶注意

凡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數，以便查辦。

二 徵求直接定戶

1. 平寄者，一次先付八千元，掛號或航空寄者，一次先付一萬元。一律八折，款盡通知續定。

2. 訂閱時，務請註明自何期定起，及寄遞方法（平寄、掛號、航空、航掛）。

三 一三三各期再版出版

本刊創刊號再版，第二期三版，第三期再版，均已印就；印數不多，補購從速。每冊售國幣五百元。

四 合訂本發售預約

本刊一至十二期，決裝為合訂本，祇售三百冊，每冊七千元，郵費外加，預約從速。

五 優待學生集體定閱

各學校同學聯合定閱十份者，另贈送一份，以示特別優待，惟以十一月底為限。



戲劇與觀衆

陳瘦竹

一 無觀衆則無戲劇

戲劇是羣衆的藝術。在戲劇藝術的創作與欣賞上，羣衆實爲一最重要的因素。詩人小說家畫家雕刻家，幾乎可以全憑創作慾的衝動而創作，不必時刻將讀者或看者放在心上，縱使想到讀者或看者，其讀者與看者亦以個人爲單位，並無所謂羣衆。因爲許多人同時讀一首詩看一幅畫，實與一個人獨自讀一首詩看一幅畫無異；那許多人在彼此之間並無團結性與感染性，故無集體性，本身並不能成爲一個單位，只是多數的個人而已。但戲劇則不然。一部劇本，不僅需要一羣演員來演，而且必須要有一羣觀衆來看。所以劇作家在創作時，較詩人畫家更富於客觀性，他必須時刻將觀衆放在心上，處處爲觀衆着想，決不可單憑創作慾的衝動而創作。戲劇觀衆雖然來自四方，包括貧富貴賤，男女老幼，但是抱着同一目的，故成爲一整體。法國羣衆心理學家勒朋(G. Le Bon)告訴我們，當一個人參加羣衆而成爲羣衆中的一份子時，其平素的個性頓時消失，而隨着其他份子，形成一種異乎個性的集體性格，故個人心理與羣衆心理，實在迥然有別。羣衆富於團結性與感染性，其理智的成分每被感情的成分所壓倒。假如你是一個很理智的人，平時獨自讀劇本，遇到滑稽處未必會笑，遇到悲慘處未必會哭

；但是你若置身劇場，在羣衆心理鼓動之下，你就會隨着大家捧腹大笑或是流涕痛哭。戲劇觀衆自成一體。這種集體的自我，與讀小說看雕刻的個別的自我，大不相同，而戲劇與其他藝術的區別，亦以此而定。戲劇上的各種技巧，無不以吸引觀衆爲依歸；劇情必須凝鍊集中，性格貴乎顯者深刻，要重複，要強調，要有進展有埋伏，不用敘述而以動作表現，不重說理而重訴諸情感，諸如此類，無非是要適應觀衆而已。

戲劇非僅文學作品，決不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爲滿足；戲劇如不在劇場中演出，則其工作殆屬尚未完成。劇場中的各種條件，實以觀衆最爲重要。譬如舞台，固屬必不可少，但歐洲中世紀便有流浪演員在王公貴人筵席之前演戲的事，而法國的喜劇亦常在客廳裏演出。至於燈光，可由日光代替，如希臘劇與依利薩伯時代劇場之所爲。在古希臘及依利薩伯時代，演劇時幾乎不用佈景，而莎士比亞劇中頗多關於風景的描寫，便是舞台上不用佈景的明證。至於絢爛華麗的服裝，亦非演劇的重要條件，因爲十七世紀法國草台戲班憑着寒貧的行頭，到處演出乃意與莫利哀的戲劇，亦頗得觀衆好評。至於觀衆，實屬決不可少。法國劇評家薩西(Francois Barre)在其名著『劇場原理』(Essai d'une esthetique de

theatral)中，重宣申明觀衆在戲劇藝術中所佔的重要地位，認爲「戲劇而無觀衆，實屬不可思議」，並且說出「無觀衆則無戲劇」一句名言。

二 戲劇之感衰繫乎民族

英國戲劇家勞佛(Harold Clowes)在其『戲劇與人類』(Drama and Mankind)一書中，曾仿林肯總統「民有民治民享」的誓詞，將「戲劇之目的」一語係民有民治民享之表現。「觀劇較諸其他藝術，實與民衆更有密切關係。戲劇必須在觀衆之前演出，而演出勢必牽涉到經濟問題。詩人作詩，畫家作畫，假如無人欣賞，至多嘆一聲知音難遇；然戲劇若不被觀衆所欣賞，則問題更爲嚴重，因在經濟上將遭受到極大打擊。戲劇全靠觀衆維持，否則無從發展。故在某種意義上說，戲劇藝術家是被動的，最不藝術的，他雖有偉大的理想，深刻的見解，但他不得不相宜遷就觀衆，甚至迎合觀衆。觀衆花錢看戲，正如法國巧漢劇(Piece bien faite)大師史克利伯(Etienne Scribe)所說：『非爲聽教訓，受規勸，而爲賞心悅目，消遣娛樂。』自易卜生以來，一般戲劇家均極注意社會問題，宛如醫生一般，診斷社會疾症，甚至處方用藥，一般花錢看戲的觀衆，大都不願被人指出病症，除非頭腦清晰，嚴肅誠懇的人，方不諱病忌醫。從理論上說，戲劇家以教育觀衆爲務，有好戲劇家便有好觀衆，但在事實上，恰好相反，戲劇家必須仰仗觀衆，故必先有好觀衆然後才有好戲劇家。

戲劇是力的表現，其中總包含着有形或無形的，外表或內心的鬥爭。鬥爭愈激烈，戲劇亦愈壯觀。故凡某一民族的生命力愈強盛，則其戲劇亦愈偉大。近代法國劇評家布爾納丹(Frederic Brunetiere)在其『戲劇定律』(La Loi du Theatre)中曾說：『每途國勢強盛，偉大的民族意志力量發有爲之時，戲劇藝術方始登臺造極，而傑作亦

始得以產生。」

我們接諸歐洲戲劇的發展，可以得一明證。希臘戲劇的黃金時代，正是希臘戰勝波斯之時。愛斯基羅斯曾經帶兵出征，據傳索福克勒斯曾於薩克雷斯勝利慶祝大會中唱讚讚誦，而荷里匹德斯適於是年誕生。西班牙文學戲劇的全盛時期，正是西班牙執歐洲牛耳之時，偉大作家如塞萬提斯、洛普·德·維迦與卡爾德那等，乃應運而生。又如英國依利薩伯女王時代，擊潰西班牙無敵艦隊 (Armada) 之後，國勢大振，戲劇藝術遂開奇葩，英國隨莎士比亞而不朽。

更進一步言之，悲劇或喜劇之盛衰，亦與民族之盛衰有關。悲劇喜劇，本非截然兩物，乃是兩種人生態度的表現；悲劇基於人類的嚴肅性，喜劇出於人類的遊戲性。悲劇表現人與神，人與環境或人與自身的鬥爭，肯定人生，信仰自由意志，不怕艱難不怕苦，甚至不怕死，到頭來雖然不得不屈服，但是激昂慷慨，有悲壯美，雖敗猶榮。喜劇表現妥協，務求得過且過，隨遇而安，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悲劇具有奮發鼓舞的力量，而喜劇僅有舒散解悶的功用；故就藝術的價值而言，悲劇實高於喜劇。

大凡優秀強盛，奮發有為的民族，必然抱着嚴肅態度，遇事認真，毫不放鬆，有自信，有理想，勇往直前，百折不回。這種蓬勃的充沛的生命力，最富於悲劇精神。故某一民族，當其全盛時期，悲劇必較發達。譬如希臘四大戲劇家，除亞里士多芬外，其餘三人都是悲劇家。至於莎士比亞，雖在悲劇與喜劇方面均有偉大成就，但膾炙人口者，大都是「哈姆雷特」，「馬克白」，「奧賽羅」與「柔蜜歐與幽麗葉」等悲劇。

英國劇作家歐文 (Saint John Ervine) 在其「組成的劇場」(The Organized Theatre) 一書中，曾這樣說道：「凡一民族，無論在物質上或精神上，當其最強盛之時，其人民大都愛好悲劇。凡一民族，無論在物質上或精神上，當其最衰

弱之時，其人民不愛悲劇，而只喜歡滑稽動，排場戲以及雜耍一類輕鬆娛樂。」歐文此言，實在極有見地。蓋一個民族，猶之個人，當其生命力減退之時，不敢有所作為，缺乏自信，因此遇事畏縮，明知行將就木，便樂得今朝有酒今朝醉，痛快享受一番，在聲色犬馬之中討生活求刺激，以消磨其殘餘的生命。衰弱的民族或個人，精力已竭，血氣全枯，風燭殘年，對着雄偉壯烈的悲劇，自然只好望而却步。中國史上，肉林酒池以及霓裳歌舞一類故事，足為明證。

三 今日中國觀眾與今日

中國戲劇

我們中華民族，曾經是一個優秀的民族，在文學藝術方面，曾有光輝燦爛的成就。但近百年來，中華民族的生命力，似乎日漸衰弱，幾有枯竭之虞。這次戰爭，幸而沒有被人滅亡，出乎意外得到勝利，其實雖勝猶敗；中華民族的新生與復興，似乎距離尚遠，尚須國人努力。我國文化水準本極低落，經過這次長期戰爭更是一落千丈。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甚至文化教育方面，都是漆黑一團，紊亂不堪，貪官污吏營私舞弊，平民百姓輾轉溝壑；曙光在何處，我們實在看不出來。整個民族立足於卵之上，人民那裏還能安身？

戲劇在抗戰時期，確有甚大貢獻，因此戲劇運動，得以普遍展開。抗戰初年，演劇活動純係愛國表示，故無論其成就如何，尚不失為一有價值的活動。其後隨着物價高漲，生活不安，演劇活動逐漸帶有商業性質，最後竟全被金錢勢力所支配。於是戲劇商人活躍市上，營業上的成功遂代替藝術上的成功。一方面，從事戲劇的人，生活本身毫無保障，不得不向金錢屈膝；另一方面，每次演出，費用浩大，政府既不補助，只好請商人來投資，既係投資，自非有利可圖不可。同時，觀眾的素質亦復大變。在抗戰期間，一般知識份子，因為守本分購氣節，生活困苦，幾至食不

衣不暖；而一般投機份子，却因囤積居奇，發國難財，成日花天酒地，在社會上成爲一種特殊階級。結果，一般真能欣賞藝術的人，沒有錢去買戲票，而劇場中的大主顧，却多半是毫無藝術趣味的商人店員之類。近幾年來，即以戰時首都重慶而論，演劇的成敗，幾乎完全操縱在商人店員之手。因為他們有錢，你若不願意演出賠本，你就得迎合他們的低級趣味，博得他們的歡心。一般從事戲劇的人，自劇作家導演以至演員，只好跟在觀眾屁股後面轉，講究排場，多加排頭，無理想，無遠見，庸俗，平凡，不能給人啓發，只能給人娛樂，戲劇藝術既然完全成爲商品，尚有何藝術價值可言。

勝利之後，大家認爲敵人不再來轟炸，不再來統治，不管國勢如何危急，人民如何困苦，各大都市居然歌舞昇平，儼然像個戰勝強國。人人貪享受，人人要舒服，儼然像個戰勝強國。人官做的想升官，沒有錢的想發財，有錢的還是要發財。八年抗戰，並沒有積極的使國人更堅強更奮發，反而消極的使國人更自私更奸詐。我們不敢面對現實，只知道逃避現實。人人走斜門，人人抄捷徑。我們只知道享受歐美物質文明的成果，而不知吸收歐美的精神文明的精華；只知道追求現實的肉慾的滿足，而不知道追求高遠的心靈的樂趣。

勝利後物價更高漲，生活更艱難，演出費用更龐大，戲劇生意更難做。較有社會意識與藝術價值的戲劇，幾乎無人過問；至於那些無聊的低級娛樂，反而人山人海，百看不厭。觀眾不關心現實問題，戲劇家亦不關心現實問題，戲劇便與現實生活脫離關係，亦無從發揮其偉大力量。一方面，今日我國脫離關係，繫於兩個條件：一、希望國家從軍事上走上正軌，安定人民的生活；二、希望國家從文化上走上正軌，安定人民的物質生活。好戲，高天，化，水，後，才，有，好，戲，劇，的，生，活，所，以，尚，少，偉，大，成，就。

尾頁



憤世之作

大公報... 憤世之作... 憤世之作... 憤世之作...

負生偶記

(七)

二十八年六月由歐歸來... 負生偶記... 負生偶記... 負生偶記...

是有一以那說... 憤世之作... 憤世之作... 憤世之作...

理心的武蹟... 武蹟... 武蹟... 武蹟...

胡馬

談片

胡馬... 談片... 胡馬... 談片... 胡馬... 談片...

西江月

任鴻雋

西江月... 任鴻雋... 西江月... 任鴻雋...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尾頁微稿

尾頁微稿... 尾頁微稿... 尾頁微稿...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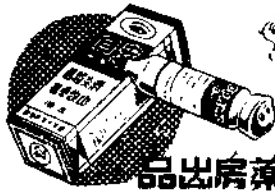
全國大中學圖書館公鑒

本刊由國內第一流學者教授六十餘人經常執筆，態度嚴肅，論見公正，內容充實，水準優高；為目前中國第一個權威刊物。按期出版，從不脫期。創刊以來，全國好評。國內各大中學圖書館以及各公私立圖書館，尤宜長期訂購，供衆閱覽，並爲保存。如承惠訂，無任歡迎。一次先付一萬元，常按定價八折優待；款盡通知續定。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款寄上海粘嶺路三十四號本社。

安目眼藥水

久服眼藥水

主治
 暴赤起星
 風火腫痛
 翳障滿目
 迎風流淚
 畏光羞明
 粘睛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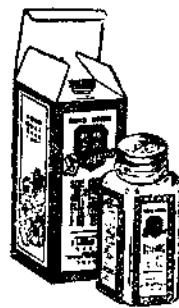


上海華美大藥房出品

醫藥界一致公認唯一能大補劑

賜爾福 延年益壽粉

本劑功能滋養神經，華生新血，振奮精神，增強體力。凡童年發育不良，中年操勞過度，老年精力衰耗，及一般貧虛弱者，服之均獲良效，而於貧血腦衰精虛腎弱諸般虛損症候，尤爲適合。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大光明內衣公司

出品種類
 襯衫 童裝 球衫 學生裝 青年裝
 襯褲 工裝 球褲 中山裝 少年裝

總店：金陵東路四一四號 電話八二九六七
 一支店：北京西路四七一號成都路西
 二支店：四川北路六八七號虬江路北
 製造廠：南市老北門晏海弄廿四至廿六號

觀 察

·元百六售份每·

日九月一十年五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期一十第



卷一第

專論

我們對於美國的感覺

儲安平

中國政治上的四種矛盾

莊智煥

中國語言之結構及其表

達思想之方式

高名凱

特稿連載

聖教與異端(中)

蕭公權

生活與文化

客座記言

陳衡哲

今日之瀋陽

(瀋陽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北平之徵兵戲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亦是邊區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西洋詩之音樂性

張道真

尾 湘西社會·負生偶記·
三輪車與人力車

·撰稿人·

蕭公權	戴文鏞	錢清	錢清	錢清	錢清	劉大杰	葉超	趙超	曾昭掄	楊人楩	傅斯年	馮友蘭	胡先	黃正	張德	張德	張德	張德	陳維	陳維	陳維	許德	馬寅	徐白	宗白	沙學	李學	吳澤	吳澤	伍世	王迅	王迅	王迅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顧頡

·撰稿人·

醫藥界一致認惟一全大補劑

賜爾福 延年益壽粉

本劑功能滋養神經，孳生新血，振奮精神，增強體力，凡童年發育不良，中年操勞過度，老年精力衰耗，及一般體質虛弱者，服之均獲良效，而於貧血腦衰精虛腎弱諸般虛損症候，尤為適合。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第一流 帽子製銷 之權威

上海帽店

製帽無限公司

總店：金陵東路新橋
支店：南京路日昇樓
電話：(支)90201 (總)82336

出品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四君子 嗶嘰

四君子 花布

四君子 士林

四君子 直貢

四君子 色丁

大光明內衣公司

出品 襪衫 童裝 球衫 學生裝 青年裝
種類 襯褲 工裝 球褲 中山裝 少年裝

總店：金陵東路四一四號 電話八二九六七

一支店：北京西路四七一號成都路西

二支店：四川北路六八七號虬江路北

製造廠：南市老北門晏海弄廿四至廿六號

北即是爲了這個目的。」
在同一聲明上，又說：

「美國已經爲了恢復因日本侵略東北而首被破壞的和平，被迫付出巨大代價。除非在中國的日本勢力完全消除，除非中國取得一個統一、民主、與和平的國家地位，則太平洋的和平即使不被破壞，也將遭到危險。這是美國暫時保持在華海陸軍力的目的。」

我們根據右引美軍駐華的理由，陳述左列意見：

1. 在理論上說，世界和平不可分。美國犧牲了多少生命，耗費了多少物資，其目的在求世界的和平。凡足以威脅或破壞世界和平者，美國有發言的權利和義務。這個理論，我們不欲否認之。在戰時，中國和美國同爲盟國，並肩抗敵，這是事實。這個事實，我們承認之。基于上述理由，我們承認美國有在中國境內使用武力以協助中國國民政府使日軍繳械和撤退的權利和義務。

2. 美軍駐華的理由，既爲協助中國國民政府在中國境內使日軍繳械和撤退，則我們認爲，此項使中國境內日軍繳械和撤退的工作，顯然應以中國國民政府爲主體，美軍處于協助的地位；尤其蓋，中美雙方平肩協力共同合作，使日軍繳械及撤退。

3. 但是我們願意知道，在日軍繳械和撤退的工作上，中國國民政府有未充分發揮他全部的心力和能力，以盡他應盡的義務？我們同樣願意知道，日本受降已逾一年，日軍的繳械和遣散的工作，迄今有未全部完成？如已完成，是否美國即可認爲「在中國的日本勢力完全消除」，而撤退駐華美軍？如其尙未完成，何以中國國民政府不先盡其全力以從事他應負擔的日軍繳械和撤退的工作，而反以其力量從事于國內其他與日軍繳械撤退工作無關的軍事行動？

4. 假定美國容許中國國民政府不先盡其全力以從事他應負擔的日軍繳械和撤退的工作，而分用其力量從事于國內其他與日軍繳械和撤退工作無關的軍事活動，我們不得不認爲：此即足以表示美國諒解、默認、甚或鼓勵中國國民政府得先不履行其對同盟國並肩對日作戰中所應負責任，而其全部力量從事于自相殘殺的內戰。

5. 中國現在事實上已是一個全面內戰的局面。在這一內戰中，無論

美國有未在任何形式之下給予內戰中兩造之任何一造以任何直接的支助，但至少，美國有未考慮過：美軍駐華、物資轉讓、經濟貸款，以及其他行爲，在事實上，足以使今日中國內戰中兩造的任何一造在心理上得到一種傾向內戰的鼓勵？美國有未考慮過在這方面美國所負有的道德責任？

6. 假定美國認爲：即使「在中國的日本勢力完全消除」，而中國尙未「取得一個統一、民主、與和平的國家地位」，美國是否仍將「暫時保持在華海陸軍力」？統一與民主是兩件事，假定中國業已統一，而並不民主，則美國是否繼續「暫時保持在華海陸軍力」，直至美國認爲中國既統一而亦民主時爲止？

我們即使在十分心平氣和的檢討下，亦不得不說：美軍繼續駐華確是一種不合事宜的行爲。美國也許認爲，在華駐軍，可以有助於中國的和平統一。但事實上，這個假定無法成立。這幾個月來，中國的「和平」絕無任何足以令人安慰的進步，內戰的範圍和程度反而與日俱深；這足以表示美軍繼續駐華無助于中國的締造和平的工作；美軍繼續駐華這一行爲，僅僅使在中國內政上業已非常複雜混亂的局面，因此增加若干更多的意外的糾紛，同時並因此引起許多在中美國民邦交上所不必要的批評和指摘。在理論上，除了戰勝國駐軍戰敗國以外，我們亦難承認，乙國之內和平，可以以甲國之駐軍而贏致之。

三

其次論參加調解。根據上文所引同一聲明，美國參加調解中國內爭的目的，是要幫助中國建立一個「強盛、團結、民主的中國」。調解的原則則爲：

「美國認清中國現在的國民政府是一個一黨政府，並且相信，假使這個政府基礎能擴大，包括國內別的政治份子，則中國的和平、團結、與民主的改革將被推進。因此，美國強調主張國內各主要政治份子的代表的全國性會議協議辦法，給這些份子在國民政府中一種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權。」

這一段文字在政治方面的主要意思，就是希望修改二十年來中國一黨專政的政治，使之從一黨專政的國家變成一個民主的國家。該聲明最後

並說：

「中國如照上述路線走向和平與團結的時候，美國準備以各種合理方法援助國民政府，重建國家，改善農工業經濟，建立軍隊組織，足以爲維持和平與秩序而盡其國防上與國際上應有的責任。」

「在推進這類協助之中，對於中國在合理條件之下爲了用于中國全國的健全經濟及中美間的健全貿易的發展而計劃的向美要求信用貸款及借款，美國準備加以有利於中國的考慮。」

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魯門總統發表的對華聲明，確是非常公正、合理、友好的；它符合今日絕大部分中國人民的願望。今日中國人民所要求者，在政治上是民主自由，在經濟上是民生改善。我們要求終止一黨專政。這種一黨專政的終止，決不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終止，必須同時是一種精神上的終止。一黨專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徵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種基本公民權利沒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權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職業自由、財產自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及結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爲一切自由的基本。我們所以要求上述各種基本的公民權利，僅僅是因為祇有人民能獲得上述的基本權利，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體的能力，始能作充分優性的發展，以充實國家的生命，培養社會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進文化的進步；從而產生合理的政治活動和安定的社會秩序。除了這些基本權利的要求，中國人民並進而要求政府（無論執政的是甲黨或乙黨）能對人民負他在政治上國負的責任。消極方面要肅清貪污、提高效能，積極方面應有所建設，這些建設並應與執政時間的久暫成爲比例。在經濟生活方面，中國人民切迫希望政府能施行若干全國性的溫和的社會改革，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限制一切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中國人民非常切望在政治及經濟方面都能得到改革，發生不流血的革命；而要努力尋求這些改革，目前最切迫的要求是和平安定。內戰絕對打不得。打內戰要死人，要燒房子，要掠奪農民嘴裏的米粒；打內戰絕對值愈來愈貶低，工商業愈來愈蕭條，一般簡民的情緒愈來愈消沉；整個國家因內戰而陷入于恐懼、怨憤、悲觀、麻痺、苦痛、絕望的境地。這是全無意義的大消耗大浪費，這是誤國害國、滅國的大悲劇！

上面這一段最簡單的陳述，我們相信就是今日絕大部分中國人的呼聲

和要求。但是我們正觀今日中國的大局，不要說毫無開展規模，甚至亦無建國氣象，一切活動作爲僅僅是在維持少數人的權力和利益。當前中國政府上的最有聲色的滑稽傑作，就是政府說的都是甜的，做的却是辣的。當政的人物嘴裏天天在喊民主，但是一切真正的民主活動，在中國却普遍而無例外地在各種不同方式的壓迫下，遭受限制、阻礙、取締、和威脅。這簡直是不可理解並本不可信的作風。在現行政治風氣下，貪污已經成爲常態，不貪污反成爲變態。公家機關的腐敗黑暗，已至動以想像的程度。然而人民除嘆息並默默忍受外，竟無一點有實質的反抗能力！經濟生活愈來愈惡劣。蔣主席今夏在牯嶺聲稱，如若中國尚有一人無衣無食，即是國民黨的革命使命尙未完成。這真是仁者之心！可惜國民黨執政二十年的結果，本來有白米吃的，現在已無白米吃了；本來可以一天吃兩餐飯的，現在祇能吃一餐飯了；本來穿長衫的，現在不穿長衫或是穿不起長衫了；本來有房子住的，現在沒有房子住了！我們看，在中國廣大的農村裏，不知有多少人沉淪在饑饉和寒冷的死亡線上。就是在這不夜的城市裏，街頭巷尾，也到處都是無食無宿的流民乞丐。在這樣一片綿綿山河的土地上，竟有萬萬以上的人民，過着與畜生生活無殊的生活。而在這樣一個悲慘的局面下，還要從事內戰，活生生的把人民的血、肉、皮，擦着人民的汗、淚、血，建築少數人的「權力之殿」！人道！人道！人道何在！政治家的良心何在！

一如上面敘述的這樣一個落伍、黑暗、悲慘、無人道的國家，假如美國確是關切中國的前途，關切中國人民的幸福，顯然不是美國所希望，並所能坐視的。美國參加中國的和談，在政黨的糾紛上，企圖調解國民黨及其反對黨之間的衝突；在統治的精神上，企圖使中國變弱而爲民主；在國家的內容上，希望中國和平、統一、民主、繁榮。一個現代化的中國，是中國之幸，美國之幸，世界之幸。調解黨爭的本身顯然不是一個目的，調解黨爭的目的，仍在促進中國的和平、民主、進步、繁榮。同時，今日中國全盤的政治問題，不僅僅是黨爭問題；不是黨爭的問題解決了，就解決了中國的政治問題。解決中國黨爭問題僅僅是改革中國政治問題的一項，甚至可以說，這一項，確是非常迫切的一項，但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一項。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項目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勞苦大眾的生活

，培植中產階級的力量，鼓勵開明進步而有現代化頭腦的民主自由份子的拾頭。中國的亂，在經濟上的原因，是大家太窮了，絕大百分比的人民都沉淪在生活的水平線之下；在政治上的原因，是中產階級沒有力量，沒有組織；在道德上的原因，是有抱負、有操守、有能力的人無法為國家服役。（為國家服役絕非任官之謂。一個從事言論的人，假如環境允許他秉其智慧，憑其良心，公平論政，他對國家所能有的貢獻，未必即在一個部長之下。）對於這樣一個總括的目的，美國既然過問中國問題，就須一方面調解目前中國政治上最切迫的黨爭問題，一方面亦須從根本上壓迫政府作事實上的種種改革。一切民主活動，祇要合理而無損于社會的安全，應當容許其存在。但是我們回顧過去幾箇月中，美國對於為作者所重視的一部分，可謂一無努力。在法律上，美國承認的中國政府是國民政府，美國當然尊重國民政府。在政治上，我們絕對非常公道地同情；美國之欲支持國民政府，誠亦事理之常。但是，美國之支持國民政府應該是有條件的。易言之，美國之支持國民政府，必須這個政府真能向民主之路進行。而我們歷觀往事，面視實際，我們實難發見任何足使美國必須支持今日中國這樣一個政府的理由。

四

再進一步說。在原則上，我們根本反對任何一個外國來過問中國的內政。但是我們政治上那些人物，自己沒有能力，二十年的統治造成了今日這樣一個局面，到頭要外國人來「調解」，使外國人要求「調解」，甚至使中國問題竟成了莫斯科三國宣言中所包含的一端，我們全中國人民的人格尊榮，實在給那些台上的人物剝光剝盡了！但是尊榮是一種感情，而政治却是一種現實。我們很含羞地說，假如因外國的插入過問，而使中國人民獲得和平、民主、自由，則亦不失為一項「滿意的交易」。不幸今日中國人民，已被動地做了一次「無所獲的拋出」。1765年美洲的獨立革命，產生了一個新的自由民主的美國，但歷史家告訴我們，1766年美洲的獨立革命，同時也促成了一個近代的自由民主的英國。喬治三世時代的英國是最反動頑固的。美洲殖民地的稅收，要由威司敏斯特決定，這一原則，廣泛地說，就是人民的意志權利一無保障，統治權悉操于少數專制人物的掌

中。賴有英國軍隊在美洲殖民地吃了敗仗，于是皇黨的風風大殺，人民的力量拾頭。在中國，單說抗戰期間，亦有同樣的事實：「武漢時代」在當時中國政治上，却成一個局面，另有一番風氣，時真正承南京淪陷，徐州被圍之後。三十三年中國軍隊自長沙至貴州作瘋狂的潰敗，日本進叩貴陽之戶的時候，政府威風稍軟，民氣一度昌揚。歷史說明：一個以軍隊為統治資本的政府，當他每打一次勝仗，他那趨緊不放的心理亦必隨之增強。所以鼓勵這種政府在內戰中取得勝利，就無異鼓勵這種政府加強他加緊控制的傾向。在另一方面，現在美國是有錢的國家，中國是貧窮的國家；美國是強大的國家，中國是衰弱的國家；假如美國在此時間，欲使中國為其尾巴，成其工具，是直乘人之危，非盡友邦之道。我們看到現在中國美國人，橫衝直撞，任意毆打學生，調戲婦女，觀死行人，簡直目無「中國」。我們的政府，在外交上，一味的跟着美國走；在經濟上；沒有錢就向美國要；在內政上，請美國參加和談，我們幾乎可以誇張地說，今日中國在精神上實已亡于美國了！我們不欲否認，美國之過問中國政治，倒頭還是為了美國的利益。但是美國一方面為了他自己的利益，同時也須真為中國的幸福前途公道打算。能如此，中國人民會得在心底裏感激美國，否則，美國必將失去衆多中國人民對於美國的感情，而這種感情，就是多年以來美國的政治家外交家所要獲致的。

三十五年十一月上海。

本刊將出

新疆變亂記略專輯

文字

阿爾泰山的烽火
伊甯事變
塔城的淪失
南疆的動蕩
和平談判及其後
(照片多幀)

地圖

抗戰勝利後的地圖之易色
新疆外國圖
阿山區略圖
伊甯市略圖
伊犁區略圖
塔城略圖
南疆略圖

中國政治上的四種矛盾

莊智煥

民國成立以來，我們積極的想學歐美，採行民主共和制度，頒佈新的法律，提倡獎勵新式的工商業。其間經過洪憲帝制，宣統復辟，軍閥爭雄，而共和政體，不絕如縷。國民革命雖告成功，而軍閥精神却未根絕，內政迄難修明。日本本其國策，見我有機可乘，遂施其鯨吞之圖。我雖勝利，元氣大傷。目前我國政治分歧依然，經濟危機日迫。舉國徬徨、怨苦、呻吟、嘆息。政府無力，人民呼號，國際地位，得而復失。我國的病源究竟何在？筆者以為我國有四種內在的矛盾，矛盾不解除，不調整，則一切改進方案均將落空。謹為文分述如後：

一 社會與政治的矛盾

中國社會以「家」為基礎，故「家」為國，稱為「國家」。這是農業文化的必然結果。我國家族制度的完備，非歐美人士所能想像。在他們父子系母系不分，在我們則系統井然。對於喪禮，我們親疎近遠，層次分明。「慎終追遠」，列為美德。社會亦以家庭為模範，所以本非家屬，亦往往認「義父，義母」，以建立家族關係。學徒從師，則稱「師父，師母」，視同父子。幫會組織，亦復如此。歐美人士重視的「朋友」，在中國則列為第五倫。歐美夫婦，互稱朋友；我國則以兄妹或姊弟相稱，也是原非血統而比於血統關係，以示親密。政治上則縣長接近人民，稱為「父母官」，當年高於知縣的知府則稱「公祖」，人民則稱「子民」。官制一級一級的推上去，帝皇自稱天子，儼然以國族之族長自居。所以中國的政治哲學是：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由內心到外表，由一己到家，到國，到天下。這是一貫的「道」，缺一環而不可。從個人到國，到天下，「家」是最重要的一環。

歐美社會以個人為本位。父子間在表示親熱的時候可以朋友相呼。商業文化，固然促進此種精神，在商業未發達以前，他們的習慣已經如此。

他們讚美誠實而無所謂「正心」。講究修身，而沒有我們所謂「齊家」的觀念。歐洲人的家，不過是男女二人因戀愛結合而經營的共同生活（也有同居而分財的）。許多夫婦甚至不希望有子女。對於父母，既不同居一處，偶然來往，亦與普通朋友無異。對於貧苦的父母，大多數人是視同陌路，對於兄弟姊妹，在財產上更是錙銖必較。他們努力治國；中國人的「天下」觀念，在他們尚屬難於想像。這次大戰之後，許多人比較的前進些，討論到天下問題，然而國家觀念在歐洲人腦筋中，根深蒂固，要化國為天下，這一過程，仍極漫長。所以歐洲文化的政治哲學，可以「誠意」，「修身」，「治國」三語來代表。

從歐洲文化脫變出來的共產主義，更進一步的信仰唯物。他們把人看做主義的工具，黨員無自由可言。共產黨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當然不講「正心」「誠意」這一套了。他們實行唯物的「修身」，做一個不折不扣唯黨命是從的忠實信徒，有集體而無個人。男女自由結合，自由離異，兒童公育，私人無財產。既無所謂「家」，自然更無所謂「齊」。「工人無祖國」，所以無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是沒有國家的。現有的國家，也不過做主義的工具而已。既無國家，當然要將主義推行於全世界而要平天下了。蘇聯的 D.S.S.R.，祇表示主義，政制，政體，而不限地域與民族，正是共產黨想平天下的最好說明。所以共產主義的政治哲學是「修身」，「平天下」兩項。

滿清的君主專制政體推翻後，我們採取歐美的民主共和政體。我們廢除法律，改用現行的民法，刑法等六法。民國十三年以後，我們又採納若干共產黨的辦法於國民政府的政制中。可是我們中國的人民，承襲了數千年文化，保守了過去的習慣，不能適應這些政治上的更革。尤其是「家」的組織，習慣與歐美社會大不相同，「家」的觀念，更不是歐美人土所能想像。結果則為我們的社會是一套，我們的政治是另一套。矛盾於是發

生。不合頭顱的帽子，戴在頭上，即使勉強戴上了，一定使人畢竟不舒服，不合式。所以現在若不將中國社會改成人本位的社會——這不是輕易的工作，因為絕大多數的鄉村農民是保守的，而我國真正工業化的時期還遠得很，——就得修正我們的政制與法律來適應現有的社會。最小限度，在中國工業化之前，我們應該有一套過渡時期的政制與法律。硬性將不同文化的政治，來管理不能接收別國文化的社會，一定是方枘圓鑿格格不相入的。

二 政權與治權的矛盾

民主政體，主權在民，這是天經地義，毋庸論述。這假「權」如何行使，却是大問題。現在許多對於民主的爭論，也就因此發生。國父孫先生稱此人民的權為「政權」，而政府管理衆人之事的權為「治權」。政府由人民選舉。亦即「治權」由「政權」產生。在訓政時期，人民的「政權」，由國民黨代表行使，到今天，國家要步入憲政，却引起無數爭執。各黨各派向國民黨爭為人民的代表。人民呢，却不知究竟被誰代表了，也不知那一黨真能代表其意志，為他們的福利而奮鬥。現階段的中國是在何人均可代表人民，人民對於「政權」是「聞名而不相識」的朋友。我們再平心靜氣地想一想，有多少人能明瞭「政權」和「治權」的明確定義？我國承襲了秦始皇以來二千餘年的大一統專制政體的習慣，封建時代的貴族的不可侵犯的地位沒有了，士的氣節也隨之沒落了。因為封建時代，政治在士族手中，君王可以將國家改由甲士族手中，交給另一個乙士族，可是不能取消甲的士族地位。士的權益，有一部份可以被君王左右，另一部份則神聖不可侵犯，所以他敢對上抗爭，由此產生了士的氣節。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使從政者以吏為師，於是官吏的任免，生殺之權均操於君王。士要從政，非逢迎上意，卑躬屈節不可。到科舉實行，則「天下英才，盡入彀中」，而帝王更可唯我獨尊，一意孤行，而無人抗議了。漢代去周代未遠，還是「刑不上大夫」，到明代則大臣可以「廷杖」，而士氣從此衰

。所以大一統專制的結果是政治以人治為主，一切發動由上，而官吏唯事迎合上同意志，以保祿位。對上諛則對下讒，各級官吏如此，倒楣的是

老百姓。人民亦祇可以賄賂官吏，以求一時的太平。官尊，民卑，官富，民貧，在一般人心目中，也就視為當然。當前的政府對於人民，仍然重視「管」「教」的工作，而沒有盡到「養」「衛」的責任。因為人民是困頓。貧乏，而救濟仍大都出於人民，軍警對於人民彷彿羅馬公民之對待奴隸。所謂公僕，實際上却高高在上，要人民尊敬，要人民額外供應。這是什麼景象？

政府的存在是為管理人民的公共事務底。官吏的設置是為人民服務的。現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祇有治權，沒有政權。官吏成為人民的主宰，同時又要稱之為公僕，豈不矛盾？所以我國的政權與治權之間，以及政權及治權的定義，均存有矛盾。這些矛盾不去除，則法治的民主政府，正軌的憲政政治是無法產生的。

三 政治與行政的矛盾

農業社會的國家裏，政府要希望的是「風調雨順」「五穀豐登」。所以「國之大者，惟祀與戎」。而且人民生活很單簡，大都自給自足。「耕地面食，擊井而飲」，與「男耕女織」，是農業社會所認為的邪治大道。人民對官家（政府）除納稅完糧及應徭役外，別無義務，官家遂以「政簡刑清」不擾民的官吏為模範官吏。可是現代政府的所有業務繁多，典禮（祀）軍政（戎）之外，又要管理交通、工礦、農林、漁牧、教育、公共衛生、水利工程等等。而為官設官，又要考試、銓敘、監察、主計、審計等機構。此外還有立法、司法等專設機關。政府的部門繁多，各該部門又有很多帶技術性的工作，所以各部門的行政主管人員，非深知技術的專才，不能決謀定策，措施咸宜。專家的意見，在現代行政中，是絕對應該尊重的。但是國家的政務，則重在辨別其本末輕重，而後區分其先後緩急。這當然非明瞭世界趨勢，國內現狀，能以超然態度，審慮周詳，而後裁決方針的通才不可。通才的長處是官識豐富，而簡選通才的條件是他能大公無私——最低限度，亦能公私分明——練達負責。可是若干年來，政府想推舉專家，往往簡選專家以居通才之位。結果則政務門戶化而缺乏綜合性能。輕重緩急亦不能分別。國家遭了殃，專家亦被犧牲，因為他的專長亦無法發揮。同時許多技術性工作却委託於普通專識的人員，各部門的業務概

不尊重專才的意見，也實在無法被尊重，因為主權者並非專家。國內有數的專才，亦因駢枝機關太多，人力分散，不能收效。收壞政治，浪費人才的情形，真叫有心人欲哭無淚。公務人員因為待遇菲薄，不能仰事俯畜，有幾個能不憑藉地位或權力去弄「外快」呢？最起碼亦為了平價物品而奔忙爭取，疎忽其職責內的工作。政府三令五申，禁止公務員經商，其實公務員沒有副業，如何能活下去？所以貪污是政府自己造成，逼成的。結果則公私不能分，私利益始終妨害公益。居高位者對此節尤應負大責任。社會又崇拜偶像，通才亦祇好以專家的姿態出現。所以這些年來，政治與行政混淆，政務與事務上發生矛盾。此項矛盾不除，政治必難清明，建設亦必致「百廢俱興，一事無成」。

四 經濟與財政的矛盾

專制政體是「家天下」，所以國家的財富，即是帝皇的資產，國家的財政機關——不論其名稱是戶部或財政部——即是皇室的賬房。官吏的俸給，本是工作的報酬，却也認是帝皇的「恩典」，此外更有「賞資」，來鼓勵有能力的官吏。人民對於賦稅，也認為是報效帝皇，而不知「政府取之於民，應用之於民」。所以專制政體的財政是純粹消耗性的。節國用，薄賦稅，這是財政的最高準則。然而現代國家的政府業務繁多，組織自然不能單簡，政府又復直接的或間接的從事生產事業。所以政府的支出，除了消耗性的行政開支外，還有政府的投資於企業，和改良交通、水利、土壤等等增加國內生產的工作。對於消耗性的支出，自然應該儘量節省。對

於扶助生產的支出，却須儘量擴大；生產增加，正是稅源的擴大。所以「量入為出」的財政原則，在現代國家中，必須大加修正。這其間的關鍵問題，祇是國際收支之力求平衡。凡是用之於國內及人民的錢，多化一些是無所謂的。我們祇要利用金融機構，來妥善管制通貨的流通額，即不至發生惡劣影響。但是國際支付，政府却必須隨時留意。國際能出超自然最好，如果是入超，應該求其數額之減低。要減少入超，在我國現狀下除了僑匯及國際在華投資外，祇有鼓勵出口貿易之一途，這又是依賴於增加生產了。我國要推進工業化，要「迎頭趕上」，更非積極提倡與扶助生產不可。可是現在我國政治措施，仍舊是財政第一，經濟第二。金融的力量，又是左右財政與經濟。這與財政依經濟計劃而定方案，以金融為工具的道理，又發生矛盾。目前為防止物價波動而妨礙工業農業的生產，不過是矛盾的結果之一罷了。矛盾不除，建設無望。

我國在過渡期間，矛盾自所難免。問題在如何解除這些矛盾。我們不能忘記本國歷史，當然我們也不可忽視國際趨勢。政治的措施應該是領導人民向進步的方向走。但是領導者不可遠離羣衆，所以政府也不可以脫離社會而講空話。行政上更應顧及人民習慣，誘導其漸入進步之路。暴力政治祇能收效一時，華族是講究以德服人而反對以力服人的。政府自身的矛盾，必設法迅求解決，不然，實在無法達到光明之路。矛盾是人為的，可以人力解除之。關鍵在我們是否有認識，我們是否有決心有毅力去解除它。這是政府的責任，也是每一個中國人的責任。

聖教與異端

(中)

蕭公權

從政治思想論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中的地位

(四)

我們如果把秦漢以後二千年的思想史加以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儒家思

想進行並不循著一條直線，而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大有起伏。墨家思想，上面已經提到，到了漢代成了絕學。法家主張的一部分，從秦漢起，成

了百世不廢的實用治術。這兩家當然談不到進行或起伏。儒道二家卻與此不同。就大勢說，每逢政治比較安定的時候，儒家思想便佔上風，道家思想就隨之衰微。反過來，到了社會衰亂的時候，道家思想便一時盛行，而儒家思想就相形見細。不但如此。先秦儒家政治思想有孟荀兩大宗派。孟傾向於民本思想，荀傾向於尊君思想。秦漢以後的道家有一「黃老」與「老莊」兩派。黃老傾向於以清靜之術用世，老莊傾向於以逍遙之旨養生。當儒家獨尊的盛世，荀派尊君的學說較受歡迎，而孟派的民本學說往往在大亂方治或盛極而衰的時候代之興起。老莊思想雖每每應亂世而生，但是在亂極初治的時候黃老思想卻佔優勢。我們不敢說這是中國思想史裏面的定律。這祇是中國思想史裏面的事實。

具體的說：漢初弊於秦法深刻的流弊，想用寬大的政策去收服人心。於是清靜無為的治術盛極一時。滿口仁義道德的賈生也大講虛無之道。到了武帝以後，天下治安已久，黃老遂趨隱微，儒學立為正統。而當時一般儒生已不甚講明賈生「民無不為本」的學說。西漢第一大儒董仲舒因為闡發「春秋」天人災異的理論，藉以防止君主專制，君權無限的流弊，大為朝廷所不喜。他不但終身不得高官，而且幾乎被處死罪。「曲學阿世」的公孫宏反致位卿相，封爵列侯。其中消息，大可玩味！東漢始重視提倡經術，皇帝且親自講經，然而儒家思想却並無顯著的發展。肅宗以後的經學已有徒具形式之感。和帝安帝以後，連徒具的形式也確於保持。於是老莊的「虛無」便有乘虛而入的便利。西漢建立的儒家霸權，到了魏晉就暫為異軍突起的「玄言」所奪。其實履霜冰至，由來已久。在光武帝的時候，王充已經得風氣之先，而單輪匹馬，對漢朝的經術來了一次帶有殲滅戰意味的總攻擊！

唐宋到明清千餘年中，大概說來，是儒學復盛的時期。然而仔細考察一下，我們也會發覺儒家的據點，依然受著「異端」野戰軍或游擊隊奇襲的威脅。先就儒學本身說。唐初士大夫的一部分頗受王通的影響而成為開國的儒臣。原來在南北朝的時候，南朝的君臣偏重文章清談，對於周孔的聖教並不重視。梁元帝在投降西魏以前，把所藏古今圖書十餘萬卷一齊焚燬。有人問他何以焚書。他說：「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即此一端，可以想見當時的風氣。至於江左君臣佞佛的惡習，更是人所共知。

杜牧的詩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之句。這真是詩人的實錄。用詩人的眼光來看，「樓臺煙雨」的確是江山如畫的妙景。然而用政治或史家的眼光來看，就不免有「烏煙瘴氣」之感了。南朝雖不信奉聖教，北朝的秦房卻極力摹倣漢族的文化，提倡孔子的道術。北魏一朝的制庭風尚，尤表現儒家的色彩。魏周兩朝都會有毀寺誅僧的舉動，和七百多年前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舉動造成對照。所以就大勢說，南北朝時代中國聖教的保持者是北朝的胡人而不是南朝的漢族。這真是一個有趣的矛盾！王通生在大河以北的龍門，他所以成為隋唐間的大儒，恐怕還是受北朝學風之賜。等到唐太宗撰「帝範」以教太子，武則天著「臣軌」以訓百官，尊儒的趨勢便經朝廷的承認而表面化了。

唐代儒家思想的變化，可以韓愈柳宗元及林慎思三個人的言論中得一線索。韓柳同時生在唐運盛極始衰的大曆長慶年間。林慎思卻生逢懿宗僖宗大亂之世。韓柳的思想都近荀學，而前者尊君輕民的態度更為露骨。「原道」一篇當中曾說：「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嚴復在清末的時候，專寫「闢韓」一文來駁他，認為韓學是民權思想的障礙。嚴氏的看法，並非沒有根據。韓柳死後約五十年，林慎思便著「續孟子」和「仲蒙子」二書申述「亞聖」的民本學說。這是衰世儒學的自然傾向。

照上文所說看來，唐代儒術雖然在漢族恢復神州疆土的一統天下當中，同時也轉敗為勝，重掌舊有的霸權。然而道家思想的主力不但未被消滅，且有結陣反攻的微兆。唐朝皇帝，自以姓李，為迎合門閥的風尚起見，遂和道教宗師的李老君聯了譜。於是推崇老稱為「太上玄元皇帝」，在崇正寺裏面設立了一個崇玄署來管理天下的道士女冠。宗正寺本是掌管皇族事務的機關，道士女冠受它管理，不啻承認他們都是皇族或享受皇族的待遇。老、莊、文、列的遺書全被尊為「經」典，全指定為國立道教大學（崇玄學）的教本，全成了士子應科舉必讀的要籍。「道德經」「南華真經」「通玄真經」等在學術的地位上與儒家在五經平等。不但平等，而且有時還佔五經的地盤。開元年中，玄宗曾下詔令貢舉人試「尚書」「論

「語」加試「老子」！我們要注意，唐代提倡老莊並不認它做純粹的宗教信仰，而把它看做用世的治術。白居易、元稹、都是一代詞人。他們準備應舉，揣摩時尚所作「策林」七十五門當中便有不少漢代所謂黃老家言。例如第十七目「黃老術在尚寬簡，務清靜，則人儉朴，俗和平」就是最好的證據。道教既被任為治術，道士也自然取做官的權利。李國楨、劉玄培等都以道士仕至高位。雖然中唐以後的皇帝多以迷信神仙丹藥而崇信道教，和盛唐以前的用意有乖，然而尊崇道教的事實是勿庸諱言的。

唐代前期的道家思想大體傾向於「黃老」，後期的道家思想卻轉向於「老莊」。最可驚異的例子是黃巢亂中無名氏所作的「无能子」一書。作者的根柢思想雖然因襲道家的傳統，並無新義，他對於政治及社會生活的論調則十分激烈，幾乎是儒家思想中一切價值的倒轉。他認定人類所遭遇的爭亂苦痛都生於「聖人」所創設的倫理道德，禮樂兵刑種種不合自然的制度。於是照他看來，儒家所尊奉的聖人實在是摧殘人類幸福的罪魁禍首。聖人提倡人倫，教人以親親之道，勉人以孝弟之行，督人以君臣之義，這實在是誤盡蒼生的教化。父母兄弟的關係是由名號的幻覺面產生。天下的人和我的父母兄弟同具圓顛方趾，事實上有何區別？君臣之義立於君之可尊。但是中國的君主不過是在地面上極小一部分中暫時錦衣玉食的一個。他生無治安的能力，死與螻蛄同腐朽。他有何值得尊貴的地方？楊子為我，墨子兼愛，孟子已經罵他們「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无能子」的這些議論真是無父無君。假如孟子聽見，恐怕要罵為禽獸之不如其了。

宋朝定鼎，儒學又有復盛的景象。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話固然不是過信的大言。我們卻可以從它窺見聖教再起的消息。但是宋朝的儒學既不是漢代的經學，更不是先秦的孔孟荀學，而是具有特殊觀點和內容的理學。理學是中國思想史中光榮的創造，這是無人否認的。理學家的一部分援道入儒，另一部分援佛入儒。能够真拒「二氏」之異端者，幾乎不可得見。道佛二者之中，尤數後者的影響為深刻。儻若魏晉隋唐時代佛家哲學不大量輸入中土，宋儒不開彼宗心性諸說，理學的發生是很難想像的。明代「心學」流入「禪狂」，這是自然的趨勢。宋明理學雖然刷新了儒學的陣容，但是它所接用精銳武器一重要部分是取資於國內外的異端！

元明清三朝的儒學思想，嚴格的說，不會表現真正重大的進步。許衡

吳澄一般人妄想用周孔的政教同化蒙古。元朝在表面上雖然虛與逶迤，實際上卻用征服者馬上治天下的手段來壓制漢人。讀書人拿五帝三王的大道去事奉異族，其結果祇取得了「九儒十丐」的身份。明朝的儒學略呈昭蘇之象。明初的劉基方孝孺和清初的黃宗羲唐甄等在亂極初定的時代大倡民本的孟學，王守仁和他的門徒在明朝的中葉提出思想自主的大胆主張，這比較可以注意的兩件事。後者尤其是思想史上值得大書的供獻，然而王學是從禪學一轉手，並非純粹的儒學。王陽明雖然說滿街都是聖人，孔子是否承認他是聖人而不發「非吾徒也」之歎，是不易答覆的疑問。至於清儒多承宋明理學的餘波，於政理更少發明，我們無庸贅及。晚清海通以後，西洋思想輸入，孔孟之學每遭急進維新論者之唾棄。曾國藩消滅太平天國的最大目的不是扶清，而是保衛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所扶持的「名教」。倭仁反對變法，他不是反對扶清，而是反對與聖教不合的夷法。張之洞厭惡新黨，他不是拒絕富強的西學，而是恐懼譚嗣同等「衝決網羅」的主張，怕他們會打倒儒家三綱五常的大道。在曾、倭、諸公的心目當中，晚清的西學正如晚周時候的楊墨，都是無父無君的異端，都應該拒而闕之。在他們的心目當中，他們所負的使命正如孟子所說：「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不過孟子說：「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他們應加改正而說：「西夷之道不息，中聖之道不著」罷了。今日事後平心論之，儒家思想在清末的時候，的確遭逢了空前的危機。就儒家的立場看，衛道的工作實在有其必要。然而這卻證明了我們上文所說：在一統天下時代儒學不會取得最後的絕對勝利，是一句不無根據的話。

代 郵

各位撰稿先生：1. 尚未接到本刊的先生們，住址固定後，即乞示知，以便按期寄奉。2. 過去各期如有缺少者，即請函告所缺期數，當即補奉。3. 謹請源源賜稿，充實本刊的內容。

編者

中國語言之結構及其表 達思想之方式

高名凱

自從十九世紀初葉博布 (Bope)，施來格爾 (Scherer) 等創始比較語法學以來，語言學家都喜歡用語法的結構來解釋思想的組織。因為語言是社會的傳習，必是某一社會團體所應用的，於是，民族學家也就常常用某一民族所用的語言的語法來解釋這民族的思想。近年來歐西各學人之研究初民心智 (Primitive Mentality) 大半都是以語法的結構為依歸來說明初民的思想。一般研究中國語言之人也有這趨向。即以博布本人來說，他就在十九世紀初年認為中國語沒有語法，中國人缺乏理性的思想。此次大戰中死去的法國漢學家葛蘭言 (Gramet) 氏也曾有專著，從中國語法的研究來解釋中國人的思想。我國學人，如陸志章先生和張東蓀先生也曾寫過一些文章提醒我們到這一條研究的路上來。以語法的結構來研究中國人的思想已是一種值得注意的傾向了。

但是，在這裏，我們有提出一個先決的原則的問題來討論的必要。語法的研究是不是可以使我们知道某一個民族的思想？這問題的解答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是一般人所沒有注意到的。要知道所謂語法是語言中表達次要觀念，關係觀念的成分，往往是不能獨立存在的。我們說「們」字是代表多數格的語法成分，因為這「們」字所表達的意思只是次要的觀念，表明主要的觀念（如「孩子」）之屬於那一種數量；「們」而且不能獨立，他只能加在主要的觀念之後。然而「們」字雖然只是代表次要觀念的語法成分 (Merghem)，他所代表的「多數」的觀念有時却可以是以主要的觀念，而由語義的成分 (Semantem) 表達之。我們說：「多數這一觀念是一般語言所共有的」。在這一個句子之中，「多數」是主要的觀念，我們不能用「們」去表達他。所以同樣的思想，有的時候可以由語法成分表達之

，有的時候可以由語義成分表達之。結果是：要研究應用某一種語言的民族的思想，不能夠僅就這一語言的語法結構去找根據，因為語言是社會的傳習，各語言有各語言的表達方式，同一的意思在不同的語言之中可以由不同的語法成分表達之，同時在某一語言是由語法成分來表達，在另一語言却可以由語義成分來表達。比方說，拉丁文是以語尾的變化來表示名詞的格位的，而中國語則沒有名詞格位的形態學的分別，中國語是以語次來分別「我打你」和「你打我」這兩句話中的代名詞的地位的不同。又如：希臘語、梵文的名詞和動詞都有「雙數格」(Dual)，中國語也有「倆」，然而英、法、德語都沒有雙數格的語法成分，這並不是說他們並沒有「二」或「雙」的思想，因為他們還有 Two, deux 的語義成分來表示這「二」或「雙」的意思。這一段話就是要我們注意：要從語言學的觀點來研究應用某種語言的民族的思想的內容，絕不能單靠語法的分析，因為有一部分的思想內容或思想觀念是由語義成分表達出來的，不存在於語法的觀念，可以存在於語義。

道分別是很重要的，一般用中國語法的研究來討論中國思想的人多半沒有明白這一點。他們以為中國語的語法沒有動詞上的「時間」分別，就認為中國人沒有「時間」的觀念，其實在是錯了的。歐道中國人所說的「明天」，「昨天」，「今天」等都不是「時間」的觀念嗎？原來中國語的確沒有動詞的時間的語法形式的分野，我們所用的「了」並不是表示「過去」，因為「了」也可以用於「將來」，如：「明天等我講完了書，再請你來談一談。」這明明是說明明天的事情，然而却用「了」。「了」其實只是表示動作之「完成態」(Accomplished aspect of the verb)，只說明這

動作之是否已經完成，不論其完成的時間是昨天，或是今天，或是明天。可是，我們却不能够因此而說中國人沒有時間觀念。不過，在中國語中，時間的觀念是由表示時間的語詞的語義成分表達出來而已。

原來用語法的結構來研究思想只能夠研究思想的表達方式，不能夠研究思想的內容。語法本是形式的問題，他的功能就是在於用什麼方式把各有關的觀念的結合所生的意思表達出來。所以，如果我們說我們不能以語法的結構來研究思想的內容的話，我們却認爲以語法的結構來研究思想的表達方式是可能的，而且一般要以語法來研究民族的思想的學人也只能够走這一條路。

根據這個前提，於是，我們可以從中國的語法結構來研究中國人的表達思想的方式了。

一般人都認爲中國語是孤立語 (Isolating Language)，就是說中國的語詞都是獨立存在的，缺乏表示語法範疇的形態學 (Morphology) 甚至於說沒有語法，這句話不大靈然。語法並不僅是形態學而已，語詞的安排，特殊語法成分 (即中國人所謂之虛字) 的應用都可以表達語法的範疇。中國語並不是沒有語法，只是缺乏形態學，而在語詞的安排，虛字的應用方面，較諸泰西語言更爲複雜，更爲豐富。至於說中國語的語詞都是可以獨立，也不盡然。像「們」這一類的語詞，沒有上面的名詞如何能存在？忽然對一個人說一聲「日」，絕沒有人懂得這就是多數的「們」的意思。可是，一般的說，大部分中國語的語詞都還帶有一些實字在虛化歷程之中所留下的意味。例如：「了」之在於「做了事」一句中當然是表示動作之「完成態」，然而他的「完了」的意味却仍然存在。不過這裏並不是獨立存在的「完了」的動作，而只是表示「做」的工作已經在「完了」的狀態之中，離開「做」，他也就不能存在了。這例子證明中國語的語法中大部分是用帶有實字意義的語詞來表達歐洲語中不能不用完全表示關係觀念的抽象的語法成分所表達的意思。我們可以說中國語所表達的思想方式是比較具體的。

這句話怎麼講呢？大體說起來，中國語所表達的思想方式是具體的。詳細的分開來說，中國語的語法所表達的思想方式，可以說有兩種：一是原子主義的，一是表象主義的。

怎麼叫做原子主義呢？這當然不是原子彈的意思。原子主義 (Atomism) 是用語言的工具來一個一個的抓住，一個一個的表示我們所要說明的世界的成分，而不注意其中的聯繫的一種語言的表達方式。我們說原子主義，因爲在這種語言的表達裏頭，各成分是和原子一般的散立着，由還散立的排列，讓我們看出其中的意義，而不是表示關係的抽象的語詞把他有機的表現出來。原來代表世界中的具體的事物的語詞，他所代表的是關係者 (Relation)，而不是關係 (Relation)。具體的世界都是散立的關係者，由於我們的抽象作用，理性作用，我們才看到他們之間的關係。語法的作用本來是代表關係觀念的，但是他所用的方式都可以是具體的原子的安排。比方說，在歐洲的語言之中，例如英語，表示空間關係的語詞是用 on, in, between 等抽象的介詞，他們除了表示某一物和另一物有 on, in, between 等空間關係之外，並沒有其他的具體的意義。然而我們中國語却用「在……之上」，「在……之中」等。要知道中國之「在」字其實含有「存在」的意思，他是代表存在這動作 (說是歷程更妥) 的，而「之上」也明明明白是「某某事物的上面」的意思，「上面」是名詞，是代表事物的具體的方向。我們的目的當然也是在於表明「某物」和某物的「在上」的關係，但是我們的說法却和英語的說法不同，我們是把「某物」，「存在」的動作，「某物」，「這事物的上面」等原子的成分都安排出來，讓人家看見了就懂得其中所生的是如何的關係。我們的「在」字有具體的動作的意義，可是英語的 on, in, between 等則除了抽象的關係觀念之外，沒有其他的含義。

英國的新黑格爾派哲學家鮑森葵 (Bosanquet) 曾在他的「大邏輯學」中說到，一個判斷總是一個完整的意思，所以主詞和賓詞是離不開的，主詞和賓詞是同時存在的，並不是先有主詞，後有賓詞。法國當代大語言學家方德里萊斯 (Vergès) 也在他的「語言學」中認爲整個的句子其實只可當做一個語詞來看待。當然中國人說一句話並不是不把整個判斷看做一個單位，但是他却的確把判斷之中的成分一個一個的分開，排列在那裏，每一個成分都還保留有他的獨立的意義的彩色，雖然不是完全獨立的。這種表達思想的方式是和鮑方二氏所說的有些不同。羅素曾在他的「哲學大綱」中認爲世界之中的事實的秩序如果要把他表達出來的話，只能夠用單

語的排列。他說，如果我們先看見閃電，再聽見雷鳴，如果我們要把這時
間前後的秩序表達出來的話，我們只能夠用先寫「閃電」，再寫「雷鳴」的
方式表達之：「閃電，雷鳴」。我們這裏並不是討論哲學的問題，也不是討
論思想的內容問題，對於羅素這種實在論的世界觀我們不必加以可否，但
是他所說的道理都可以拿來解釋中國語的表達思想的方式。羅素稱其哲學
為「邏輯原子論」他認為世界是多元的原子的事實組成的。中國人的思想
是否多元論的，是否原子論的，我們暫且不談，但是中國語之表達思想的
方式却正是學羅素所舉的安排原子成分的方法。中國人就是把許多原子的
散立的成分排列起來，然後讓人家看出其中的關係，和整個判斷的意思是
什麼。

表象主義是什麼呢？表象主義 (Representationalism) 就是用最直
最活潑的方式把所看到的世界具體的表象出來的一種語言的表達方式。具
體的世界就是直接感覺的世界，特殊的世界。他是滿充着事物和歷程的。
只有理性的抽象作用才把直接感覺之中所有的一部分的朴雜的成分取消，
而用一兩個結晶的觀念把他表達出來。中國語所表達的思想方式正是要把
直接的世界之中所有的一切成分都活潑的表達出來。比方說，西洋的語言
有所謂動詞的施動式和受動式的分別。施動是一種關係，受動又是一種關
係。西洋語對於受動 觀念多半是用一個抽象的語詞表達之。英語之
，法語之 *passif*，實在是極乎抽象的語詞，我們除了說他是表示受動以外實
在談不到他有什麼具體的意義。這明明是理性化了以後的抽象的語詞。然
而中國語則不然。一般便將西洋的語法套在中國語上的所謂語言學家多半
都認為中國語的動詞也有受動的形式，其實是張冠李戴的結果，走錯了路
。中國語的動詞並沒有受動的形式，雖然中國也同樣的表達受動的意義。
我們現在說：他受騙了，他給打了。這裏的意義當然是受動的，但是這裏
的形式都是施動的，「受」字，「給」字明明是施動 動詞。最有興趣的
是：在中國各方言之中，受動意義的句子多半都是用施動的「給予」的意
義的語詞來表示的。北京語的「給」本來就有「給予」的意思，當做表示
受動意義的句子用時，也還沒有失去「給予」的意味。給人家機會打的人
，當然是受打的，正如給人家東西的人當然是少了一件東西一樣，他是受
委屈的。同樣的情形可以從上海話，成都話和福州話找到。上海話說「給

予」的時候是「撥」(撥儂一本書)，說「受打」的時候也是「撥」
(撥儂打了)。成都話也是表示「給予」意思的「來」來表示受動的。福州
語說給人家東西謂之「乞」(乞汝一本書)，說「受打」也是「乞」
；乞汝拍了。這證明中國語的受動意義的句子是用帶有「給予」或其他的
意義的施動式的動詞來表示的。中國語是用動詞來表示，歐洲語却用抽象
的介詞來表示，這是兩個不同的表達方式。一個是抽象的，一個是具體的
，表象的。我們說他是表象的，因為他把直接世界的各種成分都表象出來
。「在我給你打了」這句話之中，他說到「我」這一成分，「給」這一動作
，「你」這一事物，「打」這個動作，「了」這個動作，因為在這件事情
的發生的時候，受打的人確有一種受委屈的不甘心的動作的。這麼一來，
他是活潑潑的把生動的世界描寫了出來。

這原子主義和表象主義是中國語表達思想的兩種方式。這兩種方式的
結果，就是中國人雖然也有各種觀念，但是他的表達方法往往不是有機的
，而是原子的，往往不是理性的，而是直覺的。於是乎，中國人的邏輯不
甚發達，中國人沒有運用理性推理的習慣，沒有理性推理的訓練。然而中
國人在敘述直接經驗方面却有特殊的本領。這種語法結構是把活潑潑的生
動的世界描寫出來，因此用中國的語言來作歷史的記載和文學的敘述是最
動人的。中國人在史學文學方面的成就特別大，而在哲學思想，邏輯訓練
方面特別差，大約就是因為受到語言的結構的影響的結果吧。

更正

第七期蕭公權先生「說民主」一文，有下列三處刊誤，謹此
更正：

- (1) 六頁下欄二行「抗拒主權」，「主」字應作「王」。
- (2) 二十五行「必然是由上而下的民治」，「由」字脫漏。
- (3) 七頁下欄六行「與其攻擊不民主的十個人」，應作「
與其攻擊十個不民主的人」。



今日之瀋陽

刊本
者記約特

黑暗·權勢·紊亂

大廈皆新貴·小民慚形穢 盜劫日日有·一亂一焦愁

(本刊特約瀋陽通訊)今日瀋陽。新貴們對淪陷十四年的老百姓不死的。仍是黑暗與不安的世界。黑暗！小豐滿電路修好了又壞了。少數電的供應，仍靠撫順西安等處。電力微弱，只能供給大機關和一些特殊人物，一般老百姓仍只能在黑暗中過活。路燈沒有電，午後六七時以後，路上便斷絕行人了。在這種局面下，太原街(原來日本的春日町)恢復夜市批准了，但是電業局不供應電，批准也是枉然。黑暗！瀋陽只靠拜錢和勢，錢和勢聚在飛來新貴身上，軍人尤其在瀋陽

青天。

瀋陽養收了這麼久，軍警林立，但市內治安非常壞。竊盜和搶劫無日無之。軍人坐車看戲少有買票者；而欺負老百姓，向女人釘梢等等，均優為之。一般的說來，今日瀋陽秩序比張作霖時代沒有甚麼進步，或更不如；不過街上多了些標語，機關更多更亂而已。

十月十六日瀋陽市臨時參議會第一屆大會開幕。第三大會曾有高愛羣參議員質問市長說，瀋陽市有十亂：一、機關亂。二、學校亂。三、街頭亂。四、隨地設攤，舉步維艱。四、車站亂。五、賣票處五尺外即成公共廁所，竊盜白晝公然行搶。五

、交通亂。六、市場亂。七、拆房子並非過甚之辭。在瀋陽要想根據街名號數去找一個友人的住所，須得準備一刻鐘到半小時的亂摸亂撞亂打聽的工夫。馬路的名字換了，馬路的標記

貧窮·破爛·骯髒

衣著盡破爛·餃子成感饌 滿街見尿糞·一坑兩家分

瀋陽真窮了！

瀋陽市上很。看到衣冠楚楚喜笑洋洋的人物，他們都穿得很舊很破。偽滿時代一年每人配給不了一丈的布。現在呢，天津的布運到了，但布價之高，使他們無力問津。瀋陽的包子店沒有經常蒸好，隨到隨吃的。須入座後

卻只有路口有；門牌呢？沒有。有時一個街名，包括好大一片區域，好多巷道；這是敵人時的遺跡，而我們仍沒有改進。機關、學校、車站、街道、車輛、攤販、郵局、電話！沒有一樣是有秩序的。

說明要多少然後包好上籠。一般人以吃一頓包子餃子為盛饌，平常吃的都是高粱米小米和包米(玉蜀黍米)。瀋陽的民房多設土坑，也有一間房內搭對面坑者。貧民賃不起一間房，乃賃一鋪坑；甚至有一鋪坑兩家分賃者。

瀋陽雖窮，但卻找不到什麼乞丐

，這是一個特殊現象。什麼道理呢？因為在敵人投降蘇軍進駐的期間，社會秩序相當紊亂，赤貧的人都向機關、奪財物。固然也有因此喪命的，但極少，多數是積存累累，慢慢的變現款過活。所以在現在你要想找個工友反倒不易，區區的工資他們實在沒有看眼裏。所以瀋陽的窮是一般的，普遍的；上下的懸殊卻少。這貧窮的原故：一是由於日人十四年的壓榨(人民窮了)；二是由於軍的搶掠，從工廠、機器、汽車等等到傢俱、被褥、鐘錶之類(物資窮了)；三是由於不法部隊的

騷擾，流通券和法幣比值的公道。瀋陽的工廠空了！人民的腰包空了！街上看不見漂亮的汽車！建築內不復見完美的裝設！整個的瀋陽顯得破爛，荒涼，衰老，沈悶，航穢！

傾圮的建築，堆集的垃圾，觸目可觀。巷子裏一堆一堆的糞便，走路

荒涼·窒息·期待

精神無食糧·物價天天漲 此亦一中國·且忍等天亮

這裏沒有濃郁的文化空氣，可以灌溉疲勞煩忙者的身心。這裏也沒有高尚的水準的娛樂。書店開的倒不少，除了商務、中華、正中書局運到了他們一小部分書刊外，別的書店陳

要特別當心。除了舊日本租界區柏油馬路尚可外，城關通衢馬路，年久失修，殘損不堪。瀋陽竟日刮着大漠的狂風，捲着路上的泥沙，黃塵滾滾，撲眼欲迷，白色的衣服穿上一天就該

洗了。此外的街道則是未經人工修建，下起雨來，泥水深可數尺。

列的不外有關中山先生和蔣主席的一些翻印書籍，如西安半月記，總裁言行之類。此外也有幾本巴金的小說，魯迅的雜集以及偽滿時刊印的文學書籍。這裏的報紙，好像沒有一家不是

直接官辦或間接官辦的，牠們有精麗的社址，完美的印刷機，充足的經費，雄厚的人手，但是內容總嫌貧乏和官氣太重了。夜間無電，大家不能外出，這根本限制了娛樂。影院的建築有非常堂皇的，但是所映片子卻都是陳舊的低級的。音樂會沒有，話劇談不到，皮黃戲沒有像樣的角色。沒有書報，沒有娛樂，令人感到窒悶和

無聊！瀋陽的物價一天一天的上漲，直追平津，而布、糖、黃金、百貨之類又遠遠過之。但這裏的待遇可說是最低的。市府一個局長，月入不過一萬二千餘元；一個科員，不過六千元（流通券與法幣比價約為一比十）。省府便高了一等，廳長三萬餘，書記萬許。行轅更高了

，按底薪照平津加，成數計算之。省校教員罷教了，結果增薪為萬四千元。你們不罷的，忍着吧！這是瀋陽，這也何嘗不是中國！不過瀋陽的可憐，東北九省的可憐，或有更甚於內地者！東北人民，忍耐着，期待着，好容易挨過了血淋淋的十四年，總算「天亮了」，不幸這是一天暗；什麼時候天纔真能亮呢？

北平的徵兵戲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在陳誠將軍的北平記者招待會上，有一位外國記者刺刺不休地問「徵兵」問題。陳

總長最後聽得不耐煩了，他說：「這些都不是我現在能答覆的問題。」

徵兵，在八年以來，抗戰中泰山

告一段落了。為什麼要徵兵？

北平市政府臨時徵兵聯合辦公室為辦理徵兵事告全市同胞書中，一開口便說：「本市此次奉令辦理徵兵，係因各部隊辦理復員退伍所生之缺額甚多，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使新陳代謝得有以適應國防上之需要。」

在內戰擴大與加深的時候，誰都知道這次徵兵不是為「國防之需要」，而是為了補充缺額。開始是一切秘密的，大公報的徵兵消息首先受到「更正」以後便是滿紙的弊端消息，最後便有一個總更正，其原文如下：

「對各報登載徵兵消息的解釋，本市各報對徵兵情形，不甚明悉，以致發出消息，多與事實不符，甚或受陰謀之利用，故為誇大其詞。市府對此深為重視，近曾會同市黨部及參議會派員澈查，如確有弊端發生，自應嚴予制止法辦，茲列舉重要事項於下：（一）西單與茂勝利春飯店，大綸綢緞店，萬國理髮店等，或因修理內部，或因頂倒更換經理，或因違章營業，經政府取締，而暫停止營業。決無報傳，因徵兵而關門之情形。（二）廊房二條一帶商戶決無以金條買換壯丁情事，應徵壯丁名冊，均經各戶主簽字蓋章，可資證

實。如有不實情事，請向市府或各區公所投訴，定當嚴予究辦。此致各報及全體市民。」

明，(三)此次徵兵，係採徵募併用方式，且素無壯丁名冊，而壯丁頂替之情形，自屬無由發生。(四)徵兵用款，如各保經保民大會決定，對應徵壯丁家屬生活困難，願籌送慰勞安家費用，此為人情之所容許，市府自不便予以制止。至其籌款數目，及收支手續，已令飭各區查報。並由保長於保民大會，公開報銷，藉使應徵壯丁，身受實惠。各級承辦兵役人員，自不得藉機私向各戶索賄或勒派款項，違則查明嚴辦。

(五)應行免役役人員，各保長自不得強派壯丁款項，如係自願對徵屬樂捐者，亦為法所不禁。以上各項，誠恐以訛傳訛，影響人心，應即予以糾正。」

不過，不更正的事情，也不是沒有，隨手找來兩則，即：李宜琛律師代表北平市各區保甲長書記及幹班受訓學員聲明十六區保長曹義忠徵兵殉職經過啓事：茲據北平市各區保甲長書記，及地幹班受訓學員，交稱：「本市第十六區第十二保保長曹義忠，字蕪臣，平日服務極為勤勞，本月四日上午十二時，奉命在該管界上龍大院二十二號，劉生貴家中徵集壯丁之際，詎該戶主竟於事先邀請，自稱十八軍官總隊軍官之劉岱峯，預伏家中，向曹保長致命處毆擊，當時斃命

。同月五日下午五時，經法院派檢察官李保齡，跟同教唆加害人劉生貴及加害人劉岱峯，並屍親曹博之及第十六區各關係機關人員，親往劉生貴家中，驗得該故保長左面浮腫有手掌傷，身有血跡；委係被毆受傷身死，加害人當場承認，曾打該保長兩耳光，致氣閉身死等語。查教唆加害人劉生貴，此舉不特違抗徵兵法令，抑應負刑法上教唆殺人之罪，該加害人劉岱峯，妨害役政及殺人部分，尚屬罪無可道，而自稱軍人一節，經向十八軍官總隊調查並無其人，尤有冒充軍人嫌疑，除委託律師依法向法院訴追民刑事責任外，並

請代為登報聲明，續請各界主持正義，等語前來，合代聲明如右：

又十月十五日大公報載：(本報北平電話)阜城門外吳家莊三十三號吳德貴之子吳月山與德貴之子吳月山，意圖逃避，旋經本村居住之軍人郭維忠應至軍政部第三軍馬補充處充當兵士，並持有自衛團證明一紙。自清區公所以吳某有意逃避兵役，堅不承認，十四日前往查詢，詎吳妻趙氏竟唆使郭維忠用皮馬鞭將該保甲長盧錫端頭部擊傷，並逼令三日內遷出境外，事後並邀郭至其家中飲酒致謝，事為西郊黨政策聯合辦事處黨政組幹事曹海濤得知，會同警察將

郭及吳氏解送警局法辦。

雖然，北平徵兵終告一段落了。北平市參議會谷鍾秀議長以市民代表資格，指出徵兵是一件大事，希望市民要追上潮流，接受第二次大戰的教訓，學習英美的經驗，廢止「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舊觀念。

谷議長坦白說明這次徵兵未合於理想的大錯是在事，前不作宣傳，保守秘密，今後希望力求公開，而且不分常費與賤一視看待。「這不是國家不好」，他說，「而是辦事的人不好」。一些一再被更正的事情又被谷議長指出來，謂城內有錢就一百萬二百萬一個的買，城外沒

錢就開始拉，新兵在未到隊伍之前，就已洩了氣。役役者也被徵了，我們感到非常遺憾。辦事的人要中飽，太不應當，我們堅反對。不過，谷議長跟着便批評逃役也是不應當的，當兵是義務，戶口辦好了也就無處可逃。

「日本是戰敗國家」，他說，「可足到了徵兵時期，在兵役年齡的人站在原地，決不外走。共產黨也有一些誘惑方法，如徵兵也能抽到善良之家，吹吹打打，這村送，那村接，用女人來拉馬。都不失為一種辦法。我們不應略別人，但也不應略自己，我們應有力量使不被侵略。」

該會代表人民參加兵役督導的牛

祕書跟着說明，這次徵兵是臨時性的，以後要由師管區團管區作正式的發動，這一次檢討原因有三，一是北平環境特殊，二是社會條件不夠，三是時間太短使人員及計畫不大週密。警察局長一再要求他的區長及分局長確保沒有弊端，可是有些問題解釋不同，如一個兵的安家費原定只有兩萬元，這如何成？攤錢爲了安家費，也許就被認爲在買兵；而銀行區的老板們自願用二百萬來換一個人，又有什麼辦法？結果也會決定了一個安家費的數字，就是不許超過一百萬元，不如此，基層人員也就沒有辦法來執行。